玉环古志

YUHUANGUZHI YUHUANGUZHI

中华书局

玉环古志

《玉环古志》整理委员会

中华书局

《玉环古志》整理委员会

顾　问:蒋永志　李剑飞
主　任:陈志鹏
副主任:吴福清
委　员:阮存寅　赵子传　张希光

整理小组

主持人:阮存寅
成　员:赵子传　张希光　王德才
审　定:丁　伋

总 目 录

《玉环古志》序……(1)
整理说明……(3)
特开玉环志……(1)
特开玉环志序……(3)
特开玉环志凡例……(5)
特开玉环志目录……(7)
特开玉环志卷之一……(9)
特开玉环志卷之二……(45)
特开玉环志卷之三……(66)
特开玉环志卷之四……(108)
玉环厅志……(143)
玉环厅志卷首……(145)
玉环厅志卷之一上……(177)
玉环厅志卷之一下……(187)
玉环厅志卷之二……(223)
玉环厅志卷之三……(237)
玉环厅志卷之四……(244)
玉环厅志卷之五……(248)
玉环厅志卷之六……(253)
玉环厅志卷之七……(262)
玉环厅志卷之八……(293)
玉环厅志卷之九……(305)
玉环厅志卷之十……(319)

玉环厅志卷之十一 …… (334)
玉环厅志卷之十二 …… (341)
玉环厅志卷之十三 …… (358)
玉环厅志卷之十四 …… (385)
玉环厅志卷之十五 …… (399)

《玉环古志》序

《玉环古志》经县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整理完稿,终于付梓,这是地方志工作又一重大成就,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硕果,值得庆贺。

玉环位于我国黄金海岸线中段,历史悠久,美丽富饶。5000余年前新石器良渚文化晚期,就有人类生息繁衍。清雍正六年(1728)建玉环厅,始成独立的行政单位。清雍正十年(1732)始开志局,至民国35年(1946),历修五次,成功有二。其中玉环厅首任同知张坦熊编纂的《特开玉环志》,客观记叙了玉环创立、移民和开发的经过,以及历史、地理、人物、典籍等情况,具不同寻常的价值。《光绪玉环厅志》在一般志书篇目舆地、建置、风俗、水利、学校、军政、职官、人物、艺文等之外,突出记载了与沿海驻防有关的潮候、风信、战舰等内容,地方色彩浓厚,对研究清廷强固沿海防务和垦民开荒拓业,及其生产、生活等情况,具特殊史料价值。

如今,欣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盛世,正值玉环实现发展战略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玉环古志》面世,可谓应运合时,既有利于广大干部群众全面了解县情,增进共识,思源求进;又有利于向在外的玉环籍仁人志士宣传玉环,唤起乡情,凝聚力量。

整理古志并非易事。参与整理的地方志工作者和老同志恪尽职守,刻苦钻研,倾注了很多心血,其功可赞。

翻阅玉环创业、发展的厚重历史画卷,我们为前人艰辛求索的伟大实践而无限感慨,更加坚定了加快发展的壮志豪情。我们一定要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用好古志，以史为鉴，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创建一流”的玉环精神，为建设现代化港口中等城市而努力奋斗！

中共玉环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0年5月29日

整 理 说 明

一、《玉环古志》依照整旧如旧的原则进行整理。凡原志舛错处，用方括号标出，通假字则径改为本字，以保持旧志原貌。

二、全部采用简化字横排，加以标点；保留用字大小模式，并按照现代习惯版式分层次选用字体。

三、《光绪玉环厅志》载录《特开玉环志》的内容，一般以“见《特开玉环志》某卷某文”处理。对处理后可能影响原志风格的，则予以保留。

四、全书整理由阮存寅主持并标点，赵子传、张希光校稿，丁伋审定，玉环县展望打字社制作文本稿。

五、限于历史原因，旧志中有大量封建迷信的内容和落后错误的观点，希读者注意鉴别。

六、由于整理者学识浅薄，经验缺乏，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特开玉环志

[清]张坦熊　编撰

特开玉环志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故一夫不获，方隅未化，亦必加之意焉，非徒以广土众民已也。

宫保尚书李公，总制两浙，恫瘝民瘼，情殷国事。凡省会都邑之地，虽已治已安，罔弗思深而虑远。至山陬海澨，复殷殷注意。盖我国家声教，讫于海外，郡台湾而邑定海，幅员既长，鲸鲵靖影，尤必防微杜渐，以图海疆永固之谋。觇知玉环横亘海中，为温、台之门户，察其形势，深邃辽阔，易于藏垢纳污。瞿然曰：“其田地肥饶可耕，其山海要害宜守，夫孰非圣天子之疆索哉，奚忍以草莱而轻弃之也？”爰请展复于朝，题熊以董其事。如建官设汛，招徕开垦诸大务，一一预定其规模，复区画指示，面命耳提，详明周匝。

熊于雍正五年三月委至兹土，率由奉行，宣布皇仁，遍张宪示，首事招徕。先民之急，相度川原林麓之区，卜宅授田，开河浚沟，除道成梁，筑塘建陡。为上错，为中错，为下错，分三壤以定厥赋，正经界以尽地利。贫而无力者，请为之借种助耕；家有余粟者，又为之通商惠工。斯民所以相生相养之道，罔弗曲尽而靡遗。于环山之中青，地势平衍，卜筑而城焉，而官舍，而仓廒，而营房，而神祠，次第具备。东西朔南，为台寨，为汛防，为塘铺，为快哨，星罗棋布。武则陆路以固其内，水师以蔽其外；文则团练游巡于各口，保长稽查于岙中。斯垦民之大集，而有以永奠厥居也。至不耕之民，则刮土煎盐，足资衣食；或以渔为业，则禁革陋规，止征涂税。其闽、浙淘海船只，千帆丛集，遍游洋面，奸良混淆，查明进出口址，收其牌照，验其年貌，俾岙外之奸匪无由而入，即岙有奸匪亦无从而出。以故数年来，海宇敉宁，商渔乐业，莫不曰：此玉环扼要据冲之所致也。

今日者，城垣廛舍，翼翼鳞鳞，禾黍桑麻，离离彧彧，而又河道天开，舟帆咸利。回忆入山之始，满目荆榛，新附之民，鹑衣藿食。一旦出作入息，鼓腹含哺，商贾云集，行旅载途，共游于光天化日之下，不诚于环海之民有厚幸乎？此皆我

皇上仁恩普被，上膺天眷，以故川岳效灵，万物各行其所。而制府李公体国经野之硕画，足以光天壤而昭来许。然而山川风土之宜，小民乐利之源，凡夫风气初开，新疆景象，不一一为之编辑，将后之观风者，亦何所藉以考焉？爰是首刊题奏议详，图其星野险要，纪其田赋典制，笺其风物事宜，而以人文附缀于后，为志四卷，则诚有不容已于缕述者也。是为序。

时雍正十年岁次壬子应钟月，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加二级记录三次张坦熊书。

特开玉环志凡例

一、凡纂纪志乘，每多胪列裘缀，不过取衷于蓝本，考信于传闻，稍为之增益近事，附会流传，皆非由于克知灼见，故其言多未能亲切而有味。今玉环初辟，既无往籍可凭，然其间风土人物，海岛险要，与夫一切经营区画，事无巨细，不惟知之见之，而且身亲其事，数履其境，因为缕析汇集，以备后人之搜采云尔。

一、凡条议有关国计民生者，志乘亦多载入，然第取其一二事之兴利除弊而已，故或附各条之后，或载艺文之中。若宫保制府李公展复玉环奏摺题稿，盈篇溢幅，百度维新，大小兼括，展卷周阅，条理井然，固知经理所自始，并以识治具所由出也，因备录全稿，冠诸简首。

一、玉环地当海会，深山巨洋，水陆冲要，既有汛守驻防、游巡坐哨，则凡水口之深浅，岛屿之险易，洋面之远近，设兵之多寡，位置防范之联络照应，自宜一一搜罗详载，令披阅了然。武员职司巡缉，虽熟谙海洋，不妨备为参考；而文员之守兹土者，亦可以不出户庭，周知形势，了若指掌，于海疆重地，未为无补焉。

一、守土之道，理财为先。田土户口，清丈定则，编造鱼鳞，申明保甲，撙节爱养，其大端也。他如鱼盐税课，皆以资今日之经费，作他日之正供，使征收有法，稽查綦严。数年来，身亲经理，夙夜殚心，故纪其原委，析其毫厘，不惮纪述之烦也。

一、玉环初辟，名宦人物向无表现，即先哲鸿文，流传绝少，求之古传，仅有一二章句，搜阅得之，欣为备录，以考曩时之事实。惟是新疆乍启，民安物阜，鼓舞太平，咏歌名胜，牙签玉轴，络绎携来，足志休风，用歌大雅。兼收并揽，亦可以备辖轩之采择云尔。

汉阳张坦熊男祥氏识

特开玉环志目录

卷之一 题 奏……(9)
部 议……(18)
宪 牌……(27)
[条议]……(29)
司道会议……(29)
镇协条议……(33)
司 详……(37)
议 详……(41)

卷之二 星 野……(45)
农 占(附)……(46)
舆 图……(47)
[疆域]……(56)
山 川……(56)
险 要……(61)
乡 都……(62)
风 俗……(63)

卷之三 田 赋……(66)
经 费……(67)
户 口……(69)
涂 税……(79)
盐 课……(90)

水　利 …… (95)
建　置 …… (98)
公　署 …… (99)
仓　廒(附) …… (99)
祠　宇[亭阁](附) …… (100)
职　官 …… (101)
祀　典 …… (103)
物　产 …… (104)

卷之四　军　制 …… (108)
团　练 …… (109)
海船说(附) …… (110)
火器说(附) …… (112)
兵器说(附) …… (116)
操练说(附) …… (117)
潮汐占候(附) …… (119)
风雨占候(附) …… (120)
艺　文 …… (126)
[总论] …… (141)

特开玉环志卷之一

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加二级纪录三次张坦熊恭录

题　奏

从来都邑建设，俱有一定之章程。玉环初辟，经营缔造，悉由题奏，几经宪虑，上达圣聪，厘定规模，以成海隅永固之治。惟我皇上爱民如子之至意，与宫保制府李公体国经野之深心，备著于行间字里，可不详载以垂不朽？志题奏。

奏　摺

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理两浙盐务加四级纪录六次臣李卫奏，为查复浙洋玉环山情形，敬陈末议，恭请圣训遵行事：

窃臣李卫前因台州府属太平县及温州府属乐清县之间，海滨不远之处，有一玉环山，地方辽阔，自从前迁界，弃置海外，无籍游民多潜其中，私垦田亩，刮土煎盐，及网船渔人搭寮住居，渐次混杂，久必不宁。虽经禁逐，仍恐朝驱暮回，致酿后患，即有拨兵游巡，亦恐通同容隐。会委大员查勘，如果设兵增戍，可以防御，开垦地土，足供经费，另行奏闻，否则公商派拨兵船常川巡查等情，先经奏明在案。兹据温处道王敛福、镇海营参将吕瑞麟勘覆画图前来。臣等细查玉环虽孤悬海面，然由彼而之内地，各有港口。西则由乌洋进蒲岐所，可至乐清县地方；西南则亦由乌洋直过黄华关，进盘石口，可至温州府；惟西北则由楚门横渡水面，仅里许即登岸，逾岭直至太平县地方，岸路六十里可到县城；其东南有黄、坎二门，出此则为外洋矣。盖此山周围约计七百余里，其中有洋岙、瑶岙、三峡潭、渔岙、

塘洋墩等处，皆宽平如砥，约田三万余亩，乃现在成田即可耕种者。若聚族开垦，尚可扩充五六万亩，总计垦田约可得十万余亩，而土性肥饶。又各岙口有潮水浸灌成滩者，尚可煎盐。且此地外临大海，内近温、台、太平等处，实为海疆诸邑之屏障，洋面往来之要区。况有山可以瞭远，海盗不能掩其形；有口可以防查，洋匪难以潜其踪。查各处水师，闻有洋盗而不能即至救护者，多缘海潮退时，船不能出，及等潮涨，贼已远扬。总由内地口岸遥远，贼艘风帆迅速，追获维艰，职此故耳。若设兵此山，由其黄、坎二门出哨追贼，则无远莫及之虑矣。此玉环山之内外情形也。

从前督抚诸臣非不见及于此，而究未议作何保安者，一则恐外来认垦之徒奸良莫辨，一则恐垦熟之日私米下海，一则恐添设官员所费不赀故也。今臣等愚见以为，认垦若听其四方纷杂而来，实难稽查。方今生齿日繁，即以浙地而观，良有人多地少之势，莫若就本省近地之民或有室家而愿往者，或虽无室家而有亲族的保者，皆由该本处地方官召募取结给照方准往垦，到彼仍严行保甲，连环编牌，稽查窝隐，其他闽、广无籍之人概不收录，则奸良不难分晰矣。至其所收米谷，若虑其出洋私卖，亦有变通之法：赋役不征条银，止令输纳租米，所余留为食用之需。然田非民间价买，又无业主粮租，较内地不妨稍加，即稍有余米，亦令由口岸汛地禀明给照，止许往温郡乐清、太平地方运卖，并将黄、坎二门隘口设汛严防，颗粒不许入海，则私卖之弊可除矣。至于添设文武经费之处，臣等亦为熟筹。查守御之要，应先守门户而后防堂奥。玉环山实海口门户也，此处一设官兵，则内地亦可以资藩篱。其次不甚冲要处所，原额官兵不妨通融稍减，就近酌量抽拨，即有不足，添亦无须过多。文职须拨同知一员，管理词讼，征比粮租，给散兵米；省出内地米价，亦可添饷，再设巡检一员，以听巡查差遣。武职则酌调游击一员、守备水陆各一员、千总四员、把总八员、兵丁八百名。内将一半分防玉环山陆路隘口，其余一半分汛水师巡哨洋面。除出汛大船于温、黄二镇量为移拨外，其哨船惟择灵便式样，毋徒阔大费奢，所需俸饷无甚增设。再于山口开浚船路，便于出入。至其官署营房，查取临近深山树木，可以备用。惟工匠人夫饭食哨船等项，俟果定添设之议，确估所需若干，或于关税赢余银两内动支应用，谅不致有糜费之处。此虽设官添兵，不过调遣料理，稍费人力，原非大为更张。臣等又查前宁波所属之舟山，即现在之定海县是也，前亦迁徙空虚，后为贼人潜踞，用兵剿复之后，招民聚垦，今成中邑，确有明验。臣等诚为筹画地方起见，未识有当与否，如蒙俞

允，另当分析确估，具题请旨。谨此会同督臣高其倬、署提臣张溥合词具摺先行奏闻，伏乞皇上睿鉴施行。

题　疏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浙江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管理巡抚事加六级纪录四次又军功纪录一次臣李卫题，为敬陈查复浙洋玉环山情形事宜等事：

该臣等会看得普天率土，莫非王民，因时制宜，始为中道。从前因海氛未靖。画疆迁界，将向入版图之地方，尽弃海外。自圣祖仁皇帝德威远播，海宇荡平，台湾、舟山尽入疆域，昔时迁界土田，陆续招徕垦复。我皇上继承鸿业，文德武功，超越千古，远彝绝域，莫不重译来朝，欣欣向化。复颁谕旨，招垦荒田，以为穷民谋生之计，至深且远。臣等忝任封疆，宣布德教，未有于近在疆域之中，而听其独抱向隅，不为筹画者也。

先经臣等查得台州府属太平县及温州府属乐清县之间海滨不远处所，有玉环山，地方辽阔。自迁徙之后，未曾展复，无籍游民，多潜其中，私垦田亩，刮土煎盐，及网船渔人，搭寮居住，渐次混杂。虽经禁逐，仍恐朝驱暮回，即有巡兵，亦恐通同容隐。先曾会委温处道佥事王敛福、升任镇海营参将吕瑞麟前往会同查勘，详覆前来。臣即会同福建督臣高其倬、驻扎宁波原署提臣张溥，查议得玉环山虽孤悬海面，然由彼而之内地，各有港口：西则由乌洋进蒲岐所，可至乐清县地方；西南则亦由乌洋直过黄华关进盘石口，可至温州府郡；西北则由楚门所横渡水面，仅有里许即登岸，逾岭直至太平县城，五十余里；东南则由黄、坎二门，温、黄二镇水师巡防，出此则为大洋矣。此山周围约计七百余里，其中山岙多有宽平如砥，土性肥饶可耕。又各岙口有潮水浸灌成滩者，尚可煎盐。且此地外临大海，内近温、台，实为海疆诸郡之屏障，洋面往来之要区。况有山可以瞭远，海盗不能掩其形；有口可以防查，洋匪难以潜其踪。查各处水师闻有洋盗而不能即至救护者，多缘海潮退时，船不能出，及等潮涨，贼已远扬。总由内地口岸遥远，贼艘风帆迅速，追获维艰，职此故耳。若设官兵此山，由黄、坎二门出哨追贼，则无远莫能及之虞矣。

从前督抚诸臣非不见及于此，而究未议作何保安者，一则恐外来认垦之徒奸

良难辨；一则恐垦熟之日私卖下海；一则恐添设官兵所费不赀故也。臣等愚见以为，垦户若听其四方纷杂而来，实难稽查。方今生齿日繁，即以浙地温、台而观，良有人多地少之势，莫若就本处近地之人，查明根底，由地方官取结给照往垦，其他闽、广无籍之人，概不收录，则奸良不难分晰矣。至所收米谷，若虑出洋私卖，莫若将所垦之田酌定升科粮则，输纳本色米谷；所有余米，除留日用之需外，止许往温郡乐清、太平地方运卖，必由口岸汛地禀明给照，查验放行，并于黄、坎二门隘口设汛严防，颗粒不许入海，则私卖之弊可除矣。至于添设文武之处，臣等亦为熟筹。查守御之要，先门户而后堂奥。玉环山实海口门户，此处一设官兵，则内地亦可以资藩篱。其次不甚冲要处所，官兵可以通融稍减，就近酌量抽拨，即有不足，添亦无多。文职则设同知、巡检一员，武职则酌调游击一员，并守备、千把等官。水陆分防船只，于温、黄二镇量为移掇。所需俸饷无甚增设。且赋税所入及彼地深山树木，亦可以抵俸工官署等用，不致有糜费之处。此虽设官添兵，不过调遣料理，稍费人力，原非大为更张等因，于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定议，未敢冒昧具题。

今年新任提臣石云倬到任，复加商酌，意见相同。臣等诚恐地联两邑，垦户纷纭，若无专管之员，则彼此推诿牵制，料理未周。且新经开复，必查本处地土出息，以抵经费，未可轻动国家帑项。再因前既有垦户，则巡查既不可少，而将本营伍防汛，尤须勘明山海形势，以扼要冲。正在选择调委间，适有保送引见之桐庐县知县张坦熊奉旨回任，以紧要员缺补用。臣等随会委该员前往经管清查，即令署太平县印，就近料理，咨明吏部在案。一面檄调乐清营副将王琏就近协同查勘，拨兵巡查，往来弹压，今已初定规模。臣等又复会同详细商榷，并于原请斟酌损益，谨将所拟各条罗列陈明，恭请圣鉴。

一、议得疆域正而后规制可定。玉环地方周围约有七百余里，峙立海中，非内地土田相错者可比。从前分属台州之太平县、温州之乐清县，各辖其半。夫以隔洋之地，而使两县遥制，且有两县分属，殊失其宜。今虽志乘尚存两县都图名色，而迁弃既久，界址亦难划分。应专设一玉环同知管理，毋庸再为分县，庶责成专而事权一。至玉环既请展复准垦，而附近玉环之山岙尚多，若不一并垦复，徒为奸民私垦之资。倘仍零星分辖，难杜影射牵混之弊。查楚门南塘、北塘以及芳杜、东岙、密溪、洞林地方，志载太平县二十四、五、六都之界；又盘石、蒲岐等处，志载乐清县地界；又三盘、黄大岙、状元岙、茅埏等处地方，向年悉在玉环辖内，与

乐清六、七都相近，俱同玉环一时迁遣，现有人民在内偷垦田地，今请一并展复开垦，尽归玉环同知管辖，则疆域不致瓜分，而草莱亦得垦辟矣。

一、议得职掌定而后法令可行。设官分职，原当因地制宜。臣等伏见云南蒙化、景东及新设之中甸、威远等处，皆由同知管辖，与内地专设知县之处不同者，盖就其地方大势而授以节制之权也。玉环虽近内地，而隔一海渡，其地在台、温两界之间，又须设立营制。知县位卑权轻，与参、游体统不敌，于隔属呼应不灵，故前条议以同知专管。但此地新请展复，必须专员驻扎，经理数年而后，一切规制始定。查温台二府海防同知俱系紧要，且又轮流押运及通省公事差委，不能专一料理。应另设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一员，专管查给垦田，督修塘坝，征收钱粮，审理词讼，给放粮饷，弹压地方，其通省别项公务免其差遣。仍照云南等处之例，凡命盗事件，即令该同知审理，解详臬司；钱粮事件，听藩司考核，本管道员盘查。其地与温州郡城相近，相应隶于温属。有关涉玉环山事务者，温、台二府属县俱听该同知专行管理。所有玉环居住垦民田地人户，俟安插既定之后，将田地分立都图照造鳞册，人户编查保甲，一体稽查。再俟盈宁既庆，教养并兴，若数年之后人文渐盛，另请酌定令该同知考取童生，送学臣考试，量取数名，附入温州府学，以示鼓励。在玉环则地处山海之中，稽查防范，更宜严密。除衙役照各府同知衙役数目设立外，仍照州县例，设民壮五十名，置备器械，习练技艺，看守仓库、监狱，巡查紧要隘口。再设巡检一员，弓兵三十五名，以听该同知差遣巡缉。查乐清县之岭店驿地处僻壤，实属闲员，请将岭店驿丞裁改。又递送公文之铺兵必不可少，应于太平、乐清二县各铺中，每县各酌量抽拨二名，共设四名。再该地应建仓廒，又须设仓夫四名、斗级四名，以司其事，则防范可以不疏，而职掌亦有专责矣。

一、议得给垦清而后奸良不杂。查展复玉环，原为扼要据冲，可捍边海之门户，旷土闲田，可资穷民之衣食耳。若使外来闽、广无籍之人一例冒垦，将来奸良杂处，即生事端。况耕田必须居住于此，则安土重迁，庶可久而成聚。彼富豪势力之家，本土有田可耕，有庐可居，断不肯挟妻子亲戚，舍旧图新，反事旷闲之地，不过假立垦户，招雇工人代为力作。若辈往来无常，既不同于土著之垦户，兼并营私，反令无业穷人不得藉力耕以自给，殊非广土利民之计。今臣等行令管垦之桐庐县，必查明实系太平、乐清两邑籍贯无过之人，取具本县族邻保结移送，该令给与印照，计口授田。一切闽、广游惰及曾有过犯者，概不准其保送。又恐田多

人少，若限定二县之民，或致招徕不广，现在酌量，如本省各府属县相近之处，有愿入籍开垦者，照例于本地方官取结移送，必须居住玉环，编入保甲，毋许往来不常。其外省远处之人，仍行禁止，则户口得实而藏奸无所矣。

一、议得私米严而后接济可绝。米谷出洋，臣等现在严行禁止，实力堵御。玉环新垦，海岸可通，且黄、坎二门逼临大洋，虽有官兵驻巡，尤当加意防范。查垦民终岁勤动，粮税衣食无非取给于米谷，岂能禁其不卖？莫若将所垦田粮照台湾之例征收本色完仓。惟海滨潮湿，米难久贮，应照所定米额，每米一斗折谷二斗交仓收贮。其余多之米，欲粜卖为日用之需者，止许运往太平、乐清二县及温州府城。仍由口岸汛地禀明给照，沿途出入汛口照例挂号查验，并于黄、坎二门严行巡查。如有无照米船偷运出口者，立即严拿，照接济贼盗之罪从重究治。再查浙江尚有买补还漕米石，每年俱委员领银前赴邻省买回。又有备贮各县之谷，出陈易新，秋收仍须买补。今玉环既有余米，应于买补款内，每年酌动银两给与该同知领回，于秋收米谷广出之时，照依时价收买贮仓，酌量由海拨运。逐年推移，循环不绝，则可济本省积贮之需，更可与闽省缓急相通甚便。而米谷既输于官，自无私贩之弊矣。

一、议得水利修而后开辟可广。玉环山海交错，其中如洋岙、正岙、瑶岙、三峡潭、渔岙、塘洋墩、东青、西青、下湾、沙岙、芦岙等处，皆宽平如砥，约可耕之田地三万余亩；其余琛浦、青塘、塘峡、后坟、大小普竹、大小麦屿、大小古顺等处涂田，及附近之楚门老岸玉环乡地方，约田四万余亩；蒲岐、盘石、大荆等处，亦约田三万余亩；合之三盘、黄大岙等处，共约田地十万余亩。但其地或近山碛，或在海涂，向来原有堤塘以为捍护，因同时迁弃，倾圮已久，草莱荒芜，全资人力，尤必仍建堤塘以捍其冲激，则咸潮不能入；设陡闸以时其启闭，则淫雨不为灾。若能逐渐兴修，皆可成田以济民食。但采木购石饭食人工，为费不赀。赴垦之民率皆无田穷人，缺乏工本，难以责其尽出己赀。而臣等现在饬令设法招徕，宽科则以抒其力，筹经费以助其工，俱于后条详议声明外，其有垦户缺少牛种、籽粒，及筑塘、建闸工本，情愿领帑承垦者，酌量动支买谷银两借给，秋收将所得米谷照价缴还，统归买谷数内销算，则灌溉有资，而田畴可广矣。

一、议得地利尽而后经费可充。举事建功，先筹经费，必于国家有益无损，方为便官便民。若因未垦之田地而先动有用之钱粮，未为计之善也。臣等以为玉环展复设汛置官，则俸工、役食、卫署、营房与夫城寨、仓库之建造，塘坝、堤岸之

兴修，在在不能无费。即同知一官，俸银无多，粮既征收本色，又无火耗可收，即议有每石官耗三升，尚不足以抵存仓折耗之需。应照云南新设威远同知之例，今酌给每年养廉公费银三千两，心红纸扎赏赍等项银六百两。此等经费，岂能尽出公帑？而垦例初开，即有十余万田亩，亦非一时可以垦完者，出入相较，目前自多不敷。查本地出息向有可充公用者，玉环各岙向年虽名为奉禁不开，而利之所在，群趋如鹜，多有潜至彼地搭盖棚厂，挂网采捕，刮土煎盐，私相买卖，偷漏课税者。每遇巡船往查，或行贿买脱，通同容隐；或一时驱逐，渐复聚集；弁兵既难保其尽不营私，巡船亦势难于周流不息。今既设官专管，则此等尽当查出充公。应请将渔户逐厂挨查，取具保结，许其采捕，循照定海计厂征收涂税之例，均分上中下三则，每处设立官牙、厂头以司稽察。所收税银，查明数目，造册申报，以备玉环各项公费之需。仍通饬闽、浙沿海州县采捕渔船，照例取结刊号，填给牌照，连綜汇帮，赴玉环文武衙门查验牌照，填注采捕处所，停泊汛口，俟渔汛一毕，合帮同返，无许逗留，违者照例治罪。至玉环既有垦民，并文武官兵驻扎，则食盐为必需之物。查煎盐虽当配引行销，而温、台两府各县票盐久有成额。玉环系新开之地，与旧日引额无关。且孤悬海外，斥卤之区，变幻靡常，煎停不一，所出仅供一隅之用，不能远资邻封肩贩，非同内地场灶可以添厂添盘、招商配引者可比。应将煎盐之户，取具亲邻族保甘结，一体编入保甲，着令并灶聚煎，官收官卖，止在本山卖与渔户居民，无许贩卖出境。其盐本外所余者，亦查明数目，造册申报，暂时留充公用。除官兵原议抽调，饷银自有原数抵补，并粮米即以所收田粮谷石给发，毋庸另议外，此数年中，凡有前项所指玉环应用公务，悉以玉环所收额银及鱼盐等项出息尽数抵用，渐次整顿，逐年将出入之数，造册送部销算。俟一切完备后，另照内地之例，米粮鱼税编造全书，归入藩司项下，充为本省兵饷题销；盐课亦归盐政项下充饷，则以地方自有之利为国家经费之助，目前不须公帑而日后咸为正供矣。

一、议得科则平而后课额无亏。查垦复荒芜，原与熟田有间，故有认垦之后，分别三年、六年方始升科之例，所以抒民力而示招徕也。至玉环等处，迁弃已久，近山者沙石壅积，近海者堤坝倾圮，即居中平坦之地，蒿莱满径，辟除需工，与内地荒田不同。但玉环既在设官分汛，需用经费若照旧例迟至数年后升科，则目前数年费用从何而出？臣等再四筹画，惟有将玉环地方田地详加勘丈，别其土性之肥硗，垦工之难易，分为上中下三则，仍照前征收本色之议，上则田每亩征条丁米

一斗六升，中则田每亩征条丁米一斗二升，下则田每亩征条丁米七升，地每亩征条丁米三升，山每亩征条丁米一升，以二谷折为一米交纳，每石另收官耗三升，以备存仓蒸折鼠耗之费。其附近开垦之地，除三盘、黄大岙等处与玉环地土不远，应仍照玉环例分上中下三则征收外，其楚门老岸及盘石、蒲岐之地方，土皆瘠薄，且修坝疏河岁岁皆需人力，稍有愆期，则盐潮往来，便难耕种，若与玉环一例定则，势难急公完清，止可照依玉环所议之下则输纳，庶能竭蹶完办。至于升科完粮之期，则概以本年起科，庶可济玉环经费之需。除今年已开田地饬令丈明，秋收照则缴收造册汇报变价办公外，其余随垦随报，逐年造册送部，则民力易于输将，而经费有所从出矣。

一、议得营制周而后巡防无误。设立营汛，原以建威销萌，亦在据险扼要。温州水陆地方与闽省接壤，故设镇标三营；又城守营之外，又有瑞安、乐清、盘石、大荆四大营以为犄角之势。雍正元年，前任福建督臣满保，又题请将瑞安改为水师副将，盘石改为参将，部议准行在案。查乐清、大荆、盘石俱在内地，而玉环包乎其外，屹峙海中，从前弃而不守，故不得不以内地三营为门户。今玉环既请展复，实为三营之外障，当温郡之藩篱，应请设立玉环参将一员、守备二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兵九百名，分为左右二营，以左营为陆路，右营为水师，水陆兼防，庶捍御有赖。但玉环与盘石最近，且盘石虽改水师所辖，而洋汛东南西北仅及百里，今已应归玉环，则盘石一营不但无水师之责，即陆路既有外蔽，亦居次冲，若仍循旧制复设重兵，实为虚糜粮饷。请将盘石水师参将一员裁去，同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四员、兵四百五十名，移调玉环营。再于内地之乐清营，抽兵一百名归于玉环外，尚少兵一百五十名。查太平营之东岙，现分拨有千总一员、兵一百一十九名驻扎防守，但东岙原系玉环乡之二十五都，向日玉环迁遣，楚门一带地方同时废弃，所以为东岙地方设立弁兵防守。今玉环乡之二十四、五、六都，与原辖之楚门老岸一带地亩，业经一体展复，其东岙即在玉环乡之内，既有楚门以为外捍，请将东岙千总一员、兵一百一十九名移调玉环营，酌量派拨分防。又温州城守营与镇标同驻郡城，尚可抽出兵三十一名归入玉环，以足九百名之数。玉环既设专营，其从前分隶黄、盘两营防守之陆路，今应尽归玉环管辖。其水汛除盘石原管之洋面仍归玉环外，再有附近玉环旧隶黄标右营巡防之女儿洞、干江、冲担屿、沙头、长屿、洋屿及外洋之披山、大鹿、小鹿、前山等洋汛，俱应就近归玉环营管辖。以沙头、长屿、洋屿东北洋面为黄镇右营汛地，其外洋则以洞正属之

黄标，披山属之玉环为界。尚少守备一员，通省无可抽调，应请添设。再玉环虽分水陆，与镇海、盘石、瑞安等营之水陆兼管者事同一例，但地方周围七百余里，与定海相等。应查照定海标之例，于左营量设马三十五匹，即以乐清、太平、温州城守四营所抽三百五十名步兵内，照依马一步九之例，抽马三十五匹归于玉环，毋庸另请添设。仍将额兵分别马一步九战三守七抽调，以符通省兵制。其所需战船，即将盘石营原管船八只，尽数拨归玉环，照例将备轮巡。内唬船一只，平底布帆，不能涉历大洋，俟届造年份另行题明改造。沿边巡哨小船十二只，将原给部价以为所需工费，倘有不敷，令承办之温处道在于玉环粮税出息银两内支取添补开销。其盘石营仍改为陆路，但外有玉环障蔽，毋庸再设参、游人员，兵数亦当酌减，请设都司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兵三百员防守。但该营守备千把兵丁已请移调玉环，止留千总一员、兵二百七名在营，尚缺都司一员、把总二员、兵九十三名。今查有台协拨防太平之金清、洋屿二汛兵丁，现议归太湖营，此二汛有撤回千把二员，内将把总一员拨入盘石，其余官兵在近地者，俱系水陆要冲，难以抽拨，惟衢协三营除分防外，其在郡城者，副将之下尚有都司二员、守备二员、千总二员、把总八员、兵八百五十七名，原系陆路，应将该协右营都司裁去，改为盘石都司，并于右营存城之内抽调把总一员、兵九十三名，拨入盘石，合之原兵二百七名，共三百名驻防盘石。黄华关、岐头以内港水陆汛地，责归驻防都司防范，照旧日营制归乐清营管辖。其有新设玉环营，应附近亦归温镇统辖。再盘石原系陆路，设有马匹，自改为水师，裁马七十三匹，今仍为陆路，所有留兵三百名，应于原裁马数内复额三十匹以资驱驰。则内外之形胜皆有扼要，而水陆之巡防亦无疏误矣。

抑臣更有请者，玉环为新复地方，必须文武得人，方于海疆有裨。况现在招徕垦户，查报出息，非才识明敏秉公实心之员不克胜任。查桐庐县知县张坦熊奉旨以紧要州县补用，浙省虽尚有要缺，但较之玉环新复之处犹为稍次。张坦熊现经委往玉环办理诸务，颇能不辞劳苦，遍历山海岛岙，勘丈经度，悉心筹画，井井有绪；且将各项陋弊尽行查出，不存一毫私心，实为可用之员。仰请皇上天恩准将张坦熊补授玉环同知，该员感戴圣主格外隆恩，谅必矢心图报，似于海疆或有裨益。其添设巡检一员，臣等已请将岭店驿丞裁改。查该驿丞盛端办事颇勤，并请将盛端以驿丞暂管巡检事，仍照原衔升转，亦可稍收臂指之用。至玉环参将员缺，目前正在清查垦户厘剔弊端之时，其原盘石营游击暂管参将事之方璞，即系

温州本籍人氏，亲戚故旧近而且多，用之新设地方，人地甚不相宜。且参将一官，一时未得其人。查乐清营副将王琏久任浙江，老成历练，现委于玉环查勘协巡诸务，皆为熟悉，请暂以署理，容臣等于通省参将游击内，详加选择人地相宜之员，另疏题请。再玉环孤悬海外，其专设之文武，较之各海防同知、沿海县营等缺尤为紧要。且新设之后，规模初定，必须廉明之员办理，方克有益。如三年内兵民相安，招徕日甚，开垦渐增，一应事宜实能著有成效。臣等会同保题，听部议叙，即为分别升用。如不尽心整顿，严加参处。仍请各颁给关防、印信，以专责守。嗣后同知、参将、守备等官拣选题补，其巡检千把咨部选调。

以上各条，臣等知识浅陋，未能有当，是否可行，伏祈圣明鉴察，指示施行。

奉旨：该部议奏。

部　议

户部为敬陈查复浙洋玉环山情形等事：

浙江清吏司案呈户科抄出浙督李卫题前事，雍正五年十月初八日题，十一月初五日奉旨：该部议奏。钦此。钦遵抄出到部。该臣等会议得：浙江总督管巡抚事李卫疏称："台州府属太平县、温州府属乐清县之间海滨不远有一玉环山，地方辽阔，自迁弃之后未曾展复，无籍游民多潜其中，私垦田亩，刮土煎盐，及网船渔人搭寮居住，虽经禁逐，仍恐朝驱暮回，即有巡兵，亦恐通同容隐。此山周围七百余里，其山岙多有宽平，土性肥饶可耕；有各岙口潮水浸灌成滩者，尚可煎盐。外临大海，内近温、台，实为海疆诸郡之屏障，洋面往来之要区。其中共约田地十万余亩。山碛海涂逐渐兴修，皆可成田。请设文武官弁兵丁水陆分防。招徕太平、乐清二县并本省各属民人，入籍编甲，授田开垦，分别科则，输纳本色米谷"等因。会同福建总督高其倬、浙江提督石云倬、护理浙江观风整俗使杭嘉湖参议道徐鼎合词具题前来。

一、疏称"疆域正而后规制可定。玉环地方周围约有七百余里，从前分属太平、乐清两县，各辖其半。而迁弃既久，界址亦难划分，应专设一玉环同知管理，无庸再为分县，庶责成专而事权一。附近玉环之山岙，查楚门老岸、南塘、北塘以及芳杜、东岙、密溪、洞林地方，志载太平县玉环乡二十四、五、六都之界；又盘石、

蒲岐等处，志载乐清县地界；又三盘、黄大岙、状元岙、茅埏等处，与乐清相近，俱同玉环一时迁遣，现有人民在内偷垦田地，今请一并展复开垦，尽归玉环同知管辖”等语。应如该督等所请，专设玉环同知一员，管理其太平县界之楚门老岸、南塘、北塘、芳杜、东岙、密溪等处，乐清县界之盘石、蒲岐、三盘、黄大岙、状元岙、茅埏等处，悉归并于玉环境内，令该同知管辖。

一、疏称“职掌定而后法令可行。玉环虽近内地而隔一海渡，且地在台、温两界之间，又须设立营制，故前议以同知专管。但此地新设展复，必须常川驻扎，经理数年，而后一切规制始定，应另设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一员专管，查给垦田，督修塘堤，征收钱粮，审理词讼，给放饷糈，弹压地方。其通省别项公务免其差遣。凡命盗事件即令该同知审解臬司，钱粮事件听藩司考核，本管道员盘查。其地与温州郡城相近，相应隶于温属。有并涉玉环山事务者，台、温二府属员俱听该同知管理。所有玉环居住垦民田地人户，俟安插既定之后，将田地分立都图，照造鳞册人户，查编保甲。数年之后人文渐盛，另请酌定考取童生，送学臣考试，量取数名附入温州府学。稽巡防范更宜严密，除衙役照各府同知衙门设立外，仍照州县例，设民壮五十名，看守仓库监狱，巡查紧要隘口，再设巡检一员，弓兵三十五名，听该同知差遣巡缉。查乐清县之岭店驿，地处僻壤，实属闲员，请将岭店驿驿丞裁改；又递送公文之铺兵，应于太平、乐清二县各铺中，每县各酌量抽拨二名，共设四名。再该地应建仓库，又须设仓夫四名，斗级四名”等语。应如该督等所请。即以玉环新设同知加以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职衔，礼部铸给关防，该督于本省官内拣选贤能之员题补。凡玉环山及附近山岙并台、温二府属县有关玉环山钱粮命盗事务，俱令该同知专理，详报藩臬二司；仓库、钱粮令温处道员盘查。至该同知所需衙役并民壮、铺司、仓夫、斗级，均应如该督等所议，照例抽设。其每岁所需工食银两，即于玉环山征输钱粮内支给，年终造册报销。数年之后人文渐盛，该督将考试生童之处，另行具奏。其添设巡检、弓兵及裁改岭店驿驿丞，亦准其将乐清县之岭店驿驿丞裁去，改为巡检，听同知差遣巡缉。

一、疏称“给垦清而后奸良不杂。展复玉环，原为扼要据冲，可捍边海之门户，旷土闲田，可资穷民之衣食。若使外来闽、广无籍之人一例冒垦，若辈往来无常，既不同于土著之垦户，兼并营私，反令无业穷人不得藉力以自给，殊非广土利民之计。今臣等行令管垦之桐庐县，必查明实系太平、乐清两邑籍贯无过之人，取具本县族邻保结移送，该令给于印照，计口授田，一切闽、广游惰及曾有过犯

者，概不准保送。又恐田多人少，若限定二县之民，招徕不广，现在酌量，如本省各府属县相近之处有愿入籍开垦者，照例于本地方官取结移送，必须住居玉环，编入保甲，毋许往来不常，其外省远处之人仍行禁止”等语。应如该督等所请。将玉环山中并附近玉环山岙、楚门等处山田地亩，行令该督李卫逐一丈明界址，并将现今实在已垦过田地若干，未垦田地若干，造具细册报明户部，即招徕太、乐人民入籍玉环，计口授田。但恐无籍之徒冒名入籍致使奸良杂处，应取二县印、甘各结移送管垦之员编入保甲，以便稽查。倘二县之民不敷开垦之用，则于本省相近玉环之郡邑有愿入玉环耕种者，亦令各该地方出具印结保送编入保甲。倘有闽、广之人假籍捏名并曾有过犯者，地方官不行详查混行移送，以致户口无稽、课税缺欠及妄生事端，即将原送并验收各官查参，交部严加议处。至从前潜入玉环居住偷垦私煎之人，现今作何禁逐，或分别安插之处，仍令该督李卫详加查察，妥议具奏。

一、疏称“私米严而后接济可绝。垦民终岁勤动，粮税衣食无非取给于米谷，岂能禁其不卖？莫若将所垦田粮照台湾之例征收本色完仓。惟滨海潮湿米难久贮，应照所定米额每米一斗折谷二斗交仓收贮，其余多之米欲粜卖为日用之需者，止许运往太平、乐清二县及温州府城。仍由口岸汛地禀明给照，沿途出入汛口照例挂号查验，并于黄、坎二门严行巡查。如有无照米船偷运出口者，立即严拿，照接济盗贼之罪从重究治。再查浙江尚有买补还漕米石，每年俱委员领银前赴邻省买回，又有备贮各县之谷出陈易新秋收仍须买补。今玉环既有余米，应于买米款内每年酌动银两给与该同知领回，于秋收米谷广出之时，照依时价收买贮仓，酌量由海拨运。逐年推移，循环不绝，则可济本省积贮之需，更可与闽省缓急相通。而米谷既输于官，自无私贩之弊”等语。应如该督等所请。玉环地方所存米谷，小民欲粜卖者，许其运往温郡并乐、太二县，照例给照挂号查验，毋许私运出洋。倘有并无照票偷运出口贩卖者，一经捕获，照接济盗贼律治罪。如米船出入口岸官弁不细加巡查，或通同徇隐者，该督抚即行参究，照律治罪。其每年酌动买补还漕米价，及备贮各县出陈易新之谷价，给与该同知于秋收广出之时收买米谷由海运浙之处。查玉环虽有闲田十余万亩，但展复之初，一时未必尽能开垦，所余米谷未必赢余，况浙省还漕米石系题明速补之项，经该督委员购买，数年以来尚未买足完补，若专于玉环余谷收买，恐致耽延，应令该督李卫酌量，或仍于邻省米多之处，分买若干，于玉环赢余米谷，收买若干，二者并行，庶还漕之项不

致迟误。至各属备贮出陈易新之谷，应令该督李卫将粜得银两酌动若干，给于该同知于玉环秋收广出之时，照依时价收买，由海拨运交各县贮仓补还原项。仍每年将动拨银两并买回米谷数目，分晰造册报部查核。如闽省有需米之时，应令闽省督抚具题转运。

一、疏称"水利修而后垦辟可广。玉环山海交错，其中如洋岙、正岙、瑶岙、三峡潭、渔岙、塘洋墩、东青、西青、下湾、沙岙、芦岙等处，皆宽平如砥，约可耕之田地三万余亩，其余琛浦、青塘、塘峡、后垓、大小普竺、大小麦屿、大小古顺等处涂田，及附近之楚门老岸玉环乡地方，约田四万余亩，蒲岐、盘石、大荆等处亦约田三万余亩，合之三盘、黄大岙等处，共约田地十万余亩。但其中或近山碛，或在海涂，向来原有堤塘以为捍护，倾圮已久，必仍建塘堤以捍其冲激，则咸潮不能入；设陡闸以时其启闭，则淫雨不为灾。但采木购石饭食人工为费不赀，赴垦之民难以责其尽出己资。臣等现在饬令设法招徕，宽科则而筹经费，俱于后条详议声明外，其有垦户缺少牛种籽粒及筑塘建闸工本，情愿领帑承垦者，酌量动支买谷银两借给，秋收将所得米谷照价缴还，统归买谷数内销算"等语。应令该督将洋岙等处地亩设法招徕，悉行开垦，其塘闸应修应建之处，委员详悉相度，丞垦之民或有殷实之户，听其自行修建外，其情愿领帑承垦者，该管同知于买谷银内，按户按田约计所收米谷除额粮及本户食用之外可余几何，酌量借给，如有缺少耕牛籽粒者，亦准借给，总于秋成后照米谷时价按数征收，由海拨运分发各仓归补原项。

一、疏称"地利尽而后经费可充。若因未垦之田土而先动现在之钱粮，未为计善。臣等以玉环展复，设汛置官，则俸工、役食、衙署、营房与夫城寨、仓库、塘坝、堤岸在在不能无费。即同知一官俸银无多，粮既征收本色，又无火耗可收，即议有每石官耗三升，尚不足以抵存仓折耗之需，应照云南新设威远同知之例，酌给每年养廉公费银二千两，心红纸扎赏赍等项银六百两。此等经费，岂能尽出公帑？查本地出息尚有可充公用者，玉环各岙向年虽名为奉禁不开，而多有潜至彼地搭盖棚厂挂网采捕，刮土煎盐私相买卖偷漏课税者，今既设官专管，则此等尽当查出充公。将渔户逐厂挨查，取具保结，许其采捕，循照定海计厂征收涂税之例，酌分上中下三则，每处设立官牙、厂头以司稽察，所收税银，查明数目造册申报，以备玉环各项公费之需。仍通饬闽、浙沿海州县采捕渔船，照例取结刊号，填给牌照，连樯汇帮，赴玉环文武衙门查验牌照，填注采捕处所，停泊汛口，候渔汛一毕，合帮同返，毋许逗留，违者照例治罪。至食盐为必需之物，玉环为新开之

地，且孤悬海外斥卤之区，所出仅供一隅之用，不能远资邻封肩贩，非同内地场灶可以添厂添盘招商配引者可比，应将煎盐之户取具亲邻族保甘结，一体编入保甲，着令并灶聚煎，官收官卖，止在本山卖与渔户居民，毋许贩卖出境，其盐本外所余者，查明数目造册申报，暂时留充公用。除官兵原议抽调，饷银自有原数抵补，粮米即以所收田粮谷石给发，毋庸另议外，此数年中，凡有玉环应用公务，悉以玉环所收额粮及渔盐等项出息抵用，逐年将出入之数造册部销算。俟一切完备后，另照内地之例，粮米渔税编造全书，归入藩司项下充饷。盐课亦归盐政项下充饷"等语。应如该督等所请。将渔户逐厂挨查，计厂分则征收涂税，设立官牙、厂头以司稽察，仍造具细册报明户部。再严饬闽、浙沿海州县，将采捕渔船照例刊号给牌，赴玉环查验，如有隐匿疏纵情弊，即行参拿分别究治。其煎盐之户，亦取亲邻甘结，一例编入保甲，并灶聚煎，官收官卖，毋许私贩出境。此项所收鱼盐课税，并应输额粮，均抵玉环现今应用公务并建造城寨、仓衙、监狱、营房，修塘坝、堤岸之费，每于年终将出入细数造册报明。一俟规模已定之后，则编造全书，将粮米课税归于藩司项下，另造清册，附于本省地丁题销；盐课归于两浙盐政项下奏销。其入籍民丁，照例五年编审。至其官兵马匹，该督既议于本省各营内抽调，所应需俸饷马乾，俱应于原额饷银内支放；所需兵米，则在于玉环征收米内给发，均造入该年兵马钱粮册内分晰报销。再查该同知一年养廉及心红等项所需不过二千六百两，其余公费约不过千金，而玉环粮米课税所出自有盈余，应令该督李卫将一年应存若干之处，一并分晰报部查核。其建造城寨、仓衙、库狱、营房，兴修塘坝、堤岸之费，亦应如该督等所请，即于玉环粮税出息银内支用，仍将工料银两逐一分晰造册报部。

一、疏称"科则平而后赋额无亏。查垦荒原有分别三年、六年后方始升科之例，但玉环既在设官分汛，需用经费若照旧例迟之数年后升科，则目前数年费用从何而出？惟有将玉环地方田地详加勘丈，别其地性之肥硗，垦工之难易，分为上中下三则，上则田每亩征条丁米一斗六升，中则田每亩征条丁米一斗二升，下则田每亩征条丁米七升，地每亩征条丁米三升，山每亩征条丁米一升，以二谷折为一米交纳，每石另收官耗三升。其附近开垦之地，除三盘、黄大岙等与玉环地土不远，应仍照玉环例分上中下三则征收，其楚门老岸及盘石、蒲岐等地方，土皆瘠薄，且修坝疏河岁岁皆需人力，止可照依玉环所议之下则输纳。至升科完粮之期，则概以本年开垦本年起科。除今年已垦田地饬令丈明，秋收照则缴收造册汇

报变价办公外，其余随垦随报，逐年造册送部”等语。应如该督等所请。将开垦田亩山地详加勘丈，分别上中下三则输纳本色米折谷石，均以本年开垦，即于本年起科，随垦随报。除现今查出已垦田亩于本年秋收时照例征收造报户部，嗣后每年将垦过田亩数目分别科则，并将应输米谷细数及收过垦户花名，分立都图，逐一分晰造册题报。

一、疏称“营制周而后巡防无误。温州水陆地方与闽省接壤，故设镇标三营及城守营之外，又有瑞安、乐清、盘石、大荆四大营以为犄角。雍正元年，前任福建督臣满保题请，将瑞安改为水师副将，盘石改为水师参将。查乐清、大荆、盘石具在内地，而玉环包乎其外，屹峙海中，从前弃而不守，故不得不以内地三营为门户。今玉环既请展复，实为三营之外障，应请设立玉环参将一员，守备二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兵九百名，分为左右二营，以左营为陆路，右营为水师。但玉环与盘石最近，所辖洋汛仅及百里，今已应归玉环，则盘石一营不但无水师之责，即陆路亦居次冲。请将盘石水师参将一员裁去，同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四员、兵五百五十名移调玉环营。再于内地之乐清营抽兵一百，大荆营抽兵一百，归于玉环，尚少兵一百五十名。查太平营之东岙有千总一员、兵一百十九名驻扎，但东岙即在玉环之内，请将东岙千总一员、兵一百十九名移调玉环营，酌量派拨分防。又温州城守营与镇标同驻郡城，尚可抽兵三十一名归入玉环，以足九百名之数。玉环既设专营，其从前分隶黄、盘两营防守之陆路，今应尽归玉环管辖，其水汛除盘石原管洋面仍归玉环外，再有附近玉环旧隶黄标右营巡防之女儿洞、干江、冲担屿、沙头、长屿、洋屿及洋外之披山、大鹿、小鹿、前山等洋汛，具应就近归玉环营管辖。以沙头、长屿、洋屿东北洋面为黄镇右营汛地，西南洋面为玉环营汛地。其外洋则以洞正属之黄标，披山属之玉环为界。尚少守备一员，通省无可抽拨，应请添设。再玉环营水陆兼司，应于左营量设马三十五匹，即以乐清、大荆、太平、温州城守四营所抽三百五十名之兵内，照马一步九之例抽马三十五匹归于玉环，毋庸另请添设。仍将额兵分别马一步九战三守七抽调，以符通省兵制。其所需战船，即将盘石营原管船八只尽数拨赴玉环，照例将备轮巡。内唬船一只，平底布帆，不能涉历大洋，俟届造年份，另行题明改造；沿边哨巡小船十二只，将原给部价以为所需工费，倘有不敷，令于玉环粮税出息银两内支取添补。其盘石营应仍改为陆路，毋庸再设参游大员，兵数亦当酌减。请设都司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兵三百名防守。但该营守备千总兵丁已请移调玉环，止留千

总一员、兵二百七名在营，尚缺都司一员、把总二员、兵九十三名。查有台协拨防太平之金清、洋屿二汛兵丁，现议拨归太湖营，此二汛有撤回千把二员、内将把总一员拨入盘石。衢协城守副将之下，有都司二员、守备二员、千总二员、把总八员、兵八百五十七名。应将该协右营都司裁去，改为盘石都司，并于右营存城之内抽调把总一员、兵九十三名，拨入盘石，合原兵二百七名驻防盘石。黄华关、岐头以内港水陆汛地，责归驻防都司防范，照旧日营制仍归乐清营管辖，其新设玉环营应附近亦归温镇统辖。再盘石原系陆路，设有马匹，自改为水师，裁马七十三匹，今仍为陆路，所有留兵三百名，应于原裁马数复额三十匹以资驰驱”等语。应如该督等所请。将盘石营参将一员裁去，同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四员、兵五百五十名，准其移调玉环营驻扎。尚少千总一员、兵三百五十名，准其于内地太平营之东岙千总一员、兵一百一十九名，并乐清营抽兵一百名，大荆营抽兵一百名，温州城守营抽兵三十一名，俱归玉环营，以足九百名之数。其从前分隶黄岩、盘石两营防守之陆路，并盘石营原管洋面附近玉环旧隶黄岩镇标右营巡防之女儿洞等洋汛，俱准其就近归于玉环营管辖。以沙头等洋面为黄岩镇右营汛地，西南洋面为玉环营汛地，其外洋则以洞正属之黄岩镇标，披山属之玉环为界。仍令该督将黄岩镇标及玉环营所辖之洋面分晰交界，详注洋名，另行造册报部存案。尚少守备一员，行令该督拣选熟悉水性、人地相宜之员具题补授。玉环营既分水陆，自应添设马匹战船，亦应如该督等所请，将乐清等四营所抽三百五十名兵内，照依马一步九之例，抽马三十五匹归于玉环左营。其盘石原管战船八只，尽数拨归玉环右营，令其将备轮巡。至盘石营，该督等既称应仍改为陆路，毋庸再设游参大员，兵数亦当酌减，请设都司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兵三百名防守。但该营守备千把兵丁已请移调玉环，止留千总一员、兵二百七名，尚缺都司一员、把总二员、兵九十三名。查有台协拨防金清、洋屿二汛，有撤回千把二员，将把总一员拨入盘石；并请裁去衢协右营都司，改为盘石营都司；再于该营抽把总一员、兵九十三名，合盘石原兵二百七名，驻防盘石。“[黄华关、岐头]以内港水陆汛地，责归都司防范，仍归乐清营管辖。新设玉环营附近归于温州镇统辖。再盘石仍改陆路，应复额马三十匹以资驰驱”等语，亦应如该督等所请，准其抽拨调度，仍令该督将台、衢二协抽拨官兵并盘石营分防界址，备造清册送部查核。

“抑臣更有请者，玉环为新复地方，必须文武得人，方于海疆有益。查桐庐县知县张坦熊现经委往玉环办理诸务，颇能悉心筹画，井井有绪，实为可用之员，仰

请皇上天恩准将张坦熊补授玉环同知。其添设巡检一员，已请将岭店驿丞裁改，查该驿丞盛端办事颇勤，请即将盛端以驿丞暂管巡检事，仍照原衔升转。至玉环参将员缺，其原盘石营游击暂管参将事之方璞，系温州本籍人氏，亲戚故旧近而且多，用之甚不相宜。查乐清营副将王琏，久任浙江，老成历练，现委于玉环查勘协巡，请暂以王琏署理，容臣等于通省参将游击内，选择人地相宜之员，另疏题请。再玉环专设文武，如三年内兵民相安，招徕日盛，开垦渐增，一应事宜实有成效，臣等会同保题，听部议叙，即为分别升用；如不尽心整顿，严加参处。仍请各颁给关防、印信，以专职守。嗣后同知、参将、守备等官缺出，于通省同知、通判、州县参游等官内拣选题补，其巡检、千把，咨部择调”等语。查桐庐县张坦熊先经该督保举到部，于雍正四年十二月内引见，奉旨：“张坦熊着回原任，交与巡抚李卫，遇有紧要州县缺出题补。”钦遵在案。今应如该督题请，张坦熊准其补授玉环同知。其裁缺之岭店驿驿丞盛端，亦准其以驿丞管玉环巡检事，升转时仍照原衔升转。原盘石营游击暂管参将事之方璞，已经奉旨将二等侍卫苗国琮补授，各钦遵在案。应将该督等所请“游击方璞不宜补用玉环，乐清营副将王琏暂署玉环参将之处”，均毋庸议。其玉环文武各官，三年内果能安辑兵民，将经管事宜著有成效，应令该督等保题，请旨议叙，分别升用；其不能称职贻误地方者，即行参革。至巡检、参将、都司印信，俟该督拟定字样，咨送礼部铸给。再查海洋重地，须常得廉干之员，方克胜任。嗣后同知、参将、守备等缺出，应准其于通省属员内拣选题补。其巡检、千把，亦准其于通省内选择，咨部调补可也。于雍正六年三月二十日题，本月二十四日奉旨：“依议。王琏从前来京引见时，朕看其人，才具甚是中平，亦不甚明白。苗国琮由状元侍卫出身，才具可用，但少年，或于外任事情尚未谙练。今新设玉环营伍，甚为紧要，着将王琏、苗国琮二员俱交与李卫，就近酌量。若苗国琮可用，即遵前旨，以苗国琮补授玉环参将。若王琏久任浙江，且奉委查勘协巡，于地方情形熟练，即着王琏以副将衔管玉环参将事，苗国琮以参将衔署乐清副将事。钦此。”雍正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准咨到浙。

兵部为遵旨酌议等事。

该臣等议得浙江总督李卫疏称新设参将一缺，奉旨：“于王琏、苗国琮二人内酌用”。仰见我皇上圣明洞鉴，慎重海疆，因材器使之至意。遵查玉环新经开复，内则垦户云集，外则商渔往来，稽察巡防皆须水师谙练之员，方克有济。先因乐

清副将王琏，勤谨小心，可以就近办事，故请暂行兼管。第玉环兼统水陆，而王琏原系陆路，恐于水师非其所长。玉环营参将苗国琮，汉仗弓马俱优，而水师巡洋一时难以骤习。乐清营又系陆路，山海交错重地，苗国琮少年胜任大营，恐致勉强。玉环营参将一缺，通省选择实难其人，惟温州镇标中营游击顾元亮，办事有才，水师谙练，请以该员升补玉环新设参将，似于营伍海疆有益。再查宁海营参将袁汉，已经升任别省，所遗员缺，虽属近海，系属陆路，若以苗国琮补授，实为人地相宜等因，具题前来。

查先经户部会同臣部议覆浙江总督李卫条奏玉环山开垦并添设官兵一疏，奉旨："依议。王琏从前来京引见时，朕看其人，才具甚是中平，亦不甚明白。苗国琮由状元侍卫出身，才具可用，但少年，或于外任事情尚未谙练。今新设玉环营伍，甚为紧要，着将王琏、苗国琮二员俱交与李卫就近酌量。若苗国琮可用，即遵前旨，苗国琮补授玉环营参将事；若王琏久在浙江，且奉委查勘协巡，于地方情形熟练，即着王琏以副将衔管玉环参将事，苗国琮以参将衔署乐清副将事。钦此。"钦遵行文在案。今该督既称"新设玉环营，内则垦户云集，外则商渔往来，稽察巡防皆须水师谙练之员，方克有济。王琏原系陆路，水师非其所长，苗国琮汉仗弓马俱优，而水师巡洋一时难以骤习。通省拣选，惟温州镇标中营游击顾元亮办事有才，水师谙练，请以该员升补玉环新设参将，似于营伍海疆有益"等语。应如该督所请。顾元亮准其补授玉环营参将。其乐清副将王琏，既不长于水师，应令仍回原任。宁海参将袁汉，该督既称"已经升任别省，所遗员缺，系属陆路，请以苗国琮调补"等语，查雍正元年九月内，原任湖广总督杨宗仁接阅邸抄，题请将岳州营参将李登云等，以升衔留任。臣部以李登云并未调升，嗣后升补官员，具题之后，奉有谕旨："行文知照各省，方可为据。督抚提镇俱无得以接阅邸抄，即行奉请议准。"通行在案。今宁海参将袁汉，并未升任别省；该督未及接见部文，遽将苗国琮题请调补，苗国琮无缺可补，应交与该督，俟有陆路参将缺出题补。又疏称"乐清副将王琏，前任宁波营游击任内，于康熙四十七年奉文革职留任，至今并无参罚，援引四年无过准其开复之例，题复原职"等语。查雍正四年十月内，奉旨："向来革职留任官员，从无开复之例。但年久奉职无愆，亦应开复，以示鼓励。嗣后革职留任之员具题，如四年无过，该督抚等题明，准其开复，著为定例。"钦遵在案。王琏因失察海洋盗贼张念一等革职留任，所以历年虽久，未曾开复，今该督既援例题请，相应准其开复可也。

雍正六年六月初二日题，本月初五日奉旨："顾元亮依议补授，苗国琮补授山东德州营参将，余依议。"雍正六年七月初一日准咨到浙。

宪　牌

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理两浙盐务加四级纪录六次李为晓谕事：

照得玉环山孤悬海外，界连太平、乐清二县，海氛未靖，迁界已久，且地近黄、坎二门，逼临外洋，恐有奸匪窝藏，偷运米谷接济，是以从前督抚部院严禁私垦，驱逐游民，原为防微杜患之计。本都院莅任以来，检查原案，并据温、台二府具详，随经咨商督部院，会委温处道暨镇海营吕参将勘明，会覆前来。查此向有太、乐二县都图，地土肥饶可耕，二县民人生齿日繁，颇有田少人多之患，且虽隔海面，相去尚近，若民人能谨守法度，地方官能实力稽查，则此中旷土闲田开垦成熟，亦足为穷民资生之助。正在会同督部院、提督具奏请旨钦遵间，乃有无知愚民不候示谕，辄往私垦。本都院念其已费工本，不忍即行驱逐，于上年秋成后，饬令地方官，听其收割所种禾稻，逐回内地在案。但海疆关系重大，开垦之举，止为本地无田可耕之穷民开一衣食生路，断不容势力土豪藉称旧日田地，包揽垄断，招集外来无籍游民，三五成群，去来无定，以贻地方隐忧。况此地迁界已久，旧时钱粮俱经豁除，即去年开耕之人，亦系违禁私垦，不加之罪，即为厚幸，岂得认为己物，妄生事端？除将粮额、租谷、经费，专设文武官员，添立汛防、弁兵各事宜饬行司道议详，并委拣选贤能之员桐庐县前赴该地方清查田亩垦户外，合行示谕。为此示仰太平、乐清二县军民人等知悉：凡原系土著人民，现在住居内地，编入保甲册籍者，如果无田可耕，愿往玉环山开垦，即赴本县及委查之桐庐县呈报。查明果有家室，并无为贼作匪过犯，或虽无家室，而向住在内地，有亲族甲邻及无前项过犯者，取具邻里亲族保结、家口人数各册存案，准至该地方入籍居住，仍照两县原界，编入本县保甲册内，一体查点。有认垦田亩若干者，开明地之段落，呈报桐庐县照例覆丈明白，编刊字号，移知本县给与印帖，听其垦种完粮管业。入籍之后，不许私自搬回，顶与他人承种。其闽、广外来之人，一概不准容留入籍、居住开垦。若绅衿大户、势力土豪，身居内地而招集佃人，诡名立籍影射开垦，及称

从前已经认垦，冒为己业不许他人承耕者，俱即指名具详严拿重究。各垦户所收米谷，除本地纳粮食用外，如有余剩，开明数目，赴所设口岸汛地官弁禀明，填照查验出口，止许往太平、乐清地方运卖。如私往别地，即以偷运严拿。敢有于黄、坎二门海口私运颗粒者，即以通贼接济立拿，从重治罪。以上各条事宜，俱经本都院会同督部院高、署提督军门张具奏在案。尔等须各自恪守法纪，渐图生聚教训，以成乐土；毋得怀私挟诈纠党，聚众抗违阻挠。一经本都院访闻及被害告发，不论绅衿豪棍，地方文武官先行查拿通详，分别题参咨革，俱以光棍例究拟重罪。惟时身命不保，后悔何及？各宜凛遵等因。除经出示晓谕并行司道府各官通饬遵照外，合行饬委。为此牌仰该县官吏遵照来檄委办事理，即赴该地会同二该县逐一确查，料理妥协详报。毋违，速速。

雍正五年二月十一日

太子少傅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福建浙江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世袭拜他喇布勒哈番加七级高为晓谕事：

照得玉环山地方，先因民人私行搭盖聚集开垦，奸良莫辨，本部院会委温处道暨镇海营吕参将勘明会夺在案。今准抚都院咨会召募认垦，一应粮额、租谷、经费，专设文武官员，添立汛防、弁兵各事宜，已经会同具奏请旨钦遵；一面饬行司道议详并委拣选贤能之员桐庐县前赴该地方清查等因，移咨会饬前来，并经本部院专檄委令乐清营副将王琚遵照会同查办料理外，合行出示晓谕，示仰太平、乐清二县军民人等知悉，即便遵照。凡系土著人民现在住居内地编入保甲册籍者，如果无田可耕，愿往玉环山开垦，即赴本县及委查之桐庐县呈报，会同乐清营副将查明并无为贼作匪过犯，取具邻里亲族保结、家口人数名册存案，准其该地方入籍居住，仍照两县原界编入保甲册内查照。有认垦田亩若干，开明地址段落，呈报桐庐县覆丈明白，编刊字号，移知本县给帖，听其垦种完粮管业。入籍之后，不许私自搬回，顶与他人承种。其闽、广外来之人，一概不准容留入籍居住开垦。若绅衿势豪招集佃人诡名立籍影射开垦，及称从前已经认垦，冒为己业不许他人承耕者，俱即查实指名具详拿究。各垦户所收米谷，除本地纳粮食用外，如有余剩，开明数目，赴所设口岸汛地官弁禀明，填照查验出口，止许往乐清、太平地方运卖。如私往别地，即以偷运严拿。敢有于黄、坎二门海口私运颗粒者，即以通贼接济立拿，从重治罪。以上各条事宜，俱经会奏在案。该文武务各实力稽

查抚绥，劝令谨守法度，渐图生聚教训，以成乐土。如有怀私挟诈纠党，聚众抗违阻挠，不论绅衿豪棍，即行查拿通详参究。各宜凛慎，毋得违忽等因。除经给示晓谕外，合并饬行。为此牌仰该县照依事理，即便遵照，毋违。须牌。

雍正五年三月初九日

条　议

新疆既复，规模大定，宫保制府李公之硕画丰功，畴能仰窥万一，然而山中形势，海上机宜，亦复博采群议，以资商确，于是文武各宪同寅，和衷共抒妙策，以仰副广土阜民之至意，而条议见焉。今自奏摺题疏而外，于藩臬道府镇协之议，无不备载志中，以见圣明之世，上下同心，其所筹画，俱有当于创始守成之实用，而不敢忽略遗漏云。志条议。

司道会议

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孔、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董、都转运盐使司盐驿道副使王，为查复浙洋等事：

该本司会查得开垦玉环，设立文武官兵船只驻防一案，实因地方起见，为我皇上巩固疆圉之至计，奉檄行司集议，移行提镇司道府县确议，今准据各议覆前因，大略相同。因取玉环就近水陆各营图册，通盘核算，必使不事增添而彼此足用，方可省经费而垂永久。查玉环山图，内近温、台，外临大海，实为海疆门户之屏障。今既开垦，地方广远，洋汛繁多，必须设立参将一员、左右营守备各一员，千总各二员，把总各四员，兵共九百名。以左营为陆路，右营为水师，使水陆兼防，庶能捍御有赖。其最近玉环之营，莫如盘石。当日盘石原系陆营，前督院满以玉环山久弃海外，盘石为近海要冲，是以题改水师。而该营所辖之洋汛，已尽归玉环管辖，不但无水师之责，即陆路亦可资玉环保护，而居然成一内地矣。向所设重兵，似可抽调。应否将参将之缺请裁，改为都司，其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四员、兵五百五十名，移置玉环。再请于内地之乐清营抽兵一百名，大荆营

抽兵一百名。又太平营之东岙，现在分拨有千总一员、兵一百一十九名。又温州城守营与镇标同驻郡城，尚可抽兵三十一名，以足九百之数。尚少守备一员，通省无可抽调，应请添设。所需战船，即将盘石营原管船八只，尽数拨付玉环。内有唬船一只，系属平底，不能出洋，请行改造。沿边哨巡小船八只，三盘等汛哨船四只，共一十二只，将原给部价动给以为工费；不足者，另行设法添补。其左营既系陆路，应量设马三十五匹，仍将额兵分别马一步九战三守七抽调，以符通省兵制。至盘石营改为陆路，既有玉环障蔽，毋庸再设参将，兵数亦当酌减。请改设都司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兵三百名以资防守。但该营守备千把兵丁既请移调玉环，所留止千总一员、兵二百七名在营，尚缺把总二员、兵九十三名。今查有台协拨防太平之金清、洋屿二汛兵丁，现议拨归太湖营，此二汛有撤回千把二员、内将把总一员拨入盘石。其余官兵之在近地者，皆系水陆要冲，难议抽拨，惟衢协三营除分防外，在郡者尚有都司二员、守备二员、千总二员、把总八员、兵八百五十七名，原系陆路，应将该协右营都司裁去，改为盘石都司，并于右营存城之内抽拨把总一员、兵九十三名、拨入盘石，合之原兵二百七名，凑足三百名之数，俾令驻防盘石。仍将前裁盘石营马数内复额二十匹，以资巡防。至于水汛，除盘石旧管洋面尽归玉环外，再有附近玉环旧隶黄标右营巡防之女儿洞、干江、冲担屿、沙头、长屿、洋屿及外洋之披山、大鹿、小鹿、前山等洋汛，亦应归之玉环。以沙头、长屿、洋屿东北洋面为黄镇右营汛地，西南洋面为玉环汛地。其外洋则以洞正属之黄标、披山属之玉环为界。至参将一员，用资弹压，最为紧要，若听部推，恐不能熟谙彼地情形，应请于就近武职中，择其人地之相宜者题明调往，则营伍大有裨益矣。

再，玉环地方惟温州为近，道府历议，当以该营属之温镇管辖，应从其请。营制既定，当急设立文员。按图，玉环广袤七百余里，又孤悬海面，若另作一县，则事权在府，事事必须禀命，文移往来，海渡难于刻日。而新垦之众，以位卑权轻之知县主持其间，不无歧视，且与参将体统不敌，隔属呼应不灵，种种皆成掣肘。今请特设玉环同知一员，经制胥役而外，民壮五十名，以资团练。再移巡检一员，照例拨弓兵三十五名，听该同知差防遣调。查就近各府属皆只一丞，卒无可兼摄之员，应请酌裁，于所属能员内采择一员题补。其巡检，查有乐清县之岭店驿丞，僻处闲地，似可裁改。至递送公文之铺兵，应于太平、乐清二县各铺中，每县各酌量抽拨二名，共设四名。

再，该地应建仓廒，又须设仓夫四名，斗级四名，以司其事。在营汛既归温镇管辖，则文职亦应归之温属，以昭画一。至于玉环版籍，向隶太平、乐清之处，弃置日久，其都图旧址率已湮没。若仍归两府分属，使两县遥制，不但鞭长莫及，而钱粮之征收，词讼之审理，势必疲于奔走，殊失其宜。今既设玉环同知管理，应无庸再为分县。凡命盗事件，既令该同知审解臬司；钱粮事件，听藩司考核，本管道员盘查。将来生齿日繁，人文渐盛之后，所有应设童生，另请酌定数目，亦令该同知考取，送学臣考试，量取数名，附入温州府学，均沾作人雅化。此虽有待而行，然在创制之始，亦当预为筹及者也。

其次，在稽查垦户。欲固海疆，须实玉环之地；欲兴农业，须清给垦之源。今日题明开垦复还旧址，原为扼要据冲、致民富庶起见，若使外来闽、广无籍之人一例冒垦，将来势必奸良杂处，易生事端。应行晓谕玉环附近都邑之民，有愿入籍耕种者，呈明地方官出具印甘各结，向该同知衙门投验，听候拨给田亩，编入保甲，造报藩司。其一切闽、广游惰及曾有过犯者，一概不准保送。即入籍授田之人，亦不许诡捏姓氏，往来无常。若地方官混行出结，该同知不行确查，以致户口无稽、输税或缺者，察出从重处分。

其次，在酌定科则。据详玉环山，其中如洋岙、正岙等处，皆宽平如砥，约可耕之田地三万余亩，琛浦、青塘等处涂田，及附近之楚门老岸玉环乡地方，约田四万余亩，蒲岐、盘石、大荆等处，亦约田三万余亩，合之三盘、黄大岙等处，共约田地十万余亩，应请征输本色，甚为民便。但其间田亩有生熟之不同，肥饶之各异，科则轻重不可不分，应请分为上、中、下三则。上则田每亩征条丁米一斗六升，中则田一斗二升，下则田七升，地每亩三升，山每亩一升。所恐海滨潮湿，米难久贮，应请输米一斗者，折谷二斗。交纳时每石另收官耗三升，以为存仓霉折鼠耗之费。再，附近玉环之地如楚门老岸、南塘、北塘以及东岙，芳杜、密溪、洞林地方，志载太平地界，盘石、蒲岐等处，志载乐清地界，又三盘、黄大岙、状元岙、茅埏等处，向在玉环辖内，与乐清六、七都相近，亦应一体招垦升科，庶草莱无不尽辟，而仓庾得以常盈矣。

其次，在建造仓廒。除收条丁折谷外，计民间谷石尚多赢余，如欲粜卖，止许运往太平、乐清二县及温州府城。仍由口岸挂号查验其出洋之处，应于黄、坎二门严行巡查，一面饬令在官酌价买贮，既可防本境不虞，兼可供内地拨用，是仓廒必须多设。即一时难于猝办，亦当逐年渐增，亦令该同知确估工料每间若干，开

册详造。

其次，设立官署营房。玉环新辟，不但文武各官未有衙署，并无庐舍可以栖息兵丁，其在今日当首定衙署需用工料，即令逐细确估，请照乍浦营例，应在何汛，即令文武会勘明白，渐次酌造给兵栖址。

其次，在理盐法。玉环既设文武官兵，招徕农民开垦，则食盐在所必需。据查该地塘洋、后坟等处，向有民人私自煎烧，在新开之地与向来引额无关。莫若将现在煎舍各灶户，取具亲邻族保甘结，填牌给照，一体编入保甲。所产盐斤，即于该地在官收买，发卖本山兵民渔户人等。文武衙门仍差兵役严巡私贩，除盐本外，所有赢余，即查明数目造报，暂充公用。

其次，在查棚厂。据详黄坎、梁湾等地搭有棚厂百余，采捕鱼虾，杉板船只市买贸易其间，恐易藏奸。请逐厂挨查，取具原籍邻保甘结，照定海计厂征收涂税之法，设立上、中、下三则。每处设立官伢、厂头各一名，以司稽察。令按季册报，仍一面通饬闽、浙沿海州县，凡遇出洋采捕鱼虾船户，照例取结，刊号填给牌照，赴玉环文武衙门查验。其牌照即填注采捕处所，停泊讯口，俟渔汛一毕，即合帮同返，毋许逗留，违者照例治罪。此亦防匪之要义也。

一、在请设民壮。玉环岛屿层叠，防范宜严，其在武职，虽有官兵控扼，而文职之仓库、狱囚，均须防守。按经制，但设门子二名、皂隶十二名、快手八名、灯夫二名、轿伞夫七名、仓夫斗级各四名、民壮五十名，再合巡检弓兵三十五名，共一百四十二人，以足文职衙门之用。其民壮五十名，令该同知时加操演，习以技能。营汛巡之于外，团练卫之于内，则跨岛盗窃之辈，知是处有备而自能裹足不前矣。

其次，在定俸饷役食。武职官兵既于各营抽调，则所需月饷自有通省额设可支，毋庸再议。至文职官役，系属新设，每年需用俸工银两当为预筹，请于渔盐等税项内支给，年终汇册题销。至于城池、台寨、烟墩、塘坝之属，宜次第举行。该地既有官兵驻防，复设同知征收赋税，又广招垦种民人，目下户口已众，将来生育日多，非建置城池，无以资扼守；非创立台寨、烟墩，无以藉瞭望；非建筑塘闸坝堤，无以御咸潮而备蓄泄。数者缺一不可，而并行则又断断不能。今酌于文下各员入境之后，令会同相度，择其亟者先治。凡需用木石饭食人工，一一确估，皆就本地所入办给，三四年中，亦可次第举行全备矣。

以上各项，本司道等就上下文移舆图汛防册籍所及，再四参酌，敬陈末议，是否允协，拟合详请宪台核夺会题。

镇协条议官兵船只、洋面界址

台州府杨为查覆浙洋玉环山情形等事：

本年闰三月二十三日奉布政使司许宪牌，雍正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奉巡抚都察院李宪牌，三月二十日准温州总镇边咨前事等因到院，准此，合行查议，备牌行司，咨议玉环山添设官兵一案，及分管洋面界址，并抽拨官兵船只各数，迅即会同臬司移行查明，确议通详会夺毋违等因。奉此，为查玉环界联温、台，地方辽阔，不无游民潜入私垦，渐至为匪。是以本年二月间抚宪会奏，设立游击一员、水陆守备各一员、千把总一十二员，兵共七百名，出洋大船于温、黄二镇量为拨用等因，奉即转行该府确查议复在案。兹准温州镇行据盘石营方参将议复前情，奉抚宪饬行分管洋面界址，抽拨官兵船只各数，迅即会议通详等因。除移温州镇外，合即粘抄饬查。为此，行府查照来牌事理，即将玉环山设立官兵一案，今温州镇所议抽拨官兵船只各数，及分管洋面之处是否因地制宜，斟酌妥协，与抚宪会奏允合，或尚需酌改，庶为万全，星飞妥议，驰详来司，立等转详院宪察夺，毋再迟滞，火速飞速等因，计粘抄。又奉各宪行同前由各到府，奉此，合就粘抄饬议。为此，仰县官吏查照来文事理，即将玉环山设立官兵一案，今温州镇所议抽拨官兵船只各数，及分管洋面之处是否因地制宜斟酌尽善，与抚宪会奏允合，或尚需酌改，庶为万全，星即妥议具详，立等核详各宪察夺，计粘抄。为前事，本年三月十一日，据盘石营参将方详称；雍正五年三月初五日，奉本温州镇总镇宪牌准布政司咨；奉巡抚都察院李宪牌内开前事等缘由，行司咨移到宪备牌。仰职照牌事理，即将玉环山开垦摺内陈奏应行添设事宜，会同黄标右营暨乐、太二县逐一确议详复，以凭会核，毋得遗漏迟延。计粘单等因到职。

奉此，该卑职当即会同桐庐县知县张坦熊会勘得：玉环山为温、台两府之屏藩，太、乐二县之门户，周围七百余里，四面环海，港汊最多，潮水所至，处处可以抵岸登山。今设立玉环营，须分列八汛，每汛设塘四处，千把一员，带兵五十名，分拨各塘汛防守，共需千把八员，兵四百名；须设战船七只，令将备千把轮流管驾。出洋战船，除届修之外，每出汛巡防，例应兵船四只，约需兵二百名。但各处港汊深浅不一，战船止可游巡外洋，涉历深岛，而沿山浅水之处，则非战舰所能深入，更须另设快哨八只，令分防墩台之千把总管驾。该汛就近洋面，即令周遍游

巡，不惟可以查缉奸匪之出没，而米谷偷运之弊亦可以杜绝矣。每快哨一只，应拨兵十五名操驾，共需兵一百二十名。至于建造衙署之处，惟洋岙为适中之地。文武官吏同堡驻扎，除分汛出洋共兵七百二十名外，其土堡、仓库，似乎不可无兵，应再增设一百八十名，以资防御，以为水陆各汛更换轮流之用。但海外营汛，水师为重，出洋巡哨即为水兵，轮替回营即为陆路，所以均劳逸而共甘苦也。倘蒙各宪俯允所议，尽设水师，即于盘石营抽兵五百五十名，参将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移调玉环。其盘石仍留兵二百名，将温州镇标右营调守备一员、把总二员、带兵一百名，共三百名驻扎盘石。黄华关、岐头以内港水陆之汛地，责归驻防守备防范，仍隶右营管辖。至于兵丁，除经抽拨盘石营五百五十名外，其不敷者，请于乐清营抽兵一百名，大荆营抽兵五十名，黄标抽兵二百名，以足九百名之数。再查宪行于玉环设守备二员、千总四员、把总八员，原为分司水陆起见。今既请水陆兼司，则守备与参将轮流出巡，参将在洋，守备即可防御陆路；守备在洋，参将即可专守堡城，则守备一员已足敷用，似可无庸添设。惟千把一官水陆分防，现在止有六员，不敷调遣。请于黄标内再抽调千总二员，把总四员，以足十二员之数。至于战船，查盘石原管战船八只，内唬船一只，原系平底，届应拆造。今玉环营止用战船七只，其拆造唬船之费，请即改为快哨。再请于黄标战船内抽拨届应拆造之船一只，亦改为快哨，以足八汛八船之数。再查玉环原系温、黄两镇分巡，而与温之盘石营为尤近。今既将盘石营官兵抽拨，应将玉环将备尽归温镇管辖，以专责成。但黄镇各营亦经抽有官兵船只，应将黄镇所属玉环山之分水、塘额、楚门、下湾、沙头、礁头、后坟、塘洋，暨黄镇所属洋汛之女儿洞、干江、冲担屿、沙头、长屿、洋屿及外洋之披山、大鹿、小鹿、前山、俱应归玉环营管辖。其沙头、洋屿东北洋面，为黄镇右营汛地；西南洋面归温镇玉环营管辖。其外洋洞正属黄，披山属温为界。所有召募开垦事宜，桐庐县次第举行详报，毋庸会议外，是否有当，伏候裁夺等情到本镇。据此除饬令该将造具官署、营房、堡寨、各台墩处所及分管洋面界址，并抽拨官名、员名清册，另文咨送外，拟合咨复。为此，合咨贵都院，请烦察照裁夺，仍希赐复施行。

又为前事，雍正五年闰三月初九日奉督部院高批，温州镇详同前由等因，奉批仰布政司会同按察司确议通详核夺，缴。奉此俱经移行查议在案。

又为前事，雍正五年闰三月二十日奉巡抚都察院李宪牌，本年闰三月十七日准署黄岩镇李咨开前事等因到院。查此案前准温镇咨行司查议在案。今准前

因，合即饬知，为此牌仰该司官吏查照来文粘抄事理，即将咨开添设玉环营官兵另议抽拨添设战船缘由，会同臬司查明确议通详，以凭会夺，毋违，计粘抄。署黄镇杭协副将李为前事，准温州镇边咨开前由等因到本署镇。准此，随经转行中军官确查去后。据本标右营守备裴钺详称：奉此，该卑职查得玉环一山，逼临大海，岙屿繁多，汊港错杂，安营设防，事非浅易。今奉准温镇宪来咨，檄行酌议。细绎来文，如应分八汛、设塘四处、带兵若干、添哨操巡之处，盘石营既已议详，又经温镇宪核咨，自是调度得宜，毋庸置议外，所议水师一营，守备止设一员，兼防陆路，恐山环七百余里，势难兼顾。似应仍遵各宪原奏，分设两员，各司水陆，庶有专责，俱归温镇宪标管辖，呼应易周；两路稽察，偷越可除。其水路营房应设下湾地方，船只出入便捷。而陆路营房以及文武衙舍，自应悉如来议建造洋岙，地处适中。至玉环汊港杂出，处处可以入岸登山，设立战哨配兵分巡，所议甚善。但沿山皆属浅涂，既改盘石之战船七只、唬船一只，则洋面已有巡查，内港自可无患，即或虑有涉涂偷越之事，只须最小扁舟亦可足用，似亦不必再设八哨之多也。至欲抽黄标战船一只，千把六员，兵丁二百名之处，亦见设法持筹之心。但黄标水陆营汛，洋面辽阔，今三营共战船二十四只，每营止有八只，官兵两月轮巡，每营专汛一只，扼守一只，随綜一只，总巡一只，本镇宪亲巡坐驾，轮流、燂洗，即使八船齐足，仅足供巡。况届应大修小修拆造之期，在汛常未及半，每遇出洋，雇募商船以供配驾；若兵丁水陆分防，仅敷调遣，千把轮流巡洋，更难缺人。此皆上宪之所洞悉者。至所议女儿洞、披山等汛分归玉环营管辖，俱属周匝。但止议及外洋，未论及老岸，今应以林门老岸为界，门南属温镇玉环营管辖，北属黄标右营管辖；而外洋以披山为界，披山东北则属黄汛地。其余抽兵调拨，在温镇宪标移易变通之处，谅温镇宪自有鸿裁，更不敢妄置末议也。理合呈复等情。据此，敝署镇查得玉环山情形事宜，温镇行据盘石营议详，自是周匝。惟回环山面七百余里，官兵应分水陆，守备是宜分设，均归贵镇统辖，庶有责成。而两路互相稽查，不但偷越之弊可杜，而亦诚无兵单势孤之虑，应如各宪原奏之议，甚善也。其抽拨分汛在贵标营中就近调拨，更见曲为筹画之苦心，尚有议拨黄标兵丁、千把、战船之处，实难舍此顾彼，殊非该备之捏饰者。查金清汛、洋屿汛原属台协所辖，相隔百有余里，稽察不便，今议归太平营就近管辖，即以太平营管辖之干岭汛弁兵分防金清、洋屿，则原防金清、洋屿之兵共一百四十五名，可以调拨玉环，余少无多，不难即于通省各营抽拨。其千把应向何营抽调，快船应否添设之处，应候贵

镇另赐鸿裁，以成定议。至温、黄分辖，所议之女儿洞、干江、冲担屿、沙头、长屿、洋屿及外洋之披山、大鹿、小鹿、前山俱归玉环营管辖，其沙头、长屿、洋屿东北为黄岩镇标右营汛地，而披山属温辖也。查止议及内外洋面，未定界老岸，今以太平县林门老岸为界，似为至当。以上诸山俱在林门之南，盘石所议甚属妥协。其添设官兵若干，应于何营抽拨，应候各宪定夺等因咨复温镇去后，准温州镇咨开，准黄岩总镇咨开前由等因到本镇，准此当即转行盘石营暂管参将事游击方璞查议去后，今据该将复称：奉此，该卑职切查玉环一山，坐临大海，设防安兵原非浅易，因奉宪行饬议，卑职管见浅短，敢不直陈末议，是否允协，惟候本总镇察夺咨复。今奉宪檄行准署黄岩总镇李咨，据守备裴试详称：所议水陆一营，守备止设一员，兼防水陆，恐山环七百余里，势难兼顾，似应仍遵各宪原奏，分设两员，各司水陆，庶有专责等因。伏思卑职前议，玉环山新设营分，请定为水师而兼陆路，不必分立水陆者，诚以玉环四面皆海而陆路处其中，所吃紧者在外洋巡防之周密，则外固而内自安。且水陆轮流换汛，水兵即陆兵，设一旦水汛警息需拨陆汛官兵添用，则无不谙水汛之患，若陆自陆水自水，焉能收兼用之功？今黄标裴守备虑水师不能兼顾陆路，是亦未知有兼用之义也。且欲以水路营房另设下湾，非独隔地呼应不便，而且多费帑金。又谓："战船既有八只，不必再设八哨"等语。夫以盘石营原属之汛船，兵尚不敷用，若今将黄镇右营所属玉环之分水、塘额、楚门、下湾、沙岙、礁头、后垟、塘洋暨女儿洞、梅岙、干江、冲担屿、沙头、长屿及外洋之披山、大鹿、小鹿、前山等处俱隶玉环，洋汛倍广，若不添设快哨，其何以资巡防？且称应以林门老岸为界，门南悉归玉环管辖，不思前议黄汛所属玉环之梅岙、女儿洞等汛俱系太平老岸，黄岩右营之洋汛已去其半，玉环管辖已属鞭长莫及，若欲归林门老岸为界，则黄镇右营所管洋汛大半尽归玉环，则右营似属虚设矣。至议抽黄镇应届拆造战船一只改为快哨四只，今称洋汛辽阔，不敷巡察，岂知洋汛既半归玉环，船兵俱属有余，何皆以不足为词？然船之抽与不抽，兵之调与不调，自有上宪鸿裁，卑职原可不必置喙。第细绎来文，以船为必不可抽，兵为必不可调，独洋汛则当尽归玉环，辞劳就逸，居简却繁，窃恐有碍公论，殊非仰体上宪筹画海疆彼此一体之至意。推裴守备之意，卑职前议俱属末议，应否玉环止设一陆营，各岙巡船八只，其外海盘石营之洋汛仍归盘石营，黄镇右营之洋汛仍归黄镇右营，共守玉环门户，以免推却，此亦一议也。至于奉绘玉环山官兵驻防处所，以及建台置汛之处，俯候会查明白，绘列呈送，合并声明。缘奉前因，理合具文呈复

等情到本镇。据此，为查议设玉环营官兵船只一案，先据该参将方璞会同桐庐县勘明议详前来，业经转请抚督两院示夺，并咨贵司在案。今准署黄岩总镇咨复，复行据盘石营详复前情，除再转咨督抚二院外，合并移知。

司　详条议玉环事宜

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一级高为敬陈查复等事：

该本司会查得玉环山开垦田地一案，奉宪题明准部咨复，奉旨："依议。"钦遵在案。复奉宪檄单开一切应行事宜，逐一妥议，次第举行。遵经移行查议去后。今据温、台玉环同知张坦熊造送上年垦过田地，收过租谷、渔盐税课及支用存贮各数目简明清册，并据将各款逐一登答前来。

一、楚门老岸及茅埏等处旷土闲田，并玉环界内应垦之处，招徕开垦。据该丞申称：查楚门老岸向有内外两塘堵御潮水，因年久倾圮，田地荒芜。卑职召募人夫，购备物料，于上年七月二十一日起工筑建内塘，于十二月初十日告竣。现在同芳杜、东岙、密溪、洞林等处，分别设法招徕，陆续开垦。其乐清县界之盘石、蒲岐等处，于上年会同唐令招徕，垦种田二万四千亩，应请归县征收租谷，解充玉环经费。至三盘、黄大岙、茅埏等处，亦经招徕民人陆续报垦等因。应饬该丞招徕，陆续报升，详报咨部。

一、垦户民人入籍，查编保甲，借给牛种。据该丞申称：现在查编，容俟农隙，挨编告竣，造册申报。至于牛种，凡垦民力有不足者，量行借给等因。查入籍查编保甲，应准于农隙查编告竣册报。其借给牛种，应饬于秋收速催还项。

一、已垦田地编立都图，开造鱼鳞等册咨达。据该丞申称：现在编立都村造册详送。至鱼鳞册，恐难刻期，应请候垦民招齐，田地垦毕之日，统为挨号造册等因。查此鱼鳞号册，原难先期查造。应如所请，俟垦毕统为造报。

一、每年租谷动给官俸役食各数目，本年经费于何日起支。据该丞申称：租谷动给官俸，似应于部文到日起支；役食请于申报着役日起支等因。查该丞议以官俸于部文到日起支，役食请于着役日支给，似属允协。

一、建造仓廒作何办理委员兴工。据该丞申称：上年已经建造仓廒四十间，并前后仓、厅大门共九间等因。应饬俟工竣，年终造册报销。

一、玉环官兵现应赴防，所需衙署营房兴建。据该丞申称：衙署营房甚为紧要，所有陆续收贮税银，业经差赍温郡瑞安县购买木植，除申请温处道给发所收八忝税银外，缘需费浩繁，已备文详明等因。查营房甚多，一时难以猝办，是以详明官兵分为三次赴防，请于十月初一日彼此收除。俟移派定之日，饬令造册详报，咨明户、兵二部科展限。

一、查官兵应给俸饷干米于何日起支。据该丞申称：俟抽调到山齐集，统于十月初一日画一收除起支等因。查俸饷干米因营房尚未建齐，已据该营具详，统于十月初一日彼此收除，详请咨部。

一、玉环照州县例设民壮五十名应行募足，分给器械，演习护防，造具册结详报。据该丞申称：现在召募备给器械演习训练，俯容造册详送等因。现在饬令速行召募足数，造具册结详报汇送。

一、应设铺兵四名，于乐、太二县何铺内抽拨？据该丞申称：已经转行乐、太二县抽拨取结，容于解送到日申报等因。现在严催结报汇送。

一、玉环同知照各府同知设立吏役名数召募，造具册结详送。据该丞申称：玉环地方过于简小州县，管理钱粮命盗一切词讼，需役办理，除门役皂快各役照各府同知设立外，吏胥一项不敷供办，已经具文详请照中县例，分别房科经制典吏十一名，书办十一名，并设库子四名，狱卒八名，皂隶除原设十二名外，应添四名等因。查玉环地方既称过于简小州县，所有吏书以及库子狱卒皂隶照中县之例增设。再巡检员下设攒典一名、皂隶二名。今改设玉环巡检衙门，循例一并添设。至吏攒，应于每年终造册报部，五年役满起送考职。其库子、狱卒、皂隶人等，照例支给工食，年终造册报销，已经详请咨部在案。应饬募足，取具册结详送。再该同知衙门亦有钱粮仓库之责，应照州县例，于吏书内拣选殷实老成之人二名，充当总吏，使其稽察钱粮，五年役满，照例起送考职。

一、玉环山开垦，应修塘闸堤坝以资水利，勘估造册详议。据该丞申称：除楚门内塘已经建造，其外塘并东、西青内塘已于本年二月二十七日兴工建筑，一切工料统容造册申报。其余应筑处所，并容逐一勘估造册详送等因。现在严催逐一勘估同用过工料，于年终造册报销。

一、玉环沿边快哨巡船一十二只，用过工料银两确核具详。据该丞申称：哨船一十二只，系卑职所收玉环粮税项内动支银一千三百九十五两六钱四分九厘，解赴温处道监造，已获批回。现在申请本道开明工料银两数目，造册具报等因。

查前项快哨船一十二只，已准温处道造完，现在移营补结，所有用过工料俟造册到日，年终一并详请题销。

一、建造城垣并同知、巡检衙署以及库狱，确估工料分别造册，妥议具详。据该丞申称：除衙署业经勘定基址，唤匠估计工料，现在造册具报外，其城垣一项，虽属疆圉要务，工程甚钜，不得不暂请宽期，俟来岁议估举行。至库狱二项，现在估定造册申报等因。查城垣一项，原题内已经声明，俟将紧要先为兴建料理，则是。城垣一项工料繁多，一时难以并兴，应陆续议估详请举行。至于巡检衙署以及库狱等项，应俟营房攒造完竣后，将巡检衙署、库狱再行催建。

一、玉环同知、参将、巡检、都司印信，议明具详请给。据该丞申称：同知印信已奉准部咨，现在铸给，奉饬请咨赴领，毋庸再议外，其参将、都司、巡检各印信，亦经议定字样，详请咨部铸给，俟部行到日，分别给咨请领。

一、玉环新设营制抽调官兵水陆派防，及巡洋战船，造册详报。据该丞申称：抽调派巡战船现今分别移询，俟移复具报等因。查抽调官兵水陆防汛战船文册，因营房、衙署一时不能攒竣，请于十月初一日彼此收除，详请咨明户、兵二部科。

一、玉环武职衙署确估工料造册详报。据该丞申称：业经会同乐清协酌定基址，面同唤匠估计工料，现在造册具报等因。查武职衙署工料文册现在催造，完工造册详报。俟送到一并会送查核。

一、玉环词讼命盗饬令该同知照例依限审详。据该丞申称：遵照部复原题奉旨事理词讼命盗依限审详，臬司核转。

一、设民壮、弓兵看守仓库、监狱，巡查要隘。据该丞申称：遵奉饬行，不致违误等因。

一、巡检、弓兵，听该同知差遣巡缉。据该丞申称：遵行，不敢有违等因。

以上三款严饬该丞实力遵行。

一、从前潜入玉环台、温偷垦私煎之人，作何禁逐安插。据该丞申称：卑职上年奉饬到山，查偷垦私煎之人，内有闽省民人五十四名，当时驱逐出境，不许容留在山；内有温、台两府属县民人，俱经移关各地方官查明并无假冒，取有亲邻族保甘结，准其入籍等因。现在严饬该丞悉力稽察，倘有此等闽、广民人潜入玉环偷垦私煎，即时禁逐安插，仍招徕台、温二府属县民人报垦，取具地方官并无假冒印甘各结详送，查编入籍。如闽、广之人冒籍捏名并曾有过犯者，地方官不行详查，混行移送，以致户口无稽，课税缺欠，及妄生事端，照依原题，将原送并验收各官

详参议处。

一、玉环米谷毋许私运出洋。据该丞申称:现今行令巡检盛端,协同乐协游巡汛弁,昼夜稽查,卑职仍不时申饬等因。应严饬该丞不时稽察。如有所存米谷小民欲粜卖者,仍照原题,许往温郡并乐、太二县,照例给照挂号查验,毋许私运出洋。倘有并无照票偷运出口贩卖者,一经捕获,照接济盗贼律治罪。如米船出入口岸官弁不细加巡查或通同徇隐者,即行详参,照律治罪。

一、查禁各岙搭盖棚厂,私煎偷漏,设立厂头,稽查造报。据该丞申称:查玉环附近各岙,采捕鱼鲜各有其时,亦各有其地。四季俱有渔汛,起汛之时,按岙签点厂头,令司稽查。渔汛一毕,即搬移回籍,难以一定等因。现在饬令该丞造明官伙、厂头、灶户各姓名,另造清册呈送。应俟送到转呈查核。

一、经由玉环闽、浙沿海渔船,照例取结刊号,给牌查验。据该丞申称:现在移会水师协力稽查,并拟会详严饬本省各府州县,并咨明福建督抚二院转饬各府州县,凡沿海渔船,各责令刊号,仍照例取结给与船户,照内开明凡经由玉环洋面,须赴玉环文武衙门将牌照送验挂号,填明采捕处所,不许私越。庶各船户知所遵守,而汛防不难稽察等因。查沿海渔船刊号给牌,已经据情详请宪台饬行各府州县,并咨明福建督抚二院会饬在案。

以上奉准部复应议各款,除添设吏役并文武官员印信,俱经分案详请咨部。又建造武职衙署、营房一时难以猝办,相应详明咨部科展限外,其修造仓库、塘闸、堤坝、巡哨、战船各款,俱应催令陆续告竣,同用过工料细册,年终汇册详请咨部核销。又查编保甲、都图,开造鱼鳞,并陆续收除,开垦建造城垣,并同知、巡检衙署、库狱等项,缘一时难以刻期并兴,应饬次第举行。再玉环词讼、命盗,添设民壮防护仓库、监狱,巡查要隘,巡检、弓兵听该同知差遣巡缉,及稽察运米出洋,渔船刊号验照,并煎盐设令厂头稽察,其抽调铺兵,应饬乐、太二县解送,到日同召募民壮、吏役一并结报各款,现在饬令实力遵行,会营严查。至于渔盐二税,系无额之项,恐有收多报少,应设立四柱收支簿籍,送司盖印饬发,将每季收除数目随填簿内,于季终送核,仍会同巡检等官拆并开摺通报,庶杜侵渔情弊。合将雍正五年垦过田地、收过租谷,及渔盐二税各数目转造简明司册,现在一并详送,伏候宪台察核咨明户、兵二部科。至此案扣至八月二十六日限满,除扣玉环山程途逾限未及一月,合并声明。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奉总督部院管巡抚事李批本司呈详玉环条议事宜缘由,奉批:据复各款俱已明晰,仰即转饬该丞移会营员一

体遵照，并候咨明福建督抚二院守会饬，仍催未送各册察核通详。缴。册存。奉此。合亟抄看饬知。

议　详

玉环展复一应规模，皆制府悉心经画，罔不咸周，熊亦奚容多赘。顾自任职以来，垦辟招徕，纤悉躬亲。又承制府为国阜民，博采末议，敢不事事缮请？于是大宪之鸿猷既列于前，而熊之管见亦间附焉。虽先后议详职衔或异。然始任桐庐，继之两摄太篆，随蒙题授玉环同知，览者亦可开卷而了然矣。志议详。

台州府太平县为查复浙洋等事：

悉照玉环山孤悬海中，岙深而阔，附近之岛屿繁杂，迁弃之田地甚多，今奉题请展复。伏读原奏，仰见宪台经国子民，防微杜渐，筹画精详，无微不彻。卑职以樗栎庸材，荷蒙宪檄指示，包括靡遗，卑职惟有遵循宪饬，竭尽驽骀，以期仰副皇仁宪德。业经设法招徕，垦民云集。但地处海隅、事属创始，务在因地制宜，随时变通。所有一切应行事宜，谨缕晰为宪台陈之。

一、两邑之经界宜定也。查玉环旧有都图，缘迁遣多年，无案可考。今太、乐民人取结赍照到山者，随即各分山岙拨田垦种。南以洋岙、桃花岭下之溪河为界，河北为太，河南为乐；北以西青之山岭为界，岭东为太，岭西为乐，疆界井然。间有本省附近民人取结赍照来山认垦者，就伊居止，分隶太、乐二邑。俟田畴尽开，比户安居，编造鳞册，分定都图，设立保甲，一体稽察。盈宁既庆，继以教育，将来人文渐起，既非州县，不便另设学校，且应考儒童，即系两府民人，或仍赴两邑考试，或请照商童之例，令同知就近考试，径送学宪取入府学，应俟另议具详外，至于玉环同知专司管理词讼、征比粮租、给放兵米、督修塘坝等事，倘有命盗案件，则丞卒无成招之例，亦应归两邑印官审拟。是否妥协，伏候宪裁。

一、田地之科则宜定也。玉环田亩已蒙各宪奏请征输本色，甚为便民。查太、乐两邑田地一则起科：太邑一亩征银五分二厘六毫，米一升九合七勺；地一亩征银二分三厘。乐邑每田一亩征银五分三厘，米一升六合四勺；地一亩征银三分五厘七毫；山每亩征银四厘。至玉环山，土有肥硗不一，开垦工力悬殊，卑职再三

酌议，分为上、中、下三则。上则田计征条丁米一斗五升，中则田征米一斗，下则田征米六升；地每亩征米三升；山每亩征米一升。但海滨地方潮湿，米难久贮，应请每米一斗折收谷二斗，庶不致有霉烂之虞。是否妥协，伏候宪裁。

一、仓廒之建造宜急也。垦民输将租谷之外，尚有多余，不拘何项银两，照时价平买，以杜偷运之弊，是建造仓库诚为首先之要务。卑职现在确估工料择日兴工，俟估定确数另行造册具详外，其谷石出入必得斗级专司其事，应请设立仓夫六名，斗级六名，所需工食于本山粮租内给发。合并详明，仰祈宪台察夺。

一、海口之塘坝宜筑也。玉环濒海，地多斥卤，如东青、西青、琛浦、青塘、下湾、沙岙、后坟、塘洋、大普竺、小普竺、大麦屿、小麦屿、大古顺、小古顺等处涂田数万，而楚门、蒲岐等处老岸亦有涂田数万，向来原有堤塘以资其捍护，因同时迁遣，倾圮已久，以致尽成荒芜。卑职遍历查勘，必须仍建堤塘以捍其冲激，则咸潮不能入，设陡闸以时其启闭，则淫雨不为灾，皆可成田以济民食。但采木购石饭食人工为费不赀，新集穷民不能自备工本。卑职再四筹画，如贫民自愿出力筑塘者，给其食米，酌借工本。倘本省殷实之家情愿自备工料，准其一体建筑，俟工完之日许其垦种，庶塘工易为告成，而田地可无荒芜之虞。理合详明，伏乞宪夺。

一、团练之民壮宜设也。玉环襟山环海，岙深岛杂，奏请移调将弁、驻扎同知，宪台之经画精详，既周且至。但内地州县城守驻防之外，文职衙门复设团练五十名，所以严巡缉而资捍御，法诚甚善。今玉环处山海之中，稽巡防范更宜严密。除吏书各役照各府同知衙门设立外，应请照州县团练之例，添设民壮五十名，置备器械，习练武艺，与陆路兵丁一体稽巡要隘，看守仓库，庶防范严而疆圉巩固矣。合并详明，仰祈鉴夺。

一、文武之衙署宜建也。卑职奉委来山，惟以开田播种为先务。始则栖身布帐，继则搭盖茅篷。今则田畴渐广，居民云集，其文武衙门，观瞻所系。且移置营兵，俱需居室。其间数应请循照乍浦之例。建造所有应需工料，俟逐细确估造册具详外，合先详明，仰请宪示。

一、僻处之员役宜拨也。伏读原奏玉环添设巡检一员，以听巡查差遣。今查乐清县之岭店驿地处僻壤，并无钱粮夫马，实属闲员，可以裁改。再玉环上下公文往来，必须铺递。今太邑各铺之中，已经抽拨铺兵二名，在山递送。其由温州往来之公文，应请于乐邑各铺亦酌量抽拨二名，庶俸工役食无事加增，而公事得以克全矣。

一、各岛之棚厂宜稽也。查黄坎门、梁湾、大麦屿、东臼、三盘、鸡冠、冲担、石塘、虾蟆等处，搭有棚厂百余，采捕鱼虾做鲞晒皮，杉板船只市卖贸易者，不下千余人。因念若辈在岙谋生已久，不便遽绝其业，若漫无稽查，听其多人混杂，又恐易藏奸匪。应请逐厂挨查，取具原籍邻保甘结，仍许采捕。循照定海计厂征收涂税之例。酌分上、中、下三则。每处设立官伢一名，厂头一名，以司稽察。所收税粮可充文武员役俸工之需。倘有盈余，又可收买米谷，以助筑塘、建坝之费。不特奸匪易于稽查，而玉环经费亦藉以少佐矣。理合详明，统候宪夺。

一、渔船之稽察宜严也。查黄坎门、梁湾、乌洋、鸡冠、石塘、东臼、三盘等处，闽、浙两省之人船只数百，往来错杂，春夏网鱼打鲧，秋冬捉蛇钩带，其初不过挟网罟微赀冀其厚利，一遇风潮吹散鱼汛，遂有不可问者。海洋不靖，多由于此。而闽省之钓艚船为尤甚。但闽人以渔为生，玉环周匝洋面，船只甚多，似难概为禁绝。总以防范密而稽察严，可保无虞。特为仰请宪台通饬闽省沿海州县，凡渔船来浙采捕者，将船户水手住址年貌报明本县，该地方官严加查察，取具里邻亲族保结并同行互结，某县某号姓名刊刻船傍，填给牌照，再将一邑之船汇成一帮，赴玉环文武衙门查验牌照，填往采捕处所、停泊汛口。昼则四散捕捉，夜必傍汛歇宿，渔汛一毕，合帮同返，毋许逗留。或有别事耽迟，即禀明所在官司查明，填注统单，钤盖印信，回籍查销。一船有犯，同帮并究。其本省台、温各邑船只，亦行编号联綜，给照挂号，倘地方官查验不实，混给单照，以及沿途营汛借稽查名色需索掯勒者，应请严立章程以示惩创，使海澨奠安，而无业穷民仍得收自然之利矣。可否允行，伏候宪饬。

一、兵民之食盐宜筹也。查玉环山塘洋、后坟地方向有民人在地私煎，本欲即为详禁，但思既奉募民开垦，添兵保障，则食盐为必需之物。随经移会太、乐两县取具各户亲邻族保甘结，填牌给照，一体编入保甲，着令并灶聚煎。卑职暂为权宜之计，令其煎烧，官收官卖，止在本山卖与渔民垦户，毋许贩卖邻境。陆路每盐一斤，给本二厘五毫，卖银五厘。伏思鹺法虽当配引行销，而温、台两府各县票盐久有成额，今玉环系新开之地，自应另增课饷。且孤悬海外，斥卤之区变幻靡常，烧停不一，惟时当亢旱，滴卤可煮，亦止用食锅滤土澄水，所出仅供一方之用，不能远资邻封肩挑，非比内地场灶可以添厂添盘招商配引。请俟丁有成数，比照崇明、定海计丁派引包课征收，以为永远之例。目下所得余利，暂为建筑塘坝开浚河渠之用，工完造册报销。俟计丁派引之后，将包课银两归入正项，庶上不动

支公帑，下有利民生，公务克全，私枭永杜，裨益实非浅鲜。是否妥协，伏候宪裁。

以上十条，卑职不揣刍荛，谬陈管见。但创制务垂永久，立法必期尽善，使上有裨于国计，下有利于民生，出自宪台硕画弘裁，电核批示，以便遵循。

特开玉环志卷之二

星　野

地舆上应列宿，山陬海澨，经纬各有定位，征验见于上，气机应乎下，星之丽乎天，犹民之丽乎土，辨其躔次之合离，即可以见有位者之得失。古人察星土以辨灾祥、占丰祲，盖理有一定，非高谈经纬，侈言术数而已。志星野。

玉环地境，古禹贡扬州之域。浙地江以西属吴，江以东属越，所谓"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是也。温、台均隶扬州，玉环界在温、台之间，故亦隶于扬。天文应牛女分野之区，天宫：北宫光武，其宿南斗，牵牛，婺女。初斗九度，终女四度，为星纪，为丑，其分野，吴越扬州。又云：斗在云汉间，当淮海下流为吴分，牛去南河浸远为越分。占：斗主吴越蚀灾，晕损犊，彗孛兵起，岁星有福，水上吉。为天梁星，龙尾南斗，天汉之津梁也。为权星北斗七星，四为权，亦曰魁。第四星为权，主徐、扬州。为司命下星，此下六星，两两相比者，名曰三台下星，主荆、扬。色青为宵匪，为变异；黄润为德；白为丧；黑为忧；为天市第六星，《宋志》。为荧惑，位南方，主扬、荆、交州。为玑衡第六星。《纬书志》：主扬州，候以五巳日，丁巳日为吴郡会稽。

月食南斗，吴越灾。岁星犯南斗，吴越福。彗孛犯斗，吴越灾变。水土犯斗，福。月晕斗，损犊。天梁星不明，广宫室，凿山陵，出《宋史》。月入南斗，宋至道值此，两浙大祲。岁星犯南斗，春秋时吴伐越，史墨曰："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已而果然。苻坚议伐晋，苻融曰："岁镇斗牛，吴越之福。"不听，败还。太白犯北斗，晋惠帝永兴值此，陈敏犯吴越。牛斗间旺气。唐咸通中，豫章人有善术者，望斗牛有旺气，因游钱塘，占之在临安，至乾符二年，临安钱镠封吴越王。

附:农　占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民事不可缓也。虽云人事,有天时焉,志之取乎星野,所以占征应之休咎,卜雨阳之时。若然,则农家之课晴问雨,岂曰野老之俚言、田间之谚语而可忽诸?志农占。

四季占风:谚云:行得春风,必有夏雨。春南夏北风必雨。冬天南风三日雪。六月西南天皎洁,腊月西南天落雪。八节风候:元旦日风东来,年丰;南来,主旱;西来,米贵豆熟;北来,水灾。春分日,风东来,年丰;南来,五月先水后旱;西来,麦贵;北来,米贵一倍。立夏日风东来,雷电多;南来,年丰,米贱;西来蝗虫,人不安;北来,泉涌地动。立秋日,风东来,人疫;南来,秋旱;西来,有雨;北来,冬多雪。秋分日,风东来,万物不实;南来,凶;西来,人民安,岁丰稔;北来,冬酷寒。立冬日,风东来,冬凶;南来,次年五月大疫;西来,凶;北来,冬雪寒死走兽。冬至日,风东来,人疫;南来,谷熟;西来,民少病。

《素问》气候按《素问》曰:冬至日太乙立于叶蛰之宫,其候也,天必应之以风雨。其日风从南来者,风邪伤人,其夜至者,民皆卧而弗犯,故其岁民少病;昼至者,万民感而多病,以其虚邪入客于管,故有疾焉。立春之日风西来,雨邪相搏,杂气结成,逢其风而遇其雨,名曰起气。夏至日风东来,八月人多病;南来,名顺风,大熟;西来,秋大雨;北来,山水出。

占日:日若生晕者,主有雨;日抱耳,不晴;红云日出生,劝若莫远行;乌云接日,次日有雨。昼则日色赤,夜则月色白,皆雨之候。昼则日色白,夜则月色赤,乃将旱之兆。

占月:月生晕主风,更看何方缺,风从缺方来。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月仰船,雨绵绵;月挂弓,昼夜风。

占雷:凡雷声初发和雅,主岁内吉;声激烈惊异者,又值甲子日,尤吉。

占星:银光闪烁不定,次日主风;夏夜星密,主大热;明星照烂地,次日雨不住。

占流星:东向西移,来日有雨;西向东移,二日内主风;南向北移,来日主雾;北向南移,来日主阴而无雨。

占天河:凡天河中星繁,则多雨;星少,则旱。若火星入河,则旱。电兴,水星入河,则大雨作。

占北斗:夜观北斗,魁罡之间有黑润色云在畔,则当夜有雨;如北斗前有黄气者,明日有风;四下无云,溟濛独蔽北斗,或上下有覆者,五日内必雨;如有黑云浓润者,当夜必雨。

论风:日丽风和,明日雨多;风夜半起者必狂,自息者不和。又曰:东风急,备蓑笠。冬天南风二日,主霜;秋天西风,主雨;夏南风,主晴;夏天不风不雨,热多。凡风单日起单日止,双日起双日止。春己卯风,树头空;夏己卯风,禾头空;秋己卯风,水囊空;冬己卯风,栏里空。

论云：云行东，马头通；云行西，马溅泥；云行南，水涨潭；云行北，好行客。云如炮车形，主大风起。

论雷：正月初一日雷，主一方不宁。初发声微和者，一年吉。未雨先雷，船去步回。无雨雷鸣，主有雨。凡雷声响烈者，雨虽大易过。雪中有雷，主百日阴雨。

论雨：雨打五更中必晴，雨停午下无数雨，住晚来日晴。凡骤雨易晴，晏雨不晴，快雨快晴。雨并雪无休歇。春寒主雨，夏寒晴。戊午、庚申、甲子期，但将此日定天机，此日有雨终须有，此日无雨两月余。雨打五更头，行人不须愁；日若当昼见，三日不见面。春甲子雨，赤地千里；夏甲子雨，撑船入市；秋甲子雨，禾头生耳；冬甲子雨，牛羊冻死。

论虹：虹挂东，一场空；虹挂西，水弥弥。大潮雨七日，小潮雨三日。

论电：正月初一日有电，主人有殃。夏秋之间夜晴而见远电，俗云热闪，在南主晴，在北主雨；又南闪千年，北闪眼前。大暑前后有电，早禾薄收。

论霞：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

论露：正月初一日有露，主人有疾，桑麻贱。地气上曰露。凡露三日，主有东风、北风九日；春雾露不收，即日雨。春露雨淋淋，夏露晒行人。

论霜：初下霜一朝，谓之孤霜，主来年歉。连下十日以上，主熟。上有仓芒者吉，微平者凶，主来年旱。春霜主雨，俗云：春霜不过三日雨。三朝主雨，九日晴。

论雪：正月初一日雪，主夏旱；再下，主来年多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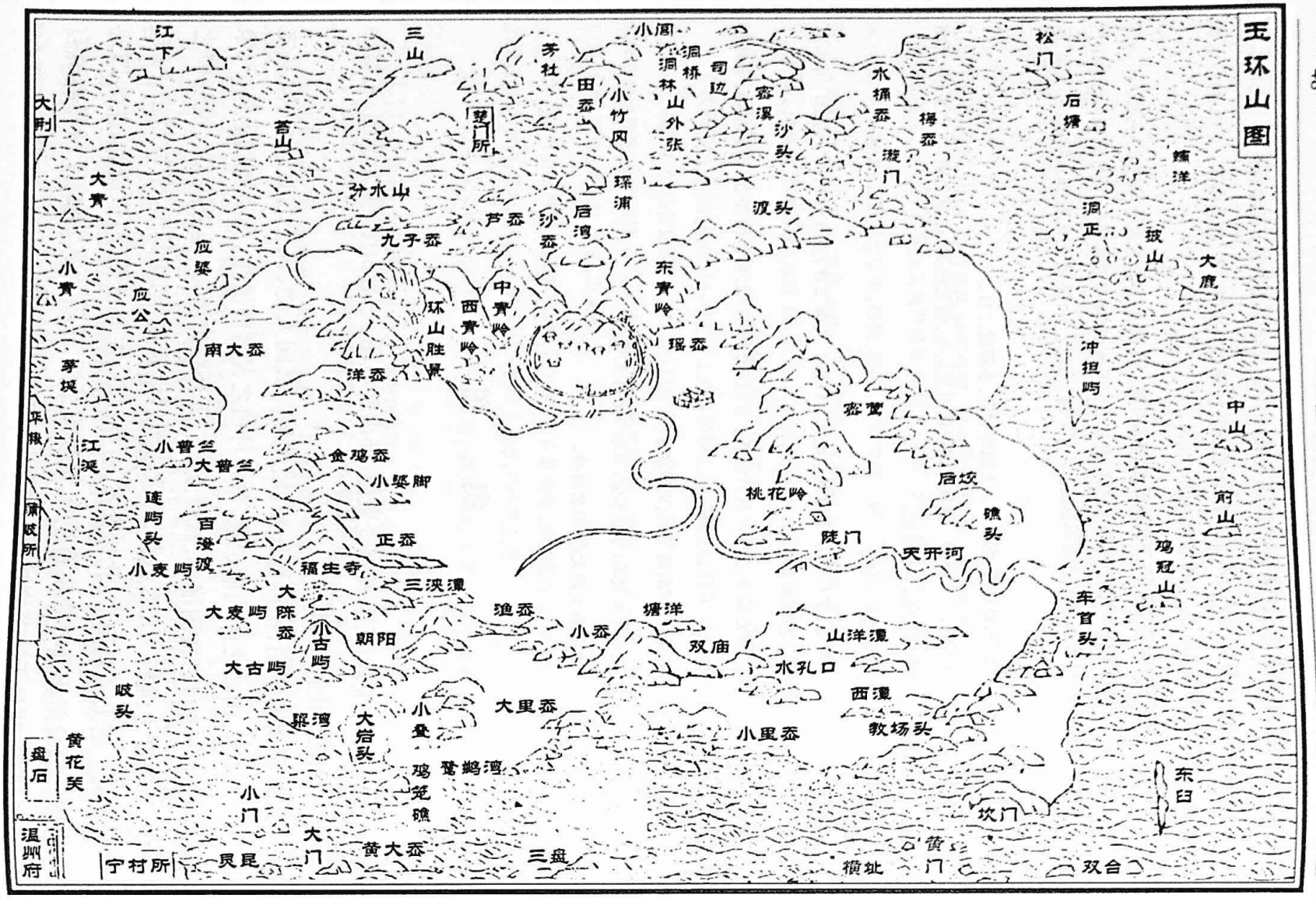
论冰：冰后水涨，主来年水灾多；冰后水退，主来年必有大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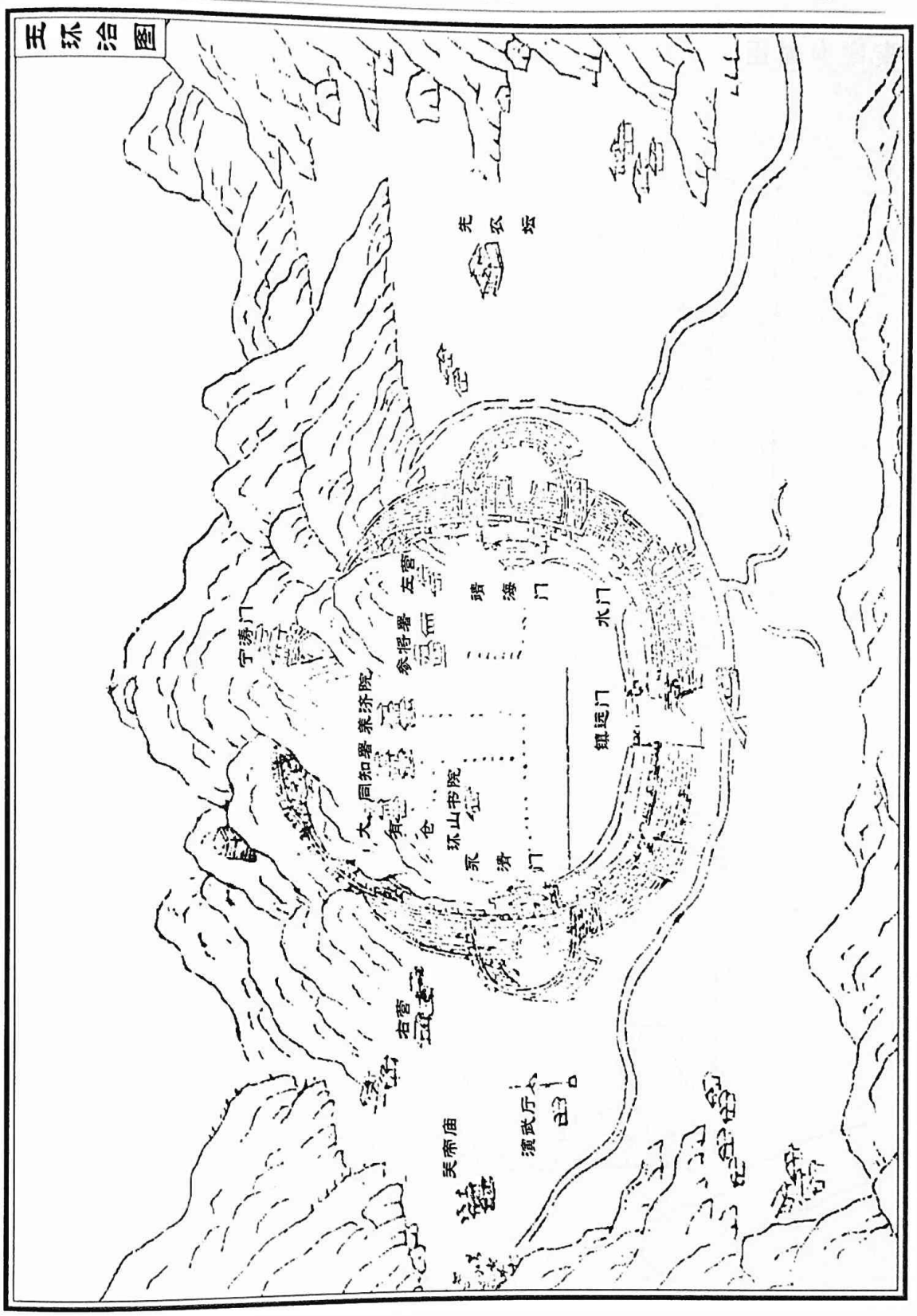
论海沙：海沙叫，本日有大风大雨，即名海冲。

舆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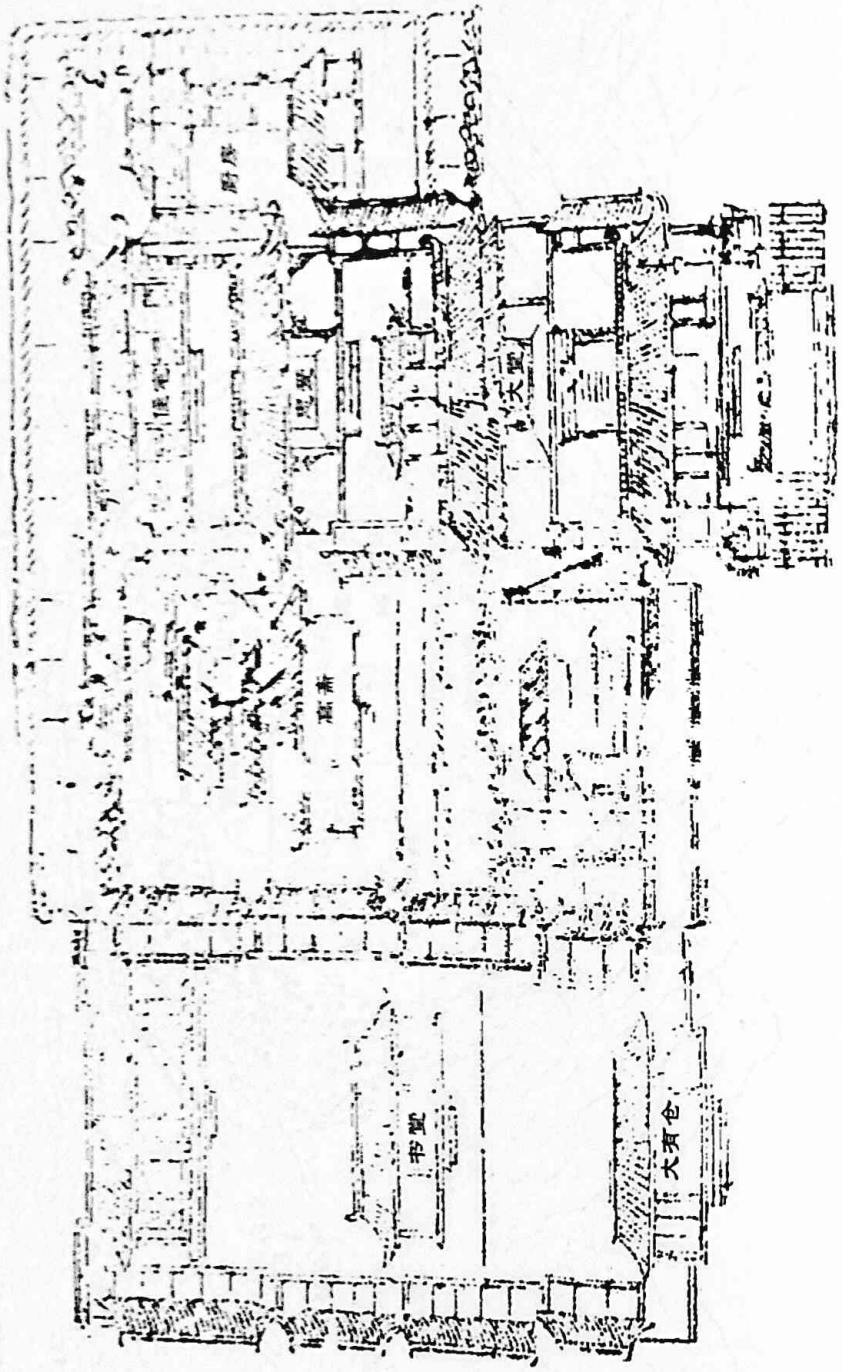
玉环山图、玉环治图、衙署仓廒图、环山胜境图、三盘山图、黄大岙图、石塘山图、灵昆山图，附全浙海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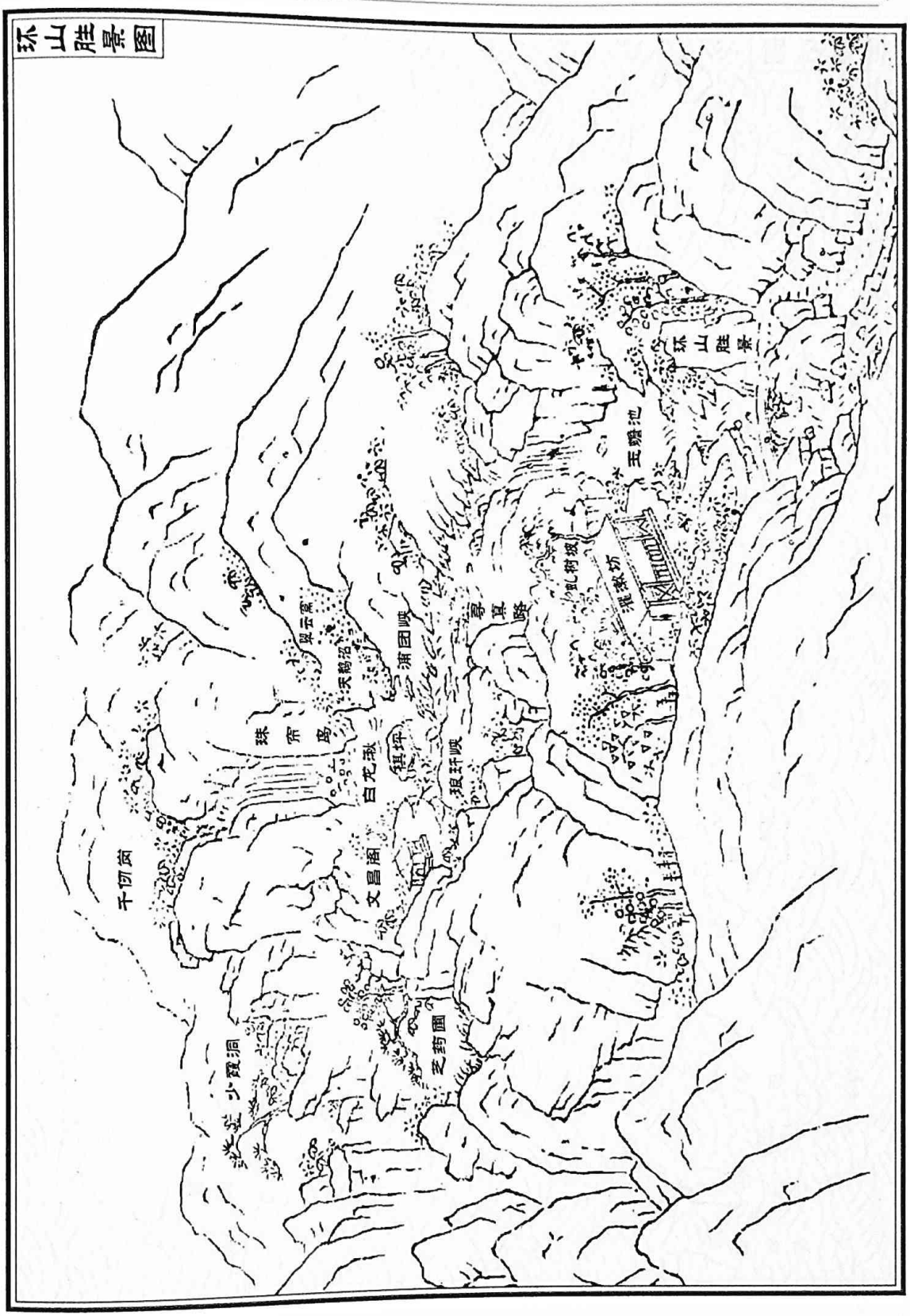
古者有籍即有图，所以登民数，绘地形。其间人物、风土之宜，山川险易之区，以及城池、田亩之经画而位置，禽鱼种植之蕃蓄而滋生，莫不厘然毕具，列象成经，俾守土者得以按图稽考，诚要务也。玉环绕山环海，地极险要。虽规模之粗立，乃制度之维新。凡百经营，悉皆由予躬诣其地，亲睹其形，予以目击手披，绘无遗义。若乃南极闽广，北达青齐，右控江苏，左联宁绍，海道所驰，尤为四通而八达。故全海旧图亦兼收而并绘，庶披阅了然，了若指掌，不惟于经界之道有以因地制宜，抑且于防范之法，得以绸缪永固也。志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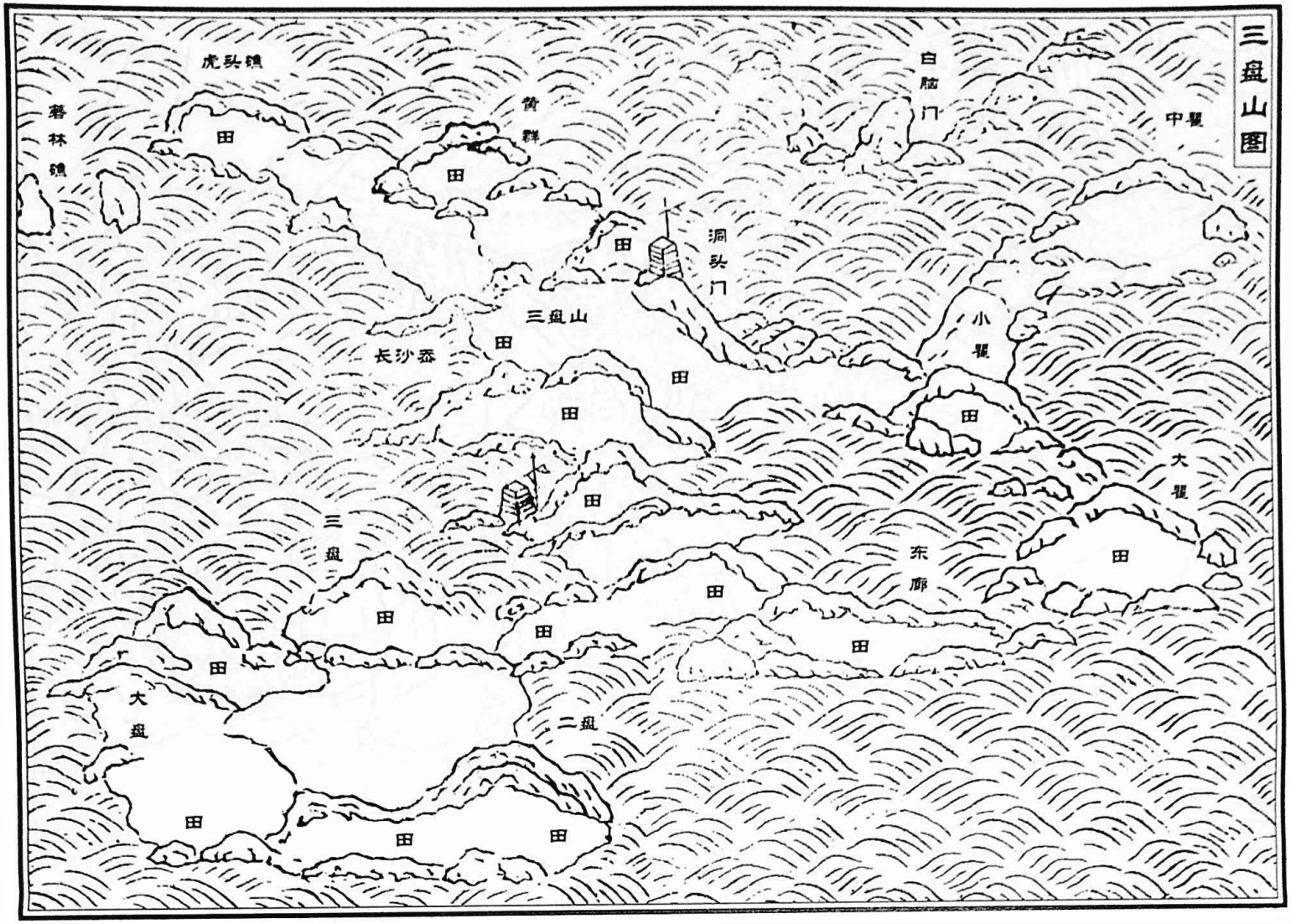

玉环山图
江下
三山
小闾
茅杜
田岙
小竹冈
洞桥
洞林
山外张
司边
密溪
沙头
水桶岙
梅岙
漩门
松门
后塘
鳙洋
大荆
苔山
楚门所
大青
分水山
芦岙
沙岙
后湾
琛浦
渡头
洞正
披山
大鹿
九子岙
应婆
小青
应公
环山胜景
西青岭
中青岭
东青岭
瑶岙
南大岙
洋岙
冲担屿
茅埃
平椒
江涎
小普兰
大普兰
金鸡岙
小婆脚
蔷岙
中山
连屿头
百澄渡
正岙
桃花岭
后坎
礁头
前山
陡门
天开河
鸡冠山
小麦屿
福生寺
三浃潭
大陈岙
大麦屿
小古屿
朝阳
渔岙
小岙
塘洋
双庙
山洋潭
车首头
大古屿
水孔口
岐头
大里岙
西潭
小里岙
教场头
黄花关
盘石
大岩头
小叠
鸡笼礁
鹭鹚湾
东臼
小门
坎门
温州府
宁村所
灵昆
大门
黄大岙
三盘
横址
黄门
双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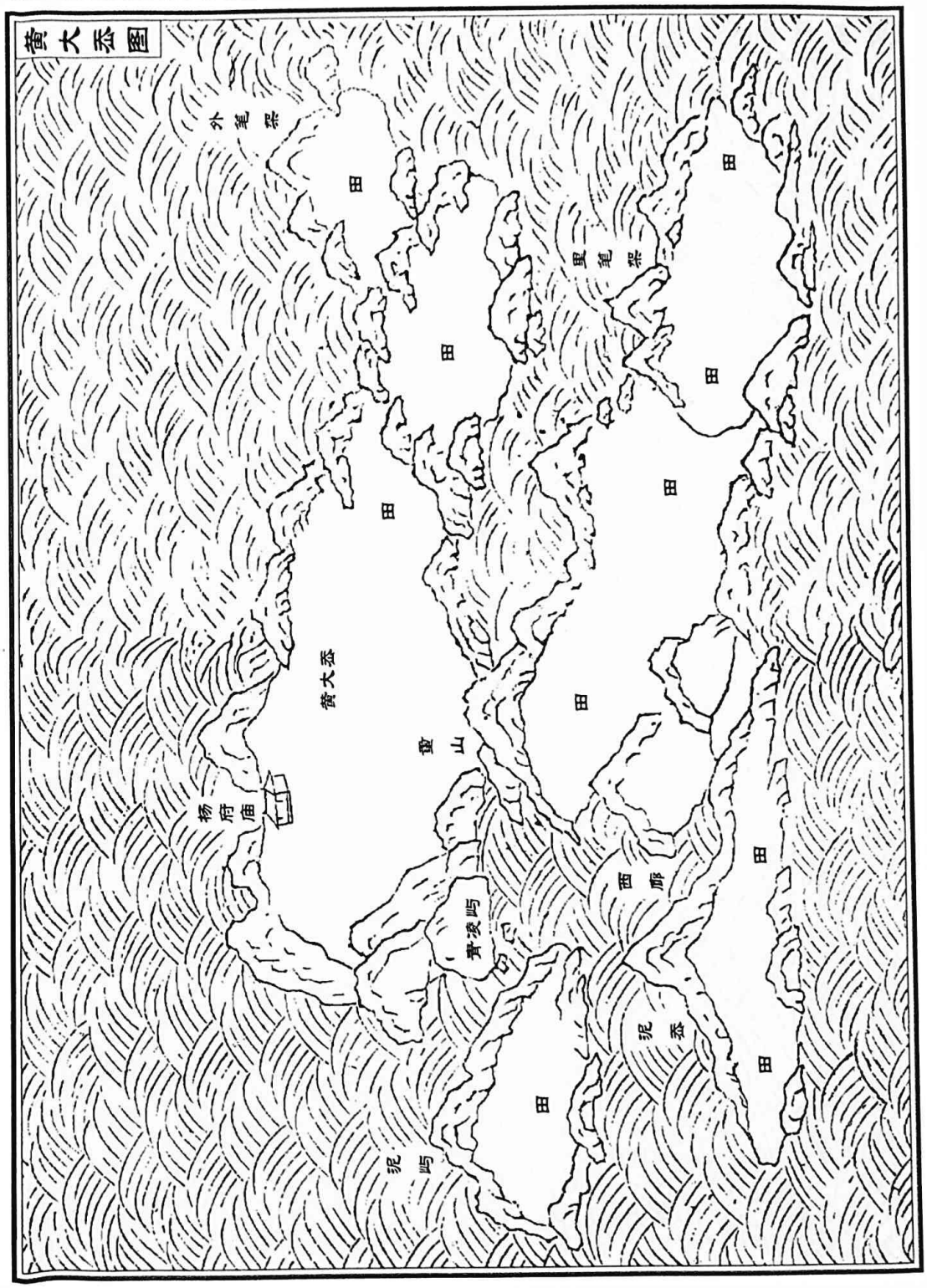

玉环治图
先农坛
左营
参将署
宁涛门
瞻海门
水门
钱运门
同知署
兼济院
大有仓
环山书院
永清门
右营
关帝庙
演武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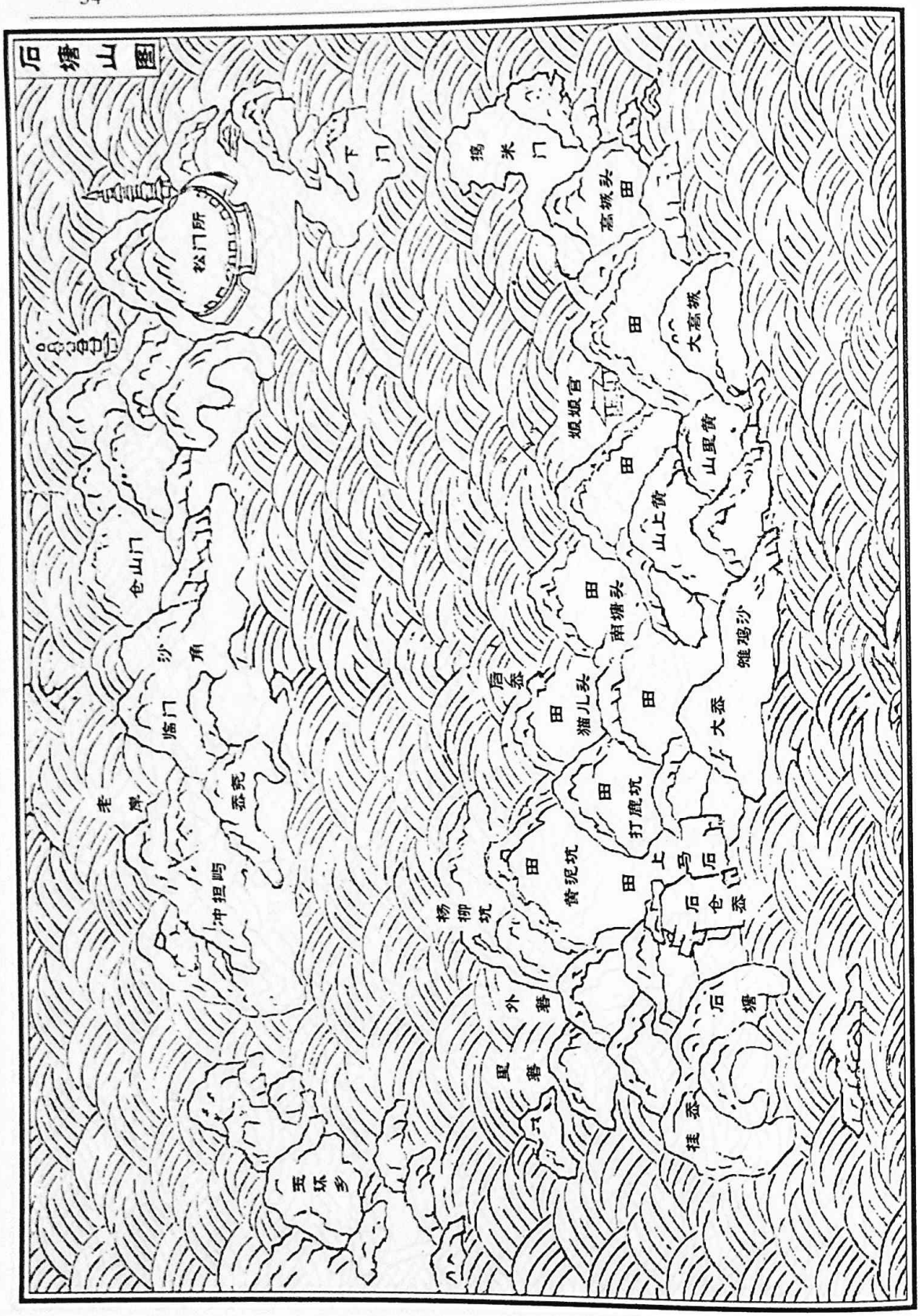
浙署仓底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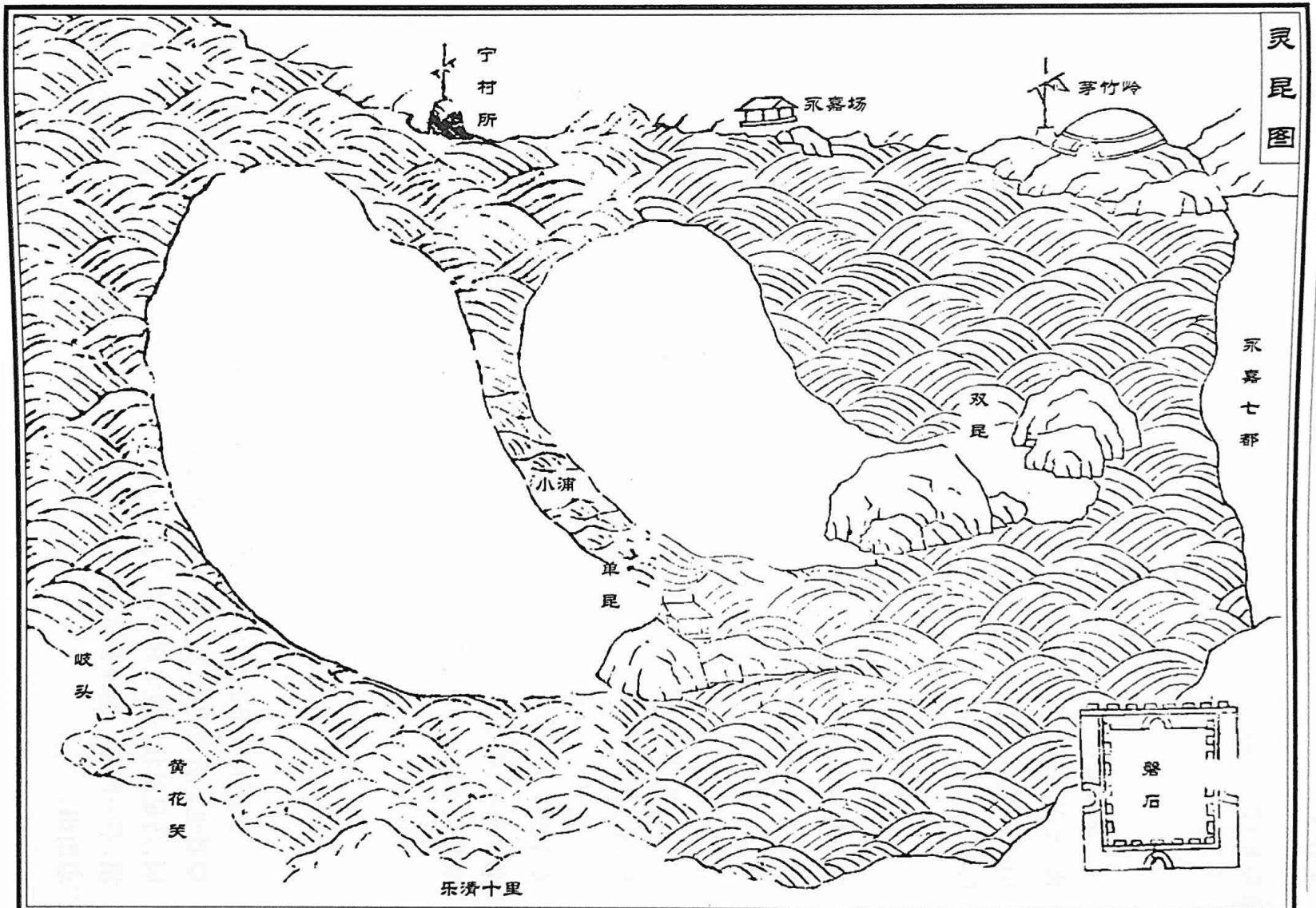



环山胜景图
环山胜景
玉蟾池
灌溉坊
乳树坡
寻真路
浦团峡
翠云窟
天鹅沼
珠宗岛
白龙湫
琪坪
琅玕峡
文昌阁
千仞岗
芝药圃
小霞洞


三盘山图
虎头镇
碧林镇
黄群
白脑门
中猫
洞头门
三盘山
长沙岙
小猫
大猫
东廊
三盘
大盘
二盘
田


黄大忝图
外笔架
里笔架
黄大忝
杨府庙
青凌屿
西廊
泥忝
泥屿
田


石塘山图
松门所
下门
搗米门
田
大高城
娘娘宫
山里黄
山上黄
田
南塘头
雉鸡沙
大岙
猫儿头
田
打鹿坑
上马石
石仓岙
黄泥坑
杨柳坑
外碧
里碧
石塘
桂岙
玉环乡
仓山门
沙角
临门
岙兜
老岸
冲担屿


灵昆图
宁村所
永嘉场
茅竹岭
永嘉七都
双昆
小浦
单昆
岐头
黄花关
磐石
乐清十里

疆　域

郡县既设，疆域各殊，所以分土分民，明治有专职也。玉环初复，陆则山围岭沓，水则海绕沙萦，足迹罕到，稽查难周。今为编立乡都，严行保甲，各添营寨，俾山川原隰道里险易，无不了然清晰，则奸匪一无所容，而抚绥控驭之下，国家之保障在是矣。志疆域。

玉环在温州府城东南，陆路一百八十里，水路两潮。四境界于温、台之间，东西相距五十五里，南北相距九十五里，是为分方之境。

东五里桃花岭，五里蜜莺，十五里礁头涂；西二十里芦岙，十里分水山；南十里三峡潭，十里福生寺，五里大陈岙，二十里梁湾；北十里沙岙，五里后湾，十里琛浦，五里楚门渡，十里田岙，五里洞林，五里白干，是为四正之境。

东南四十里坎门，西南三十五里普竺，东北四十五里梅岙，西北五十五里芳杜，是为四至之境。

北四十五里白干入太平二十三都界，此陆路也。由西青过港，约五十里，两潮至江下太平界；约五十里，两潮至白沙溪；约三十里，一潮至铍锹；约四十里，一潮至蒲岐，约七十里，两潮至石马等处乐清界，此水路也。至省城九百二十里，至京师六千二十里，此驿路也。是为至于省城达于京师之境。

山　川

天下有天下之山川，一境有一境之山川。五岳四渎，此名山大川，为天下之望者也。若夫建都设邑，则一境之内必有山原林麓，溪涧河流，山效其灵，川资其润，乃足以壮一境之观瞻，为生民之利用。玉环面山滨海，其中峰岩邃岛，巨涧深溪，不一而足。地经初辟，莫可指名，惟就其可访而知者，用登志乘，以备参考。志山川。

玉环山宋高宗南渡遗玉环于此，故名。见《太平志》。一名木屿。见王梅溪诗集。一名木榴，又名地肺山。见顾野王《舆地志》。

中青山半在城内。

东青山半在城内。

西青山城外。

象山

狮子山

绣屏山俱瑶岙。

后坟山

蜜莺山山下旧有张相公庙，址存，今重建。

大坑口山

塘洋山旧有庙，名双庙公主，址存，今重建。

礁头山

双峰山有石台二座。

飞凤山上有石凤冠，相传方谷珍祖墓在此，诚意伯凿破，今凤头石碎。

凤凰山山下旧有两庙，东张相公庙，西梁老爷庙，今废。俱双庙。

笔架山在西潭，旧有陡门塘坎。

乌沙头山

佳造山

南排山俱坎门。

马鞍山

钩结连山

白岩山俱金鸡岙。

金高椅山

钉螺山俱正岙。

五官山

灯台山后有洋岙，口有三峡潭。

月镜山

仙人山即老城头，旧有寨城周围五里，今废，城脚犹有存者。

龙尾山岙内有岩方八尺，周围三丈余尺，号印岩。

锦屏山山顶有岩方如巾，又名方巾山。

福生山旧有福山寺，寺前有古塔三座，今址存。

凤尾山

郎箕山

青屿山俱青塘。

南山南宋时一知县卜葬于此，名县主坟。西南际海有古塘闸，今址存。

蛇屿山旧有炮台，西抵海旧有古塘陡闸，今修。

蝤蛑山

分水山昔乐、太分界处，潮从漩门长进，故分水山口水出，西青浦口水进；西青浦口水退，分水山口水进。

棋盘山在沙岙。

琛浦山旧有石台三座。

灵山在楚门港。

牛山

大溪山

虎山

牛头山抵海十余里，前有溪，即名大密溪，旧有相公庙。

塔山

高椅山抵海二里，前有溪即，名小密溪，旧有平水大王庙，在外山头。

纱头岭山

尖岩山抵海五里，前有溪名小溪，俱山平水大王庙，今址存。

纱帽山岭头旧有台寨，今址存。俱杨坑，旧有姆祖庙。

殿后山

考功山岭窝旧有台寨，今址存，抵海二里，俱水桶岙。

石龟山旧有塘坎陡门，今修。南陡门，天启年分有筑坑石碑，今字迹不明，碑石存西陡门。上有平水王庙，今址存。

南阳山即殿后湾。旧有苗相公庙，结步沙山头，旧有台寨，今址存。

小沙山旧有台寨，今址尚存，陡门今修，俱梅岙。

黄岭山在郑岙。

木岗山山上有济婺堂。堂上有龙潭，能兴云雨；堂下亦有龙潭。门前有溪坑，巨岩宽平长十数丈。

鹤峙山

殿山

马鞍山

虎义山基地内有铁树二株，每过四五年发长一次，今数百年不改。

瓜山

金字山

虎山有古庙，今址尚存。俱田岙。

琴山

大陡山在芳杜。

金钿山十六都，有笔架峰，西南有小山，岩石突起，方五尺许如砚，分珠墨迹。

将山

连珠山

积谷山

天马山

鼓山

金竹山俗呼为小竹冈。

丫髻山俱北乡。

大盘山

小盘山

三盘山中水产海瑚树，与珊珠树相似，可以辟火。

大小瞿山俱三盘山。

石塘山

大乌山山有平水大王庙，香火甚盛，系海山。

小乌山

应公山

应婆山

横扯山

大鹿山

小鹿山

中山

披山俱海山。

鸡冠山一名长屿山，系海山。

苔山

江埂山

茅岘山俱海山。

东青岭　中青岭　西青岭　沙岙岭　后湾岭　琛浦岭　田岙岭　邢田岭　都顿岭　朝阳岭　古顺岭

长　屿　方江屿　连屿　冲担屿　大小麦屿　大小风屿

花岩屿在白沙屏。

沙岙有元搏庙。

九子岙　南大岙　普竺岙

蝤蛑岙山似蝤蛑。

黄大岙　状元岙在三盘山。

百丈岩在芦岙。

狮子岩　黄泥坎高三丈余。

塘洋山台离城十五里。

车首头山台离城三十五里。

琛浦山台离城二十五里。

小叠山台即薛叠，离城二十五里。

双峰山台五里抵海。

田岙山台在十五都，南二里抵海，西五里至山对山台。

山对山台在十五都，南十里海涂，西五里至东岙寨。

徐都山台在十四都，南十里抵海，西三十里至三山司台。

三山司台在十四都，南半里抵海，西二十里至石桥山台。

坎门　漩门　后绞门　风门　大门

小门在乌洋。

网头门在三盘。

女儿洞在漩门。

塔鳗洞在玉环乡。

流沙洞在沙岙。

少霞洞

龙潭大里岙东北丛山绝岭中有大溪，溪水入潭，深邃莫测。

凉水潭　三峡潭　凝碧潭

西青渡　楚门渡

白磴渡系古渡头，深水埠，由福生山西南抵海，旧名不等渡。西北至乐，西南至温，尚有土神庙址。

小闾溪　灵山溪　大密溪　小密溪　双凤溪

仰天窝　鹭鸶湾　梁湾

险　要

固国不以山溪之险，险不可恃而可恃也，盖无险不足以守，亦非有险而即可守之谓。凡夫外洋内港何处可以避风系碇，何处可以樵汲伏匿，平昔熟谙情形，而险乃于是乎可守，而险乃于是乎可恃。玉环四面滨海，深山大洋、岛岙榛莽，均属要害。今为罗列备载，守斯土者其加意焉。志险要。

论曰：玉环横亘海中，岛岙交错，实温、台之门户，为闽、浙所必经。武员习水如陆，则固外即以宁内；文职居安思危，将民壮亦寄干城，故本山险要，均宜熟悉于平日，筹画于未然者也。按：本山海汛，以岐头汛起，可以泊船汲水，可避东北风潮。出岐头东北，至小门，可以泊船避风，可以樵柴汲水。惟半洋有泥礁。小门山之南，即大门，系温镇中营管辖。出小门有屿，土名光采屿，至乌星，难以泊船，无可樵汲。乌星之东南至横址山南，系温镇中营洋汛。北系本山洋汛，难以泊船，无可樵汲。横址之北至大岩头，虽系紧要，难以泊船，无可樵汲。大岩头之北，系梁湾汛，最紧要，可以泊船樵汲，可避东北风潮。梁湾之北即桃枝嘴，下有无名暗礁，暂可寄碇避东北风，无可樵汲。桃枝嘴之北即大麦屿，只有一绢机礁，可以泊船，可避东北风潮。大麦屿之北，即小麦屿，口有无名暗礁。小麦屿之西北，系连屿头，可以泊船，可避南风，无可樵汲。连屿头之西，即小乌、大乌，又有扁鳗礁，俱难以泊船樵汲。连屿头之北，土名稻干堂屿，过湾即普竺港，港口有西青屿，可以泊船樵汲，可避东北风潮。西青屿之西，即江埂山，可以泊船，可避北风。岩口有金礁。江埂之北有牛粪礁、担儿山，难以泊船，无可樵汲。西青屿之西北至鳝鱼头、乌岩，岩口有虾畈礁，难以泊船，无可樵汲。乌岩东北角至分水，

与黄岩镇右营为界。分水之东即黄岩右营洋汛，分水之西，系本山洋汛。分水之北有苔山，分水之东有鹭鸶礁、涂头屿、楚门，俱系本山洋汛。楚门北岸有麦城，麦城之东有花岩浦、女儿洞、梅岙等山，俱连太平县界。分水之东北有应公、应婆山，俱难以泊船。应公、应婆之北，系大青、小青，可以泊船汲水，可避东北风潮。分水之西即茅岘山，可以泊船汲水。茅岘山后之北有箬笠礁，难以泊船。茅岘山后之东北坛儿山，可以寄碇汲水，可避东北风潮。茅岘山之西北有方江屿，难以泊船。方江屿之西北有横址，可以寄碇避东北风。由大岩头之东至薛叠岙、鹭鸶湾，俱难以泊船。鹭鸶湾之东至黄门，系紧要，湾内可以寄碇，无可樵汲。黄门之南有双排、东臼，系温镇中营洋汛。黄门之东系坎门汛，最紧要，可以泊船樵汲，可避东北风潮。黄、坎门外山之中，有暗礁，土名黄牛礁。坎门南首有金礁。出坎门之东北车首头，汛紧要。坎门之东南外洋大鹿、小鹿、前山，车首头之正东长屿、虎叉屿、鸡冠屿、洋屿，车首头之北礁头、冲担屿、沙头、干江，坎门外洋之正东披山、洞正等山，所有避风之处，只可避东北风，若遇西南大飓，俱无可避之处，识者审之。

乡　都

第一都　金箕岙　打石仓　正岙

第二都　三峡潭　仰天窝由三峡潭西南岙碧洞岭上山，土地平坦像窝，又名仰天河，洞水环绕出大普竺。

第三都　渔岙　小岙

第四都　塘洋

第五都　蜜莺　后坟

第六都　双庙　水孔口

第七都　西潭　白沙坪　教场头

第八都　大里岙东东山，南南山，西西潭，北七炮山。小里岙由大里岙东北山溪而出，山溪深邃数丈。上下朝阳东白沙山，西东屿山，旧有晏公、杨府、陈府三神庙址。老城头东南有七炮山，北山脚即渔岙。

第九都　福生寺大、小陈岙大、小麦屿海边小山名小麦屿。蝤蛑岙

第十都　大古顺南南台山，北蛇屿山，山顶旧有炮台　小古顺南蛇屿山。双条坑　鹭鸶礁　小叠即薛叠，南鹭鸶礁，北石峰山，旧有杨府庙址。南大岙　大、小普竺　西滩　小额

第十一都　东青　九子岙　凉水潭　西青

第十二都　沙岙　后湾

第十三都　琛浦　蛇屿　芦岙　塘额

第十四都　芳杜

第十五都　田岙　白干　小闾

第十六都　洞林　密溪　绾山

第十七都　蒲岐　大、小松　芙蓉俱寄庄。

第十八都　大荆寄庄。

第十九都　盘石　黄华　岐头寄庄。

第二十都　黄大岙　当铺基　灵昆　铁炉头

第二十一都　上马石　大岙　后沙　田湾　打鹿坑

第二十二都　苔山　茅岘山

风　俗

古者列国陈诗以观风，太史辖轩而问俗，故化民成俗之道，君子所亟讲也。然而四方之好尚异，宜人情之厚薄不一，为都为邑俗各殊焉。玉环始以太、乐、永、平四邑之民召集开垦，继而邻近之民贸迁有无，阛阓化居者络绎云集，远方之人俗又不同。虽人各异其地，户各异其风，幸而习俗、人情犹存朴茂，他日者渐摩相效，习以成风，不几忘其所自始。用是备载之，起后人由今思昔之意云尔。志风俗。

气　候

夏夜常凉，三伏时亦少酷暑，冬日常温，严寒时不积冰，雪稀少。环周大海，四时多风。夏秋间有飓风作，走石拔木，吹飘瓦屋，船只多损。花信风起，春日多寒。四月黄霉，其蒸湿不似内土之久。每岁谷雨播种，立秋早稻可登，晚禾十月

获稻。

岁　时

元旦各户设香烛，男女礼服拜天地神祇，设香灯酒果祀先世遗像前，序拜尊长及宗戚里邻，各贺新年。半月之内，各村落民人入城市，各执香烛入城隍庙、关帝庙礼拜，每日晴明络绎不绝。有丧者之家，于元旦至初八日亲友群集，虽疏远者亦至，名曰拜座，置酒食相待，贫者恒有卖产借贷以供酒食，以至新岁凶服接踵于道，恶习相沿，今已严行禁止。太邑是夜祀灶，谓之迎灶。平阳于初四日迎灶，永、清二邑于五日迎灶，其俗不同。

立春前一日，迎春于东郊，结采亭迎台阁，四方来观，设土牛，祀芒神，次早鞭春。

元宵城内城外人家门首悬挂花灯，或挂灯笼于街市，每间数家门面，搭架悬灯二三盏。各岙迎龙灯，鸣锣击鼓，唱歌为乐。惟太平十六为元宵。

清明节，子孙至墓陈奠，拜扫封土，插竹悬纸钱。门插嫩柳，或取以簪头上。太平是日率取青艾为饼饵食。

五月五日，竞龙舟。舟上装台阁，悬菖艾于门，切蒲和雄置酒饮之以辟邪。又为角黍节糕相馈送。

七月十五日，家家户户鸣锣击鼓，灯烛辉煌，或诵三元经以为保安之意，丧家或用浮屠设醮。永、清等邑请僧作兰盆大会，三日乃止，贫者附荐祖先于寺观。

八月十五日，各家祀月于庭，为月饼，置酒玩月为乐。太平易于十六日，相传以市日系三、六、九，便于备物。

九月九日，制重阳糕，饮茱萸酒，或登山燕赏。

长至日，人家各具酒肴，屑米为丸以祀其先。

腊月二十四日，各家拭尘，至夜陈糜果祀灶神。太平有不祀灶者，清邑祀灶二十三、四、五日不等。

除夕，制桃符，写春贴，具牲醴祀神及祖先，爆竹炽炭，长幼相集守岁。

礼　节

冠，择吉日，谒家庙，设筵席请字于长者；女笄，则于将嫁前数日，父母设筵席会姑姆婶为之加笄，平民礼从简。

婚，择配姓氏相当者，卜吉纳币，届期用彩舆迎娶行合卺礼，不奠雁不亲迎，乡岙贫民从简。或有年齿不相当者，亦有孩提时过门亲为鞠保，至长大而成婚者，名曰养媳。永、清、平等民平户嫁娶，礼金以十二两为率，惟迎娶吉日设酒宴会则费倍之。至新婚三日内，新房饮酒谑浪，尊幼不避嫌疑，名曰闹新，今亦禁止。

丧，旧尚浮屠，治丧尚作佛事。本日家不举火，戚属以糜粥相馈遗。或开吊或免吊，率视其家为丰啬。永、平之民将白布缠缚其身入殓者，不作佛事。以一月之初一为一七，历七月而七终，每月初一子孙亲戚各致祭奠。

祭，元旦、除夕大家小户必祀其先，其余祖考生辰忌日，清明及逢时节则举废不等。

特开玉环志卷之三

田　　赋

宫保制府李公所以推广皇仁为民谋衣食之源者，足裕于无穷尔。志田赋。

科　　则

上则田，每亩征谷叁斗贰升；中则田，每亩征谷贰斗肆升；下则田，每亩征谷壹斗肆升；地，每亩征谷陆升；山，每亩征谷贰升；塘，每亩征谷壹斗肆升。

雍正伍年，升科田地共叁万柒千陆百陆拾贰亩。熟田叁百陆拾捌亩因不费工本，当年议收租谷每亩壹石伍斗。共征谷伍百伍拾贰石。次年每亩仍征叁斗贰升，归入上则田内一则征输。上则田壹万贰百伍拾肆亩应征升科租谷叁千贰百捌拾壹石贰斗捌升。中则田贰千肆百亩应征升科租谷伍百柒拾陆石。下则田贰万肆千亩应征升科租谷叁千叁百陆拾石。地陆百肆拾亩应征升科租谷叁拾捌石肆斗。

雍正陆年，升科田地山塘共壹万壹百肆拾壹亩肆分柒厘壹毫。下则田肆千叁百叁亩壹分肆厘贰毫应征升科租谷陆百贰石肆斗叁升玖合。地伍千伍百陆亩壹分肆厘陆毫应征升科租谷叁百叁拾石叁斗陆升捌合。山叁百贰拾玖亩伍分捌厘叁毫应征升科租谷陆石伍斗玖升壹合。塘贰亩陆分应征升科租谷叁斗陆升肆合。熟田改则叁百陆拾捌亩应征谷壹百壹拾柒斗陆升。

雍正柒年，升科田地山塘共贰万叁千贰百叁拾壹亩壹分玖厘陆毫。上则田壹千叁拾陆亩壹分玖毫应征谷叁百叁拾壹石伍斗伍升肆合捌勺捌抄。中则田叁拾叁亩陆分玖毫应征谷捌石陆升陆合壹勺陆抄。下则田壹万壹千壹百捌拾伍亩玖分捌厘肆毫，应

征谷壹千伍百陆拾陆石叁升柒合柒勺陆抄。地壹万伍百壹拾捌亩壹分伍厘柒毫应征谷陆百叁拾壹石捌升玖合肆勺贰抄。山肆百伍拾贰亩柒分壹厘贰毫应征谷玖石伍升肆合贰勺肆抄。塘肆亩陆分贰厘伍毫应征谷陆千肆升柒合伍勺。

雍正捌年,分报升田地共伍百壹拾壹亩陆分陆厘捌毫。内中则田壹百肆拾壹亩捌分壹厘捌毫应征谷叁拾肆石叁升陆合叁勺贰抄。下则田肆拾柒亩叁分肆厘伍毫应征谷陆石陆斗贰升捌合叁勺。地叁百贰拾贰亩伍分伍毫应征谷壹拾玖石叁斗伍升叁勺。

雍正玖年,分报升田地塘共叁拾柒顷贰拾壹亩柒分肆厘壹毫。内上则田伍拾叁亩贰分肆厘陆毫共应征谷壹拾柒石叁升捌合柒勺贰抄。中则田贰顷伍拾贰亩捌分捌厘伍毫共应征谷陆拾石陆斗玖升贰合肆抄。下则田贰拾壹顷陆拾贰亩陆分壹厘壹毫共应征谷叁百贰石柒斗柒升壹合壹勺肆抄。地壹拾贰顷叁拾柒亩壹分壹毫共应征谷柒拾肆石贰斗贰升陆合陆抄。山壹拾伍亩壹分伍厘共应征谷叁斗叁合。塘柒分八毫共应征谷玖升玖合壹勺贰抄。

雍正拾年,分报升田地山塘共壹万柒千叁百贰拾捌亩伍分伍厘肆毫。内上则田四顷伍亩陆厘柒毫共应征谷壹百贰拾玖石陆斗贰升壹合肆勺肆抄。中则田捌顷肆拾伍亩陆分伍厘贰毫共应征谷贰百贰石玖斗伍升陆合肆勺捌抄。下则田玖拾柒顷伍拾捌亩陆分柒厘陆毫共应征谷壹千叁百陆拾陆石贰斗壹升肆合陆勺肆抄。地陆拾贰顷伍拾贰亩肆分肆厘玖毫共应征谷叁百柒拾伍石壹斗肆升陆合玖勺肆抄。山贰亩共应征谷肆升。塘陆拾肆亩柒分壹厘共应征谷玖石伍升玖合肆勺。

通共田地山塘共玖万贰千伍百玖拾陆亩陆分叁厘。内上则田壹万贰千壹百壹拾陆亩肆分贰厘贰毫共应征谷叁千捌百柒拾柒石贰斗伍升伍合肆抄。中则田叁千陆百柒拾叁亩玖分陆厘肆毫共应征谷捌百捌拾壹石柒斗伍升壹合捌抄。下则田伍万壹千肆百伍拾柒亩柒分玖厘捌毫共应征谷柒千贰百肆石玖升壹合柒勺贰抄。地肆千肆百柒拾陆亩叁分伍厘陆毫共应征谷壹千肆百陆拾捌石伍斗捌升壹合肆勺捌抄。山柒百玖拾玖亩肆分肆厘伍毫共应征谷壹拾伍石玖斗捌升捌合玖勺。塘柒拾贰亩陆分肆厘叁毫共应征谷壹拾石壹斗柒升贰抄。通共应征谷壹万叁千肆百伍拾柒石捌斗叁升捌合贰勺陆抄。

经　　费

朝廷经费咸有定制,祭祀、兵戎以及舆台隶圉莫不动支帑项。至官员俸薪之

外，又有养廉之给，其典甚渥，此又皇上之特恩，为亘古所未有。居官者苟念庶人同禄，不敢存侵克之见，官方凛凛，不敢谋簠簋之私，夙夜冰兢，靖共尔位，则国家之度支无糜费，无虚设矣。志经费。

存留项下

拜贺习仪香烛银肆钱捌分。迎春芒神土牛酒礼银贰两。

祭祀社稷山川各二祭，共银叁拾贰两。厉坛三祭，共银贰拾肆两，斋米玖石。关帝三祭，共银陆拾两。

同知俸银捌拾两，养廉银贰千两，心红纸扎银陆百两。门子贰名，工食银壹拾贰两，闰月加银壹两。民壮五十名，工食银叁百两，闰月加银贰拾伍两。皂隶壹拾贰名，工食银柒拾贰两，闰月加银陆两。马夫八名，工食银肆拾捌两，闰月加银肆两。备马制械银捌拾陆两肆钱，闰月加银柒两贰钱。巡盐应捕六名，工食银肆拾叁两贰钱，闰月加银叁两陆钱。库役四名，工食银贰拾肆两，闰月加银贰两。斗级四名，工食银贰拾肆两，闰月加银贰两。仓夫四名，工食银贰拾肆两，闰月加银贰两。禁卒八名，工食银肆拾捌两，闰月加银肆两。轿伞扇夫七名，工食银肆拾贰两，闰月加银叁两伍钱。冲要铺司兵四名，工食银贰拾肆两，闰月加银贰两，每年于太、乐二县支领，每县二名。

巡检俸银叁拾壹两。皂隶贰名，工食银壹拾贰两，闰月加银壹两。弓兵三十五名，工食银壹百叁拾陆两，闰月加银壹拾两伍钱。

渡闸南塘闸夫贰名，工食银壹拾贰两，闰月加银壹两。塘洋闸夫贰名，工食银壹拾贰两，闰月加银壹两。楚门渡夫贰名，工食银壹拾贰两，闰月加银壹两。西青渡渡夫贰名，工食银壹拾贰两。修理渡船银贰拾肆两。俱本山支给。

玉环营兵米每月大建贰百陆拾捌石捌斗，小建贰百伍拾玖石捌斗肆升，俱本山给放。

参将俸银月支贰拾贰两贰钱柒分捌厘叁毫，坐马捌匹月支乾银捌两。

左营守备俸银月支捌两贰钱贰分伍厘伍毫，坐马肆匹月支乾银肆两。

右营守备俸银月支捌两贰钱贰分伍厘伍毫，坐马肆匹月支乾银肆两。

千总贰员月支俸银肆两，坐马贰匹支乾银贰两。

把总肆员月支俸银叁两，坐马贰匹月支乾银贰两。

有马战兵叁拾伍名每名月支饷银叁两，米叁斗。

无马战兵捌拾玖名每名月支饷银壹两伍钱，米叁斗。

水战兵壹百拾伍名每名月支饷银壹两伍钱，米叁斗。

守兵叁百柒拾叁名每名月支饷银壹两，米叁斗。

水守兵贰百伍拾肆名每名月支饷银壹两，米叁斗。

战船捌只，内晏字壹号、贰号船每只支篷索银肆拾陆两玖分贰厘。晏字叁号船支篷索银叁拾贰两伍钱壹分伍厘。晏字四伍陆柒捌号船每只支篷索银贰拾叁两壹钱陆分捌厘。

快哨船肆只：晏字玖、拾、拾壹、拾贰号船每只支篷索银壹拾壹两肆钱伍分。

八桨船肆只：晏字拾叁、拾肆、拾伍、拾陆号船每只支篷索银陆两陆钱。

各船三年小修，六年大修，九年拆造俱藩库支给。

户　口

古者稽户口所以重民数也。今玉环新复之地，惟本省淳谨农民素无过犯者，始得计口授田，而闽、广无籍之徒不与焉，则制宪慎重居民之意可知矣。居此土者，尚其宅尔宅，畝尔田，孝悌姻睦，各敦礼让，以无负皇上爱养之至意哉。志户口。

户口共贰千柒百捌拾贰户。男壹万肆千贰百贰拾陆丁，女伍千叁百玖拾口，男女共壹万玖千陆百壹拾陆丁口。

定则起科盘石、蒲岐等处

严州府桐庐县张坦熊、温州府乐清县唐傅生，为晓谕招徕开垦等事：

卑职张坦熊，于雍正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奉巡抚都察院加三级纪录六次李宪牌内开："案据乐清县详称：乐邑盘石、蒲岐等处，开垦田亩定则起科详请批示等情前来，随经批令藩司速查详夺去后；迄今日久，未据议详。今该县现在委勘玉环山一案，合饬并勘，为此仰县官吏遵照来文事理，于料理玉环山事务得暇之时，即便会同乐清县前往该地方勘明地势情形，将作何招徕开垦，定则征输之处勘酌妥议具详，以凭察夺，毋违"等因，奉此，卑职随即会同前赴该地方。查勘间，卑职唐傅生案于雍正四年九月内奉抚都院檄查沿海荒田，随勘查本县滨海之盘石、蒲岐、芙蓉、大荆等处有涂坦可阡荒弃可垦者零星约计三万余亩，据民情咸称筑塘捍坝工力浩大，且斥卤，秋成不同内地膏腴，若照本县田额一例科征，恐为后累，

是以卑县援照永邑下则每亩征银四分之例，备由详请。蒙本府批：该县议兴开垦荒地，具见留心民务，第恐沿海抛弃余地，不无洪潮淹没，山溪僻壤荒陬，类多缺水滋荫，据详减免科则，似属便民之举。若无堤圩塘岸预为御卤蓄淡，终难保守无废，仰再因地制宜，作何置兴水利，使得灌溉无虞，逐细确勘妥议，以凭核夺。仍候抚藩二宪批示录报，缴等因，又蒙檄抄布政司佟批等因，又蒙抄饬奉抚都院李批仰布政司查议，缴等因，奉批在案。

又于雍正四年十二月初六日援照本县地则每亩征银叁分伍厘，米陆合伍勺之额，复议详请招垦，现在候示。兹于本年三月初十日奉巡抚都察院加三级纪录六次李宪牌，内开："晓谕招徕开垦等事，案据该县详请乐邑蒲岐、盘石等处开垦田亩定则起科详请批示等情前来，随经批令藩司速查详夺去后，迄今日久，未据议详。今桐令现在委勘玉环山一案，合饬并勘，为此牌仰该县官吏遵照来文事理，于料理玉环山事务得暇之时，即便会同桐庐县前往该地方勘明地势情形作何招徕开垦，定则征输之处，斟酌妥议，由司核详以凭察夺，毋违"等因，乐清县知县唐傅生会同桐庐县知县张坦熊查勘得：沿海之盘石、蒲岐、芙蓉、大荆等处，虽属乐邑老岸，实系玉环山相接之区，田地约近三万亩，俱属可垦之土，因玉环迁遣，一并抛弃，遂使一带塘坝倾圮，河道淤塞。卑职等上承宪令招垦玉环，凡玉环附近山岙无不逐细查勘，务期荒畴悉辟，旧亩尽开。况盘石、蒲岐等处势与玉环相接，更宜悉心筹画，设法招徕，以仰副宪台广土育民之至意。随经酌议，一面出示遍行晓谕，着令悉力垦种，卑职等一面设法酌借工本，令其堵筑塘坝，开浚河道去后。今据该地居民禀称："身等滨海田地荒芜多年，必须筑塘设坝，开河浚沟，费用实繁。今玉环山已奉招垦，身等一带俱系玉环毗连之民业，蒙借给工本筑设塘坝，使身等永为衣食之资，实皆赖皇仁宪德展复玉环所致。但海滨田地瘠薄，收花不比内地膏腴，且时修塘坝河道，岁有耗费，若必照内地起科，恐将来力有不敷，必致有辜宪德。今闻玉环现分等则征输本色，恳祈转详上宪照依下则以米起科。如蒙俯准，身等情愿当年升科，以充玉环饷糈，以报皇恩"等情。该卑职等伏查蒲岐、盘石、芙蓉、大荆等处委系海滨瘠区，非同内地，成熟亦不似玉环之上则膏壤，且塘坝时需修理，河道岁需开浚，若照本邑田则起科，固非宪台爱育群黎之意，即照县详永邑下则，并照本邑地则两议起科，亦恐与例不符。查《乐清县志》，玉环原属版图，可否俯如所请，分别等则，在县输纳本色，当年升科，随垦随报，以充玉环饷糈，统候宪台核夺批示，以便会同清丈造具册结申送，不特滨海穷黎得

以勉力急公，即现在垦民亦皆知所鼓励，顶戴鸿慈于不朽矣。雍正五年四月。

府　详

温州府芮为晓谕招徕等事：

雍正五年七月十五日奉总督福浙部院高批，桐庐县乐清县会详：乐邑沿海盘石、蒲岐、芙蓉、大荆等处，系玉环相接之区，约近三万余亩，俱属可垦之土，请照原议额银四分改征本色，劝民开垦，即以报垦之年在该地征输粮米，以充玉环饷糈，统候批示，以便会同清丈等缘由，奉批"仰布政司一并会同确议，通详速报，仍候抚都院批示。缴"。奉此，合再饬查。为此仰府文到，立将盘石、蒲岐等处地亩应照何则科征及作何起科招徕开垦之处，该府即日一并确议详司，以凭核详院夺，毋再迟延干咎等因到府。奉此，为查是案：先据二该县会详前来，据即转详藩宪核转在案，今奉前因，合行抄看饬知，为此行县该吏查照宪批事理一体遵照毋违。计粘抄。看查得：乐邑境内有盘石、蒲岐等处，前因玉环迁遣，一并弃废。兹据桐庐、乐清二县以玉环已经奉文展复，随将盘石、蒲岐详请一例招垦。奉宪批议，续奉抚宪批县前详，蒙宪檄饬到府，遵即转行去后，兹据桐庐、乐清二邑议复前来，卑府复加察核。查科则之高下，惟视田土之肥硗。盘石、蒲岐虽系乐地，但属在沿海，田土硗瘠与内地之沃壤不同，加之初有筑浚之工，继有岁修之费，是定则起科不特难比内地，即玉环之上中二则亦难一例征输。盖事在创始，筹画贵乎妥协，而则壤成赋轻重，务得其平。今蒲岐等处与玉环地方同时开垦，原无异视，应如二该县所请，照依玉环下则，准其概输本色，每亩丁条米共征六升，随垦随报，当年升课，在县征收，统济玉环经费之需，庶事可经久而民无后累。至作何招徕开垦之处，据二该县详称，已经出示晓谕，令民尽力垦耕，并酌借工本，俾其建筑塘坝，开浚河渠等情。夫科既酌乎其中，而复借本以资经营，将人皆踊跃急公恐后，从此久芜瘠区一变而成乐郊乐土，滨海穷民得沾实惠，米谷充盈，偷运可杜，是皆皇仁宪德之所及也。缘蒙饬议事，理拟合详，候宪台察核转详。

楚门三盘定则

署太平县张坦熊、乐清县唐傅生为查复浙洋玉环等事：

雍正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奉台州府杨宪牌:本年五月十二日奉布政使司许宪牌,本年四月二十五日奉巡抚都察院李批。"乐清副将王、桐庐县张:令会详楚门老岸地方有田数万亩,因玉环迁遣,南北两塘倾圮,田地一并荒废多年,若将两塘建筑,俱可渐成膏壤,又有三盘、黄大岙等处有田数千,俱肥饶可耕。况楚门老岸原属玉环所属都分,而三盘、黄大岙等处俱属玉环邻近之区,岂可听其荒芜?详请一例招垦"等缘由,奉批:"沿海荒芜田地,久奉俞旨招徕垦复。据详楚门即玉环界址,而三盘等处又皆附近地方,现今玉环设官添汛稽察既周,自应一体招垦,归入玉环汇册题报。但海涂坍涨不常,且有建筑塘岸工费,其作何定则起科,尚须酌议妥协,庶可图经久而无后累,仰布政司速饬该县会同唐令确勘各处田亩数目,即召本省佃民给垦,一面将科则事宜转饬温、台二府会同酌量定议,由司复核通详会夺。缴。行府。仰县立将楚门、三盘等处田亩,该县速即会同乐清县确勘数目,即召本省佃民给垦归入玉环汇册造报。但海涂坍涨不常,且有建筑塘岸工费,今应作何定则起科事宜,该县先行会同乐清县酌妥定议详府,以凭会温府通详,各宪毋得玩延,致干未便"等因。奉此,该署太平县张坦熊、乐清县唐傅生会看得楚门老岸与三盘、黄大岙并盘石、蒲岐等处,俱有田地可垦,前经会同王副将具详,蒙抚宪批饬一体招垦,归入玉环汇册题报,复以海涂坍涨不常,且有建筑塘岸工费,作何定则起科,酌议妥协,并令确勘田亩数目,召本省佃民给垦,批行藩宪转送宪案檄饬会议,仰见上宪轸恤民瘼,硕画周详,无微不致。卑职等查楚门老岸地方田畴废弃多年,塘坝倾圮,河渠淤塞,今开创之始,建筑固费工赀,即成熟以后,岁岁皆须人力修浚,其三盘、黄大岙等处亦多山地涂田,肥硗不一,非内地田亩可比。职等再四筹画,昔年玉环迁遣,楚门等处亦并弃置,今与玉环同时展复,查玉环新垦田地业蒙各宪奏明议征本色,惟以地有高下,应分上中下三则征收,职等现在酌议:上则田丁条共征米一斗五升,中则征米一斗,下则征米六升,而盘石、蒲岐等处亦经详奉抚藩各宪批饬酌议升科,卑职等议照玉环下则征收本色,现在另文会详宪夺。今楚门老岸不惟岁需工费,而且地土稍瘠,不比玉环之上则膏腴沃润,应照玉环下则;其三盘、黄大岙应分上中下等则一例征收本色,统济玉环经费之需,庶使小民易于输将,米谷充盈,而偷贩杜绝,可无后累,实为经久之计。除田亩确数容俟筑塘之后随垦随报丈明造册另详外,伏祈宪台俯念楚门、三盘等处与玉环一视同仁,恩赐转详,俾海滋穷民永沾实惠,叨沐皇仁宪德于无既矣。

查出隐漏　改征本色

原署台州府太平县张坦熊、台州府太平县戴世禄，为查复浙洋等事：

窃照玉环山奉宪题请展复，凡附近岛岙俱经一例招垦，所有楚门老岸暨太平之二十四、五、六都原属玉环乡旧日都分，向时同为迁遣，近年以来民间不无私自垦种，即有报升，亦皆报一漏十，且有闽省民人潜地私垦，恐有奸良混杂。

卑职奉委办理玉环，又蒙委署太篆，履勘情形，清查荒隐。查出各都图隐漏自首田地山塘七千三百四十二亩二分五厘，共应征条银二百九十六两二钱三分一厘五毫，粮米四十六石九斗七升八合。复量度形势，因地制宜。伏查玉环乡附近楚门之东岙、芳杜、田岙、密溪等处，与玉环仅隔一港，实玉环山紧接后路，为垦民往来之要道，所系綦重。其民间始而私垦，继而逐年报升之条丁粮米，与查出隐漏之课饷数目，适相符合，请将附近之数处仍归复玉环旧日之都分，庶便就近稽查，改征本色，以济饷糈。将查出隐漏之课饷归补太平，以符原额。总之玉环半壁本属太平，原无彼此之别。今所有现在闽省人民六十余口，除搬有家室住居十年以外者，准其入籍，一体编入保甲，不时严行稽察，其无籍之徒概行驱逐，俾玉环山之后路为之一清。且东岙地方汛守官兵，业同乐清协详请移驻楚门所城，与玉环相为犄角之势。盖玉环实太平之屏障，而太平为玉环之后路，倘门户不密，则堂奥何由安堵？邻山不清，则本山亦属可虞。

二卑职公同酌议，惟于楚门布置周详，则不特玉环之声援最近，而太平之障护益严。辅车相依，海疆巩固，庶使滨海蒸黎永登衽席矣。拟合会同详请宪台俯赐察核。批示：遵行。

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一级又军功加三级纪录一次许为查复浙洋玉环等事：

雍正五年六月初四日奉总督福、浙部院高批：乐清县副将王，桐庐县令张，会详楚门老岸地方有田数万亩，因玉环迁遣，南北两塘倾圮，田地一并荒废多年。若将两塘建筑，俱可渐成膏壤。又有三盘、黄大岙等处有田数千，俱肥饶可耕。况楚门老岸原属玉环所属都分，而三盘、黄大岙等处，俱属玉环邻近之区，岂可听其荒芜？详请一例招垦等缘由，奉批："仰布政司查明确核详报，仍候抚都院批

示。缴”。奉此，为照此案先奉抚宪批示，就经转饬该县会同确勘去后，今奉前因，合再饬查，为此仰县官吏查照先今来檄。奉院批行事理，立将楚门、三盘等各处，星即会同唐令确勘田亩数目，召募本省佃民给垦，归入玉环汇册具详，以凭转请题报，一面先将科则事宜会同酌量定议，由府复核详司核转。速速。

三盘、黄大岙定汛防

协镇乐清兼辖盘石营副府王，为咨商事：

准温处道王移开，准布政司照会，奉总督部院高宪牌前事咨开到协。准此，为查此案先奉温州总镇边令牌行协，将三盘一带作何巡哨稽查之处，迅即妥议具复等因，业经会同桐庐县详复在案。查三盘、黄大岙等处，原系温州镇标中左二营所辖，前经会勘情形，既属玉环附近岛岙，且系温郡要隘，是以会详一并招垦。而垦户俱边海居民，一潮可至，将来秋收之后，即令搬回，不必迁移家眷，仍令编定保甲，稽查其巡哨之处，应仍令中左二营水师就近管辖巡缉。至楚门老岸、花岩浦等处，即属玉环乡原辖都图，楚门水汛自应玉环新设兵船巡哨。理合具文申复。

请禁沿海搭厂

镇守浙江温州等处地方总兵官都督同知世袭拖沙喇哈番带纪录一次加一级边为详明玉环等事：

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准按察司咨开，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奉总督部院李批，原任桐庐县张令申详石塘密迩玉环，堪以开垦，并请革禁沿海搭厂，并究不法闽人率党搬抢乾茅大桅各缘由，奉批：“据详石塘密迩玉环，堪以开垦，应如议行。至沿海搭寮，久经禁革，今如许棚厂船只聚集该地方，且又生事抢夺，飘泊无常，而石塘、坎门巡船并松门汛防全无稽察，明系弁兵贿纵懈弛，仰按察司会同布政司速移行黄、温二镇及台州府确查具复，并将不法船户严拿究审招报。嗣后作何稽察防范，一并妥议详夺。其石塘开垦事宜，即羽饬太邑协同张令照玉环例会勘举行，仍候督部院暨观风院衙门批示。缴”。奉此，除行台州府拿究外，拟合咨查，烦照来咨，祈即严查。沿海搭寮，久经禁革，今如许棚厂船只聚集该地方，且

又生事抢夺，飘泊无常，而石塘、坎门巡船并松门汛防全无稽察，明系弁兵贿纵懈弛，星即查明复司，并严拿不法船户，移发台府究解，嗣后作何稽察防范，一并妥议移复，均勿迟缓等因，到本镇。准此，合行饬查，为此牌仰该署，将照牌事理即便严查。沿海搭寮，久经禁革，今如许棚厂船只聚集该地方，生事抢夺，飘泊无常，而该营坎门巡船全无稽查，即速查明详复，并严拿不法船户移交台府究解，嗣后作何稽察防范，一并妥议详复，以凭咨复，计粘抄。

原任桐庐县知县张坦熊为详明玉环附近岛岙情形，仰请宪鉴。事悉照。卑职奉宪委垦玉环，七月间有太平民人呈称开垦石塘，随查石塘与松门所城相去十里，中隔一浦，潮大小艇可渡，潮小涂上可行，且密迩玉环，一潮可至，为稽察必严之地。卑职署太篆时，差役稽查奸匪，侦察情形，历今四月，查得石塘地方有田地二千余亩，尽属沃壤，水则有黄岩右营哨船巡查、陆则有松门汛防，瞭望甚近，无事另设营汛，应请一体开垦，以资穷民衣食。惟是石塘岙内，闽人搭盖棚厂一十四所，每年自八、九月起至正、二月止渔汛方毕各船始散，各厂亦回。其中停泊船只查有三项：内有湘船，系挟赀商船，俱有身家，颇能守法；又有舵艚，借名换鱼，其实偷运酒米猪盐，以致近海产谷之区，岁登丰稔，市价反行腾贵，且令玉环官盐堆积二十余万斤，壅阻不行；又有钓艚，悉属闽民，船系租用，水手亦系顶替，人照面貌，俱不相符，倏泊坎门，倏泊石塘，往来无定，并不遵奉宪行船傍实刊字号，止用小板浮钉。且闽人性多强悍，现今垦民王子爵砍存搭厂干茅数十担，公然率党抢夺。又海涂风飘水孔口商船一只，上有大桅，亦恃其人众斫去，及至根查字号，浮板已起，无从识辨，其凶悍已见一班。若复群居纵酒，恣游洋面，愈肆凶横，矧网鱼捕虾，何必糜费肥豚？是食米之需，固必计口授食，而猪酒之类，更宜严行禁绝者也。种种弊窦，卑职廉得其情，应请立法稽查，不揣谬陈末议，为我宪台陈之。夫闽人搭厂海岙，无非窝顿贩艚酒米豕畜，且无牌照，一经有事，无从根拿，则闽人棚厂应行尽逐。其商船，到岙止须查验人数相符，随验随还，以杜勒索之弊。其贩艚，则汛兵协同巡役，严查偷运酒米猪盐。倘有违禁私贩，一面详报，一面行文移回原籍，船只入官，永不许出洋贸易。如无私贩者，亦即随验随还。至于钓艚船只甚多，分泊各岙，易于查察。若听其任意停泊，倏分倏合，则奸良愈滋混淆。惟于船照不符者，即时详究。其船照相符者，亦存留哨船，使彼在石塘者不能倏来坎门，在坎门者不能倏来石塘，不特可杜人众纷扰，抑且泊有定所，查察

甚便，并按船照字号着落实刊，不许浮钉小板，桅篷亦大书县分字号，一望了然，便于物色。渔汛一毕，给还原照，联綜并返。仍将钓艚若干只何日到岙，何日返棹，汛防照进口出口之例，按季造册，并具不致容留船照不符甘结，申送宪核。再请檄行沿海地方官，凡钓艚船照务必填明停泊处所，或石塘，或坎门，或三盘字样，汇册移交玉环文武衙门。遇有到岙钓船，以便按册查验，有不来岙者，即知戗驶他处，卑职可以移明原籍根究。去来既清，则匪类无从而匿；停泊有常，则奸宄无自而入，文武互相觉察，海疆似有裨益。是否可行，伏候宪台电察批示遵行。

议禁沿海事宜

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张坦熊为敬筹查追之员等事：

雍正七年十月十六日，蒙署理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詹事府少詹事加二级程宪牌，雍正七年八月初二日奉总漕部院性批，署司会详，议禁沿海偷运米石事宜缘由，奉批："据详各道府所议、该司核定数条，均属剔弊良筹，但沿海各口岸隐弊无穷，在沿海各营汛必另有亲知熟识情形之处，速即转移各镇协营各抒所见，作何杜弊防奸，务期明晰。限文到日，据实指陈，由该司确核议详，以凭会核题请，定为海疆永远成规，勿得稍延，仍候署督抚院、观风院批示录报。缴"。奉此，就即转移催议。今准黄岩镇咨复，并声明"玉环新开垦石塘等山岙，俱系孤悬海外，并无文武稽查，更非玉环可比，岛岙四面通洋。查石塘山、上马石、打鹿坑等十余处居民，已开田地约有千余亩，多升科起则，现在玉环征收。其中米石偷卖，非比内地有口岸可守，贪利售卖，随其所往，奸民任意偷运，即巡船周流梭织，时有顾此失彼之虞。立法杜绝之处，应饬玉环同知作何稽查，以免私售"等因到司。准此，合就插羽飞饬查议，为此牌仰该同知，文到立将玉环新垦石塘等山作何立法稽查杜绝偷运米石出洋之处，备晰确议，即日详司。此案各协镇已经议复，立待会核详题，毋得刻迟等因。蒙此，该卑职遵查石塘与太邑松门所城相隔一浦，潮长小艇可渡，潮落涂上可行，田地沃壤，向来异地奸民潜居私垦。卑职于雍正六年正月间详奉总督部院李批"据详石塘密迩玉环，堪以开垦，应如议行"等因在案。当即会同太平县履勘情形，稽查奸匪，驱逐私垦之民，详请照依玉环之例，许无过穷民有妻子者，丈明田地若干，取具族邻保结，编入保甲在案。今查石塘、上马石、打鹿坑垦民皆系太邑松门、淋头之民，伊虽在地开垦，而家室仍在淋头、松

门等处，东[春]作则聚集耕种搭厂而居，秋获则米谷运回内地拆厂而归。每于收获之候，厂头挨厂稽查米谷，俱令搬回内地，不许存厂，并取具厂头同厂甘结存案。兼以水则有黄岩右营哨船巡查，陆则有松门汛防瞭望甚近，则偷运米石出洋之处，可以杜绝而无虞。雍正七年十一月初二日

详开灵昆

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张坦熊，为报明开垦，翘赐批照，以广国课，以厚民生事：

据永嘉县七都民陈兰玉等呈前事，词称："窃玉环附近之灵昆涂，坐砥江流，中分两段，系永、清两邑海涂，曾经开垦遣废。康熙三十八年复经垦种，现在熟田约有三千余亩，俱系绅衿吏役所踞，如土名四百、五百、单千、九百者即是。内有河上段棋盘田、沙塘边、双昆山左右约有七八千亩，皆未开垦，若能修葺塘坎，御咸蓄淡，俱可耕种。玉系农民，曾于去年五月将未垦之涂与同居民黄佑明、缪锦如，潘浩若、陈宗理、叶允启、黄河、王继文等报明永邑县主罗升鞭垦种，被遭乐邑十七都陈、吴、叶、葛四姓霸踞样草柴薪，不容开种，佥明府宪芮，蒙批'永、清两邑会勘'在案。今蒙宪恩通行开垦，合情呈明，伏乞赐准批照。开垦之日另行呈报勘丈，当年升鞭[科]，上广国课，下厚民生，功垂永久"等情。据此，又据士民刘元长、朱纶若等呈为报明开垦赐批给照以裕课业事，呈称："窃因奉宪招徕开垦，长等今于灵昆涂田内，有土名棋盘垟、并左右约计三百余亩，长等情愿捐资倩工开筑地塘，垦为田亩，功成当年输课，不致抛弃，理合报明，伏乞恩准给照"等情，各在案。据此，该卑职窃照开垦田亩，上关国计，下利民生，卑职凛遵宪饬，凡附近玉环岛岙与夫滨海一带，悉心查察，晓谕首报，以期概无旷土，并清隐占。今据永邑民人陈兰玉等暨士民刘元长等具呈认垦前来。查灵昆涂距盘石二十余里，中隔小港一道，既系玉环附近海涂，且属曩时同为迁遣，今据称于康熙三十八年复行开垦，现有熟田三千亩，久为永、清两邑绅衿衙蠹隐占获利。此外尚有未垦涂田约七八千亩，若将塘埭修筑御咸蓄淡，悉为开垦，统计得田万有余亩，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理合据呈详请宪台裁夺批示，以便逐加查勘，设法招徕，筑塘开垦，则海滨废土皆成阡陌，皇恩宪德永昭天壤矣。其陈兰玉、刘元长等可否先为取结给照开垦，俟成田之日丈明升科，永给为业，并候宪裁遵行。

浙江等处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一级高为报明开垦等事：

雍正六年八月初六日奉总督浙江部院管巡抚事李批，该同知申详永嘉县灵昆，距盘石二十余里，系玉环附近海涂，现有开垦熟田三千亩，为永、清两邑绅衿衙蠹隐占，此外，尚有未垦涂田七八千亩，详请批示，设法招徕开垦。其陈兰玉等，可否先为取结给照开垦，并候饬行等缘由。奉批："据详灵昆去盘石止二十余里，系玉环附近海涂，现有熟田可开，仰布政司速饬逐加确勘的数，相度地形，筑塘给垦。其陈兰玉等所认田亩，先行取结给照，造册具报。至此地应否分立塘汛稽察，并饬会营议详核夺。缴。"奉此，合亟飞饬查勘，为此仰厅官吏查照来檄院批事理，立将永嘉县灵昆处所，刻即会同温府逐加确勘，现有熟田可开的数，相度地形，筑塘给垦。其陈兰玉等所认田亩，先行取结给照，造册具报。至此地应否分立塘汛稽察，亦即会营议详，以凭转详院夺，均毋违延。速速。

灵昆定汛

玉环右营黄为议设巡船等事：

本年十月二十九日蒙本协镇顾令牌行，奉本总镇冉宪牌行，准温处道王咨开，准布政司照会：雍正六年九月十四日，奉总督部院李批，本司会同臬司呈详："灵昆处于中流，非泊船移汛稽察之地，温港出入船只，如在北港经由，即赴马道汛挂验，失察事件，悉归新设之玉环营、乐清县专责；或由南港出入，着赴左营蓝田汛挂验，所有失察事件，归镇标左营并永嘉县专责"等缘由，奉批："据议灵昆涂难于泊船，以北港归马道，南港归蓝田二汛盘查挂号，各分营县责成，已为妥协。但今盘石已改陆营，未设船只，且兵额甚少，所有马道及黄华关一带水汛，应否就近归镇标水师派防，抑或于盘石营内添设巡船仍旧管辖之处，仰再移镇营确议复夺，其官伙、厂头应令温处道选充，勿庸另立岙长及赴司领贴，以省纷繁可也。另册候移抚部院衙门备案。缴。"奉此，合即抄看移查，烦照来文事理，希即遵照院批转饬，会同地方官飞查，盘石已改陆营，未设船只，且兵额减少，所有马道、黄华关一带水汛，应否就近归镇标水师派防，抑或于盘石添设巡船仍旧管辖之处，即日妥议，并饬营于敬陈查复等事案内更正，造具汛防文册，着令赍司，一面妥议会复以凭核详院夺，幸勿迟延施行等因，到本镇。准此，合就饬查，为此牌仰该将照

牌事理，即便会同地方官飞查盘石已改陆营未设船只且兵额减少，所有马道、黄华一带水汛应否就近归镇标水师派防，抑或于盘石添设巡船仍旧管辖之处，即日妥议详复，以凭察核，并于敬陈查复等事案内更正，造具汛防文册，着令赍司核详，毋得刻迟，火速等因，到协行府。蒙此，合就转移，为此合用手本前诣贵府，请烦察照来移事理迅查：盘石已改陆营未设船只，且兵额减少，所有马道、黄华关一带水汛应否就近归镇标水师派防，抑或于盘石添设巡船仍旧管辖之处，即日妥议移复，立待转复，计粘详会。查得盘石营所辖灵昆涂汛为温郡商渔大小船只必由出入之处，向缘南北不分，一有失察，往往藉口推诿，以致温镇请将马道汛核驻灵昆，居中扼要，分别船只，设簿查验，拨兵配船巡缉，并议黄华、蓝田等汛亦系采捕出入之口，均应添船派拨兵役协力严查，仍着岙长给簿稽考，每于月终出结送核等因，移咨宪台行司。前司会即移行确查议复去后，今准各复前来，备查灵昆涂汛原属孤峙江中，其南北两港均可由船出入，从前设兵稽察，正于灵昆之北盘石营、马道汛立簿挂验往来船只，其灵昆之南未有稽查，以致遇有失察，南北不分，互相推诿，若不定以画一专司，营船无所适从。但灵昆处于中流，非泊船移汛稽察之地。今温镇议以左营蓝田汛请照盘石营、马道汛一例设船挂号，并委千把派拨文武衙门兵役随潮查验稽察，凡温港出入船只，如在北港经由，即赴马道汛挂验，其失察事件悉归新设之玉环营、乐清县专责；或由南港出入着赴，左营蓝田汛挂验，所有失察事件归镇标左营并永嘉县专责等语。查温镇所议已属明晰，南北既分，彼此均无可诿，似应如所议。其黄华关汛既在马道之下，相隔不远，兹复添船派拨兵役巡查，可以兼顾，令其严察，亦应如所议。至于设立岙长，同属稽别奸良之要务，但今温处道议设官伢、厂头，业经详奉饬行，若于此案再行另立岙长，恐多滋扰，似可毋庸重复另设。况海疆乃该道监司，今应一并统归饬令殷实官伢、厂头实力稽查，仍各赴司请领印贴，以别奸良而杜漏税之弊可也。缘奉宪批会议，拟合详复。

涂　税

国家惟正之供而外，则有税课，计其所入征其所出，民有生业，赋有余赀，益上益下之道也。玉环界在温、台，洋面辽阔，鱼虾生息繁滋，渔民争趋捕捉，沙涂

之利，莫盛于此，因为定则征输。复有巡船防范宵小，其所取之于民者，不过革前此之陋规，而渔民之得以乐业急公者，则自今日始也。志涂税。

论曰：温、台洋面，闽、浙渔民利薮也。每年网鱼捕虾，打鲜钓带，各以其时，亦各以其地，而船又各异其名，岛岙繁杂，千帆丛集，利固易生而奸亦易匿也。向例船傍刊刻字号，篷上大书白字，以别宵小，法良意美。无如营哨游巡，往往阳奉阴违，需索羹鱼规例，泊船内港闲游。雍正五年总督部院查革陋规，量征涂税。温、黄二镇遴选弁目、委员协办稽查，汛至则收牌存官，汛毕则给照同返，不但岙外之奸匪无从而入，即岙内之奸匪亦无从而出。用是奸宄潜消，商渔乐业，诚海洋之善政，不易之良规。若恐收照有勒索之弊，是犹防噎而废食也。前此有黄士蕃、梁迁贤、金素知、朱遗业、叶环如、郑汉文者，占踞海洋各岙，横充私伙，需索商渔，为害匪浅。于是严加驱逐，屏斥群小，设立官伙。行之一年，细为访察，伙人之急公者无几，不便于民者良多，仍行禁革。盖有裨于国，无利不兴；有害于民，无弊不除，始得以无纤毫之遗憾云尔。

台州县埠营汛岛岙

临海县八埠：江下埠　栅浦埠　涌泉埠　家子埠　泗林埠　海门埠　东路埠　连山埠

中营汛岛岙土名：大陈　澄头　主山　下梁　连江　田岙　一江　雀儿　东畿　拍脚　竹屿　鸟磨礁

左营汛岛岙土名：石浦　长乐　汲水　二门　邬山　鹁鸪　林门　朱门

右营汛岛岙土名：外箬　北港　里箬　杨柳坑　零门　吊邦　松门　石桥

温州县埠营汛岛岙

永嘉县八埠：二都埠　三都埠　六都埠　七都埠　八都埠　九都埠　三十三都埠　三十六都埠

乐清县五埠：石马埠　南岸埠　沙岐埠　蒲岐埠　岭头埠

瑞安县三埠：飞云埠　东山埠　梅头埠

平阳县二埠:江口埠　舵艚埠

中营汛岛岙:长沙　洞头　铁炉头　霓岙　北屯屿　天聪岙　状元岙　乌泄嘴　豆腐岩　密岙　三盘　观音礁　渔岙　鹿西　鲳鱼岙　口筐　东臼　大门　松山　黄大岙

左营汛岛岙:南北麂　北策　南策　小南龙　大南龙　白脑门　铜盘山　大瞿山　蓝田　蒲洲

右营汛岛岙:坎门　洋屿　火叉　长石山　冲担　大青　茅坛　光岩　小乌　大乌　大麦屿　梁湾　乌洋　乌星　小门　河田　华钖　蒲岐　峰头　岐头　七里

瑞安营洋汛岛岙:北关　铜墩　绵岙　王孙汛　官山　小护　大护　大渔　小渔　炎亭　石砰　舵艚　琵琶　凤凰山

温洋涂税则例

钓艚船:照杉板多寡定则,每年冬一季,上则杉板肆只陆两,中则杉板叁只肆两,杉板贰只叁两。

商船:照梁头定则,梁头壹丈以内,每尺贰钱;壹丈以外,每多壹尺加增壹钱。

线网鹰捕船:每年春冬两季,上则肆两捌钱,中则贰两肆钱,下则壹两陆钱。

篾捕船:每年春冬两季,上则肆两捌钱,中则贰两肆钱,下则壹两陆钱。

鲊鱼船:每年止收秋汛一季,上则叁两贰钱,中则贰两肆钱,下则壹两陆钱,下下则捌钱。

扈艚船:每年春秋两季,海山搭厂者肆两捌钱,就船采捕减半贰两肆钱。

缉艚船:每年春冬两季,上则贰两肆钱,中则壹两陆钱,下则壹两贰钱。

雷秋船:每年止收秋汛壹季,上则贰两肆钱,中则壹两贰钱,下则捌钱。

单桅船:五尺以上者每年春秋两季,打春船照梁头定则,每尺贰钱;打秋船照雷秋船之例。

健艚船、牵鼻船、长网船、蛛网船、小艇:以上各船如有出洋者,按季每船收涂税银捌钱。

网龙船:每年春壹季,系两船连络者,每对输税捌钱。

乐清各埠渔船每年春秋两季,凡与网龙相上下者,每只输银肆钱。

小门蜻蜓屿壳船，涂税每年共银壹百陆拾两。

台洋涂税则例

闽、浙钓艚：照杉板多寡定则，杉板肆只陆两；杉板叁只肆两；杉板贰只叁两。

闽、浙商船：照梁头定则，梁头壹丈以内，每尺贰钱，壹丈以外，每多壹尺加增壹钱。

内埠鳓艚：春夏贰季照船定则，上则壹两陆钱，中则壹两贰钱，下则捌钱。

川礁虾船小艇：照船定则，每年上则壹两，中则捌钱，下则陆钱。

扦涂船：上则每季贰两，中则每季壹两肆钱。

家子埠渔船：每年每只捌钱。

主山虾船：每季叁两。小艇：春夏壹两，秋冬捌钱。

田岙东机虾船：春夏贰季照船定则，上则肆两伍钱，中则肆两。

一江虾船：照船定则，春夏每只肆两伍钱，秋冬每只叁两。

闽省杉板：春夏壹两贰钱。

大陈、竹屿、乌磨礁虾船，下梁埠：照船定则，秋冬贰季，上则伍两，中则肆两伍钱。

闽省黄鱼船：每只壹两贰钱。

温州网龙船：每对捌钱。

南潭头、龙拖、东洛、西洛虾船：春夏贰季每只肆两陆钱，秋冬无。

马蹄岙、黄礁门虾船：春夏贰季每只伍两，秋冬无。

松门黄鱼船：每年春夏秋叁季，每只每季捌钱。

吊帮渔船：每年夏秋贰季，每只每季壹两陆钱。

拍脚岙虾船：每年春壹季，每只贰两贰钱。

杨柳坑、里箬、外箬、北港各虾船：每年夏秋贰季，每只每季贰两肆钱。

鲊鱼船：秋壹季每只壹两陆钱。

石桥埠渔船：每年夏壹季，每只壹两陆钱。

灵门渔船：每年夏秋贰季，每只每季壹两陆钱。

桃渚、雀儿岙虾船：春夏贰季，每只肆两伍钱。

汲水门虾船：每只每季捌钱。

三门户山鹑胡头:每只每季柒钱伍分。

闽省敲艚:每只每年拾两。

林门:每只每季柒钱伍分

东门虾船:杉板春夏贰季,每只伍两肆钱。

雍正伍年分冬季收涂税银壹千壹拾捌两伍钱肆分伍厘,内温汛收涂税银陆百壹拾玖两伍钱肆分伍厘;台汛收涂税银叁百玖拾玖两。

雍正陆年分收涂税银伍千陆百伍拾贰两肆钱玖分柒厘,内温汛收涂税银贰千陆百叁两柒钱玖分伍厘;台汛收涂税银叁千肆拾捌两柒钱贰厘。

雍正柒年分收涂税银陆千贰百伍拾叁两壹钱壹分柒厘。内温汛收涂税银叁千伍百陆拾陆两柒钱伍分;台汛收涂税银贰千陆百捌拾陆两叁钱陆分肆厘。

雍正捌年分收涂税银肆千伍百叁拾两玖分柒厘。温汛收涂税银玖百壹拾伍两玖钱;台汛收涂税银叁千陆百壹拾肆两壹钱玖分柒厘。

雍正玖年分收涂税银　温汛　台汛

共收涂税银

详请石浦归黄

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张为敬陈查复浙洋等事:

案奉按察使司觉罗白宪牌,奉总督浙江部院管巡抚事李宪牌,照得玉环开垦展复一案,业经本部院具题,奉旨俞允准,有部咨案行该司转饬遵照外,所有议复专设玉环山同知专管事宜,合再摘款饬知,仰司即将玉环词讼命盗事件,饬令该同知照例依限审解该司转解;仍照州县例一体设民壮五十名,看守仓库、监狱,巡查紧要隘口;并添设巡检一员,弓兵三十五员,听候同知差遣巡缉。其招徕太、乐及相近玉环郡邑人民入籍玉环耕种者,应取二县印甘结移送管垦之员编入保甲,至从前潜入玉环居住偷垦私煎之人作何禁逐安插之处,立速查察议详。再玉环地方所存米谷粜卖许运温、台乐、太二县给照挂号查验,毋许私运出洋。倘无照票偷运出口贩卖者,一经捕获,照接济盗贼例治罪。如米出入口岸,官弁不细巡查,或通同徇隐者,参究治罪。玉环各岙搭盖棚厂、挂网采捕、刮土煎盐、私相买卖偷税漏课者,严加稽巡。将渔户逐厂挨查,计厂分则征收涂税,设立官伢、厂

头，以司稽察，仍造具细册报明咨部。一面晓谕经由玉环闽、浙沿海采捕渔船，照例取结刊号给牌，联綜赴玉环查验。如有隐匿疏纵情弊，即行查拿，分别究治。其煎盐之户，亦取亲邻甘结，一例编入保甲，并灶聚煎，官收官卖，毋许私贩出境。所收渔盐课税，均抵玉环现今应用公务，年终分晰造册报部，逐一转饬遵照分别查明核议通详，并饬该文武务各加意稽查，勿得疏纵懈弛，贻误地方，致干参处，均毋违忽等因。奉此，该卑职查玉环命盗案件，遵当依限审解照例奉行。应设民壮、弓兵，亦经照例设立，严饬巡查。所有招徕之垦户愿来入籍者，仍取该县印结备送存查，以凭稽察。至查编保甲，诚属杜奸安民之良法，而玉环尤为切要。保甲行而后偷垦私煎之人益难容隐。其灶户聚煎，仍照例取结编入甲册，使潜行私贩者无从疏纵滋弊。再查玉环所存米谷令其运至温、台附近郡邑粜卖变价，务行严加稽察，给照验放，回日缴照查销，则偷运接济之弊可除。

卑职恪遵宪饬，敢不实力奉行，以副宪台慎重海疆至意。惟是挂网采捕一事，原奉部行，未蒙通饬，无知渔户隐漏课税，习以为常，以致并不赴玉环坎门验照挂号，填注采捕处所，海洋辽阔，人踪不无影射，若不预为防范，非特税课难以征收，抑且奸匪无从稽察，仰恳宪台恩赐转请总督部院咨会闽省督抚二宪饬令沿海各州县，凡渔船请照如系玉环洋汛采捕者，务令赴玉环中途要口坎门验照挂号填注采捕处所，汛毕回籍，仍责令缴照查验，即于船照内载明赴玉环挂号查验，如编玉环字号回籍投验，如无玉环字号严加究拟，庶各船不敢任意潜越，奸匪不致难稽。至温、台沿海各县，并请严饬，将出入渔船户籍一体造册备送玉环查核。

再有请者，石浦、钓艚，查系定、黄两镇交界之所、非预定专属，恐致奸匪混淆偷漏之弊，卑职现今奉饬会同两镇标下官弁稽察，一切渔船征收税银，则凡至石浦采捕渔船，自应尽属黄镇，以专责成，并请宪台转请督宪照会黄镇，以便画一遵循，庶海洋课税均有裨益矣。

征收渔税科则

黄镇左中右营为敬陈查复浙洋等事：

准贵府移开前事备移，届当冬季渔汛之期，希即遴选弁目，驾驶快哨，协同丁役，巡查渔盐各厂偷漏，按则征收税课，面同丁役估允登记数目册报，并稽隐匿纵漏情弊，严拿究治。奉宪严饬，幸勿迟缓等因。准此，随即转行三营守备遵照外，

为查此案，奉本总镇李批本府等详称：本年九月初九日奉本总镇宪牌，前事备仰照依事理，率领守备即保结各本营诚实千把一员，着守备带同前往主山大陈、石塘等处汛地，先将在汛渔船牌照尽行收起，即将船户姓名造册，一面移知玉环厅张，并交在汛收税丁役，一体饬令该丁役即赴玉环，请给小票，分给各船户，以便收税。至应收税数，难以悬定，该将仍遵旧例，按以船之大中小分税之上中下先行议复；一面饬知据实征收，不许刁勒苛求，亦不得以多报少，串通隐漏，该备收照明白造册移厅并交厅委家人之后，先行回营，惟留千把在汛。如再有船到者，该千把尽数收照，五日一次造册移厅，并知会所委收税家人仍报本镇察夺。该弁止许协同稽查，不许经手钱粮。如将船照纵漏不收，以及需索滋弊，察出重究该弁外，原保将、备并干失察误公之愆。仍将船只税银确数，按月造册具报本镇查考，毋违等因。奉此，随即转行三营守备遵照去后。今据本营守备夏承恩、左营守备施扬文、护右营守备事千总王敬复称：遵即选派中营把总一员、左营把总一员、俱各动勤诚实。即按营备具保结，现在卑职等带同前往主山大陈、石塘汛地，候到汛日，凛遵宪檄所指，一一遵行不违外。至应收税银，难以悬定，奉饬仍遵旧例，按以船之大中小分税之上中下先行议复之外，伏查从前主山大陈、石塘等处收钓船规例，不论船之大中小俱以每只收银四两，后又以船之杉板多少为定，如大船有杉板四只者，收银六两六钱，中船有杉板三只者，收银四两四钱，小船有杉板三只者，收银三两三钱，此旧例也。至雍正二年概行禁止。今将从前旧有规例改入正项，新设玉环征收抵充经费，荷蒙本镇宪念切税务攸关，诚恐营弁丁役胡行勒掯刁难需索偷漏，故特选委干弁诚实之员协同稽查，此慎重经费之至意也。檄行遵照旧例议复。今职等谬议按船之大中小、杉板之多寡，每只照依续后旧例上中下举行。大船有杉板四只者，收税银六两六钱；中船有杉板三只者，收税银四两四钱；小船有杉板二只者，收税银三两三钱。再有贩带客商，船只有大小之分别，装货有多寡之不等，其向来规例每只一次或八钱或一二两不等，难以议定，并为声明。抑更有请者，分给各船户小票，若候牌照收齐，方令收税丁役赴玉环请给，恐延时日。各钓船未有凭据，碍难采捕。可否先移玉环预为请给，庶得收牌一张，即给小票一张，俾渔民便为采捕，不致愆期，裕课便民，不无小补，理合同保结呈复等情。又据左营守备施扬文复称：遵查本营洋汛上府石浦一汛，原系钓船聚集之区，缘系定、黄交界之所，所有税务业蒙本营张副府赐详前任总镇方转详督宪批示，属定、属黄未奉批示。今蒙檄饬拨员协收钓船税务，请候批示属黄

之日，出具保结拨员协收，一一祇遵宪行事理不违外，合先呈覆等情前来，据此复查无异，随转具保结，现在合先议复，为此备由同保结具呈等缘由。奉批：已据详照会玉环厅矣。今奉前因，拟合移知，为此备移贵府，希将小票预给丁役赍带来黄，饬令给发渔户，征收税课，幸勿迟缓。

收税平色

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张为饬委事：

本月初八日在准黄岩总镇李照会，内开：查时际新秋，正届渔期，办公全课之候，本镇莅黄之日，即行三营饬查旧例，选拨诚实干弁赴汛查船收照，协同稽察去后。今据该游击议详前因，除左营石浦属定属黄候督宪批示日另拨饬遵外，所有主山石塘、大陈委弁稽查缘由，及应否预行给单随时收照给捕，并按船之大小、杉板之多寡并贩带船只之货装收税各数目合并照议，为此照会玉环厅查照来文事理应否照行，星飞确复，以速饬遵照施行等因，承准此等因，呈复在案。随承准赐复，内开：银色平水，向来平戥低潮有名无实，若今定以库平足色，似非所以招徕鼓舞之意，惟平以天平，水以九六七，如六两六钱者，以六两为正赋，以六钱作火耗等因，承准在案。理合备录照会咨呈各缘由，咨呈镇台，伏祈俯赐察核咨呈温镇。

塘洋后垵即属本山

原任严州府桐庐县正堂加二级张，为详请宪示等事：

准贵县关文，蒙本府宪牌转奉布按二司宪牌，奉督抚二院准黄岩镇咨详，各岙设伙招民搭厂输税归公，并玉环塘洋、后垵等处，毋庸取结原由，会同确议详复一案到县。准此，为查玉环附近各岙向有商渔大小船只千余，往来洋面，聚集各岙，多则数百人，少则百余人，匪朝伊夕，习以为常。地棍冒充私伙，潜地兜收涂税，坐享无税之利。现在所住棚厂，俱系搭盖多年，私伙引类呼朋，亦非一姓，奸良莫辨。敝县委垦玉环，因各岙禀送陋规，敝县严加禁止，复念若辈谋生已久，不忍遽绝其业，兼之新复之地公务浩繁，详令照定海征收涂税之例，输纳税银，以充经费，设立官伙，兼司稽查。其水师哨船有巡查之专责，往日按季具结，尽属虚

文，今玉环既奉展复，垦民云集，文武衙门驻扎玉环，与垦民休戚相关，原辖各汛更当严加防范，查验船照，务必面貌人数相符，填明采捕停泊处所，俾昼则出洋捕捉，夜必傍汛歇宿，回棹之日，联樥并返，一船有犯，同帮并究。仍照进口船只之例，某县某号船照、船户某个、何日到岙、何日出口，并不致容隐无照之船与船照不符之人在汛，如此具结，则外来奸匪既无自而入，纵内有奸宄，亦无从而匿，海洋愈加宁谧，商民胥庆安堵矣。所有塘洋、后坟二处，原属本山，即今设立文武衙门，已成内地，似此二处毋庸取结，拟合移复。

详请稽查网龙定额征税

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张坦熊，为敬陈查复浙洋等事：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蒙署布政使司程宪牌，本年十月二十四日奉总督浙江部院管巡抚事李批本署司呈详，网龙船只在玉环采捕，不许远涉外洋，梁头以五尺以下为准，止许单桅，水手不得过十人，并送永邑渔户清册等由，奉批："玉环未经展复之前，洋面禁止采捕，是以各船止输梁头关税。今新已垦辟，渔户听往彼处，获利较前数倍，故酌议网龙船只每对仅收涂税八钱，并将从前给照陋规每船至五钱一两者，尽行革除，于渔民有益无损。其不往玉环采捕者，原未强之使去。至各处船名虽有不同，而往玉收采捕之例则一，亦难任其借名推诿，仰再确查核议另详。缴。册并发。"奉此，合亟粘抄饬议，为此牌仰该同知遵照院批事理，立将各船听往玉环采捕，获利较前数倍，酌议网龙船只每对仅收涂税八钱，并将从前给照陋规尽行革除，各处船名虽有不同，而往玉环收采捕之例则一，即速确查妥议详司，立等转详院夺，毋得迟延，致干催提等因。蒙此，该卑职遵查网龙船只每年三、四、五等月采捕冰鲜，七、八、九等月打鲞各岙，余月贩货，往来联樥，遍行洋面。向年海山禁止采捕，此项船只本县给照，则胥吏征其规例，私出外洋，则汛口索其羹鱼，渔民非无所出，究之无补正供。从前营船多泊内港，何曾各岙稽查？今总督部院李题请展复玉环，革除陋规以充经费。汛发则捕鱼，收网则归岙。总镇游守严饬营汛，有坐汛游巡大哨不时防范，复有协收税务快哨常川稽查，俾岙内之奸匪无自而出，岙外之奸匪无自而入。现今海宇共庆敉宁，渔民乐业已久，惟有网龙船只温郡永邑最多，每船水手共六七人，独驾则便捷如飞，并驶则横行莫御，玉环艰于查察，收税十不及一。卑职所以详请归县征收，实缘各

船籍隶本邑，可以按册稽数，族保邻佑连环互结，则稽查最为严密。况每对税银八钱，较各船为更减，渔民免贡陋规，亦乐从而非苛也。蒙总督部院批准在案。惟是政善则益国而兼以利民，弊除则归公而难以便己。自来胥役、旗长每船索取二三两不等，今则量给纸笔三分，焉能饱其私囊？是以诡捏渔民张幼卓等名诳呈，而永邑偏听；蠹胥藐玩宪批，慢不征收，朦胧混详，反复宪案。夫以盈千累百对之网龙遍历海洋各岙，凡船皆报稽查，而网龙不得过问，众渔尽乐输公，而网龙偏遗化外，是网龙等船不反为藏垢纳污之薮乎？总之温、台洋面自北极南千有余里，岛岙邃繁，渔艇丛集，本易藏奸，前此陈尾诸案，经年始决，近日温、台沿海肃清宁谧，缘总督部院怙冒海隅，众渔乐业，约束綦严，而奸匪潜消也。仰祈宪台俯赐转详饬着温之永、清，台之临、宁等邑，凡有网龙船只照例输税，其余各处船名虽有不同，而洋面采捕则一，一体册报征收，毋许借名推诿，则委员不致制肘，渔船难以偷越，旗长、胥役无所施其技俩，城工可竣，海疆益固，仰沐宪德于无疆矣。

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为敬陈查复等事：

案署布政使司粮储道副使朱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总督部院管巡抚事李批本署司呈详：台、温二府渔船往玉环采捕，每对输税八钱，再分则征收，应如江守所请。往玉环采捕各船梁头小者，完银八钱；中则者，完银一两二钱；大者完银一两六钱，详候示行等缘由。奉批："网龙渔船以及前往玉环采捕之小船，凡系两船连络者，俱如详，饬令每对输税八钱，赴县请照印戳，径往委员投纳。如不往玉环洋面者，听其自便。私自偷越者，即以漏税论。其余单行渔船，查该同知前详，原会分别大小船名议定税则，每季上纳一次。伊等俱在海山搭厂采捕一季之久，渔息甚溥，断无空船而回之理。台府所议止云大中小三等，不曾开定梁头丈尺，殊未确切允当。仰再查明，另行分析妥议详夺，以凭出示晓谕遵照。缴。"奉此，合就粘抄饬知。为此仰厅官吏查照宪批抄详事理，立即移行经收渔税文武各员并沿海各县遵照。嗣后网龙船只以及前往玉环采捕之小船，凡系两船连络者，饬令每对输税八钱，赴县请照印戳，径往委员投纳。如不往玉环洋面者，听其自便。私自偷越者，即以漏税论。其余单行渔船，台府所议不曾开定梁头丈尺，殊未确切，即速再行查明，分析妥议另详，以凭察核转详院夺等因，计粘抄。奉此，该卑职查得玉环征收涂税一案，荷蒙黄岩总镇李饬行各营，查出弁兵之陋规，减半定则，以充玉环之经费，文武协同按则查征。渔船以杉板为则，有杉板四只者，收涂税银六

两六钱；杉板三只者，收涂税银四两四钱；杉板二只者，收涂税银三两三钱。以两为正，以钱为耗。商船以梁头为则，一丈以内，每尺收税二钱；一丈之外，每尺加税一钱。上无碍关税，下不为重科，照则乐输，已经四载，商渔安业，海宇敉宁，每年造册咨部，似可无庸另议，致滋纷更。惟是温之永、清、瑞、平，台之临、宁、黄、太八县，无杉板之网龙采捕各船，盈千累万，肆游洋面，惯行夹带，若不藉收税以为稽查，恐奸良不一，难免藏垢纳污。是以玉环文武亦同一例稽查征收，单行者，输税四钱；成对者，输税八钱。今台、温两府议称，如台、温二府属渔船在内港采捕，应请循照旧例止令输纳梁头关税，若往玉环采捕，虽船名不同，获利数倍，且将从前给照陋规尽行革除，于民有益无损，是应遵奉宪批，每对输税八钱等语。卑职伏查玉环同知所管之洋面，与玉环参将所管之洋面不同，武员职司巡哨，故参将所管之洋面，东分乐清县洋面三分之一，西分太平县洋面三分之一。文员职司税务，故同知所管之洋面，东以温之永、清、瑞、平为界，西以台之临、黄、宁、太为界，若以台、温二府所属八县之洋面为内港，必以玉环参将所管之洋面为玉环，则所分乐、太二县三分之一洋面，原无船只，税从何出？总之玉环一山与永、清、黄、太等八县公同海面，船只相通，原无塘坝为界，故无所为内港之别。一旦强分为内港，尽为免征，是外省之商、渔船只前来八县采捕者，玉环文武得以稽查征收，而本地网龙等船，恣游八县洋面者，偏遗化外。且外省之商、渔查除，弁兵之陋规归公一半按则乐输，而本地网龙等船亦为查除，该官衙门以暨胥役、旗长之陋规定则四钱，妄思免脱，不惟无以服外省商、渔之心，且恐将来商、渔各船俱以八县洋面非为玉环所辖，势必群起效尤，不服稽查。合无仰请宪台檄饬温之永、清、瑞、平，台之临、宁、黄、太等八县，查明何塘何坝为该县之内港，该县所管洋面之内，何处为玉环之洋面，每年换照之船若干，无照之船若干，不愿往玉环之船若干，愿往玉环之船若干，据实造册呈送宪核转发，庶温、台收税之委员得以按册稽查征收，不致在洋争竞滋衅，而奸民亦不敢藉口内港尽行遗漏，且令本省八县之船只有所稽查，而玉环相通之洋面永无意外之虞矣。为此备由另缮书册具申，伏乞照详施行。

总督部院李批：玉环同知之衔冠以温、台，凡两府八县洋面渔税，皆其统辖，较该营之仅与邻汛分界者不同。前批不往玉环采捕之处，乃指不系温、台属县洋面而言，非于此中又烦分疆界也。况从前原因营汛弁兵勒索陋规过重，是以大加减革，定为输税轻费，此外不许分纹需索。闽省采捕各船，无不欢欣乐从，何独本

属网龙小艇每对止输税八钱者，抗违成法，纷纷渎详，致烦案牍！仰布政司查照原行，秉公定议详复，以清尘案，毋任偏徇誉滋扰。缴。

详开霓岙铜盘等八岙

温处道王为详请海山各岙一例开采等事：

案照温州内洋霓岙等八处，业经本道会同总镇边具详院宪，请一例开采。查此内霓岙，系永嘉县所管，大瞿、白脑门二岙，系乐清县所管，铜盘、南龙二岙，系瑞安县所管，北关、官山、琵琶三岙，系平阳县所管地方，已经檄行各该县遵照，速即于所管岙口各选择岙长一名、官伢一名、限文到三日内报复。

温处道王为详请海山各岙一体开采等事：

雍正六年八月十一日奉总督浙江部院李批，本道呈详霓岙等处，先经本道详明充作玉环经费，随分拨单书会同汛弁前往征收，当据各渔户情愿按照玉环之例分别认税。据该单书陆续呈缴前来，通计每船认纳渔税至今，止共征收银二百七十四两。一面遵奉宪批尽数发交玉环同知收库，以充公务应用。至各船现在各岙采捕，统听营汛稽查，其余并无续到之船。本道已将前拨单书撤回本口，此后应归玉环一体征收，以臻画一，祈宪檄行该同知遵照，会营查察征收等缘由。奉批："据册存核，余如详，并归玉环一体征收，饬令该同知会营查察遵照，另册转送抚都院衙门备案。缴。"奉此，合就饬知。为此仰厅官吏查照来文宪批事理，即将霓岙等处并归玉环一体征收，该厅会营查察缘由，知照毋违。

盐　课

海滨之民刮土私煎，遍行洋面，妨引病商。玉环展复，兵民交集，食盐在所必需。且率土皆民，不便遽绝其业，暂时官收官卖，搬移家口以安其身，请免灶役以抚其心，则又皇仁宪德之施恩于无外，而益得悠然聚处，以衣以食，相生相养于无事之天也。志盐课。

塘洋八灶，每灶四锅；后垵十灶，每灶四锅。雍正五年分收盐叁拾柒万柒千柒百叁拾玖斤；六年分收盐陆拾叁万贰千叁百捌拾伍斤；七年分收盐玖拾万玖千柒拾贰斤；八年分久雨，收盐肆拾柒万肆千柒百贰拾壹斤；九年分收盐……。共收盐贰百叁拾玖万叁千玖百壹拾柒斤。每盐壹百斤价银伍钱，贰钱伍分归灶户以为人工饭食之资，贰钱伍分作经费以为官役俸工之需。雍正七年正月详请归商，议归乐邑长林场，而商人屡催不至，仍暂行官收官卖。

详禁私煎改设官灶

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张坦熊，为查复浙洋等事：

奉布政司宪牌，本年二月十三日案奉巡抚都察院李宪牌饬委，即赴玉环山，会同太、乐二县逐一确查料理妥协详报等因。奉此，该卑职遵查奉宪委办玉环所有一应事宜，除经陆续详报外，查玉环山塘洋、后垵地方，向有民人在地私煎，枭徒偷贩，本欲即为详禁，但思既蒙募民开垦，添兵保障，则食盐为必需之物。随经移会太、乐两县取具各户亲邻族保甘结，填牌给照，一体编入保甲，着令并灶聚煎。卑职随时通变，因地制宜，暂为权宜之计。官给本于灶，令其煎烧，官收官卖。止在本山卖与渔户、居民，毋许贩卖邻境。陆路每盐一斤给本贰厘伍毫，每斤卖银五厘。伏思鹺法虽当配引行销，温、台两府各县引票久有成额，今玉环系新开之地，自应另补课饷；但孤悬海外，斥卤之区变幻靡常，烧停不一，惟时当亢旱，滴卤可煮，亦止用食锅滤土澄水，所出仅供一方之用，不能远资邻封商贩，非比内地场灶可以设厂添盘招商配引。请候开垦完毕，丁有定数，比照崇明、定海计丁派引充课征收，以为永远之例。

再查玉环新开田亩，必须经营水利，卑职逐细查勘，有东青、西青、琛浦、青塘、后湾、沙岙、后垵、塘洋、大普竺、小普竺、大麦屿、小麦屿、大古顺、小古顺等处，俱须建堤塘以捍其冲激，则咸潮不能入，设陡闸以时其启闭，则淫雨不为灾。各浦口大小深浅不一，采木购石人工饭食，为费不赀，请将盐斤余利暂为河渠塘闸之需，工完造册报销，候计丁派引之后，将充课银两归入正项。庶上不动支库项，下有利于民生，公务克全，私枭永杜，裨益实非浅鲜矣。

卑职管窥末议，是否妥协，仰祈宪台俯赐批示，以便遵行。

详渔盐余息应归玉环协济

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张坦熊，为敬陈查复浙洋等事：

窃照玉环塘洋、后坟两厂所产盐斤，前奉宪檄卖给渔户，其各邑厂灶出盐虽多，各商销引甚少，故内地之盐止行于陆路，不行于洋面。今玉环少船运给而渔户出口必经汛哨盘查，现在温、黄两镇郡协将乐、太、黄、永等邑盐斤按船派销，永盐直运于北麂，太盐坐销于石塘，黄盐遍行于石浦，乐盐发卖于坎门、三盘，不留一处为玉环行盐之地。卑职伏念各邑固属归公，而玉环亦充经费，现在玉环建设城垣费用浩繁，赖有沙水渔盐出息帮公，一旦海盐尽归各邑，玉盐行陆路，城垣大工何以克竣？欲令二者并行不悖，查各邑厂盐卖于陆路价止三钱，卖于海洋价值五钱，除归还本息银三钱外，余息二钱协济玉环。仰祈宪台察核，俯赐恩准饬行乐、太、黄、永均拨协济玉环，庶城工得以速竣，而海疆之防范益加严密，文武军民均沾宪德之高深矣。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浙江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又兼理两浙盐务加六级纪录二次又军功纪录一次李，为知照事：

本年七月十二日据该同知申详敬陈查复等事一案缘由到院，据此除详批发外，所有批语合行知照，为此牌仰该同知官吏照牌事理，即便遵照施行。批：协济玉环城工，亦属海疆要务。但渔盐余利除归还课本息银外，实有盈余若干，黄岩镇会同台州府速行查议详夺，一面速行办理。其乐、永二县渔盐所余利息，亦迅即移知温属镇府一体议详，勿得迟误。仍候抚督部院批行。缴。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浙江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又兼理两浙盐务加六级纪录二次又军功纪录一次李，为查议事：

照得台、温二所盐务废弛，引目壅堕，本都院设法整顿，发帑收盐拨商销卖，专交镇府督同办理在案。今查沿海各岛屿渔户所卖盐斤，有赴温、台二处支领者，亦有赴玉环地方运买者，更有用船装载送往者，彼此交发，俱无一定章程，不但渔户无所适从，亦且难以稽考，且恐致有影射夹带，诸凡未便，合行查议。为此牌仰该厅官吏照牌事理，会同台、温二镇府并乐清营副将，立将各处盐贩并渔户

等某处之人应赴某县某场支配发卖，抑或持照指定地方运送，其玉环之盐应否就近归并长林场一同卖销之处，逐一开列地方，计道里之远近，产盐之多寡，分明疆界，公同妥议，何者为便，画一详复，听候批饬遵守，庶无混淆，便于稽察，勿刻迟延。速速。

查议灶丁

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张，为查议事：

准台州府江为前事，准温州府关内开，本年九月初六日蒙盐驿道王宪牌，据该府申详塘垟、后垟等处丁课一案缘由到道，据此为照。玉环开辟事宜，久经督部院详细筹画，列款条奏，部复奉旨遵行。内中盐税一款，奉准部复开：盐为必需之物，玉环为新开之地，且孤悬海外，斥卤之区，所出仅供一隅之用，不能远资邻封肩贩，非同内地场灶添盘招商配引者可比。着令并灶聚煎官卖，止在本山卖与船户居民，毋许贩卖出境，其盐本外所余者，暂时留充公用，一俟规模已定之后，即编全书，将盐课归于两浙盐政项下奏销等因，转行该府遵照在案。是玉环煎盐灶丁应输课银，目下则留充公用，将来则应入奏销，久蒙督宪条议甚明，初无遗漏。且两浙各场向来灶丁应完课银，因光丁赔累不堪，已于雍正四年钦奉谕旨清查改归荡地征收，以苏苦累在案。夫通省向有之丁银尚蒙恩旨归地征收，岂有玉环新辟之土独征丁课困此穷丁乎？夫为政当知大体，玉环新辟之区，自应留心抚字，宽恤民力，岂宜锱铢必较，以失招徕之道？若云既无丁册可核，则将不辨官私，不分民灶。查玉环孤悬海外，所煎盐斤止能在于本山卖与船户居民，不能贩卖出境，非比内地田地有官私之别。况煎盐自有灶舍，有舍便有灶丁，则是民是灶判断甚明，何云不能分别？又查雍正六年十月内藩、臬两司会详督宪文内一款开：一、查禁各岙搭盖棚厂私灶偷漏设立厂头稽察造报，据玉环同时申请，查玉环附近各岙，采捕鱼鲜各有其时，亦各有其地，四季俱有渔汛之时，按岙佥点厂头令司稽察，渔汛一毕即搬移回籍，难以一定等因，现在饬令该丞造明官伢并盐厂头灶户各姓名清册，按季呈送，应俟送到转呈查核等因，详奉督宪咨部在案，则彼地久经设立官伢、厂头专司稽察，而灶户姓名又令按季造册呈送，业已稽查详密，井井有条，而该府尚云无册可核，不辨官私，不分民灶，岂非背谬？凡此皆因玉环地居海外，该府等相距既遥，不能灼知情势，又未细查原案，而惟悬空揣摩，所以如

此舛错。本道前此行令该府等会同玉环同知查议，盖因该丞身在地方，则一切情事知之既正，言之自确耳。今该府等既不公同定议，而惟凭臆见，宜乎舛错之甚矣。除详批发外，合再饬议，为此仰府查照来文，即将此案会同台州府暨玉环同知确加查议，务期上符定例，下协民情，并移该同知将现在设立厂灶户若干及官伾、厂头、灶丁姓名，逐一开造印册三本，一并具文议详，切实详复本道，以凭转详宪夺。事关久远章程，慎勿草率从事，干咎未便，等因到府。蒙此，合就移知等因到厅。准此，为查玉环塘洋、后坎二厂计一十八灶，每灶用小锅四口，滤卤煎烧，涂面浅窄，出卤有限，非若内地场灶可以用盘添灶者比；又多属本山农民，煎盐交官之外，仍完本户丁粮，再若计丁加课，则新招穷民必致歇业，本山兵民食盐何出？且原议每煎盐一斤，卖银五厘，一半作课，一半作煎烧人工饭食柴薪之本。一加以丁，则工本内又须按丁加扣，所有计丁加课，伏希恩免。至所卖盐银，俟经费满日，归于盐政项下。今准前因，合将二厂厂头、官伾、煎丁花名清册移送堂台核转。

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加二级纪录二次张，为查议事：

案奉盐驿道王宪牌，据温州府申称，塘洋、后坎丁课一案移准台府、玉环同知复称：玉环新辟之地，塘洋、后坎二处煎丁，俱系别县穷民，甫集煎烧，半完丁课，半作柴本，若又按丁加课，恐星散歇业，祈请恩免；卖盐银两俟经费满日归于盐政项下，合将送到丁册转送。再台府、玉环离温各有四百余里，会衔详复，往返需时等情到道。据此，查此案自应会议加看具详，以便核转，合亟饬行，为此仰该同知遵照，即便会同台府立将此案丁课速即定议，加具切看，联衔详复本道，以凭转详院夺等因。奉此，为查玉环新展之区，兵民食盐为必需之物，塘洋、后坎二处煎丁俱系别县穷民，甫集煎烧，半完丁课，半作柴本，若按丁加课，势必星散歇业，兵民均有食淡之虞；况查总督部院原题部议内开："玉环孤悬海外，斥卤之区，所出仅供一隅之用，不能远资邻封商贩，非同内地场灶可以添厂添盘招商配引者可比，应将煎盐之户取结，并灶聚煎，官收官卖，除盐本外，所余者造册申报，以充公用。"是玉环煎丁难以比照内地一例按丁起课之处，已经详悉声明，似无庸悖违原题而另行置议者也。前经具文申复，缘奉道宪饬行，会同堂台定议，联衔详复，拟合牒知。

水　　利

从来养民首重农田，而农田必先水利。谓夫蓄泄有资，即可以备旱潦而无虞。玉环负山濒海，水利视他处为尤急。幸陂塘陡闸旧有故址，余为次第疏浚修筑，水旱已可无虑。今届城工伊始，雷雨大作，于塘洋、后垟之间冲成河道，以便舟航，斯又利之开自天者。第恐民情好逸恶劳，守初创之规模而不时加修浚，未可为有备无患之道也。因详书于此。志水利。

天开河有赋，载艺文　塘洋河　瑶岙河　金箕河　正岙河　能仁河樟岙　寿昌河十四都　江心河　三峡潭岙口有三溪之水合流　楚门南塘　塘洋塘　芦岙塘　西青塘　陈岙塘　里岙塘　古顺塘　普竺塘　后湾塘　南塘陡门　塘洋陡门

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张坦熊，为德厚民生天开河道事：

据垦民华天如、陈士祥、姚以忠、殷必贵、陈哲贤、郭士荣、林君表、张凝睿、高显章、张志启、陈宇近、陈秋水、张文田、林文益、蒋秉振、徐子宾、杨以昆、吴克明、李文质、董陈政等呈前事："窃如等居住海滨，生齿日繁，常虑田少人多，衣食罔出。伏蒙皇上恩准督院大老爷题复玉环，俾如等穷民无田者有田，无衣者有衣。我等小民妇子无不歌颂皇上至圣至仁，从古未有。惟是玉环东则海涂淤陷，西则峻岭崎岖，不独城垣巨石转运为艰，即商贾小民亦多未便。不意今年七月初一日既二十一日两次雷雨滂沛，于塘洋陡门之外，冲开河道一条，直通后垟浦口，城工甚便，商贾甚便，兵民甚便。因思皇上乃万古未有之圣人，故上天亦开万古未有之奇瑞，凡我兵民商贾人等，莫不欢忻鼓舞，共祝圣寿无疆矣。为此连名具禀"等情。据此，卑职随即亲往勘验，果见昔年海涂，顿成今兹河，广见者鼓舞称异，闻者踊跃趋观。计河长一千三百二十丈，阔二丈三四尺至三丈一二尺不等，小汛约深六七尺，大汛约深一丈三四尺不等。当此城工伊始，带水有崇山之隔，官民值束手之时，乃于七月初一日历午未申酉戌五时，暨二十一日历午未申酉戌亥六时，雷雨时行，河源忽启，载石巨舟从天开河道径达陡门，另换小艇直抵环城，其便于城工者甚钜。商民往来，岭高涂陷，跋涉维艰，今舟楫可通，其便于商民者甚

钜。至若八桨快哨改泊后坟浦内，出哨最捷，追擒尤易，其便于巡防者甚钜。是岂人力所能为，意想所得到者？此皆我皇上敬勤天民，宵衣旰食，帝德广运，祥开千数百丈之长河，天心协应，显著亿万斯年之奇瑞。倘早开于数百年之前，或迟开于数十年之后，沧桑或有；乃正开于奉旨开垦之日，且正开于城工将兴之始，今古罕闻。更当雷雨滂沱之际，正值官民兢惕之时，不谓于民无损，而且于民有益，其为盛世嘉征，诚亘古所未有，而圣德感天，亦极亘古所未见也。泽被兆姓，庆由一人。卑职率同文武兵民商贾人等望河叩贺，无任踊跃欢忭。现在雇觅画工绘图，另送宪电，伏乞照详施行。

总督部院李批："据详雷雨冲成河道，利益城工民生商贾，深可庆幸，仰署布政司饬令绘图查明详核，另册候移督监二部院衙门备案，仍候观风院批示。缴。"

藩宪朱批："天开千尺长河，便民舟楫，亘古之所未有，仰见圣朝德盛化神，祥征瑞应，官民胥庆，远近蒙庥。速即敬谨绘图详送，以凭核转，仍候各宪暨臬司批示。缴。"

臬宪刘批："圣德弘敷，天心感应，以故山川效灵，于塘洋陡门之外忽开河道，不费民力而兵民永便，诚万古未有之庥征。仰速绘图详送，仍候各宪暨藩司批示录报。缴。"

温处道宪批："新垦之地，城工将兴，忽尔河道天开，殊为嘉瑞。仰候据情转报，仍候各院宪暨藩臬司、宁绍道批示。缴。"

粮宪署藩宪朱批："据详玉环新开地方，雷雨冲开河道，城工商民均叨利益，诚亘古未有之嘉详。仰候藩司会核详题，仍候各院宪暨司道批示。缴。"

杭嘉湖道宪王批："据详城工将兴，河源忽启，诚圣德感孚，天心协应。仰候各部院暨两司粮道批示。缴。"

盐驿道宪王批："据详城工将兴，河源忽启，此诚圣德感孚，天心协应。仰候各院宪暨两司粮道批示。缴。"

新筑楚门南塘说

楚门，太平之屏障，亦玉环之要津。昔人于此筑城以御寇，更于此筑南塘以防潮水之内冲，计甚周也。查建议之始，支正供钱粮，役六邑民夫，其利害之所关至大，而功之不易成可知。自沿海一带皆奉迁徙，南塘因以隳坏，今玉环既奉展

复，则楚门急宜经理。奈何任咸潮冲决，使沃衍肥饶之区，竟成斥卤沮洳之地哉！爰以筑塘之议，上请宫保制府李公，幸蒙报可。于是集贫民之丁壮者给以口粮，使竭力修筑，而本省殷实之家自备口粮以襄事者，许完功之日听其入籍垦种。仰荷天子之声灵，宪德之远荫，于八月潮生之候，潮汛半月不至，由是垦民踊跃鼓舞，揽揭齐举，凡阅六月而工竣。然而新筑之塘体犹单弱，骤焉临以海潮之全力，势不足以相御，此功粗成而终圮也。余乃复募民夫，培垫数尺，其工视向有加，以为此可以当其冲矣。然历时未几，而潮水奔激湍悍，塘外又间多坍缺。岂事之难成而功之不可卒图固如是耶！余为反复计处，知数百年久废之塘，一旦欲重建以御至险不测之潮，洵非浮土衰草之力所能胜也。因知石塘为上，草塘次之，土塘最下，为之辇石砌于其外，使实而坚。适值春来，霖雨如注，内塘亦多坍塌，星即培草增宽，使内无罅隙之可乘，凡长五里，堤面横阔一丈有奇。自此南塘之形势亘如长虹，举洪潮巨浪不能损其毫末。使楚门万顷之田转成膏腴，翳塘之力。雍正八年五月初九日蛟水陡发，六月初五日飓风大作，边海之陂塘陡闸俱经毁坏，而楚门南塘屹然无恙，此以见成事虽在天，而防患终在人也。使待其溃决而始加功，势已晚矣。何如计患于未然而早为之所，庶用力少，为费廉，而其收功乃更钜乎。大抵陡闸虽建，夏雨秋潮，皆足为意外之患。而海中蝤鳗又往往穿齿于塘脚，使不得常固。向令习知水性之人每年两次潜探，见有洞隙，即以狼机草和蜊灰、泥土填实其中，又择勤谨之塘夫轮年防守。水有大小而闸之启闭随以浅深，则虽有骤至之雨、倏来之潮，亦必不为患，而蝤鳗侵蚀之弊亦自此绝矣。予故备述塘之所由成与夫害之所当择者于此，以见成之固难，防之正不易也。后之君子，于春秋农隙时勤加之意，则南塘之为利当益溥矣。

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为敬陈查复浙洋等事：

窃照楚门南塘，卑职于雍正五年奉宪循照古迹动支经费督筑告成，已蒙宪台核请题销在案。其塘内腴田万亩亦陆续报垦，各柱垦民靡不鼓腹含哺，咏歌皇仁宪泽。卑职自告竣以来，每岁于秋汛之前，捐资与修一次，于塘身之外增砌石坎一层，以防冲激。而又分派塘夫轮流防守，请设闸夫以时启闭，保固已逾三载。即上年六月初五日飓风洪潮，陡闸亦获全安，浦面堤身较原报册内加宽三尺，加高二尺。惟是创始维艰，守成宜慎，筹画贵乎周详，定制期垂经久。伏查河工海塘均有岁修之例，今楚门南塘内蓄山水，外御洪涛，利害攸关，更非浅鲜，若不随

时修葺，安能历久无虞，合无详请宪台俯允，自本年为始，每岁兴修一次，统于奏期造册报销，庶有备无患。为费廉而收功实钜，将膏泽与环山并峙，恩波偕浙水同流矣。

奉署理浙江布政使刘宪牌，雍正九年一月十六日奉总督部院李批，该同知申详楚门南塘请自本年为始，每岁兴修一次，统于奏期造册报销等缘由，奉批："各属沿海塘浦闸坝甚繁，多无岁修之例，未便奏报。如有坍损，即当详明，随时拨动渔税公项估修。仰布政司转饬遵照，另册候移抚部院衙门备案。缴。"奉批合就饬遵。为此仰该同知官吏查照宪批事理，如有塘浦等项坍损，即行勘估详明，以凭转请拨动渔税公项修筑，毋得违误。

建　置

古者设都分邑，首事营建，如城垣、仓库、官廨、营房，其最大者。而先农坛宇，则奉旨特建，聿彰重农之钜典，关庙祀典方隆，城隍功令攸系，皆宜缔造以弘规制者也。余奉委督理版筑与疏浚并兴，朴斫偕涂茨齐举，今幸以次造成。雉堞耸峙，庙宇巍焕，署房壮丽，新疆之景象如是，则万年之巩固可卜矣。志建置。

玉环城：城楼肆座，东曰靖海；南曰镇远；西曰永清；北曰宁涛。盘诘厅叁所，每所叁间。水门壹座。炮台肆座。城垛陆百柒拾伍个，每垛宽壹丈叁尺捌寸，城垣周身壹千伍百叁拾柒弓肆尺伍寸，积算玖百贰拾贰丈陆尺伍寸，共壹千捌百肆拾伍步叁分。古法伍尺为壹步，计伍里零肆拾伍步叁分。东西月城叁拾捌丈玖尺。

玉环古城在仙人山，今名老城头。明洪武二十年徙居民于腹里，今城脚尚存。

楚门所城明洪武二十年信国公汤和筑，今圮。

东岙寨城旧有广盈二仓，计十五间，今废。

治前铺　琛浦铺　金钿铺　隘山铺工食俱太、乐二县支领。

公　署

朝廷设官分职，予之以禄，复授之以居，非徒以燕息怀安而已。处斯室，当思天威咫尺也；登斯堂，当思民岩可畏也。忧愈大而心益小，志虽适而身日勤，职思其居之意，岂曰身为人上遂可忽诸？志公署。

同知公署肆拾玖间。中青岭下，楚门过峡，金水行龙，癸山丁向，兼子午三分，内堂亥卯未局，外堂申子辰局，前对天马，后坐华盖，左榜右旗，正合图经，因卜吉于此。大门叁间，大堂五间，二门叁间，库房壹间，册房壹间，土地祠叁间，六房陆间，卷篷叁间，二堂伍间，耳房陆间，宅门壹间，住宅伍间，厢房陆间，厨房叁间；栅栏、鼓亭、旗杆、照墙。

仓廒肆拾玖间：大门叁间，仓堂叁间，平房叁间，仓廒肆拾间。

禁狱拾陆间：内监拾间，羁候叁间，看守叁间。

巡检公署拾陆间。

参将公署肆拾叁间东青山下：大门伍间，二门叁间，大堂伍间，两廊陆间，二堂叁间，住房伍间，厢房陆间，厨房叁间，栅栏、鼓亭、旗杆、照墙。卷篷叁间，耳房肆间。

左营守备公署贰拾间东青山下：大门叁间，大堂叁间，两廊陆间，住宅叁间，厢房肆间，厨房壹间。

右营守备公署贰拾间中青山下：大门叁间，大堂叁间，两廊陆间，住宅叁间，厢房肆间，厨房壹间。

千总贰员公署各捌间。

把总肆员公署各捌间。

火药局陆间东青山下。

演武厅叁间西门外。将台、旗杆、照墙。

营房柒百捌拾伍间，内：左营营房贰百捌拾捌间存城。右营营房贰百伍拾陆间中青山下。后垟营房叁拾间；塘洋营房柒间；天开河营房叁间；塘洋台房叁间；水孔口营房叁间；西潭营房拾肆间；车首头台房叁间；坎门营房贰拾间；里岙营房伍

间；鹭鸶湾营房伍间；小碟营房伍间；小碟台房叁间；大古顺营房叁间；大陈岙营房叁拾间；大麦屿营房叁间；百蹬渡营房叁间；连屿营房叁间；普竺营房伍间；南大岙营房伍间；西青营房拾间；东青营房叁间；沙岙营房叁间；后湾营房叁间；芦岙营房叁间；琛浦台房叁间；琛浦营房伍间；楚门渡营房伍间；楚门所营房贰拾伍间；梅岙营房伍间；洞林营房叁间。

祠宇[亭阁](附)

关帝庙：大门叁间，正殿叁间，启圣殿叁间，匾额天地正气，联题圣启新疆崇俎豆，神游沧海树纲常。

城隍庙中青岭下：大门叁间，正殿叁间，两廊陆间，寝宫叁间，匾额鉴观在上。联题祸福无门人自召，隐微虽伏我先知。

先农坛祠东门外：正殿叁间，大门叁间，配房贰间。

玄坛阁壹间东青山下。

张老相公庙叁间后坟。

陈实四相公庙叁间。

天后宫坎门、西青：正殿叁间，两廊贰间，头门壹间。

杨府庙西青。

庄六相公庙壹间塘洋，相传猎神。

夫人庙壹间求子者其应如响，庙圮基存，今新建，塘洋。

土谷祠挂榜山。

三官堂叁间洋岙。

元搏庙沙岙。

张老相公庙在三峡潭。雍正五年有神托梦庙祝，告以将归玉环；玉环既复，屯民见神灯往来不定，于是建宇塑像，额曰"敕封护国惠民灵应玉环圣帝"，神灯遂熄。

杨府庙梁湾。

灵山寺在十四都。

梵音堂在十八都。

灵佑庙在十五都章岙。

文昌阁珠帘岛下。

船亭环山胜境溪北。

护国寺

青观亭，匾额澜漱舫。联题泛虚心鉴水，茂对德如山。

职　官

朝廷建官分职，所望于臣下者綦重矣。玉环初复，民固新附之民，兵亦新集之兵，职斯任者，将何以称厥职乎？《书》言"同寅和衷"，《诗》言"靖共尔位"，其尚各体此意，使桑麻咸遂，刁斗不惊，务令远至迩安，庶无惭国家之保障云尔。志职官。

同知：张坦熊，字男祥，号郎湖，湖广汉阳府汉阳县人。康熙辛卯科举人，初任浙江严州府桐庐县，于雍正五年三月初一日委办玉环垦务，于雍正六年六月初九日升任。

收税官：綦纹试用知县。雍正七年七月委收温汛涂税，十月调署武义县。

王良谷太仓州廪贡生，由保举委署试用，雍正七年十一月奉委接收温汛涂税。

汤大用常州府武进县人，由监生保举委署试用，雍正八年十二月接收温汛涂税。

吴廷沄试用县丞，雍正七年七月委收台汛涂税，十一月调赴楚省。

潘重庚山东济宁州人，试用州同，雍正七年十二月奉委接收台汛涂税。

李琰保定府人，监生，台州府临海县县丞，雍正九年四月接收台汛涂税。

协办城工试用官：傅珏奉天府开原县人，雍正六年选拔考验委署差遣试用，于雍正八年五月初十日委办城工，兼理塘洋盐场。雍正九年三月委署东阳县事。

总督部院管巡抚事李宪牌：案照本部院题请展复玉环山一案，经部复，奉旨俞允，除经行该司钦遵外，所有添设同知一员管玉环事务，至应需一切吏役人等，应照各府同知之例设立，以供办事差遣，合行饬议等因。奉批，该卑职遵查各府同知人役定例，止设典吏二名，门子二名，捕快八名，皂隶一十二名，灯夫二名，轿伞扇夫七名。而玉环同知衙门，奉督宪题定钱粮命盗一切词讼以及考试俱令管理，况将来民人繁衍，耕读之中，必有贡监吏员起送考职等事，贮谷仓廒，各岛岙稽查收税，运载盐米船只又不无修造等事，且建造土堡尤属大工，无一不需胥役

承办。论名不过玉环一山，按实过于简小州县，吏役人等若悉照各府同知之例，恐案牍供办不敷，设立吏书，似应请照州县之例，庶案件可以分任而承办亦有责专。查太平县乃中县也，《全书》额载吏房吏二名，书二名；户房吏二名，书二名；粮房吏二名，书一名；礼房吏一名，书一名；兵房吏一名，书一名；刑房吏一名，书一名；工房吏一名，书一名；铺长房吏一名，书一名；承发房吏一名，书一名；架阁房吏一名，书一名；又库子四名，狱卒八名。皂隶除原设十二名外，应添四名，其余民壮奉文设立，门快轿伞扇夫遵照督宪原题各府同知例设立。所需吏书与库子、狱卒、皂隶等役，可否循照县额？仰祈宪台俯赐核转，庶创始在于一时，定制永垂奕禩，而卑职之现沐恩施，已非浅鲜矣。

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一级高，为敬陈查复等事：

雍正六年八月初七日奉总督浙江部院李批本司呈详温台玉环同知衙门应需吏役请照中县之例增设等缘由，奉批："玉环孤悬海外，非孔传邮道，其铺长房吏书二名，似可不设，余如详行，另册候送督部院衙门备案。缴"。奉此，合行抄详知照。为此牌仰该同知即便遵照将铺长房吏书似可不设，其余典吏一项，查按房科名数召募良农，照例取结送司以凭详充。其胥役人等，开造花名年貌着役同该地方官印结申送核转，计粘抄。该本司查得新设玉环同知衙门应需吏役人等应照各府同知之例设立，行据该同知张坦熊详称，玉环地方过于简小州县，该同知管理钱粮命盗一切词讼需役办理，若照各府同知例止设典吏二名，不敷承办，援照太邑中县之例，分别房科经制，吏房吏二名，书二名；户房吏二名，书二名；粮房吏一名，书一名；兵房吏一名，书一名，刑房吏一名，书一名；工房吏一名，书一名；铺长房吏一名，书一名；承发房吏一名，书一名。并设库子四名，狱卒八名。皂隶除原设十二名外，应添四名，具请前来。本司查雍正三年八月内奉前署院案准部咨放县各役名数，宜照部额或冲繁万难措办详明量增等因在案，今该同知管理玉环地方，据称过于简小州县，所有吏书以及库子、狱卒、皂隶人等似应照中县之例增设，详请核示。

祀　典

祀典详于祭法，肇于《虞书》。古人日星水旱岳渎山川以时享祀，所以邀神庥而庇民社也。玉环初辟，祀典阙如，因为请建祠宇，灵爽是依，黍稷馨香，春秋昭报，悉遵定制，备物告虔，罔敢私派屠沽，取索铺家，希图扣克，以干民怨而重神怒，庶几庙貌维新，一方之保障攸赖，乡祀不忒，神明之呵护式凭云尔。志祀典。

社稷坛：西门外双凤溪西，岁以春秋仲月上戊日致祭，用羊二、豕二、帛二、爵三、登一、铏二、笾四、豆四、簠二、簋二、乐用鼓吹。

风云雷雨坛：西门外双凤溪东，岁以春秋仲月上巳日致祭，用帛七、羊三、爵三、登一、铏二、笾四、豆四、簠二、簋二，乐用鼓吹。

厉祭坛：城外中青之北，岁以清明、中元、十月朔致祭，先期导迎城隍神位于坛正中，设无祀鬼神位于坛下，其祭用羊二、豕三、果四、羹饭、冥衣，乐用鼓吹。

关帝庙：雍正三年三月内九卿议复给事中李兰条奏敕封正神之先世事一案，关帝三代俱封为公爵，于关帝庙后殿安设神牌，照文庙崇圣祠之例，每年春秋致祭二次。关帝庙特加爵号，每年除五月十三日前殿照牛一、豕一、羊一、帛一、果品五盘。后殿系公爵，不用牛只，余悉照前殿。其春秋二祭，照文庙之例，前殿牺牲用牛一、豕一、羊一、笾、豆各十、帛一，后殿牺牲用豕各一、羊各一、笾、豆各八、帛各一。

先农坛祝文："维雍正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某某朔越某日，某某等敢昭告于先农炎帝神农氏之神、先农厉山氏之神、先农后稷氏之神：伏惟尊神，创修嗇事，奠厥世宇，播时百谷，垂法万古，俾免艰鲜，式勤耒耜，功同覆载，泽遍黎庶，今兹仲春，谨以牲帛醴韭粢盛庶品敬陈明荐，尚飨"。

先农仪注：是日穿朝服，至先农炎帝农坛，鸣赞禀。鼓初严，鼓再严，鼓三严，执事者各司其事，陪祭官各就位，主祭官就位，瘗毛血迎神，行三跪九叩头礼，奠帛行初献礼，诣盥洗所洗毕，诣酒樽所，司樽者举幕酌酒诣先农炎帝神农氏、先农厉山氏、先农后稷氏神位，跪奠帛，再奠帛，三奠帛，献爵，再献爵，三献爵，叩头，兴；诣读祝位跪，众官皆跪，读祝文毕，叩头，兴；复位，行亚献礼，诣酒樽所，司樽

者举幕酌酒诣先农炎帝神农氏、先农厉山氏、先农后稷氏神位前跪，献爵、再献爵、三献爵、叩头，兴；复位，行终献礼，诣酒樽所，司樽者举幕酌酒诣先农炎帝神农氏、先农厉山氏、先农后稷氏神位前跪，献爵，再献爵，三献爵，叩头，兴；诣饮福受祚位，饮福酒受胙，叩头，兴；复位，行三跪九叩头礼，彻馔送神，读祝者捧祝，司帛者捧帛，各诣瘞所，望瘗焚祝帛，复位，礼毕。

耕藉仪注：诣耕藉所排班，班齐，中宪官监事，农正官正器，诣耕引赞引往东土，行初推礼，躬耕者恭行初推之一，躬耕者恭行初推之二，躬耕者恭行初推之三，复位，行亚推礼，躬耕者恭行亚推之一，躬耕者恭行亚推之二，躬耕者恭行亚推之三，复位，行终推礼，躬耕者恭行终推之一，躬耕者恭行终推之二，躬耕者恭行终推之三，复位，农正官受耒，礼毕。

物　产

古者治民，先教树畜，《禹贡》一书，方物咸登，虽地土各有其宜，产息各以其候，而无不关于生民之自用者也。玉环初启，栽植较他郡为稍减，而地气旺相，滋生比别区为易茂；所有水陆草木之华，鸟兽鱼鳖昆虫药饵之属，不能备载，只据所见所闻，悉志之以供采择云尔。志物产。

谷之属　稻有早红、晚红、水红、缩头、早老、疏赤、洛阳青、湖广白、金裹银诸种。麦有大小荞三种。豆有油带扁绿蚕诸种。黍有秫有软。稷有粳有软。芝麻生用泻火，熟用润肠。

蔬之属　苋、茄、瓜有冬、王、甜、西、稍、香诸种。白菜、姜、蒿、苔如发而生海涯，随潮浮来，潮退拾之。油菜、笋、蕨其菜为蕨，根可屑粉。薯蓣、萝卜、葱、韭、蒜。

药之属　紫苏、百合、山药、薄荷、菖蒲生石罅者曰石菖蒲，叶细，波泽者曰水菖蒲，叶大。薏苡仁、苦参春生夏凋，花黄，结子作荚，根味至苦。卷柏丛生石上，以叶似柏卷，故名。半夏独茎生，皮黄肉白，一名守田。细辛白者良。土名马蹄香。天南星二月生，苗似荷茎，两头相花，五月间开花黄色，七月结子，穗似石榴子，根似子而圆。天门冬杜诗作天棘，其藤柔弱轻盈，冬夏生白花，秋结黑子，俗呼贯藤，其叶似荆芥。车前子丛生，大叶长穗，俗呼虾蟆皮。益母草俗呼野天麻、土黄连。芝木芝，生树旁。茵陈叶似香薷，两头尖，方梗，烹茶最凉。有山茵陈、家茵陈二种。鹿含草叶止二三片，形似波菜，有毛无茎，高二寸许。猴姜亦名毛姜，入药。

花之属　牡丹一名玉楼春。芍药、兰蕙一花而香浓者为兰，花多而香清者为蕙。千日红、金钱、迎春、瑞香一名睡香。凤仙亦名金凤。玉簪、菊、紫荆、蔷薇红紫黄三色，枝有刺。鸡冠各色俱有，历夏秋三季，佛家所谓波罗密是也。杜鹃有红紫黄白各种，四季俱开，千叶者名杜鹃，单叶者名映山红。栀子、桂有木樨、有丹桂。茉莉、水仙遍岙丛生，清芬袭人，丁冬木本，夏秋红子遍树，芙蓉、荼蘼、蕹粟、芭蕉。

竹之属　凤尾竹直干多节如蔗，长叶似蕉，有刺，结子黄形色，垂如粟。苦竹、紫竹。

草之属　茅用以织壁，坚硬胜竹。蒲生陂泽中，似莞，扁而有脊，可食。茜生山谷中，三棱，可染绛色。候潮草叶间有荚如榆，潮至则开，潮退则合。苕可为帚。凤尾草、棉花。

木之属　梅有红白二种，又一种名绿萼梅。桃有千叶、单叶、碧桃、绛桃各种。杨梅有红白二种。杏、葡萄、樱桃、荸荠、甘蔗春种冬成，其汁煮之成糖。茶、松、樟四时不凋，夏开细花，结子质理坚致，膏为樟脑。钓樟本名豫樟，豫樟与樟二木也，生至七年，乃可分别。其叶捣汁，用热水冲兑胶粘，乃可和灰合砖，牢不可破。枫厚叶弱枝善摇，其叶经霜即红，所谓"霜叶红于二月花"也，其脂为芸香，合香入药。其皮可作香料。冬青号万年枝。柏实为鸡头子，液如猪脂，压油为烛。秋时红叶可观，土人呼为乌桕。柳其叶下垂，细者名西河柳。黄杨、棕榈亭亭直上，节节生棕。石楠四时不凋，腊月抽芽如木笔，花如绣球，树老则冬结红子。乌江栗不凋，亦生栗房而无实。青栗又有白栗、红栗二种，青栗心带青色，白栗心白，红栗心红；青栗叶大而有刺，白栗叶差小，红栗叶又小，皆无实；青栗材最良，白栗次之，红栗又次之，皆不凋。山机乌不凋，又名林子，叶如茶匙，结黑子如蚕豆，又如乌那饭而有核，亦可食。乌那饭不凋，可烧白炭，银匠必用之。其子如胡椒，黑色，亦可食。锦漆不凋，多节。又一种多刺者名拣漆，可烧白炭。虎豆叶如豆，荚内有小豆，入药。山桃叶长有毛，花如桃，紫色，不结实。枪岩红叶尖。花萧六月间花粉红色，结黑子可染网，网入咸水不数日即腐者，染之可用经久。樊叶可拌盐淹蜇鱼皮，叶捣汁可染网。万年青不凋，结子如鸡心，黑色。墨栀不凋，花似茶花，叶如冬青，皮似杉，红心作桌匡，其皮可毒鱼，出在小陈岙。水荆树似梨，结黑子如豆，不可食，剪其枝可以接梨。山黄荆叶似枫而有杈，结黑子如胡椒而尖，可屑粉煮食，入药消食下气。山查不凋，多刺，结红子可食，亦入药，其根亦入药，并治杖伤。生栊杠可作栊。山椒大合抱而高不过六七尺，不花而实，如山查，不可食。土漆皮如桃树皮，粘着人手即发肿，若刀疮见血，捣此皮敷之即止。牙皂。

鸟之属　鸡、鸭即《尔雅》所谓舒鸭。鹅《礼》所谓舒雁也。鹊俯鸣则阴，仰鸣则晴。雉即《书》华虫。鸠斑色，方言曰鷓，又一种色不斑，人以其鸣为耕候布谷。黄鹂《诗》所谓仓庚也，俗呼黄莺。鹌鹑列子云蛙变为鹑，又云鼠亦为鹑，善斗，人以网取之。鸲鹆畜其雏，剔其舌，可使能言。翠碧毛可为饰，呼为红翠。画眉眉白如画，善鸣好斗。鸬鹚口中吐雏，畜以捕鱼。鸥腹白翅青，随潮上下。百舌一名孟桑，春初作百鸟鸣。潮头鸡随潮食鱼，白色似鸡，而扁嘴，重不过八两。

兽之属 牛太牢。羊少牢。猪、豹、野猪一名毛猪，即封豕也。箭猪亦名刺猪，其毛能射人，中间黑色，两端皆白。怒则俯身放箭，猎狗遇之，满面被伤。其箭可作簪锥之用。鹿、麂似鹿而小，无角。狸有香狸、九节狸二种。香狸形似羊而小，有力，食果谷，尤善食蟹，皮如白狐。九节狸毛斑作九节色。猴、獭山獭大如猫，其毛如灰鼠。黄鼠毛可作笔，皮可为帽。又有松鼠，不适其用。

鱼之属 鲈、黄花鱼一名春来，亦名鲛鱼，又名余鳞。春月生子，声如群蛙聒耳，渔人听声收网。郭璞《江赋》所谓"鲛鱼顺时而往还"也。听声之法，以竹筒测之，知其头向上，即用网如匹布两头收合，无不就擒。若头向下，即皆从水底逸去。然四时皆有，春夏用网，秋冬用钓。以松门伏鲨为佳。验鲨之法，伏鲨两翅相交过头，出伏则不过头，至秋冬则散开而不相交矣。石首鱼以首有二枕骨如石故名，冬月名报春，三月名鲛，八月名桂花、石首，四、五月名黄鱼，出在北洋、乌洋，渔市凡三汛。鲥身扁而短，色仓无鳞无鲠，以其首锐广尾细有镖故呼鲥鱼，本名鲳鱼。马蛟身圆而狭长，色斑无鳞，谚云"山食鹧鸪獐，海食马蛟鲥"言其美也。鲨胎生无鳞，以砂为鳞，取其皮可以砺木器，亦可以饰刀鞘，有十八种，曰白浦、曰黄头、曰白眼、曰白荡、曰青顿、曰乌、曰牛皮、曰狗、曰鹿皮、曰鳐、曰鲈、曰燕、曰虎、曰犁头、曰昌、曰丫髻、曰刺。鲻身圆长而鳞鲻黑。鳎身如青髓，骨柔无鳞，俗名鼻涕鱼，干之即名龙头鲞，以其头大眼口似龙，故鱼止数寸，得龙头之名。用竹网逆潮张取，潮长潮落可张两次。以矾盐渍干。带鱼无鳞，身长而薄，扁长似带，故名。首尾相衔而行，钓得一尾即可兼得数尾。钓法：用大绳一根，套竹筒作浮子，顺浮洋面，缀小绳一百二十根，每小绳头上拴铜丝一尺，铜丝头拴铁钓长三寸，即以带鱼为饵，未得带鱼之先则以鼻涕鱼代之。凡钓海鱼皆如此。钓期自九月起至二月止。谓之鱼汛，渔利甚溥。鳗无鳞多涎，腹白嘴青，有雄无雌，以影漫鳢而生子，故名。大者重五六十斤，其齿甚毒，钓者得之，先杀而后取之。冬月带多鳗少，春月鳗多带少。又一种形似箬，名獭鳗。章巨正名踞螸，俗讹呼章鱼，小者名望潮，郭璞《江赋》"踞螸森衰而垂翅"是也。形如算囊，足如飘带，长二三尺，故俗又呼八带鱼，圆前如剥壳鸡蛋，无鳞，土人呼涂螵，目在腰，腹在头，口在足之总，每于潮退时张口向日，雀往啄之即合住，带缠雀羽不能飞动，又呼海和尚，性最寒。又一种曰钻管，脚短无钉。乌贼状如水囊，无鳞，口傍两须若带，风波少急，以须粘石为缆。其腹有黑，奸人以此书券，逾年则销。皮中有骨，名海螵蛸，可治金疮。性嗜鸟，常仰浮水面以饵鸟，鸟吃之，其带粘鸟翅不能飞，咽吮其血，故曰乌贼。寄踞似乌贼而小，口目背有粉红色，有绿点。魟胎生，圆如簸箕，尾长五六尺，如皮鞭，无鳞无鲠，止脊骨一条，亦可煮食，尾根有刺一条甚毒，取插树上，虽大木一年即枯。身滑多涎，贴涂而行，渔人以绳系木缀钓十数枚，向涂摆画，一钓着鱼，即众钓攒聚，拽而得之，重五六十斤。其肝可熬油，点灯甚亮且不碍目，惟灭灯时有腥气。机匠用之，取其着轴不浸开也。有锦、黄、白数种，黄者尤佳。鲨味美多脂，有乌鲨、黄刀鲨之别，三月者曰桃花鲨，最佳，郭景纯《江赋》云"鲛鲨顺时而往复"，盖谓石首与此也。箬鱼其形似箬，又名鞋底鱼，海中极大者名曰鳎鳗。鲅鱼形圆似石首，无鳞，色紫黑，口在腹下，尾长，身有刺能毒人，胎生数十随母而游，遇大风浪俱伏藏于母腹，息则复出。其名不一，曰鲛、曰锦、曰黄鲅、曰班鱼并、曰虎鲅、曰牛鲅。去其皮之沙煮烂与鳖裙同。鹳嘴鱼无鳞而小，嘴长如鹳。弹涂常在泥涂中跳跃，故又名跳鱼，味甚鲜美。红鱼与金鱼相似，大者长二三尺。

介之属　鳖龟、蛏、蚶、江摇柱、蛤蜊候风雨，能以壳飞。鲞似蛤而长，有毛。螺其类甚多，有一种白壳斑如火炙，僧家吹以召鬼。虾其类亦多，大者重半斤，号对虾。又蚕虾，去壳如蚕。扁虾，形扁，最小，纯皮无肉，曝乾名虾皮；纯肉无皮者名曰虾米。石砌形如龟脚，故土人直以龟脚呼之，于海中山岩附石攒生如花丛，半截带壳微青，肉红色，软毛，《南越志》称"得春雨则生花"，郭璞《江赋》所谓"石蜐应节而扬葩"也。牡蛎一名蠔，亦附石生，煅其壳即蛎灰也。蝤蛑八足四螯，随潮退壳，一退一长，内亦随潮而生，潮大则虚，小则满，重一二斤。滚塘似鲇而身圆，有齿，好人蝤蛑穴中任其钳咀，滑软无伤，候其退壳而食之，故又名蝤蛑虎。蟹其类甚多，一种名横甲，其钳一大一小，重一二斤。又一种俗呼霸王蟹，壳如人面，红色，两颧微耸，眉目毕具。一种带毛者名螃蟹，东坡所谓"蟹微生而带糟"，即此蟹也。又小者名彭越，《尔雅》所谓鼓蜎也，又一种名彭蜞，性极寒。最小者俗名青蛹，亦呼蛹觜，其钳亦一大一小。蛇一名水母，又名虾助，水沫结成，圆扁如盘，黑色，盘上正中生头，稜缺如鸡冠，重与盘等，头生八足，又生八小鸡冠，无口鼻腹脏，以小红虾为眼，虾惊跳去即不能动。渔人刮去黑皮，并去其头，即如粉皮之状，以水漂两次，再用盐拌矾淹之，不能得矾，即以矾树叶代之，又名鲊鱼，俗呼海蜇。又江蟹入海喜食蛇。一钳即死，故渔人所得蛇多则蟹少，蟹多则蛇少。鲨背如覆釜，腹紫红色，骨眼在背，口在腹下，八足血色如靛；子嵌肉中，大如椒，酱之可藏，长尺许，类棕榈梗，雌常负雄而行，故谓之鲨媚；随潮觅食，潮退即伏涂中，渔人视其尾迹，掘得其一则其偶亦相去不远。蛤每一潮生一晕，海滨人以苗栽泥中，候其长然后取，谓之蛤田。淡菜蛤类，一名夹壳，附石而生，壳黑色，肉黄带毛，生细珠，煮去其壳，不着盐而乾之，故以淡名之。沙蒜似土蚕无头，大如光参，多用醋制方能去腥，味亦鲜美。鲨似鲤而微带赤色。鲫海鲫鱼，十余斤，一名橄榄鱼，闽人以是为敬神之物。人鬼眼壳硬如铁，绿色，肉如蛤蜊。

虫之属　海马形如马，出水即死，从小虾中拣出之，可入药。螳螂绿色长臂。蜩《诗》"五月鸣蜩"，本生土中，夏则登木而蜕，秋鸣为蝉。萤腐草所化。虾蟆大者名石麟。蛙。

特开玉环志卷之四

军　制

国之有军旅，所以坊民社而资捍御，临事固赖折冲，而平日亦资防护。水陆各有专司，汛防各有定守，船只、器械、火药均有成数，制綦重也。玉环四面环海，外逼大洋，直隶、山东、江苏、闽、广，四通八达，不特稽查防御，为玉环之障蔽，温、台之藩篱，亦且扼要据冲，为全浙之屏翰金汤也。因详列于志，寓以警心，司是任者当思以尽心图其实效，逢□□□，预为悉备，训练教习尤贵精熟，斯于海疆庶有裨也。志军制。

参将壹员、左营守备壹员、右营守备壹员、千总贰员盘石壹员、太平壹员。把总肆员俱盘石营改调。功加伍员、外委千总壹员、外委把总伍员、教习外委把总叁员、百总捌名、管队贰拾名、什长拾壹名。有马战兵叁拾伍名，内：太平营壹拾贰名、乐清营壹拾名、大荆营壹拾名、温协营叁名。无马战兵捌拾玖名，内：太平营贰拾叁名、乐清营贰拾名、大荆营贰拾名、温协营陆名、盘石营贰拾名。水战兵壹百肆拾伍名俱盘石营水兵抽调。守兵叁百柒拾六名，内：太平营捌拾肆名、乐清营柒拾名、大荆营柒拾名、温协贰拾贰名、盘石营壹百叁拾名。水守兵贰百伍拾肆名俱盘石营水兵抽调。战哨八桨船共贰拾只：右营分管战船捌只，快哨贰只。左营分管八桨肆只，沿边巡哨。温镇分管快哨肆只巡查三盘、东臼、黄大岙、灵昆等处并收税之用。黄镇分管快哨贰只以为巡哨收税之用。晏字壹号、贰号系水艎船，船身捌丈玖尺，梁头壹丈捌尺，每船配兵捌拾名；晏字叁号系赶船，船身陆丈，梁头壹丈伍尺伍寸，配兵陆拾名；晏字肆、伍、陆、柒、捌号系双篷舢船，船身肆丈伍尺，梁头壹丈壹尺，每船配

兵叁拾名；晏字玖、拾、拾壹、拾贰号系快哨船，船身肆丈柒尺，梁头壹丈叁尺伍寸，每船配兵拾余名；八桨船肆只内黄岩分管贰只。晏字拾叁号、拾肆号、拾伍号、拾陆号船，船身肆丈，梁头柒尺，每船配兵陆、柒、捌人不等。

大汛（陆汛）：后坟汛、西潭汛、坎门汛、楚门汛、大陈汛。

大汛（水汛）：坎门汛、长屿汛以上二汛，千把总轮防，两月一换。

小汛（陆汛）：塘洋汛、塘洋台、水孔口、车首头、里岙汛、东青汛、西青汛、洞林汛、梅岙汛、楚门汛、琛浦汛、芦岙汛、下湾汛、沙岙汛、南大岙、普竺汛、连屿汛、白磴渡、大麦屿、大古顺、小碟汛、鹭鸶湾。

小汛（水汛）：大岩头、梁湾汛、黄门汛、乌洋港、大青山、小青山、茅岘山、方江屿、小门山北本营汛，南温中营。车首头、分水山、横址山北本营汛，南温中营。女儿洞、干江、冲担屿、沙头、洋屿、大鹿、小鹿、披山以上俱题定本营水汛止。

左营额设大小炮共肆拾陆位，内：红衣炮捌位。发贡炮捌位。劈山炮伍位。百子炮壹拾陆位。行营炮伍位。子母炮壹位。

右营额设大小炮共捌拾捌位，内：发贡炮贰拾位。劈山炮贰拾位。百子炮肆拾位。行营炮伍位。过山乌贰位。子母炮壹位。

左右营额设备存火药捌千斤。

团　练

团练之设，自古有之，惜乎其法未备，而其后亦寝弛。今者，圣天子海隅一统，规模宏远，加意复古，遍设团练，俞训谆谆，务收实用。玉环深山大洋，水陆纷错，尤所宜亟。总督部院李题请设立民壮五十名，又弓兵三十五名。守斯土者，循名思义，贵图实效，当不徒备差徭供驱策虚糜饷粟而已也。志团练。

论曰：文员之有团练，犹武员之有兵伍也。假令奉行故事，召募齐全，而于步伐止齐战胜防守诸法置焉不讲，则原题营兵以固其外，团练以固其内，其谓之何？然而其道有三：一在乎用器械也。器械有弓箭、有长枪、有鸟枪。三者之中，鸟枪为最。除经制派拨弓箭二十名，长枪十名，尚有鸟枪五十五名。火药须法制而无误，器具以常用而愈工，手法以时练而益惯，扼要制胜，莫善于此。一在乎习阵法

也。古人阵法，如太极、如八卦、如梅花长蛇、如双龙出水，天圆地方，阵各不一，无非于整齐严肃之中极变化敏捷之妙而已。一在乎识水性也。地近海滨，港汊夹杂，能陆而不能水，其气必怯，则夫浦口之深浅、潮汛之长落、风候之时宜、以及泊船创驶之法，岛屿险彝之区，一一谙习于平时，则我顺而彼逆，我熟而彼疏，不又可以万全而无患乎？三者备而后可以言团练矣。间尝考诸传记，自古名将于水陆防范各事宜，深切著明，彰彰具在，因是采择编录，其于团练军制不无小补云尔。

海 船 说(附)

戚继光云：艟艚比苍船稍大，比海沧更小而无立壁，最为得其中制。但水兵人技皆次于陆，设使将水兵教练遴选亦如陆兵，而后登之舟中，则比陆战加一舟险，其功倍于陆必矣。司寄者何惮而不为哉？

苍山船，首尾皆阔，帆橹兼用，风顺则扬帆，风息则荡橹。其橹设于船之两傍腰半以后，每傍五枝，每枝二跳，每跳二人，方橹之未用也，以板闸于跳上，常露头于外。其制以板隔为二层，下层镇之以石，上一层为战场，中一层穴梯，而下卧榻在焉。其张帆下碇皆在战场之处。船之两傍俱饰以粉。盖卑隘于广福船而阔于沙船者也。用之冲敌，颇便而捷。温州人呼为苍山。铁苍船最小，旧时太平县地方捕鱼多用之，水面上高不过五尺，加以木打棚架，亦不过五尺。里海必用苍船，以此船吃水六七尺，海潮中可以摇驰而快便。

八桨船，止可供哨探之用。

艚艚船，制自台、温，民人运装米谷到关，船身宽大，行使稳重，外洋往来，巨浪不畏，但不能如乌船之疾速耳。

渔船，于诸船中，制至小，材至简，工至约，而其用为至重，何也？以之出海，每载三人，一人执布帆，一人执桨，一人执鸟觜铳。布帆轻捷，无垫没之虞，易进易退，随波上下，为瞭望所不及。

沙船，能调戗使斗风，然惟便于北洋，而不便于南洋。北洋浅，南洋深，沙船底平，不能破深水之大浪也。北洋有滚涂浪，福船、苍山船底尖，最畏此浪，沙船却不畏此。北洋可抛铁猫，南洋水深，惟可下木碇。

唬船，头尖艄锐，舱阔桨多，风顺扬帆，风息荡桨，吃水不惟止三尺，尤惯走远

洋。体式低小，虽无冲犁之势，进退殊捷。

叭喇唬船，底尖面阔，首尾一样，底用龙骨直透前后，阔约一丈，长约四丈。末有小官舱，舱面两傍各置长板一条，人坐向后而掉桨。每边用桨十枝或八枝，其疾如飞，有风竖桅用布帆，桨斜向后准作偏柁，亦能破浪，甚便追逐哨探。

哨船，头高艄阔，篷大橹多，瓯海渔人惯用。远赴深洋捕钓，戗驾便利，追逐疾速。

网梭船，定海、象山一带沿海地方俱有之。其形如梭，猫竹桅，布帆，仅可容二人冲风冒浪，专入大洋抵下八山，取壳菜、紫菜、打鱼之利。舟至山麓，二三人将舟抬置滩涂以避风潮，若欲西归，仍抬舟下水。但可为哨探之用，乃鱼船之至小者也。

网船，形似织梭，内容二人，前后用二人，以罩罩之，风浪大可拖至涂上，且不能覆。吃水七八寸。此可走报，或用之里港窄河，动以百数，每只内用鸟铳二三人，蜂集蚁附，沿海沿涂而打之甚妙，一舟不过一金之费耳。

三板船，凡福建艟铁沙船，各有一只附系艄后，日逐山岛取水及送碇、渡人上下之用。

唐顺之云：冲突小船之说，滩浅处多钉暗桩，薄皮船遇之必碎，此一说也。先发制人一着，惟有望斗上做工夫，然必须以利使人，惜不得银子。每夜船一只望斗人一夜给与银一两，使一夜常有人坐在斗上看其动静，虽月黑之夜，若抬船、撑船未必无一把、两把火光，我船便可做手脚，不患于大船赶人不上也。且月明之夜，望斗上纤悉必见，正与彼四层望楼是对手。至于小船、叭喇唬、八桨船，宜多置铳手，即不战亦宜量与给赏多布之。八桨、叭喇唬中火器既多，来便死打，又有望斗内人先报其动静，不患于小船制人不下也。一只船望斗人每夜与银一两，毫厘不可少。就是一月浪费银三百两，亦说不得分毫，不可与人克落，必使望斗人一一得实惠。

仇俊卿云：地有南北，时有冬夏。自春徂夏，则时多南风而利于北行；自秋徂冬，则时多北风而利于南行。彼瞰其时，辄乘风连云以出洋，我当其冲，欲逆涛破浪以邀击，未必其势之便也，盍亦随时以应之。时乎北风，必于北道之防以遏其冲，而以南舟曳于后而追之，其居中间各寨湾之舟，又从傍递出而击之。时乎南风也，亦如前法，或遏于前，或蹑于后，或击于傍，此亦迭肆之法，长蛇之势。

俞大猷云：或问兵船官造与私募孰便？曰：造易而修难。虽督造之官，用之

海上，冲风激浪，不旋踵必议修矣。修船之弊岂止万端。议修之后，搁岸日多，浮水日少，以之守港则可，以之出洋追捕则全不足恃矣。在官府不能立无弊之法，在民间不能克不可制之情，天下古今岂有视官物为己物者哉。此惟熟于海务者自知之，乌得而尽言！或曰：民间安有许多私船可募乎？曰：厚之以税，使逐利之民争造新船以应募，何患其不多？责府县以及时给税，责船户以及时修整，则经年累月皆有坚船可用。然则用官造之船以守港，用私募之船以追捕，则如何？曰：必若是，然后攻守适其用也。

闽、广、浙、直船制各异，而不知其所以异者，由于海势之不同也。广东船制两旁设架，便于摇橹；福建船制其旁如垣，其篷用卷，便于使风；浙、直船制平底、布帆，便于荡桨，此船制之异也。所由然者，福建海水最深，各汛地俱近外洋，一望无际，纵有海岛，如浮沤之着水耳，故有风时多，无风时少，顺则使风，逆则饯风，此福船之所由制也。广东自出五虎门，上及大鹏，下及北津以西，俱有海屿，或断或续，联络于外，商船往来多从里海，且风气和柔，全仗摇橹，此广船所由制也。浙、直海水深处固多，浅处时有，近岸平沙或数十里，潮长水深寻丈，潮退仅可尺许，故叭喇唬、沙船专事荡桨，此浙、直之船所由制也。若易地则风水不同，其制亦当少异。推此，而山东以北，危矶暗沙往往有之，船制又不可执此例彼矣。

海洋长技，不过以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故论战则陆难水易，论兵则陆易水难，而海将尤难者，风涛难狎舍与达之难其人也。

前人深严双桅船只私自下海之禁，承平既久，法度浸弛，双桅习以为常，甚至有三桅者。长江大帆一日千里。故沙船入港，头桅多寄海口，或请人游说官府，航海非双桅不可，冀便其私。盖单桅双桅无不可行，但有大小迟速耳。定制沙民止许户船一只。巡船宜快，便多桅橹。如粮船有一定之式，以便江海识别。沙船宜朴实单桅，仍禁双桅眼。责令本州县及各汛官通行晓示，谕令改正，一年之外，违者重惩，首告即以充赏。惟有副帆副桅以备损坏而桅眼止一者听。庶几我常强而彼常弱，我常速而彼常迟，此造船之良法也。

火 器 说(附)

《海防类考》：火器最称长技，人反漫视之。火器中的者，既不与弓矢同赏，不中者，亦不与弓矢同罚；平日操演，每至举火器手置而不试，诸火器手亦自惜其铅

子火药之费，赏薄而罚轻也。平居鲜肯肄习，的之高下远近茫然不知，矧相交之地，气夺色变，何望其济于用乎？夫人所长在骑射，所畏在火器。我所长在火器，所短在骑射，舍人所畏而就人所长，弃我所长而用我所短，挟短就长，用寡敌众，其正正堂堂与人相抗也难矣。如火器既精，必当尽法教演：置坚厚木牌一座，高五尺，阔一尺，油黑色，中悬小红圆牌一，面径五寸；初放打，由五六十步渐至百步及百余步外，以次渐加，中牌者破格厚赏，放打必精。人不能得志于我，或诱以利，或迫于险，此则狡敌故智，全在行伍分明。平日演练，必使进退开阖，走数十人，如挥一臂；虽十人五人必使环立向外，艺高胆壮，脚跟站定，器无虚发，用寡敌众，转弱为强，在平日教演之熟习，与夫将令之严明已耳。

一、制炮。须用闽铁，晋铁次之。炼铁炭火为上，煤次之。铁在炉，用稻草戳细杂黄土频洒火中，令铁尿自出。炼至五六火，用黄土和作浆入稻草浸一二宿，将铁放在浆内，半日取出再炼，须炼至十火外，生铁五七斤炼至一斤方熟。入炉时仍用黄土封合，一以防灰尘，一以取土能生金，不致炼枯铁之精气。制炮不离炉方成一片。如威远炮，将铁分作八块，打如瓦样，长一尺四寸，阔一尺一寸，中厚边薄，将瓦四块用胎竿打成一筒，八块共成二筒，凑齐用铁钉数个将二筒接作一处；再用前余铁三十斤分作二块，亦打如瓦，围于炮腹中；装药发火处加厚。合缝时稍有灰渣，日后必至损伤，须锉磨极净成筒，孔欲小，止用钻磨之。沙炮既成，然后上架，用墨线吊准，不失分厘。用钢钻洗锡，可光可圆，药去即到，看过极净，方可安底。火门近底，点放不致倒坐。照门及护门俱就炮本身锉成，务坚致。各炮大约仿此。

一、提硝。用泉水或河水、池水，如无以上三水，或井甜水。用大锅添七分水，下硝百斤，烧三煎，然后下小灰水一斤。再量锅之大小，或下硝五十斤，止用小灰水半斤。其硝内有盐碱，亦得小灰水一点自然分开。盐碱化为赤水不坐，再烧一煎出在磁瓮内，泥沫沉底，净硝在中，放一二日澄去盐碱水，刮去泥底，用天日晒干。宜在二、三、八、九月，余月炎寒不宜。或欲急用，夏天入井，冬天放于暖处可也。

一、提磺。每锅用水五七碗，烧滚，然后下磺三四十斤煎开，出在磁盆内，澄一日，去磺底坐，用磺梢。将底坐加水入锅再煎澄，通用磺梢。

一、造火药方。每料用硝五斤、磺一斤、茄杆灰一斤。以上硝、磺、灰共七斤，分作三槽，定碾五千八百遍出槽。每药三斤，用好烧酒一斤成泥，仍下槽内再碾

百遍，出槽拌成粒如黄米大，或茶豆大，须入手心捻之不觉热方可。寻常药用一斤，此药止用半斤，因药力大迅，不可多用。如无茄灰，柳条亦可，去皮去节。南方如无柳、茄，杉槁俱可。

一、铅弹。全要合炮口，用模铸滚极圆方可用。

一、放炮。切不宜托生疏人装打。多寡一不如式，两傍人及自已性命关系不小。

一、火线药。净硝一斤、磺三两六钱、柳灰四两三钱、茄灰五钱、白砒五钱、朝脑三钱，如前合。或止用前药，走线、扁线皆用之，但不作粒。若作炸炮药方，硝磺如前，灰减去五钱，加白砒五钱、朝脑一钱，好烧酒和匀晒干。若作起火，磺减去一两二钱，硝、灰、白砒、朝脑如前，斑蝥三钱为极细末，重罗合一处，用好烧酒拌湿晒干，再研一次，仍用烧酒拌润晒干研罗，即起火。若作箭药，磺减去一两一钱，柳灰四两，硝、白砒、朝脑如前，茄灰五钱。

一、制扁线。用细布裁成条，以稀麦糊刷过，乘湿敷火药，双摺成线，粘壁上阴干。用生桐油油过听用，以防雨水。

一、相交之际所恃以取胜者，势也。势之所加，如撼山决海，人不能当。故善兵者，务在得势。或遇奸狡之徒，往往诈负，或以老弱当先饲我，我众不知，稍或放纵怠慢，未免少却，行伍参差，甚至自相戕害，彼即乘之，其势在彼，我多失利。今阵既以威远各炮冲前，势在我矣，即当乘势直前。

一、遇相交，预先出令各执火器。以小铜锣为号，各器俱要装完，令蓝旗手引布于外，四面哨探从某方来，即令某方先放为正，某方为奇，务要有条，勿致临时紊乱，手足无措。

一、见血封喉药方。止伏时，取新鲜草乌自然汁勤搅，九晒成稀膏，盛磁瓶内取用。即射虎药也。

一、佛狼机，国名也。人皆高鼻深目，以白布缠头，如回回打扮，因在广日久。其铳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入腹中放之，铳外又以木包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相近，经其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曾于教场中试之，止可百步。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其一种有木架，可低可昂可左可右。

一、造铅锡铳者须知炼铁。盖铁中原有渣滓夹杂，须锻炼不已，融尽渣滓，底于精纯，方免脆折爆碎之患。故十斤而炼用一斤者为上，十斤而炼五斤者次之。

其管欲圆而净，其臬欲端而直。司铳者，须择手足便捷之人，临敌装药入弹觇臬爇火，庶不迟误。若但见臬而不见管，则失之仰。但见管而不见臬，则失之俯，皆不能中也。此器今人类并立而用之远攻，非也，须近敌乃用。长短兵相夹，乘势速往，使彼避铳目睫闪眩之间，而我众已入其队中矣。铅锡铳之妙全在此也。

戚继光云：鸟铳之准，在于腹长而直火药之不夺手，在于前手拿在铳腹。照放之直，在于两手俱托执铳身而无点火之误。铅子之利，在于合药之方。其神机铳，用木马繁而多误，势难再发，边铳手执后尾，其重在前，一手点火，眼不能照，皆不及此铳之妙而速也。鸟铳传自西番，未得其妙，惟卢镗获善铳者，授其肯綮，命马宪制器，李槐制药，始精绝云。

一窝蜂。其状如鸟铳之铁干而短，其管口比鸟铳口稍宽，容弹百枚，燃药则弹齐出，远去四五里。鸟铳所发止于一弹，所中止于一人，中则伤人，不中则无所伤矣。一窝蜂一发百弹，漫空散去，岂无中伤者乎？其力量正可以为佛狼机之亚。但佛狼机器重难带，一窝蜂轻于鸟铳，以皮条缀之，一人可佩而行。交时以小铁足驾地，昂其首三四寸，蜂尾另用一小木桩钉地止之，诚随营之利器也。若欲为坐营之用，则以木床载于营门，床身左右各置二轮以便进退，可以为守营之宝。

邵守德云：天坠炮，其大如斗，用法升至半天，坠于伊巢，震响如雷，黑夜令伊自乱，内有火块数十，万不能救。

神机箭造法。矾纸为筒，内入火药，筑令满实，另置火块油纸封之，以防天雨，后钻一孔装药线，用箭竹为干，铁矢簇如燕尾形，末装翎毛。大竹筒入箭二矢或三矢，望敌燃火，能射百步。利顺风，不利逆风，水陆战皆可用。用之水战能燔舟篷，用之陆战能毁巢穴，中毒必死。

戚继光云：火药倾于舟中，此固长策，然又别用火药或炭火再倾掷使之发药，每每连桶掷入水中，或被人乘药桶及伊舟以水沃湿，亦皆未中肯綮可以必发。不如远则用飞天喷筒，近则埋火药桶，至易至便，万用无差。除此之外，所谓火箭、神机、火砖、喷筒之类，皆远不及此。苟用此二种，则他种又皆不必用也。

海中攻船为上，若以大船犁小船，触之无不坏者。其次则恃火器。火器之中，火箭、铳炮之类亦多无用，惟火球、火药桶二者投入舟中，即时焚毁，为至妙也。或问：我以火攻，彼亦以火攻我，如之何？曰：以火攻人全靠柁工得人，持柁得法，我常据上风，则人之火攻将为风所驱，而反攻之矣。大抵火攻之法，须先自

为水备，假如一舟五十人，只用十人持火器，其四十人俱执水斗、水桶，遇敌火攻，群手倾水灭之，乌能焚我耶？或又曰：设使我用火攻，而人知水备，何道以焚之？曰：人若知避，则虽不能焚，人亦必以救火而乱矣，我乘其乱而击之，岂有不胜者乎？

兵 器 说(附)

罗拱辰云：牌有二式，有手牌即燕尾牌也，有挨牌用绳索用木橄榄者。用手牌便于用力，先以标枪飞击，然后用力，则前后左右隔人技器，施我刀法，此手牌之利也。用挨牌，则以牌上长绳上木橄榄扣入绳圈中挂于项上，以左手中指缝中夹牌下短绳上木橄榄，仍以五指挽枪，前半节右手执枪，后半节或伸或缩、或出长出短、或左或右旋刺，非惟护自身，且护从牌之兵。又云：各兵冲进，必列牌于队前以蔽矢石。牌乃阵前第一器，所不可少者。所谓“公侯干城”、所谓“干戈戚扬”。当时子路初见孔子，亦执干以为问。夫干者，质也，即今之牌也，所以捍外而卫内者也。有手牌，有挨牌，用各不同，其利一也。

茅坤云：粤中燕尾牌以桐木、柁木为之。其长如人之身，其广不满尺，其背如鲫鱼然，故侧身前逼，虽当利刃而不能断。其体轻，故运如鸟翼，而一切矢石皆可蔽。广中狼柳之兵，善舞牌者，其临阵如鹜鸟而进，不必盔甲，而贼皆墙立不能败。此广中所最尚者。欲访置，在浙中惟温州桐木、柁木为多，可办也。

戚继光云：以藤为牌，近出福建，铳子虽不能隔，而矢石枪刀皆可蔽，所以代甲胄之用。在南方田塍泥雨中颇称极便。其体须轻、坚密，务使遮蔽一身上下，四旁无所不备。用牌之间复有所谓标者，所以夺人之目，而为我之疑无所赖以胜人者也。牌无标，能御而不能杀。将欲进步，然后起标，勿轻发以败其事。腰刀用于发标之后以杀敌，非长利轻泛，则不能接远。其习牌之人，须胆勇气力轻足便捷少年，然后可授之。以此置于行伍之先，为众人之藩蔽，卫以长短之器，为彼之应援。以之临敌，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进退左右无所不宜，此藤牌之功也。试牌、跳牌，旧法听锣声为度，筑牌如壁，闪牌如电，起伏得宜，翻身不露身，滚牌不露足，惟牌能制人，能蔽身。

邵守德云：[弩]其工价甚简，其功用甚大。其用有三：若伏于营寨要道可以御偷营劫寨，若伏于山野僻路可使寇不能逃，若伏于富家门户可使贼不能入。造

法以檀木、柘木为身，猫竹为担。弩后置一木人上弦，或连发二矢，或三矢。量贼往来必由之路设之，以木架架弩，任意高下，或竹径或稻麦丛茂翳密处置设百余把，止用一丝线作机关，不须人守。动其机，百弩齐发，一人不能逃。

俞大猷云：长枪后手要粗可盈把，庶有力，若细则掌把不壮。枪腰要从根渐渐细至头而止，如腰粗则硬强不可拿，如腰细则软而无力。虽手法之妙，不能拿打他枪开去也。枪梢不可轧细，要自后渐细方有力，最忌太重，重则头沉不可举动，是自弃枪也。枪头重不可过两。其杆槠木第一，合木轻而稍软次之，要劈开者佳，锯开者纹斜易折。攒竹腰软不可用。

簸笼，必猎户能使。制笼之法，用毛竹长而多笃者，末锐，包铁如小枪，两傍多留长刺，其刺每双用火熨之，一直一钩，其直者如戟，钩者如矛。然后以熟桐油灌之，敷以毒药，锋利难犯。戚继光云：簸笼之为器也，形体重滞，转移艰难，非若他技之出入便捷，似非利器也，殊不知乃行伍之藩篱，一军之门户。如人之居室，未有门户扃键而盗贼能入者。故凡用簸笼，须要节密枝坚，杪加利刃，要择力大之人能以胜此者，勿为物之所使。夫然后以牌盾蔽其前，以长枪夹其左右，举动疾齐，必须钬钯大刀接翼，然笼能御而不能杀，非有诸以利器相资，鲜克有济。兵中所以必于用此者，缘士心临敌动怯，他器单薄，人胆摇夺，虽平日十分精习，便多张皇失措，忘其故态，惟笼则枝梢繁盛，遮蔽一身，眼前可恃，足以壮胆助气，庶人敢站定。若精兵风雨之势，则此器为重赘之物矣。

操练说(附)

史继辰云：干将、莫邪，称利器于天下者，为其炼之有素也。若炼而成之复弃而置之，则锈翳易生，精光埋没，而不可用矣。兵以乌合，其容以弗练，练之其容以弗恒乎？故将不知兵，兵不知战，徒为弃之耳。盖兵之为用，外以技胜人，内以技自卫。然必自卫而后力足以胜人。船兵视彼船为例，彼船大小用人若干，则我船用兵称之，以求胜于彼。不计钱粮盈缩而裕于养兵，是以在船兵士恒有余力。泊船之所，创立教场，以便操演，邻境有警，即掣船兵以为应援，而两利俱得也。时渐底宁，遂量地险要而留船，量船大小而留兵。至如铅弹火药等物，但使备御而不容花销，是以守船之议起而操练之法废矣。若不及时教练，虽众亦奚以为？且在船长技，军火互用。如彼船离远，则以鸟铳、百子铳发贡为先，彼船逼近，则

以长枪、镖箭、藤牌为便。除舵工、缭手、上桅等役不可更易外，散役兵夫各派器械，泊守本境，遇掣则与陆兵齐操，诚为至计。其陆兵练习，每总以中哨三队俱习鸟铳，每什以二人习刀牌，二人习狼筅，四人习长枪，二人习钩镰短枪，暇时俱习弓弩。如鸟铳冲阵，则刀牌手护之；刀牌手部阵，则长枪手护之；弓弩枪镰手冲阵，则狼筅手护之，所谓长以卫短，短以御长，兵制之常经也。但器具欠精，饷额渐减，月废火绳铅弹，例不开销，今之病也。近蒙明文切责，器具之修置日精，饷额均平，水陆之月支一例，且于火药等物量与开豁矣。奈何游手游食之民，以兵为生，而使贪使诈之徒驭兵为利，利其苞苴，长其骄悍，稍严驱策，动辄脱巾，此于操练之实何如也？为今之计，尤在练将耳。诚使为将者廉明公勇，不以私自营，不以法自挠，不以势自畏，不以难自阻，不以逸自安，不以分自废，则将之所以自练者为有道矣。以此练兵，则言无不听，法无不行，事无不立，名无不正，驱之白刃而可蹈，率之深溪而可赴矣。兵将一心，遐迩一体，以之养于平时，则为有制之良兵，用于有事，则为出匣之利器，驱之无不利矣。故曰练兵者先练将。

海防重地，兵贵精勇，不可坐销时日。随汛随处择地操演，将技艺精拔者，嘉赏以鼓士气。水战之法与陆战异，操舟施技各有机宜，聚三军之众投于风涛之汹险，不教而战，制胜未闻。法曰："治众如治寡"，寡之不治而动欲多增，即多适为累耳。相应立法操演大小船只，军火器技作何演比，进退分别攻击冲犁作何布置，以至衣甲号旗各按方位编定，动则行驶辨明，止则部分严肃，务令操水若陆，习险若夷。古人以少却众，变弱为强，率多由此。

庄以莅云：水战之法，行阵固当操，而器械尤宜习。各器械先必精治，又必精择能用各器械者以教之。先演之于陆，次习之于风涛播荡之中，运用若一，然后谓之习。各艺既熟，合成一阵，然后谓之操。前营色尚红，后营色尚黑，左营色尚蓝，右营色尚白，以象四时；中营色尚黄，为寄旺之土。前营当敌，后营继之，左右两营分两翼夹攻；后营当敌，前营亦如之。左营当敌，右营继之，而前后两翼以夹攻，右营当敌亦如之。以此操即以此战，行则成列，止则成阵，此亦常山之势也。且海中不惟以人斗人，尤复以船斗船。我以五十人驾一船而冲犁百人之船，是我以五十人胜百人矣。顾在训练教习之何如耳。船之大者如福、沧、艟、铁等船，势甚雄壮，便于冲犁，利于深水大洋，而浅涂无风不能运动。大端风动势顺则沧不如福，艟不如沧，铁不如艟，小不如大。若风小势逆，福不如沧，沧不如艟，艟不如铁，大不如小。哨船多橹能戗，唬船多桨能划，旋转轻捷不拘，风水顺逆亦可，桨

楫便于攻战而不能冲犁。划船一叶形似织梭，驾以两人或三四人，以罩罩之，往返无声，昼以传宣号令，夜以纵火断绁。至于回篷转戗，八风可使，莫若沙船，大小皆备，用惟其宜。火器如百子铳、佛狼机、火箭、神机箭、一窝蜂、喷筒、火砖、火球、火桶、烟罐，远则用百子铳、佛狼机以击之，诸火器以焚之。诸火器之中，而飞砂、百子铳尤能及远洞坚。若于平时演习，临时不至手颤目睫，惊惶无措，必能取准矣。

操练之法，演于平日使之服习，以为克敌之用，非以尚美观。如操一法而战又一法，则徒有虚文，无裨实用，即演之平日，何益临事哉？将船只分为左右两行，三三相间，冲为叠阵，以应故事。殊不知水战之法与陆战异。陆地平实不动，进退由己，不致参差错乱，水战取必风潮，三叠进退，不能如意，密布则损击船只，疏远则猝难策应，且无正无奇，大非兵制。请以五十五只分为五哨，每哨各十只，左右两行列于前为第一叠，以作正兵大阵，游哨唬船二十三只分为两行，列于第一行之后，以为二叠，所余十一只，参将及各官所乘之座船，俱黄色，列于第二行之后，以为第三叠，以作中军策应奇兵。每叠各船编定号数，冲锋之时，逐船鱼贯攻打，使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庶无越乱逗遛之弊。如第一行攻敌，则第一行为正兵，第二行为游哨奇兵，第三行作策应奇兵。第二行攻打，则第二行为正兵，第一行为游哨奇兵，第三行作策应奇兵，分番叠出，劳逸适均。五十五船皆习操练，分则五哨，总则三叠，合则一阵。前船两叠各有头尾，凡触处为首，击首则首为正，尾为奇，击尾则尾为正，首为奇，击中则首尾俱应，实常山之势，此唬船之阵法也。而各哨船原系打哨探听之用，总分为两行，列于唬船之外，以作伏路之兵。及围击取胜之时，各船困彼于中，向彼盘旋攻打矢石，收功取胜。其他大鹏、双龙、盘龙等名，即八阵、龙虎、鸟蛇之意，以别阵名呼其名，即出其船使易于相应耳。以此操即以此战，演之平时用之临事，正游策应，奇正相生，练熟临戎，可称全胜技矣。

潮汐占候(附)

夫潮汐之说，其论非一。盖消息盈虚自本乎阴阳之理，而兵家趋避又关乎人事之宜。他如钱塘江之鸣潮，扬子江之暗潮，钦、廉日止一潮，琼海之潮半月东流半月西流，乃随星之长短，不系月之盛衰。桂林圣水岩之潮，子时潮上，午时潮

落。东南二海之潮，平于东者常先，平于南者常后。北水南来，则为长，南水北来，则为落。是故气有翕张，则潮有长落。方其气之始张于地，则水为气所拥而南奔，是为长，张之极则水益南而潮平，张极则翕，翕则水北还而潮落矣。且夫天地之有水，犹人之有血也。水由气以往来于地，犹血之以气往来于脉，皆一气之所致也。故水有潮而不潮者，如人身之血有行脉不行脉者。时刻之不爽者，即一息四至之期也；大小之不同者，即春弦夏洪之道也。日止于一潮，或半月东流半月西流者，亦犹两跷之与两手迟速大小所见之不同也。是脉虽皆由于一身，而经络所属自异耳。至于潮必东起者，东乃生气之方，阴阳之气始于此也。百川之尽赴于东，反本之义焉。如人身之气血必归源于中焦，亦起于寅时生气之际也。是以每月初一、初二、十五、十六日潮长于寅时，半于卯，平于辰，落于巳；平半于午，尽于未；长于申，半于酉，平于戌，落于亥；平于子，尽于丑；初三、初四、十七、十八日长于卯，落于午，长于酉，落于子；余仿此。此东海之潮汐也。至于浙江、扬子江去东海万有余里，水之长落止差一二时辰，并不外此。况寅时又当以月分定之方准，如五月日高三丈地，十月十二，四更二点是也。是以每月初五、二十谓之小水，渐小至初八、二十三大亏而不长，为极小水，二十五、初十谓之起水，渐长至初三、十八大盈，是为大潮，灌诸港浦无不充满，涂礁无不平没，水脉无不流通。凡水陆官兵当此时日，必须防备。春夏之潮昼小而夜大，九秋之潮昼夜俱大，八月十八谓之潮生，三冬之潮昼大而夜小。凡此潮候，人习知之，多忽而不介意，有行走沙滩俨若陆地，须臾潮至遂成巨浸趋避莫及者矣，有船泊浅涂始觉平稳，须臾潮退船侧见底，无可挽回者矣。

风雨占候(附)

海洋巡哨，占候风雨为急。载诸《洪范》之庶征，本于太阴之度，自然推步可验，初非元奥难知。至如日月之薄蚀，霾雾之郁蒸，星辰之流伏，云霞之变迁，观乎天文以察人事，而吉凶祸福如桴鼓影响然。此兵家之所宜究心者也。况江海操舟，冲风触浪，顺之则安，逆之则危，虽天时不如地利，而孤虚旺相，向背趋避，不可不知。考之《孙子》，曰："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风起之日也。如正月太阳在子，初一日太阴孕于子，谓子朔。五日过两宫，即戌位，此三日内决有风者，月在壁宿是也。初十日太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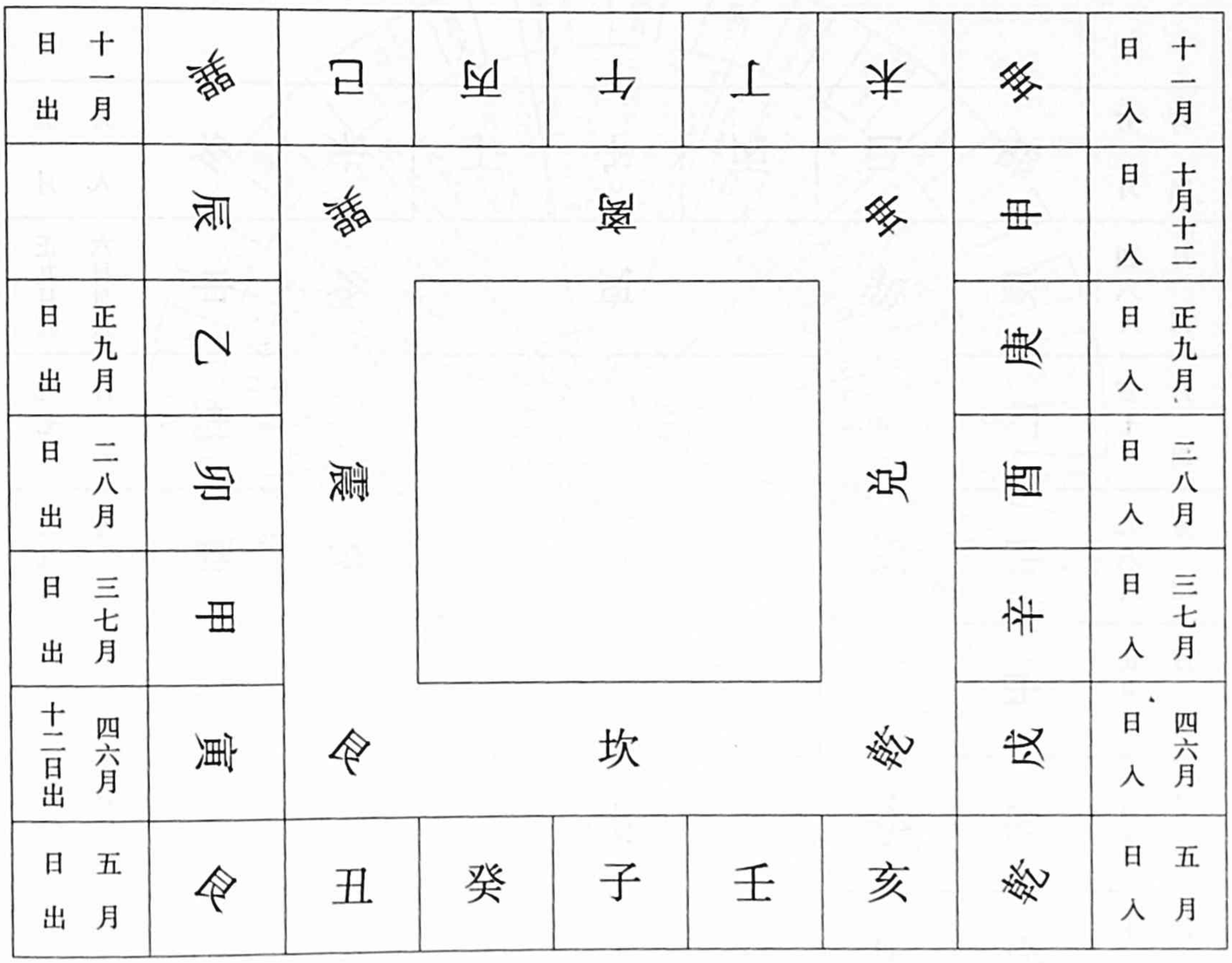
过申，三日内主雨者，离于毕是也。十五日太阴过午，谓之望。十七、十八、十九、太阴过巳及辰，三四日内有风者，月在翼、轸是也。廿五太阴过寅，二、三日内有风者，月在箕宿是也。廿九、三十日太阴复于子，谓之悔。二月太阳在亥，太阴随之。三月太阳在戌，太阴随之。其余各月仿此。大率节候不同，弦望亦异。节候不同者，如立春或在月前月后。弦望不同者，弦有初七、初八、初九，望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是以月之过宫亦有三四日之差，其风亦应在三四日之内，质以历之所推，无不验矣。

谚云：月儿仰，水渐长；月儿仄，水无滴。盖月有九行，青白赤黑各二道，皆出入于黄道之中，故曰九行。道不中道而过南，则为阳道，道不中道而过北，则为阴道。行阳道则旱，行阴道则潦。月借日为光，月生时如仰瓦，是行阴道矣，如弓弦仄样，是行阳道矣，故知旱潦者以此。春夏两季若遇天气湿热，其日午后，或云起或雷声所起之处，必有暴风。秋冬两季之间若四方天色明净，自五更至辰初无变，虽有微风，不问顺与不顺，可必无妨。云头从东方起，必有东风，从西方起，必有西风，南北亦然。如前面云头已过，后面云脚未尽，风亦未止，必天色明净后更无云，然后风止。若行云片片相逐，聚散不常，其洁白围绕日光，又云脚黄，日色赤，云行急，天色黯淡，日月昏晕，太白昼见，众星动摇，并主大风。日晕则雨，月晕生风，看何方有缺，则此方风来。夏秋之交热极生风，及有海沙云起，谓之风潮，名曰飓风。此乃四方之风。有此风必有霖淫大雨同作。防南风尾北风头，南风愈吹愈急，北风吹起便大。云若炮车形起，主大风。云起下散四野，满目如烟如雾，名风花，主风起。夜间九逍遥鸟叫卜风雨，一声风，二声雨，三声四声断风雨。水蛇蟠在芦青高处，主水高涨若干，回头望下，水即至，望上稍慢。至于蝼蚁之迁、飞蚁之出、江豚之见、渊鱼之跃、础石生润、山川出云，皆可占风雨。月尽无风无雨，则来初有大风雨。俗云：二十五、二十六若无雨，初三、初四莫行船。春有二十四番花信风，梅花风打头，楝花风打末。谚云：壬子癸丑甲寅晴，四十五日满天星，戊申巳酉连庚戌，天上无云地下湿。每值日干执破，多风雨。又云：执破无雨危承当。凡寅戌二时风雨不久，午子二时者颇久。若雨至午时偶然日出，谓之雨候，其雨通宵。大抵东北风多雨，西南风多晴，惟长安则西风而雨。《易》曰："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盖阴来求阳而阳不应之，故不成雨，风云际会而相从者也。凡云走东北者，系西南之风，必无雨。尝考李筌作日月合宿大约之法，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二十八宿四方分之，东北七宿共七十五度，南方七

宿一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月二十八日一周天，一日一夜行一十三度少强，皆以月中气起例。雨水正月中，日月合宿在室八度。春分二月中，日月合宿在奎十四度。谷雨三月中，日月合宿在昂三度。小满四月中，日月合宿在参四度。夏至五月中，日月合宿在井二十三度。大暑六月中，日月合宿在星四度。处暑七月中，日月合宿在翼十二度。秋分八月中，日月合宿在角六度。霜降九月中，日月合宿在氐十四度。小雪十月中，日月合宿在箕二度。冬至十一月中，日月合宿在斗二十一度。大寒十二月中，日月合宿在虚五度。每月朔日以夜半推之，无不验也。此占风起之例也。大抵清明之后，巡哨宜严，前乎此风候不常，届期有东北风作，且多日而不变也，故防春日。以二、三、四、五月为大汛，九、十月为小汛。冬夏之交南北风息未定，七、九月东风涛汹涌尤可畏也。故舟行者往西以仲春，往北以仲夏，往东以仲秋，往南以仲冬，则利涉大川，不疾而自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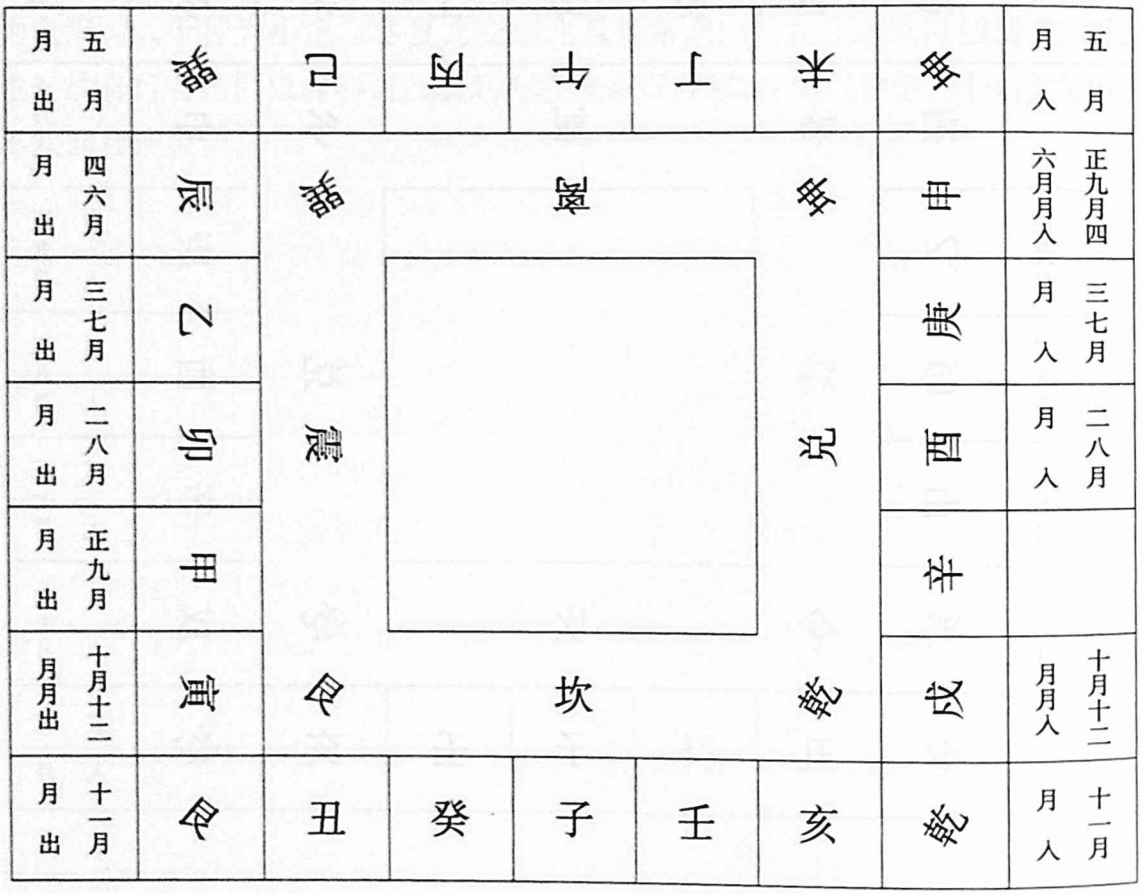
太阳出入图

正、九出乙入庚方，二、八出兔入鸡场，三、七发甲入辛地，四、六出寅入犬藏，五月生艮归乾上，仲冬出巽入坤方，惟有十月与十二，出寅入申仔细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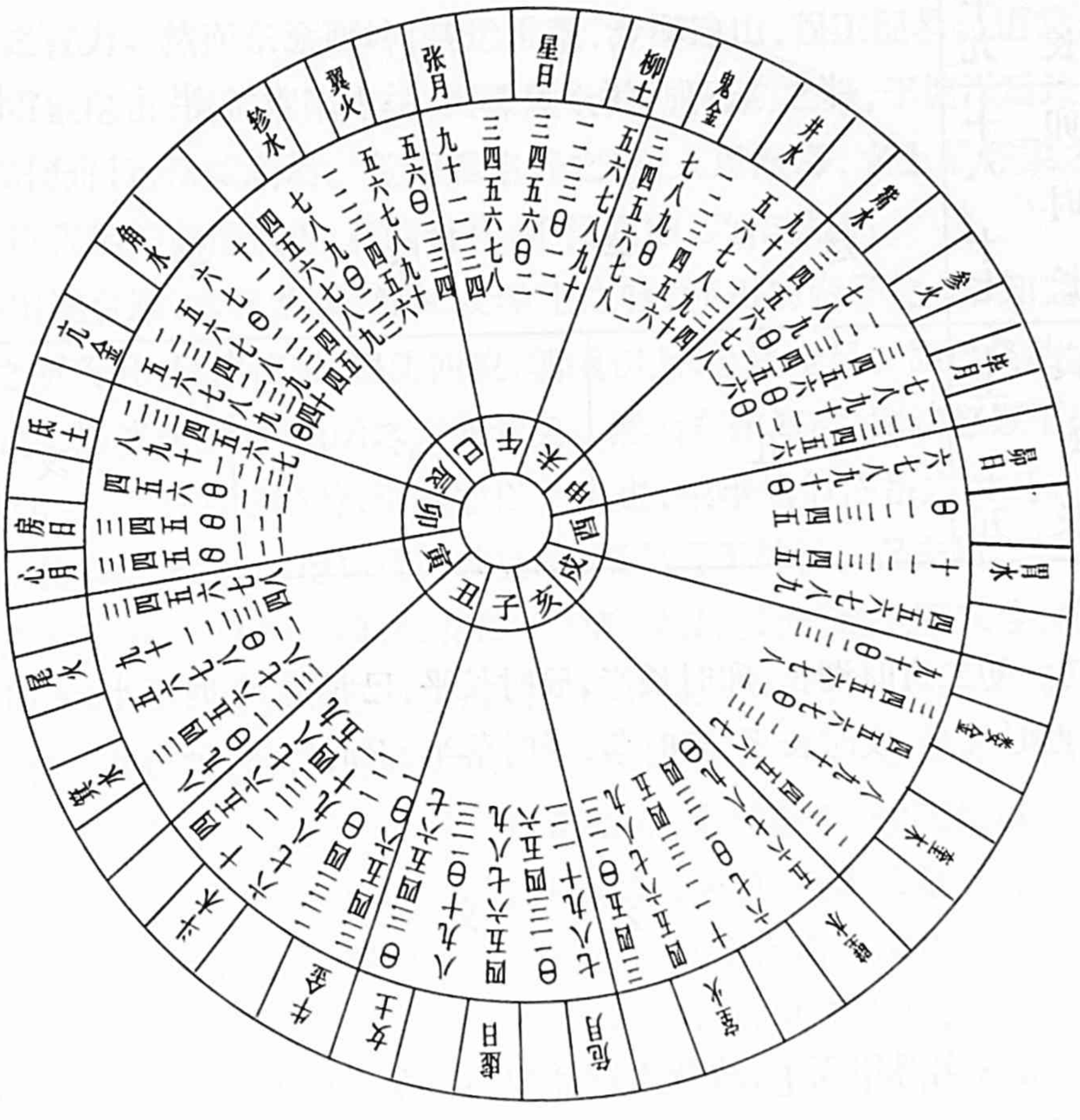
太阴出入图

定寅时歌：正、九五更二点歇，二、八五更四点彻，三、七平光起寅时，四、六日出寅无别，五月日高三丈地，十与十二四更二，仲冬才到四更初，便是寅时为君记。



二十八宿总图

《孙子》云:月在箕、壁、翼、轸,风起之日。《诗》云:月离于毕,俾滂沱矣。



海中潮汐图

廿一 廿二	巳时长	初八 初七	廿三 廿四	午时长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未时长	廿五 廿六	十三 十四	申时长	廿七 廿八
二十 十九	辰时长	初六 初五	落半			长半			落半			长半			酉时长半	廿九 三十
十八 十七	卯时长	初四 初三	尽			平			尽			平			戌	
十六 十五	寅时长	初二 初一	丑				子			亥						

如初一初二寅时潮长，卯时长半，辰时长平，巳时落，午时落半，未时落尽，申时复长，酉时长半，戌时长平，亥时落，子时落半，丑时落尽，余仿此。

艺　文

天台、雁荡名胜甲天下，故昔人题咏如林。今玉环山水耸秀标奇，而纪胜寥寥，岂漩门渡险，骚人之游屐有未到耶？抑名章隽句，荒山之搜罗有未遍耶？公余之暇，留心采摭，仅得古诗数篇，冠之于首，而近时文人咏歌，亦并附焉，以见山水之好，古今同情。自是以后，有探奇而至者，庆新疆之尽复，幸胜地之常游，从容登眺，悉寄讴吟，将清词丽藻，不独辉映岩阿，亦足鼓吹休明，益彰圣世之川原无美不宣尔。志艺文。

赋

天开河赋有序

张坦熊

皇帝御极之五年，玉环既复，疆宇益恢。山峙水流，俯仰俱成形胜；禾稠桑茂，人民共享膏腴。薄海之讴歌，孰不念皇仁之浩荡，穷檐之鼓舞，亦还颂制府之谟猷。一德一心，有年有庆。属以城垣之初筑，不无土石之增高，捲搰之方兴，更资闾阎之宣力。然而东涂西岭，转运维艰，涉海逾山，程工匪易。讵意八年七月初一日雷辊电击，突加摧陷之功，雨骤风焱，倏成骞崩之势，于塘洋后坟之间冲开河道，以便舟行，众咸利焉。敷天震启辟之奇，人思航海；率土戴怀柔之效，功迈翕河。臣张坦熊恭逢盛世，获睹奇祥，不揣固陋，乃作赋曰：

玉环山连台雁，水界瓯灵，渡海发学士之咏，涉川扬帝子之舲，知监之所临莅，少霞之所飞升，巨浪倏来，银涛四映，朝曦初上，金镜全呈。固已岛屿萦洄，极丹青之巧绘，烟波浩渺，俨图画之天成者矣。然而东瞰海涂，则坎傺以下陷也，漫漫乎若荆州之土泥；西瞻峰岭，则巉岩以上凌也，峨峨然似岱岳之山高。驾鹢舟而将进兮，徒咨嗟于泥泞，望鸟道而欲登兮，第踯躅于林乔。况夫城工伊始，版筑方延，运凿石于波间，汪洋际险，辇花砖于岭畔，峭嵘参天，精卫不来兮，畴烟海以成路，巨灵已往兮，谁劈山而汇渊。维时少皞司晨，蓐收佐令，阿香车发，忽惊玉虎之声；谢仙火流，还闪金蛇之影，元云密其磥砢兮，羌浓雾之冥冥；秋雨恣其淋漓兮，先疾风之凛凛。则有蛟蜃成群，鱼鼋结阵，乘风破浪，代疏沦以效灵，岩石影沙，喜决排以助顺。百丈波光，动摇匹练，满渠霁色，掩映长虹。锦缆牙樯，万舸径通夫城阙；风帆浪舶，一篙直达于山中。而其变斥卤为清川，如经夏王之浚浍；利舟航于沧海，不假郑国之穿渠。雉堞连云，俄收功于岁晚；谯楼耸日，将奏绩于冬余。凡以河源之既道，自致工役之俱纾。香粳红稻，东南之米粟毕来，毳服织皮，西北之毡裘咸至，无烦越岭而登，自可临河以济。若夫八桨巡游，全军弛骋，泊楼船于浦口，易伸杨仆之威，振飞翰于师中，壹禀南仲之令。舳舻径进兮风云比劲，狐蜮潜藏兮鲸鲵谁逞。此盖圣世之休征，太和之瑞应，岂独川无竭泽，物有咸若之观，海不扬波，人荷安澜之庆也哉。曲终，乃为之辞曰：

圣主当阳，海宇奠兮。地辟人和，湛恩遍矣。长河载启，波滟滟兮。一苇可航，百度建矣。明良交泰，彰厥验兮。小臣拜手，愿刍尧以为献兮。

记

玉环城记

张坦熊

玉环四面滨海，形势孤悬。仰荷国家威德遐暨，展复招徕。宫保制府李公，以其地为温、台之门户，高其城垣以资屏障。其制高贰丈肆尺，阔贰丈肆尺，尽用石条叠砌，费亦钜矣。盖国家营建，惟欲工程之垂久，不计度支之殷繁。况玉环新复之地，扼要据冲，则城郭沟池，尤我皇上之所孜孜加意者。惟制府李公，仰承德意，于环城规式，既经指画，而凡有所需，亦有请即发，未尝少稽留焉。独是规制既大，石必取之他所，而玉环居深山大海之中，东涂西岭，不无苦于运辇之艰。维时节届秋初，雷雨时行，于塘洋、后坟之间冲成河道，于是运土辇石，人乐便易。工始于八年之秋，至十年三月而城已告竣。周围长玖百陆拾壹丈五尺伍寸，城垛陆百柒拾伍个，开四门，东曰靖海，西曰永清，南曰镇远，北曰宁涛。其名皆制府之所定，余因凿石以颜于城门之上。夫当开创之始，事钜工烦，非我皇上至德深仁，上动天鉴，亦安望际版筑之期，获神灵之助，辟河载石，成功若斯之易易哉！迄今凭高四望，则烟火万家，既足以征民人之安辑，垣墉百雉，尤足以表形胜之轩翔，其屹然巍然驾青山而临沧海者，岂独为温、台之屏蔽哉？抑将为全浙之藩篱矣！坦熊备员于兹，快逢国家开疆复土，而筑城伊始，山海即为效灵。又承制府李公公忠体国，指授精详，敢不恪恭厥职，与文武各僚属保境安民，俾此城永为金汤之固哉。尤望后之官斯城者，同寅和衷，各体制府所以命名之意而为保障，无为茧丝，长使烽烟不作，波涛胥静，则虽海外孤城，竟为万年磐石之基可也。是为记。

玉环新建关庙记

张坦熊

汉关侯之庙遍于天下，所从来旧矣。雍正六年，诏封其三代以上公爵，敞殿之后宫而祀之。于侯则具太牢加笾豆，春秋令有司斋沐以将事，祀典之隆几与文庙等，鸣呼盛矣。玉环展复二年，官署民居以次营建，爰遵功令，卜地于府治之西建庙以祀。正殿后寝悉如规制，其外则缭以垣墙。用材木瓦石若干，雇工匠民夫若干。创始于六年之春，暨冬十二月而庙以告成。予乃为之记曰：自古忠诚义勇之士殁而为神，莫不功捍宗社，泽润生民，然未有若斯之赫濯者。侯之灵爽无不照临，而国家封典加隆，又复逾于往代，则宜侯之大有造于国家矣。况玉环新复

之疆，庠序犹未建，而有侯之气凛然先作之肃，则凡此新集之民，以及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辐辏于兹地者，孰不瞻庙貌而生其畏敬，戢其回邪也哉。此海上编氓所由以资默佐者也。若夫狼烟鲸浪，荷天子之声教，海外久已肃清，而侯之威灵又永足以镇之，则侯之有庇于玉环者又岂小若哉。

玉环新建城隍庙记 张坦熊

玉环展复于今上御极之五年，赖国家声教四讫，薄海内外悉归版图，即以玉环久墟之地，一旦得胥宇以居，岂非边圉臣民之庆哉。乃于官廨营舍告成后，议建城隍庙于府治之东。工役材物悉出于公，不以扰民，凡阅九月而工竣。余谓郡县之有城隍，犹其有守令也。职虽赞幽，而实以佐明，于一方吉凶灾祥皆得专主之，其所司不与他神等，而民之俎豆尸祝，亦于神为最，亲如父母焉。苟有欣戚，未有不走相告也。而神以聪明正直之德，能烛其隐而惬其情，固理之必然，无足异者。独念玉环为新复之地，川原初奠，户口方归，其有待于经理而抚绥者甚详且亟。余奉命来治是邦，垦辟旬宣，亦既稍稍就绪，然时和年丰，与夫水旱疠疫之为民病者，何以愿无不遂，憾无弗消？此则维神之职，而有司之不能无待于默相者也。今殿宇鼎新，牲酒丰洁，神必能降临焉。上为天子理阴阳之化，俾风雨寒暑以时，下以奠新集之民相生相养，而无辛苦愁叹之声，皆于是乎在，而岂土木庙食无益于民者所可比哉！

驱虎记 王 琏 乐清协

盖闻山林薮泽，不逢不若，猗欤盛哉，非夫休明之世，曷克有此。玉环山孤悬海外，重峦复岭，绵亘七百余里，前此荆棘蒙茸，草木繁鬯，狼、貙、豺、虎倚为窟穴，登兹山者，往往不寒而栗。岁丁未四月十月八日，予以协理玉环，再抵西青，忽见猛虎负隅，白额黧斑，厥状狰狞，凌风咆啸。余抚髀厉声曰："猛兽不速歼，民何以堪命。"麾下举枪围击之，始犹奋猎格斗，不胜阚怒，余鼓众并力搏刺，旋即中枪而毙。更赖圣天子洪福翔洽，惠爱元元；制宪李公轸念海疆膏腴尽辟，以故深要崇箐中有伏匿不出者，亦皆渡港远徙，人尽见之。自是山中晏如，田歌樵唱，遥应崖谷，俾榛莽硗确之区，皆成稌黍桑麻之地。余之书此，亦聊以纪一时之迹耳。

环山胜境记 张坦熊

裨海四环，岙区中立，星躔牛、女，地劈温、台。翠岛孤悬，比琼州之缀粤；芳洲兀峙，等台郡之控闽。自昔仙灵迈轴之乡，亦为礼乐渐濡之境，附庸两浙、屏翰

三江。自元末之陆梁见告，由明初而迁徙迄今。汉弃珠崖，难讳安边之失策；晋亡儋耳，益知柔远之无能。惟我皇上德叶乾符，道涵坤轴，湛恩汪涉，远被寰中；闿泽覃敷，遐暨海外。宫保制府李公弘宣圣化，式阐皇猷，进恢廓之嘉谋，陈绥怀之妙略。明良一德，言听计从，朝陛交权，功成事立。聚千里无依之赤子，仁浃于开天辟地之先；收累朝虚弃之江山，义昭于拓土启疆之内尔。乃设官置吏，冠盖如云；列戍屯兵，旌旗蔽日。肇凿山而通道，爰画井而分田。柞棫拨而险阻平，榛莽芟而畦町错。官舍建而千仓立，民居广而万户盈。枝头鸣鸟，杂登登筑室之声；岭脚晴岚，发泽泽推耧之气。兆姓闻风而踵至，四方望影以知归。商鹚毛攒，氓编鳞次。登崖则担簦蹑跷，途逢负襁之儿；投村而挈榼提筐，时遇饷农之妇。鹭鸶湾里亦有渔竿，机绢礁边尽多红女。闽曲咿嘤而难听，要是讴吟帝力之情，吴歈欸乃而多姿，无非咏叹皇风之意。

坦熊任忝司牧，职在劝农。揆日景而立屋庐，相土原而疏圳畛。波恬浪静，不烦弩射钱镠；日丽风和，恰好堤成苏轼。文惭赋海，敢著神皋纪事之书；志切观澜，愿编新域传正之记。是用升高遐瞩，涉涧冥搜，讨木石之幽情，领山水之佳趣。尔其为山也，倚天矗长啸之台，入谷孕趺跏之穴，耸形似脊，爰字为冈，坎处如洼，聿名曰臼。或傍沧滨而栖岛，瀑喷珍珠；或依巀岦而削崖，险惊星宿。或盘桓而积翠，似先生安乐之窝；或虚敞而通幽，比仙子婆娑之洞。舒嶂则屏风面面，若染丹霞；峭渡则石级层层，如穿涨雾。其为水也，沼曲如钩，浅能立鹤，池圆似带，深足藏蟾。或则亭远碧波，浸衣冠其楚楚；或则湫舍淏淢，影鳞甲而藣藣。溪则泊湘以纡趋，潭则渀泓而渊住。灵根天表，是流星太乙之源；液泻山阿，乃蜕谷神靇之涧。其为石也，凌空蟠赑屃之碑，向日敞棋枰之碣。或横亘而成梁，望如虹偃；或岩峰而肖窟，疑有蛟潜。其为木也，或郁葱而形如翔凤，或谲诡而貌若苍虬。青藤与绿树交纠，芍药共灵芝比秀。两干杈枒而复合，洵是名林；双枝梐枑以相连，斯称瑞木。甚而飞来怪碛，亦伦度索之桃；乃至满硖清阴，均类琅玕之竹。徘徊数载，气象万端，四明竞丽于天台，未足穷其彷佛；五泄争奇于雁荡，庸能拟此形容。吏名山胜水之间，襟情皆爽；处化日光天之下，心志都开。撮其大概，聊为舆志之绪余；附以卮词，庶备辎轩之下采。

环山胜景记

张　云汉阳孝廉

宇宙怪奇伟丽之境，非搜讨所能穷。而其暂开复蔽芜没于荒榛丛莽之间者，迟之又久，必待圣明之世，地辟壤开，而其奇乃因以复显。玉环地悬海外，为前代

之所遗弃，几四百年矣。岁丙午，制府李公题请展复，垦艺招徕，不遗余力，然后其地始可耕桑。因得仙人张少霞洞于西青岭侧，其峭壁幽崖、奇峰绝壑，与夫古藤异木之盘绕辽辖于山中者，一经剪辟，无不轩豁呈露，极瑰奇绝特之观。予于辛亥夏因省视往游焉，甫至山麓，见碑石耸立突起，直逼霄汉。距碑而上，抵少霞洞，怪石森列，玲珑虚敞，清风自生，翠烟若留。徘徊久之，升千仞冈，川原万里，如在目前。指顾间，其视长啸台，不只泰山之俯峿嵝矣。循台以北，侧闻水声潺潺若鸣佩玉，即凝碧潭也。近岸趺坐，岩左为丹霞嶂，青壁斗绝。复逾潭观仙人床，可枕可卧，岂少霞之所尝偃息欤？踞谈元座，凝神片时，旋上梯云渡，独立瞻眺，几忘鸟道之峻而高也。由渡而下，至双凤溪，见万年藤，轮囷离奇，姿态横溢。过溪有池，岩流倒泻，喷薄惊人。由池北入琅玕峡，夹道崭然。旋至虬树坡，观其昂首上生狰狞夭矫之状，毅然若壮夫离立相持不相下。自坡达石脊梁，峰回路转，遂至龙骨涧，坐蒲围硖。溯屈曲溪，石色苍古，溪浪宛转，绝可爱玩。逾溪有翠云窝，罗阴四合，苍翠蒙密，休息其中，可以竟日。窝上瀑雨纷飞，每风回日映，其状难名，彷佛珠帘十二，常垂苍崖白石之间，以名珠帘岛，洵非虚语。及游白龙湫，石岛宛然龙形，下即一泓清冽，如涵天镜，亦奇观也。由湫前见枰石，宽平如砥，可恣少憩。复寻芝药圃，其地奥美，多产灵芝芳草。傍有捣药臼，虽炼丹人远，而铅汞术苓之气犹似狼藉于臼傍者。更循画卦川，穷太乙源，清流浩浩，蜿蜒曲折，历珠帘岛下白龙湫，往复奔注，直达天开河而后止，凡山中之田亩皆由以利赖焉。余所见仙洞之奇胜有如此！独念东南山水之美锺于天台、雁荡，下此穷乡僻邑，虽间有胜致可游，然皆不足与之相抗。玉环仙洞，其名胜宁让台、雁乎，何为湮弃埋没，经数百年而始出也？乃知宇宙怪奇伟丽之境，不遗荒远，惟必有待而后彰。今皇上德合高深，制府公鸿猷辉映，固宜山呈其秀，水效其灵。虽以海外弃置之地，为灵运屐齿所不到者，亦若踊跃奋迅，争献其奇，以昭圣世开复之华。迄今游览之余，而仰其峰峦，足以凭眺望；俯其流水，足以资灌溉。举仙洞之山川林麓，皆可利济民生，则夫珥笔纪胜，适以显呈灵之振烁，而岂徒侈一日之游观已哉。是为记。

诗

次韵宝印叔观海三绝之一 宋王十朋古诗

榴屿何年改玉环，木榴屿一名玉环屿，俗传避钱王讳，故改名玉环。望中犹是旧青山。遗民不记当年事，惟有潮声日往还。

送林知监任玉环

晨兴趣行装，秋色满离席。悲风苦送声，短晷频移刻。兰舟薄暮发，去公转遐僻。极目望官所，沉沉烟霭积。清有濯缨水，白有漱齿石。悠然水石间，官情聊自适。朝焉游其南，暮焉戏其北玉环旧有南监北监。彼微山中鸟，亦将识公德。公勿赋归去，田园付人役。

玉环山 宋曾 觌古诗

天宝风尘暗两京，祸从妃子笑中生。玉环两字正堪恨，好与青山改别名。

灵 山 元潘伯修古诗

玉环诸山灵山深，环以大海根太阴，空青水碧淡相映，散为风露来萧森。嗟予赋命落台雁，调笑鱼鸟成滞淫，南游华盖动连月，胜地在近徒歆歆。风帆经渡不再宿，绶裹长剑携青琴，种榆琼田中，吹笙玉山岑，吾将于兹养年命，岐路四断谁能寻。

丫髻山 方 铠古诗

奇峰高耸崔，秀出白云端。气拥青鬟湿，香凝翠黛寒。氤氲春沐后，缥缈晚妆残。几夜凭栏际，微吟拄颊看。

环山胜景 张坦熊

万年藤扶疏苍古，根盘溪北，干绕南枝。

古藤盘绕锦溪边，巧作游龙状宛然。看取绿阴长覆地，涧风山月自年年。

双凤溪水清石白，林密花丛。

树影双翔碧水溃，丹山犹见旧时群。最怜月淡风轻夜，逸翮翛翛欲翥云。

玉蟾池峰崖嶕峉，飞泉分瀑，倒泻池中，有石如蟾。

半岩飞瀑泻池湾，恰置蟾蜍一水间。不信桂宫遗月彩，清光长照绿波闲。

石脊梁其形似脊，绵亘数丈，上锁深涧，下截危崖。

石梁如脊曼莫扳，层级迢迢跨绝涧。仰视飞空一线斜，却疑天半横云栈。

天鹅沼石类天鹅，张尾伏，延颈沼中。

双翼天然下素汀，当年曾伴写黄庭。山阴事往无人爱，似向秋风独展翎。

翠云窝林木蓊翳，堆云积翠。

侵晨曳杖入云深，翠色岚光掩竹林。坐卧欲忘归去晚，夕阳犹恋薜萝阴。

珠帘岛峰岩壁立，奔流喷薄，缤纷拂人，俨如雨珠倾泻，霄汉垂帘。

缤纷寒瀑雨纤纤，岩畔风回势乍添。散落珠玑光映目，祇疑霄汉昼垂帘。

白龙湫石岛龙形，鳞甲宛然，一泓寒碧，深不可测。

夭矫苍岩俨素虬，喷成飞瀑下长流。经年寒碧深如许，直作空潭六月秋。

棋枰石石枰如几，位置天然。

不须飞雹落棋声，流水高山对石枰。忆想柴桑陶处士，无弦琴得曲中情。

芝药圃山岩崒嵂，佳木菁葱，多产芝药，圃侧捣药臼，浴丹泉。

仙山琼圃倚云开，红药青芝满石台。坐久欲迷香远近，几声鸣鹿隔林来。

捣药臼

万杵声敲碧落秋，丹成人去臼空留。不知灵药春来秀，满壑烟梢翠欲流。

浴丹泉

一泓如镜足盈杯，化鹤丹成就此沤。犹见向晨岩下水，白云散尽异香浮。

少霞洞虚敞通明，尘封不染。

洞天虚寂绝尘埃，跨鹤人归竟不回。欲向峰高寻旧迹，石门惟见白云来。

千仞冈平石如台，俯视一切。

穿林逾洞陟崇冈，云气空蒙绕客裳。晴日凌虚恣远眺，海天万里色苍苍。

凝碧潭巨石横截，百川汇流，窈然深邃。

川流成汇水停涵，一色澄鲜似蔚蓝。添取草堂崖石畔，凭栏笑拟百花潭。

太乙源源本天河，昆广溉田原，朝宗于海。

逝川经涧几回过，恬淡无言润物多。会看朝宗沧海去，不知源远自天河。

双凤溪 周长发山阴词林

滟潋晴波澹晓妆，古藤涧畔历风霜。当年老凤兼雏凤，丹穴犹含五色光。

玉蟾池

好作胎珠老蚌看，一奁玉镜自清寒。分明秋水初生魄，月影波痕任郁蟠。

琅玕峡

玉蟾池北两峰孤，金凤溪南十日娱。清影劈开双玉笋，一声长啸有狂夫。

蒲团峡

何处能留葛稚川，药炉经卷寄寒烟。贝多叶上擎慈钵，苦卜林中涌法泉。

珠帘岛

三叠泉来清且妍，水晶细箔挂西偏。芙蓉削出青于髻，逗入虾须碎不全。

白龙湫

幽壑银涛物外情，秋风鳞甲撼山楹。若非道子丹青手，欲画双睛点不成。

捣药臼

曾闻采药守仙风，百里天台路未穷。捣得肉芝三万杵，劝人辟谷住山中。

芝药圃

异香原不产科蓬，芝作人形树作龙。九节菖蒲正可觅，引年长老玉环中。

少霞洞

闲身行药把鸦锄，一线诸天十笏居。张少霞留丹灶在，半岩指点化人庐。

千仞岗

振衣天半望夫君，若与蓬莱帝子亲。准拟枕流还漱石，坐邀嵇阮一流人。

万年藤 王鹤龄温郡司训

苍藤生太古，蟠曲西青溪。风霜不能蚀，千尺碧玻璃。

双凤溪

古木何夭矫，缭绕寒藤垂。彷佛丹山凤，双双斗羽仪。

虬树坡

老树化苍虬，头目宛然具。伏地忽昂霄，潇潇挟风雨。

蒲团硖

天竺古先生，每于水石住。此间浏浏泉，俨有跏趺具。

珠帘岛

峭壁飞晴瀑，随风泻更添。人间炎不到，天女下珠帘。

棋枰石

石几天然局，谁欤置此间。方知仙客迹，不独烂柯山。

芝药圃

芝药擢紫茎，术芳过玉液。深林人迹稀，只应供仙客。

少霞洞

洞口飞白云，云中翔白鹤。骖鹤张先生，时时来碧落。

环山胜境即事绝句十首 王良谷 试用知县

三青高岭峙东西，岭上风光一望齐。千顷绿畴平似掌，蒙蒙春雨动春犁。胜境初开别有天，碑传碧落字深镌。化工不惜宣灵秘，山水清游本自然。曲折泉声一径斜，绿罗掩映杜鹃花。停车触景吟霜叶，树树红云锁洞霞。溪鸣双凤老龙蟠，百丈藤牵路蜿蜒。流水小桥深树里，杖藜先上泛虚船。三峡惊涛倒影流，洒琼喷雪注龙湫。那知盘折层层上，别有珠帘挂上头。何年峭壁五丁开，瀑布千寻拂面来。结构小亭终日坐，不知风雨不惊雷。千仞冈头好振衣，猿猱攀附鸟随飞。浴丹捣药嫌多事，一枕松风卧翠微。棋枰片石嵌遥空，每见仙翁憩碧峰。对局不须论胜负，千年常有白云封。是处芳兰与紫芝，依岩傍圃总幽奇。暗香坐久沾衣袂，花草逢迎客未知。渔歌樵唱静中闻，迥隔尘凡一坞云。自古洞天三十六，至今都属少霞君。

珠帘岛 张 云汉阳孝廉

西青岭畔仙山巅，瀑布奔流鸣溅溅。白日阴翳忽改色，回风旋舞成云烟。冷气侵人砭肌骨，长夏如坐冰雪天。练光隐隐垂白虹，林木照耀皆新鲜。小亭临玩欲忘归，缤纷历乱空中妍。珠玑璀璨何人拾，万斛自倾银河边。分明阆苑飞仙人，临流自织珍珠帘。一朝骑鲸跨鹤去，犹悬万丈苍崖前。

虬树坡根盘崖侧，横出伏地，复昂首上生，狰狞夭矫，头目毕具，状若苍虬，雄踞池傍，见者心悸。

何年蟠郁连理树，讬体山阿垂烟雾。轮囷离奇不可状，纵横曲折如有度。划然裂石穿霞出，别干棱棱赤筋露。昂藏欲起仍复伏，蜿蜒入谷似奔赴。凌空直上势攫云，倏忽幻作苍虬怒。只愁晦暝雷雨交，阴森奇突惊人顾。

少霞洞

古洞隐崇岗，传是少霞宅。虚明藏日月，幽深秘金册。阖辟自广大，坐卧未云窄。羽化人已远，洞口孤云白。仰止在千秋，渺渺仙踪隔。

芝药圃

登陟幸余暇，晨兴入幽谷。远林多菁葱，夹路尽篁竹。香气忽袭人，猗猗药苗绿。仙山无凡草，芝苓信馥郁。眷言寻药人，携杖欣往复。采摘有余欢，松下任蟠腹。何当步高踪，相期山中宿。

屈曲溪

蜿蜒苍古石，百转势奇绝。流水行其上，纵横随曲折。潇抱饶远趣，琤琮多音节。乃知天地文，纡回恶直截。溪流有变态，一泓自澄澈。濯缨兼漱齿，依依

何能别。

蒲团硖硖面涧流，双石如阙，正襟危坐，尘凡尽涤。

硖瘦形色古，错落呈苍素。双岩峙如阙，冷冷玉泉度。泉下隐圆石，俨若蒲团布。云水自周遭，烟峦亦回互。诚假片时憩，风泉生静悟。

珠帘岛 张任莲汉阳国学

银河流下碧山巅，满目奇光照耀边。映翠垂青烟袅袅，凌空飞白雪溅溅。水晶帷幔朝暾里，云母屏风皓月前。更似宝珠倾不尽，却成帘箔倍清妍。

白龙湫

峥岩夭矫傍溪渍，雪染龙螭浑不分。鳞甲张时疑带雨，水烟飞处似嘘云。一泓寒碧涵天镜，万顷波澜起縠文。雁荡灵奇犹在望，半空素彩结氤氲。

翠云窝

一路高低过碧岭，别开幽径玉山阴。绿香有意凝花坞，翠色何心映竹林。云木似帷堪对榻，薜罗如盖任横琴。洛中风景悠然远，谁和当年自在吟。

屈曲溪

清泉一道出龙湫，层叠潺湲写素秋。溪面有岩随势曲，水阴无雨带声流。不如湍急横仍纵，惟见波停去似留。尽日溯洄还漱濯，更于何处觅芳洲。

千仞冈

舒啸登临不惮劳，秋风亦助本情豪。去天尺五星辰接，拔地寻千泰华高。是处烟青山岌嵂，无边影白水波涛。片时览尽东南秀，孤鹤斜飞唳九皋。

珠帘岛 叶向荣黄冈国学

山迳行行转数峰，别成天地敞心胸。屏开锦绣三千界，水滴珠帘十二重。风片卷来留紫燕，月钩挂处织青松。野人疑是蛟人泣，万斛无端满壑冲。

棋枰石

昨夜仙翁对弈过，一枰位置在山阿。游人列坐如开橘，樵子相看欲烂柯。黑白风摇山果落，纵横月影树枝多。手谈代以清谈好，倚石酬他金叵罗。

少霞洞

扪萝跨木入山深，石室虚明绝点尘。晓景常留云作客，夜清只许月为邻。洞天六六应如是，世界千千那足论。此即少霞古洞府，老樵指点与游人。

千仞冈

游人拾级白云关，高岫嵯峨次第攀。峻极于天惟鸟道，平铺如砥隔尘寰。升

腾日月襟怀里，指摘星辰掌握间。健足独能凌绝顶，疾呼声应万重山。

玉蟾池 孙 景

云绕层峦树覆岩，飞泉遥挂水晶帘。空山长夜光如月，应是清池有玉蟾。

钓鳌矶

峨峨矶石俯清冷，树色山光映面青。独有任公能把钓，纶竿垂处即沧溟。

虬树坡

奇树盘空势蜿蜒，半垂风雨半垂烟。仙人去后虬龙在，矫首青冥不记年。

少霞洞 苏岱瞻

昔有仙人张少霞，曾经洞里饭胡麻。而今白石苍松古，桃树春回几度花。

玉蟾池 平文灿山阴州同

池面泻珠玑，崖间空翠飞。玉蟾逃月窟，长此饮朝晖。

石脊梁

石脊崖间耸，横锁涧流来。飞仙常过此，迤逦入天台。

龙骨涧

磷磷涧中石，皑如龙蜕骨。潆洄千尺波，天风起寥寂。

长啸台

高台天际头，呼吸通帝座。长啸叶鸾凰，我唱苏门和。

翠云窝

竹树岩窝密，阴阴簇翠云。拄杖从所憩，清晖澹夕曛。

捣药臼

山古石崚嶒，胎仙时下掠。我爱张少霞，休粮杵灵药。

浴丹泉

清浅浴丹泉，丹砂尚可掬。凌晨汲水华，最宜苓术粥。

千仞冈

穿洞陟高冈，天近星可摘。俯视白云流，掣电如裂帛。

棋枰石 黄文显

尘寰变态总如棋，睡里闲敲不碍痴。留着一枰苍石在，方圆动静可随时。

蒲团硖 吴梦卜贵州孝廉

高寄岩阿别一天，去来曾见少霞仙。跏趺未许凡人到，留与清溪共万年。

飞泉分瀑 何 锦试用知县

瀑布奔腾响似雷，公余憩此暂徘徊。千条玉浪凭空下，万颗明珠绝顶来。

峰回路转

古洞幽深次第攀，扶笻直到半山间，纡回屈曲疑无路，峭壁飞泉又一湾。

飞泉分瀑 吴梦卜

想是银河下碧天，因留瀑布挂山巅。寒光澹远如明月，白练横空似暮烟。不待风高常作浪，岂因雨集始成泉。农人莫说川流小，不息能滋万顷田。

游玉环山 旷士誉湖南国学

欲知沧海阔，理楫渡江关。天地浮沉内，风云杳霭间。古碑垂碧落，飞瀑下青山。差喜尘襟涤，川原款客颜。

双凤溪 徐逢吉钱塘庠生

水作白玉色，花开青桐香。不逢吹萧客，但见双凤凰。

万年藤

藤花覆水香，藤根穿石裂。炎风吹不来，常带尧时雪。

琅玕峡

台石何嶙峋，其色宛如玉。我行两山间，顿觉须眉绿。

翠云窝

临流多好山，四面尽嘉树。愿招云中君，来此共朝暮。

白龙湫

山中白龙湫，照之毛发见。午炊绿云茶，晓涤红丝砚。

棋枰石

局散仙人去，年深子路荒。独留残劫在，谁与论黄羊。

少霞洞

四壁何空旷，青苔间紫苔。素书才读罢，山月忽飞来。

玉蟾池 王炳弘乐清知县

白练横空不肯收，银河夜静满天流。神龙抛却明珠去，抱此凉蟾过九秋。

万年藤

绝似神龙贴水眠，金灯常共翠旗悬。空山不少鸿蒙气，饱尽风霜一万年。

双凤溪

一溪流水百花香，花下如栖两凤凰。常有箫韶响云外，问谁先酌帝台浆。

棋枰石

未必樵人便烂柯，盘中黑白两如何。英谋妙算谁能晓，海上神仙国手多。

珠帘岛

玉女明妃在此中，珠光日色两玲珑。我来帘底从容坐，不怕山南起飓风。

白龙湫

云气朝朝有似无，白龙鳞甲未应枯。何当今夕燃犀照，看取寒潭五色珠。

少霞洞

少霞仙去知何日，洞壑玲珑玉不如。今日秋光清似水，正须高坐读吾书。

双凤溪 张元观永嘉廪庠

曾传双凤此溪游，凤去来仪溪自流。天不肯辜奇水石，人因得到古林邱。千章乔木纵横甚，匝路新花烂漫抽。不信此方为绣壤，一区已是厌人眸。

琅玕峡

何年鬼斧凿山开，绿水堆中任往来。吞吐云烟疑蜀道，合离风雨小天台。珍禽《尔雅》难收尽，香草《离骚》未博赅。知是山灵爱清净，双排屏障隔尘埃。

虬树坡

冷落荒山四百春，苍虬形状古精神。如生苑囿应称宝，若近村庄定作薪。乘月归栖维鹤影，和云排驾有神人。他时倘逐飞龙化，为雨还先渥海滨。

龙骨涧

生惊穷谷旱难耕，死作流泉一涧行。风簇细鳞犹有影，夜深阴吼尚闻声。专车首尾遗骸在，战野元黄化血清。我却有心肉白骨，广施霖雨遍苍生。

白龙湫

石龙卧此自何年，上不飞天下不田。怕作风波于世上，独澄寒碧在山前。海滨远遁凭谁识，云路无缘只自怜。是地重开需雨露，一声唤醒万年眠。

太乙源

问水穷源只等常，相传太乙独源长。河流远泻疑天上，银汉支分到海疆。不泛一溪桃李艳，能滋万井稻粱香。汪波偏润玉环土，从此朝宗百谷王。

登玉环山 吴 卓庚戌进士

采访名区遍十洲，玉环风景望中收。峰峦直上冲霄汉，秀色苍苍万古留。

游仙人洞

曲径峰回别有天，霞光照耀小亭边。山巅瀑布珠玑落，不让人间第一泉。

环山胜境 路 觐庚戌进士

海外神山数千百，相传一一仙人宅，蓬莱方丈有无间，欲往从之云气隔。百雉崖岙辟玉环，灵山榴屿探荒僻，蚕丛渐次呈天巧，冠盖过从恣游屐。嶙峋拔地鬼斧削，中界飞泉一道白，沫激涡旋喷复咽，玉盘抛落还珍惜。须臾天风洒然来，斜缀轻扬润巾帻，细磨成屑撚成丝，缕缕回文随手缉。忽然雨过泉源浚，倒泻天河砯崖隙，宫商迭奏金铁鸣，素羽银铠耀霜戟。摄衣更上百折盘，压面腾身度山脊，攀援虬树憩云窝，药苗丹颗寻仙迹。蒲团寂深棋枰闲，洞府烟霞封玉册，直上千仞意萧爽，极目沧溟入胸膈。安知我辈非真仙，羡门安期肩可拍。

天开河 路 觐

玉环诸峰高插天，面面屏障纷钩连。环以大海一磬圆，鹿蹊鸟道怪石骈。控险扼要开城壖，揆度日景观流泉。为筹雉堞万古坚，斫山铲障北溟边。万夫捆载逾岭巅，群呼踊跃争向前。海涂泞滑双足胼，危嶝百级峭壁悬。一线逼仄难盘旋，长绳舁石石压肩。顶踵踽踏相扶牵，邪许杂和鼓填填。一日宁得几往还，只恐虚縻少府钱。月及申酉水司权，顼冥叩阍达表笺。呼星召鬼驾云轩，五龙九鲵夹后先。先期箕伯扫尘烟，飞廉摇旗鼓霎扇。丰隆振威声怒喧，香车亟转谢火燃。列缺奔掣忙施鞭，铁骑冲突挥霜铤。鱼鳞密布青鬃湔，决开三峡泻九渊。华夫萍翳矜轻儇，倏忽平地成长川。是时百灵咸翔搴，刷沙鞭石斥卤穿。长鲸巨鳌亦蜿蜒，扬鳍奋角刳袤埏。居民屏伏心熬煎，彻夜惕息不得眠。侵晨起视惊相传，一湾西注清且涟。数里屈折通市廛，岂徒运石省舆篠。木兰小艇欢扣舷，扬帆衔尾斗捷便。秋风荡桨通陌阡，夜月归来系钓船。闾阎童叟夸神仙，稻熟酿酒鸣神弦。君不见楚门塘捍万顷田，翻盆雨过仍晏然。此地欲使城工竣，一夜风涛陵谷迁。谁欤作赋笔如椽，金石磨治为镌镌，置之崇墉垂万年。

仙人洞 王献猷拔贡试用

百尺流泉瀑布垂，天源毓秀拟蓬莱。小桥风送溪声急，曲路峰回石径开。地辟玉环留旧号，品题仙洞有鸿才。拨云我亦寻灵窟，辗转层崖满绿苔。

再游仙人洞

更得游仙趣，寻真兴渐浓。水花飞绝壁，潭影落高峰。洞拓曾谁辟，蒙开自景从。临川今有象，恋恋白云封。

词

仙人洞谒金门　　王献猷

凭空激，白水悬崖挂壁。少霞洞里莺啼湿，仙人何处觅？穿树连云坐石，闲却繁华消息。烟锁寻真路上迹，泉声长滴沥。

总　论

按：玉环乃温、台两府之锁钥，乐、太二县之门户。外截海洋，内资保障；崇岗峻岭，周匝环流；依山筑堡，险足以守；四面泥涂，捍御亦易，此玉环之内势然也。山外有南麂、北麂横截对峙，又为玉环之屏塞，此玉环之外势然也。

兹山向为沃壤，民人聚处，商典贸易。自洪武二十年控海乏兵，遂徙沿海居民于腹里，玉环之废于前代者如此。再稽疆域，玉环古隶乐清，今分隶太平，现在有桃花岭脚之溪河，乐南太北，玉环之分疆于二县者又如此。

当未开垦以前，闽、广、温、台各处匪类，私搭棚厂，聚居各岙。或沿海刮土，公行私贩之盐；或群聚垦种，坐收无税之产。网鱼捕虾，捉蜇钓带，船艘千余，藏垢纳污。今流民尽行驱去，而所招徕开垦者，乐清、太平、平阳、永嘉四县良民。非有籍之土著勿用，非地方官之保结勿留，俾奸宄无所潜形，比匪为之扫影。

查玉环原有十八都，并分支附近各岙。现在可以插种成为膏腴者，约田三、四万亩。其各岙口涂地，玉环乡老岸，须筑塘坝渐次成田者，约六、七万亩。以天地自然之利，养生齿日繁之民，此玉环山一定之出息也。至煎盐配引，棚厂输税，可绝私枭，可充公费，是又玉环山之余息也。有水师游巡海上，则洋匪无从而入；有陆路密布要隘，则私贩无从而出；有战舰屯泊海口，则诡秘之船只易于追擒；有快哨游巡内港，则奸匪之出没无可潜踪。棋布星罗，稽查森严，使商艘渔船于洪涛巨浪之中如履康庄，诚利益于民生不小，非第为玉环一方筹边固圉之计而已。然则兹玉环也，有田可耕，有地可种，煎盐者共乐其生，网鱼者各安其业，以衣以食，引养引恬，熙嗥之风不再见于兹乎？独是地极海隅，防闲宜密。今文员保甲团练，武员水陆汛防，区置筹画，固详且悉。而安不自安，治益求治，所贵乎有民

社之责者，重念危疆，日切绸缪。毋纵欲以恣衅，毋优柔以长奸，毋恃清操而辄云优裕，毋务安静而罔事稽查。当思官非传舍，莫谓自毕己事而贻误于地方；须知文武一体，莫谓职有分司而不关夫欣戚。古人一物不知，深以为耻，况礼乐不废兵戎，文事兼有武备。折冲樽俎，儒者亦足干城；智勇兼该，文臣非无庙算。当此海疆重任，其所以内安外攘，防守捍御之道，时惕忧勤，不忘寝食，庶几哉思深虑远，经画万全，既足以消衅于未萌，亦可以有备于临事，而为久安长治之谟也欤！

汉阳张坦熊男祥氏又识

玉环厅志

[清]杜冠英　胥寿荣　主修
吕鸿焘　总纂

玉环厅志卷首

张　序 …… (147)
温　序 …… (148)
重修玉环厅志胥序 …… (149)
重修玉环厅志吕序 …… (151)
旧志序 …… (152)
玉环厅志卷首纂修衔名 …… (155)
凡　例 …… (157)
玉环厅志总目 …… (159)

玉环厅志序

两浙辖十一郡，濒海六，而孤悬海中之沚，则舍定海惟玉环为最险要。西达乌洋，东环鹿岛，东北楚门、霓岙，屏迣笏立。逾黄、坎二门而出渔舠贾舶以及沤鬋。闱首之邦梯航麇至，美哉泱泱乎！

玉环厅以山名也。旧名“木屿”，或作“木榴”，亦作“木溜”，又作“木陋”。郑缉之《永嘉郡记》又谓之“地肺山”。跨温、台之间，分属乐清、太平，延袤七百里，地大物博，易薮萑苻。明初倭患亟，徙民内地，久等珠崖之弃矣。国朝雍正间，尚书李公卫抚浙，疏请展复，设玉环同知以专责成。百余年来，生殖康阜，贤才蔚兴。今同守金溪胥君云松，政事之暇，留意文献，因前志而开局重修，广为一十四卷，可谓敏且博矣。予试事讫，君以书成征序。予以是志有关民瘼、海防之大，而不止白龙湫、珠帘岛、翠云窝诸胜足以供墨客骚人之题咏已也，遂欣然而弁数言于简端。

光绪六年岁次庚辰秋九月下浣，督学使者太和张沄卿撰。

玉环厅志序

浙东名胜永嘉，古称“山水窟”。晋唐以来，探奇选胜之士，放浪岩壑，缒幽凿险，靡不穷极。而海中巨区如玉环山者，历代废弃之，有明以前无闻焉。

至皇朝雍正间，宫保李公觇知其地，闻于朝，命同知张坦熊往开之。建城郭，移人民，置廛市。都鄙有章，封洫有度，鱼盐有定，则教训生聚，积数年而规模毕举。其后又积数十百年，而生齿日繁，人文日盛。由是山效其灵，水呈其瑞，向等于珠崖之弃者，今则为诗书文物之邦。此固贤有司振兴作养于其间，亦国家文治之隆所翔洽也。

余于戊寅之秋，奉命分巡温、处两郡，而玉环厅治亦隶之。时权厅篆为杜君徵三。闻其访求旧志，将增益损革，勒为成书，以彰一厅之美彦。此盖能继张君之后，大有功于斯土者也。书未蒇事，寻去官。代徵三者为胥君云松。徵三所未竟者，云松又继之。阅两年而志书成，属序于余。忠翰谫陋无文，深愧不敏，而杜、胥两君之拾遗订坠，使百余年文献不就湮没，心窃嘉尊。忆前年冬，黄、温两镇巡哨于寨头洋面，余往监军，曾至其地。群山拱峙，沧海环周，良田中开，青苍万顷，风俗纯朴，去古未远；举凡目之所睹，耳之所闻，志中一一可考。今而后，谈浙东形势者，固不独永嘉擅其美矣。抑又闻之，民生休戚，司牧者之责也。吾知后此之日，必有流风善政，为编氓所沦浃，而可采入斯志，以传播不朽、垂休无穷者，则又大有望于胥君也。是为序。

光绪六年岁在庚辰十一月，赐进士及第、分巡温处兵备道山右温忠翰撰并书。

重修玉环厅志序

皇帝御极之三年，予监造镇海招宝山炮台告成，奉檄摄玉环同知事。念是邦山海交错，岛屿纷歧，受事后夙夜祗惧。幸文武和衷，民风质朴，凡所当兴举者，若学宫，若武庙，若名宦、乡贤、忠义、节孝，浚城河，设社仓、玉海书院诸端，皆赖官绅襄助，次第讫成。独念厅志为文献所关，自雍正五年展复时，同知张公坦熊草创成书，道光中，虽经汤公承烈续修，事未竟辄卸任去，稿亦无存。迨咸丰间，遭匪徒王玑之乱，厅中案卷复又荡然。百五十年中之典章、规制，既无以取法于前贤，复无以昭垂于后世，是以兢兢业业，不敢听其湮没不彰。乃集厅人士而告之曰："《尚书》有《禹贡》，《周礼》有《职方》，郡国之志，于以仿焉。夫志者史之余也。史之要在礼乐刑政与将相贤奸，大书特书，词严义正；志之要在农田、水利、山川、隘塞，与贤人君子之德业，匹夫匹妇一行一节之美，例得直书，使后人观感而兴起焉。旧志仅载开创成法，其他缺如。况板已毁，书已残，宜重修之。"众皆忻然称善。爰命司铎沈君厚斋董其事，延新昌吕孝廉小寰总厥成，商定纲目，发凡起例，并检书籍有关乎玉环考据者，以授庞绅云骧、韩绅姬宗、王生磊、吴生藻、陈生鸣商、戴生尧仁分司搜辑。于四年二月开局，阅十一月而稿将成，适予有南田垦务之调，镇海海防之差，所未寓目者水利、艺文、杂记耳。赖胥君云松踵续成之，俾展卷而知昭代安内御外之略，山川险要潴泄之宜，户口物产之庶繁，名宦先贤之功烈，下至闾阎纤息之美，灿然具备。玉环之文献其有征矣乎！书成，邮函问序于予，因志其缘起，以见玉民之尚义急公，诸生之踊跃从事，未始非予与胥君之厚幸也。是为序。

时光绪七年岁在辛巳春王正月，总理楚军达字全军营务处兼办镇海海防事宜知府衔前署玉环厅同知太平杜冠英撰于威远炮台之闻涛亭。

府厅州县之有志，古外史之遗意也。纪其地之所有，以备问俗采风，而尤为

守土者资治镜。盖考其得失，鉴其兴衰，求为宜民善俗之方，胥于是乎在，志亦安可少哉！玉环于雍正间汉阳张公创成厅志，零编蠹简，存者寥寥。前任杜君徵三锐意纂修，延掌教吕君为秉笔，以厅之绅士六人佐之，经始于戊寅元月，至十月则事已过半，而余适来承乏，杜君谆谆以旧政相告，期于卒业。余与诸君重加搜访，次第续修，越明年六月而书告成。夫玉环自展复以来，距今已百四十余年矣。凡山川、都里、民风、物产依然如昔，而学校之新兴，兵制之更定，宦绩之丕著，户口之增加，以及文学、科名、孝义、节烈后先继起，日盛日新，均为前志所未及。设非踵而增之，将故老无传，贞珉义碣又汩没于荒烟蔓草之间，则阅时愈久，征信无从，何以稽成宪而昭职守？杜君此举，可谓急所当务，而深达治体矣。然以余之碌碌，从事于斯，则蠡测之讥在所不免。惟念圣天子简用群僚，权重司牧，余滥膺斯职，方惧无以报称，今得从诸君子后，相与探索旧闻，且快睹成书；亦惟借助于志，而以志为治镜，则考其得失，鉴其兴衰，求为宜民善俗之方者，一一于志取之，庶几勉效涓埃，有补万一。然则是役也，余非有功于志，而志将有大造于余矣，非余之厚幸哉！兹脱稿已久，将付手民，为志其欣喜如此。

升衔补用知府知温台玉环理民厅事珊城胥寿荣序

重修玉环厅志序

玉之有志，始于雍正间张公坦熊。其时榛莽初开，草创成书，凡舆地、风物、制度、文章，举其大要，而其他多阙如也。道光间，汤公成烈倡修未竟，迄今又数十余年。旧书散佚，且遗梓无存。守土者往往鞅掌贤劳，未遑举事，然志之宜修，固急急也。

丁丑夏，杜公冠英下车伊始，辄以纂修为事。越明年，延厅之绅士庞君云骧、王君磊、韩君姬宗、吴君藻、陈君鸣商、戴君尧仁授馆分辑，而使余总其成。遂相与搜罗掌故，采拾遗闻。举旧书所载舆地、风物、制度、文章，阙者增之，繁者汰之，因者循之，革者删之，而又补从前所未及，编为十四卷，中为九十门。其间分条析缕，纲举目张，较之旧书似详且备矣。

顾吾尝闻之：志犹史也，作志犹作史也。作史须良材，作志亦须博学。余自维谫陋，何足从事于斯？惟仰体杜公肫肫求治之心，谓有志可以镜得失，辩淑慝；兴坠而举废。余重违其意，勉事操觚，而又得诸君子朝夕参稽，匡所不逮，以相与有成，亦厚幸也。若云意简而赅，词古而雅，有当于作志者之称，岂余所敢望哉！

先是修书过半，杜公卸篆去，胥公寿荣继之。今全稿已成，公将付诸梨枣，以垂示后来，而为观风者所采择焉，余益滋愧矣。

光绪五年岁次己卯嘉平月，沃洲吕鸿焘撰。

旧志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故一夫不获，方隅未化，亦必加之意焉，非徒以广土众民已也。

宫保尚书李公，总制两浙，恫瘝民瘼，情殷国事。凡省会都邑之地，虽已治已安，罔弗思深而虑远，至山陬海澨，复殷殷注意。盖我国家声教，讫于海外，郡台湾而邑定海，幅员既长，鲸鲵靖影，尤必防微杜渐，以图海疆永固之谋。觇知玉环横亘海中，为温、台之门户，察其形势，深邃辽阔，易于藏垢纳污。瞿然曰：“其田地肥饶可耕，其山海要害宜守，夫孰非圣天子之疆索哉，奚忍以草莱而轻弃之也？”爰请展复于朝，题熊以董其事。如建官设汛、招徕开垦诸大务，一一预定其规模，复区画指示，面命耳提，详明周匝。

熊于雍正五年三月委至兹土，率由奉行，宣布皇仁，遍张宪示，首事招徕。先民之急，相度川原林麓之区，卜宅授田，开河浚沟，除道成梁，筑塘建陡。为上错，为中错，为下错，分三壤以定厥赋，正经界以尽地利。贫而无力者，请为之借种助耕；家有余粟者，又为之通商惠工。斯民所以相生相养之道，罔弗曲尽而靡遗。于环山之中青，地势平衍，卜筑而城焉，而官舍，而仓廒，而营房、而神祠、次第具备。东西朔南，为台寨，为汛防，为塘铺，为快哨，星罗棋布。武则陆路以固其内，水师以蔽其外；文则团练游巡于各口，保长稽查于岙中。斯垦民之大集，而有以永奠厥居也。至不耕之民，则刮土煎盐，足资衣食；或以渔为业，则禁革陋规，止征涂税。其闽、浙淘海船只，千帆丛集，遍游洋面，奸良混淆，查明进出口址，收其牌照，验其年貌，俾岙外之奸匪无由而入，即岙有奸匪亦无从而出。以故数年来，海宇敉宁，商渔乐业，莫不曰：此玉环扼要据冲之所致也。

今日者，城垣廛舍，翼翼鳞鳞，禾黍桑麻，离离彧彧，而又河道天开，舟帆咸利。回忆入山之始，满目荆榛，新附之民，鹑衣藿食。一旦出作入息，鼓腹含哺，商贾云集，行旅载途，共游于光天化日之下，不诚于环海之民有厚幸乎？此皆我

皇上仁恩普被，上膺天眷，以故川岳效灵，万物各得其所。而制府李公体国经野之硕画，足以光天壤而昭来许。然而山川风土之宜，小民乐利之源，凡夫风气初开，新疆景象，不一一为之编辑，将后之观风者，亦何所藉以考焉？爰是首刊题奏议详，图其星野险要，纪其田赋典制，笺其风物事宜，而以人文附缀于后，为志四卷，则诚有不容已于缕述者也。是为序。

雍正十年岁次壬子应钟月，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张坦熊撰。

玉环厅志卷首 纂修衔名

主修

知府衔前署温台玉环同知太平杜冠英

升衔补用知府调授温台玉环同知金溪胥寿荣

提调

五品衔兼司总校玉环厅学训导钱塘沈克昌

总纂

举人拣选知县新昌吕鸿焘

协纂

举人新昌陈谨

分纂

孝廉方正江西候补知县厅人韩姬宗

前署山阴县教谕试用训导厅人庞云骧

兼司分校候选训导厅人王磊

兼司分校候选训导厅人吴藻

廪生厅人陈鸣商

兼司采访生员厅人戴尧仁

总校

理问衔玉环巡检善化林鸿经

分校

举人厅人蒋乙藜

采访

廪生厅人刘观光

廪生厅人董德新

中书科中书衔附贡生厅人苏荣

生员厅人江梦花

增生厅人林宣三

廪生厅人林之春

生员厅人赵秉乾

试用教谕厅人张鸿文

候选教谕厅人刘国芳

候选教谕厅人王世忠

廪生厅人赵起辰

生员厅人叶佩芳

生员厅人邬晋封

生员厅人吴俊英

生员厅人林一鹏

生员厅人庞燕孙

生员厅人王继韶

生员厅人陈宗虞

附贡生厅人林凤鸣

生员厅人庄凤仪

生员厅人叶启封

生员厅人陈佩锵

生员厅人郑梦兰

生员厅人郑梦周

监生厅人南庆镛

玉环厅志凡例

一、旧志初经展复，草创成书，仅分四卷。今遐稽博采，增为一十四卷，于志书体例，颇已全备。

一、志书非档案可比，旧志载公牍累累，因地属初开，规模甫定，不惮其烦。今择尤要者，附载各门，其余多就删减，至宸章疏奏，仍依类谨志，不另分条目。

一、山有脉络，水有原委，旧志未经详悉，名目亦多错误，兼有遗漏。兹详加考证，于叙山，按定方位，提明纲主，以下依次罗列，俾阅者了如指掌；叙水，先明发源，以及分流、合流，并经注之处。凡塘、河、水道由人力浚成者，另载水利。

一、职官，因年久无稽，未能备载，有仅传姓名，而出身籍贯及署任年分亦无可考者，俱从夏五郭公之阙。

一、名宦，详载功德，著为列传。其或一二政绩有裨士民，未可听其湮没者，于职官名下附录其事，不复另立传文。

一、选举，自展复后登科第者，先后只二人。兹查宋、明举人、进士、荐辟，籍隶太平、乐清，今已割地成厅，其里居确在境内者，采录以光志乘。所载名臣、仕进、封荫亦如之。

一、列女，有关风化未经旌表者，以采访为凭。于列女名下各缀采访姓名，以示责成而昭慎重。

一、艺文，凡碑碣诗赋，所记何事，所题何景，即附录各门，以便观览。其无所附丽者，载入艺文。

玉环厅志总目

卷　首……（145）
序……（147）
纂修衔名……（155）
凡　例……（157）
图……（165）

卷之一　舆地志上……（177）
沿革[表]……（177）
星　野……（185）
疆　域……（185）
形　胜……（186）
卷之一　舆地志下……（187）
[叙]山……（187）
[叙]水……（208）
古　迹……（213）
冢　墓附……（215）
物　产……（217）

卷之二　建置志……（223）
城　池……（223）
公　署……（224）
仓　廒……（225）
邮　传……（226）

税　关……（226）
都　里……（226）
街　市……（228）
桥……（228）
渡……（230）
坊　表……（231）
恤　政附……（232）

卷之三　版籍志……（237）
户　口……（237）
田　赋……（237）
盐　法……（240）
外　赋……（241）
经　费……（242）

卷之四　风俗志……（244）
士　习……（244）
民　事……（244）
日　用……（245）
礼　仪……（245）
岁　时……（246）
气　候附……（247）

卷之五　水利志……（248）
海　塘……（248）
陡　闸附……（248）

卷之六　祠祀志……（253）
坛……（253）
庙……（254）

祠……（258）
寺……（259）
庵……（260）
观……（261）

卷之七　学校志……（262）
学　宫……（262）
书　院……（286）
[幼童]义塾……（289）
乡　塾……（290）
考　棚……（291）
宾兴祀田附……（291）

卷之八　军政志……（293）
营　员……（293）
兵　额……（294）
器　械……（294）
军　局……（294）
教　场……（295）
汛　防……（295）
营　房……（296）
战　舰……（297）
海　防……（298）
险　要……（300）
潮　候……（301）
风　信……（303）

卷之九　职官志……（305）
同　知……（305）
训　导……（308）

巡　检……（309）
参　将……（310）
守　备……（311）
名　宦……（312）
留　绩……（316）

卷之十　人物志……（319）
仕　进……（319）
名　臣……（322）
介　节……（324）
忠　义……（324）
孝　友……（326）
义　行……（328）
文　苑……（329）
隐　逸……（333）
寓　贤……（333）
方　外……（333）

卷之十一　选举志……（334）
进　士……（334）
举　人……（335）
贡　生……（335）
征　辟……（338）
[荐举]……（338）
武　科……（338）
封　荫……（3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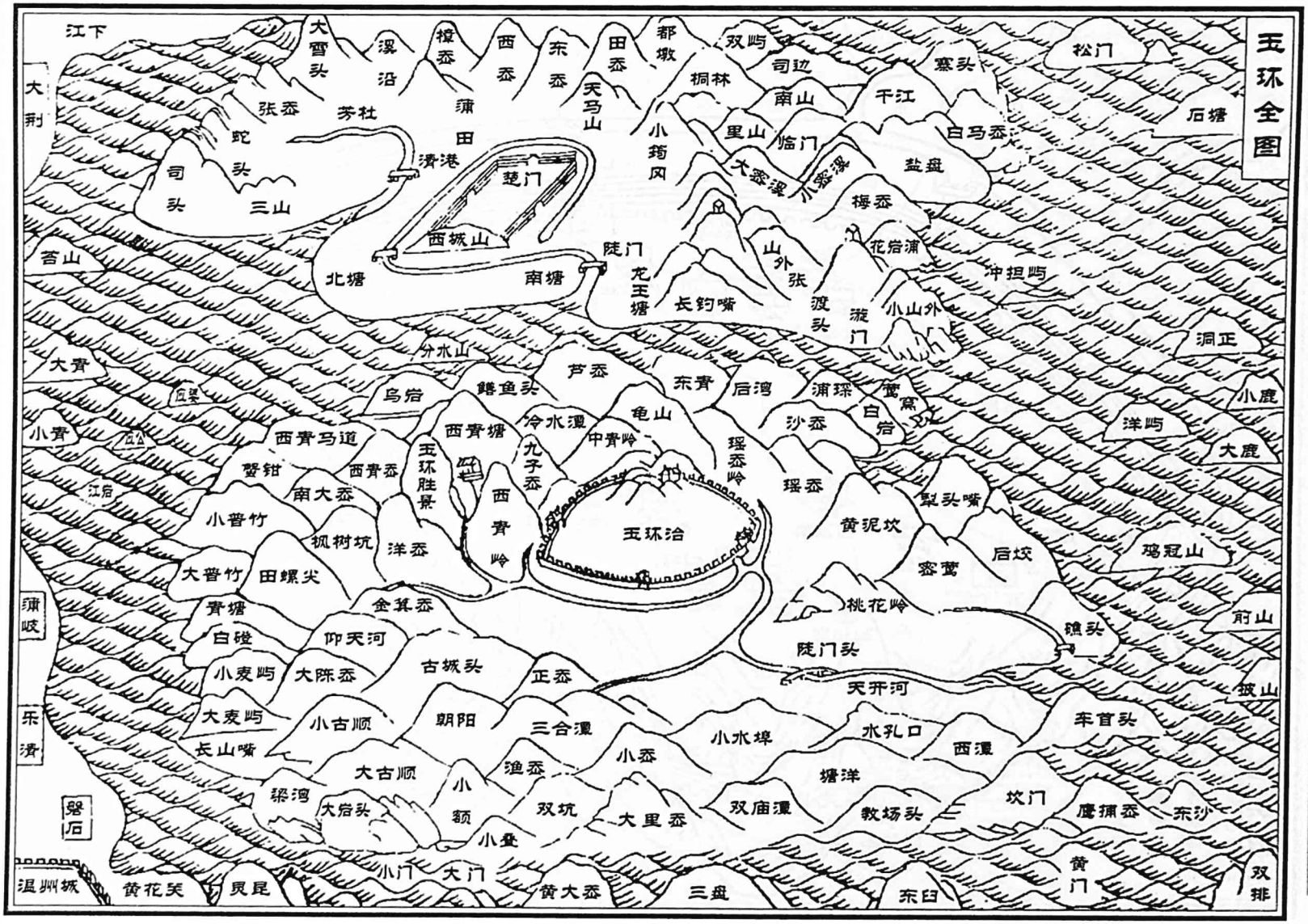
卷之十二　列女志……（341）
节　孝……（341）
贞　女……（3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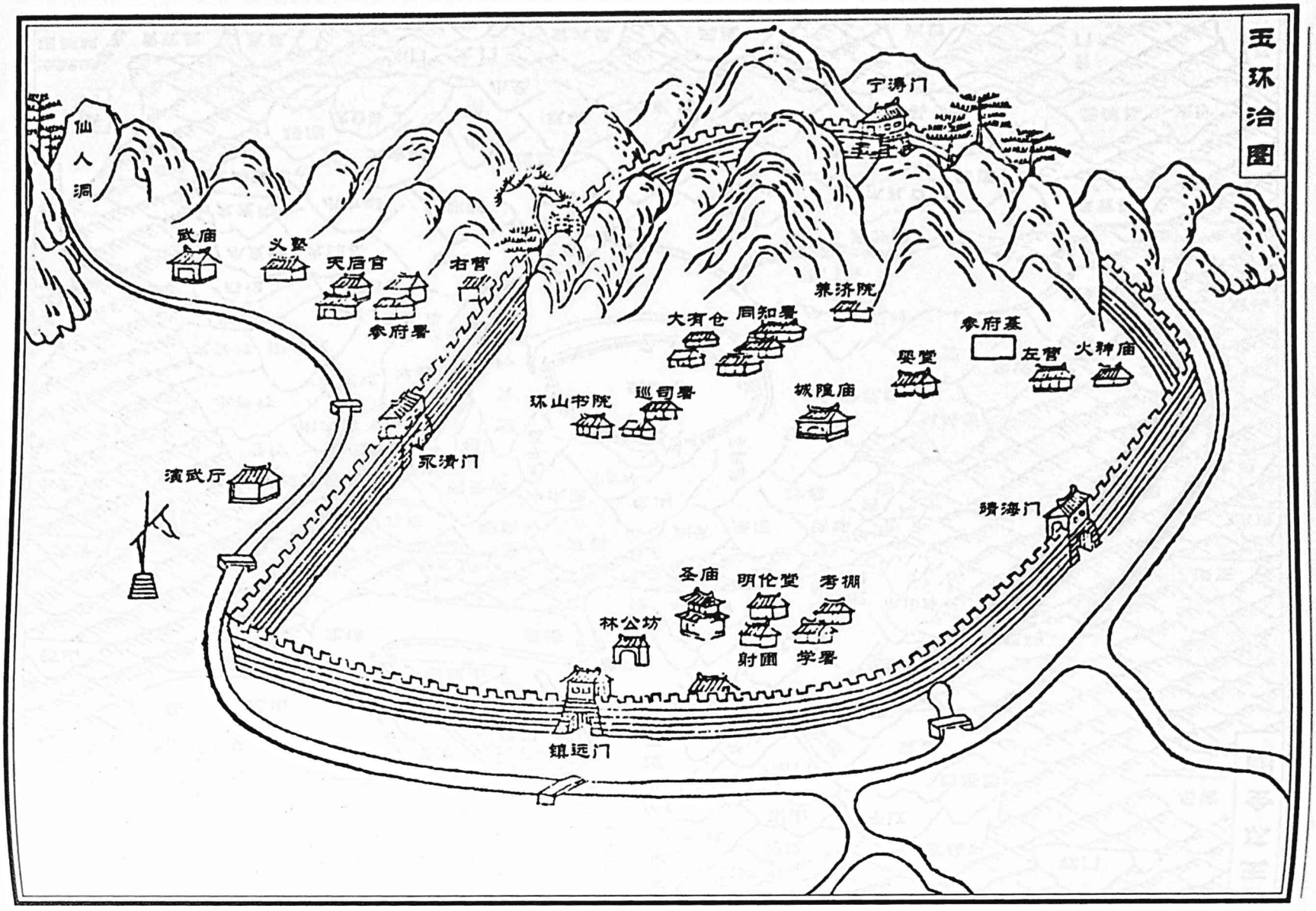
烈　妇……（356）

卷之十三　艺文志……（358）
书　目……（358）
碑　碣……（359）
文　编……（360）
诗　编……（373）

卷之十四　杂记志……（385）
祥……（385）
异……（387）
寇　警……（388）
辨　讹……（393）
存　疑……（393）
杂　事……（394）
附逸事……（395）

［卷之十五　补遗志］……（399）


玉环全图
江下
大荆
大雪头
溪沿
檀岙
西岙
东岙
田岙
都墩
双屿
司辽
寨头
松门
后塘
桐林
南山
干江
张岙
芳杜
蒲田
港
里山
临门
白马岙
蛇头
司头
三山
楚门
小筠风
大窦潭
小窦潭
盐盘
梅岙
西城山
陡门
龙王塘
花岙浦
冲担屿
吉山
北塘
南塘
山外张
长钓嘴
渡头
漩门
小山外
洞正
分水山
芦岙
东青
后湾
浦琛
白岙
小鹿
大青
乌岙
鳝鱼头
龟山
沙岙
洋屿
大鹿
小青
西青马道
西青塘
冷水潭
中青岭
瑶岙岭
瑶岙
蟹钳
西青岙
九子岙
玉环胜景
南大岙
西青岭
玉环治
黄泥坎
鼠头嘴
小普竹
枫树坑
洋岙
后坎
鸡冠山
大普竹
田螺尖
窑黄
桃花岭
前山
青塘
金其岙
白碰
仰天河
陡门头
小麦屿
大陈岙
古城头
正岙
天开河
大麦屿
小古顺
朝阳
三合潭
小水埠
水孔口
车首头
长山嘴
大古顺
渔岙
小岙
塘洋
西潭
梁湾
大岩头
小额
双坑
大里岙
双庙潭
教场头
坎门
鹿蒲岙
东沙
小叠
小门
大门
黄大岙
三盘
东臼
黄门
双排
温州城
黄花笑
贝昆


玉环治图
宁溪门
仙人洞
武庙
义塾
天后宫
右营
参府署
兼济院
大有仓
同知署
参府基
左营
火神庙
婴堂
环山书院
巡司署
城隍庙
环溪门
演武厅
靖海门
圣庙
明伦堂
考棚
林公坊
射圃
学署
镇远门

都图

第十八都管村一
大荆
寄庄

第十四都管村七
芳杜郑
前路
樟岙
钱岙
样根
溪沿
徐都
司合
樊塘
彭岙墩
西林
庙湾
西岙
清港
小蒲田
大蒲田

第十五都管村三
彭家宅
田岙
东西岙
小筠风
天马山
塘洋
楚门
南北塘
白千
山对
龙王
小闾

第十六都管村二十七
林门
安宁
双屿
司边
瑶坑
碁岙
南山
大岙里
路上
都顿
樟岙
水桶岙
山里
千江
洋坑
盐盘
塔山头
塘厂
梅岙
密溪
邱家岭
剩岙
龙过门
波头
小山外
山外张
花岩浦

第十七都管村三
大芙蓉
小芙蓉
蒲岐
俱寄庄
第二十二都管村二
茅岘山
苔山

第十三都管村三
芦岙
蛇屿
琛浦

第十一都管村九
东青
黄泥坎
九子岙
龟山
鳝鱼头
西青塘
西青岙
冷水漫
乌岩

第十二都管村四
白岩
沙岙
后湾
犁头嘴

第二十一都管村五
后沙
打鹿坑
俱寄庄
上马石
田湾
大岙

第二都管村二
三峡漫
仰天河

第一都管村三
正岙
金鸡岙
打石仓

第四都管村二
陡门头
塘洋

第五都管村三
后坟
密鹭
礁头

第六都管村三
双庙
水孔口
小水埠

第十九都管村三
盘石
岐头俱寄庄
黄花芙

第十五都管村十
双条坑
梁湾
三条青
鹭鹚礁
小额
南大岙
西滩
蟹钳
马道头
大普竹
大古顺
长山嘴
小古顺
小普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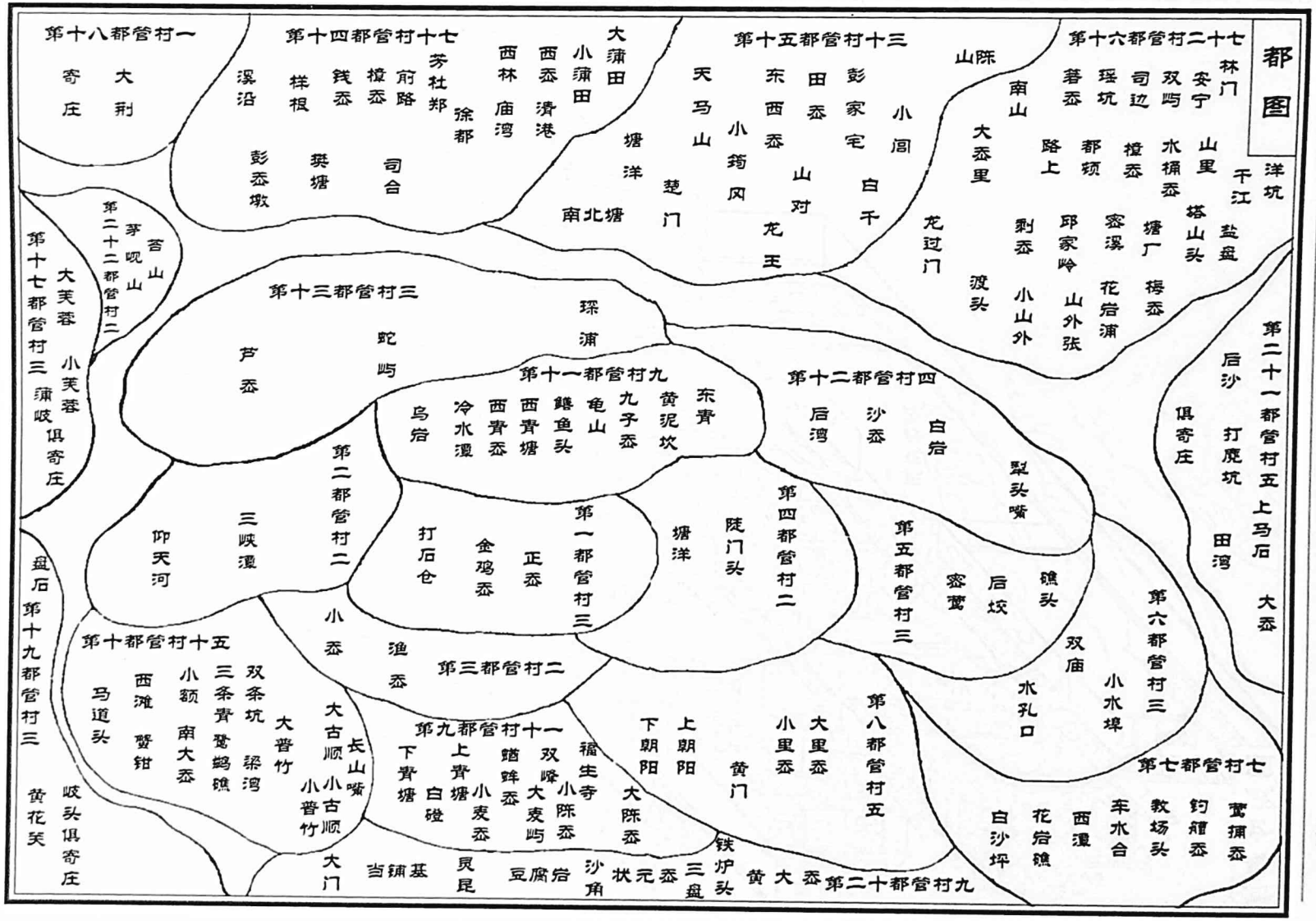
第三都管村二
小岙
渔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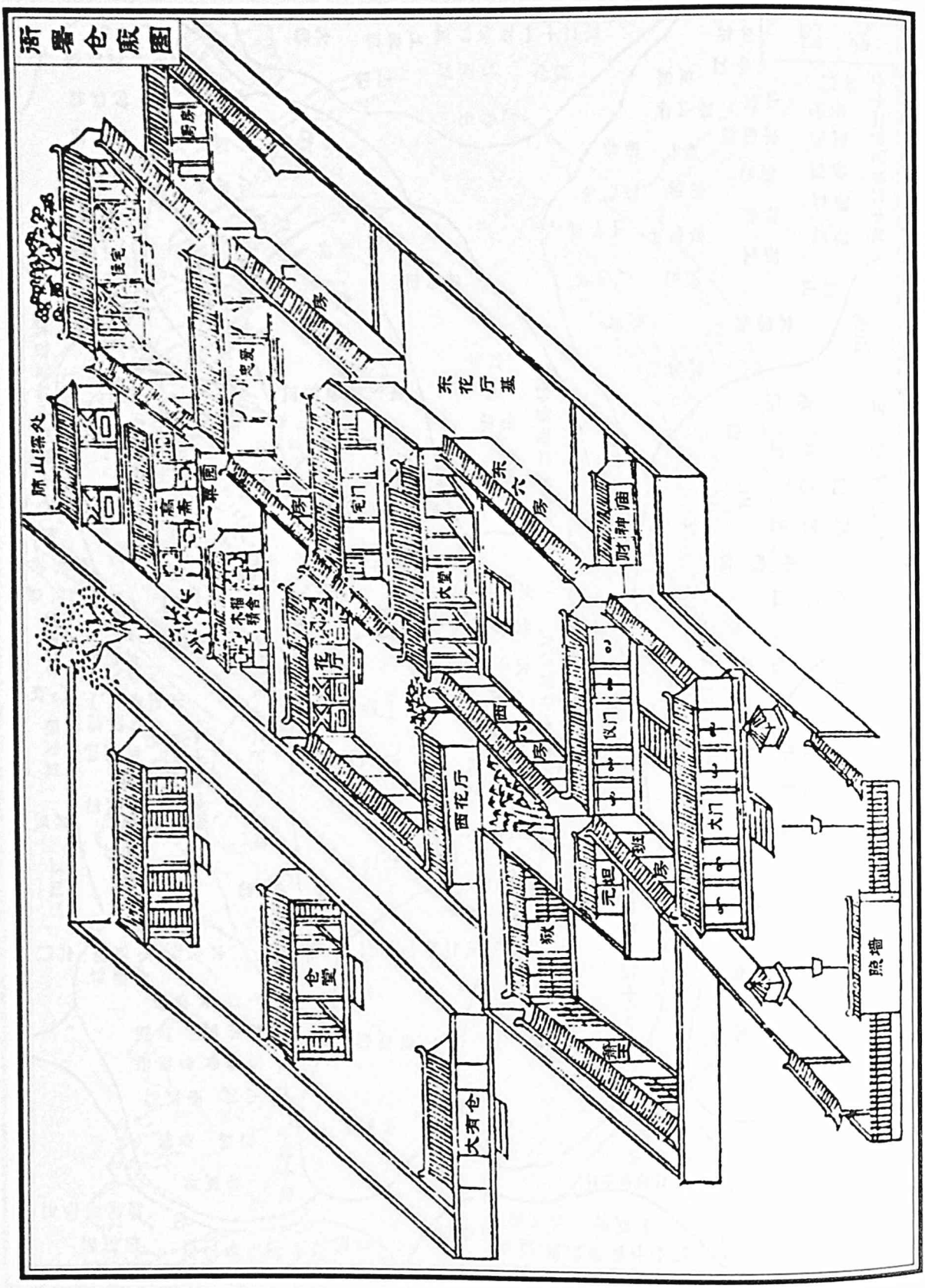
第九都管村十一
福生寺
双峰
小陈岙
大麦屿
蝤蛑岙
小麦岙
上青塘
白磴
下青塘
大陈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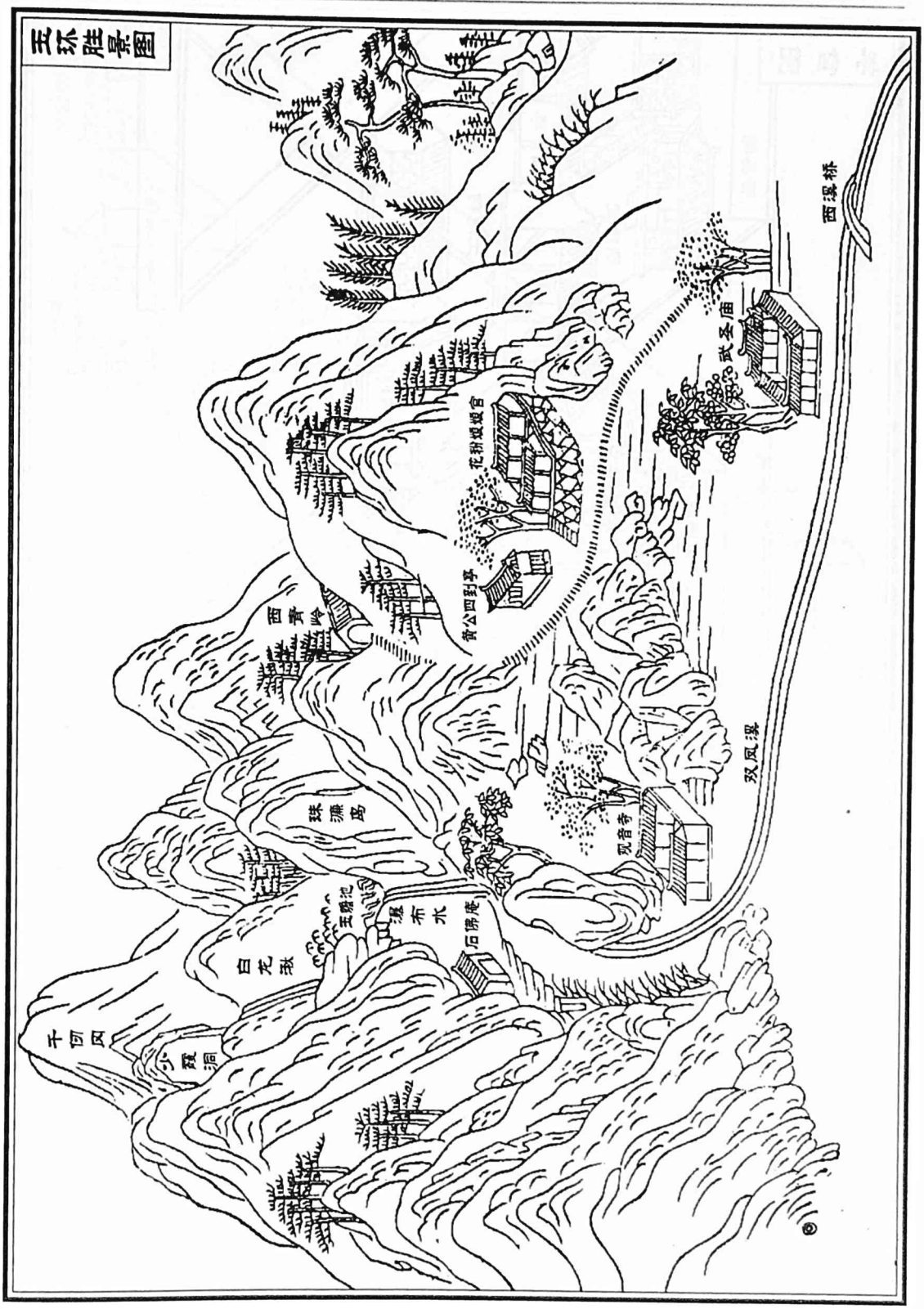
第八都管村五
大里岙
小里岙
黄门
上朝阳
下朝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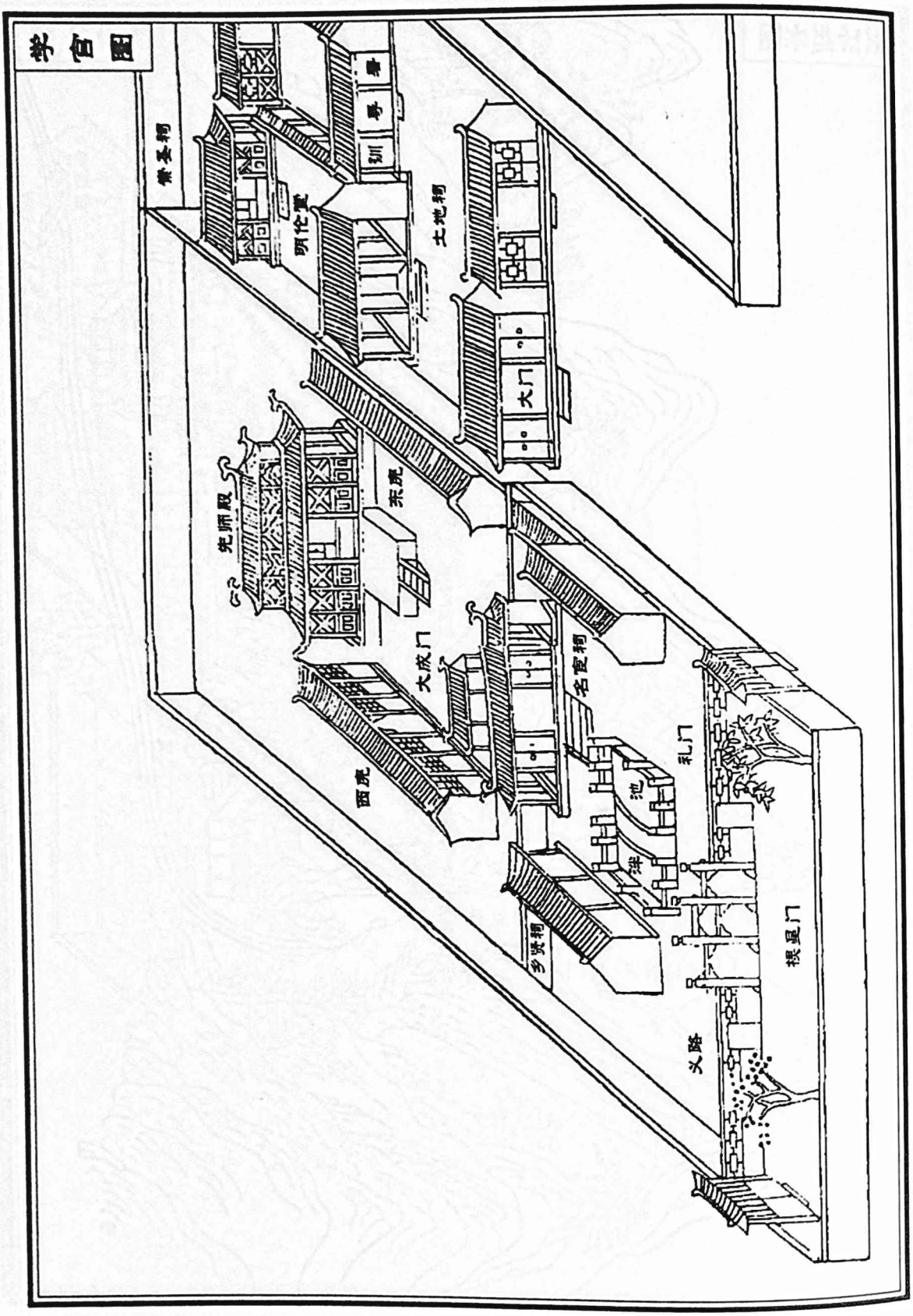
第七都管村七
鹭捕岙
钓艚岙
教场头
车水合
西漫
花岩礁
白沙坪

第二十都管村九
铁炉头
三盘
元状
沙角
岩腐豆
灵昆
基铺当
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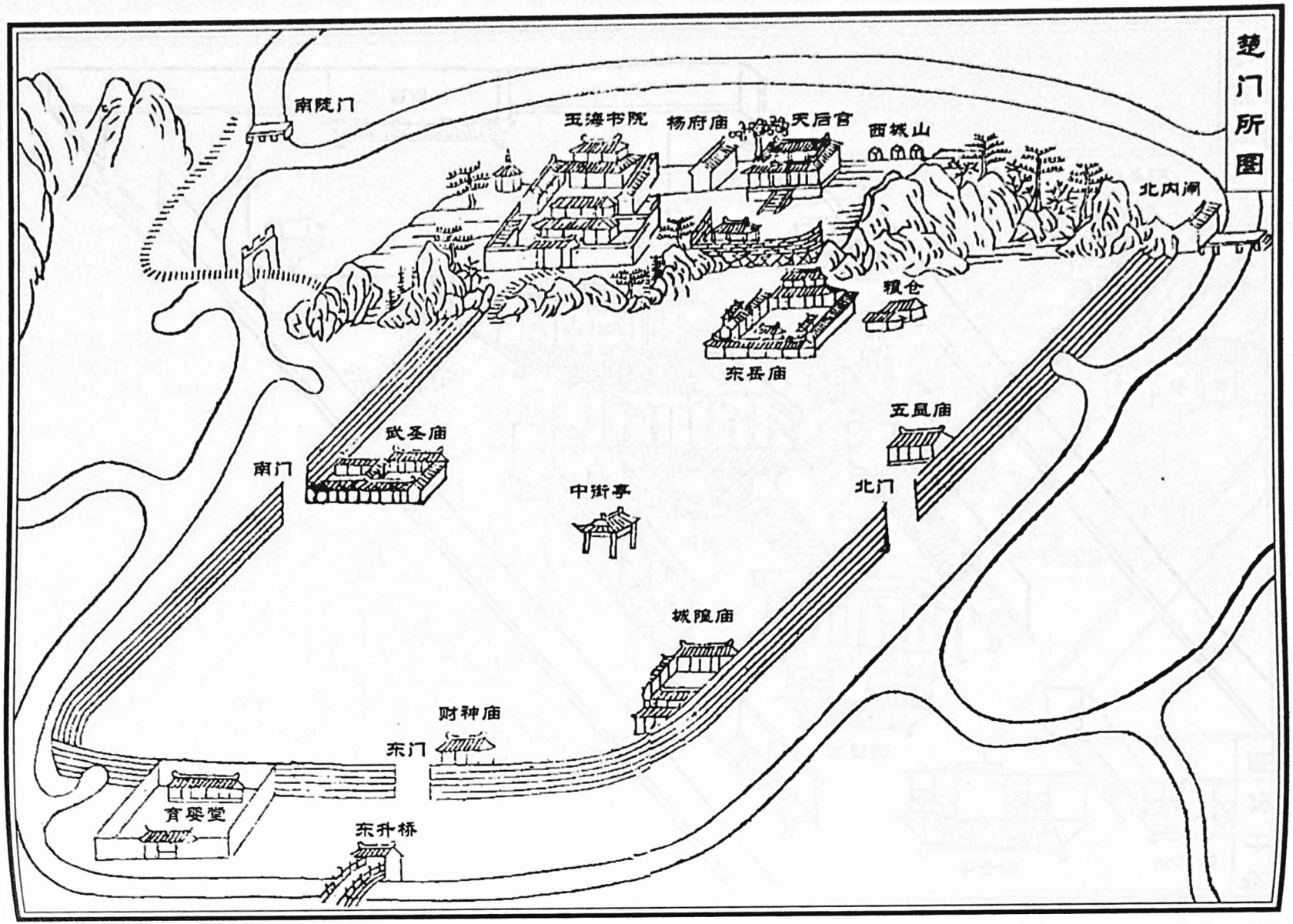



衙署仓廒图
东花厅基
东六房
大堂
仪门
大门
元坦
狱
西花厅
西六房
仓堂
大有仓
照墙


玉环胜景图
西溪桥
武圣庙
花粉煖煖宫
黄公四到亭
西青岭
双凤溪
观音寺
珠濂岛
玉赐池
瀑布水
石佛庵
白龙湫
千仞风
少霞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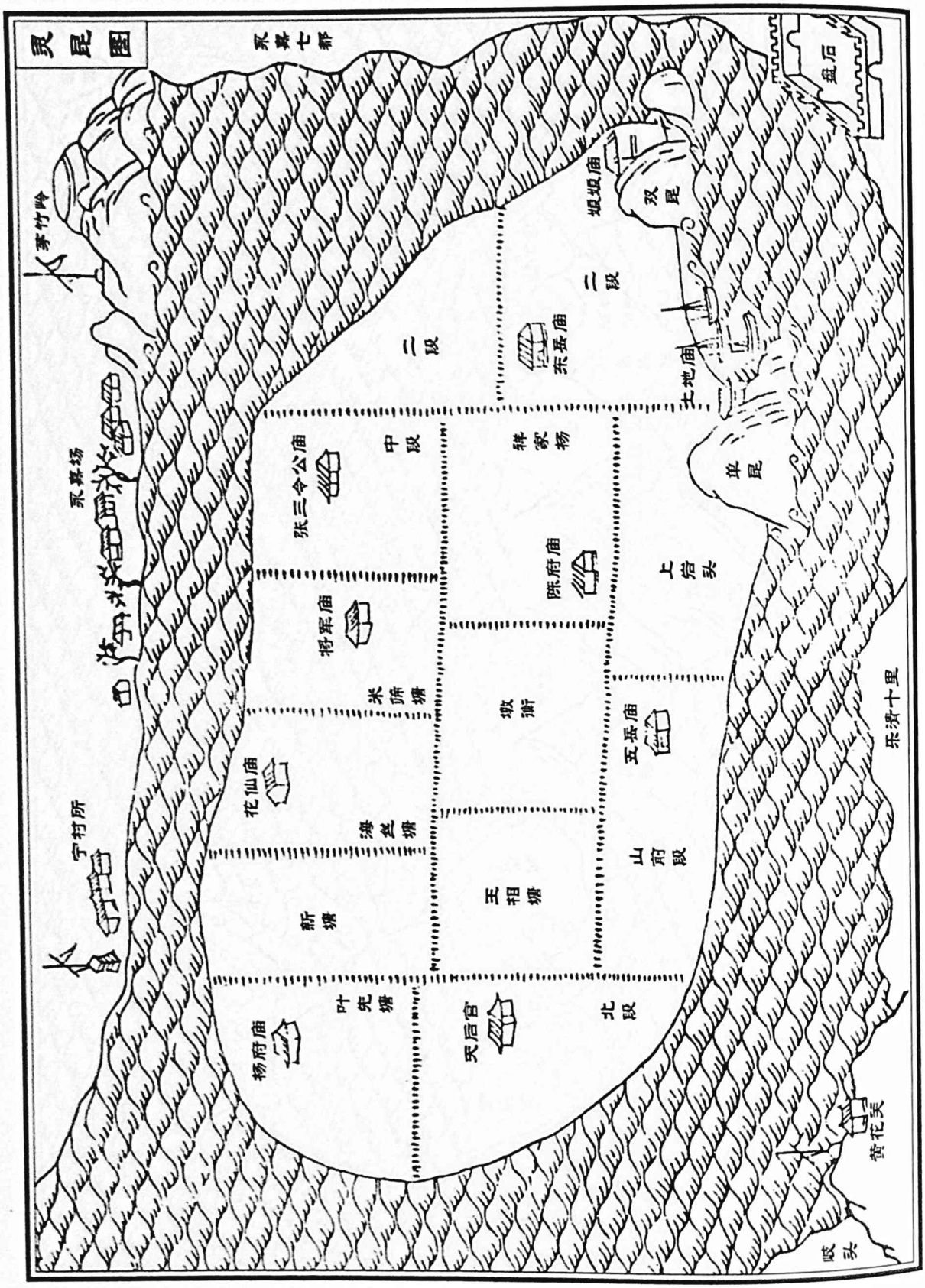

学宫图
崇圣祠
明伦堂
训导署
土地祠
大门
先师殿
东庑
大成门
西庑
名宦祠
礼门
池
泮
乡贤祠
义路
棂星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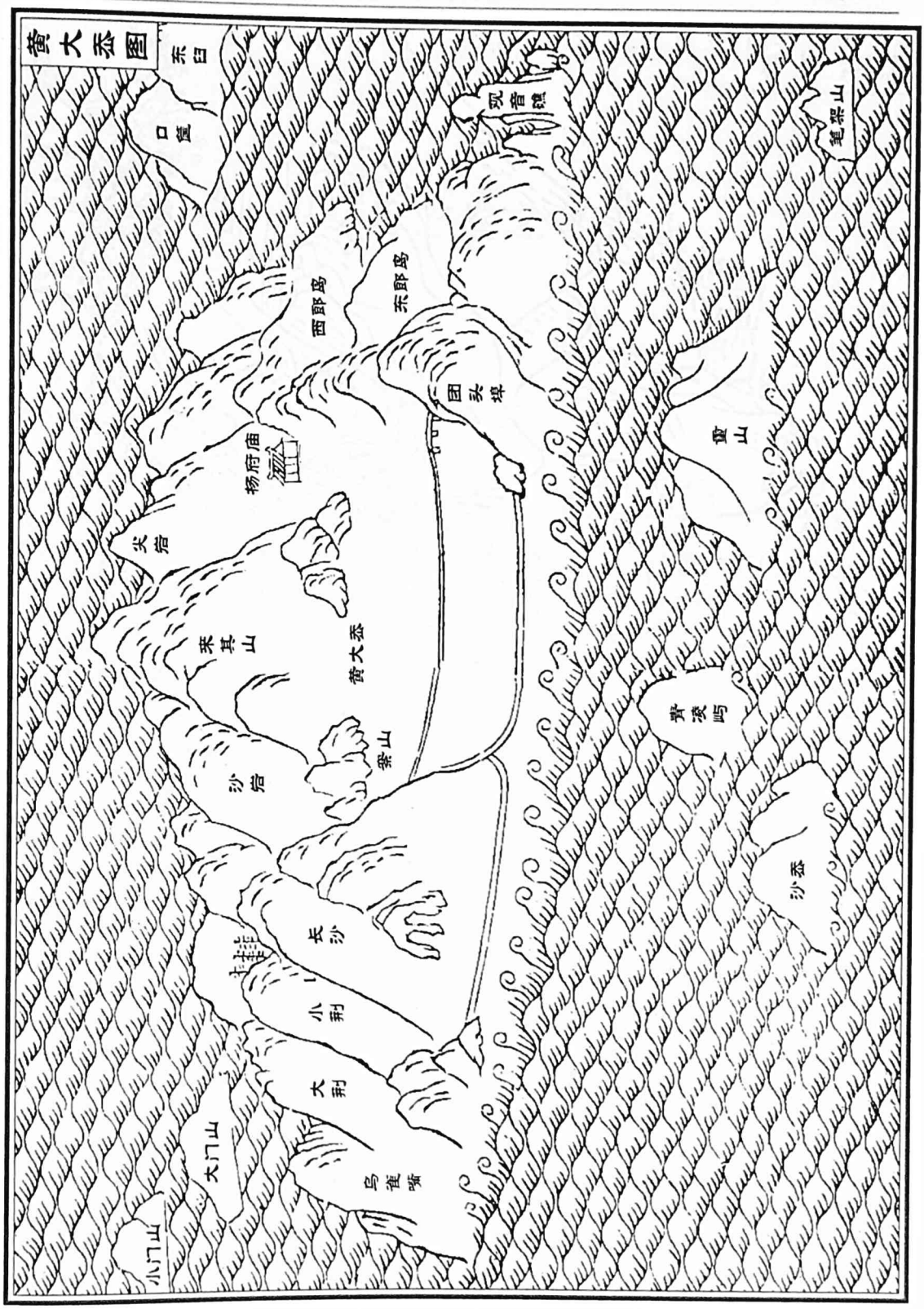
校士馆图
林公祠
仓圣祠
文昌阁
奎星阁
大门
照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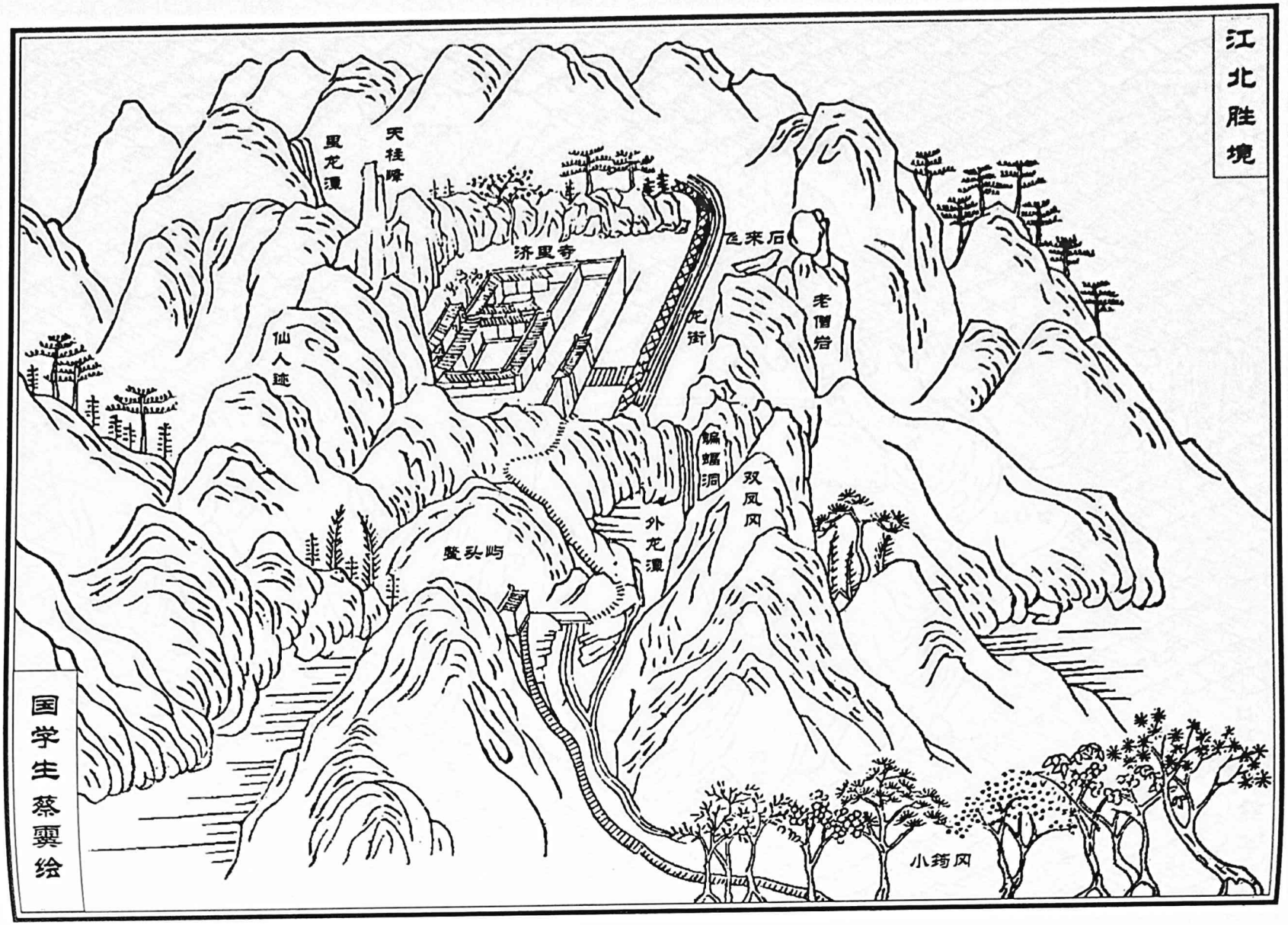

城门所图
南陡门
玉海书院
杨府庙
天后宫
西城山
北内涧
粮仓
东岳庙
五显庙
武圣庙
南门
中街亭
北门
城隍庙
财神庙
东门
育婴堂
东升桥

三盘图

大瞿
中瞿
小瞿
风吹岙
白鼋门
长坑
玉山头
铁炉头
半屏山
大朴
苔岙
洞头门
小朴
洞头岙
小三盘
东岙
北岙
大三盘
仑
中
厥
小九厅
东沙
九厅岙
水流宿
蛤米礁
虎头礁
石子岙
笠礁
新门
乌艒岙
沙角
花矸
状元岙
毛架山


灵昆图
乘嘉七都
乘嘉场
乘嘉场
宁村所
二段
二段
中段
张三令公庙
将军庙
米筛塘
花仙庙
海丝塘
新塘
叶先塘
杨府庙
天后宫
北段
王相塘
山前段
五岳庙
敷衡
陈府庙
上岩头
单昆
大地庙
东岳庙
双昆
姐姐庙
乐清十里
黄花芙
岐头


黄大岙图
东臼
口筐
观音礁
笔架山
西郎岛
东郎岛
团头埠
杨府庙
尖岩
黄大岙
来其山
窑山
沙岩
长沙
小荆
大荆
乌鹿嘴
大门山
小门山
贵山
青凌屿
沙岙


江北胜境
天柱嶂
黑龙潭
济黑寺
飞来石
老僧岩
龙街
仙人迹
蝙蝠洞
双凤岗
外龙潭
屿头墅
小药岗
国学生蔡龑绘

玉环厅志卷之一上

舆地志

榴屿改为玉环，自宋已然，顾年岁无可考矣。惟地属扬州，后乃分隶郡县，唐宋以来，辗转相因，至于迁徙居民，弃诸海外。我朝寰宇义安，置设厅治。周围七百余里，开疆拓土，棋布星罗，非止弹丸已也。经沧桑之变，更为边隘之屏藩，正疆定界，安可忽诸。历叙沿革、星野、疆城、形胜、山川、古迹，而物产蕃生，亦得以次备览焉。志舆地。

沿革表

周　东越地　楚威王尽取吴地至浙江以北，越以此散，子孙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详《越世家》。

秦　闽中郡地　秦并天下，废其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见《史记·东越传》。

汉　回浦地　元封元年，东瓯举国内徙，其地遂虚。昭帝始元元年置回浦县，实兼今温、台二府。

东汉　章安地　光武改回浦为章安，浙、闽分疆始此。其章安实仍兼温、台地。顺帝永建四年，析章安东瓯乡为永宁县，即今永嘉诸县并台之临海。

吴　永宁县地　属临海郡

晋　永嘉郡地　太宁元年，分临海地立永嘉郡，以永宁县为郡治，见《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孝武宁康二年，分永宁地置乐成，见《晋书·地理志》。厅境隶乐成，统属永嘉郡乐成。

南北朝　仍　隶乐成，属永嘉郡。

隋　仍　永嘉郡地，《隋书·地理志》：开皇九年，更永宁为永嘉县，属括州。十二年，省乐成并入永嘉，厅境亦隶。

唐　温州地　高祖武德五年，分括州地置东嘉州，析永嘉置永宁，仍置乐成，均属东嘉州。七年，省乐成入永嘉县。高宗时始置温州，武后天授元年复置乐成，属温州，见《旧唐书》。五代梁开平二年，钱武肃王奏改乐成为乐清，避梁主王父讳，见《宋史·地理志》。

宋　仍　乐清县地，属温州。

元　乐清县地　隶温州路。

明　先乐清县地，后南废弃，北太平县地　洪武十八年，倭寇扰边，徙海中玉环山居民而虚其地。成化十二年，析乐清下山六都地隶太平，属台州。

国朝　始置厅　雍正五年，巡抚李卫奏准展复玉环山，置玉环厅。又析隶太平二十四、五、六等都地属温州。

玉环地处滨海，唐以前隶属不一。自唐高宗上元元年置温州，武后天授元年复置乐成，后遂隶乐成，属温州。五代钱氏改乐成为乐清，宋、元因之。明初倭寇为患，洪武二十年，命信国公汤和相视沿海要地，于漩江之北，玉环乡楚门老岸筑城设所，以备守御，而徙江南玉环山之民于腹里。镌其石曰："居者死、耕者断足。"其地遂弃海外。成化十二年，析乐清下山六都地，山门、玉环二乡每乡二里，曰归义上、下金钿上、下，隶太平，属台州。见《两浙海防类考》及《太平县志》。宏光年间，命开屯玉环山，旋开旋弃，见《南、北略》。万历元年，议开玉环山，委同知王一麟诣勘丈量田地，召种征租，以佐饷用，随行禁止。二十年，推官刘文卿查盘台州，议拨军开屯取租，以供兵防，随奉严禁，见《海防类考》。国朝顺治十八年，海寇郑成功踞台湾，掠沿海村坊，命尚书苏纳海撤边海三十里而空其地，江北玉环乡均遭迁弃。康熙八年设防，九年置寨。二十二年郑克塽投城，界始渐复，见《太平县志》。而楚门一带尚属荒涂。雍正六年，总督李卫题准展复玉环山，设玉环同知专驻扎，复析太平二十四、五、六等都玉环乡地以附益之，而楚门海塘以次修筑，舆地益辟。以水道近瓯江，且系乐清故土，附属温州府。此沿革之始末，必备书其详，庶后人不致无考焉。

《巡抚李卫请展复玉环山奏议》：为敬陈查复浙洋玉环山情形事宜等事。该臣等会看得，普天率土，莫非王民，因时制宜，始为中道。从前因海氛未靖，画疆

迁界，将向入版图之地方，尽弃海外。自圣祖仁皇帝德威远播，海宇荡平，台湾、舟山尽入疆域，昔时迁界土田，陆续招徕垦复。我皇上缵承鸿业，文德武功，超迈千古，远彝绝域，莫不重译来朝，欣忻向化。复颁旨招垦荒田，以为穷民谋生之计，至深且远。臣等忝任封疆，宣布德教，未有于近在疆域之中，而听其独抱向隅不为筹画者也。先经臣等查得台州府属太平县及温州府属乐清县之间海滨不远处所，有玉环山，地方辽阔，自迁徙之后，未曾展复，无籍游民多潜其中，私垦田亩，刮土煎盐，及网船渔人搭寮居住，渐次混杂，虽经禁逐，仍恐朝驱暮回，即有巡兵，亦恐通同容隐。先曾会委温处道佥事王敛福、升任镇海营参将吕瑞麟前往会同查勘，详复前来。臣即会同福建督臣高其倬、驻扎宁波原署提臣张溥，查议得玉环山虽孤悬海面，然由彼而之内地，各有港口：西则由乌洋进蒲岐所，可至乐清县地方；西南则亦由乌洋直过黄华关进盘石口，可至温州府郡；西北则由楚门所横渡水面仅有里许即登岸，逾岭直至太平县城，五十余里；东南则由黄、坎二门，温、黄二镇水师巡防，出此则为大洋矣。此山周围约计七百余里，其中山岙多有宽平如砥，土性肥饶可耕。又各岙口有潮水浸灌成滩者，尚可煎盐。且此地外临大海，内近温、台，实为海疆诸郡之屏障，洋面往来之要区。况有山可以瞭远，海盗不能掩其形；有口可以防查，洋匪难以潜其踪。查各处水师闻有洋盗而不能即至救护者，多缘海潮退时，船不能出，及等潮涨，贼已远扬。总由内地口岸遥远，贼艘风帆迅速，追获维艰，职此故耳。若设官兵此山，由黄、坎二门出哨追贼，则无远莫能及之虞矣。从前督抚诸臣非不见及于此，而究未议作何保安者，一则恐外来认垦之徒奸良难辩；一则恐垦熟之日私卖下海；一则巩添设官兵所费不赀故也。臣等愚见以为，垦户若听其四方纷杂而来，实难稽查。方今生齿日繁，即以浙地温、台而观，良有人多地少之势，莫若就本处近地之人查明根底，由地方官取结给照往垦，其他闽、广无籍之人，概不收录，则奸良不难分晰矣。至所收米谷若虑出洋私卖，莫若将所垦之田酌定升科粮则，输纳本色米谷；所有余米，除留日用之需外，止许往温郡乐清、太平地方运卖，必由口岸汛地禀明给照，查验放行，并于黄、坎二门隘口设汛严防，颗粒不许入海，则私卖之弊可除矣。至于添设文武之处，臣等亦为熟筹。查守御之要，先门户而后堂奥。玉环山实海口门户，此处一设官兵，则内地亦可以资藩篱。其次不甚冲要处所，官兵可以通融稍减，就近酌量抽拨，即有不足，添亦无多。文职则设同知、巡检一员，武职则酌调游击一员，并守备、千把等官。水陆分防船只，于温、黄二镇量为移掇。所需俸饷无甚增

设，且赋税所入及彼地深山树木，亦可以抵俸工官署等用，不致有糜费之处。此虽设官添兵，不过调遣料理，稍费人力，原非大为更张等因，于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定议，未敢冒昧具题。今年新任提臣石云倬到任，复加商酌，意见相同。臣等诚恐地联两邑，垦户纷纭，若无专管之员，则彼此推诿牵制，料理未周。且新经开复，必查本处地土出息，以抵经费，未可轻动国家帑项。再因前既有垦户，则巡查既不可少，而将来营伍防汛，尤须勘明山海形势，以扼要冲。正在选择调委间，适有保送引见之桐庐县知县张坦熊奉旨回任，以紧要员缺补用。臣等随会委该员前往经管清查，即令署太平县印，就近料理，咨明吏部在案。一面檄调乐清营副将王琏就近协同查勘，拨兵巡查，往来弹压，今已初定规模。臣等又复会同详细商榷，并于原请斟酌损益，谨将所议各条胪列陈明，恭请圣鉴。

一、议得疆域正而后规制可定。玉环峙立海中，非内地土田相错者可比。从前分属台州之太平县、温州之乐清县，各辖其半。夫以隔洋之地而使两县遥制，且有两县分属，殊失其宜。今虽志乘尚存两县都图名色，而迁弃既久，界址亦难划分。应专设一玉环同知管理，毋庸再为分县，庶责成专而事权一。至玉环既请展复准垦，而附近玉环之山岙尚多，若不一并垦复，徒为奸民私垦之资。倘仍零星分辖，难杜影射牵混之弊。查楚门南塘、北塘以及芳杜、东岙、密溪、桐林地方，志载太平二十四、五、六都之界；又盘石、蒲岐等处，志载乐清县地界；又三盘、黄大岙、状元岙、茅岘等处地方，向年悉在玉环辖内，与乐清六、七都相近，俱同玉环一时迁遣，现有人民在内偷垦田地，今请一并展复开垦，尽归玉环同知管辖，则疆域不致瓜分，而草莱亦得垦开矣。

一、议得职掌定而后法令可行。设官分职，原当因地制宜。臣等伏见云南蒙化、景东及新设之中甸、威远等处，皆由同知管辖，与内地专设知县之处不同者，盖就其地方大势而授以节制之权也。玉环虽近内地，而隔一海渡，其地在台、温两界之间，又须设立营制。知县位卑权轻，与参、游体统不敌，于隔属呼应不灵，故前条议以同知专管。查温、台二府海防同知俱系紧要，且又轮流押运及通省公事差委，不能专一料理。应另设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一员，专管查给垦田，督修塘坝，征收钱粮，审理词讼，给放粮饷，弹压地方，通省别项公务免其差遣。仍照云南等处之例，凡命盗事件即令该同知审理，解详臬司；钱粮事件听藩司考核，本管道员盘查。其地与温州郡城相近，相应隶于温属。有关涉玉环山事务者，温、台二府属县俱听该同知专行管理。所有玉环居住垦民田地人户，俟安插既定

之后，将田地分立都图，照造鳞册，人户编查保甲，一体稽查。再俟盈宁既庆，教养并兴，若数年之后人文渐盛，另请酌定令该同知考取童生，送学臣考试，量取数名，附入温州府学，以示鼓励。在玉环则地处山海之中，稽查防范，更宜严密。除衙役照各府同知衙役数目设立外，仍照州县例，设民壮五十名，置备器械，习练技艺，看守仓库、监狱，巡查紧要隘口。再设巡检一员，弓兵三十五名，以听该同知差遣巡缉。查乐清县之岭店驿地处僻壤，实属闲员，请将岭店驿丞裁改。又递送公文之铺兵必不可少，应于太平、乐清二县各铺中，每县各酌量抽拨二名，共设四名。再该地应建仓廒，又须设仓夫四名、斗级四名，以司其事，则防范可以不疏，而职掌亦有专责矣。

一、议得给垦清而后奸良不杂。查展复玉环，原为扼要据冲，可捍边海之门户，旷土闲田，可资穷民之衣食耳。若使外来闽、广无籍之人一例冒垦，将来奸良杂处，即生事端。况耕田必须居住于此，则安土重迁，庶可久而成聚。彼富豪势力之家，本土有田可耕，有庐可居，断不肯挟妻子去亲戚，舍旧图新，反事旷闲之地，不过假立垦户，招雇工人代为力作。若辈往来无常，既不同土著之垦户，兼并营私，反令无业穷人不得藉力耕以自给，殊非广土利民之计。今臣等行令管垦之官，必查明实系太平、乐清两邑籍贯无过之人，取具本县族邻保结移送，该令给与印照，计口授田。一切闽、广游惰及曾有过犯者，概不准其保送。又恐田多人少，若限定二县之民，或致招徕不广，现在酌量，如本省各府属县相近之处，有愿入籍开垦者，照例于地方官取结移送，必须居住玉环，编入保甲，毋许往来不常。其外省远处之人，仍行禁止，则户口得实，而藏奸无所矣。

一、议得私米严而后接济可绝。米谷出洋，臣等现在严行禁止，实力堵御。玉环新垦，海岸可通，且黄、坎二门逼临大洋，虽有官兵驻巡，尤当加意防范。查垦民终岁勤动，粮税米食无非取给于米谷，岂能禁其不卖？莫若将所垦田粮照台湾之例征收本色完仓。惟海滨潮湿，米难久贮，应照所定米额，每米一斗折谷二斗交仓收贮。其余多之米，欲粜卖为日用之需者，止许运往太平、乐清二县及温州府城。仍由口岸汛地禀明给照，沿途出入汛口照例挂号查验，并于黄、坎二门严行巡查。如有无照米船偷运出口者，立即严拿，照接济贼盗之罪从重究治。再查浙江尚有买补还漕米石，每年俱委员领银前赴邻省买回。又有备贮各县之谷出陈易新，秋收仍须买补。今玉环既有余米，应于买补款内，每年酌动银两给与该同知领回，于秋收米谷广出之时，照依时价收买贮仓，酌量由海拨运。逐年推

移，循环不绝，则可济本省积贮之需，更可与闽省缓急相通甚便。而米谷既输于官，自无私贩之弊矣。

一、议得水利修而后开辟可广。玉环山海交错，其中如洋岙、正岙、瑶岙、三峡潭、渔岙、塘洋墩、东青、西青、下湾、沙岙、芦岙等处，皆宽平如砥，约可耕之田地三万余亩；其余琛浦、青塘、塘峡、后坟、大小普竹、大小麦屿、大小古顺等处涂田，及附近之楚门老岸玉环乡地方，约田四万余亩；蒲岐、盘石、大荆等处，亦约田三万余亩；合之三盘、黄大岙等处，共约田地十万余亩。但其地或近山碛，或在海涂，向来原有堤塘以为捍护，因同时迁弃，倾圮已久，草莱荒芜，全资人力，尤必仍建堤塘以捍其冲激，则咸潮不能入；设陡闸以时其启闭，则淫雨不为灾。若能逐渐兴修，皆可成田以济民食。但采木购石饭食人工，为费不赀，赴垦之民率皆无田穷人，缺乏工本，难以责其尽出己赀。而臣等现在饬令设法招徕，宽科则以抒其力，筹经费以助其工，俱于后条详议声明外，其有垦户缺少牛种、籽粒，及筑塘、建闸工本，情愿领帑承垦者，酌量动支买谷银两借给，秋收将所得米谷照价缴还，统归买谷数内销算，则灌溉有资，而田畴可广矣。

一、议得地利尽而后经费可充。举事建功，先筹经费，必于国家有益无损，方为便官便民。查本地出息尚有可充公用者，玉环各岙向年虽名为奉禁不开，而利之所在，群趋如鹜，多有潜至彼地搭盖棚厂，挂网采捕，刮土煎盐，私相买卖，偷漏课税者。每遇巡船往查，或行贿买脱，通同容隐；或一时驱逐，渐复聚集；弁兵既难保其尽不营私，巡船亦势难于周流不息。今既设官专管，则此等尽当查出充公。应请将渔户逐厂挨查，取具保结，许其采捕，循照定海计厂征收涂税之例，均分上中下三则，每处设立官牙、厂头以司稽察。所收税银，查明数目，造册申报，以备玉环各项公费之需。仍通饬闽、浙沿海州县采捕渔船，照例取结刊号，填给牌照，连綜汇帮，赴玉环文武衙门查验牌照，填注采捕处所，停泊汛口，俟渔汛一毕，合帮同返，毋许逗留，违者照例治罪。至玉环既有垦民，并文武官兵驻扎，则食盐为必需之物。查煎盐虽当配引行销，而温、台两府各县票盐久有成额。玉环系新开之地，与旧日引额无关。且孤悬海外，斥卤之区，变幻靡常，煎停不一，所出仅供一隅之用，不能远资邻封肩贩，非同内地场灶可添厂添盘，招商配引者比。应将煎盐之户取具亲邻族保甘结，一体编入保甲，着令并灶聚煎，官收官卖，止在本山卖与渔户居民，毋许贩卖出境。其盐本外所余者，亦查明数目，造册申报，暂时留充公用。除官兵原议抽调，饷银自有原数抵补，并粮米即以所收田粮谷石给

发，毋庸另议外，此数年中凡有前项所指玉环应用公务，悉以玉环所收额银及渔盐等项出息尽数抵用，渐次整顿，逐年将出入之数造册送部销算。俟一切完备后，另照内地之例，米粮鱼税编造全书，归入藩司项下，充为本省兵饷题销；盐课亦归盐政项下充饷，则以地方自有之利为国家经费之助，目前不须公帑而日后咸为正供矣。

一、议得科则平而后课额无亏。查垦复荒芜，原与熟田有间，故有认垦之后，分别三年、六年方始升科之例，所以抒民力而示招徕也。臣等再四筹划，惟有将玉环地方田地详加勘丈，别其土性之肥硗与垦工之难易，分为上中下三则，仍照前征收本色之议，上则田每亩徵条丁米一斗六升，中则田每亩征条丁米一斗二升，下则田每亩征条丁米七升，地每亩征条丁米三升，山每亩征条丁米一升，以二谷折为一米交纳，每石另收官耗三升，以备存仓蒸折鼠耗之费。其附近开垦之地，除三盘、黄大岙等处与玉环地土不远，应仍照玉环例分上中下三则征收外，其楚门老岸及盘石、蒲岐之地方，土皆瘠薄，且修坝疏河岁岁皆需人力，稍有愆期，则咸潮往来，便难耕种，若与玉环一例定则，势难急公完清，止可照依玉环所议之下则输纳，庶能竭蹶完办。至于升科完粮之期，则概以本年起科，庶可济玉环经费之需。除今年已开田地饬令丈明，秋收照则缴收造册汇报变价办公外，其余随垦随报，逐年造册送部，则民力易于输将，而经费有所从出矣。

一、议得营制周而后巡防无误。设立营汛，原以建威销萌，亦在据险扼要。温州水陆地方与闽省接壤，故设镇标三营；又城守营之外，又有瑞安、乐清、盘石、大荆四大营以为犄角之势。雍正元年，前任福建督臣满保，又题请将瑞安改为水师副将，盘石改为参将，部议准行在案。查乐清、大荆、盘石俱在内地，而玉环包乎其外，屹峙海中，从前弃而不守，故不得不以内地三营为门户。今玉环既请展复，实为三营之外障，当温郡之藩篱，应请设立玉环参将一员、守备二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兵九百名，分为左右二营，以左营为陆路，右营为水师，水陆兼防，庶捍御有赖。但玉环与盘石最近，且盘石虽改水师所辖，而洋汛东南西北仅及百里，今已应归玉环，则盘石一营不但无水师之责，即陆路既有外蔽，亦居次冲，若仍循旧制复设重兵，实为虚糜粮饷。请将盘石水师参将一员裁去，同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四员、兵四百五十名，移调玉环营。再于内地之乐清营，抽兵一百名归于玉环外，尚少兵一百五十名。查太平营之东岙，现分拨有千总一员、兵一百一十九名驻扎防守，但东岙原系玉环乡之二十五都，向日玉环迁遣，楚门一带

地方同时废弃，所以为东岙地方设立弁兵防守。今玉环乡之二十四、五、六都，与原辖之楚门老岸一带地亩，业经一体展复，其东岙即在玉环乡之内，既有楚门以为外捍，请将东岙千总一员、兵一百一十九名移调玉环营，酌量派拨分防。又温州城守营与镇标同驻郡城，尚可抽出兵三十一名归入玉环，以足九百名之数。玉环既设专营，其从前分隶黄、盘两营防守之陆路，今应尽归玉环管辖。其水汛除盘石原管之洋面仍归玉环外，再有附近玉环旧隶黄标右营巡防之女儿洞、干江、冲担屿、沙头、长屿、洋屿及外洋之披山、大鹿、小鹿、前山等洋汛，俱应就近归玉环营管辖。以沙头、长屿、洋屿东北洋面为黄镇右营汛地，其外洋则以洞正属之黄标，披山属之玉环为界。尚少守备一员，通省无可抽调，应请添设。再玉环虽分水陆，与镇海、盘石、瑞安等营之水陆兼管者事同一例，但地方周围七百余里，与定海相等。应查照定海标之例，于左营量设马三十五匹，即以乐清、太平、温州城守四营所抽三百五十名步兵内，照依马一步九之例，抽马三十五匹归于玉环，毋庸另请添设。仍将额兵分别马一步九战三守七抽调，以符通省兵制。其所需战船，即将盘石营原管船八只，尽数拨归玉环，照例将备轮巡。内唬船一只，平底布帆，不能涉历大洋，俟届造年分另行题明改造。沿边巡哨小船十二只，将原给部价以为所需工费，倘有不敷，令承办之温处道在于玉环粮税出息银两内支取添补开销。其盘石营仍改为陆路，但外有玉环障蔽，毋庸再设参、游人员，兵数亦当酌减，请设都司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兵三百名防守。但该营守备、千把、兵丁已请移调玉环，只留千总一员、兵二百七名在营，尚缺都司一员、把总二员、兵九十三名。今查有台协拨防太平之金清、洋屿二汛兵丁，现议归太湖营，此二汛有撤回千把二员，内将把总一员拨入盘石，其余官兵在近地者，俱系水陆要冲，难以抽拨，惟衢协三营除分防外，其在郡城者，副将之下尚有都司二员、守备二员、千总二员、把总八员、兵八百五十七名，原系陆路，应将该右营都司裁去，改为盘石都司，并于右营存城之内抽调把总一员、兵九十三名，拨入盘石，合之原兵二百七名，共三百名驻防盘石。黄华关、岐头以内港水陆汛地，责归驻防都司防范，照旧日营制归乐清营管辖。所有新设玉环营，应附近亦归温镇统辖。再盘石原系陆路，设有马匹，自改为水师，裁马七十三匹，今仍为陆路，所有留兵三百名，应于原裁马数内复额三十匹以资驱驰。则内外形势皆有扼要，而水陆之巡防亦无疏误矣。以上各条，臣等知识浅陋，未能有当，是否可行，伏祈圣明鉴察指示施行。

奉旨：该部议奏。部议：各条准如所请。奉旨：依议。

星　野

《清类天文分野》云：温州斗、牛、女分野。明《一统志》、万历旧志并同。《内纬秘言》：斗五度，温州府瑞安、平阳、泰顺入六分之七，乐清、平阳、泰顺入五分之八；牛五度，台州府临海、太平入五分之三；女五度，台州府黄岩、天台、仙居入五分之三。按：太平先属黄岩，后入乐清，何以越乐清而反与临海同度？其说可疑。玉环割乐、太之地，宿度当同。今三县各占一宿，度数相去又远，无从折衷，姑存备考。

旧府志：永嘉，牵牛四度。此盖据古测而言。《晋·志》：会稽入牛一度。永嘉地近会稽，故云然。若今绍兴府之会稽县与永嘉经度相同，宿亦不属牵牛矣。

《藏书集要》：东瓯斗十四度。《集要》所言，度数相近，然未知其据何时所测也。姑录俟考。

《浙江通志》：今测温州斗六度。《通志》言：古测温州斗、牛分野，今测温州斗六度，其说得之《晋·志》。会稽牛一，今测斗六，与岁差之数相合，今当从之。按：温州斗、牛、女分野，诸家并同，惟宿度所占纷纷不一，大约因岁差而异耳。岁差之法，七十年有奇而差一度，二千一百十余年而差一宫。尧时冬至日在虚，周在牛，汉、唐、宋在斗，元、明在箕，至我朝列宿之行较尧时已移二宫。钦定《历象考成后编》校正新法：丑宫止于斗二十一度，其二十二度以外实与牛、女共入玄枵，非复吴越之地。《通志》分古测、今测宿度，深得岁差之法。查玉环经度与温州府相同，是即分野度数也。其岁差亦不过一二度耳。

经纬度按：扬州星纪之次斗牛须女分野，地最辽阔，占验家难之，而东瓯五小星前代已隐不现，无从窥测。惟《皇清地舆志》内载地有经纬度至详且备。纬度即北极高度，以准南北，可考太阳出入，昼夜长短时刻。其经度以京师直冲广东琼州为中线，分偏东偏西度数，可考节气先后时刻。今遵其法列经纬之度于左：

玉环北极高二十八度十三分。按：北极出地度，即天顶距赤道度与九十六度相减，得玉环天顶距北极六十一度四十七分。京师北极出地三十九度五十五分，玉环减去十一度四十二分，每度计里二百，则玉环在京城南径二千三百四十里。浙江省城北极出地三十度十七分，玉环减去二度四分，则玉环在省城南径四百一十余里。

经度偏东四度四十八分。按：东西经度当赤道下者，每度计里二百。自赤道而南北，其度渐狭，里数亦渐少。节气时刻每一度差四分，十五分差一分。查玉环经度分数，每节气较京都加一刻四分。杭城偏东三度四十一分半，玉环视杭城偏东一度六分，节气较杭城又加四分。

疆　域

厅治在府城东北，陆路一百八十里，水路两潮，界于温、台之间。东西相距三

玉环厅志卷之一下

舆地志

叙　山

玉环山，诸山总名也。旧志：宋高宗南渡遗玉环于此，故名玉环。《太平县志》、《府志》、《太平寰宇记》：玉环山又名女山，状如玉环，形势回旋，一名木陋屿，又名地肺山，在海中，周五百余里，去郡二百里。上有流水，洁白如玉，因以为名。《永嘉郡记》：名地肺山，在乐成县东大海中。王演《山记》谓之木榴山，一名地肺。《洞天福地记》：山为第七十一福地，在温州乐清县。《台州府志》：一名木榴山，避钱王讳改今名。　路觐《玉环山歌》：海外神山数千百，相传一一仙人宅，蓬莱方丈有无间，欲往从之云气隔。百雉龙岁辟玉环，灵山榴屿探荒僻，蚕丛渐次呈天巧，冠盖过从恣游屐。嶙峋拔地鬼斧削，中界飞泉一道白，沫激涡旋喷复咽，玉盘抛落还珍惜。须臾天风洒然来，斜缀轻扬润巾帻，细磨成屑撚成丝，缕缕迴文随手绩。忽然雨过泉源浚，倒泻天河砀崖隙，宫商迭奏金铁鸣，素羽银铠耀霜戟。摄衣更上百折盘，压面腾身度山脊，攀援虬树憩云窝，药苗丹粒寻仙迹。蒲团寂寂棋枰闲，洞府烟霞封玉册，直上千仞意萧爽，极目沧溟人胸膈。安知我辈非真仙，羡门安期肩可拍。　吴卓诗：采访名区遍十洲，玉环风景望中收。峰峦直上冲霄汉，秀色苍苍万古留。　旷士誉诗：欲知沧海阔，理楫渡江关。天地浮沉内，风云杳霭间。古碑垂碧落，飞瀑下青山。差喜尘襟涤，川原款客颜。

纲　厅西北六十五里，曰大雷山。自大雷西折，为月蚕山。山稍南为木鱼山，北折南旋为里山，复西行为寿昌山、三山，至司台山而尽。厅龙自大雷山南行，为九支田山，平冈数里，起大蓝田山，复数里，至田岙岭山。偏西为积谷山、蛇头山、锦屏山、樟岙山、样根山、狮岩山、金鸡山、灵山、太阳山、凤凰山、天马山。偏东为小闾山、龙头山、虎山、小雷山、沙门山。由东折而南，绕太境洞山，至瑶岙坑堂后山。东行南折，为箬岙山。北旋历太境而南为人字山。东去为安宁山，又

十五里，南北相距九十五里，是为分方之境。东十里后坟门抵海，西二十五里大苦竹抵海，南二十五里大里岙抵海，北七十里小闾入太平二十三都界，是为四正之境。东南二十五里坎门抵海，西北六十里大雷头山入太平界，西南三十里小麦屿抵海，东北六十里干江抵海，是为四隅之境。自厅治至省垣九百二十里，至京师五千一百二十里，此驿路也。

形　胜

玉环横亘海中，岛屿交错，陆则山围岭沓，水则海绕沙萦。楚门、梅岙背负雄图，黄、坎、乌星面临险要，左列羊屿、鸡冠，俨如锁钥，右拱蒲岐、茅岘，益固岩疆，实温、台之外卫，为闽、浙所必经。旧志：外临大海，内近温、台，海疆诸郡之屏障，洋面往来之要道。《海防类考续编》：山与蒲岐相对，悬居海中，联络深长，楚门、霓岙必经乎此，最为险要。《通志》：山雄峙海面，外截东洋，内资保障，所在崇冈峻岭，周匝环列，西达乌洋，东环鹿岛，东北楚门、霓岙，嶼峙拱卫，出此则为黄、坎二门，实为温、台门户，东海咽喉。有山可以瞭远，有口可以巡查，浙东防御之最要津也。

东至灵门山抵海。堂后山西偏为双屿山，断而复起为司边山。

大雷山　在十四都芳杜仓，界台州太平境，厅北诸山胚胎于此。其势自雁荡东北太安山乐清界至盘山太平境，奔腾起伏，曲折而来，周围三十里，峭拔峻绝，积石千通，水穴万变。山上有龙湫，常带云雾，岁旱农民赴祷，化蟾示见，历应不爽。北为十八曲岭，南有猪姆栋。《浙江通志》：经纪绵亘，与宁海大雷无别，此间自擅名胜，无俟借奇于三十六峰。山下多杜树，故名芳杜。陈梦选《雷峰积翠》诗：似霭如岚映黛螺，大雷峰顶郁嵯峨。经年长带苍然色，不独清秋雨后多。《十八曲》诗：连年跋涉厌闲关，今复行来十八湾。借问雷峰何处是，旁人遥指白云间。《曲岭松风》诗：曲径山深路欲迷，岭头高树插云齐。龙鳞岁老天风度，十里涛声乱鸟啼。

月山　在大雷山西三里许，状如半月。去东半里有麒麟岩、纱帽岩、乌狮洞，又有双峰人立，曰双人岩。山下曰前路，芳杜仓建焉。

蚕山　东接月山，西连木鱼，形如眠蚕，故名。南麓为西邻。

木鱼山　由蚕山西折而南，其间过峡处如蜂腰，前明陈圣谟筑庵于此，名曰补山堂。

里山　自木鱼山北折南旋，四面环抱，涧谷深邃，中有村，为西岙。其东山峰高挺，窝中广袤数里，旁有潭水，俗谓风车斗，又名大镬。其南曰礁头，缘下有蛤屿礁，故称。山冈旧有挹霞楼。赵轮书《大镬山题句》：云蒸红叶烧，熏笼釜上碧。其形缭而深，其色黝而赤。时有餐霞人，归来煮玉液。

[寿]昌山　即庙湾山。东接挹霞冈，南麓有平水王庙，偏东为鸦坑，西出为凤山，鹤山。中有古墓牌坊，字迹莫辨。折而南有狮岩山，全形类虎，总名五虎落洋。林江《五虎蝉联》诗：清港江流流向西，两岸青山挟水飞，怪石奇峰森然立，中有五虎尤离奇。一虎雄猛如昂首，负隅欲斗晋冯妇；一虎垂头山之限，讼庭畏服汉童恢。其余三虎亦殊绝，作势腾空争跳踯，爪牙张舞恰天然，百万毛虫皆辟易。我闻将军猎北平，伏石类虎弓先鸣，到此更应眼光眩，左射右射难分明。又闻包鼎善图画，未试挥毫先扫舍，据地摹将真虎形，写生毕竟输造化。此间五虎自何年？奇形诡状相蝉联，精灵结撰谁作主，我欲问虎虎无语。出林翳草势争雄，赤刀不怕古黄公，只今犹疑山下路，林昏月黑闻腥风。

三山　在寿昌山南。峰峦鼎峙如笔架，又名笔架山。陈梦选《三山映月》诗：雁湖东畔萃奇峰，空翠遥分鼎峙中。最好玉蟾三五夜，淡空又换月痕同。

司台山　在笔架山右。高峰挺立，状如卓笔，因谓卓笔峰。又形如伞，曰伞屿。明洪武二十年筑墙垣于此，置巡司。下有司垣望台基址。折而西北曰彭岙墩，红石柱、樊塘、九眼陡门，界太平。林江《伞屿观潮》诗：一伞如峰镇司台，绝顶登临气壮哉。到此忽惊

海天阔，斜阳亲送晚潮来。

九支田山　自雷山南行，峰峦突起，山顶民居错落，有田可耕，有水可溉。芳杜、桐林诸山支源俱从此发。

大蓝田山　自九支田山迤逦南行，陡起雄峰，众山拱峙，委曲环绕，有深溪重壑，盘涧梯田，花草纷披，松篁掩映，寻幽选胜，如入桃源。

田岙岭山　在城北五十里十五都楚门仓。自蓝田山南行，历洞桥山、路上山、将军岩，奔腾而来，陡然壁立，有路亭及烟墩故址。稍北而西，重冈崔巍，为坑剩山。复西曰脐山。稍北为山湾。南面为凤皇山。其中民居稠密，曰田岙。冯魁《将军岩》诗：将军何事老空山，翘首巍巍望碧潺。未解南征兼北伐，只贪春静与秋闲。雷鸣误听衔枚走，叶落疑闻奏凯还。甲胄年深风雨蚀，指挥何日定时艰。

积谷山　在十四都，厅西北六十里。自九支田山旁支西行，列嶂如屏，又名屏山。西出有马鞍山，与蛇山相接。

蛇山　形势变幻，如盘蛇赴壑。下有民居，曰蛇头。偏南有龟山对峙。西去里许即蛤屿礁，俗名龟蛇听蛤。

锦屏山　在蛇山南。亦自九支田山旁支西折，平冈横列，望若锦屏。相传有马数十匹，陷此而死，故一名马瓮山。北麓有赵姓，自南宋时居此，曰前岙赵。有钱溪、佛掌峰诸胜。赵相如《锦屏山》诗：天台瞻双阙，雁荡访龙岑。玉山高不极，锦屏列森森。倏然烟霭来，飞翠落庭阴。

樟岙山　由锦屏山越岭而南。旧有灵佑庙，今有东岳庙。复南西折为伏虎山，岩壁刻佛像三，左阙左耳、中阙鼻、右阙右耳，谓石佛阙。王以衡诗：三尊趺坐久离尘，四面群峰孰主宾。隔院钟声频到耳，参天树影欲临身。明明是我偏忘我，岁岁逢春不计春。遥想云林诸石佛，可能相伴结芳邻。

龙头山　在樟岙山南。自大蓝田山西起，重峦叠翠，如神龙矫首。下有村落，名曰样根。

狮岩山　自龙头山北折而西。岩峦起伏，形像宛肖，与寿昌山狮岩作两狮对峙。东北麓为徐都，即古能仁塘。岩东有扫帚山、白鹤山下有白鹤庙。岩西有山屏堂，下为小蒲田。陈梦选《双峰夕照》诗：漠漠投林鸟倦飞，孤云闲向暮山归。烟村如画难描取，携杖双峰看落晖。

金鸡山　在狮岩山西，离城四十里，十五都楚门仓地。旧有石台，与司台山对峙，为芳杜门户。中隔一港为清港，有玉升桥。陈梦选《玉升桥》诗：玉塘流水互西东，潋滟波光两处同。夹岸故城犹掩映，依稀垂饮卧双虹。

灵山　在龙头山南，十五都，去城四十里。旧通海港，今离海十余里。南麓有宋时敕建灵山禅寺，村居曰西岙。《府志》：在楚门港中，与玉环山相接连。旧志：下有灵山溪。　元·潘伯修《灵山》诗：玉环诸山灵山深，环以大海根太阴。空青水碧淡相映，散为风露来萧森。嗟予赋命落台雁，调笑鱼鸟成滞淫。南游华盖动连月，胜地在近徒歆歆。风帆经渡不再宿，绶裹长剑携青琴。种榆琼田中，吹笙玉山岑。吾将于兹养年命，歧路四断谁能寻。

太阳山　在灵山南。势极崒岁。山麓为东岙，即古竹冈。宋尚书戴明，明郎中陈钝、侍郎陈璋并居此。

凤凰山　在十四都。自灵山西折，群峰环抱，联岫如翥。其下田多种蒲，名为蒲田。中有刘府庙，古枫森立，亦前朝物也。又有系舟石、破鲞岩诸遗迹。北折而西为小蒲田，尽处曰桩山头。同知陆玉书《访戴湘云不遇》诗：好山尽处一重山，安道还应住此间。老树婆娑清荫合，小亭轩敞白云环。此乡淳朴因人著，胜地高超待我攀。略似剡溪空返棹，爱而不见阻烟鬟。不负前番访戴行，闲云今喜过山城。衣冠朴雅无尘俗，气度雍容远世情。握手宛如逢旧雨，携尊好约听新莺。莫拘形迹常来往，一钵相传有正声。

天马山　在城西北三十五里。自蒲田岭过峡，势极耸拔，如天马行空。东麓之右有明陈璋侍郎坊，左有刘府庙，前有明彭昭、彭俊双桂坊。山尾名马髀股，有明韩氏祖墓。王指南《天马山即景》诗：奇峰兀立势岩岩，图画天然万叠山。塔影半藏深树里，人家遥住白云间。烟开漠漠田千顷，雨过涓涓水一湾。尚有残坊遗迹在，攀藤细认墨痕斑。

小闾山　十六都桐林地，在城北七十里。其形类牛，又名牛山。自九支田山东折，有狮子岩、牛鼻水、双叠岩、寻幽洞诸胜。洞外有观音堂、水母宫。山下有溪，源自太平洞黄山出，溪口有桥与太邑分界，名平环桥。

龙首山　自小闾山南折而东，平冈横亘，下有陈姓居此，曰山陈。约三里许特起高峰，壁立万仞，如龙腾空中，上有仙人洞。山麓村居为下岙。

虎山　自蓝田山东折，如二虎蹲踞。南麓多干姓居之，为干家岙。上有龙湫，遇旱祷雨辄应。东南为白岭下，旧名白干。

小雷山　在虎山南。自蓝田山旁支东行，峰峦耸拔。顶有潭水，俗名天灯盏，经旱不涸，常著云雾。下有烟墩营房基址，并林氏节孝坊。东出里许为墩头，桐林仓在焉。南逾小岭为都墩。同知徐荣《桐林岭》诗：前岭接后岭，桐林多竹林。绿飞涛个个，青袅路骎骎。上古人家住，终年云雾侵。停舆舒望眼，海气昼森沉。

沙门山　自蓝田山南折而西，凹处为都墩岭，南麓为山下村。

堂后山　在十六都，城北六十五里。自大雷山旁支东折，绕太境洞山而南，至瑶岙坑入境。突起双峰，势极嵯峨。下有多宝院、梵音堂。

箬岙山　自堂后山东折而南。有烟墩旧址。东麓皆孔姓居之，为唐时袭封文宣公齐卿后。北去为大园头，界太平。

人字山　与箬岙对峙。自堂后山北折南旋，绕太境逶迤而南，又名南山。其形上锐下衮，宛如人字。前有二山，状若龟蛇，又一小山似燕，俗谓龟蛇驱燕。

安宁山　人字山东折稍北而南。高峰耸立，峥嵘陵霄，登其巅，则海中岛屿星罗，一览而尽。

灵门山　在安宁山东南，距城七十里。东南北三面悬海，夏秋间，闽人捕鱼多泊船于此。外有半边山，去此则东南大海矣。戴湘云《观潮》诗：望洋乘兴试登台，屈指沧江几度催。万顷洪涛随日上，一行巨舰倚云开。气嘘蜃市层层列，流激鳌峰滚滚来。合与张骞同泛槎，乘槎指日到蓬莱。

龟山　在堂后山西偏。隆中锐尾，逼肖龟形。南麓有二小屿环抱，名为双屿。下有四眼陡门，洞黄水出焉。东南逾岭为白沙湾。

司边山　在龟山西。断而复起，平冈横列，状若长蛇，一名蛇山，又似琴，曰琴山。为桐林屏蔽。明洪武间筑垣置巡司，上有瞭望台，下有司垣，基址均存。山南里许即大海。

纲　田岙岭山过峡，起山对山，旁支东附，有化龙山、笔架山、考功山。一支南行，为燕山、尖岩山，至纱帽山断而复起，为乾港山。偏西附连，有牛山、黄岭山、高椅山、石龟山、南阳山。厅龙正支，自山对山西行，为蒲瓜山、木岗山、金竹山，南折为鼓山，至金钿山过峡，复西行为丫髻山，北为西青山，西北为龙乳山，东南为狮子山，正南至旋门山过峡。

山对山　在十五都楚门地，去城北四十五里。由田岙岭过峡，群峰拱峙，叠岫围环，中有平坦处，室庐鳞列，樵歌牧笛上下往还，足称幽胜。旧有望台。西距东岙寨五里。

化龙山　在十六都桐林地，去城北五十里，即大岙里山。自山对山纡回曲折而来，东距沙门里许，为明举人张甫、张克用所居。四围峰峦错杂，形若人立，又有观榜岩，一名将军岩，驮儿挟子岩，鲫鱼晒鳞岩。

笔架山　旧名殿后山。自山对山东折，北距化龙山二里许。层峦鼎峙，如天外三峰。山下多樟，为樟岙。戴屏《笔架山》诗：三峰鼎峙势崔巍，谁把珊瑚宝架裁。四面云烟惊落纸，挥毫可有谪仙才。

考功山　一名水洞岙山，在笔架山南。抵海里许有狮岩特立，势极峥嵘。旧

有台寨，址存。南去海岸有棕坑、乌岩、石户、下沙、磨柮头，皆傍海山居，樵渔为业。过此为密溪山。

燕山　十六都密溪仓地，在城东北四十里。自山对山南下，幽谷嵬岑，形如燕窝。东为邱家岭，西为大密溪，南为红台门山。山嘴有平安桥，越桥而右，为八埭坑。

尖岩山　在城北四十五里。自燕山委曲而南，特起危峦，层岗叠嶂，环抱民居，故村名山里。北为毛洋堂。西为沙河岭，旧名沙头岭山，有平水王庙。

纱帽山　在尖岩山南。中峰高耸，左右低平，形若纱帽。东西抵海约一里许，旧有台寨，址存。东北为洋坑，旧有姆祖庙，又东北为老宫山，与磨柮头比连，居民以种蚶蛤谋生；西南为狮子山，南麓居民多充灶丁，煮海为盐，名曰盐盘。同知吕荣《盐盘》诗：风细渔人喜，天晴灶户忙。卤凭三日晒，网趁一帆张。出隐诚难测，艰辛亦可伤。为予靖残暴，与汝保安康。　同知陆玉书诗：两山相对峙西东，潮去潮来汇此中。泥坎终年储剩水，土堤随处占茅蓬。棋盘地渍盐霜白，鸡面人蒸灶火红。十里方圆无别业，柴灰烧卤日匆匆。

乾港山　在十六都，城东北六十里。旧悬海中，嗣后芦岙陈玉文缘纱帽山左右筑埭，以捍潮汐，遂入内地。其山横列如屏，周围二十余里。北面自东而西，曰大岙山、鲍家山、殿山头、大坑山、教场头、木杓山。西南海中，有冲担屿。南面自西而东，曰女儿山、礁门山、寨头山、炮台山、观音礁、白马山。登山遥望，岛屿数点而外，汪洋大海，渺无涯际。

牛山　在十六都，城东北四十里。自山对山逶迤而南，穹窿崔嵬，状若牛眠。下有溪环绕，名为密溪。西为塘厂山，密溪仓建焉。

黄岭山　在牛山西。自山对山南折而行，平冈横列，东麓为油磨湾，西麓为郑岙，下为花岩浦，温、黄水军会哨于此。

高椅山　自尖岩北旋西折，洼中隆外，形类高椅。北麓为下岙，南有溪环抱村落，为小密溪。稍西为外山头，山嘴为三角棱。

石龟山　又名下岭冈。自尖岩山南折而西，平冈直下，有危峦隆起，如龟舒首，其色青黑相间，又曰花岩。旧通海港，今抵海二里许。岩下有碑，明时太平县令谢坚立，字迹剥蚀不全。附载古迹。西出里许抵海，为塔山头。外有岛屿如连珠半月状，又名马鞍山。有石台，址存。居人多张网为业。又有雨伞屿，形如华盖。西南有洞透顶，其中海鸟杂处，尤多蝙蝠，名蝙蝠洞。

南阳山　在石龟山南，去城四十里，十六都地。有台寨及苗相公庙基址，中

多梅树，又曰梅岙。山有龟岩、石马等形。北麓有沙高积，直通石龟，又名鲤鱼沙。东冈为灵山头，下为大岙里。西去抵海处为小沙山，山外悬海有东瓜屿。

蒲瓜山　在十五都，城北四十五里。自山对山西行北折，锐首宽腰，其形如匏，俗谓鹁鸽山，以音误也。东有鲫鱼冈、狮子岩，均岩嶅异状。下有沙冈回抱，为沙堤塘。又东即田岙、凤凰山，西为彭家宅，明举人彭昭，彭俊居址尚存。又西为隘山铺，系太平析入。南麓有吴氏节孝坊。陈奎《彭家宅》诗：远离廛市绝繁华，一带藤墙古木遮。绕闸葑田三四顷，依山烟火十余家。楚门西望城犹在，田岭东瞻路未赊。且喜灵山僧寺近，钟声早晚到窗纱。

木冈山　在蒲瓜山南。下系林姓旧居，为山头林。北折系丁姓旧居，为丁岙湾。中有路亭。

金竹山　在木冈山南，去城三十五里，一名小筠岗。自山对山盘曲西行，重冈对峙。其中平旷处有济理堂，又有溪数十丈，水底有石如新砌街衢，为龙游街。上下有二龙潭，时兴云雾，为吐雾潭。四围峰岩峥峻，树木阴翳，有石艇岩、莲池泉、仙人迹、留云洞、挺天峰、蟠龙壁、万松径、双凤冈诸胜。其最高处有蝙蝠洞、仙人岩，亦环山一胜境也。林芳诗：结伴陟筠冈，斯游未可忘。此君真不俗，有主问何妨。两字平安报，三分种植忙。相期培直节，震索卜苍筤。　黄浚诗：累石种苍苍，山人事事忙。素心期不负，太瘦竟何妨。笑我馋如旧，兼之俗未忘。斯游还待续，梦想在筠冈。　叶保诗：结舍在筠冈，平安报不忘。风流应共赏，霜雪定无妨。免俗聊如是，栽培不自忙。谁当侯万户，千亩有苍筤。

鼓山　自木冈山西折而南，俗名响岩，叩之其声噌吰，宛与石钟仿佛。东南为百步岩，西北为虎头山，下有虎头庙，宋祥符二年建。

金钿山　去鼓山二里许，在城北三十余里。山下有金钿墩，玉环乡之金钿里缘此得名。又有笔架峰，今名为凤凰山。西南有山岩，方五尺许，形如砚，分朱墨迹。偏南为马头山，危岩杰出，如马首翘空，下为桩头。其正西过峡处为龙过门，俗传有龙自济理潭而来，经此出海，山为之缺，宛然巨灵遗迹。

丫髻山　在十六都，城北三十里。自金钿山过峡，历桩坑山，奔腾而起，重峦苍翠，望之如美人之立云端。俗名雪溜尖，又曰大岩头。绝顶有台，可瞭远，海艘往来，视此以为标准。山西为龙王坑，中有吕祖庙，阶下一井，寒冽澄清，亢旱不竭。北麓为山下浦，旧通海，今已桑田矣。北去里许即楚门，对此为离方，以峰峦高耸，常患火灾，凿七星池制之。方锴《丫髻山》诗：奇峰高耸崒，秀出白云端。气拥青鬟湿，香凝翠黛寒。氤氲春沐后，缥缈晓妆残。几夜恁栏际，微吟拄颊看。　同知汤大宾诗：双峰结就绿云如，春色平分任卷舒。青绾一窝恁露洗，蓝堆两角待风梳。琪花开处簪常满，皓月临时镜不虚。疑是麻姑妆始就，朝

天独驾五云车。

西青山 在十五都，城北三十里丫髻山北，断而复起，平空横立。明初信国公汤和跨此筑城，为楚门所，今圮。山巅有文昌阁，今设玉海书院。下有营房基、楚门仓，又有八景名胜。元·李仕兴《抵楚门》诗：楚门山色散烟霞，人到江南识永嘉。半陇石田多种麦，一冬园树尚开花。海天日暖鱼堪钓，潮浦船回酒可赊。傍水人家无十室，九恁舟楫作生涯。 同知吕荣诗：蔼蔼楚门道，到来烟景团。豁然尘市里，依旧碧云端。巷口衣冠集，墙头妇孺看。催科期限迫，难说是清官。 同知陆玉书诗：传说当年此筑城，模糊碑字认难清。空遗雉堞埋荒草，剩有谯楼宿老兵。百数人家茅瓦屋，一隅廛市蟹鱼腥。小山最喜亭台敞，镇日犹闻诵读声。 同知徐荣《楚门道中》诗：琛浦云开远树晴，漩门船到午潮生。山经久别如相慰，路是重来倍有情。幽鸟藏花酣短梦，早农车水事春耕。不须更问蓑丝价，操纵奇赢有定衡。 张英风《东桥水月》诗：畴将白玉盘，长向波心掷。往来桥上人，可望不可即。《南浦渔舟》诗：南浦泛渔舟，钓得鲈鱼至。我本姓张人，也动秋风思。 叶芝芬诗：曲折筠冈活水来，渔歌唱和晚烟开。此中不减吴淞美，网得银鲈也四腮。 张英风《北诸环流》诗：玉水本方流，璇源多圆折。知有骊龙珠，伊谁探可得。《西崖滴翠》诗：郁郁复葱葱，西崖百草丰。天然图画展，倪米不能工。《中街鱼市》诗：不问寅与巳，鱼鳞匝地摊。冯暹如客此，剑铗不须弹。 叶芝芬《高阁文房》诗：西山杰阁倚云开，双桂森森左右栽。静坐一编方展玩，天香几阵透窗来。 叶佩蘅《离峰红照》诗：海城恁借镇南离，突兀撑天髻压欹。独占光辉红到顶，朝阳照早夕阳迟。

龙乳山 在丫髻山西北。危岩森立，俯仰万状。其石可凿以为板。下多王姓居，又曰龙王山。东去为陡门头，山麓有戴氏节孝坊。西去为长吊嘴山。又西为渡头山，有明武略将军胡公墓。下有官井，为官井头。左侧有驿亭，即琛浦济渡处。王咏霓《琛浦渡》诗：分水山前日影低，漩门渡口鹧鸪啼。寒潮日夕两来去，莫道东流不复西。

狮子山 在十六都丫髻山东南。巍峰崛起，嵯竖千仞。右侧有杨府庙，里居为山外张，中有古铁树，历年吐花。东北为盘龙山。右旋为沙锣岙。又东北为长山，蜿蜒如蛇，山嘴断而复起，为蛙螟屿，俗谓长蛇驱蛙。中有古墓，阡字模糊。西南有小山，与蛇山对峙，为龟山。

漩门山 自丫髻山西绕而南，峰峦高耸。上有石台，登台而望，大海苍茫，绝无涯涘，惟见岛屿漾洄，水天一色。东麓为小山外，抵海处为泥湖礁，亦有石台故址。南冈滨海峭立如壁，下有石岩，自海底过峡，约四十余丈，直通南岸，陡起危岩，对峙如门，故名漩门。潮汐往来，波流湍急。自丫髻至泥湖礁，不过二三里许，有石台四，旧传有铁索横锁漩门，以御盗艘。今两岸系索处石孔形迹宛然。同知汤大宾《漩门》诗：风清八月桂初花，奉使来登海上槎。盛世版图沧溟外，环山千里遍桑麻。

纲 自江北大雷山奔腾起伏数十里，由漩门过峡，突起星峰，为寿星山。折北为红山；转南为花心山；偏西为凤凰山；又西有蝴蝶山、狮子山；旋东为金星山；

南为峦岩山；东南为三台山、炮台山、礁头山、西溪山；偏西为蝙蝠山、紫燕山；绕西南为中青山；左有东青山，附连为绣屏山；右有西青山；折西北有蛇山。

寿星山　一名谢公山。相传谢康乐游山至此，今山头多谢姓居民。自漩门海底过峡，卓然高耸。中建平水王庙。庙北石壁，同知徐荣书训纪镌之。旁连蛇屿，置炮台，今圮。南有狮子山，山麓有烟墩、营房基址。又有前朝石坊，文字剥蚀。外建路亭，下圈海塘。同知徐荣《琛浦》诗：琛浦石屏开，山才渡水来。东南封禁地，今古勒铭才。天语慈祥极，民生熙皞哉。相期遵道路，海外有春台。

红山　在十三都芦岙，距城北二十里。山麓有文昌阁。西为分水山。旧志：潮从漩门涨进，故分水山口水出，西青浦口水即进；西青浦口水退，分水山口水即进。《府志》按：此分水山与他地分水岭不同，所分者，潮水之东西、进退、先后也。又旧志：系太平、乐清分界处，东为太平，西为乐清。按：自分水山以东桃花岭以北，旧并属太平之玉环乡。又潮水东从漩门涨进，西从西青浦涨进，皆至山麓而止。东潮由东退，西潮由西出，故名分水山。北接大沙头，附连小沙头。东折为隔山村，层峦对峙，曰百丈岩。上有石鹰峰、双石台及八景形胜。下置营房、烽堠，址存。南有象鼻山，山洞幽深，为杨府洞。下即塘额村。

花心山　在十二都后湾，距城东北十五里。群峰环匝，形似花瓣，故名。东起老鹰窠，由琛浦岭而来。岭上有瞭望台，下有烟墩、营房基址。山嘴曰茅草坑，建平水王庙。东南为狗盘山，中有观音宫。左为磨石岭、火石坑，上有天宁寺、碧泉宫，皆前明建。逾岭为沙岙。同知徐荣《后湾道上》诗：家家车水作秧田，渐近清和打麦天。却怪林鸠无意绪，不啼春雨只啼烟。

凤凰山　在十一都东青，距城西北九里。自花心山蝉联而来，山势岌岿，形若展翅。西接蝴蝶山。上有石鼓岩，以石击之，铿锵有声。山麓建玉环庙。中有鲤鱼屿，平空隐伏。南二里许曰龟山。同知徐荣《东青道上》诗：玉环本海山，适我悦荡胸。城市一闭置，耳目为之封。今晨冬气佳，晴云荡诸峰。出门且笑乐，行趁渔樵踪。薯箔香已干，麦田青渐浓。脱帽看官府，民气尽恪恭。勤哉三尺锄，垦遍青芙蓉。惟余壁千仞，未植茶与松。听我言谆谆，母轻树茸茸。明年邀使君，来看花万重。

蝴蝶山　在十一都鳝鱼头，距城西北十里。自凤凰山曲折西来，巍然耸秀。左有木鱼石，右列石牛岩。上有屏岩，中藏印石，泉源涓涓，雅擅幽胜。其麓有夏禹王庙。附连有小湾、水桶坑诸村。

狮子山　在十一都乌岩，距城西北十里。重冈叠岫，竹木参差，自蝴蝶山百折盘绕而来。背接百丈岩，中峡采桑岭。逾岭为芦岙。下建五显庙。

金星山　在十二都沙岙，距城北十里。峦岩、白岩峙其左，长山、圆山列于

西。南麓有古垣、营房、烽堠基址，中建元坛庙；北通流沙洞，洞口沙岩二，峙列左右，叩之有声，名曰锣鼓岩，中建杨府庙。前临大江。同知徐荣《沙岙道上》诗：后湾沙岙路重重，尽日攀跻生倦容。惭愧旁人说辛苦，天涯民俗尽淳风。

峦岩山　在沙岙南，距城十里，旧名棋盘山。层峦耸翠，岩石玲珑。东为犁头嘴，上有知空寺，悬岩结屋，对石为屏。又有瞭望台，暨龟岩、片舟石、仰天龙、五支路、鹿角峰、虎穴、双峰台、伏地虎、二仙岩、马鞍石、灵岩石、仙人洞、棋盘石、待月轩、清心泉、太监帽、木鱼岩、游仙迹诸胜。

三台山　在十一都黄泥坎，距城东北七里。山势突兀，自峦岩山盘绕而来，下有七星庙。西接东青山，南连炮台山，东有木鱼山，山嘴有龙洞。潘之俊《黄坭坎即景》诗：萧萧落叶逐溪流，四面泉声带雨秋。秔稻花香南北陌，桔槔水引浅深沟。虫声唧呖惊乡梦，雁阵凄凉动客愁。云树苍茫人影乱，雪泥他日证重游。

炮台山　在五都后垵，距城东六里，上置炮台二座，旧名后垵山。南下有牛头颈山，山麓有营房基址。东下有纸扇山、陡门冈。外为后垵门，东有黄岩嘴、长山嘴。东南有太阴山，一名隔岸山，上置炮台二，为汛防要所。下即盐场，旁有章元帅庙。

礁头山　在后垵东南，距城七里。北接太阴山，西为上礁头，山麓海涂居民种蚶为利。与鸡冠山对峙，每月初三、十八大潮潮落时，望鸡冠仅隔咫尺，埠民设鸡冠航船以便往来。与下陡门合渡。

西溪山　在五都密莺，距城东五里，旧名大坑口山。自炮台山折西而下，林峦蔚秀，泉石清奇，有老鹰岩、丈人峰、浣纱石、木鱼石、梅花岭、仙榻、仙椅、仙田、石屏、石门诸胜。山峡有崇福庵、武帝庙。西为凤凰山，多苍松古木，白鹭巢栖其上，望之如雪。西南即桃花岭，山下有章元帅庙。王祝三《老鹰岩》诗：玉兔金乌定捉将，何时飞起白云冈。磕溪终有鹰扬日，再老一年也不妨。又《石门》诗：一自刘郎不肯仙，桃花懒种已千年。山中采药寻常事，玉女何心候洞前。　王畏三《木鱼石》诗：白云封遍一山青，石室丹房几卷经。打起木鱼山更静，洞天深处诵黄庭。又《丈人峰》诗：独立深山岁月长，秋来渐觉鬓添霜。身旁玉女双峰秀，曾许刘郎与阮郎。　王聘三《梅花岭》诗：万重香雪路嵯峨，旧是罗浮仙子家。夜半何人骑白鹤，笛中吹出落梅花。又《浣纱石诗》：西子春纱浣雨晴，只今片石雅题名。春来莫遣桃花水，流入五湖便不清。　王镇乾《仙田》诗：布谷声声莫浪催，葛仙藏米足千年。只今一片春田水，不种红莲种碧苔。　王炯《仙椅》诗：卷石临流琢椅形，青青斑绣古苔纹。仙家终日闲无事，坐看溪山飞白云。　李浚《仙榻》诗：仙姬两住玉清乡，千树桃花扑被香。婿得人间小刘阮，合欢床上梦鸳鸯。

蝙蝠山　在十一都冷水潭，距城七里，一名凤山。前有龙虎山对峙，山麓有

潭清澈，虽盛夏亦寒气逼人。又有路亭、观音宫、萧圣国庙。西南接东青岭。逾岭即北城宁涛门。

紫燕山　在十一都九子岙，距城北五里。三山环绕，林木阴翳，从蝙蝠山奔赴而来。中有烽堠、营房基址，又有路亭、五显庙。西去即中青岭。逾岭为西青街。同知徐荣《中青岭下》诗：中青岭北绿茫茫，恰好停舆爱晚凉。坐看千林乌桕树，四围山色漏斜阳。

中青山　在厅治后。一名北门山。由峦岩山发脉，跨山为城，厅署建于山麓。松翠千重，浓青如沐。左为挂榜山。下有土谷庙。东山嘴有八角亭，同知朱太曾勒石其中。嘉庆元年，飓风折断，今惟断碑存。山顶即宁涛门。有元武观。同知陆玉书诗：西青高峙对东青，更有中青列画屏。斗大山城闲白昼，四围岚翠落花厅。　少尹刘权《登北门山》诗：春明才一日，即上北城山。海水依天阔，冈峦匝地环。千村鸡犬静，万顷麦莽闲。大德推张守，功成海国艰。庞炳章《中青岭》诗：烟霞一带锁岩廊，古木成阴绿满冈。四面云屏开锦绣，百年世界换沧桑。翠微犬吠通幽境，绝顶钟声送夕阳。何处司空留别墅，溯洄长在水中央。

东青山　半在城内，[半]在东隅瑶岙。有东、中、西三岙。山麓有先农坛、洪福观。附连有狮子山、象山。东北逾岭即黄坭坎。西北有瑶岙岭。逾岭为冷水潭。

绣屏山　在瑶岙东，一名东山。距城二里。叠嶂如屏，岚翠欲滴。其麓有平水王庙。前有路亭，亭外古樟一株，轮囷合抱，为数百年物。东南山下建东岳庙。又东为桃花岭。附连有龙首山，逾岭即密莺。庞鸿翥《桃花岭》诗：桃花岭上枫千树，桃花岭下人家住。空山猿鸟皆忘机，白云无心自来去。左连密莺右东青，高峰绝顶凌沧溟。俯瞰扶桑出红日，一轮皎皎悬铜钲。照见松柏参天高，长风汹涌生波涛。波涛万叠渺无际，倒海排山声怒号。

西青山　在西隅城外。东为中青岭，系江南北通衢。西有西青岭，半岭有花粉宫，林泉幽胜，夏日多凉。旁有四到亭。为同知黄维诰建。最西为千仞冈、双凤溪、天鹅沼、石脊梁、万年藤、翠云窝、珠帘岛、玉蟾池、白龙湫、虬树坡、棋枰石、芝药圃、凝碧潭、太乙源、少霞洞、蒲团峡、捣药臼、浴丹泉、琅玕峡、屈曲溪、钓鳌矶、龙骨涧、长啸台、似调亭、丹霞嶂、梯云渡、画卦川、寻真路、谈元座、静观亭、船亭、仙人床，暨飞泉分瀑、峰回路转诸胜，为环山第一胜境，游者拟之方壶蓬岛。旧志：汉阳举人张云《环山胜景记》：宇宙怪奇伟丽之境，非搜讨所能穷。而其渐开复蔽芜没于荒榛丛莽之间者，迟之又久，必待圣明之世，地辟壤开，而其奇乃因以复显。玉环地悬海外，为前代之所遗弃，凡四百年矣。岁丙午，制府李公题请展复，垦艺招徕，不遗余力，然后其地始可耕桑。因得仙人张少霞洞于西青岭侧，其峭壁幽崖，奇峰绝壑，与夫古藤异木之盘绕纠葛于山中者，一经剪辟，无不轩豁呈露，极瑰奇绝特之观。予于辛亥夏因省视往游焉。甫至山麓，见碑石耸立突起，直逼霄汉。距碑而上，抵少霞洞，怪石森列，玲珑虚敞，清风自生，翠烟若留。徘徊久之，升千仞冈，川原万里，如在目前。指顾间，其视长啸台，不啻泰山之俯蟭蟟矣。循台以北，侧闻水声潺潺若鸣佩玉，即凝碧潭也。近岸趺坐，岩左为丹霞嶂，青壁斗绝。复逾潭观仙人

床，可枕可卧，岂少霞之所尝偃息欤。踞谈元座，凝神片时，旋上梯云渡，独立瞻眺，几忘鸟道之峻而高也。由渡而下，至双凤溪，见万年藤，轮囷离奇，姿态横溢。过溪有池，岩流倒泻，喷薄惊人。由池北入琅玕峡，夹道崭然。旋至虬树坡，观其昂首上生狰狞夭矫之状，毅然若壮夫离立相持不相下。自坡达石脊梁，峰回路转，遂至龙骨涧，坐蒲团硖。溯曲折溪，石色苍古，溪流宛转，绝可爱玩。逾溪有翠云窝，萝阴四合，苍翠蒙密，憩息其中可以竟日。窝上瀑雨纷飞，每风回日映，其状难名，彷佛珠帘十二，常垂苍崖白石之间，以名珠帘岛，洵非虚语。及游白龙湫，石岛宛然龙形，下即一泓清洌，如涵天镜，亦奇观也。由湫前见棋枰石，宽平如砥，可恣可憩。复寻芝药圃，其地奥美，多产灵芝芳草。旁有捣药臼，虽炼丹人远，而铅汞术苓之气犹似狼藉于臼旁者。更循画卦川，穷太乙源，清流浩浩，蜿蜒曲折，历珠帘岛下白龙湫，往复奔注，直达天开河而后止，凡山中之田亩皆由以利赖焉。余所见仙洞之奇胜有如此。独念东南山水之美，钟于天台、雁荡，下此穷乡僻邑，虽间有胜致可游，然皆不足与之相抗。玉环仙洞，其名胜宁让台、雁乎，何为湮弃埋没，经数百年而始出也？乃知宇宙怪奇伟丽之境，不遗荒远，惟必有待而后彰。今皇上德合高深，制府公鸿猷辉映，固宜山呈其秀，水效其灵。虽以海外弃置之地，为灵运屐齿所不到者，亦若踊跃奋迅，争献其奇，以昭圣世开复之华。迄今游览之余，而仰其峰峦足以凭眺望，俯其流水足以资灌溉，举仙洞之山川林麓，皆可利济民生。则夫珥笔纪胜，适以显皇灵之振铄，而岂徒侈一日之游观已哉。是为记。　《双凤溪》同知张坦熊诗：树影双翔碧水渍，丹山犹见旧时群。最怜月淡风轻夜，逸翮翛翛欲翥云。　周长发诗：滟潋情波淡晓妆，古藤涧畔历风霜。当年老凤兼雏凤，丹穴犹含五色光。　王鹤龄诗：古木何夭矫，缭绕寒藤垂。彷佛丹山凤，双双斗羽仪。　徐逢吉诗：水作白玉色，花开青桐香。不逢吹箫客，但见双凤凰。　王炳宏诗：一溪流水百花香，花下如栖双凤凰。常有箫韶响云外，问谁先酌帝台浆。　同知汤大宾诗：石挺青云芝，泉分玉水液。萧史久飞仙，双凤溪边集。　同知陆玉书诗：俨然两凤作双栖，翠碧丹崖比翼齐。何处飞来懒飞去，不贪竹实恋清溪。　《天鹅沼》张坦熊诗：双翼天然下素汀，当年曾伴写黄庭。山阴事往无人爱，似向秋风独展翎。　陆玉书诗：鹤毛雁腹立岩阿，巨石天成逼肖鹅。却怪满溪排石卵，竟无红爪泛清波。　《石脊梁》张坦熊诗：石梁如脊曼莫攀，层级超超跨绝涧。仰视飞空一线斜，却疑天半横云栈。　平文灿诗：石脊岸间耸，横锁涧流来。飞仙常过此，迤逦人天台。　庞鸿翥诗：峭壁嵚崎一石横，采樵路细绕羊肠。层巅鸟迹人踪绝，曾有飞仙渡石梁。　《万年藤》张坦熊诗：古藤盘绕锦溪边，巧作游龙状宛然。看取绿阴长覆地，涧风山月自年年。　王鹤龄诗：苍藤生太古，蟠曲西青溪。风霜不能蚀，千尺碧玻璃。　徐逢吉诗：藤花覆水香，藤根穿石裂。淡风吹不来，常带尧时雪。　王炳宏诗：绝似神龙贴水眠，金灯常共翠旗悬。空山不少鸿蒙气，饱尽风霜一万年。　汤大宾诗：根盘太古山，花发洪荒蕊。美哉万年名，允为昭代瑞。　陆玉书诗：绕指柔为百炼钢，仙藤虬曲足相方。花开花落人间世，赢得溪流万古香。　《翠云窝》张坦熊诗：侵晨拽杖入云深，翠色岚光掩竹林。坐卧却忘归去晚，夕阳犹恋薜萝阴。　平文灿诗：竹树岩窝密，阴阴簇翠云。拄杖从此憩，清晖淡夕曛。　徐逢吉诗：临流多好山，四面尽佳树。愿招云中君，来此共朝暮。　汤大宾诗：双潭澄碧波，西山开翠壁，嘉禾绕葱茏，映落青天色。　张任莲诗：一路高低过碧岑，别开幽径玉山阴。绿香有意迎花坞，翠色何心映竹林。云木似帷堪对榻，薜萝如盖任横琴。洛中风景悠然远，谁和当年自在吟。　《珠帘岛》张坦熊诗：缤纷寒瀑雨纤纤，岩畔风回势乍添。散落珠玑光映目，只疑霄汉昼垂帘。　周长发诗：三叠泉来清且妍，水晶细箔挂西偏。芙蓉削出清于髻，逗人虾须碎不全。　王鹤龄诗：峭壁飞晴瀑，随风泻更添。人间炎不到，天女下珠帘。　王炳宏诗：玉女明妃在此中，珠光日色两玲珑。我来帘底从容坐，不怕山

南起飓风。 陆玉书诗:晴空翻雪落天池,直似珠帘百尺垂。想为仙人蔽楼阁,不教凡眼隔尘窥。 汤大宾诗:水帘高挂碧峰头,滴滴如珠韵自幽。晴日燕穿滋细雨,微风花拂点清流。欲依青嶂云为幔,时借银河月作钩。岛内鲛人偏不见,倾来万斛倩谁收? 叶向荣诗:山径行行转数峰,别成天地敞心胸。屏开锦绣三千界,水满珠帘十二重。风片卷来留紫燕,月钩挂处织青松。野人疑是鲛人泣,万斛无端满壑冲。 张任莲诗:银河流下碧山巅,满目奇光照耀边。映翠垂青烟袅袅,凌空飞白雪溅溅。水晶帷幔朝暾里,云母屏风皓月前。更似宝珠倾不尽,却成帘箔倍清妍。 张云诗:西青岭畔仙山巅,瀑水奔流鸣溅溅。白日阴翳忽改色,回风旋舞成云烟。冷气侵人砭肌骨,长夏如坐冰雪天。练光隐隐垂白虹,林木照耀皆新鲜。小亭临玩欲忘归,缤纷历乱空中妍。珠玑璀璨何人拾,万斛自倾银河边。分明阆苑飞仙人,临流自织珍珠帘。一朝骑鲸跨鹤去,犹悬万丈苍崖前。 《玉蟾池》张坦熊诗:半岩飞瀑泻池湾,恰置蟾蜍一水间。不信桂宫遗月彩,清光长照绿波闲。 周长发诗:好作胎珠老蚌看,一奁玉镜自清寒。分明秋水初生魄,月影波痕任郁蟠。 孙景诗:云绕层峦树覆岩,飞泉遥挂水晶帘。空山长夜光如月,应是清池有玉蟾。 平文灿诗:池面泻珠玑,崖间空翠飞。玉蟾逃月窟,长此饮朝晖。 王炳宏诗:白练横江不肯收,银河夜静满天流。神龙抛却明珠去,抱此凉蟾过九秋。 陆玉书诗:地与山根辟此池,长承飞瀑两龙垂。最奇中有蟾蜍石,恰似光生月窟时。 王咏霓诗:仙人白玉蟾,曾作天台赋。何来此山中,池影无今古。 庞鸿翥诗:澄潭比玉润温如,池草春生悟境虚。月照波心清澈底,嫦娥洗出两蟾蜍。 《白龙湫》张坦熊诗:夭矫苍岩俨素虬,喷成飞瀑下长流。经年寒碧清如许,直作空潭六月秋。 周长发诗:幽壑银涛物外情,秋风鳞甲动长鲸。若非道子丹青手,欲画双睛点不成。 张任莲诗:峥岩夭矫傍溪渍,雪染龙鳞浑不分。鳞甲张时疑带雨,水烟飞处似嘘云。一泓寒碧涵天镜,万顷波澜起皱纹。雁荡灵奇犹在望,半空素彩结氤氲。 徐逢吉诗:山中白龙湫,照之毛发见。午炊绿云茶,晓涤红丝砚。 王炳宏诗:云气朝朝有似无,白龙鳞甲未应枯。何当今夕燃犀照,看取寒潭五色珠。 张元观诗:石龙卧此自何年,上不飞天下不田。怕作风波于世上,独澄寒碧在山前。海滨远遁凭谁识,云路无缘只自怜。是地重开需雨露,一声唤醒万年眠。 汤大宾诗:白龙卧高崖,何年别海若。雨过鳞甲张,风送珠玑落。 陆玉书诗:遥指山头有卧龙,果然常见白云封。雷声忽起排空去,雨泼灵湫响石淙。 庞鸿翥诗:谁遣五丁凿碧峰,陡然飞出白银龙。何当破壁腾空去,洒作甘霖慰老农。

《虬树坡》王鹤龄诗:老树化苍虬,头目宛然具。伏地忽昂霄,潇潇挟风雨。 张云诗:何年蟠郁连理树,讬体山阿垂烟雾。轮囷离奇不可状,纵横曲折如有度。划然裂石穿霞出,别干棱棱赤筋露。昂藏欲起仍复伏,蜿蜒入谷似奔赴。凌空直上势撄云,倏忽幻作苍虬怒。只愁晦暝雷雨交,阴森奇突惊人顾。 孙景诗:奇树盘空势蜿蜒,半垂风雨半垂烟。仙人去后虬龙在,矫首青冥不计年。 张元观诗:冷落荒山四百春,苍虬形状古精神。如生苑囿应称宝,若近村庄定作薪。乘月归栖惟鹤影,和云排驾有神人。他时倘逐飞龙化,为雨还应渥海滨。 陆玉书诗:骇目惊心此昨过,如龙夭矫据山坡。为霖飞去留遗蜕,化作悬崖老树柯。 王咏霓诗:牙甲郁萧森,连蜷岁月深。夜来风雨急,犹作老龙吟。 庞鸿翥诗:绿绕长坡树影摇,郁盘直欲上云霄。春来动地雷声震,惊起苍虬百万条。 《棋枰石》张坦熊诗:不须飞雹落棋声,流水高山对石枰。忆想柴桑陶处士,无弦琴得曲中情。 王鹤龄诗:石几天然局,谁为置此间。方知仙客迹,不独烂柯山。 叶向荣诗:昨夜仙翁对弈过,一盘位置在山阿。游人列坐如开橘,樵子相看欲烂柯。黑白风摇山果落,纵横月影树枝多。手谈何似清谈好,倚石酬他金叵罗。 王文显诗:尘寰变态总如棋,睡里闲敲不碍痴。留着一枰苍石在,方圆动静可随时。 徐逢吉诗:局散仙人去,年深子落荒。独留残劫在,谁与论黄

羊。 王炳宏诗:未必樵人便烂柯,盘中黑白两如何。英谋妙算谁能晓,海上神仙国手多。 汤大宾诗:仙峤石棋枰,对局真仙也。星子移寒光,谁是烂柯者? 陆玉书诗:往往仙人好弈棋,机心想必两忘之。我来膝坐如盘石,不见当年对局时。 王咏霓诗:橘里老坐隐,柯烂几朝暮。随意相往还,松子落无数。 庞鸿熹诗:千古河山征战劳,纷争割据逞英豪。神仙自有高人著,一味清闲不著高。 《芝药圃》张坦熊诗:仙山琼圃倚云开,红药青芝满石台。坐久欲迷香远近,几声鸣鹿隔林来。 周长发诗:异香原不产科蓬,芝作人形林作龙。九节菖蒲正可觅,引年长老玉环中。 王鹤龄诗:芝药擢紫茎,术芳过玉液。深林人迹稀,只应供仙客。 张云诗:登陟幸余暇,晨兴入幽谷。远林多菁葱,夹路尽篁竹。香气忽袭人,猗猗药苗绿。仙山无凡草,芝苓信馥郁。眷言寻药人,携杖欣往复。采摘有余欢,松下任蟠腹。何当步高踪,相期山中宿。 王咏霓诗:芝兰生空谷,岂屑众草伍。善人日与居,吾不如老圃。 《凝碧潭》张坦熊诗:川流成汇水停涵,一色澄鲜似蔚蓝。添取草堂崖石畔,凭栏笑拟百花潭。又《太乙源》诗:逝川经涧几回过,恬淡无言润物多。会看朝宗沧海去,不知源远自天河。 张元观诗:问水穷源只等常,相传太乙独源长,河流远泻疑天上,银汉分支到海疆。不泛一溪桃李艳,能滋万井稻粱香。汪波偏润环山土,从此朝宗百谷王。 庞鸿熹诗:相传太乙泛莲舟,漱玉跳珠几万秋。莫笑此为无本水,也从星宿得源头。 《少霞洞》张坦熊诗:洞天虚寂绝尘埃,跨鹤人归竟不回。欲向峰高寻旧迹,石门惟见白云来。 周长发诗:闲身行乐把鸦锄,一线诸天十笏居。张少霞留丹灶在,半岩指点化人庐。 王鹤龄诗:洞口飞白云,云中翔白鹤。骑鹤张先生,时时来碧落。 张云诗:古洞隐崇冈,传是少霞宅。虚明藏日月,幽深秘金册。阖辟自广大,坐卧未云窄。羽化人已远,洞口孤云白。仰止在千秋,渺渺仙踪隔。 叶向荣诗:扪萝攀葛访仙真,石室虚明绝点尘。晓景常留云作客,夜深只许月为邻。落花片片闲铺径,流水年年不计春。此即少霞古洞府,老樵指点与游人。 苏代瞻诗:忆惜仙人张少霞,曾经洞里饭胡麻。而今白石苍松古,桃树春回几度花。 徐逢吉诗:四壁何空旷,青苔间紫苔。素书才读罢,山月忽飞来。 王炳宏诗:少霞仙去知何日,洞壑玲珑玉不如。今日秋光清似水,正须高坐读吾书。 王献猷诗:更得游仙趣,寻真兴渐浓。水花飞绝壁,潭影落高峰。洞拓曾谁辟,蒙开自景从。临川今有象,恋恋白云封。 汤大宾诗:仙岛恣游访,公余半日闲。灵奇搜海上,岑寂岂人间。径入崩崖险,泉清峭壁潺。洞门不见鹤,惟有白云关。 庞鸿熹诗:玉环山周七百里,中有石室留仙子,相传梁时陶徵君,浮海来居木榴屿。有时采药千仞冈,朝看浴日升扶桑,山中宰相餐霞老,不知何以酬君王。我来欲学登真诀,摩挲直到神仙窟,神仙窟宅虽尚存,不见鹤驾排云出。洞口桃花万树鲜,相传自昔住神仙,真人已去空山冷,剩有余霞散满天。 《蒲团峡》周长发诗:何处能留葛稚川,药炉经卷寄寒烟。菩提树上擎慈钵,苦卜林中涌法泉。 王鹤龄诗:天竺古先生,每于水石住。此间浏浏泉,俨有跏趺具。 张云诗:碛瘦形色古,错落呈苍素。双岩峙如辟,泠泠玉泉度。泉下隐圆石,俨若蒲团布。云水自周遭,烟峦亦回互。诚假片时憩,风泉生静悟。 吴梦卜诗:高寄岩阿别一天,去来曾见少霞仙。跏趺未许凡人到,留与清溪共万年。 《千仞冈》张坦熊诗:穿林逾洞步崇冈,云气空蒙绕客裳。晴日凌虚恣远眺,海天万里色苍苍。 张任莲诗:舒啸登临不惮劳,秋风亦助客情豪。去天尺五星辰接,拔地千寻泰华高。是处烟青山岌嵂,无边影白水波涛。片时览尽东南秀,孤鹤斜飞唳九皋。 叶向荣诗:游人拾级白云关,高岫嵯峨次第攀。峻极于天惟鸟道,平铺如砥隔尘寰。升沈日月襟怀里,指摘星辰掌握间。健足独能凌绝顶,疾呼声应万重山。 平文灿诗:穿洞陟高冈,天近星可摘。俯视白云流,掣电如裂帛。 陆玉书诗:石峰高耸入云窥,千仞犹为约略辞。尝慕飞仙凌倒影,举头天外振衣时。 汤大宾诗:长冈百折入崇阿,怪石嵯峨带薜

萝。星斗望来天已近，烟霞踏去路偏多。青山万点皆如指，白水千回尽若涡。似隔红尘清趣远，桑麻四野听田歌。《捣药臼》张坦熊诗：万杵声敲碧落秋，丹成人去臼空留。不知灵药春来秀，满壑烟梢翠欲流。

周长发诗：日闻采药守仙风，百里天台路未穷。捣得肉芝三万杵，劝人辟谷住山中。 平文灿诗：山古石峻嶒，胎仙时下掠。我爱张少霞，休粮捣灵药。 陆玉书诗：果否仙人驻洞阿，空留石臼任传讹。长生纵有千年药，七日千年也易过。 王咏霓诗：我非蓝桥客，无分觅云英。不然持玉杵，夜夜捣元霜。 庞鸿翥诗：仙人已觅长生去，玉臼犹余一瓣香。露液云浆如可乞，秋来犹自捣元霜。《浴丹泉》张坦熊诗：一泓如镜足盈抔，化鹤丹成就此沤。犹见向晨岩下水，白云散尽异香浮。 平文灿诗：清浅浴丹泉，丹砂尚可掬。凌晨汲水华，最宜苓术粥。 陆玉书诗：九转功成已上天，浴丹留得此间泉。甘香人咽清肠胃，一酌犹堪作地仙。 庞鸿翥诗：练得云霞九转奇，都从玉井涤瑕疵。一规月印波心朗，犹似当年汞化时。《琅玕峡》周长发诗：玉蟾池北两峰孤，金凤溪高十日娱。清影劈开双玉笋，一声长啸有狂夫。 徐逢吉诗：台石何嶙峋，其色宛如玉。我行两山间，顿觉须眉绿。 张元观诗：何年鬼斧凿山开，绿水堆中任往来。吞吐云烟疑蜀道，合离风雨小天台。珍禽《尔雅》难收尽，香草《离骚》未博赅。知是山灵爱清净，双屏排障隔尘埃。庞鸿翥诗：独向空山深处行，四围清翠薄寒生。森森万个临风立，一片敲琼戛玉声。《屈曲溪》张云诗：蜿蜒苍古石，百转势奇绝。流水行其上，纵横随曲折。漾抱饶远趣，琤琮多音节。乃知天地文，纡回恶直截。溪流有变态，一泓自澄澈。濯缨兼漱齿，依依何能别。 张任莲诗：清泉一道出龙湫，层叠潺湲写素秋。溪面有岩随势曲，水阴无雨带声流，不知湍急横仍纵，惟见波停去似留。尽日溯洄还漱濯，更于何处觅芳洲。《钓鳌矶》孙景诗：峨峨矶石俯清泠，树色山光映面青。独有任公能把钓，纶竿垂处即沧溟。《龙骨涧》平文灿诗：磷磷涧中石，皑如龙蜕骨。漾洄千尺波，天风起寥寂。 张元观诗：生惊穷谷旱难耕，死作流泉一涧行。风簇细鳞犹有影，夜深阴吼尚闻声。专车首尾遗骸在，战野元黄化血清。我却有心肉白骨，广施霖雨偏苍生。《长啸台》平文灿诗：高台天际头，呼吸通帝座。长啸叶鸾凤，我唱苏门和。《飞泉分瀑》何锦诗：瀑布奔腾响似雷，公余憩此暂徘徊。千条玉浪凭空下，万颗明珠绝顶来。 吴梦卜诗：想是银河下碧天，因留瀑布挂山巅。寒光淡远如明月，白练横空似暮烟。不待风高常作浪，岂因雨集始成泉。农人莫说川流小，不息能滋万顷田。《峰回路转》何锦诗：古洞幽深次第攀，扶笻直上碧云间。纡回屈曲疑无路，峭壁飞泉又一湾。《似调亭》王凯诗：翠壁长鸣水石琴，泠泠清响发高岭。半崖细鼓冰霜操，一涧晴调雨雪吟。太古韵含天地秘，中和曲奏海山深。悠扬时与琴声杂，缥缈常随松吹沉。坐石静闻殊见性，倚亭潜听觉明心。何期解脱尘缘事，好向名泉聆玉音。《仙人床》刘超然诗：揭开云帐月钩斜，半榻衾痕叠绮霞。我欲游仙通一梦，闲来石上拂松花。 静观亭旧志：额题"濯漱舫"。联题"泛虚心鉴水，茂对德如山。"今圮。 船亭旧志：在环山胜境溪北，今圮，址无可考。

蛇山 在十一都西青塘，距城西北八里。自中青岭纡回曲折而来，昂首伏尾，厥状如蛇。下有五显庙。

纲 自西青山双凤溪过峡，突起高峰，屹立天表，为螺峰尖山。其分支于西北者，为九厅基山、文笔山、双峰台山、蟹钳山、马鞍山、鲤鱼山。其分支于东南者，有展旗山、钩结往山、金椅山、月镜山、仰天窝山。又分支于西南者，有福生山、郎箕山、青屿山、龙头山、双峰排山、鹅髻山、大麦屿山。

螺峰尖山一名田螺尖　在西青山之西。雄镇海上，西南诸山胚胎于此，劈流分支，联络不绝。北下为九厅基；东下为大岩头，上有仙迹亭；南绕为枫树坑；西南为出水窟。冬时山顶积雪，望若瑶峰。黄维诰拟为海外峨嵋。庞鸿熹《田螺尖行》：昔余未遨游，胸中有邱壑，非必无宦情，人生须行乐。所以桃李园，念及古秉烛，当其乘兴行，亦惟日不足。观海记十洲，看山饱五岳，矧我桑梓乡，青峰攒近郭。叠嶂成螺旋，奇形皆玉削，缥缈白云中，长松巢飞鹤。我来登危巅，愿与林泉约，行行莫忘归，红日西山薄。

九厅基山　在十一都西青岙，距城西六里。前朝有九厅寺建于山谷，故名，今基址存。群峰环抱，蔚然深秀。自螺峰尖山盘旋北下，建得胜宫，又有烽堠、营房基址；西北有蝙蝠山，山麓有五显庙；东接西青岭，沿山种桃，花时烂漫最盛。同知徐荣诗：正是桃花烂漫时，笼山照水总相宜。春风到此无拘束，不作城中官样枝。　李树苑诗：西青山色锁红霞，偶向山前泊钓槎。贪看桃花入山去，那知花里有人家。

文笔山　在十都南大岙，距城八里。山势卓立，其形如笔。西逾岭即小普竹；东北接马道，中有姜王庙，附连有小塘村；南逾岭即大普竹。

双峰台山　在十都西滩，距城西十四里。南自文笔山盘绕西来，山麓建杨府庙，山顶有双峰石台，旁有道观。北下为蟹钳，附连有小滩村。陈在溶《双峰山访李道士》诗：扪葛攀萝访赤松，白云青嶂路千重。波涛缥渺天风冷，此是蓬莱第一峰。四围紫气满松杉，笑逐青牛上碧山。我亦蓉珠宫里客，落花懒扫谪人间。

蟹钳山　在十都马道头，距城西十里。西有大岩，形如蟹螯。南起双峰，纡回曲折，中建三元宫，有内外路亭，埠头建官厅，内立渡船禁革碑。过渡为华秋，属乐清。同知徐荣《渡华秋》诗：渺渺华秋树，依依马道烟。危程三十里，中岸隔江埏。试作洪流咏，长歌小海篇。雄心知未老，犹拟将楼船。

马鞍山　在十都小普竹，距城西十四里。东从文笔山分支，山屺石凹，状如马鞍。南接大普竹，中建平水王庙。北二里为小滩村，有纱帽岩，与江埏山相对。李树苑诗：普竹青青大小连，水亭茅屋枕溪田。笋舆半日幽篁里，似坐潇湘一渡船。　江涛《普竹道中》诗：度水穿云路短长，霎时游遍白鸥乡。两行竹翠延秋籁，一路蝉声送晚凉。林薄含烟炊饭熟，桔槔引水稻花香。生涯只有田家足，海内又添万亩塘。

鲤鱼山　在十都大苦竹，一名普竹。距城西二十里。由螺峰尖分支绕十八湾转二钓冈而来。西连狮山；西北有龟山，下建玉环庙，又有炮台、营房基址；东上油车岭，即出水窟，有鸳浆庙；同知徐荣题。南逾岭即福生寺；西南滨海。同知徐荣《普竹岭上》诗：双凤溪边春水生，苦竹岭头朝雾晴，肩舆戛入云际去，四山飞翠来相迎。老夫十日不出城，春气已醉林间莺，菜花遍地麦绣野，黄金碧玉纷纵横。十湾八湾迷去路，只向白云深处去，山行半日不逢人，逢人尽是携农具。我农辛苦殊堪怜，携锄垦到青山巅，自携鸡犬云中住，倦枕蓑衣和月眠。《出水窟》诗：二钓

冈头云气蒸，殿廊勺水自停澄。为渠题作鸳浆庙，供与行人六月冰。诗注：二钓冈庙中有水，冬夏不盈不竭，味至清冽，土人呼为出水窟。

展旗山　在西隅羊岙，有里外岙。由螺峰尖东南绕枫树坑一带盘旋而来，状如旗帜。山嘴有三元宫。南即金箕岙。同知徐荣《枫树坑》诗：松涛麦浪远芊芊，路人螺尖左右旋。已过山头仍见海，许攀云脚即登天。惊人鸟语穿花去，采药僮归枕石眠。净扫茅阶兼竹径，更从何处觅神仙。谁家茅屋枕岩幽，满地松云绕槛流。数到九层山色外，那知云脚接潮头。　庞炳章《枫树冈》诗：高冈卓立势巍峨，一带长林挂薜萝。华盖青葱撑地肺，绿云荟蔚亘天河。深丛落日炊烟少，夹道参天墓木多。鸡犬声中樵路绝，人家高住翠微窝。

钩结往山　在一都金箕岙，距城二里许。附连有马鞍山。南有白岩山，下为打石仓，山嘴有观音宫，宫后岩石如屏，同知徐荣书忠孝勤俭让训衍五章镌之。

金椅山　在一都正岙，距城三里。旁有钉螺山，南连五官山，又南有灯台山，山南即三合潭。

月镜山　在二都三峡潭，距城西南五里。三峡溪流，汇为一潭，一名三合潭。潭映山光，如涵月镜。西南北皆山。北有文尖、马鞍二冈对峙，下有玉环庙。南对石牛岭，耸入云霄，环山诸岭此最修阻。半岭有石如牛，同知徐荣尝镌训记五章于牛脊。岭头冈坪即古城头。西南为碧涧岭，上通仰天河。苏海诗：三合潭深三面山，清溪白石水湾环。人家屈曲通幽处，一路丛花翠竹间。数声啼鸟早春天，几处楼开竹树巅。一幅丹青工点染，三分花雨二分烟。　林兰诗：潭影虚涵月镜清，溪流汩汩递泉声。樵歌牧笛穿云去，野草闲花绕水生。三面青山盘谷静，千林红叶夕阳明。石牛岭脊冈峦峻，犹有前朝旧寨城。

仰天窝山一名仰天河　在月镜山西南，自碧涧岭而上，四围冈峦环拱，形若垣墉，中坪低处，茅屋数家，夹道松篁，尤饶画意。涧水回环绕出石门槛，西下大普竹。西南山冈下岭即陈岙。

福生山　在九都，距城西二十里。由仰天窝北旋而来，四山环绕。旧有福生寺，址存。中建林九师庙。北下大苦竹，南逾岭为陈岙，西接龙头。

郎箕山　在九都青塘，距城西南二十余里。由福生山西来。山麓为下青塘，有八楞鼓村。附连狮子山。北建泗水庙，南接龙头，北为布袋岙。同知徐荣《青塘道中》诗：青山行遍到山田，远树空蒙荡暝烟。回首青塘青不断，八楞鼓外水如天。　庞步元《上清塘》诗：结庐雅住玉山窝，衍庆堂中酿太和。数世公庭无讼狱，一门子弟有弦歌。海疆发族分支广，山岳锺灵老寿多。睹此熙熙真乐国，那知世上有风波。

青屿山　在大连屿。由郎箕山迤东而来，有炮台、营房基址，下建平水王庙暨三元宫。南接小连屿，山嘴有三港庙。西北滨海。

龙头山　旧志作凤尾山，在龙头。由福生山西来，南北皆山，有林九师庙。

西至白磴渡而尽，下设渡船过乐清下堡。

双峰牌山　在九都陈岙，有大小二岙。距城西南二十里。由福生山转南而来，东为八万山，有营房、炮台基址。旁建青峰庙，即九使侯王庙。神最灵显。西为外双峰，有五福庙。又西南为龟龙头，中建花粉宫。西逾岭即小麦屿。同知徐荣《陈岙道上》诗：高冈松色古，平野菜花香。雨过众山绿，蜂归两股黄。老牛耕水漫，新燕啄泥忙。遥指青青处，红裙正采桑。

鹅髻山　在九都小麦屿，距城西南二十五里。由双峰牌东行旋转，冈峦耸秀，翘如鹅髻。南山麓有杨府庙。北为龟山，逾岭为青塘。东北为羊椆岭，上通龙头。西外山为鹅髻鼻。

大麦屿山　在海中。由小麦屿鹅髻山南转龟龙头，跌断过峡，约里许，突起小屿，点浮如麦，故名。有营房基址，中建杨府庙。居民业渔，埠设渡船通乐清，与白磴合渡。

纲　自田螺尖绕南迤逦而来，回环起伏，突起顶星，为仙人山，与螺峰遥对。支山错出，或南迁北指，或东趋西奔，其环列于各岙者：东南有锦屏山、狮子山、凤凰山、双峰山、鲤鱼山、蟹钳山、文笔山、车首台山、狮岩山、蜘蛛山、南北山、马鞍山、鳌头山、黄门山；西南为蝤蛑山、蛇屿山、南台山、大岩头山、小叠山、石蜂山、白沙山、吹甑山。

仙人山　在三都渔岙，距城西南八里，一名古城头。旧有寨城，约周五里，明洪武二十年迁弃。冈脊平衍，一望如砥。山顶有五岳帝庙暨白鹤观，岁旱祷雨辄应。南有七炮山；又有狮山，下有狮毬岩。北连鲳鱼山，其麓有杨府庙。同知徐荣《古城头》诗：老城一带尽高岗，田不成梯只任荒。记取使君勤字诀，松花茶叶一春香。　庞鸿书诗：元人失其政，群雄互相角。仗剑草泽间，逐彼中原鹿。真人应天命，争先诗捷足。混一区夏间，谁不奉正朔。方氏旧河山，割据成残局。明善守不支，汝宾行就缚。温台望风降，保此意何欲。归命美窦融，纳土思钱俶。所以古今来，达人贵知足。不见东陵侯，种瓜亦何辱。大江日东流，逝者不可作。沧海变桑田，赢得田家乐。闲话付渔樵，管甚风波恶。　章鼎《渔岙》诗：何来渔艇泊山前，剩有桃花开水边。男事耕耘女蚕织，当时沧海已桑田。谷口松阴夹竹阴，人家住处树森森。经霜乌桕初红叶，一色秋光有浅深。

锦屏山　在三都小岙，距城南十里。山顶有岩如方巾，一名方岩山。岩北有圆冈坪，旁建杨府庙。中有方岩岭，又有莲花岩、剪刀岩。

狮子山　在四都塘洋，距城南十里。西连纱帽山，其麓有陈圣母庙，旧志作夫人庙。前建路亭。

凤凰山　在六都双庙，距城南十四里。由方岩山跌荡而来，附连有飞凤山，

旧志上有石凤冠，俗传方国珍祖墓在此，诚意伯凿破之，今凤顶石碎。分大小二岙。南有双狮山。逾岭属小里岙。

双峰山　在六都小水埠。由鲤鱼山北折绕水孔口门，跌断过峡，卓立一山，双峰秀削。西南山麓有路亭，顶有炮台，下有武帝庙。东北临海。西与凤凰山对峙。

鲤鱼山　在六都水孔口，距城南十五里。由白沙坪蜿蜒而来。山麓有烽堠、营房基址。

蟹钳山　在水孔口。山南荒村寂寂，虚无人烟，一名无人岙。

文笔山　在七都西潭，距城南二十里。旧志名笔架山。由同安坑后山盘旋而来。傍接鹰峰山，下连大松山。其麓有大潭。北有龟蛇山。西北有烟墩。又西有珠毬山。南即乌沙头山。

车首台山　在七都，距城东南二十五里。由乌沙头山过峡，名二条岭。东北置炮台二座。东有二层山，旁即百鸟岩。稍北有紫菜坪，浮水有翻身石。东北有虎落山。左连龙山，两岩峡立，中平如砥，名为龙沟，下即龙井。附连有黄沙滩，鲊鱼捕岙。

狮岩山　在七都教场岙。由二条岭过峡，东西濒海，中长里许涌起沙坪，细白如粉，市廛错列，商渔萃聚之区。冬钓时带鱼最旺。南起大山支旋，北转悬岩，下瞰草树蒙茸，如狮子回首。下建杨府庙，前有狮毬岩，旁筑邮亭，逾岭即坎门。

蜘蛛山　在七都钓艚岙，距城南二十五里。山麓建天后宫，香火最盛。隔海东南为南排山，又南有双排山，偏西对峙黄门山，中通港门即黄、坎门。居民大半闽人，冬钓带鱼，连艘出洋，商贩云集，为玉环第一海口。西首冈坪列营房汛署，附连大山。有长山王村。东冈有盐廒、关廨、营房。岭头有烟墩。一名烟墩冈。逾岭即鹰捕岙。同知陆玉书诗：棋布星罗树石屯，中留空阔各成村。东连榴屿蟠西峤，南接瓯江控北门。潮汛回旋山动荡，水云封锁月黄昏。闽樯越舶来多少，都为鱼盐习坎喧。

南北山　在七都鹰捕岙。西连坎门，中有杨府庙，居民张网为业。南嘴山头新筑炮台一座。东有永庆堂。又东为寿桃山，有瓜子金、东沙岙。

马鞍山　在七都花岩礁。起白沙坪，南行偏西有仙姑桥，石皆五色。右戴纱帽山，左排笔架山，山麓石岩秀削，五彩花纹，绣错天成。旧志：一名花岩屿。

鲨头山　在八都大里岙。由仙人山北来，下建杨府庙。东有蝙蝠洞。大溪中有龙潭，深邃莫测。附连象尾山。逾岭即小里岙。西有营房冈，逾岭即朝阳。

黄门山　在八都黄门。由龙砂冈南来。东有二仙对局岩。南山有杨府庙。隔水悬海有小黄门、外黄门二山。山北逾小岭即大里岙。

蝤蛑山　在九都蝤蛑岙，距城西南二十五里。旧志：山似蝤蛑，故名。介于陈岙、小古顺之间，山麓建杨府庙。

蛇屿山　在十都小古顺。由仙人山西行而来。中建杨府庙。东逾岭至朝阳。北上古城头。南山麓有县主坟。旧志：南宋时知县卜葬于此。逾岭为大古顺。

南台山　在十都大古顺，距城西南二十五里。由古城头绕蜈蚣冈西来。山顶旧有炮台、营房、烟墩基址，中建周宣侯王庙。东山有雕鹰岩。东南为鲳鱼山，旁有三元宫，外为路亭。附连黄砂岙，有龙王庙。西北为长山嘴，建杨府庙。

大岩头山　在十都梁湾，一名龙湾。有大、小梁湾。闽、浙海船呼为老龙头。距城西南三十里。由十五亩趋奔西南而来，有营房、烽堠、牌坊、瞭台基址。三面滨海，山势峥嵘，巨岩屹立，方下锐上，形如龙角，一名龙角尖。浪花喷薄，船行数百里外皆见，最为形胜。北系梁湾汛，海防要口，舟师可泊船樵汲以避东北风。又北为桃枝嘴，暂可寄碇。

小叠山　在十都小叠，一名薛叠。距城西南三十里。由十五亩屈折南来。其麓有杨府庙，有营房、烟墩基址。南下沙滩与豆腐岩遥对，居民扦网为业。北上岭即双坑，岭头有观音宫。南海横山为横址。

石蜂山　在八都朝阳，有上下朝阳。距城西南二十里。由古城冈南来，群石攒点，如蜂聚窝，故名。中建杨府庙暨观音宫、路亭。四围皆山，多良田美地，环以桑麻竹树，不啻海外桃源。东南为双条坑，有将军庙。西连东屿山；西南至十五亩，有狮子山，旧有炮台，旁建将军庙。

白沙山　在十都小额。由朝阳冈迤逦南来。中建花粉宫，后有洞极幽邃。东即白沙岙，东南尽鹭鸶礁。一名鹭鸶湾。

吹瓢山　在十都鹭鸶礁。由小额山北后而来。东有狮山，其麓有杨府庙。逾岭即营房冈。山南逾小岭为三条青，冈头有摇动岩。悬海一礁如鹭拳水上，延颈昂藏，因是著名。

悬海诸山

茅草山　一名西沙山。在司边山南二里许。东北系黄镇右营洋汛，西南为玉环右营洋汛。可以樵汲系碇。东有馒头屿、鼠屿、猫屿。去灵门山二里许。

羊屿山　在乾港白马岙山南五里许。孤峰峭立，大海潆洄，居民张网为业。

其间云树苍茫，烟林缥缈，望之如在镜中。

鸡冠山　在乾港寨头山南，横列海中，状如鸡冠，故名。又曰长屿，亦曰蛇山。地僻民稠，傍崖结屋，下有杨府庙。南为后岙。有武圣庙。前有小峰，为仙人岩。旁有瑶池、笔架峰、蛙蟆岩、龟岩。左为黄沙岙。东南有卧虎、鹿尾等岩。北名火叉，四围有石城，因蔡牵之乱筑以防寇。同知陆玉书诗：何处飞来立海东，海山形势碧鸡同。晓风激石迎潮响，夕照蒸霞吐绶红。遥撼波涛如自舞，迎依天日受谁笼。茅蓬扑地皆雌伏，仗尔雄冠翼此中。　王邻诗：鸥鹭成家住老渔，华冠一朵海鸡舒。烟消浓绿啼晨早，霞挂残红赴斗余。赤玉羽将文蛤化，白银盘爱黛螺储。观涛直上云峰顶，万顷瑠璃一粟如。

大鹿山　在鸡冠山东南十里余。危峰峥峻，盘磴岖嵚，共三十六湾。顶有龙潭，遇旱虔诚上祷，取水其处，祷雨辄应。东有虎头山，岩石直矗如虎牙。南有狮子岩，作回首向潮状。又南有罗汉岩。折而西有将军洞、龙游洞。稍北有蟹山、鲤鱼山。又西北有井，咸淡不时。

小鹿山　在大鹿东北。旁有五虎礁。礁北有石砚屿。西南有石碑礁。东南越水数里为前山，有鸡栖岙。又东南为洞正山，有洞穿背面，潮水出入其中。

披山　在小鹿山东南。高峻广袤，为外洋诸屿之冠。洋面为南北通径，极其险要。明制：温标兵船出汛，拨哨船伏此山，与大鹿山下互相犄角，使寇盗不得入内洋，以固门户而卫堂奥。东北有大陈山，为太平境界。东南汪洋大海，琉球、日本，一苇可杭矣。

东白山　在黄门山南，隔海十里许。东西亘二十余里，中为山坪，西北为口筐岙，山麓有杨府庙。逾岭而南为鹿西，可以避风泊船。东南为凤山头，重冈叠巘，仄径崎岖。又东为鲳鱼礁。折北有西金坑。嘉庆五年，海寇林阿孙歼于此。

黄大岙山　在厅治西南。孤悬海中，山势雄伟。上有叠珠岩，重岩叠峙，累如贯珠。中为黄大岙，旁建天后宫。悬海一里许有小屿，曰青凌屿。西接长沙、沙岩，又西有小荆、大荆、乌岩嘴。东有东廊岛、西廊岛。又东为观音礁。东南海中尖峰峭立，为笔架山，雄奇秀丽。有大、小笔架。山北逾岭为来其山，下建杨府庙。岩壑峰岈，群峰环抱，浮海至此，如入蓬莱仙境。山麓有方岩突起海中，形似腐块，名豆腐岩。来其之称，盖亦因岩得名也。西连大门山，北对小门山，中通港门，海艘由此出入。夏秋时海蜇旺生，商贩云集，甲于环山诸埠。王步霄诗：苍江几度变桑田，海外桃源别有天。云满碧山花满谷，此间小住亦神仙。《海蜇》诗：美利东南甲玉川，贩夫坐贾各争先。南商云集帆樯满，泊遍秋江海蜇船。

三盘山　在黄大岙南四十里。群山攒合，横亘东西二十里。左为峴岙、状元

岙，中隔一江，列小山三座，状似盘盂，故名三盘。有大盘、小盘、大瞿、小瞿诸山。旧志：水中产海瑚树，与珊瑚树相似，可以辟火。山之峰峦，九厅山最为耸拔。上置烽堠。旁有水流岩。东近蛤水礁。西出北落为北岙。南旋西折为洞头山。东有炮台山，附连大朴山。悬海一屿，为虎头礁，星峰尖圆，锐如文笔，外洋远望，此峰插入云霄，商舶往来者，视为标准。又有玉龙山，奇石磊磊，晶莹似玉，敲之出火。一名火石山。又南山顶有脚桶石，内印巨迹，俗名仙人床，盛暑多凉。溪内有龙潭窟，祷雨辄应。西即小盘，山风吹岙，常见银涛万叠，飞白凌空。又折而南为铁炉头。同知吕荣诗：见说三盘峻，沧溟一览收。却愁行处险，聊作望中游。雪浪云边叠，烟霞日下浮。地遥身未历，心为境勾留。

状元岙山　在厅治东南二十都。南为沙角，西即深门，东曰鼠尾山。在三盘山之北，隔海十里许。

灵昆山　在厅治西南二十都。有单昆、双昆，碧浮海上，桑田千顷，环以沙堤。单昆山麓有大马池暨醴泉井，西凹为鞋草潭，水味清淡。埠设渡船二只，一渡温郡双门，一渡盘石。旁建侯王庙，附连义祠。西即双昆山，形似眠牛，奇石玲珑，洞天虚敞，中建寺刹，旁穿石井，水泉甘冽。西南附披牌山，背开石洞，岩上鸬鹚尤多。南渡江十里，属永嘉场。

大乌山　在江埂南，与小乌山对峙。上有大乌爷庙，相传为渔神，春夏渔汛时，内港网船打黄花鱼者，凡数百艘，祈福开洋，香火最盛。

江埂山　在厅治西华秋渡中流。居民数十家，山麓横流甚急，风信不常，骇浪惊涛，最为危险。同知徐荣《大风渡海》诗：东风西下水，南岸北来船。打面横飞雨，腾身直上天。轻思争鸟过，危幸值骚眠。平地终须到，中流且浩然。《望江埂》诗：羡煞茅庐枕翠岩，菜花黄映万松杉。老农饭罢闲无事，高倚南窗数过帆。

茅峴山　在二十二都，城西三十五里，东距苔山五里。奇峰重叠，旷野平坦，有田可耕，有薪可采。西即乐清山。东麓有鹰婆屿，北有鹰公屿。

苔山　在二十二都，城西北四十里，东距司台山里许。潮落时涉涂而过。旧有寨，址存。西去为小青山，又西为大青山，均孤悬海中。

叙　水

城河　在城内。外西河之源：自双凤溪曲折经校场第一、永定二桥，迤东与

中青水会，环流城南。内河之源：由厅治后山流至厅署西偏，历巡署东南，通渠入河，东出水门，与东青、瑶岙河水合流，注玉环河。暴雨不时，沙石奔腾，河渠易塞。道光七年，同知陆玉书鸠工疏浚。光绪三年，杜冠英又倡捐重浚，添筑石坝六处。杜冠英《碑记》：玉环为东浙岩疆，依山为治，城垣北枕于山，东西南皆溪河环绕，潆洄如带。河之源有三，而其流则汇于一。考西河之源出于田螺山，迢递而下，一折至仙人洞，再折入校场，迤东与中青河合，历南门达东门，三折过东山嘴，出陡门而入于海，所谓天开河是也。城以内溪水一道由府山直冲而下，经厅署之西，巡衙之前，绕而西，转而之东，从水门入天开河。夏秋之际淫雨不时，山水挟沙石奔腾，河渠因之壅塞。道光间，同知陆公玉书疏浚之，未几而旋涨如故。厥后愈涨愈高，暴雨时，里巷街衢横流泛滥，民甚患之。丁丑春，余奉檄来守是邦，访求利病，父老咸以浚河对。于是令城绅林凤岐等董其事，乘农隙兴工，里民之好义者，相率佽助，锹掘畚筑，一循故道，由是塞者通，潴者流，桥梁道路之陂者复平。计内外溪河添筑石坝六处，阅五月而告成。父老相庆曰：今而后旱有蓄，潦有泄，可濯可烹，无虞泛滥矣。余曰：否！疏之难未若塞之易也。尔居民宜有鉴于先，岁加修剔，毋待积久而后为，则今日之举，可为一劳永逸之基矣。余固有厚望焉。

玉环河　在城南洋心。曲折东行与天开河通。《通志》：旧在乐清县四都。国朝雍正八年展复玉环，同知张坦熊因塘洋一带河道淤塞，详请动给马械银两开浚。《府志》：按此即塘洋河，上游绕城南一带，下流即天开河也。

天开河　在城东陡门头、下塘洋、后坟之间。源自西青、中青二水，引流环城南而东，与东青水会，合注玉环河，东经桃花岭下，有三峡潭水自西南来会，东过陡门，又东入海。旧道下流湮塞。国朝雍正八年展复伊始，将筑城，七月中雷雨冲开一渠，直通后坟浦，计长一千三百二十丈，载石之舟可抵城下，故称天开河。

金箕河　在金箕岙。其源北由枫树坑泻至羊岙溪，东经展旗山嘴入河，与本山溪水合注。

正岙河　在正岙。自西南三峡潭水分流入河。

三峡潭河　在三峡潭口。一由南山兰花溪发源，一从龙潭溪趋流北下，中与大福溪会，三溪合流，水势浩大。经灯台山南，北分正岙河，东出洋心四里许，一支南折环流，会渔岙河；一支北折过桃花岭下，与玉环河水汇为一泓，谓天聚水。乃众水交汇，同出万安桥下，达天开河。

塘洋河　在塘洋。水自西南方岩山发源，北会小岙溪至天安塘，分支东通新塘河，北注天保塘河。

密莺河　在五都密莺。源自西溪，下流经板桥入河，又西一支由凤凰山溪会流合注，南通小塘河。

东坑河　在五都后坟。发源炮台山，注下东溪，引流入河，经陡门冈下，通隔岸河，东出上礁头浦。

龙潭　在大里岙东北丛山中，有溪水泻下，其深莫测。一在三峡潭龙潭溪内。岁旱祷雨，于潭中取水，其应如响。

仰天河　在三峡潭西南山中。土平势阻，涧水回环，清流浩浩，绕过石门槛，西下龙潭溪，外通大普竹河。

陈岙河　在大陈岙东。由古城头山发源，泻下水碓溪，流入中河，北与烟墩冈、双峰牌诸溪水会。又东八万山溪水由内河绕出合流，经由北面山嘴通小古顺秋字塘河，复注永安塘河。

大普竹河　在大普竹东南。由仰天河发源，下龙潭溪，奔流经五洞桥与福生溪合，东北自二钓冈下北岙溪来会，曲折盘旋绕出谷口。夏秋暴雨，众流疾趋，势如涛涌，内谷居民屡被漂没，幸奔泻甚速，雨稍住水势即平，可以无害。江南溪源以此为最。外达中塘河。

西青河　在十一都西青塘。源自东青，龟山、冷水潭诸河会注，南与西青岙溪合流，汪洋浩瀚，一望无际。中有横浦，分二支：一支北流过小湾陡门，外通鳝鱼头河；一支南流达马道河。

青峰河　在南大岙。源从文笔山而发，泉流屈曲，中开大浦，尤为深广，虽亢旱不竭。江南河渠以青峰、西青二河为最。内产银鱼，味甚鲜脆。

鳝鱼头河　在十一都。自蝴蝶山发源，外通瑞丰塘河。

莲花河　在乌岩。源出狮子山，水色澄清，山光荡漾。中多芙渠，夏时花红映日，叶碧接天，游者称为小西湖。

沙岙河　在沙岙。其源从金星、峦岩二山而发，波流曲折，东与诸河渠汇。

后湾河　在十二都。发源后坑流水岩，水势潆洄。北通棉花塘河，东达新塘河。

荷菱河　在芦岙。源泉滚滚从百丈岩而来，西流经大岩头，外通大新塘河。

东河　在芦岙。源自东岳庙下而来，东流三角眼，外通新塘河。

西河　在芦岙。清流激湍，由红山及诸山发源，西流蔡家塘，又通万安塘河。

琛浦河　在十三都。源自寿星山而下，行二里许，东经蛇屿山脚，与外塘河通。

芳杜河　在十四都。自大雷山屈曲西流至前路，下合西林水而南，经蛇山麓

为白塔港，复南至乌郎港，会钱溪水西入于海。

西岙河　自里山发源，经岙底赵南流而东，过木鱼山麓，出芳杜港；一支西流，达贤方塘抵海。

寿昌河　源自寿昌山来，分三大支，众小支联络如纬，东西环绕。东流达仙人塘入海，西流出牌坊溪，会中河坦浦，过洋心桥，北汇岭脚，折而南至三山麓，入双夹塘抵海。

能仁河　在芳杜南，一名徐都河。其源一发樟岙溪，过桩头至犁头残；一发自样根溪，至将军岩侧分西北二流：西流经鹤山下，过玉成桥，直达木杓山下；北流至犁头残，与樟岙水会，西绕石柱岙，南达横港桥，亦至木杓山下合流，过三官堂前出闸入海。

樊河　在十四都芳杜西北。自太邑旷望山发源，经横山白溪，溪流数十里至石桥而注，南绕红石柱，北汇彭岙墩，西出九眼闸，源远流长，亢阳不竭。宋进士樊汝舟居此，故名。

小闾溪　在厅西北六十里。发源大雷诸山谷，经太邑洞黄，绕双撞岩，出太玉桥，至白岭下分支：左支由火坑桥出北闸，过双屿达四眼陡门；右支由青山头汇墩头后出南闸，过山后塘达三眼陡门，均注浦入海。

东岙河　即古灵山河。源自坑剩溪来，出田岙、溱涧二桥，绕沙堤塘，经彭家宅前，过杨家山麓，与太阳、灵山诸水合流，至罗山脚注于官河。

官河　北承东岙河，东至拔渡陈，稍南分而复合，中环民居为塘洋，花明柳暗，临水成村。宋明时韩氏居之，有上韩、中韩、下韩之称。南自木岗山发源，历筠溪、三官二桥，达离峰麓，会山后浦水，过东升桥，与塘洋水合流，西出三升桥。

南北浦　一自三升桥外绕渚，南流经西青山麓，东汇于戴氏节孝坊前，南出闸入海。一自桥外北行历下红司、三格眼、黄岩厂诸村，出新陡门入海。

箬头河　源发大蒲田凤凰山璇龙溪，过丁奇塘，与小蒲田水合流。两岸空阔，一水中流，居民结箬以渡，故称。

大密溪　在十六都，长十余里。一源出毛洋堂诸山谷，经八埭溪达燕山麓，绕出平安桥外。一源出山对山，经邱家岭，过平安桥合流，至牛山外大岩头，注于仰釜河。其间碧潭澄澈，翠崖掩映，耐人寻趣。

小密溪　一名让溪。自山里诸山发源，经下坪滩，绕杨府庙前，注子母河，达三角棱，会大密溪水，直出石龟桥，为花岩浦河。

宫前河　在十六都山外张。上承西溪、双溪、沙溪诸流，下出小闸至大港，与龙过门、剩岙二水交汇，流至小山外闸抵海。

南阳溪　在十六都梅岙。发源自洗足坑，岩壁峭险，水声潺潺，至万安桥，会洗心溪之水，注于张弓河。金家河在其下流。

龙王溪　自丫髻山发源，绕出吕祖殿下，至渡头河出海。水不甚广而经旱不涸。

附：海港

中州港　《海防类考》：南往海中茅岘山，与蒲岐港接境；北往海中坯山，与灵门港接境，此处见有兵船巡哨，更设八桨小船以搜玉环诸山之穴，则善矣。按：今诸山均已垦辟，宜专御外盗，无庸搜穴矣。

乌洋港　北承中州港，西接蒲岐港，南过岐头洋达瓯江，东南出黄、坎二门即外洋，渺无涯涘矣。

青港　上承芳杜、能仁、西岙、寿昌诸河水，委曲十余里，出玉升桥，至分水山，南北中分，南流入乌洋港，北流入楚门港。

楚门港　在城北三十里，属清港下流，为厅境南北分界。其间商艇渔舟往来错杂，最易藏奸，设口汛以查防之。

漩门港　两山壁立，一水中流，西接清港、楚门诸水东流于海。潮长时水平而缓，退则波流湍急，旋绕成涡，舟行不得其时，往往覆没。其下多牡蛎、取以煅灰，以利民用。

花岩浦港　当漩门之冲，水深莫测。南通坎门，东出冲担屿为栈头港，东北有塔山环抱。温、黄水军会哨暨往来被风商船均泊焉。

栈头港　西接花岩浦，东过洋坑通灵门港，外列羊屿、鸡冠诸山，为南北通衢。往来商艇悉泊此以候风信。

灵门港　在十六都。桐林诸山水注焉。秋夏渔汛，闽船白头舶泊此作埠。《海防类考》：东接海中鸡脐山，按：即鸡冠山，在港西南。与松门港接境，南接楚门洋坑，下接硐礁山。明嘉靖壬子等岁倭犯境，流哨官部领兵船屯泊于此。

古　迹

灵山寿圣寺　唐咸通间敕建。元·陈高记，见艺文。

地肺山　郑绅之《永嘉郡记》：地肺山在乐城县东大海中，去岸百余里。徐坚《初学记》五地部引《永嘉郡记》同。谢灵运《游名山记》曰地肺者。王演《山记》谓之木榴山，一名地肺。

木榴屿　王演《山记》谓之木榴山，一名地肺。陶宏景《周氏冥通记》：一作木榴山。《太平寰宇记》：一名木陋屿，周五百余里。《乐清县志》：无木榴山，惟玉环旧名木陋屿，陋与榴音相近，因误为榴。王梅溪诗注：俗传避钱王讳，因改名玉环。

郗司空别墅　《登真隐诀》云：郗司空先立别墅于此，东晋居人数百家，至今湖田现在。亦见《事类统编》。今不知所在，或云即西青山上，有古碑，今失。

林幹宅　《隆庆乐清志》：在木榴山。《府志》：宋宁宗时，乐清林幹不事举业，闭户著书，居木榴山，邑令鲍辉见其草衣木质，知为遁世士，益尊重之。今基址无可考。

少霞洞　旧志：在西青山。张少霞炼丹处，一名仙人洞。　同知陆玉书诗：闻说仙人有少霞，浴丹捣药此为家。闲来洞口寻遗迹，惟见云封片片花。　庞步元诗：少霞洞口夕阳红，双凤溪湾路自通。水镜倒涵天上下，翠屏横亘岭西东。白鸥暖泛桃花涨，紫燕轻翻杨柳风。满眼春光皆化境，何须丹室访仙踪。

陶宏景丹室　《东瓯先正文录》载宋周行已字恭叔《陶隐居丹室记》一篇，本为瑞安陶山丹室而作。记云：崇宁三年夏六月，维扬吕君少逸来莅是邑，以其余暇历览山川，得陶隐居丹室于陶山佛寺，以先生本史故不载尝至此方。贾嵩采《登真诀》作别传云：梁天监中，自海道至永嘉，得木榴屿居之以作丹。永嘉境中，无所谓木榴屿者，云云。又云先生当齐、梁抢攘之间，脱身轩冕，世传仙去。按：木榴屿即玉环旧名，在永嘉东海外，恭叔盖未之考也。齐息园宗伯修《府志》，亦以丹室在玉环无疑。今不知所在，俟考。

葛元丹室　《一统志》：在大雷山。

南北监　旧志：自宋以前有盐官。　王十朋《送凌知监赴任玉环》诗：晨兴趣行装，秋色满离席，悲风苦送声，短晷频移刻。兰舟薄暮发，去去转遐僻，极目望官所，沉沉烟霭积。清有濯缨水，白有漱齿石，悠然水石间，官情聊自适。朝焉游其南，暮焉戏其北，彼微山中鸟，亦将识公德。公勿赋归去，田园付人役。诗注：玉环旧有南监、北监，见《梅溪集》。按：宋时有天富北监，在玉环，南监在平阳，今归蒲门司管。

古城　旧志：在仙人山，今名老城头。旧有寨城，周围约五里。明洪武二十年徙民内地，城遂废，今址尚存。《隆庆乐清志·古迹》有玉环城，又有玉环乡南社，皆海中岛岙。洪武二十年徙居民腹里，其地遂虚。成化十二年割附太平。

皆山书院　在竹冈东山。宋尚书戴明读书处，今毁。

听潮楼　在芳杜钱岙。宋时建，今存基址。　林窦梅诗：江上危楼百尺高，檐牙影动水滔滔。几

番听到潮声急，磊落胸襟一样豪。

长乐亭 在芳杜钱岙。宋时建，今毁，基址尚存。 林奠梅诗：喜雨欢声腾道路，醉翁雅意寄壶觞。山光水色般般好，争似此亭乐更长。

浣纱溪 在芳杜钱岙。 林奠梅诗：一溪曲折水流东，洗出云罗片片红。不是西施今绝迹，世无范蠡过村中。

观潮石 在楚门天马山。世传朱子坐此观潮，有篆文数行，今剥蚀。

洗马池 宋员外郎戴铨凿，在竹冈假山里，今改半边月池。

花柳池 戴铨开，在寨城里，今址存。

花园街 在竹冈寨城里，今废。

刘元芳休休室 今不知所在。陈高《不系舟渔集》有铭，见艺文。

大马槽 一在牌坊里，一在洗马池边。康熙九年筑寨，参戎王虎运至寨城里。

隘山塔 在东岙。

养真道院 在梅岙。 陈高序：忽有著道士衣冠者，翼如而来，迳入吾室中，揖予而坐。予初不识其何人，怪而问之。则曰：吾固弃俗而为黄冠矣。始吾以术动公卿，谓富贵可立致，往来吴越之间七年，经涉世故，亦尝濒于死。今吾观世之荣名利达，犹春华秋叶耳。吾母年老，奉之隐居，因作养真道院于玉环山凤林岙中之梅屿，将以终吾身焉。见《不系舟渔集》。

到鼻山塔 在东岙右，山形如鼓，名鼓亭山，左右对峙。古建塔其上，楚门筑城时毁，今基址尚存。

龟山残碑 在密溪下岭冈，有记载："台州府太平县为宪革扰害以安民困事，案据□□二十五、六都子民高金□告称，仁爷授治，西柏重逢，金□居住环海，筑塘数十丈，围成田亩，御潮耕治，尤纳条饷完足，每年秋收后，仓巡各官钻谋，假查筑名色，□□公费百程，每亩取银二分，一田两役，民不安生，或塘稍倾坏，不便农耕，依田自力□□□□□□□徒劳，查者□扰害，□□曾经奔控道府本县，俱蒙轸念矜怵禁革。翘叩仁爷，准赐勒石，永垂遵守，诚为苏困安民，世祝宏恩等情到县。据此案照先蒙浙江水利道戴批据前事，蒙台州兵备道刘、本府太爷陈、本府水利厅王、本县知县谢批，道府宪革批词在案，今据前情，又该县□得砭石为塘，奠川成亩，盖环海贫民□□食之计，诚一方立命□□也，每年塘有□□，系农家急务，阴雨之计，预为之谋，彼必号召争先而□筑恐后，即所派□□□□□□□□□□□□终岁啼饥之苦，□□□□□而于始赴上也，乃藉查督之名而敛民膏脂，不惟无益，抑且病民，□□□□□□□□扰民亦何堪哉，本县下车□□，□□民复闻之，愕然发指，□□□□文林郎□□□赵光。大明天启六年岁在丙□□□月吉旦。"风霜剥蚀，字多残缺。

石台 旧志：在琛浦山岭。

挹霞楼 在芳杜礁头山，明初建，今存基址。 林奠梅诗：锦屏山上夕阳红，成绮余霞散更工，遥想当年栖隐客，拖来两袖入楼中。

崇宝寺 在芳杜后王山麓，明初建，今基址尚存。 陈梦选诗：清露霏霏树影明，晨光初照寺东

槛。上方忽送幽明韵，犹是姑苏夜半声。

大宅 在芦岙。相传前明徐姓宅，基址甚广，今金姓筑室其地，子姓繁衍，发为大族。

采桑岭 在乌岩、芦岙之间。相传前明周六与徐五娘采桑处。按：芦岙百丈岩下岭旁有周六将军庙。 林增辉诗：不见徐娘旧日裙，漫传周六俨将军。前朝人物都陈迹，岭上遥看但绿云。

八角盘 在后坟村，生铁铸就，其形八角，每角约一尺二寸，周围约九尺六寸，径三尺余，上下二重，合如石磨，每重厚一尺二寸，今埋园地中，不知何朝物。水孔口亦有二，其制较小。

系舟石 在楚门大蒲田。相传阮禄系舟处。

破釜岩 在大蒲田。阮禄戮人于此。

附

八角亭 在厅署东中青山嘴。同知张坦熊建，同知朱大曾勒石，今存断碑。

诗冢 同知徐荣埋诗之处，勒石于西青山麓，自为铭焉，究不知所在。训导蔡燮昌《诗冢铭序》：丁未秋，玉环风飓水汹，物被漂淹十之六七。余忽感西青溪徐公诗冢铭石，未知存否？往觅其迹，竟没其石，为之恻然。诗人欲明心迹，非其地奈何！旋询同学门人，有录其诗序者，易其地以重勒之。庚戌夏，有同人钞其铭送阅。余略叙其委，仍书其文，改镌考棚，以备后学之探访焉。 徐荣《诗冢铭》：铁孙子生南海，官东西浙，中间游迹所历，吴、楚、秦、赵、齐、鲁、宋、卫、陈、郑之间，耳闻目见，身之所接，心之所游，一于诗乎寓之，而不欲以诗鸣乎世之人。道光岁丙午五十有五岁，知玉环事，民淳政暇，乃始芟葺所作为《怀古田舍集》廿九卷，慨然曰：玉环海外山也，歧路四断，不与世通，盍以寄吾诗乎？姬月大手录一部，以丁未花朝坎而藏之，自为铭书西青溪石上，后五百年去此石东北九百步，夜有光熊熊起者，为我发而传之。铁孙子姓徐氏，名荣，汉军人，丙申进士。铭曰：元音之发，于人为诗，古人偶得，我亦遇之。世华罄悦，敢荐明水，潜俟古心，勿竞今耳。环山之阳，夜生海光，后五百年，此诗其昌。

四到亭 在西青岭之半。同知黄维诰四莅玉环，多惠政，去官之日，士民立去思碑，筑亭覆之，名四到亭。 董逢吉《登四到亭》诗：手种甘棠遍玉川，四回海外见青天。碑镌德政留千古，亭表清风护数椽。三仕犹嫌令尹少，万民争说使君贤。自惭不负羊公鹤，一度登临一惘然。槛外长松老更青，此间彷佛冷泉亭。龚黄媲绩才谁继，清白居官轼久停。遗爱而今歌蔽芾，眷怀何限感榛苓。凭栏西望私遥祝，千载湖山一客星。

冢 墓(附)

宋

少师戴明墓 在样根东龙头山下。夫人鲍氏合葬。大石碑一、庵一，今圮。

郎中戴铨墓 在竹冈长山脚。石碑一、亭一。淑人薛氏合葬。

贤良方正周太保墓 在西城外中青山下。嘉庆间大雨，墓崩，见悬棺而空，上题宋贤良方正周

大保之柩，名无考。土人为修其墓，于旁建庙奉祀神位，称英济庙。

御史樊汝舟墓　在芳杜樊塘山麓。

徐君七圹坟　在西城外教场下首山脚。旧有碑，题字剥蚀，不可遍识，惟摩得"宋徐君侄福建主簿，婿龙图阁学士"数字。同知金旃为之修墓。今石碑已失无考，仅相传为七圹坟。

诰封光禄大夫林公墓　在田岙凤凰山麓，有石碑。

明

知县戴元赞墓　在竹冈金竹山，碑一。孺人刘氏合葬。

赠吏部郎中陈参墓　陈钝父墓，葬东岙金字山麓。墓前石马、石羊各二，碑一，镌题"皇明赠奉政大夫吏部郎中竹轩公之墓，万历辛卯孙赠刑部侍郎穆、颍州司训秉同建。"

赠光禄大夫张峙墓　甫父，在桐林大岙里。

乡进士张甫墓　在大岙里牛湾，成化十七年建。墓志铭谢铎撰，载入艺文。

训导张积墓　在大岙里牛湾山。

太邑龙溪奕世天官黄公墓　在盐盘大坑山。

学正张克用墓　在桐林大井山。

彭知县祖墓　在蒲田上陈山，嘉靖壬戌立。

诰授武略大将军胡瞻塘墓　在密溪漩门内官井头。

处士戴公墓　在蒲田，崇祯壬戌立。

处士韩公墓　在楚门马庇股。

处士林南清、友泉墓　在竹冈陇里，嘉靖壬戌立。

处士吴公墓　在竹冈陇里，嘉靖壬戌立。

隐士吴学溪墓　在竹冈陇里，崇祯十一年立。

国　朝

赠光禄大夫戴循应墓　在竹冈下岙园，夫人孔氏合葬。

赠光禄大夫戴子友墓　在竹冈下岙园，夫人林氏合葬。

赠光禄大夫戴大挺墓　在田岙上山东。

赠奉直大夫林永泉墓　芳祖，在楚门龙王山。

赠奉直大夫林钟岱墓　芳父，在大蒲田章山。

知县林芳墓　在密溪山。

赠武功将军林国滨墓　正阳祖，在中青岭西冈。

赠武功将军林廷鉴墓　正阳父，在中青岭东冈。

武功将军林正阳墓　在福生寺山。

赠奉直大夫陈宗器墓　松鹤祖，在瑶岙山头。

赠奉直大夫陈成文墓　松鹤父，在九子岙。

知州陈松鹤墓　在西青岭白岩上。

武解元洪燮元墓　在东门外东山头。左营守备，嘉庆戊辰武解元。

巡检林常滋墓　在西青山上大坑里。

巡检周炳墓　在西青山下关庙后。

物　产

谷之属　稻有早红、晚红、水红、缩颈早、老疏赤、洛阳青、湖广白、金裹银诸种。稷即穄，俗名芦穄。粱即毛粟，形如狗尾草。意粟一名苞芦，俗呼珍珠粟。麦有大麦、小麦、米麦、荞麦。豆有油豆、带豆、蚕豆、绿豆、豇豆、蚕豆诸种。又一种名剪豆，形类蚕豆，春初即生荚，不以手摘，用剪取之，连荚可食。芝麻生用泻火，熟用润肠。

蔬之属　甘薯俗呼为番薯，形圆而长，地之不宜耕稼者惟种甘薯，秋熟则收，切丝晒干贮以充糗粮。《府志》：五邑俱有，玉环更饶。　同知陆玉书诗：薯蓣传番种，嘉名号地瓜。冬藏鸡伏卵，春至玉生芽。履亩云牵蔓，凌晨露作花。培根防散漫，结实爱权桠。色判红黄异，形分大小差。味殊甎似雪，腹少子如牙。乳汁堪成粉，香甜用点茶。黄精功不数，饱饭足田家。芹菜亦水英之类，种园地中，茎长而翠，味脆微辛，冬日以此为蔬，较他处黄白崧菜尤为盛行。波棱菜为波罗国所献，故名。一曰雨花菜。苋青赤二种。茄红白二种。瓜有冬瓜、王瓜、甜瓜、西瓜、香瓜、丝瓜、蒲瓜、南瓜、苦瓜。白菜有卷心、高脚二种。姜　蒿　苔如发色青，生海涯，随潮浮来，潮退拾之。笋有冬笋、春笋。蕨其菜为蕨，根可屑粉。萝卜红白二种，白者一名菜头，即莱菔。葱一种大者名观音葱，冬夏不萎，又名长年葱。韭　蒜有大蒜、荠蒜。紫菜生海汇石上。芋有干芋、水芋。芥菜种类甚多。茭白其心生苔，至秋如小儿臂，色白如藕。油菜春初食其心最美，子可为油。

药之属　紫苏　百合　山药一名薯蓣。薄荷　菖蒲生石罅者，曰石菖蒲，叶细。生陂泽者，曰水蒲，叶大。薏苡仁　苦参春生夏凋，花黄，结子作荚，根味至苦。卷柏丛生石上，以叶似柏故名。半夏独茎生，皮黄肉白，一名守田。细辛白者良，土名马蹄香。天南星二月生，五月间开花黄色，七月结子。天门冬其藤柔弱轻盈，冬夏生白花，秋结黑子，俗呼贯藤。车前子丛生，大叶长穗，俗呼虾蟆衣。益母草俗呼野天麻，有红、白二种，白者良。土黄连　芝木芝生树旁。茵陈叶似香需，两

头尖，方梗，烹茶最凉，有山茵陈、家茵陈二种。鹿衔草叶只二三片，形似波菜，有毛无茎，高二寸许。猴姜亦名毛姜。山查　女贞子即冬青子。艾　金银花　土杞子根即地骨皮。金樱子　苦楝子　何首乌一名交藤。括蒌根名天花粉。银青蒿。

木之属　枫厚叶弱枝，树最高大，其叶经霜，即红于二月花也。冬青号万年枝。一种叶边金丝色，名金镶万年青，可盆种。柏其子可油可烛，土人呼为柏子，出产颇多。晚秋红叶较霜枫尤艳。　同知徐荣《嘲柏子》诗：红和枫叶闪斜阳，白误梅花拒晚霜。辛苦门前乌柏树，秋来事事学人忙。柳其叶下垂。一种细者开红花，即柽柳，可入药，又名西湖柳。黄杨　棕榈亭亭直上，节节生棕。石楠四时不凋，腊月抽芽如木笔，花如绣球，树老则冬结红子。乌江栗不凋，亦生栗房而无实。青栗又有白栗、红栗二种。青栗心带青色，叶差小，红栗叶又小，皆无实。青栗材最良，白栗次之，红栗又次之，皆不凋。山机乌不凋。又名林子。叶如茶匙，结黑子，子如蚕豆，又如乌那饭而有核，亦可食。乌那饭不凋。可烧白炭，银匠必用之。其子如胡椒，黑色，亦可食。锦漆不凋，多节。又一种多刺者名楝漆，可烧白炭。虎豆叶如豆荚，内有小豆，入药。桧岩红叶尖。花萧六月间花粉红色，结黑子，可染网。网入咸水不数日即腐者，染之可经久。墨桅不凋。花似茶花，叶如冬青，皮似杉，红心可作桌匡。其皮能毒鱼。产在小陈岙。水荆树似梨，结黑子如豆，不可食。剪其枝可以接梨。山黄荆叶似枫而有杈，结黑子如胡椒而尖，可屑粉煮食；入药，消食下气。生栊杠可作栊。山椒大合抱而高不过六七尺，不花而实如山查，不可食。土漆皮如桃树皮，粘著人手即发肿，若刀疮见血，捣此皮敷之即止。松玉人藉此为薪，种植日繁。樟四时不凋，大者荫可蔽亩。钓樟亦名豫樟。按：豫樟二木也，生至七年方可分别，其蘖捣汁可和灰合砖。椿叶香者可菹。杉有刺，不及处杉建杉之大，而坚实过之。桐子可打油。槐花可染衣。桑土桑多生桑椹，真桑小。柘　柏　桧　朴　榆　黄檀　榕浓阴参天，严冬不凋，礁头地方有之，别村绝少。

鸟之属　鹰一名爽鸠，善搏鸡。莺似鹊而有文彩，尾长嘴脚赤，俗呼长尾鸟，能食雀。鹞属，善捉雀。雉即书华虫。《尔雅·释鸟》：雉西方曰鹗。鹊巢最稳固。《藏经》：一名刍尼。鸠斑色，方言曰斑鸠。一种色不斑，曰鹁鸪。人以其名当耕候，又名布谷。鸽其色不一，逐月有子。又名鹁鸽。里儿喜畜之以放铃。鸰诗作脊令，飞则鸣，行则摇。鹳鹆首有帻。《字书》谓之唰唰鸟，一作鸲鹆。又名八哥。五月五日剪其舌端使圆，能人言。今此鸟绝少。百舌一名孟桑。春初作百鸟鸣。方言曰乌鹫。善听泥下蚯蚓，啄食辄中。竹叶青翠碧而小，一名绿头鸟。翠鹬毛可为饰，常依水渚，一名青翠。白头翁毛羽绿色。瓦雀多居檐溜间。燕有紫燕、砂燕，春来秋去。雁冬来春去。鹭鸶有苍、白二种，春来秋去。鸡种类大小不等。鸭有番鸭，能飞。鹅一名家雁。又一种大者，色白似鹤，颈项甚长，飞游海上，名布袋鹅。鸬鹚口中吐雏，畜以捕鱼。鸥腹白翅青，随潮上下。潮头鸡随潮食鱼，白色，似鸡而扁嘴，重不过斤。凫水鸭为凫。乌白项者多，方言曰老鸦。纯黑者飞则成群，不常有。蝙蝠一名服翼，夜飞日伏。鹳形似鹤而大，常居海中。来栖田间，将有大水。一种喙红而长，俗名红羊鹳，尤高大。野百鸰形色似瓦雀，生山

谷田野间，鸣则高飞，盘旋空际，声韵悠扬不断，俗呼半天鸲。按：《尔雅·释鸟》鹨、天鹪。郭注：大如鸲雀，色似鹑，江东名之曰天鹨，音绸缪。《正字通》：鹨俗呼告天鸟，其鸣如龠，形丑善鸣，声高多韵。疑即是鸟，附载俟考。蜀魂猫首圆眼无项，毛苍斑色，阴雨时鸣，或夜鸣达旦。四喜与鹊无异，但小如瓦雀，春夏天黎明时辄先鸣，音韵巧啭，最耐人听。

兽之属　牛　羊有山羊，江北里山有之，江南无。豕毛纯黑而肥。麇猪一名毛猪。鹿沙鹿间或有之，山鹿无。麂似鹿而小，无角，江北有。山狗似犬，尾长，善攫鸡。狗头虎形似犬，日伏夜出，善食猪羊。狸有香狸、九节狸，今亦罕见。獭水獭，大如猫，其毛灰鼠色。山獭少。黄鼠狼毛可作笔，善捕小鸡食。松鼠常居树间，江北有。猫人家畜以捕鼠。又一种野猫，善食鸡。犬畜以守夜。

鱼之属　鲈巨口细鳞，大者重十余斤。黄花鱼一名石首。春月生子，声如群蛙聒耳，渔人听声放网。听声之法，以竹筒测之，其头向上，即举网两头收合，无不就擒，若头向下皆从底逸去。春夏之交，乌洋鱼市最盛，凡三汛，虽四时皆有，惟伏暑最肥美，渔人破以晒鲞为伏鲞，首有细鳞贴伏，余则否。鲳身扁而短，色苍细鳞，头上突起连背，身圆肉厚，止一脊，骨软可食。闽人讹为鲶鱼。有一种大者，名乌鳞鲳。马鲛身圆而狭长，色斑无鳞。谚云"山食鹧鸪獐，海食马鲛鲳"，言其美也。鲻似鲤，身圆长，头扁圆而硬，多脂，又名脂鱼。在河者小，在海者大，随潮逐队，三、八月扦网于海涂以围之，一潮可得数十百尾不等，大者重十余斤。鳓一名白鱼。四月间多，状如鲥鱼，小首有鳞，背腹多刺。乾曰鳓鲞，土人每糟食之。鲨胎生，无鳞，有沙皮可砺物，亦可饰器。其翅为食物上品。大者重二三百斤，肉可熬油。有十八种，曰白捕、黄头、白眼、白荡、青顿、牛皮、鹿皮、犁头、丫髻，又曰斑、曰乌、曰狗、曰铁、曰鲢、曰燕、曰虎、曰昌、曰刺。鳎身如膏髓，骨柔无鳞，俗名鼻涕鱼。渍以矾盐曝干，名龙头鲚。以其头大眼口似龙。故鱼止数寸而得龙头之名。带鱼无鳞，身扁长似带，故名。盛发时首尾相衔，钓得一尾兼得数尾。钓法用网绳一根，套竹筒浮泛水面，缀小绳一百二十根，每绳头拴铜丝一尺，铜丝头拴铁钩长寸许，即以带鱼切片为饵。未得带鱼之先，则以泥鳅代之。钓期自九月至二月止，谓之鱼汛，鱼利甚溥。　大令钱国珍诗：玉环巨舶竞分旗，共祝今年海水肥。钓带船归拖白练，词人附会咏杨妃。鲊与鲢同，藏鱼也。圆若重盘，上白下红，随潮浮泛，有八足，挺如肺叶，色若鸡冠，无头目，处所众虾附之，见人捞取虾惊跳，则沉伏。初网得之腥秽不堪，先以刀截分红白，红即为头连足，叶白有黑皮，为藏鱼乌，刮以曝干或煮食。头叶内有白脑，名藏鱼花，亦可煮食。渍以矾盐两次，白者薄如粉皮，头亦鲜脆松爽。谓水沫结成，一名水母，又名海蜇，或呼鲊。四五月发，名杨梅红，小若磁盆；七八月间，其大倍之；过寒露，名寒藏，多腥无味。海山各埠出产颇饶。虿似缸而小，三月间盛发，名桃花虿。曝干为虿鲞。鲥鱼一名当鲕。三四月间有，味甚肥腴。缸胎生，圆如簸箕，尾长二三尺如皮鞭，无鳞无鲠，止脊骨一条，亦可煮食。尾根有刺一条，甚毒，取插树上，虽大木一年即枯。身滑多涎，贴涂而行，渔人以绳系木缀钓十数枚，向涂设机，一钓着鱼，即众钓攒聚，拽而得之。重数十斤。其肝可熬油，点灯甚亮，且不碍目，惟灭灯时有腥气。机匠用之，取其着油不浸开也。有锦、黄、黑、白数种，黄者尤佳。箬鱼其形似箬，又名鞋底鱼，一名獭鳗。秋间最肥，谚云"八月獭，强食鸭"。鳜春初有，似黄花鱼而小，一名鳜鳜。鲤有河鲤、海鲤。鲗一名墨鱼，又名乌贼。状如水囊，无鳞，口旁两须若带，风波小急以须

粘岩脚为缆。其腹有墨，奸人以此书券，逾年则销。皮中有骨，名海鳔鲔，可治金疮。**海鳅**大者重数千斤。**鳝**小鱼也。**鳣**似鳗鲡而长，亦似蛇而无鳞，有青黄二色，生水岸泥窟中，一作鳝。**鲦**形锐而长，若条然，又《集韵》音小，一名白鲦鱼，又呼斜鲦。**米鱼**似石首，色不黄，大者重数十斤。其胶最补腰肾。**银鱼**身细而小，洁白无鳞，目两黑点。江北徐都，江南西青塘、南大岙、陈岙四处塘河有之。在海中者略粗，其味最鲜脆。**鲫**海鲫鱼大者十余斤，一名橄榄鱼，闽人以是为敬神之物。**鹳鱼**无鳞而小，嘴长如鹳，曝鲞最佳。三盘海山有之。**章巨**即蝤蛑，俗呼章鱼。郭璞《江赋》"蝤蛑森衮而垂翅"，是也。形如算囊，足如飘带，长二三尺，又呼八带鱼，首圆如剥壳鸡蛋，无鳞，目在腰，腹在头，口在足之总，每于潮退时张口曝日，鸦往啄之即合住，带缠鸦羽不能飞动，因吮其血，故又名老鸦章。性大毒，不惯食者，食即身痒，皮肤发肿，刮樟树皮煎汤饮洗可解。**望潮**似乌贼而小，生海涂穴中，身一二寸，足倍之，一名涂蠋。**寄螺**亦似乌贼而小，无口目，背有粉红色绿点，一种大者名锁管。**弹涂**常在泥中跳跃，见人则钻入穴中，一名跳鱼。

介之属　鳖　龟　蛏　蚶一名瓦楞子，海滨人圈涂为田，收苗种之，俟其长然后起卖，其利甚溥。王步霄《种蚶》诗：瓦垄名争郭赋传，江乡蚶子莫轻捐。团沙质比鱼苗细，孕月胎含露点圆。愿祝鸥凫休浪食，好充珍错入宾筵。东南美利由来擅，近海生涯当种田。**蛤蜊**候风雨能以壳飞。**蛙**似蛤而长，有毛。**螺**其类甚多，一种小者名香螺，味美。又一种白壳斑如火炙，僧家吹以召鬼。又生田中者曰田螺，最多，可煮食。**蛳**海蛳，小螺也。生草涂中，清明时小儿拾以煮食，去其壳尾，以舌吮舐，其肉则出。**虾**其类亦多，大者重半斤或一二两不等，号对虾。又蚕虾，去壳如蚕；扁虾形扁最小，曝干名虾皮。又红虾，炊熟曝干去壳者，曰虾米。**石蜐**形如龟脚，故土人直以龟脚呼之。于海中山岩附石攒生如花丛，半截带壳微青，肉红色，软毛。《南越志》称"得春雨则生花"。郭璞《江赋》所谓"石蜐应节而扬葩"也。又名佛手。**牡蛎**一名蠔。亦附石生，其壳即蛎灰也。**蜡蜂**八足二螯，随潮退壳，一退一长，肉亦随潮而生，潮大则虚小则满。大小不等，大者重一二斤。一名青蚌。**滚塘**似蛤而身圆有齿，好人蜡蜂穴中，任其钳蚓，滑软无伤，俟其退壳而食之，又名蜡蜂虎。**蟹**其类甚多。一种名横甲，其钳一大一小，重一二斤。又一种俗呼霸王蟹，壳如人面，红色，两颧微耸，眉目毕具。一种带毛者名螃蟹，东坡所谓"蟹微生而带糟"，即此蟹也。又小者名彭越。《尔雅》所谓彭蜞也。又一种名彭螋，性极寒。最小者俗名青蛹，亦呼蛹嘴，其钳亦一大一小。**土铁**一名泥螺，生海涂中。春月发，谓之桃花土铁，最佳，不减桃花渡也。**蜚**背青圆如覆釜，腹紫红色，骨眼在背，口在腹下，十二足各有小钳，不螯人，血色如靛，子嵌肉中，大如椒粒，酱之可藏。尾长尺许，类棕榈梗。雄常负雌而行，故谓之蜚媚。随潮觅食，潮退即伏涂中，渔人视其尾迹，掘得其一，则其偶亦相去不远。**蛤**大者为蜃，每一潮生一晕。**淡菜**蛤类，一名夹壳。附石而生，壳黑色，内黄带毛，生细珠。煮去其壳，不着盐而干之，故以淡名之。**沙蒜**似土蚕，无头，大如光参。多用醋制，方能去腥味，亦鲜美。**神鬼眼**壳硬如铁，绿色，肉如蛤蜊。**西施舌**一名沙蛤，又名涂蛏。生海泥中，长可二寸，吐肉如舌，味最美。郭钟岳诗：西施舌本尚留香，海客偏能数数尝。不在若耶溪上去，惭将颜色对吴王。

虫之属　蚓一名曲螾，一名土龙。入药用白颈，是其老者。春夜善鸣。《尔雅》谓之蠪蚓。《续博

物志》:江东谓之歌女。蚁大者名蚍蜉,善缘树。一种有翅而飞者,名蚽。又一种白者名白蚁,亦有翼能飞。蛇毒虫也,种类甚多。蛓音刺,毛虫也,俗呼毛蛓,有毒螫人。蜘蛛种类不一。蛙一名蛤蟆。三四月间辄夜群鸣,其声聒耳。春初生子有尾,即蝌蚪。又一种皮有沙者,名蝤蛑,酥可入药。蝴蝶五色俱有。萤腐草所化。蛾似蝶而小,善拂灯。一名火花,一名慕光。蠭一作蜂,飞虫,尾有毒刺螫人,种类至多。人家养之采花酿蜜者,为蜜蜂。其余有黄蜂、黑蜂、竹蜂。又一种土蜂、俗呼蠮螉,即《诗》所谓蜾蠃也。蚕茧虫也。三眠三起。初拂谓之蚳,以毛扫之,至小,再眠以至三眠二十七日而足于叶,则老而红,谓红蚕。惜养之者尚少。络纬一名沙鸡,或呼纺织娘。蟋蟀一名蛩,亦名寒蛩,又呼促织。蛭水蛭,一名马蟥,一名马蜞。善吮人血,渍以盐卤即消。捣碎经雨则旋活无数,细如发。蚱蜢蝗类而小,善跳能飞,不害禾稼。蜣螂一名蜣蜋,啖粪土,善转丸甲虫也。蜻蛉一名蜻蜓。有青、赤、黄、蓝各种,六足四翼,其翅轻薄如蝉。螳螂绿色长臂,俗呼头发娘。蟫衣书中虫,一名白鱼,一名蛀鱼,又呼脉望。蝉一名蜩螗,五月则鸣。蜕壳名蝉退,用以入药。蜈蚣头足赤者可入药。其钳螫人甚毒,以乌鸡屎或大蒜涂之即愈。性畏蜘蛛,以溺射之即断烂。蝇有苍蝇、青蝇。蝇虎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蝇。一名蝇蝗,又名蝇豹。蝼蛄一名天蝼,俗呼土狗。短翅四足,能飞,喜就灯光,能化蜻蜓。蚊啮人虫也。日夕时群飞空际,其声如雷,谓蚊市。海山略小。蠓细虫似蚋,喜乱飞,春夏间因雨而生。扬雄《甘泉赋》"浮蠛蠓而蔽天"。蠹蛀木虫也。螟蛉桑虫也。蚨音甫,黄甲小虫,喜食瓜叶,一名守瓜,俗呼瓜虎即是。蜓似蛇四足,生墙壁间,俗呼壁蜥。蜓蚑一名蜿蜒,俗呼鼻涕虫,无壳多涎。有壳者名蜗牛。醋螯虫圆小似鹅眼,生海滩沙中,壳硬背平,下有旋螺形,无头目,以盆盛醋置虫其中,自能移动,藏干处虽经年久,得醋则活动如故。入药能催生。海马形如马,出水即毙。从鱼虾中拣出,可入药。

草之属　茅用以织壁,叶可盖屋,坚硬似竹。蒲生陂泽中,似莞,扁而有节。茜生山谷中,三棱,可染绛,色鲜明。候潮草叶间有夹如榆,潮至则开,潮退则合。苔可为帚。凤尾草叶如凤尾。苎麻可为布。艾　蒿似艾而细,芳馨袭人。蓼一名马蓼,高丈余;一为虞蓼,是蓼之小者,水泽间所在多有,陆地亦有之。芭蕉　萍无根而浮,常与水平,故谓之萍。

花之属　牡丹紫色者多。董文贤《紫牡丹》诗:秀骨仙姿云锦裳,万花翘首看浓妆。朝天紫绶酣春露,捧日丹心丽晓阳。出世便知能富贵,夺魁自信有文章。题诗只许青莲客,俗手何由绘色香。东皇着意厚栽培,姚魏家声锦绣才。国色何曾相假借,春风随意起楼台。玉堂品擅无双艳,金谷香推第一开。惟有紫卿真绝世,买脂争写画图来。芍药有红、白二种。戴庆云诗:鼠姑开后总伤神,花事阑珊寂寞人。杯酒不教春色老,画栏红药殿阳春。兰蕙一干一花而香清者为兰,一干六七花而香浓者为蕙。又一种自南船带来,名素心兰,品最贵。陈春晖《素心兰》诗:紫茎虽好总寻常,对此丰标漫等量。燕姞梦回肤似雪,屈原歌罢鬓如霜。静依东牖饶清供,笑立西风好淡妆。今日孟坚翻旧样,白描绝胜墨痕香。谢家庭砌密兼疏,却下晶帘一色如。淡泊足明君子志,洁清雅称善人居。叶青裊裊曾怜汝,枝素菲菲况袭余。倘与灵芝同一室,吉祥止止白生虚。千日红　金钱　迎春　瑞香一名睡香。凤仙亦名金凤,可染指甲。

玉簪　菊其种不一。苏轼诗：金风吹蒨蒨，秋露秀孤芳，采采东篱下，黄花逗晚香。紫荆　蔷薇红、黄、白三色，枝有刺。鸡冠各色俱有。杜鹃有红、紫、黄、白各种，春时开，千叶者名杜鹃，单叶者名映山红，一名映山红。栀子　桂有丹桂、木樨，又一种月月开花，名月月桂。水仙丛生水畔，清芬袭人，盆种者尤佳。丁冬木本，夏秋红子满树。芙蓉一名拒霜。茶蘼亦作酴醾。玫瑰　茉莉一种名宝珠，品最佳。罂粟一名米囊花，自罂片兴而种植者多。戴复古诗：花繁四月斗新红，结就轻罂粟满中，只恐侏儒饥欲死，一囊山稻救山翁。潘耒诗：桑解插垂拙宿叶，稻堪作饭罂秋新，春来怪汝开花意，无补生民酿害民。红花用以染布，亦可入药。梅花有红、白二种，又一种名绿萼梅。桃花有单叶、千叶、碧桃、绛桃各种。又有山桃，叶长有毛，紫色，不结实。榴花色最红艳，不结实，自四月开花可至十月，白花者少。葵花即向日葵。又一种名蜀葵，俗呼文红，人家俱有。其花自下而上，春时作花，于麦秋后花开至顶。谚云"文红开到顶，家家做麦饼"。美人蕉　珠兰一名瑞兰，蕊蕾如珠，花开成穗，其香最清。夜来香花穗生，夏夜露坐，香甚酝藉。荷其根为藕，有红、白二种，皆生莲。又有并蒂、千叶、无莲者，乌岩最盛，有莲花洞。蜡梅色如蜜蜡，磬口者少。夹竹桃四季开花。月月红　杏花　茶花　月季　棉花种植者多藉以为布。

竹之属　紫竹黑色而稍洼者美。荆竹一名蓝竹，《天中记》：竹中良者惟有蓝竹；《本草》：以火烧汁，可散积痰，药名竹沥。苦竹笋味苦，不堪食。水竹长干或节，性稍柔脆。凤尾竹多节如蔗，长叶似蒿，有刺，结子黄色，纷垂如粟。《府志》：一种根甚细，形如铁线，长仅数寸者，亦名凤尾竹。茅竹或作毛竹，干大而厚，其用至广。天竹丛生，冬结子，纷垂似红豆。

果之属　梅　杏　桃种类至多，自五月至八月俱有。杨梅夏至时熟。枇杷端阳时有。荸荠红嫩而甘者为上，性善伤铜，误吞钱者多食则消。李产香山产颇繁。落花生夏地而生，山地多种之。葡萄有紫、绿二种。樱桃《尔雅》楔荆桃、《月令》含桃，俱今之樱桃。石榴　枣　藕　梨皮粗，味微涩，不及他处。甘蔗青皮味最甜，可熬汁为糖。柑俗呼为柰，有红、白二种。柿有圆柿、尖柿。菱三角为菱，四角为芰。栗　橘有广柑、瓯柑。同知徐荣诗：云磬峨峨金缕裙，诗喉一啭浸香云。肯修陆吉通家礼，不是刘基贱世文。故国风霜仍结实，天涯草木也含芬。潼西若许闲人住，便筑山园手自耘。

货殖之属　柏油　菜油　棉桐　麻布　蚬灰　茶　酒　盐

玉环厅志卷之二

建 置 志

玉环割太、乐两邑之地以建厅治，筑城凿池，用资捍卫，至其他规制，亦复次第而成，或利于民，或便于官，创始之经营美矣备矣。迄今百数十年，时事渐更，孰废孰兴，孰因孰革，未易更仆数也，爰笔之于书，以备后之览者。志建置。

城　池

玉环枕山为城，周围九百六十一丈五尺五寸，城堞六百七十五堵，门楼四：东曰靖海，南曰镇远，西曰永清，北曰宁涛。东西月城三十八丈九尺。炮台四座，水门一座，盘诘厅三所。雍正八年同知张坦熊建。《浙江通志》：雍正五年总督李卫题准展复，议建城垣，支玉环粮税出息银两，令同知张坦熊兴工。其地东则海涂淤陷，西则峻岭崎岖，所需石料转运为艰。八年七月雷雨滂沛，于塘洋陡门之外冲开河道一条，直通后坎浦口，载石巨舟悉从是河径达城下，不数月，巨工毕竣。　同知张坦熊《玉环城记》：玉环四面滨海，形势孤悬。仰荷国家威德遐暨，展复招徕。宫保制府李公以其地为温、台之门户，高其城垣以资屏障。其制高二丈四尺，阔二丈四尺，尽用石条叠砌，费亦钜矣。盖国家营建，惟欲工程之垂久，不计度支之殷繁。况玉环新复之地，扼要据冲，则城郭沟池，尤我皇上之所孜孜加意者。惟制府李公仰承德意，于环城规式既经指画，而凡有所需亦有请即发，未尝少稽留焉。独是规制既大，石必取之他所，而玉环居深山大海之中，东涂西岭，不无苦于运辇之艰。维时节届秋初，雷雨时行，于塘洋后坎之间冲成河道，于是运土辇石人乐便易。工始于八年之秋，至十年三月而城已告竣。周围长九百六十一丈五尺五寸，城垛六百七十五个，开四门：东曰靖海，西曰永清，南曰镇远，北曰宁涛。其名皆制府之所定，余因凿石以颜于城门之上。夫当开创之始，事钜工烦，非我皇上至德深仁，上动天鉴，亦安望际版筑之期，获神灵之助，辟河载石，成功若斯之易易哉。迄今凭高四望，则烟火万家，既足以征民人之安辑，垣墉百雉，尤足以表形胜之轩翔。其屹然巍然驾青山而临沧海者，岂独为温、台之屏蔽哉，抑将为

全浙之藩篱矣！坦熊于兹快逢国家开疆复土，而筑城伊始，山海即为效灵。又承制府李公公忠体国，指授精详，敢不恪恭厥职，与文武各僚属保境安民，俾此城永为金汤之固哉。尤望后之官斯城者，同寅和衷，各体制府所以命名之意而为保障，无为茧丝，长使烽烟不作，波涛胥静，则虽海外孤城，竟为万年磐石之基可也。是为记。道光二十六年，同知龙光甸重修。同治间，城墙崩坍，同知黄维诰谕令绅士韩承烈、林凤岐等劝捐督役兴修，计城堞三百二十九堵，外城身一百八十六丈，内城身一百二十四丈，由西门至东门，以河为池。光绪四年，同知杜冠英因河水淤塞，令绅士林凤岐等劝捐疏浚。

公　署

同知署　旧志：在中青岭下。楚门过峡，金水行龙，癸山丁向，兼子午三分，内堂亥卯未局，外堂申子辰局。前对天马，后坐华盖，左榜右旗，正合图经，因卜吉于此，共四十九间，附禁狱十六间，今存十四间。在中青山麓，雍正六年同知张坦熊建。中为大堂，东西为吏房，前为仪门，左为土地祠，右为财神庙，西为看守所，东为羁候房，前为大门，东西鼓亭，前列旗杆、照墙。大堂后为宅门，为二堂，东耳为厨房，折东为东花厅，今圮。西耳为库房，东西两厢为门丁房，二堂后为内宅，西厢后为一粟园，同知秘云书题。折西为花厅，同知金旃题环碧山房额。厅前为速风迟月所，同知秘云书题。左为寄庐同知张铣题。后为木榴精舍，为高斋，同知徐荣题。为肺山深处。咸丰六年，二堂倾圮，同知黄维同捐修，榜曰鉴清堂。旧名遗爱。同治二年，吏房坍坏，同知张文藻重建，添置东西户总房、承发房各一间，仪门外添建东侧管差房二间。光绪元年大堂倾塌，同知石玉麒重修。　同知陆玉书诗：公庭俯接市廛间，白板黄茅左右环。最喜衙斋高卧处，枕边能看隔溪山。　同知徐荣《高斋》诗：习池倒载许谁偕，长佩峨冠与世乖。不解向人歌下里，何妨到处作高斋。删留窗草看生意，坐对檐山寄古怀。差喜吏民犹不厌，容渠海外浪形骸。　杜冠英《玉环厅题名碑记》：尝读司马温公谏院题名记曰："天下之政，四海之象，得失利病，萃于一官。居是官者，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使后之人可历指其名而尚论之。"是温公之言不仅为谏院规戒，凡在官者当奉为典型也。玉环厅自雍正六年总督李敏达公奏请展复，增置玉环同知，以汉阳张公坦熊题补斯缺，迄今百六十余年，守土者不乏名贤，其政绩昭彰廉明素著者，父老犹能传述。若因人碌碌，无所短长者，今已漫然无稽，况代远年湮，莫征文献，其于褒贬之意无存焉矣。光绪三年，予摄知厅事，爰集绅耆修辑厅志，事未竟而金溪胥君云松奉命调授斯任，因出乌镇分署题名记见示，属予书其始末以勒于石。胥君之用心，殆亦温公之遗意欤！夫玉环孤悬海外，岛屿纷歧，戢匪安良，兴养立教，惟同知是赖，其任亦重矣哉。予不敏，承乏两载，于民隐未获周知，愆尤丛集，思之疚心，则今日题名之举，予不敢以为荣，而实以为惧也。我玉民其共谅之！是为记。

巡检署　在厅治西南。中为大堂，后为川堂，左耳为门房，今圮。川堂后为内

宅，大堂西偏为花厅，厅后有吟风弄月亭，今圮。大堂前为大门，内有差房，外即大街，前为照墙。同治十一年，巡检陈荣桂于花厅后添建左右书室各一间。光绪四年，巡检林鸿经重修川堂、花厅，规制一新。

附　禁狱　在厅署仪门外西隅，计屋十四间。

训导署　在明伦堂东偏。嘉庆八年建，前后二进，共十二间。

武职公署

参将署　在东青山下。有大门、二门、大堂、两廊、二堂、住宅共四十三间，俱圮，址存。今历任参将寄居右营守备署，守备居千总署，千总居把总署，把总僦居民房。

左营守备署　在东青山麓。有大门、大堂、两廊、住宅共二十间，年久坍坏。同治七年，署守备赵炳华捐俸重建。

右营守备署　在中青山下。有大门、大堂、两廊、住宅共二十间。今为参将署。

左营千总署　在东青山下。计八间。

右营千总署　在中青山下。计八间。今为守备署。

左营把总署　在东青山下。把总二员，署各八间。今圮。

右营把总署　在中青山下。把总二员，署各八间。今圮。其一现存者，千总移住。

仓　廒

大有仓　在厅治右。雍正五年建。仓四十间，中厅五间，大门一间。乾隆元年添建十间，头门一间。今圮。

常平仓　在厅治左。乾隆二十四年建。仓四十间，中厅、大门、宿房七间，额定贮谷壹万石。今圮。

乡仓　在江北。乾隆七年建。一桐林双屿，一密溪花岩浦，一芳杜前岙，一楚门城内。各置仓舍五间，大门三间，每年粮书就仓征收，合大有分贮。田赋应征条丁谷，岁共壹万玖千捌百石有奇，秋收冬粜。今改征折色，各仓均无存谷。

乐清县代征米仓二所：大荆仓　在县东，乾隆三年建，仓五间。万桥仓　在县东，乾隆三年建，仓十间。以上二仓额贮升米贰千柒百玖拾陆石零。

塘洋廒　在塘洋。正屋三楹，又横舍，大门，今圮。

后坟廒　在后坟。正屋三楹，又横舍、大门，今圮。

盐盘廒　在密溪盐盘，正屋五楹，又横舍、大门，今圮。

以上三廒官收煎盐，以备发配民食鱼盐，谓三煎廒。

坎门廒　在钓艚岙。正屋三楹，两轩六间，大门三间。春夏冬发配渔盐。

三盘廒　在三盘。春冬发配渔盐。

鸡冠廒　在鸡冠山。春冬发配渔盐。

以上三廒，由三煎廒拨盐发配各渔船网户，征收盐课，名三卖廒。

邮　传

冲要四铺，司兵四名，工食由太、乐二县支领。

治前铺西北二十里至琛浦。　琛浦铺西北隔江十里至金钿。　金钿铺西北二十里至隘山。隘山铺由此西行二十里为太平之芦殊铺。

税　关

坎门关　在坎门钓艚岙海口。稽察海舶出入，由瓯海关分设。

西青分关　在西青马道。由坎门关分设。

楚门关　在楚门所城，由太平江下关分设，税解缴宁海大关。

都　里

分水山以北原属太平者，为北乡，管都八；分水山以南原属乐清者，为南乡，管都十四。

东西两隅

东隅瑶岙东岙、中岙、西岙，旧属太平。西隅洋岙里岙、外岙，旧属乐清。

乡都二十有二。

第一都管村三金箕岙、打石仓、正岙。

二都管村二三峡潭、仰天河。

三都管村二渔岙、小岙。

四都管村二塘洋、陡门头。

以上四都在城西南，旧属乐清。

五都管村三密鸾、后坟、礁头。在城之东，旧属太平。

六都管村三双庙、小水埠、水孔口。

七都管村七白沙坪、花岩礁、西潭、车水台、教场头、钓艚岙、鹰捕岙。

八都管村五大里岙、小里岙、黄门、上朝阳、下朝阳。

九都管村十一福生寺、大陈岙、小陈岙、双峰、蜡蜂岙、大麦屿、小麦屿、上青塘、下青塘、连屿、白磴。

十都管村十五大古顺、小古顺、长山嘴、小叠、大普竹、小普竹、双条坑、梁湾、鹭鸶礁、三条青、小额、南大岙、西滩、蟹钳、马道头。

以上五都在城南，旧属乐清。

十一都管村九东青、黄泥坎、九子岙、龟山、鳝鱼头、西青塘、西青岙、冷水潭、乌岩。

十二都管村四沙岙、犁头嘴、白岩、后湾。

十三都管村三琛浦、蛇屿、芦岙。

十四都管村十七芳杜郑、前路、西林、西岙、庙湾、司台、彭岙墩、樊塘、蛇头、钱岙、樟岙、样根、溪沿、徐都、清港、大蒲田、小蒲田。

十五都管村十三楚门、南北塘、天马山、东西岙、田岙、彭家宅、小竹冈、山对、塘洋、龙王、白干、小闾、山陈。

十六都管村二十七渡头、山外张、小山外、龙过门、剩岙、花岩浦、塘厂、塔山头、密溪、山里、邱家岭、梅岙、盐盘、洋坑、干江、水桶岙、樟岙、路上、大岙里、都顿、司边、双屿、安宁、林门、南山、箬岙、瑶岙坑。

以上六都在城东北，旧属太平。

十七都管村三蒲岐、大芙蓉、小芙蓉。

十八都管村一大荆。

十九都管村三盘石、黄华、岐头。

以上三都在乐清，俱寄庄。

二十都管村九黄大岙、铁炉头、三盘、状元岙、沙角、豆腐岩、灵昆、当铺基、大门。旧属乐清。

二十一都管村五上马石、大岙、后沙、打鹿坑、田湾。旧属太平。

二十二都管村二茅峴山、苍山。旧属乐清。

街　市

黄旗大街　在厅治前，东通靖海门，西至永清门。　同知徐荣《巡夜》诗：茫茫大地几人醒，独上黄旗八角亭。巷栅平分明月界，城山高拥北风屏。人云戍柝寒惊雁，出树渔灯远混星。我亦自能容宁越，不妨横舍更温经。

西青街　在永清门外。居民贩鲜聚市于此。　同知陆玉书诗：清晓城门扇扇开，贩鲜人趁海潮来。黄鱼白鲞同虾蟹，都把樵苏换得回。

塘洋街　在四都塘洋。

教场街　在七都教场头。

坎门街　在钓艚岙，有东西街。

后湾街　在十二都后湾村。十二月十七、廿二、廿七日市。

芦岙街　在十三都芦岙。

楚门街　在十五都楚门。三、八日市。

田岙街　在十五都田岙。十二月二十、廿五、三十日市。

小竹冈街　在十五都小竹冈村。

清港头街　在十四都清港。十二月初十日开市，至正月初十日止。

溪沿街　在十四都溪沿。

盐盘街　在十六都盐盘。

桥

永清桥　在西门内大街，今涨塞。

永宁桥　一在大街巡署东，今涨塞；一在陡门头南首董宅前。

永安桥　一在后街厅治西南；一在中青岭脚；一在陡门头外即天开河。

小石桥　旧志：在仙人洞。今圮。

第一桥　在校场西。

永定桥　在演武厅东。光绪四年同知杜冠英重修。

永丰桥　一在右营守备署东偏；一在南门外。

洞　桥　一在南门东偏，一在江北洞桥村。
龙兴桥　在南城外。同知龙光甸建。
保安桥　在东岳庙前。
吉星桥　在渔岙谷口。
仙姑桥　在花岩礁。石皆五色，前通马鞍山。
永福桥　在三峡潭大福溪，旧名永庆；一在江北楚城东门三官堂前。
南山桥　在大古顺。
五洞桥　在大普竹油车岭脚。
三官桥　在芦岙海头。今圮。
万安桥　在芦岙西塘；一在江北南阳溪。
双板桥　在密莺。
东升桥　在楚城东门外。
三升桥　在北门外三眼陡门。
植福桥　在楚门小桥头。
广福桥　在小竹冈三角潭。
南溪桥　在小竹冈南溪头。
福星桥　在小竹冈百步岩，贡生李树芳建。
闸头桥　在东岙塘。
溱　桥　在田岙路廊上。
涧　桥　在田岙路廊下。
三板桥　在灵山寺牌坊前。
登云桥　在大蒲田。
永平桥　在田岙坑剩。
傅公桥　在田岙岭脚。
玉升桥　在芳杜清港。
玉成桥　在徐都能仁河。
横港桥　在徐都横港。
平安桥　在密溪燕山。
石龟桥　在下岭冈。
石　桥　在桐林张鉴堂前；一在路上。

洞溪桥　在水桶岙。

三洞桥　在长枇。

弓　桥　在南山。

平环桥　在邢田，与太平分界。

火坑桥　在白岭下前，与太平分界。

渡

西青渡　在西青马道。横江三十里过乐清铎锹起岸，设官渡船二只。旧志：修理渡船工料银二十四两，遇闰加银二两。嘉庆间，同知黄秉哲、张瑞云以船少人多，不敷航载，先后添置二船。同知宋如林谕绅董陈安邦、潘维翰等经理，核定章程，勒石埠头。道光间，飓风时作，以船身狭小，屡遭覆溺，复改四为二，以大易小，设编列循环字号，一日一渡，轮流往来。每月十一、廿六两日停渡。缘潮候太早，夜深流急，人不敢渡。渡夫二名。每名工食银六两，遇闰每名加银五钱。嘉庆间添设渡船四只，增配渡夫共九名，每船二名常川管驾。道光间复改四为二，每船四名，每日二名轮流驾驶，工食银照旧无增。每船额定三年小修，五年大修，七年拆造，由就近地方绅士董司其事。岁修经费动拨试征额谷船升项下，届期渡夫禀报，饬董看估，送帐请领，并给料单采办，工竣由董事请验开行。　同知宋如林《铎锹渡禁革碑记》：为渡船装载人货，申明议定章程，勒碑永禁事：照得西青、铎锹两岸，为玉环往来要道，中隔汪洋，横流对渡，势甚汹险，稍不谨慎，即关覆溺之危。黄、张二前任因该渡额设仅置二船，不敷航载，故先后各捐二船，一同往来济渡，谕令该董事陈安邦等经管所有该渡一切事宜。据该董事议定章程，呈请勒石永禁等情前来。本分府特加核定禁条，合行申明晓谕，为此示仰军民董事及该地岙甲人等一体遵照后开条规，倘渡夫等故违禁令，许该董岙甲子民禀候提究，各宜凛遵无违。特示。计开条规：一、铎锹渡江面辽阔，急水横流，渡船四只，设渡夫九名，每船二名，务得熟谙水性者方可常川在船管驾，毋许偷安在家及出外生理、私雇生手替代，以致误事。倘有事故禀退，候出示召充，不得循隐私相顶替。一、渡船归埠，每船着一渡夫守管，不得擅离，以免杠具损失，风雨漂泊等情。一、船四只，西青、铎锹二埠每埠各置二只，逐日轮流彼往此来，酌量装载，人少货多，人多货少，每船总以八分为率，不得重载，致生事故。一、渡船毋许揽载猪、羊，一遇风色不顺，将船掉戗，猪、牛侧聚一边，以致轻重失匀、船易翻溺，及过往猪、牛均着由楚门过渡，不得仍走铎锹，违者禀候究治。一、船遇破漏，该渡夫即宜据实禀明，请项修补。如杠具篷索稍有损坏，该渡夫随时修整，毋得迟延。一、本埠往来商旅，岁无虚日，该渡船不得驾驶别处，以私废公。一、船只中舱毋得装运污秽之物，宜洁净以载行李行人。一、每人过渡，给船钱一十八文。一、商客除随身行李外，货物每担给船钱十文。一、轿一乘并坐轿人连轿夫给钱四十八文。一、肩贩除随身货物一担外，每担给船钱六文。以上各条各宜凛守，如违禀究。嘉庆十六年五月，董事陈安邦、潘维翰、周孙谋、辜昌

富、金铭、江城、赵锜、孙剑勒石。 郭钟岳诗:一角沧波数点山,翠螺新染镜中鬟。蒲帆送我华秋渡,回首烟云忆玉环。 庞炳章诗:邛友相招古渡头,轻帆风送到华秋。日中畅饮蒲岐市,夜半横眠竹屿舟。绕县西乡经白象,沿江北岸过乌牛。棹头山色明如画,一路迎人抵浙瓯。 王钦瑞诗:华秋夜渡早潮开,却止鸡声莫浪催。记得临行慈母训,教看风静过江来。

琛浦渡 在琛浦。港面约五里,设官渡船二只往来济渡。渡夫二名,每名工食银六两,遇闰每名加银五钱。每年拨给船升项下钱六千文,船归渡夫修造。光绪四年,同知杜冠英改照西青渡船章程,归就近地方绅士董司其事,应届修造之期,由董事经理,请拨船升项下钱文,以资经费。《两浙海防类考》:楚门所设官渡船二只,每只拨军四名,在于东西二堠。 同知徐荣诗:黄门急,楚门漩,无事经年莫相见。大潮明送暗礁迎,只恃高帆与风战。山南海气昼昏昏,分水山前是楚门。东海潮来南海退,玉环风雨夜深闻。

白磴渡 设民渡船,与大麦屿合渡至乐清下堡。道光间,监生沈景融、贡生沈景育、生员刘表勋、耆民刘为珪捐设渡船,并筑两处埠头。今修理经费仍出沈、刘两家。

长山嘴渡 设民渡船,至乐清三眼陡门。

乌岩嘴渡 设民渡船,至乐清南浦。

下陡门渡 设民渡船,与礁头合渡至鸡冠山。

楚门渡 设民渡船,一至鸡冠山,一至羊屿。

芳杜渡 设民渡船,至鸡冠山。

鸡冠山渡 设民渡船,至太平温岭。

豆腐岩渡 设民渡船,至乐清翁洋。

口筐渡 设民渡船,至乐清翁洋。

三盘渡 设民渡船,至乐清盘石。

灵昆渡 设民渡船,一至盘石,一至永嘉双门。

坊 表

承恩坊 一在竹冈牌坊里,一在样根,为宋尚书戴明建,今圮。

郎中坊 在竹冈,为戴铨立,康熙九年筑寨拆去,址尚存。

双桂坊 在楚门天马山。太平旧志:为孝廉彭昭、彭俊建。

侍郎坊 在楚门闸头。太平旧志:为侍郎陈璋建。

翔凤坊 在桐林大岙里。太平旧志:为孝廉张甫建。坊圮址存。

弈世恩荣坊 在桐林山下。太平旧志:为孝廉张克用建。今圮。

李处士坊　在楚门小竹冈南山，明循古墓前。

李处士坊　在小竹冈南山，明耕云墓前。

赵处士坊　在芳杜钱岙山麓，明赵公墓前。

残坊　一在琛浦岭脚，一在小竹冈虎头山麓，一在竹冈灵山寺前，一在芳杜庙湾村，共四座，风霜剥蚀，名均无考。

吴烈妇坊　在东岙矮山头，为民人吴陈勋妻刘氏建。

王节妇坊　在楚城东门外，为处士王永成妻邵氏建。

戴节妇坊　在楚门南塘头，为监生戴庆云妻冯氏建。

双节坊　在小古顺，为民人何宗选妻金氏、何宗魁妻林氏建。

林节妇坊　在桐林张家井，为监生林家丰妻王氏建。

科甲联登坊　在镇远门内，为进士林芳建。

节孝总坊　在镇远门内黄旗街口，同知黄维诰建。

附：恤政

养济院　在厅治后山。正屋七间、横屋六间。道光二十六年同知龙光甸捐廉建造。光绪五年，同知胥寿荣捐廉重修。

江南育婴堂　在厅治东。正屋五间，东西横屋共六间，大门一间，同治十三年监生邓照蓉、季汪濂等捐买修葺。光绪元年同知石玉麒谕绅士董逢西、林一枝、毛凤仪、王磊等筹捐，起造店房，置买田产，收息以为堂费；复拨坎门救生官捐每年抽提六成，暨续垦涂田试征粮谷，拨入充费。收养章程照温郡婴堂程式，略为变通，每月初八日由本学训导监督，在堂董事验看婴孩，放给月钱。

附：公置田地房屋：

天坵三百十七号上田壹亩叁分捌厘零。三百十八号上田壹亩叁分捌厘零。

宇坵二百一十号上田壹亩贰分玖厘零。同号上田壹亩肆分陆厘零。

调下二千四百九十三号内下田贰亩柒分。

黄坵一百八十九号内上田叁亩肆分伍厘陆毫。同号内上田壹亩壹分。

调下二千四百八十二号内下田壹亩肆分。

日坵二千一百五十三号内下田肆亩柒厘零。

黄坵九十二号上田肆亩伍分肆厘零。九十三号内上田陆分陆厘零。

元下六十三号上田肆亩贰分柒厘零。

宇圩二十七号下田柒亩捌分伍厘。

晃上五十一下田壹亩壹分捌厘零。

元上九十四号上田叁亩叁分陆厘。

地圩三百十五号上田陆分伍厘零。同号上田叁分贰厘。三百十二号上田贰分捌厘零。

安圩九十四号堂基地伍分贰厘。府前街楼屋伍间,披翼贰间。

附:捐助田亩:

元下一百十五号上田壹亩伍分贰厘柒毫零,徐济宽、张高镛同助。

腾圩二百八十六号下田贰亩壹分零,王芳春妻吴氏助。

江北育婴堂　在楚门东城外。正屋五间,大门三间,同治十三年,同知黄维诰谕衿耆韩承烈、陈鸣岐、蔡龑等捐建,拨船升余款三百余千,置买田产,又捐各殷户田地,合捐钱置买,共计四十余亩,收息以为经费。光绪四年,同知杜冠英谕楚门一带有底无盖小渔船,每船捐钱三百,均以充费。堂内章程仿照温郡婴堂程式,略为变通,在堂董事轮流经管,每月望日放给月钱,由董事验看给发。

附:公置田地:

阙圩四百五十五号下田陆分壹厘零。四百五十六号下田叁分柒厘零。四百六十五号下田壹亩捌分零。四百七十二号下田贰亩贰分零。四百七十三号下田贰分玖厘零。

剑圩一百九号下田壹亩捌分捌厘零。一百十号下田贰亩陆厘零。一百十二号水塘壹厘伍毫。一百二十七号下田柒分伍厘零。一百二十八号下田捌分叁厘零。一百五十一号下田贰亩伍厘。

露圩二千五百二十五号下田壹亩壹分零。二千二百四十一号下田壹亩伍分零。七百六十三号下田柒分伍厘。

昆圩一千七百五十九号下田肆亩肆分零。

岗圩二百九十八号下田壹亩。二百九十九号下田壹亩伍分柒厘零。三百一号下田壹亩叁分零。四千二百二十号民地叁分;四千二百三十七号民地伍分;四千三百七十三号民地柒分。

捐助田地:

岗圩二百九十八号下田壹亩;二百九十九号下田壹亩伍分柒厘;三百一号下

田壹亩叁分，以上王炳南助。

剑圯二百九十二号下田肆亩陆分，韩承烈助。七百六号下田壹亩，韩承唐助。一百六十三号下田壹亩贰分，毛友匡助。一百五十号下田壹亩陆分，鲍丙坤助。一百四十九号下田玖分，林君安助。

出圯四十二号下田贰亩，王之宾同弟国香助。

昆圯一千七百五十九号下田壹亩，尼化芳助。

岗圯七百六十一号下田叁亩零，李骏声助。

天圯五百四十八号下田叁亩陆分，陈懋印助。一百三十号下田壹亩捌分，赵二南助。

海丝塘不入号下田叁亩，郑仲赞助。不入号下田壹亩肆分，赵起辰助。

露上四百九十九号民地壹亩壹分，戴尧仁助。

阙圯九百三号民地陆分陆厘，许高氏助。

岗圯三千九百五十二号民地叁分，三千九百五十七号民地肆分，陈作牖助。四千二百二十七号民地壹分捌厘，四千二百三十七号民地贰分陆厘，四千四百七十二号民地贰分贰厘，不入号民地壹亩壹分，以上蔡龑助。

玉下七百九十六号下田壹亩，邱德治助。

附：勘验夫马章程

光绪四年，同知杜冠英通禀各宪，凡尸场验费，请照湖郡南浔师善堂成法，由本地育婴等善举项下抽提余款，汇存公局，归董事经理给发，以免苛勒株累。奉宪饬谕，南北两乡婴堂绅董照章遵办，并勒石示禁：

一、报地方斗殴及自尽命案，一切尸场验费，现今议定章程，悉由婴堂筹款给发，不准再向地邻原被人家需索钱文。如有差役、忝长阳奉阴违，及地恶土棍从中勾串不法，许被告之人当场喊禀究办。本府预备高脚牌一面，示谕尸场，俾众咸知。

一、路毙浮尸及服毒自尽，如果伤痕显见迹涉疑似者，不论有无亲属出认，地保、地主报局报官相验详缉；如验无伤痕，备棺收殓，开具该尸年貌服色出示召认。所有棺柩，有认者，交属领埋；无认者，交保标记看管。

一、报路毙浮尸一切验费，并由堂给，不准饬传地主邻佑，致滋株累。有属毙尸，事同一律，一概免传释累。

一、地方遇有相验之案，一面报官，一面报局，该堂董立将一切尸场验费，查

照章程，交给原差具领转给，并即派人领脐传牌肩示尸场，一体巡察。刑招书二名，饭食钱四百文，轿夫钱六百文，纸张钱四百文；在城无轿，每名给饭钱二百文。刑杖二名，饭食钱二百四十文，在城每名给钱八十文。军健四名，饭食钱四百八十文，在城每名给钱八十文。仵作一名，饭食钱一百二十文，在城减给钱一百文，尸格钱二百文。跟班小轿夫饭食钱六百文，在城减给钱二百四十文。门子厅事二名，饭食钱二百四十文，在城减给每名八十文。轿伞夫七名，饭食钱八百四十文，在城每名减给钱八十文。酒糖苍术纸炮银朱等项钱二百八十文。差役四名，饭食钱四百八十文，在城减给钱三百二十文。搭厂钱二百文，不搭不给。以上各项钱文均交原差给领。下乡路有远近，每名按日给发饭食钱一百二十文，如二更后回署，每人各加给钱五十文。其掮牌示禁之人，由局自雇，并给钱文。

救生局　在坎门钓艚岙。同治五年，坎门教场头衿耆苏桂等禀请每年冬钓每船捐钱二千，存典生息，为救生恤死之用，同知赵宝申于每船由官捐钱一千，均详道立案，定以为常。钓船遇飓溺毙水手一名，给尸亲钱二十四千，本船主贴钱八千。生救一名，赏钱十千，由局给钱五千，本船主出钱五千。按：坎门教场各岙，冬钓渔船往往遭风被溺，其水手尸亲每向船主藉命索勒，或就近洋面被风覆舟无人拯救，最为可惨。自赵司马筹捐经费创设救生，立案定章，已死者既无藉诈，未死者咸沐生全。甚至生息有余，后任牧守得以抽种洋痘，提拨育婴，种种善举，无不赖是项以观厥成，其垂惠岂浅鲜哉。

洋痘局　在节孝祠内，同治十一年，同知黄维诰创设。每年三、四、五及八、九、十月开局引种洋痘，司种一人，每年给薪水钱九十千，由厅捐廉三十千，又坎门救生项下拨钱六十千，以引种之月按月给领，受种婴孩出引苗钱六十，此外不取分文。

义冢　雍正六年，同知张坦熊于中青岭头置义冢一区。嘉庆二十四年，同知张德标捐廉置买西青岭田螺峰下大坑里山共八冈有零以为义冢。由是暴骨均有所归。同知张德标《西青岭义冢碑记》：为捐置义冢山地以免遗骸暴露事，窃维掩骼之仁泽及枯骨，乃王政之本源，古今一体，本官守土者，未有不黯然神伤心存恻怛者也。本府自莅玉环，将满六载，目击山陬棺椁毁坏，朽骨抛残，深以一时无地，怅触久之。兹据绅士董振国、姚炯炀、朱基、李树苑、陈隽、林青阳、潘逢源、苏海、林秉植、金铭、潘得癸、董思襄等禀称：前任张公于中青岭头向置义冢一所，历年埋葬过多，绝无半弓余壤，吁请谕令各殷户公买课山更置义冢等情前来。因思劝谕捐资，究非追步前任芳踪之善举，本府当经自行捐廉，置买西青岭之田螺峰下大坑里山地共八冈有零，凡民间无主之家及客死无归者，听其瘞埋入土为安。除一面批示饬房粘同山契字号四至汇列卷宗，并备文详明温处道宪立案外，为此勒石示禁：居民毋得于义冢界内开垦、采砍山树、栽种薯藤杂粮及牛马作践，致干惩治，庶使夜台安乐，幽谷长春，以垂久远，

各宜凛遵毋违。

附:捐舍山地:

露坨一百四十六号民地捌厘,一百四十七号民地玖厘,一百六十二号民地壹分伍厘,升科二千二十三号民地壹分壹厘,以上戴屏舍。

露坨三号民山壹亩,四号民山壹亩,二十二号民山柒分,以上戴尧仁等舍。

出坨六十七号民山贰分伍厘,李骏声舍。二千二百七十六号民地壹亩零,韩文宗舍。二千五百十六号地肆厘陆毫,二千五百十七号民地柒厘伍毫,二千七百十一号民地壹分柒厘伍毫,二千六百七十一号民地壹分柒厘伍毫,以上耿良谋助。

冬字四十号内民山壹分,沈允赞助。同号内民山壹分,沈蓉助。

玉环厅志卷之三

版籍志

利用厚生，先由正德，故《周礼》司徒以土宜辨民物，以土均制地征。若职方所掌扬州，三男五女，畜宜鸟兽，谷宜稻，物阜民康，古称盛矣。我朝累洽重熙，人皆乐业，玉环虽滨海之区，广袤七百余里，林总日繁，输将恐后，凡外赋之额、经费之资，亦于是乎赡焉。志版籍。

户　口

旧志：共贰千柒百捌拾贰户，男一万四千二百二十六丁，女五千三百九十口，男女共壹万玖千陆百壹拾陆丁口。百余年来滋生日众。

光绪三年，同知杜冠英编查城乡海山保甲，周围七百里，共贰万柒千贰百伍户，男七万二千一百二十九丁，女五万一千七百二十九口，男女共壹拾贰万叁千捌百伍拾捌丁口，较之雍正十年旧志所载，增男女壹拾万肆千贰百肆拾贰丁口。

田　赋

上则田每亩征谷叁斗贰升，中则田每亩征谷贰斗肆升，下则田每亩征谷壹斗肆升，地每亩征谷陆升；山每亩征谷贰升；塘每亩征谷壹斗肆升；池每亩征谷壹斗。

雍正五年起至乾隆十九年止，陆续升科，除丈量缺额外，实在田地山塘共壹

拾伍万伍千贰百壹拾壹亩伍分伍厘贰毫肆丝叁忽。内:上则原熟田叁百陆拾捌亩,应征谷壹百壹拾柒石柒斗陆升;按:此田因不费工本,当年议收租谷,每亩壹石伍斗,次年归入上则,一律征输。上则田壹万壹千肆百陆拾捌亩陆分捌丝壹忽,应征谷叁千陆百陆拾玖石玖斗伍升贰合贰勺伍秒[抄]玖撮贰圭;中则田叁千玖百柒拾贰亩壹分玖厘捌毫贰丝陆忽,应征谷玖百伍拾叁石叁斗贰升柒合伍勺捌秒[抄]贰撮肆圭;下则田捌万伍千伍百贰亩捌分陆厘壹毫捌丝壹忽,应征谷壹万壹千玖百柒拾石肆斗陆勺伍秒[抄]叁撮肆圭;地伍万贰百肆拾叁亩肆分捌厘玖毫伍丝伍忽,应征谷叁千壹拾肆石陆斗玖合叁勺柒秒[抄]叁撮;山叁千肆百陆拾贰亩壹分捌厘贰毫,应征谷陆拾玖石贰斗肆升叁合陆勺肆秒[抄];官塘肆分伍厘捌毫,不科;民塘壹百玖拾叁亩柒分陆厘贰毫,应征谷贰拾柒石壹斗贰升陆合陆勺捌秒[抄];以上共应征谷壹万玖千捌百贰拾贰石肆斗贰升壹勺捌秒[抄]捌撮。

乾隆二十年起至道光二十四年止,续升田地山塘池共陆万叁千贰百壹拾壹亩柒分陆厘伍毫伍丝肆忽。内:中田叁亩伍分伍厘伍毫柒丝贰忽,应征谷捌斗伍升叁合叁勺柒秒[抄]贰撮捌圭;下田贰万肆千陆百捌拾捌亩陆分伍厘陆毫贰丝伍忽,应征谷叁千肆百伍拾陆石肆斗壹升壹合捌勺柒秒[抄]伍撮;地叁万柒千捌百贰拾肆亩陆分陆厘捌毫玖丝捌忽,应征谷贰千贰百陆拾玖石肆斗捌升壹勺叁秒[抄]捌撮捌圭;山陆百贰拾肆亩伍分伍厘捌毫叁丝壹忽,应征谷壹拾贰石肆斗玖升壹合壹勺陆秒[抄]撮贰圭;塘壹拾亩壹厘陆毫壹丝肆忽,应征谷壹石肆斗贰合二勺伍秒[抄]玖撮陆圭;池陆拾亩叁分壹厘壹丝肆忽,应征谷陆石叁升壹合壹秒[抄]肆撮。以上共应征谷伍千柒百肆拾陆石陆斗陆升玖合捌勺贰秒[抄]陆撮肆圭。

通共田地山塘池共贰拾壹万捌千肆百贰拾叁亩叁分壹厘柒毫玖丝柒忽,内:上则原熟田叁百陆拾捌亩,应征谷壹百壹拾柒石柒斗陆升;上则田壹万壹千肆百陆拾捌亩陆分捌丝壹忽,应征谷叁千陆百陆拾玖石玖斗伍升贰合贰勺伍秒[抄]玖撮贰圭;中则田叁千玖百柒拾伍亩柒分伍厘叁毫玖丝捌忽,应征谷玖百伍拾肆石壹斗捌升玖勺伍秒[抄]伍撮贰圭;下则田壹拾壹万壹百玖拾壹亩伍分壹厘捌毫陆忽,应征谷壹万伍千肆百贰拾陆石捌斗壹升贰合伍勺贰秒[抄]捌撮肆圭;地捌万捌升陆拾捌亩壹分伍厘捌毫伍丝叁忽,应征谷伍千贰百捌拾肆石捌千玖合伍勺壹秒[抄]壹撮捌圭;山肆千捌拾陆亩柒分肆厘叁丝壹忽,应征谷捌拾壹石柒斗叁升肆合捌勺陆撮贰圭;官塘肆分伍厘捌毫,不科;民塘贰百叁亩柒分柒厘捌

毫壹丝肆忽，应征谷贰拾捌石伍斗贰升捌合玖勺叁秒[抄]玖撮陆圭；池陆拾亩叁分壹厘壹丝肆忽，应征谷陆石叁升壹合壹秒[抄]肆撮。通共应征谷贰万伍千伍百陆拾玖石玖升壹秒[抄]肆撮肆圭，内：本山应征谷壹万玖千贰百贰拾壹石壹斗捌升陆合陆勺壹秒[抄]肆撮肆圭，计上田壹万壹千贰百伍亩壹分伍毫陆丝，中田叁千玖百柒拾伍亩柒分伍厘叁毫玖丝捌忽，下田柒万壹百叁拾玖亩肆分柒厘肆毫玖丝贰忽，地柒万玖千贰百捌拾捌亩玖分壹厘壹丝捌忽，山叁千捌百亩肆分肆厘叁丝壹忽；塘贰百叁亩伍分柒厘捌毫壹丝肆忽。按：从前征收本色，自嘉庆年间改征折色，城仓每石征钱壹千贰百陆拾文，乡仓每石征钱壹千叁百贰拾文，海仓下忙征米给发玉环营度岁兵米，上忙按照米价折征。迨同治二年，本道宪周详定新章，蒙闽浙总督部堂左据情入奏，奉旨准行，城乡海一律每石折征钱壹千贰百文，内壹百文给经征胥差纸张饭食，净钱壹千壹百文，合银给发各坛庙祭祀及俸工役食等项，余俟藩司拨放玉环营兵饷。 闽浙总督部堂左告示：为晓谕事，照得州县征收银粮，贵有常制。上年杭嘉湖三属漕粮，复钦奉谕旨酌议核减，皇上念切民艰，于钱粮繁重之区，特沛恩施，曷胜钦感。本部堂督师入浙以来，目击凋残，勤思抚字，迭次札饬各该地方官严禁浮勒，核减征收，以苏积困。兹据兼署温处道周详，查温属五县一卫四场暨玉环厅旧征银米各数，并拟分别厘减浮费前来。本部堂细加酌核，所议均尚妥协，当即据情入奏，已奉旨准行。除札饬温处道各就各地情形妥议章程详细刊布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温属军民人等知悉：自同治二年下忙起征为始，均照新章交纳，计永嘉县正杂钱粮每两核减钱贰百捌拾文，南米折色每石核减钱贰百文；平阳县正杂钱粮每两核减钱贰百文，南米折色每石核减钱贰百文；瑞安县正杂钱粮每两核减钱贰百文，南米折色每石核减钱贰百文；乐清县正杂钱粮每两核减钱壹百伍拾文，南米每石核减耗米伍升；泰顺县正杂钱粮每两核减伍拾文，南米折色每石核减钱贰百文；温州卫屯漕每两核减钱贰百文，津租每两核减钱贰百文；双穗场灶课每两核减钱贰百文；永嘉场灶课每两核减钱贰百捌拾文；长林场灶课每两核减钱壹百伍拾文；南监场灶课裁汰津贴钱叁拾伍串文。玉环厅租谷旧征每担折价壹千贰百陆拾文者，今每担核减钱陆拾文；旧征每担折价壹千叁百贰拾文者，今每担核减钱壹百贰拾文。自示之后，准尔等地方刊碑勒石，永为定则，无论大户小户，一律照章完纳。如有奸胥蠹役仍前勒折浮收，或藉代垫及各项名目需索加费，许赴该管地方官控诉申理。尔等亦宜互相劝勉，踊跃输将，毋得任意抗玩，致干咎戾，其各凛遵毋违。特示。

乐清县代征升米合谷伍千伍百玖拾贰石陆斗伍升伍合，计下田叁万捌千贰百柒拾亩伍分陆厘壹毫肆丝伍忽，地叁千捌百壹拾贰亩肆分贰厘肆毫玖丝，池陆拾亩叁分壹厘壹丝肆忽。《乐清县志》：十四、十五、十六、二十八等都，雍正年间丈量溢出及涨垦田亩俱纳新升米例，于秋收起征，存储万桥仓，听候拨给玉环营兵米。其地仍隶乐清。旧志《盘石蒲岐等处定则起科详文》[见《特开玉环志·卷三·定则起科]。《府详》[见《特开玉环志·卷三·府详》]。

太平县代征石塘山租谷柒百伍拾伍石贰斗肆升捌合肆勺。计上田陆百叁拾壹亩肆分玖厘伍毫贰丝壹忽，下田壹千陆百叁拾陆亩陆厘肆毫捌丝玖忽，地肆千

玖百陆拾陆亩捌分贰厘叁毫肆丝伍忽，山贰百捌拾柒亩柒分，塘贰分。以上共应征谷柒百叁拾肆石玖斗壹升捌合玖勺伍秒[抄]捌撮捌圭，又新升谷贰拾石叁斗贰升玖合贰勺。(按)嘉庆《太平县志》载：代征租谷柒百捌拾柒石壹斗零，现据太平县申复，内除前石版殿豁免田地山荡外，暨升田坍山，就近年额征总册查核，实在征谷柒百伍拾伍石贰斗伍升有奇，大数相符。《太平县志》：乾隆六十年，玉环同知杨超垚禀详："职查玉环地方于雍正五年展复，原题部文内所定疆域洋面，东北以旧隶太平黄标右营所辖之女儿洞、干江、冲担屿、沙头、长屿、洋屿及外洋之披山、大鹿、小鹿、前山等洋汛，文归玉环厅，武归玉环右营管辖，即以披山为玉环之界，洞正山以北归黄标右营同太平县管辖。而陆路北则以原隶太平之楚门、田岙、桐林至邢田桥为界，是原题界限本无坐落别邑洋面山岙而粮归玉环完纳两歧之事。迨于雍正七八年间，前玉环厅张丞以垦复粮升不足原奏十万亩之数，始以太平之石塘山等处亦密迩玉环，请归玉环升粮，详内止言石塘等山，而升粮时又将附近石塘之横门山、狗洞门山、里港山、南北沙镬山、杨柳坑山、蛤蟆礁、掇肚门、龙王堂，及白岩嘴、乌岩嘴、石板殿、小蛤蜊共十三山亦归于玉环完粮，不特原题部文内所无，即原详内亦未细为声明也。惟是石塘等十四山与太平之吊帮、鲨壳各山岛错处其间，四面均系太平所辖洋面，前因升垦不足，指为密迩，其实在于卑厅所辖内外洋界线之外百余里之远；且石塘等山，玉环以营汛均在台属，藉词稽密难周，太邑又粮额悉归玉环，诿为并非管辖，巡防从此懈弛，盗匪易于窃发。与其彼此牵制，不若统归一处，俾专责成。应请将太平县原辖之十四等山仍统归太平入册征粮，该等处海山额征租谷七百三十余石，即令太平县拨充玉环营兵米，仿照乐清县代征横址、蒲岐等山租谷贮拨兵饷之处，伏候宪裁。

盐　法

盐盘十八灶，每灶四锅。塘洋八灶，每灶四锅。后坟十灶，每灶四锅。

《奏销册》：每年自正月初一日起至年底止，共收盐壹拾陆万捌千斤。每百斤给煎丁灶本银叁钱贰分，共银伍百叁拾柒两陆钱，系温平八六平九七色，折实库平纹银肆百肆拾捌两肆钱陆分伍厘玖毫贰丝。每年自正月初一日起至年底止，共卖盐壹拾陆万捌千斤，每百斤卖银陆钱肆分，共银壹千柒拾伍两贰钱，系温平

八六平九七色，折实库平纹银捌百玖拾陆两玖钱叁分壹厘捌毫肆丝。内除归还收盐灶本银肆百拾捌两肆钱陆分伍厘玖毫贰丝，又除盐厂丁役纸张饭食银柒拾贰两，内除扣平银肆两叁钱贰分外，该银陆拾柒两陆钱捌分，实得余息并扣平银叁百捌拾两柒钱捌分伍厘玖毫贰丝，应行批解运库听候拨用。所有煎办盐斤变价支存各款，另行造册呈送运使衙门题销。

盐课　旧志：展复之时，同知张坦熊详准在官收买，每盐壹百斤价银伍钱，贰钱伍分归灶户，以为人工饭食之资；贰钱伍分作经费，以为官役俸工之需。《玉环赋役全书》：雍正十一年奉檄照依温、台一例行销，每斤定价陆厘，仍以贰厘伍毫给灶，以叁厘伍毫存充经费。乾隆二年奉文减价，照温所之例画一行销，每斤价银伍厘伍毫，以贰厘伍毫给灶，以叁厘存充经费，系温平八六平九七色。

官灶　旧志：同知张坦熊原详：为查复浙洋等事，详查玉环山塘洋、后坎地方，向有民人在地私煎，枭徒偷贩，本欲即为详禁，但思既蒙募民开垦，添民保障，则食盐为必需之物。随经移会太、乐两县取具各户亲邻族保甘结，填牌给照，一体编入保甲，着令并灶聚煎，随时通变，因地制宜，暂为权宜之计。官给本于灶，令其煎烧，官收官卖，只在本山卖与渔户、居民，毋许贩卖邻境。陆路每盐壹斤给本贰厘伍毫，每斤卖银伍厘。伏思盐法须当配引行销，温、台两府各县引票久有成额，今玉环系新开之地，自应另补课饷；但孤悬海外斤卤之区，变幻靡常，烧停不一，惟时当亢旱滴卤可煮，亦止用食锅滤土澄水，所出仅供一方之用，不能远资邻封商贩，非比内地场灶可以设厂添盘招商配引。请俟开垦完毕，丁有定数，比照崇明定海计丁派引充课征收，以为永远之例。

灶丁　旧志：同知张坦熊原详：为查议事，详查玉环塘洋、后坎二厂计一十八灶，每灶用小锅四口，滤卤煎烧，涂面浅窄，出卤有限，非若内地场灶可以用盘添灶者，再若计丁加课，则新招穷民必致歇业，本山兵民食盐何出？且原议每煎盐壹斤卖银伍厘，一半作课，一半作煎烧人工饭食柴薪之本，若加以丁，则工本内又须按丁加扣。所有计丁加课，伏希恩免。又为查议事，详查玉环新展之区，兵民食盐为必需之物，塘洋、后坎二处煎丁，俱系别县穷民，甫集煎烧，半完丁课，半作柴本，若按丁加课势必星散歇业，兵民俱有食淡之虞。况查总督部堂原题部议内开："玉环孤悬海外斥卤之区，所出仅供一隅之用，不能远资邻封商贩，非同内地场灶可以添厂设盘招商配引者比，应将煎盐之户取结，并灶聚煎，官收官卖，除盐本外，所余者造册申报以充公用。"是玉环煎丁难以比照内地一律按丁起课之处，已经详悉声明，似无庸悖违原题而另行置议者也。

外　赋

契税每买产银壹两征税银叁分。

牙税偏僻中则一埠征银柒钱伍分，下则一埠征银肆钱伍分。

当税银伍两。

经　费

山川社稷坛二祭，银共叁拾贰两。文庙二祭，银共伍拾两。文庙香烛银壹两陆钱。崇圣祠二祭，银共壹拾壹两陆钱。文帝三祭，银共陆拾两。武帝三祭，银共陆拾两，天后圣母二祭，银共壹拾肆两捌钱。迎春、芒神土牛酒礼银贰两。厉坛三祭，银共叁拾叁两。习仪香烛银肆钱捌分。

同知经费银贰千柒百玖拾壹两陆钱。内：同知俸银捌拾两；养廉原编银贰千两，奉裁银伍百两；心红纸扎原编银陆百两，奉裁银壹百两。门子二名、民壮五十名、轿伞夫七名、库子四名、斗级八名、仓夫六名、仵作二名，每名工食银陆两，共银肆百柒拾肆两，遇闰每名加银五钱。马快八名，每名工食银陆两，共银肆拾捌两，遇闰每名加银伍钱。置械银捌拾陆两肆钱，遇闰加银柒两贰钱。巡盐鹰捕六名，每名工食银柒两贰钱，共银肆拾叁两贰钱，遇闰每名加银陆钱。皂隶十名，每名工食银陆两，共银陆拾两，遇闰每名加银伍钱。

训导经费银壹百壹拾贰两捌钱。内：训导俸银肆拾两。廪生八名，每名廪粮银叁两贰钱，共银贰拾伍两陆钱。膳夫八名，每名工食银贰两，共银壹拾陆两，遇闰每名加银壹钱陆分陆厘陆毫贰丝伍忽。斋夫二名，每名工食银壹拾贰两，共银贰拾肆两，遇闰每名加银壹两。门斗一名，工食银柒两贰钱，遇闰加银陆钱。

巡检经费银壹百陆拾玖两伍钱贰分。内巡检俸银叁拾壹两伍钱贰分。弓兵三十五名，每名工食银叁两陆钱，共银壹百贰拾陆两，遇闰每名加银叁钱。皂隶二名，每名工食银陆两共银壹拾贰两，遇闰每名加银伍钱。

闸夫工食银陆拾两。塘洋二名、天开河二名、西青塘四名、南塘二名，每名工食银陆两，遇闰每名加银伍钱。

渡夫工食银贰拾肆两。琛浦渡二名、西青渡二名，每各工食银陆两，遇闰每名加银伍钱。

修理渡船工料银贰拾肆两，遇闰加银贰两。

冲要铺司兵四名，工食银贰拾肆两，遇闰加银贰两。每年于太、乐二县支领，每县二名。

囚绵额支银叁拾陆两。

岁贡花红旗匾银陆两肆钱。现奉文减半扣平支给。

正科科举路费银叁拾伍两。现奉文减半扣平给发。

孤贫一百名，口粮柴布银肆百贰拾两，遇闰加银叁拾伍两。

玉环营兵米每月大建壹百伍拾壹石捌斗，小建壹百肆拾陆石柒斗肆升。参将一员月支俸薪银壹拾肆两贰钱柒分捌厘，养廉银肆拾壹两陆钱陆分陆厘柒毫，蔬红银捌两。坐马八匹，每匹月支干银壹两。

守备二员月支俸薪银陆两贰钱贰分陆厘，养廉银壹拾陆两陆钱陆分陆厘柒毫，蔬红银贰两，津贴银柒两肆钱贰分捌厘。坐马四匹，每匹月支干银壹两。千总二员每员月支俸薪银肆两，养廉银壹拾两，津贴银肆两肆钱伍分陆厘伍毫。坐马二匹，每匹月支干银壹两。把总四员每员月支俸薪银叁两，养廉银柒两伍钱，津贴银叁两叁钱肆分贰厘。左营外委千总一员月支饷银叁两，养廉银壹两伍钱，津贴银陆钱陆分捌厘伍毫，又米叁斗。左营外委把总一员月支饷银叁两，养廉银壹两伍钱，津贴银陆钱陆分捌厘伍毫，米叁斗。右营外委把总三员每员月支饷银贰两伍钱，养廉银壹两伍钱，津贴银陆钱陆分捌厘伍毫，米叁斗。有马战兵六名内外委一名，额外一名，每名月支饷银叁两，米叁斗。无马战兵六十六名每名月支饷银贰两伍钱，米叁斗。守兵一百八十三名每名月支饷银壹两伍钱，米叁斗。水战兵八十二名内外委三名，额外二名，每名月支饷银贰两伍钱，米叁斗。守兵二十六名每名月支饷银壹两伍钱，米叁斗。水守兵一百四十三名内舵工炊粮五名，每名月支饷银壹两伍钱，米叁斗。

玉环厅志卷之四

风俗志

古者陈诗以观风，入国而问俗，良以境地各殊，则习尚不同也。玉环始以太平、乐清、永嘉、瑞安、平阳之民召集开垦，继而懋迁有无阛阓化居者，亦沓来纷至，乃相安百数十年，惟知乐耕稼，重鱼盐，俗尚勤俭，不事浮华，其殆有古之遗风欤。志风俗。

士　习

自宋林幹结庐木榴山著书立说，文教始兴。戴侍郎明建皆山书院，子弟争自濯磨，科名不绝。由宋至明，陈钝、陈璋、彭昭、彭俊、张甫、张克用诸贤，政事文章堪为楷模，卓然有海滨邹鲁之风。洎乎倭寇入境，人民被乱他徙。迨我朝海宇乂安，雍正六年，总督李卫奏请展复。嘉庆八年，巡抚阮元建兴学校，士人翕然从风，社学之立几遍环山。不数年，遂有林芳高掇巍科，后进兴起，家弦户诵，砥砺廉隅，子衿佻达之讥皆知所惩儆焉。

民　事

玉环僻处海隅，岛屿杂错，傍海居民以采樵网鱼煮海为利，村民大率务农，耕耘播获，习于勤劳。山乡多种番薯、麦、粟、豆、芋，以补谷之不足，地鲜蚕桑，而麻、苎、棉花出产颇盛，妇女勤纺织，虽酷暑严寒，工作不辍。

日　用

饭以稻米，中户兼食薯丝，下户则薯丝、豆、麦间和以米。每日三餐，力作者则四之。居泽者馔鱼鲜，居山者食蔬菜。岁时燕饮，皆取土产之物。服则夏苎冬棉，由家人自制。居室或瓦或茅，以蔽风雨，不尚土木之华。

礼　仪

冠　以冠加首曰冠，此礼久废。

婚　议婚以男女生辰均开庚甲互相推算，名曰合婚。亦有单以女庚甲开送男家者。合婚既谐，冰人持男家环钏银钱送与女家，曰小定。小定后行纳采礼，曰启帖，亦曰送日。有聘金钗钿币帛羊糕饼果之属，并订婚娶日期。女家亦有回聘之仪。将娶之日，预期送礼或折馈银钱曰轿前羹，又名开额饭。屈期用彩舆鼓乐迎娶，不奠雁，不亲迎。乡岙贫民从简。或有年齿不相当者，亦有孩提时过门亲为鞠养至长大成婚者，名曰养小媳。新妇入门，有伴姑伴郎各二人导行合卺礼。宴客择邻里亲族中老年尊贵者坐首席，曰席尊，或设燕于房，须新妇提壶斟酒，曰闹新房。亦有新郎新妇相对伴食，曰和同饭。既婚三日，新妇出拜舅姑，有庙者拜于庙，行庙见礼。亦有拜于当日，及二日拜祖先者不等，名曰拜见。预宴亲戚各献以茶，曰泡糖茶。又有以物分献舅姑姻娅，曰分妆。或三日后或七日内或待满四月归省，曰回花。家殷者，赠女有回花牛。

丧　凡有丧者之家，未殓之前，头足下燃一灯，谓之照冥路。将殓，先汲水沐浴，衣服以秤称之，每件声报，殓时，亲戚皆素服，襚以被，或请僧诵开路经，或延道开火光。七七之期，竖幡作佛事。戚友有荐七之礼，每日灵前供饭。又绵裹一箸置于旁，谓礼鬼使。来岁新正，设灵座，亲友又行吊礼，设馔谢客。及葬，诸亲戚皆致赙陈肴馔于墓前，请宾长祀土题主，归则亲戚致祭，祭毕，神主附于祖。

祭　祖考亡日谓之忌辰，设馔致祭，曰做忌。每月朔荐时食于祠庙，曰荐新。清明祭墓，春、秋二仲合族祭于宗祠。族大者，大宗之外又有小宗，亦致祭焉。按：江南北各姓，俱展复时从各邑迁徙而来，宗祠多在原籍，族大者间有小宗祠焉。

岁　时

元日　不扫地，不缝针，不贸易，士庶皆洁衣冠，祀家堂神及社庙，然后拜祖先尊长。初四日黎明迎土地神，始行汲井，焚纸钱于井上，曰开肩。亲友相贺岁日拜年，遇诸途则揖以道喜。戚好邻里互为燕饮，曰新年饭，亦曰春酒，俱在半月内。

立春　前一日官府设饮东郊，迎春入城，次日鞭春，至立春时人家皆燃爆竹，曰接春。烧樟叶以助阳气，除阴邪，曰燻春。同知徐荣《迎春》诗：浙东东海海东墟，春到中华此最先。采燕金花箫鼓里，愿同九土作丰年。

上元　设盛馔以供祖先，每室皆燃烛，曰间间亮。有烧照于除夕，曰照岁，亦有上元除夕均照者，俗亦不等。墓上插竹悬纸灯。庙宇张灯尤盛，里社各制龙灯，鸣锣击鼓，旋绕为盛。按：此惟江南近乐俗者最盛，江北近太俗者则少。制禽兽鳞鱼各种花灯入人家，串演戏阵，笙歌达旦，环观如堵。夜深握镜出听者，曰听响卜。撒黑豆以辟鼠，曰打老鼠眼。妇女请门舅姑及簸箕神即《荆楚岁时记》之卜紫姑也。以卜诸事休咎。训导陈春晖诗：春光也到冷官衙，一树红梅绚绛霞。笑解幼孙争爆竹，喜闻少妇卜油花。歌声暗搅人声出，灯影明搀月影斜。薄宦九年羁海岛，屡逢佳节倍思家。

二月二十二日　为城隍神寿诞，邻境商贩骈集，百货杂陈，农家器具及家常什物终年所需用者多取给于此。庙中召优人演剧，市肆皆悬灯，四乡男女此往彼来，络绎如织，凡七日而罢。

清明　节前三、四、五日封土于墓，插竹挂纸钱，以酒肴致祭，采菁和粉米为饼以代粢盛，名曰菁饼。祭毕，樵牧之在墓所者，皆分给之。是日插柳于门，妇女采花柳以簪髻。

端午　以竹箬裹糯米为角黍，各相馈遗。悬艾叶，饮蒲觞，小儿涂雄黄于面，谓可远邪。又散蛎灰、喷火酒于房室内外，以辟蛇蝎诸毒。

七夕　初六夜，妇女以盆水浸时花七色置之庭中或屋瓦上，谓接牛女泪。次早取以洗眼，谓眼能光明。又采槿叶沐发以去垢，捣凤仙花以染指甲。亲友或买酥巧相馈遗。闽俗之家，悬灯于门，制七姑亭，极精巧，并设筵食以礼七姑。

中元　设肴馔以祀先。亲邻亦有节糕相馈遗。设三元会，诵三元经以保安，上元、下元皆同。请僧道作道场，曰普利，夜间施食，曰济孤魂。数日前儿童成群结

队沿门乞米，易钱以买纸偈，施饭于路，放山灯水灯。有许百家愿者，亦先期乞米作为饼饵，是夜酬之三叉路口。

中秋　人家多制买月饼，置酒玩月，礼神祀先。或徙自太平者，以十六日为中秋。

重九　制重阳糕，饮茱萸酒，登高览胜。

下元　自太平迁居者，设馔祀先，余则否。

冬至　人家各具酒馔，以糯米为汤圆享祖先。烧纸钱于路，以资游魂。亦有就夜还百家愿者。

小除夕　民不知腊，常以二十四日拭尘净宇，是夜祀灶送神。亦有祀于二十三夜者。至是客作罢工；家家以粳米作年糕，贮水缸中渍之，曰水浸糕。择日谢年，祀社庙诸神。习太俗者谢年必春前，谓过春则来年节矣。

除夕　是日换桃符春帖，至夜放爆竹，具肴馔祀先迎灶神，合家聚饮，谓之分岁酒。儿女各分给以钱，曰压岁钱。　陈春晖诗：爆竹声声起，隆冬欲尽时。寒威消柏叶，春信到梅枝。仕久贫如故，官闲懒亦宜。满腔未了事，复作隔年期。　董逢西诗：称觞寿母祝华颠，满饮屠苏侍绮筵，团坐黄昏烧巨蜡，一家笑语烛花前。　围炉笑问夜如何，照岁年年兴致多，红蜡分烧灯满地，赚他儿女走如梭。　绕膝牵衣笑语喧，灯前白发最和温，红绳选系青钱好，分罢男孙又女孙。

气　候(附)

夏夜常凉，三伏时亦少酷暑。冬日温暖多而严寒少，雨雪亦稀。环周大海，四时多风，夏秋间有飓风作，《南越志》：永嘉人谓之风痴。走石拔木，茅房瓦屋倾圮不常，船只多损。花信风起，春日多寒。黄霉时，蒸湿不似内地之久。每岁清明播种，立夏分秧，大暑早稻可登，晚禾霜降可获。江北四乡较江南差早耳。

玉环厅志卷之五

水 利 志

养民首重农田，而农田必先水利，谓夫蓄泄有资，则旱潦无患，利赖靡穷也。环山自筑城伊始，天开河道灵异特彰，其他沟渠、河浍、陡闸、陂塘，亦皆次第疏通，后先兴筑。含哺鼓腹之民，歌咏于尧天舜日之中，已百余年矣。由是继其成规，常加修浚。在闾阎之不惜财力，而亦关守土者之随时加意焉。志水利。

海 塘陡闸附

天开塘 在四都陡门头庄。雍正五年，同知张坦熊建筑。南起天保塘，北至密莺塘，约长四里。西北山嘴建淡水陡闸三间，以时蓄泄，分流注密莺塘。东建大陡闸三间，以御咸潮。外即后坎浦，又东辅新塘另置陡闸。

天安塘 在四都塘洋。东至盐场，西接小岙，东北山麓建闸以御咸潮。西为天保塘，陡闸在塘北，东附天顺塘，置闸塘北。又有外新塘，亦东北筑闸，分天安塘水通河以资灌溉。按：山麓淡田，岁收丰盛，塘田接壤盐场，土气咸湿，雨多则稔，晴多则歉，诚以咸淡不同，难以责之人事也。

密莺塘 在五都密莺。西南界天开塘，山麓建陡门三间置闸，于春水生时引流入塘内，与小塘河通。东接后坎交盐塘，又东南为王新塘，地未垦种。隔浦为上礁头塘，煎盐晒灰，浦口建咸水陡闸以御海潮。按：此闸岁修不固，加以比连盐塘，斥卤贯注，河渠浅狭，蓄水无多，稍旱则水落半河，即成咸浸，不堪车荫，往往各乡丰稔而此独歉收，最为瘠苦之区。

海边塘 在小水埠岙前。沿海圈小塘，置闸塘北。西北小塘内无河渠，溉田

全资山水。东南建闸一座，以御咸潮。

水孔口塘　在水孔口。自双庙溪东流水孔口门入渠灌田，建闸于北山嘴。又辅外塘，东接蟹钳山，北连小水埠山麓，有地无田，亦置闸北首。所植夏薯冬麦，岁获丰收。

虎洞塘　在西潭。东接东塘，内亘横河二条，东西各建陡闸，西为蟹钳塘，另于塘北置闸以御咸潮。

庙边塘　在大里岙五显庙边。内浚小渠，北建陡闸，附以外塘，又有小塘各置闸，以时启闭。

鹭鸶塘　在鹭鸶礁。建陡闸塘东，附以南新塘，另于南堤设闸。塘内无河，均引山溪之水以溉田。

收字中塘　在陈岙，内为里塘，设淡水陡门，通流入塘，由塘北山嘴置闸，以时蓄泄，出秋字大塘，无咸潮冲激之患。

秋字大塘　在小古顺。置闸南山之麓，水通永安塘，建御咸陡门。又有三股塘、六股塘、廿四股塘、永丰塘，附以冬字外小塘，由双峰溪之水入塘，于北山麓筑闸，通六股塘，再经廿四股塘至陡门入海。绮陌平畴，一望无际，耕者屡庆有秋。

草陂塘　在大古顺。环裹内塘，附连砂浦、朝禄、姆儿三塘，又有里岙塘，包以外塘，水自内塘北山麓出闸，通贯各塘，均设闸启闭以备旱潦，仍由北山外陡门下海。

花秋塘　在小麦屿白磴岭脚，置闸通水，中塘建陡门于南山之麓。又有内塘，外裹新塘，水从内塘龟山麓闸出中塘，通入本塘，复出外塘经南山麓，另筑防海陡门，以资捍御。

大中塘　在下青塘，内为十六股塘，又为七股塘，附连八塆鼓二塘，北接连屿塘，又附保合塘。水自七股塘出闸，经十六股塘通河，复转八楞鼓外塘会连屿塘水。另建御咸陡闸。

聚兴塘　在大普竹。计塘堤四百六十丈，内为中塘，又为内塘，水由内、中二塘南北山麓出闸通河，西南附布袋岙塘，置闸泄水，汇渠通流，仍于南北山麓分建二陡门下海。泉源滚滚，土甚膏腴。道光间，沙岙江师宾兴筑未成。咸丰间，其子江德宽同金赞虞等重筑。

青峰塘　在南大岙。附以外塘，河渠深广。于西北山麓置内外陡闸，坝内蓄水最多，可无旱干之患。

西青塘　在西青岭下。东北界鳝鱼头，西北至马道头，中绕西青河，北通小湾闸出玉板塘，西至马道塘外陡门入海。积水潆洄，渠深堤固，农民资利赖焉。

天顺塘　在小普竹。内接二小塘，河水清涟，外建陡闸以御潮水。

玉丰塘　在鳝鱼头。河渠之水出淡陡门经玉板塘，外附瑞丰塘，另置闸通海。

玉成塘　在乌岩。水由莲花河流经内塘，过闸注河，以资沾溉，塘西建外陡门防御风潮。

东西塘　在芦岙。东塘计塘堤三百六十丈，阡陌交通，河流环绕，西经蔡家塘，复过万安塘陡门下海。西塘计塘堤三百八十丈，水通三角眼塘。过闸外新塘，另建咸水陡门。又有赵胜塘，大岩头塘、大新塘，均有陡闸以时启闭。

南北塘　在沙岙。河渠曲折，映带青畴。东接石头塘，附连四方塘，外包三兴塘，共计小塘有七。内塘各置淡水湫通流，外塘建御潮陡闸。

东新塘　在后湾。北连棉花塘，南接番薯塘，外建出海陡闸。

岙里塘　在琛浦。涧水环流，东经蛇屿山麓贯注外塘，置闸通海。

黄泥坎塘　在黄泥坎。有内外二塘，于东南建陡门，泄水入浦。

南浦　中浦　北浦三坝《通志》：俱在玉环山。自迁弃后无坝，国朝雍正五年展复始建新坝。

九眼陡门　在芳杜村九眼山麓。《太平县志》元至正间筑陡门二，此其一也。今填塞三间，仅存其六，曰九眼者，仍旧称也。自闸东至司台山筑塘四里，有樊塘、彭岙等塘横亘于中，外有小塘环列，足以御咸蓄淡。闸内田亩半隶太平。按：国朝顺治十八年，郑成功踞台湾，遣党陈文达，阮禄掠边海村坊，朝议以贼屡犯由附海居民接济，令尚书苏纳海撤边海三十里民居而空其地，塘闸遂湮。至雍正五年展复玉环，始渐修筑。

芳杜塘　在十四都。自礁头至钱岙山嘴，长一千八百丈，建陡门三间。道光二十九年，李景芹捐建内闸，农赖其利，旱不为灾。

徐都塘　在芳杜塘南。元至正间所筑能仁塘，自迁徙后坍坏已久。乾隆二年，村人江永宾邀众修筑，建闸二间，塘外有小塘环绕。惟闸通海港，时有咸潮冲入。同治间陈鸣商捐田以为闸夫工食，严司启闭，旱潦因以无虞。

庙湾塘　与徐都塘夹港。长一千八百丈，南北均有闸，小塘环抱，潮汐不侵。仙人塘在其右，司台塘在其左，各有闸以时蓄泄。

西岙塘　在芳杜塘西。自木鱼山至礁头山麓止，建陡门二间，贤方塘围其外，潮不内冲。

东岙塘　在十五都。元至正间所筑灵山塘。雍正五年增修，自隘山头至蒲田岭脚，长四百二十丈，建闸三间。

楚门南塘　在东岙塘外，旧名江心塘。元至正间筑，后坠坏。雍正间同知张坦熊招垦民戴可玉等修筑，自马屁股至丫髻山北，长五里，中续西青山，山右建闸三间，海涂遂成沃壤。旧志《新筑楚门南塘说》：楚门，太平之屏障，亦玉环之要津。昔人于此筑城以御寇，更于此筑南塘以防潮水之内冲，计甚周也。查建议之始，支正供钱粮，役六邑民夫，其利害之所关至大，而功之不易成可知。自沿海一带皆奉迁徙，南塘因以坠坏，今玉环既奉展复，则楚门急宜经理，奈何任咸潮冲决，使沃衍肥饶之区竟成斥卤沮洳之地哉！爰以筑塘之议上请宫保制府李公，幸蒙报可。于是集贫民之丁壮者，给以口粮，使竭力修筑，而本省殷实之家，有自备口粮以襄事者，许完功之日听其入籍垦种。仰荷天子之声灵，宪德之远荫，于八月潮生之候，潮汛半月不至，由是垦民踊跃鼓舞，搀搰齐举，凡阅六月而工竣。然而新筑之塘体犹单弱，骤焉临以海潮之全力，势不足以相御，此功粗成而终圮也。余乃复募民夫培垫数尺，其功视向有加，认为此可以当其冲矣。然历时未几，而潮水奔激湍悍，塘外又间多坍缺，岂事之难成，功之不可卒图，固如是耶！余为反覆计处，知数百年久废之塘，一旦欲重建以御至险不测之潮，洵非浮土衰草之力所能胜也。因知石塘为上，草塘次之，土塘最下，为之辇石砌于其外，使实而坚。适值春来霖雨如注，内塘亦多坍塌，星即培草增宽，使内无罅隙之可乘。凡长五里，堤面横阔一丈有奇。自此南塘之形势亘如长虹，举洪潮巨浪不能损其毫末，使楚门万顷之田转成膏腴，翳塘之力。雍正八年五月初九日蛟水陡发，六月初五日飓风大作，边海之陂塘陡闸俱经毁坏，而楚门南塘屹然无恙，此以见成事虽在天，而防患均在人也。使待其溃决而始加功，势已晚矣。何如计患于未然而早为之所，庶用力少为费廉，而其收功乃更钜乎！大抵陡闸虽建，夏雨秋潮皆足为意外之患。而海中蝤鳗又往往穿齿于塘脚，使不得常固。向令习知水性之人，每年两次潜探，见有洞隙，即以狼机草和蛎灰泥土填实其中，又择勤谨之塘夫，轮年防守。水有大小而闸之启闭随以浅深，则虽有骤至之雨，倏来之潮，亦必不为患，而蝤鳗侵蚀之弊亦自此绝矣。予故备述塘之所由成与夫害之所当捍者于此，以见成之固难，防之正不易也。后之君子于春秋农隙时勤加之意，则南塘之为利当益溥矣。

南北塘　在楚门南塘外。自龙王山嘴至清港，计长万丈，又名万丈塘。南北各有闸，南闸三间，在龙王山嘴，同治十一年，同知黄维诰捐廉为倡兴建外闸；北闸二间，在中浦，赵起辰、王之宾捐建外闸二间。

蒲田塘　在南塘西，戴士正筑。自马屁股至桩山头，计长一里，广一丈。外有清港闸以御咸潮，岁久涨塞。同治二年，戴尧仁邀众疏浚。

永利闸　在十六都桐林。其地向无水利，雨泽稍愆即为灾。同治十一年，同知黄维诰捐廉为倡，各田户派捐浚之，林日曛等董司其事。自青山头绕都顿村前至沙门前港，长二里，阔三丈余，汇小闾溪水以资灌溉。同知黄维诰《新锼永利河记》：永利河者，桐林之新开河也。桐林接壤太平，群山纠纷方罫，平畴鱼鳞交错，乃山涧流泉水无潴畜，故雨泽稍愆，则禾稼歉收。环山屡告丰年，而此地之独抱向隅者，往往然也。庚午冬，余甫下车，绅耆林汝翰，林日

曛、林宜三、陈璧池、冯作楫、林邦亮、黄云奇、冯汝元、黄用培、林之春等呈称开河，余深以为喜，即首倡捐廉，而令各户醵资，农各出力，按亩以定章，度地以规制，众情踊跃，谋吉兴工，凡两阅月而河以成。清流曲折，混混不舍，计程三里而遥，灌田则三千余亩。今秋所获倍常，较他处且有增焉，然则是河之兴，其事钜、其功速，其利亦溥矣。夫古之浚沟渠，筑堤防，为民兴利者，非为一时计，为千百世计也。余四任此邦，未能媺美循良，乃是役也，以众力之举攜，克期而奏效，于民生非无裨益。嗣是崇塘告庆，比栉兴歌，不将有永享其利者欤！余故乐为志之，并著其命名之意云。

石龟塘 在十六都密溪。自石龟山至塘厂山麓，计长一里余。旧建闸于石龟山麓，旁立明太平知县谢坚《塘务革弊碑》。文载古迹。展复后增修，移闸于塘厂山麓。中置劈水堆二座，左右各砌墙壁。

骑马塘 在石龟塘外。自塔山头至花岩浦，计长一里余，建陡门三间。滨海咸潮易入，同治十二年，同知黄维诰饬陈友德捐建内闸，民蒙其利。

小山外塘 与骑马塘夹港。自花岩浦至小山外，计长一千余丈，广一丈五尺，建陡门三间。咸丰间，韩承烈、江德宽捐置外闸二间，以御咸潮。

玉文塘 在十六都盐盘。系芦岙江玉文独筑，故称。东自纱帽山至河山头，西自盐场至木杓山北，左右各五里余，于西偏中浦建闸二间。后人怀其利，立祠以祀玉文。

玉环厅志卷之六

祠祀志

古者，日、月、星辰、山川、社稷以时享祀，礼至重也。迄今祀典所颁，推及群神，凡功德之昭垂，为馨香之报答，守土者遵制奉行，固宜诚且敬欤！下而四野农民，春祈秋报，亦足以邀神贶，故社庙之兴，所在多有。若维摩之室，老子之宫，其无伤风教者，亦在所弗禁云。志祠祀。

坛

先农坛　在靖海门外。奉神农厉山氏、后稷氏，每岁二月亥日致祭，祭毕各官行耕籍礼。

附：籍田

天字一百十五号上田肆亩肆分玖厘壹毫陆丝柒忽。一百十四号上田壹分贰厘陆毫捌丝捌忽。四百八十六号地贰亩肆分柒厘肆毫伍丝肆忽。四百八十七号地壹亩贰分叁厘伍毫。

社稷坛　在永清门外双凤溪旁。岁以春秋仲月上戊日致祭，羊二、豕二、帛二、爵三、登一、铏、笾四、豆四、簋二，乐用鼓吹。

风云雷雨山川坛　在永清门外双凤溪东，岁以春秋仲月上己日致祭，用帛七、羊三、豕三、爵三、登一、铏一、笾四、豆四、簠二、簋二，乐用鼓吹。

厉坛　在西城外中青山北。岁以清明、中元、十月朔致祭。先期导迎城隍神位于坛正中，设无祀鬼神位于坛下，其祭用羊二、豕三、果品、羹饭、冥衣，乐用鼓

吹。道光二十九年，监生南庆镛、潘丙炎、陈世俊等十四人捐置天字三百十三号又三百五十六号共田叁亩叁分正，调上八百九十八号又九百零三号共地叁亩零，归收租息，于中元节就坛所建道场一昼夜，施放焰口法食，岁以为常。其捐置同人姓氏暨田地亩分户号均勒石坛隅。

庙

文庙详学校。

关帝庙　在永清门外演武厅西。雍正间，敕封忠义神武大帝，又追封三代公爵：曾祖光昭公、祖裕昌公、父成忠公。乾隆三十年，加封灵佑二字。嘉庆间，加封仁勇二字。道光八年，加封威显二字。咸丰元年，加封护国保民四字。每岁春、秋致祭，礼仪祭品俱照先师。五月十三日寿祭，牛一、羊、豕一、帛一，用果品，不用笾豆。雍正五年，同知张坦熊建。光绪四年，同知杜冠英同参将郑鸿章捐俸为倡，大加修葺。今塘洋、密鸾、小水埠、楚门、田岙、竹冈、鸡冠各有庙。　同知张坦熊《新建关庙记》：汉关侯之庙遍于天下，从来旧矣。雍正六年，诏封其三代以上公爵，厂殿之后宫而祀之，于侯则具太牢加笾豆，春、秋令有司斋沐以将事，祀典之隆几与文庙等，呜呼盛矣。玉环展复二年，官署民居以次营建，爰遵功令，卜地于府治之西，建庙以祀。正殿后寝悉如规制，其外则缭以垣墙，用材木瓦石若干，雇工匠民夫若干，创始于六年之春，暨冬十二月而庙以告成。予乃为之记曰：自古忠诚义勇之士，殁而为神，莫不功捍宗社，泽润生民，然未有若斯之赫濯者。侯之灵爽无不照临，而国朝封典加隆，又复逾于往代，则宜侯之大有造于国家矣。况玉环新复之疆，庠序犹未建，而有侯之正气凛然，先作之肃，则凡此新集之民以及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辐辏于兹地者，孰不瞻庙貌而生其畏敬，戢其回邪也哉。此海上编氓所由以资默佑者也。若夫狼烟鲸浪，荷天子之声教，海外久以肃清，而侯之威灵又永足以镇之，则侯之有庇于玉环者，又岂小若哉。同知姚鸣庭《重修关庙碑记》：忠义贯乎日月，威灵澈乎幽明，封典加隆，号尊无极，关圣帝之崇祀于天下也，猗欤盛矣。玉环为悬海之岩疆，据山之要地，自雍正五年展复设治，前辈张男祥先生经始营建，即专立关圣庙于府治之西，以奉祀焉。余于嘉庆二年春来守是邦，诣庙展礼，见栋宇垣墉倾圮殆尽，询之衿耆，则自建庙崇祀以来，海无不平之波，山无不甸之隰，民安物阜，仰荷灵庥者七十余年矣。海滨之区，风潮时作，而缮葺不加，此倾圮所由来也。夫昔人辟草剪荆创建崇规以昭兹来许，后之人不能因功加美焉，甚非守土者之所宜然。况夫泽被民生，灵昭奕禩，尤宜庙貌维新，以仰副圣天子供奉崇祀之意者哉。予于是备文详请国帑，购料兴修，文武同城绅耆士庶咸以工程浩大，愿各捐资以勤厥事，而董事陈廷国、陈亭阶、李登甲、朱文标等趋赴公所，经营奔走，尤为殚竭心力。工作于四年之春，暨冬十月而庙成。堂寝辉煌，殿宇轮奂，其于始建之规模虽未有加，当亦可复其旧。玉环僻在山陬，庀材不易，非有同寅协恭之雅，士民乐善之诚，奚能不数月而成此钜工哉！是用志之以示来者。时嘉庆已未十月中浣容台姚鸣庭记。　同知杜冠英《碑记》：天下郡县之有武庙尚矣。朝廷颁定礼制，命有司春、秋致祭，所以答神庥而隆祀事，仪至肃典至重也。玉环

自雍正五年汉阳张公坦熊展复厅治，建武庙于西青山下，嘉庆间渐就倾圮，同知姚鸣庭筹款为之修葺，迄今盖八十余年矣。去年春余莅任是邦，循例谒庙，见殿宇欹朽，为怵然者久之。未几飓风陡作，殿壁倾颓，则向之欹朽者更岌岌乎不可复支，于是谋所以新之，商诸参戎郑君鸿章。郑君韪其言，与予各捐俸钱以倡，而寅僚中亦相率佽助以赞厥成。爰属其把总陈祥高鸠工购料，凡楹桷之朽者易之，梁柱之腐者更之，墙壁之倾且圮者筑而成之，屏墙内缭以短垣，殿宇中施以丹漆，计费钱七百缗有奇。经始于戊寅正月，至五月而工竣。余思兴坠举废，守土者之责也。是庙尤钜典所关，敢不急为更新以崇瞻仰！惟土木之工历久必敝，后之来者增修勿替，亦当作如是观焉。事既成，郑君属余书其略，遂援笔而为之记。

文昌庙　在珠帘岛下，今在校士馆后进。嘉庆六年奉旨仿照关帝庙定制，列入祀典，并追奉三代于后殿。每岁春、秋二仲及二月初三诞日致祭。旧志：作文昌阁。楚门、桐林、芦岙均有庙。

城隍庙　在中青岭下厅治东。展复时建，乾隆间毁于火重建。每岁常祀外，二月二十二日寿祭，鼓乐敬神。楚门、桐林皆有庙。同知张坦熊《新建城隍庙碑记》：玉环展复于今上御极之五年，赖国家声教四讫，薄海内外悉归版图，即以玉环久墟之地，一旦得胥宇以居，岂非边圉臣民之庆哉。乃于官廨营舍告成后，议建城隍庙于府治之东。工役材物悉出于公，不以扰民，凡阅九月而工竣。余谓郡县之有城隍，犹其有守令也。职虽赞幽，而实以佑明，于一方吉凶灾祥皆得专主之。其所司不与他神等，而民之俎豆尸祝亦于神为最，亲如父母焉。苟有欣戚，未有不走相告也。则神以聪明正直之德，能烛其隐而惬其情，固理之必然，无足异者。独念玉环为新复之地，川原初奠，户口方归，其有待于经理而抚绥者甚详且亟；余奉命来治是邦，辟垦旬宣，亦既稍稍就绪，然时和年丰，与夫水旱厉疫之为民病者，何以愿无不遂，憾无勿消？此则维神之职，而有司之不能无待于默相者也。今殿宇鼎新，牲酒丰洁，神必能降鉴焉。上为天子理阴阳之化，俾风雨寒暑以时，下以奠新集之民相生相养，而无辛苦愁叹之声，皆于是乎在，而岂土木庙食无益于民者所可比哉！　同知王廷相《重建城隍庙碑记》：玉环建治海疆，为温、台锁钥，全浙门户，城池之寄，职守綦重。创制之始，曲费经营，凭山筑城，东西青岭为之辅翼焉；疏泉为隍，天开河渠为之支派焉。层冈叠巘，耸峙于洪波巨浸之间；绿野青畴，错绣于西岙东涂之内，绵亘七百余里。展复四十余年，生聚日以繁庶，物产日以丰盈，教化日以浹洽，治具日以周详。此固仰赖圣天子至德覃敷，是以版图日扩，山陬海澨得安耕凿之常，蓺屋茅檐，咸获盈宁之庆。然而御灾捍患，福善祸淫，夫固有默为相理者，以与守土之官同其职任，其惟城隍之神乎！幽明虽异，惟期保障斯民；灵爽式凭，忍令飘零不振乎？粤稽城隍庙建自雍正丁未岁，灾于乾隆甲申秋。今年春余奉檄署篆兹土，始至之日，行展谒礼于草茅瓦砾之中，因亟图鼎新之，乃捐俸以先，而委巡检经理其事焉。境之士庶愿助垂成，或输金，或献力，鸠工庀材，不两月而功告竣。计新构大殿五间，东西横廊六间，门庭五间，前后应增应饰之处，以次规画，广其旧观。呜呼！非神之灵，不能感动士民若斯之速，而非士民敬神之诚，当亦不能集事若斯之易也。玉环建治虽在海疆，城郭祠宇仓廒府库衙署之属，较之荒州僻邑颇称完备。顾前人既已任其创制之劳，后人不复修其废坠之绩，不惟无以对神祇，亦将何以报前哲？今予幸观庙貌之重新，益以卜金汤之永固，行见山辉泽媚，毓秀钟灵，亦将有藉于神力者岂浅鲜也哉。是役也，余虽为之创，而克襄厥事则候补县丞管巡检事之马莲也，分其任者则董事之士庶商民也。因为之记。

火德庙　在靖海门内。额曰"赤帝"。六月廿三日致祭，鼓乐敬神。一在西青山下演武厅左，配以雷神，同时祭享。

元坛庙　在东青山下黄旗街左。祀赵元坛。旧志作元坛阁，今从《府志》作庙。沙岙同。

虎头庙　在小竹冈。宋祥符二年建。

吕祖庙　在龙王坑。

东岳庙　在瑶岙庄东山之麓。每岁三月二十八日寿期致祭。楚门、芦岙均有庙，同日祭享。

土谷庙　在挂榜山。旧志作土谷祠，今从《府志》作庙。各村皆有。

杨府庙　在西青山下。一在梁湾。今坎门及海山各处皆有。《府志》：神姓杨，名精义，唐太宗时人，生十子，俱入山修道，一夕拔宅飞升，同登仙籍，由此著灵海隅，祈祷辄应。咸丰四年冬，瞿逆滋事，赖神力转危为安，浙江巡抚何奏请敕加封号，行查未复。同治六年，巡抚马题催礼部议奏，奉旨依议，内阁撰拟封号，钦钤"福佑"。宋有敕北山杨府庙碑文，明有按察司副使袁公碑记。同治六年十月，封典颁到，温州府知府戴絜在海坛山立杨府庙碑。

护国惠民庙　在三合潭。旧志作张相公庙。雍正五年，有神托梦庙祝，告以将归玉环；展复后村民夜见神灯往来不定，于是立庙塑像，额曰"敕封护国惠民"，神灯遂熄。按：今一作章元帅庙，后坟、密鹭均有建。

陈圣母庙　在塘洋。旧志作夫人庙，求子者其应如响。按：神姓陈，福建莆田人，行第十四，称为陈十四圣母。今清港、山外张、密鹭、三合潭均有庙，祷雨遣灾，有求必应。

五显庙　在乌岩。西青岭脚、西青塘、九子岙同。

灵佑庙　在十五都樟岙。

庄相公庙　在塘洋。旧志：相传猎神。今别村亦有庙。

朱侯庙　在羊岙。旧志：在玉环乡。

陈侯庙　在羊岙。旧志：在玉环乡。

玉环庙　在陡门庄，一在三合潭。按：神姓朱，名亮祖。《明史》本传：六安人，太祖嘉其功，迁浙江行省参政，副李文忠守杭州，帅马步舟师数万讨方国瑛，攻台州，国瑛出走，追至黄岩，降其守将。独下仙居诸县，进兵温州，方明善拒战，击败之，克其城。徇下瑞安，复败明善于盘石。追至楚门，国瑛及明善诣军降。洪武元年，副廖永忠由海道取广东，进取广西，悉定。其三年，封永嘉侯，食禄千五百石，予世券，功臣表功第二十七。洪武十三年坐罪死，爵除。今东青、大普竹亦有庙。

平水王庙　在东门外东山麓。按：神姓周，名凯。宋濂《横山周公庙碑》节略：神讳凯，字公武，世居临海郡之横阳。生而雄伟，身长八尺，善击剑，能左右射，博文而强记。家贫，躬耕以养父母。及司马氏平吴，与陆机兄弟入洛，张华荐之。知晋室将乱，独辞不就。时临海属邑曰永宁、曰安固、曰横阳，地皆濒海，海水沸腾，蛟龙杂居之，民罹其毒，神乃白于邑长，随其地形，凿壅塞而疏之，遂使三江东注于海，水性

既顺，其土作义。永康中，三江逆流，飓风挟怒潮为孽，邑将陆沉，民咸惧为鱼。神奋然曰："吾愿以身平之。"即援弓发矢大呼冲潮而入，水忽裂开，电光中见神乘白龙东去，但闻海门有声如雷，而神莫知所在矣。俄而水势平，江祸乃绝。邑长思其功，号其里曰平水，且建祠尸祝之。初封于唐，为平水显应公，寻升王爵。宋赐"仁济"为庙额。元进封太和冲圣帝，易庙为宫。洎乎有明，诏礼官定议为横山周公之神，至于庙宇之建修皆郡守任其责。其佐神张铉字子元，宋瓯郡人，由进士至阁门舍人，刚直上疏，忤史嵩之被斥，殁显灵异，太守吴泳并祀之，法当附书。按：庙原建自郡城，复分建玉环，今各乡皆有庙。

天后宫　在西青山下。宋绍熙初封灵惠夫人，累加封号，淳熙间易爵以妃。国朝乾隆五年，诏于旧有封号"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天后之神"外，加"显神赞顺"四字。嘉庆五年，加"垂慈笃佑"四字。《府志》：神，莆田林氏女，殁而显灵海上。国朝顺治三年，大兵次盘石不得渡，祷于神，乃缚筏以济，统兵官范绍祖因新其庙。雍正间拨兵至玉环，驻西青街，因建庙于其地。每岁春秋致祭外，三月二十三日寿祭，鼓乐敬神。楚门、黄大岙、教场岙、坎门皆建庙。

新东岳庙　在小霞洞左西青山麓。三月初三日致祭。

白马庙　在楚门西城门外。《省志》：神姓崔，名珏，字子玉，唐贞观间征为滏阳令。宋高宗《海宁白马庙祝文》：英烈不群，捍难庇民，庙号白马，史册莫寻。

晏公庙　在楚门城内。一在朝阳。《省志》：神姓晏，名戍，江西清江镇人。元初输锦于上都，因而尸解，人以为神，立祠祀之，后著灵江湖间，明初封平浪候。

英济庙　在西城外中青山下。嘉庆间大雨墓崩，见其悬棺而窆，上题"宋贤良方正周太保之柩"，名无考。土人为修其墓于旁，建庙祀之，称英济庙，一名小山庙。　董振国诗：姓氏当年惜未详，题棺曾署宋贤良。而今崇礼岩阿日，应共山高与水长。　华峰诗：不须风雨泣崩防，夹道松阴翠万行。故国诸陵无麦饭，何如海外有烝尝。

姜王庙　在大密溪。一在南大岙。

白鹤庙　在徐都白鹤山麓。

三圣庙　在坎门岭头。

七星庙　在黄泥坎。

萧圣国庙　在冷水潭。

林九师庙　在福生山。

侯王庙　在灵昆。

大乌爷庙　在大乌山。

胡公庙　在教场岙岩下。

七圣庙　在三合潭南华溪。

五岳庙　在古城头。

九使庙　在陈岙。一作青峰庙，祈雨辄应。

鸳浆庙　在二钓冈出水窟。

泗水庙　在青塘。

三港庙　在小连屿。

五福庙　在外双峰。

周宣侯王庙　在大古顺。

龙王庙　在黄砂岙。

将军庙　在双条坑。一在十五亩。

夏禹王庙　在鳝鱼头。

花粉宫　在西青岭下。各村皆有。

刘府庙　在江北大蒲田。天马山、清港、小塘同。

苗相公庙　在密溪牛头山。梅岙、南阳山同，旧有苗八苗九相公庙。

姆祖庙　在洋坑。

周六将军庙　在芦岙百丈岩下。

祠

名宦祠详载学校。

乡贤祠详载学校。

昭忠祠　在西青岭下演武厅后。祀勤事将弁士卒。光绪四年，同知杜冠英与参将郑鸿章重修。

节孝祠　在元坛庙左侧。祀节孝妇女。咸丰八年，布政使徐给"幽光照海"额。光绪四年，同知杜冠英捐廉重修。

张公祠　在环山书院讲堂后。祀前任同知张坦熊，三月初七日致祭。旁附历任贤司牧禄位。乾隆间，同知汤大宾由城隍庙后进移张公神位于环山书院。同治三年，同知张文藻建祠今所，凡三楹。同知汤大宾《移祀张公记》：玉环山处海外，当温、台之间，为前明所废置。我朝圣圣相承，休养生息，厥土效灵，石田多成沃壤。雍正五年，制府李公题请展复，其时来治兹土者张公坦熊也。披荆斩草，辟地十万亩，招徕之民以数万计，则壤成赋，建营设汛，俯仰有藉，捍卫有资，凡所以为民计安全者罔弗尽。迄今二十余年，生聚长养，既庶且富，非张公之力，曷克臻此。余慨慕其人，常以无由亲炙为平生憾事。乾隆癸酉秋，今司马豫章曾公膺荐入觐，予权其官，获睹张公旧治。适天旱，竭力抚绥，朝不遑暮，又以五日京兆，匆匆欲去，无所措施，于张公殊有愧焉。山之地自开创后，得曾公丈定，患无版册可稽，余为核订鱼鳞，以副张公未竟之志。先是，士民奉张公禄位于城隍庙后庑。余见其地湫隘，移祀环山书院，以昭诚敬。呜呼！事不难

于观成而难于创始，今张公往矣，而馨香尸祝有如一日，张公之立心行政不与斯山同不朽耶！张公，汉阳人，官至滇南观察使。为之赞襄及为予治册者，山阴太学生平文灿。是为记。　巡检杨馥《谒张公祠》诗：重重皇树俯祠阴，人颂神明直到今。一夜天开河百里，三年手散橐千金。城须可运憎饶舌，盗且无欺见本心。喜有男儿南八在，肯判衰老吁纶音。

附：祀田　阙字号下田叁亩零，韩承烈助。阳上坵壹千玖百陆拾叁号民地贰亩肆分伍厘零，杨文训助。

长生祠　在永清门外天后宫西偏。祀本营将弁有恩于兵丁者，供奉禄位以报其德。光绪五年，同知胥寿荣捐廉修葺。附设幼童义塾。

林公祠　在考棚后进左首。咸丰四年，同知徐树楠建，祀邑人林植三，表其独建考棚义举，并立碑以记之。同知徐树楠《祠堂碑记》：自来省会郡城皆建考棚，为学政岁科校士所，州县即不复概有。有者必其邑之乡先达，有培育后进之意，创议捐输，而慕义者又从而赞成之，或任捐资，或任劳勚，而后克蒇厥事；罕有以一人独任其资而又独任其劳者。环山孤悬海外而无考棚，而厅署湫隘，凡应童试者，几案坐具必自备，殊苦之。例贡生林君植三，慷慨乐善人也，不须集腋，独建考棚一所，购地于学宫之东十余亩，夷涂芟秽，鸠工庀材，筑正屋五楹，中设梓潼帝君座像，旁两楹树门，以蔽为阅卷所，两横厢屋各三楹，外讲堂三楹，有楼，亦供梓潼帝君像，左右架披各一，横厢左右各五楹为考棚；又其外堂三楹亦有楼，楼塑奎星像，外大门三楹，庖湢咸具，缭以周垣，不逾年而落成。费白金三千两有奇，规模宏厂，几案纵横，而林君无德色，且不愿邀奖叙。壬子冬余权篆兹土，校士时，见其巍然焕然，疑海隅僻陋，乌得有此，复详询其颠末，慨然曰："有美勿彰，岂非官斯土者之责欤"。且及今勿亟为表识，历久将湮没，其曷以为善者劝？拟于正屋东偏筑室一楹，供林君栗主，俾后之试者咸知厦庇所由来，永志勿谖焉。抑考棚自道光二十二年构成，迄今十余载，栋宇防朽蠹，垣砌惧圮沙，几案杂具恐缺失，自宜预储岁修，随时缮葺添补，而资无所出，奈何！爰于试场将竣时，就其优取者令每名量力捐助，兴修祠堂。不料七月初吉，风雨骤至，内外墙垣致多倾塌，亟在并时修补，复就书院膏火内拨二十八千钱文。仍恐其费之不敷也，乃林君嗣子日贞、日煦两昆季闻之，欣然愿捐钱五十千缗，勷成善举，又另捐契买楚门庄昆字一千八百三十九号，又一千八百五十八号共田伍亩玖分存案，以其岁入作每年缮修添补之资，而林君之祠以成，而此后之修葺有资。呜呼！若考作室，厥子亦复肯堂，若林君乔梓，可不谓后先济美者欤！是役也，始导助于诸童，继谕善于林氏子，惟蔡广文燮昌之功，而督工始终其事，则廪生潘之俊之力也，例得并书。

寺

灵山寺　在十五都大竹冈。相传宋祥符间敕建赐额，国朝乾隆间僧慈明重修。《不系舟渔集》元·陈高有《重修灵山寿圣寺记》，详载艺文，亦见孙诒让《永嘉集内编》。按：陈记云寺始建于唐咸通间，朝廷赐金额，自唐及宋或盛或微，至元至治壬戌毁于火，僧一濂、惠宜等谋重新，始至顺庚午，迄至正甲辰而工竣，言之历历，与《戴氏谱记》并相传谓始建于宋者有异，想亦遗弃后文献无征，因而传闻异辞。始唐始宋自当以陈记为是。寺有三板桥、七枝塔、九株樟、十八级诸胜。戴东谷诗：灵山钟佛国，僧寡胜天台。

七塔当门立，三桥带水开。黄梅随意熟，紫竹几时栽。运会应恢复，师携锡杖来。　同知吕荣诗：览胜灵山寺，萧然异昔闻。虚房穿冷月，古塔倒残云。翠绕枫樟径，花飞鸟雀群。峰峦无改色，秀蔼自氤氲。　冯淇诗：此地怜零落，来游异旧闻。山深留古塔，径冷锁闲云。荒寺僧逢话，空林鸟唤群。清晨谁礼佛，香气散氤氲。　王震之《九株樟》诗：樟老郁般般，风来翠浪环。清阴不暇接，疑入九华山。

镇海寺　在楚门西城。嘉庆十一年建。

兴福寺　在中青岭头。

知空寺　在沙岙峦岩山顶。连国宾诗：幻成泡影梦中身，莫问荣枯世上人。参破蒲团空色相，镜花水月总非真。

九厅寺　在西青岙。前朝古寺，今毁址存。

福生寺　在福生山。《乐清县志》作福生院，即此是也。

天宁寺　在后湾。

济理堂　在小筠冈。庭有两桂树，因名木樨香处堂。前有龙街，世传神龙所出入。堂后有二龙潭，祈雨屡应。有曲径松风，古崖仙迹，叠嶂蟠龙，高冈翔凤，石洞流泉，云潭吐雾，飞来石艇，突峙天峰诸胜。　同知吕荣诗：窈窕竹冈曲，优游兰若堂。开轩眺幽旷，万木郁苍苍。涧道龙身辟，峰尖鸟翼张。智仙如有作，会举醉霞觞。　陈奎《曲径松风》诗：济山盘郁尽云峰，曲径通幽绕几重。踏破绿苔三四里，遮来红日万千松。涛声断续恁风送，翠色参差拂袖浓。借问禅关何处是，修篁林里正鸣钟。《古崖仙迹》诗：空山何代过仙人，石上重重足迹新。或浅或深留几个，不磨不灭历千春。双凫南去痕犹在，两屐西归迹未湮。惹得仙翁游兴足，芒鞋得得往来频。《叠嶂盘龙》诗：冈峦蟠绕势昂然，夭矫如龙不见天。闪闪石鳞含雨雾，棱棱峰角带云烟。未闻春老惊雷起，惟见更深抱月眠。岂是高僧能说法，静降院里听谈禅。《高冈翔凤》诗：梵宫南面两崇冈，宛似参差凤与凰。千古夜深同宿月，四时花发并衔香。秋桐着雨声宜哆，春草迎风势欲翔。平旦请君翘首望，分明比翼共朝阳。《石涧流泉》诗：石溪数里自天成，汩汩流泉彻底清。峡口锁来翻雪浪，岩头喧处动雷声。僧应洗钵临矶坐，我为寻源绕岸行。最好云消三五夜，波心月印一轮明。《龙潭吐雾》诗：石桥岩北凤冈西，上下双潭共一溪。寂寂无龙潜洞壑，时时有雾吐山蹊。初笼樵径人难辩，下满禅关路欲迷。不独高飞来远岫，空蒙影与白云齐。《飞来石艇》诗：造物何年斫石舟，飞来稳泊凤冈头。晓装谷口云千片，夜载天边月一钩。峰影回时疑棹转，松涛卷处讶潮流。宽平一径山僧坐，世上风波总不忧。《突峙天峰》诗：层峦缭绕似蟠龙，突兀参差挺一峰。势耸先来红日照，尖高时被白云封。巍然俯映双潭水，卓尔危临万壑松。我欲探奇渡绝顶，何人扶策肯相从。　陈鸣岐诗：女娲石将烂，人多杞国忧。幸留一柱在，撑住海东头。　陈鼎梅《飞来石艇》诗：海外归仙舟，偶落凤山顶。幻作一巨岩，依然横似艇。　王映桐诗：何来一石艇，飞上翠微间。世乏巨灵手，讵堪荡桨还。

庵

观音堂　在羊岙。咸丰间新建。楚门、小闾、芳杜、三合潭同。一作宫。

崇福堂　在密莺西溪口。

永福堂　在渔岙。

清虚宫　在芳杜大雷山。

梵音堂　在桐林瑶岙坑。

石佛庵　在小霞洞下。

补山堂　在芳杜木鱼山。明时陈圣谟建。　陈梦选诗：冈岭周围敞画屏，何当西顾减遥青。草堂补得山峰缺，胜致依然放鹤亭。

月照堂　在大雷山。明时建。

多宝堂　在桐林瑶岙坑。明时建。

张鉴堂　在桐林路上。

石佛堂　在溪沿石佛阙。有石佛三尊，依岩而坐，道光十五年建。

静心堂　在教场下首。同治间新建。

三元宫　在羊岙。一作堂，本城楚门及四乡皆有。

碧泉宫　在后湾流水岩前。明时建。

保安堂　在外双峰。

得胜宫　在西青岭脚。

水母宫　在桐林小闾。

永庆堂　在鹰捕岙。

观

元帝观　在宁涛门内。

洪福观　在瑶岙里。本道观，俗称洪福寺，误。

白鹤观　在古城头。供白鹤仙师，与徐都白鹤异。

华樟观　在天后宫后庑。供奉吕祖，灵感异常。今拟辟地西偏鼎新创建，工未经始。

按：《乐清志》载石龟院、灵峰院、普济院、谷顺院、福生院、福严院、隆光院、南山庵、白云庵、江上堂、水心堂、云会堂、选佛堂、东林堂、明善堂、福缘堂俱在玉环乡，今久废，基址无存。惟福生院即今福生寺，余无考。

玉环厅志卷之七

学 校 志

古者设学校以明人伦，教化渐兴，则人才蔚起。玉环自展复后，几近百年，始建学宫，辄有科甲联登，出为循吏，作育之效明矣。迄今司牧此邦，率以兴起文教为任，多士游息藏修，进而益上，仰见我朝文德诞敷，虽海滨斥卤之乡，咸沐菁莪之化于无穷焉。志学校。

学 宫

在厅治东南。嘉庆六年，绅士戴全斌、沈兰、吴屏藩、吴钟英、陈在熔等呈请捐建，同知姚鸣庭详请巡抚阮元、学政刘镮之题准建造，九年落成。平地崇基，环以宫墙，中为大成殿，东西翼以两庑，南为大成门，门外左为名宦祠，右为乡贤祠，前凿泮池，驾石为桥，前为灵星门，门外左为“德参天地”坊，右为“道冠古今”坊，大成门内东隅为更衣所，又为碑亭。巡抚阮元《新建学宫记》：玉环在温、台二郡之东南，旧属太平、乐清二县，明以前无可纪，唯见于王忠文公之诗。雍正五年始分割其地，升为厅事，专隶温州。嘉庆龙飞元年，余秉节抚浙，采风之余，知其习俗丕变，因于八年二月会同学使者诸城刘少司马镮之具奏，请增设学校，并加取进弟子员额文八人、武四人，又量设寮膳增广生员八人，以示鼓励。蒙旨俞允，乃选温州府训导分驻其地。盖玉环自初入管辖，以暨乾隆二十年间始录文士之秀，至此风气已历三变矣。命下之日，士民欣跃，爰谋吉地于南门之左建立学庙，门殿庑室靡不完固。同知黄秉哲莅任，始终勤事，爰于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落成，列牍请记。于是为之铭曰：“东海之滨，地尽两戒，青青子矜，以劳以来。率仁而亲，率义而爱，入则横经，出则负耒。昭著新德，乃立黉宫，俎豆斯秩，鼓钟攸同。方领矩步，敦行饬躬，圣训广被，慕义无穷。文教既宣，武功自肄，么麽跳梁，乃甘自弃。奸宄不作，保甲维寄，鸮音可怀，既除既治。匪伊献馘，亦

降其魁，泽宫之地，云汉昭回。兕觥不设、泮璧乃开，海不扬波，槭朴呈材。" 李树苑《捐建学宫记》：玉环展复之初，招集邻邑居民，规模草创，文教未兴，习举业者俱回籍应试。乾隆乙亥，厅人潘光辉等请设玉环考试，经抚宪周公题准开考，设生员学额文四武二，附入温州府学，盖学校尚未专设也。至嘉庆癸亥，朝廷允抚宪阮公之请，起建学宫，移设教官，增置学额。命下之后，建学宫于厅治东南，鸠工庀材，创兴如制，逾年而功始成。当未建以前，呈请捐建者戴全斌、沈兰、吴屏藩、吴钟英、陈在熔五先生也；始建之时，相与倡率士林筹捐兴建者，则又有晴峰江先生也。众力举擎、共成厥事。数年之间，家弦户诵，士风蒸蒸日上，且有领乡荐、捷南宫、干云而直上者，是皆圣天子作养之恩，与诸明公振兴之赐，而吾乡诸前辈何尝不与有力焉！今质孚江师宾先生，恐诸君之久而无闻，为镌姓名于石，以垂久远。而凡与董其事及各捐户附焉。人谓先生之用意亦良厚矣。然则诸前辈赖先生而传，又安可无以传先生者？众乃属余记之，余遂不揣谫陋、而述其颠末如此。道光十七年，坏于飓风，绅士陈在熔等集捐重修。戴湘云《重修文庙疏》：国家振兴文教，莫重于学校。我玉环展复之初，尚未建学，自嘉庆八年衿士呈请捐建，厅宪姚公达于上台，奏诸天子，得旨俞允，即于是年起建文庙，堂室门楹悉如规制。嗣是厅宪杨公、金公又迭次兴修，盖以地处海隅，狂飚时作，宫墙倾圮故也。兹者风伯为灾，飘摇更甚，墙垣几无完好，两庑亦就倾圮，厅宪学师谆谆劝谕，期于修整。窃惟今日之事，较前次为难，而兴工则较前更急，凡我同人，宜踊跃输将，共襄厥事，庶几庙貌聿新，丕焕文明之色，宫垣永固，重培灵秀之基，我玉人有厚幸焉！同治三年，飓风毁东墙，训导陈春晖令诸生捐修。光绪三年，飓风坏殿檐以及墙垣，杜冠英捐廉修之，栋宇悉加涂饰，训导沈克昌、巡检林鸿经督司其事。吕鸿焘《碑记》：今上御极之三载，重修玉环圣庙，越明年，厅尊杜公属焘记其事。按：玉环建庙始于嘉庆八年，厥后累事兴修，金碧之辉，近虽剥落，而栋宇岿然，完好如故。去夏飓风为灾，殿檐损坏，墙垣又多倾圮。公慨然于兴废举坠守土之责也，遂捐廉修葺。兴始于是年六月，至八月而工竣。其间颓者起，堕者固，堂室门楹，悉加绘饰，庙貌乃焕然一新。夫国家建兴学校，所以教人材，即以善风俗。古者鲁作泮宫，小大从公；蜀起学宫，邦人向化，感应之机，捷于影响，有明验也。我朝文教昌明，黉宫遍于郡县，僻壤遐陬，诵弦之士皆得瞻仰宫墙，沐浴圣化，其裨益尤岂浅鲜哉！公之亟亟兴修，可谓知本务矣。且不惟此也，大成门外，旁列两祠，以祀名宦、乡贤，公葺而新之，又为前任张公坦熊请奏入祠。窃惟崇德报功，国之典也，嘉善尊贤，亦圣门之意也。张公展复环山，利赖在民，公乃表扬前烈，报以馨香，于事诚有当焉，宜连类而为之记。公名冠英，字徵三，安徽太平人。是役鸠工庀材督司其事者学博沈君克昌，少尉林君鸿经，例得书。

庙　额

圣祖仁皇帝御书　万世师表

宣宗成皇帝御书　圣协时中

文宗显皇帝御书　德齐帱载

穆宗毅皇帝御书　圣神天纵

大成殿祀位

至圣先师孔子

东　配

复圣颜子讳回，字子渊，鲁人。汉永平十五年祀七十二弟子，颜子位第一。魏晋祀孔子，均以颜子配。唐贞观二年，以孔子为先圣，颜子配飨。

述圣子思子讳伋，字子思，孔子孙。宋大观二年从祀，端平三年升列哲位，咸淳三年配飨。

西　配

宗圣曾子讳参，字子舆，鲁南武城人。唐开元八年从祀，宋咸淳三年配飨。

亚圣孟子讳轲，字子舆，一作子车，邹人。宋元丰七年配飨。

以上配位，宋以前皆称封爵。元至顺元年，赠颜子兖国复圣公，曾子郕国宗圣公，子思子沂国述圣公，孟子邹国亚圣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国朝因之。

东　哲

先贤闵子讳损，字子骞，鲁人。唐开元八年从祀。

先贤冉子讳雍，字仲弓，鲁人。唐开元八年从祀。

先贤端木子讳赐，字子贡，卫人。唐开元八年从祀。

先贤仲子讳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卞人。唐开元八年从祀。

先贤卜子讳商，字子夏，卫人。唐贞观二十一年以经师从祀，开元八年以十哲从祀。

先贤有子讳若，字子有，鲁人。唐开元八年从祀，国朝乾隆三年升列哲位。

西　哲

先贤冉子讳耕，字伯牛，鲁人。唐开元八年从祀。

先贤宰子讳予，字子我，鲁人。唐开元八年从祀。

先贤冉子讳求，字子有，鲁人。唐开元八年从祀。

先贤言子讳偃，字子游，吴人。唐开元八年从祀。

先贤颛孙子讳师，字子张，陈人。唐开元八年从祀，宋咸淳三年升列哲位。

先贤朱子讳熹，字元晦，婺源人，宋建炎四年生，庆元六年卒，年七十一。淳佑元年从祀，国朝康熙五十一年升列哲位。

以上哲位，宋以前皆称封爵，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某子，国朝因之。有子、朱子升列哲位从一例。

东庑先贤

先贤公孙侨字子产，一字子美，郑人，《左传》鲁襄公八年始见，昭公八年卒。国朝咸丰七年从祀。原西庑，今移东庑。

先贤林放字子邱，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明嘉靖九年改祀于乡，国朝雍正二年复祀。原西庑，今移东庑。

先贤原宪字子思，宋人。郑康成曰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南宫适字子容，《家语》作韬，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商瞿字子木，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漆雕开字子若，蔡人。郑康成曰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司马耕字子牛，宋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梁鳣字子鱼，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冉孺字子鲁，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伯虔字子析，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冉季字子产，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漆雕徒父字子有，一作从，字子文，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漆雕哆字子敛，《家语》作漆雕侈，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公西赤字子华，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任不齐字子选，楚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公良孺字子正，《家语》作儒，陈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公肩定字子中，《家语》作坚，字子仲，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鄡单字子家，徐广曰一云鄡单，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罕文黑字子索，《家语》作宰父黑，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荣旂字子祺，一作祈，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左人郢字子行，《家语》作左郢。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郑国字子徒，一作薛邦，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原亢字子籍，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廉洁字子曹，一作子庸，卫人。古史作齐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叔仲会字子期，一作哙，鲁人，郑康成曰晋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公西舆如字子上，古史作公西舆，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邽巽字子敛，《家语》作选，字子钦，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陈亢字子亢，一字子禽，陈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琴张《家语》琴牢，字子开，一字子张，卫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步叔乘字子车，齐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秦非字子之，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颜哙字子声，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颜何字子冉，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明嘉靖九年罢，国朝雍正二年复祀。

先贤县亶字子象，《索隐》作县丰，鲁人。国朝雍正二年从祀。

先贤牧皮朱住云未详。国朝雍正二年从祀。原西庑，今移东庑。

先贤乐正克国朝雍正二年从祀。

先贤万章国朝雍正二年从祀。

先贤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县人，宋天禧元年生，熙甯六年卒，年五十七。淳祐元年从祀。

先贤程颢字伯淳，河南人，宋明道元年生，元丰八年卒，年五十四。淳祐元年从祀。

先贤邵雍字尧夫，河南人，宋大中祥符四年生，熙宁十年卒，年六十七。咸淳三年从祀。

西庑先贤

先贤蘧瑗字伯玉，卫人。《左传》鲁襄公十四年始见，卒年无考；《史记》定公十四年孔子犹主蘧伯玉家，其卒后于公孙侨盖三十余年。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明嘉靖九年改祀于乡，国朝雍正二年复祀。原东庑，今移西庑。

先贤澹台灭明字子羽，武城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原东庑，今移西庑。

先贤宓不齐字子贱，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公冶长字子长，齐人。《家语》曰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公晰哀字季次，齐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高柴字子羔，齐人。郑康成曰卫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樊须字子迟，鲁人。郑康成曰齐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商泽字子秀，一作子季，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巫马施字子期，陈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颜辛字子柳，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曹恤字子循，蔡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公孙龙字子石，卫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秦商字子丕，鲁人，郑康成曰楚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颜高字子骄，一名颜刻，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壤驷赤字子徒，郑康成曰秦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石作蜀字子明，秦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公夏首字乘，一字子杰，郑康成曰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后处字子里，《家语》作石处，字坚之，齐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奚容箴字子哲，一作奚箴，字子楷，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颜祖字子襄，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句井疆字子疆，《家语》作勾，郑康成曰卫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秦祖字子南，秦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县成字子横，一字子祺，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公祖句兹字子之，《家语》无句字，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燕伋字思，《家语》作级，字子思，秦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乐欬字子声，《家语》作欣，正义曰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狄黑字子晰，《家语》作晰之。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孔忠字子蔑，《家语》作弗，孔子兄孟皮子。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公西箴字子尚，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颜之仆字子叔，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施之常字子恒，鲁人。唐开元二七十年从祀。

先贤申枨字子周，鲁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

先贤左邱明鲁人。唐贞观二十一年以经师从祀。

先贤秦冉字开，蔡人。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明嘉靖九年罢，国朝雍正二年复祀。

先贤公明仪

先贤公都子

先贤公孙丑

先贤张载字子厚，郿县人，宋天禧四年生，熙宁十年卒，年五十八。淳祐元年从祀。

先贤程颐字正叔，河南人，宋明道二年生，大观元年卒，年七十五，淳祐元年从祀。

以上先贤位，宋以前从祀者皆称封爵，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某子。周张程邵五子，嘉靖时称先儒，崇祯十五年改称先贤，位在七十子之下、汉唐诸儒之上，国朝俱称先贤，不称子。

东庑先儒

先儒公羊高周末齐人，子夏弟子，唐贞观二十一年从祀。

先儒伏胜济南人，秦博士，唐贞观二十一年从祀。

先儒毛亨年无考，受诗于荀卿以授毛苌。按：《史记》楚考烈王二十五年，荀卿废居兰陵，距汉兴二十二年。《太平御览》引《毛诗正义》云"荀卿授汉人鲁国毛亨"，则是秦汉间人。国朝同治二年从祀。

先儒孔安国字子国，鲁人，汉武帝时为博士、侍中。唐贞观二十一年从祀。原西庑，今移东庑。

先儒后苍东海郯人，汉宣帝时为博士。明嘉靖九年从祀。

先儒郑康成讳元，北海高密人，汉永建二年生，建安五年卒，年七十四。唐贞观二十一年从祀，明嘉靖九年改祀于乡，国朝雍正二年复祀。原西庑，今移东庑。

先儒范宁字武子，顺阳鄢陵人，晋咸康五年生，隆安五年卒，年六十三。唐贞观二十一年从祀。明嘉靖九年改祀于乡，国朝雍正二年复祀。原西庑，今移东庑。

先儒陆贽字敬舆，嘉兴人，唐天宝十三年生，永贞元年卒，年五十二。国朝道光六年从祀。

先儒范仲淹字希文，吴县人，宋端拱二年生，皇祐四年卒，年六十四。国朝康熙五十四年从祀。

先儒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宋景德四年生，熙宁五年卒，年六十六。明嘉靖九年从祀。

先儒司马光字君实，夏县人，宋天禧三年生，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咸淳三年从祀。原西庑，今移东庑。

先儒谢良佐字显道，上蔡人，宋元丰八年进士，生卒年无考，与杨时同称程门四先生。国朝道光二十九年从祀。

先儒罗从彦字仲素，南剑州人，宋熙宁五年生，绍兴五年卒，年六十四。明万历四十二年从祀。

先儒李纲字伯纪，谥忠定，邵武人，宋元丰六年生，绍兴十年卒，年五十八。国朝咸丰元年从祀。原西庑，今移东庑。

先儒张栻字敬夫，绵竹人，宋绍兴三年生，淳熙七年卒，年四十八。景定二年从祀。原西庑，今移东庑。

先儒陆九渊字子静，金溪人，宋绍兴九年生，绍熙三年卒，年五十四。明嘉靖九年从祀。原西庑，今移东庑。

先儒陈淳字安卿，龙溪人，宋绍兴二十三年生，嘉定十年卒，年六十五。国朝雍正二年从祀。

先儒真德秀字景元，更字希元，浦城人，宋淳熙五年生，端平二年卒，年五十八。明正统二年从祀。原西庑，今移东庑。

先儒何基字子恭，金华人，宋淳熙十五年生，咸淳四年卒，年八十一。国朝雍正二年从祀。原西庑，今移东庑。

先儒文天祥字文山，一字宋瑞，庐陵人，宋端平三年五月二日生，元至正十九年卒，年四十七。国朝道光二十三年从祀。原西庑，今移东庑。

先儒赵复字仁甫，德安人，生卒年无考。以宋端平二年至北庭，当列元儒之首。国朝雍正二年从祀。

先儒金履祥字吉甫，兰溪人，宋绍定五年生，元大德七年卒，年七十二。国朝雍正二年从祀。原西庑，今移东庑。

先儒陈浩字云柱，江西都昌人，宋景定二年生，元至正元年卒，年八十一。国朝雍正二年从祀。原

西庑，今移东庑。

先儒方孝孺字希直，天台人，元至正十七年生，明建文四年卒，年四十六。国朝同治二年从祀。

先儒薛瑄字德温，河津人，明洪武二十二年生，天顺八年卒，年七十六。隆庆五年从祀。原西庑，今移东庑。

先儒胡居仁字叔心，馀干人，明宣德九年生，成化二十年卒，年五十一。万历十二年从祀。

先儒罗钦顺字允升，泰和人，明成化二年生，嘉靖二十六年卒，年八十三。国朝雍正二年从祀。

先儒吕柟字仲木，高陵人，明成化十五年生，嘉靖二十一年卒，年六十四。国朝同治二年从祀。原西庑，今移东庑。

先儒刘宗周字念台，山阴人，明万历六年生，国朝顺治二年卒，年六十八。道光二年从祀。原西庑，今移东庑。

先儒孙奇逢字启泰，容城人，明万历十二年生，国朝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二。道光八年从祀。原西庑，今移东庑。

先儒张履祥国朝同治十一年从祀。

先儒陆陇其字稼书，平湖人，明崇祯三年生，国朝康熙三十一年卒，年六十三。雍正二年从祀。原西庑，今移东庑。

先儒张伯行国朝光绪五年从祀。

西庑先儒

先儒谷梁赤周末鲁人，子夏弟子。唐贞观二十一年从祀。

先儒高堂生秦末汉初鲁人。唐贞观二十一年从祀。

先儒董仲舒广川人，汉武帝初年对策为江都相。元至顺元年从祀。原东庑，今移西庑。

先儒刘德国朝光绪三年从祀。

先儒毛苌字子长，赵人，汉河间献王博士，当武帝时。唐贞观二十一年从祀。

先儒杜子春河南缑氏人，汉永平初年年九十。唐贞观二十一年从祀。原东庑，今移西庑。

先儒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汉光和四年生，建兴十二年卒，年五十四。国朝雍正二年从祀。原东庑，今移西庑。

先儒王通字仲淹，龙门人，陈至德二年生，隋义宁二年卒，年三十五。一作开皇二年生，年三十七。明嘉靖九年从祀。原东庑，今移西庑。

先儒韩愈字退之，南阳修民人，唐大历三年生，长庆三年卒，年五十七。宋元丰七年从祀。

先儒胡瑗字翼之，海陵如皋人，宋淳化四年生，嘉祐四年卒，年六十七。明嘉靖九年从祀。

先儒韩琦字稚圭，安阳人，宋大中祥符元年生，熙宁八年卒，年六十八。国朝咸丰二年从祀。原东庑，今移西庑。

先儒杨时字中立，将乐人，宋皇祐五年生，绍兴五年卒，年八十三。明宏治八年从祀。原东庑，今移西庑。

先儒尹焞字彦明，洛阳人，宋熙宁四年生，绍兴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国朝雍正二年从祀。

先儒胡安国字康侯，崇安人，宋熙宁七年生，绍兴八年卒，年六十五。明正统二年从祀。

先儒李侗字愿中，剑浦人，宋元祐八年生，隆兴元年卒，年七十一。明万历四十二年从祀。原东庑，今移西庑。

先儒吕祖谦字伯恭，婺州人，宋绍兴七年生，淳熙八年卒，年四十五。景定二年从祀。原东庑，今移西庑。

先儒袁燮字和叔，号洁斋，谥正献，鄞县人，宋宁宗初举进士。国朝同治七年从祀。

先儒黄榦字直卿，闽县人，宋绍兴二十二年生，嘉定十四年卒，年七十。国朝雍正二年从祀。

先儒蔡沈字仲默，建阳人，宋乾道三年生，绍定三年卒，年六十四。明正统二年从祀。原东庑，今移西庑。

先儒魏了翁字华父，邛州人，宋淳熙五年生，嘉熙五年卒，年六十。国朝雍正二年从祀。原东庑，今移西庑。

先儒王柏字会之，金华人，宋庆元三年生，咸淳十年卒，年七十八。国朝雍正二年从祀。原东庑，今移西庑。

先儒陆秀夫字君实，盐城人，宋端平三年十月八日生，祥兴二年即元至元十六年卒，年四十四。国朝咸丰九年从祀。

先儒许衡字仲平，河内人，宋嘉定二年生，元至元十八年卒，年七十三。皇庆二年从祀。

先儒吴澄字幼清，崇仁人，宋淳祐九年生，元元统元年卒，年八十五。明正统八年从祀。嘉靖九年罢，国朝乾隆二年复祀。原东庑，今移西庑。

先儒许谦字益之，金华人，元至元七年生，后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国朝雍正二年从祀。原东庑，今移西庑。

先儒曹端字月川，渑池人，明洪武九年生，宣德九年卒，年五十九。国朝咸丰十年从祀。原东庑，今移西庑。

先儒陈献章字公甫，新会人，明宣德三年生，宏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万历十二年从祀。

先儒蔡清字介夫，晋江人，明景泰四年生，正德三年卒，年五十六。国朝雍正二年从祀。

先儒王守仁字伯安，余姚人，明成化八年生，嘉靖七年卒，年五十七。万历十三年从祀。原东庑，今移西庑。

先儒吕坤字叔简，宁陵人，明嘉靖十五年生，万历四十六年卒，年八十三。国朝道光六年从祀。

先儒黄道周字石斋，漳浦人，明万历十三年生，国朝顺治三年卒，年六十二。道光五年从祀。原东庑，今移西庑。

先儒陆世仪国朝光绪二年从祀。

先儒汤斌字孔伯，一字潜庵，睢州人，明天启七年生，国朝康熙二十六年卒，年六十一。道光三年从祀。原东庑，今移西庑。

以上先儒位，明嘉靖以前从祀者皆称封爵，嘉靖九年改称先儒某子，国朝称先儒不称子。

御制至圣先师孔子赞并序　康熙二十五年

钦颁直省各学

盖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传而圣人代宣其蕴。有行道之圣，得位以绥猷；有明道之圣，立言以垂宪。此正学所以常明，人心之所以不泯也。粤稽往绪，仰溯前徽，尧、舜、禹、汤、文、武达而在上，兼君师之寄，行道之圣人也；孔子不得位，穷而在下，秉删述之权，明道之圣人也。行道者，勋业炳于一朝；明道者，教思周于百世。尧、舜、文、武之后不有孔子，则学术纷淆，仁义湮塞，斯道之失传也久矣。后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为治国平天下之准，其奚所取衷焉！然则孔子之为万古一人也审矣。巡省东国，谒祀阙里，景企滋深，敬摛笔而为之赞曰：

清浊有气，刚柔有质，圣人参之，人极以立。行著习察，舍道莫由，惟皇建极，惟后绥猷。作君作师，垂统万古，曰惟尧舜，禹汤文武。五百余岁，至圣挺生，声金振玉，集厥大成。序《书》删《诗》，定《礼》正《乐》，既穷象系，亦严笔削。上绍往绪，下示来型，道不终晦，秩然大经。百家纷纭，殊途异趣，日月无逾，羹墙可晤。孔子之道，惟中与庸，此心此理，千载所同。孔子之德，仁义中正，秉彝之好，根本天性。庶几夙夜，勖哉令图，溯源洙泗，景躅唐虞。载历庭除，式观礼器，摛毫仰赞，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圣为归，百世而下，以圣为师。非师夫子，惟师于道，统天御世，惟道为宝。泰山岩岩，东海泱泱，墙高万仞，夫子之堂。孰窥其藩，孰窥其径，道不远人，克念作圣。

御制四配赞康熙二十八年

钦颁直省各学

圣道早闻，天资独粹，约礼博文，不迁不贰。一善服膺，万德来萃，心斋坐忘，其乐一致。礼乐四代，治法兼备，用舍行藏，王佐之器。右颜子赞。

洙泗之传，鲁以得之，一贯曰唯，圣学在兹。明德新民，止善为期，格致诚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纂承统绪，修明训辞。右曾子赞。

于穆天命，道之大原，静养动察，庸德庸言。以育万物，以赞乾坤，九经三重，大法是存。笃恭慎独，成德之门，卷之藏密，扩之无垠。右子思子赞。

哲人既萎，杨墨昌炽，子舆辟之，曰仁曰义。性善独阐，知言养气，道称尧舜，学屏功利。煌煌七篇，并垂六艺，孔学攸传，禹功作配。右孟子赞。

仪　节

长官为正献，其贰及所属两序分献，司祝、司香、司帛、司爵、司馔、引赞、通赞、引班以学弟子员娴礼仪者执事。春秋仲月上丁日祭，致斋二日。前一日有司饬庙户洁扫殿庑内外，视割牲官公服诣神厨视割牲，正献官率执事人入学习仪，教官率乐舞诸生入学习舞、习吹。祭日，三更祭事皆备。鼓再严，乐舞生执事者各立丹墀左右。鼓三严，引赞各献官庙门外立，通赞唱乐，舞生就位，乐生序立庙庭奏乐之所，两司节者分引舞生至丹墀上东西两阶，序立于舞佾之位，两司节者退至舞生两班首，持节相向立，唱执事者司事陪祭官就位，分献官就位，献官就位，引赞引献官至拜位，引赞退位。唱瘞毛血，执事者捧毛血由中门出，四配十二哲两庑由左右门出，瘞于坎，启俎盖，唱迎神乐，奏《昭平》之章，麾生扬麾，乐生击柷。乐作，司节举节，舞生执龠秉翟而舞，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兴，麾生偃麾，乐尽柝敔，司节伏节，舞生罢舞。唱奠帛，行初献礼，捧帛者捧帛，执爵者执爵，引赞引献官诣盥洗所勺水净巾，引诣酒尊所，司尊者举冪酌酒，执爵者捧帛者在献官前行。正位帛爵由中门入，四配帛爵由左门入，各于神案侧立，引赞引献官亦由左门入，诣至圣先师神位前，乐奏《宣平》之章，麾生扬麾，乐生击柷。乐作，司节举节，舞生执龠秉翟而舞，献官跪，捧帛者西向跪，进帛于献官右，献官献帛，授接帛者奠于神位前，执爵者西向跪，进爵于献官右，献官献爵，授接爵者奠于神位前，叩首，兴，诣读祝位。祝位在香案前。引赞引献官至祝位，麾生偃麾，乐暂止，读祝者跪取祝文，退立于献官左，献官并各官及读祝者皆跪，祝辞曰："维某年月日某官某致祭于至圣先师孔子曰：惟先师德隆千圣，道冠百王，揭日月以常行，自生民所未有，属文教昌明之会，正礼和乐节之时，辟雍钟鼓，咸恪荐于馨香，泮水胶庠，益致严于笾豆，兹当仲春、秋，祇率彝章，肃展微忱，肃将祀典，以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配。尚飨。"叩首，兴。麾生举麾，乐生接奏未终之乐。引赞引献官诣复圣颜子神位前跪，捧帛者跪进帛于献官右，献官献帛，授接帛者奠于神位前案上，执爵者跪进爵于献官右，献官献爵，授接爵者奠于神位前，叩首，兴。次诣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神位前，仪同。复位，引赞引

献官至原拜位立，通赞唱行分献礼，各引赞引分献官至盥洗所勺水净巾，引诣酒尊所，司尊者举幂酌酒，各引赞引分献官至十二哲两庑神位前跪，捧帛者跪进帛，分献官献帛，授接帛者奠于神位前，捧爵者跪进爵，分献官献爵，授接爵者奠于总案上，执事者于各神前自奠一爵，叩首，兴，复位，麾生偃麾，乐尽柝敔，司节伏节，舞生罢舞。通赞唱行亚献礼，引赞引献官诣酒尊所，司尊者举幂酌酒，诣至圣先师神位前，乐奏《秩平》之章，麾生扬麾，乐生击柷，乐作，司节举节，舞生执籥秉翟而舞，仪如初献。四配十二哲两庑亚终献仪，胥同初献。复位，麾生偃麾，乐尽柝敔，司节伏节，舞生罢舞。通赞唱行终献礼，仪同初献。乐奏《叙平》之章，乐作，佾舞，献爵诸仪毕，复位，麾生偃麾，乐尽柝敔，司节伏节，舞生罢舞。通赞唱饮福受胙，进福酒者捧爵，进福胙者取正坛羊左肩胙置于盘，引赞引献官诣饮福位跪，即读祝位。捧福酒者跪进酒于献官右，献官受饮以爵授接胙者，由中门捧出，叩首，兴，复位，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各官同唱彻馔，乐奏《懿平》之章，乐生奏如前式，执事者跪举笾豆一器，一举而彻，两班司节分引舞生于丹墀东西相向序立不舞，麾生偃麾，乐尽柝敔。唱送神，乐奏《德平》之章，乐生奏如前式，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各官同。麾生偃麾，乐暂止，读祝者捧祝，奠帛者捧帛，各诣瘞所，正庙由中门出，四配十二哲两庑帛由左右门出。唱望瘗，麾生扬麾，接奏前乐，引赞引献官陪祭官至瘗所，唱焚文帛九段，焚讫，麾生偃麾，乐止，复位，通赞唱礼毕。

释　奠

正位陈设牛一、羊一、豕一、登一实以太羹、铏二实以和羹、簠二实以黍稷、簋二实以稻粱、笾十实以形盐、薨鱼、鹿脯、枣、栗、榛、菱、芡、黑饼、白饼、豆十实以韭菹、菁菹、芹菹、笋菹、醢醢、鹿醢、兔醢、鱼醢、脾折、豚胉、炉一、镫一。四配位陈设：各羊一、豕一、铏二、簠二、簋二、笾八实以形盐，薨鱼、鹿脯、枣、栗、榛、菱、芡、豆八实以韭、菹、菁菹、芹菹、笋菹、醢醢、鹿醢、兔醢、鱼醢，炉一、镫二。

十二哲位陈设：铏一、簠一、簋一、笾四实以形盐、枣、栗、薨鱼、豆四实以韭菹、醢醢、菁菹、鹿脯。东西各羊一、豕一、炉一、镫二。殿中设一案，少西北向，供祝版。其南东设一案，西向，礼设神制帛九色白、香盘四、尊三、爵二十有七。西设一案，东向，陈礼神制帛八、香盘三、尊二、爵二十有四。凡牲陈于俎，凡帛正位四配异篚，十二哲东西共篚，凡尊实酒，承以舟疏布幂勺具。

东庑陈设：二位同案，每位爵一，实酒；每案簠一、簋一、笾四、豆四。先贤案

前羊二、豕二、香案一、炉一、镫二；先儒案前羊一、豕一、香案一、炉一、镫二，设一案于南北向，陈礼神制帛二、香盘二、尊三、虚爵六、俎篚幂勺具。西庑陈设同。

乐悬　殿外两阶，金编钟在东，玉编磬在西，皆十有六，悬以虡业，东应鼓一、柷一、麾一、西敔一；东西分列琴六、瑟四、箫六、笛六、篪四、排箫二、埙二、笙六、搏拊二、旌二、羽龠三十有六。

祭器　爵三十六、登一、樽六、铏二十四、簠簋共三十、笾六十四、豆六十四、帛篚八、牲俎大小二十二。

乐器　麾一、金钟十六、玉磬十六、鼓一、搏拊二、柷一、敔一、琴四、排箫二、笙四、箫四、笛四、埙二、篪二。

舞器　节二，翟二十四，龠三十四，干二，戚二。

乐舞生　舞用六佾，每佾学额设三十人，预选四人以备充补。

献官执事　正献官同知，分献官训导、巡检，陪祭官营员，通赞一人，引赞一人，读祝一人，陈设五人，瘗毛血二人，司盥二人，司樽二人，司爵二人，司帛二人，饮福受胙二人，司库十人，监宰四人，配位陈设五人，司爵二人，司帛二人，引赞二人，两序陈设五人，司爵二人，司帛二人，引赞二人，两庑陈设五人，司爵二人，司帛二人，引赞二人。

朔望　月朔释菜，望日上香，训导、巡检分班行礼，仪同太学。详《大清通礼》。

致祭　谨遵《大清通礼》。

乐章

迎神　《昭平》

大哉孔子，先觉先知，与天地参，万世之师。祥徵麟绂，韵答金丝，日月既揭，乾坤清夷。

初献　《宣平》

予怀民德，玉振金声，生民未有，展也大成。俎豆千古，春秋上丁，清酒既载，其香始升。

亚献　《秩平》

式礼莫愆，升堂再献，响协鼗镛，诚孚罍瓿。肃肃雍雍，誉髦斯彦，礼陶乐淑，相观而善。

终献　《叙平》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皮弁祭菜，于论思乐。惟天牖民，惟圣时若，彝伦攸叙，至今木铎。

彻馔 《懿平》

先师有言，祭则受福，四海黉宫，畴敢不肃。礼成告彻，毋疏毋渎，乐所自生，中原有菽。

送神 《德平》

鸟绎峨峨，洙泗洋洋，景行行止，流泽无疆。聿昭祀事，祀事孔明，化我蒸民，育我胶庠。

崇圣祠祀位

肇圣王木金父公

裕圣王祈父公

诒圣王防叔公

昌圣王伯夏公

启圣王叔梁公

以上正位。明嘉靖九年于大成殿后立启圣祠，祀叔梁公。国朝雍正元年，诏封孔子先世王爵，合祀五代，更名启圣祠为崇圣祠。

东　配

先贤孔氏孟皮　国朝咸丰七年配飨。

先贤颜氏名无繇。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明嘉靖九年配飨。

先贤孔氏名鲤。宋咸淳三年从祀。明嘉靖九年配飨。

西　配

先贤曾氏名晰。唐开元二十七年从祀。明嘉靖九年配飨。

先贤孟孙氏名激。明嘉靖九年配飨。

东庑先儒

先儒周氏名辅成，年无考。明万历二十三年从祀。

先儒程氏名珦，宋景德三年生，元五年卒，年八十五。明嘉靖九年从祀。

先儒蔡氏名元定，宋绍兴五年生，庆元四年卒，年六十四。明嘉靖九年从祀。

西庑先儒

先儒张氏名迪，年无考。　国朝雍正二年从祀。

先儒朱氏名松，宋绍圣四年生，绍兴十三年卒，年四十七。明嘉靖九年从祀。

以上先贤先儒位，明嘉靖时称先贤某氏、先儒某氏，国朝因之。

仪节　春、秋二仲上丁同日先祭，仪节同，无乐舞，正献官训导，前后两庑皆食饩弟子员各一人分献，祝辞曰：惟某年月日某官某致祭于肇圣王、裕圣王、诒圣王、昌圣王、启圣王。曰：惟王弈叶钟祥，光开圣绪，盛德之后，积久弥昌，凡声教所覃敷，率寻源而溯本，宜肃明禋之典，用申守土之忱。兹届仲春、秋，聿修祀事。配以先贤颜氏、先贤曾氏、先贤孔氏，尚飨。按：咸丰七年增祀先贤孔氏孟皮，位在颜氏前。右遵《大清通礼》。

正位陈设：各羊一、豕一、铏二、簠、簋各二、笾、豆各八，炉一、镫二。

配位陈设：簠一、簋一、笾四、豆四、东西羊豕各一，炉一、镫二。中设一案少西，供祝版；东设一案，陈礼神制帛七、香盘六、尊四、爵二十有一；西设一案，陈礼神制帛二、香盘一、尊三、爵六。

两庑陈设：东二案，西一案，每位爵一，实酒；簠、簋、笾、豆、羊、豕、炉、镫如配位之数。各南设一案，陈礼神制帛一、香盘一、尊一，虚爵三，俎篚幂酌皆具。

献官执事：正献官训导，分献官巡检，通赞一人，引赞一人，读祝一人，陈设五人，瘗毛血二人，司盥二人，司爵二人，司帛二人，司尊二人，东配陈设五人，司爵二人，司帛二人。西配同。东庑陈设五人，司爵二人，司帛二人，西庑同。

会稽俞忠孙《圣庙典制考》：周立四代之乐，祀舜于虞庠，祀禹于夏庠，祀汤于殷学，祀文武于周胶，尊曰先圣。配享当时左右四圣者曰先师。自天下通祀孔子，而舜、禹、汤、文、武之祀废。按：庙祀自鲁哀公癸亥始，至汉武立太庙，永平己未诏郡县学合祀周公、孔子。周公南面坐，孔子西牖下。魏晋六朝来，或祀阙里，或祭郡雍，无定制。唐武德己卯诏国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贞观戊子用左仆射房元龄奏，停祀周公，升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庚寅诏州县皆立孔子庙。显庆丁巳以周公配武王。龙朔壬戌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配东西并峙。开元辛未诏两京诸州各置太公庙，与圣庙东西峙。己卯诏两京国子监及州县孔子庙皆南面。元成宗命郡国通祀伏羲、神农、黄帝如先圣释奠礼。明洪武丁卯始尽革诸祀，专祀孔子。而谥则鲁哀公之诔曰尼父始。汉元始辛酉诏谥褒成宣尼公，又为孔庙制典谥宣之始。北魏太和壬申改谥文圣尼父。隋文帝赠先师尼父。唐贞观戊子尊为先圣，丁酉尊为宣父，显庆丁巳复为先圣，开元巳卯追谥文宣王。宋大中祥符戊申加称至圣。元至大戊申加号曰大成至圣文宣王。明嘉靖庚寅从大学士张璁请，改称至圣先师孔子，而谥始定。其避圣讳也，向特读如某音或作古

体丘字，国朝雍正乙巳奉诏除《四书》外，遇此字并加“阝”为邱，读作期音，以昭尊崇，旷古未有也。塑像始于汉而见于元魏兴和甲子兖州刺史李仲璇修建碑记。明宋濂《孔子庙堂议》谓：因唐开元庚申制，按开元庚申特用国子司业李元瓘请，改颜子等十哲立像为坐像，塑曾参像坐十哲次，图画七十弟子及何休等二十二贤于庙壁耳。金明昌辛亥易两庑群弟子及先儒画像为塑像。明洪武壬戌南京太学成，去像，设木主。正统戊辰命中外学宫悉改元时所塑孔子像之为左衽者。天顺丁丑范金饰铜，祀，文渊阁阁臣每入必先行四拜礼。壬午知苏州府林鹗撤郡学宫像，并从祀诸贤皆为木主。嘉靖庚寅通撤天下学宫像，祀以木主，从张璁请，实本先贤朱熹议也。衣以王者衮冕之服，始唐开元己卯。宋大中祥符己酉加冕服，桓圭，从上公制，冕九旒，服九章；崇宁乙酉用王者制，冕十二旒，衮服九章；大观庚寅改镇圭；金大定甲午改用冠十二旒，服十二章。祀以六代之乐始汉元和丙寅。宋元嘉乙酉舞用十佾，乐用轩悬。唐开元己卯乐用宫悬，舞用六佾。宋则惟用判县，太祖用《永安》之乐，仁宗用《登歌》。明洪武乙丑命儒臣更制乐章，迎神奏《咸和》，奠帛奏《迎和》，初献奏《安和》，亚献、终献奏《景和》，彻馔、送神奏《咸和》，命制大成乐器颁天下乐宫，舞用六佾。成化丁酉增用八佾。嘉靖己亥仍用六佾。国朝因之，其乐迎神曰《咸平》，初献曰《宁平》，亚献曰《安平》，三献曰《景平》，彻馔送神望燎曰《咸平》，乐章俱同，亦七奏，惟多望燎少奠帛耳。十笾十豆自宋徽宗始。明初国子监用笾、豆各十，天下府州县各八。成化丁酉加笾、豆各十二，外府州县各十。嘉靖庚寅仍照洪武初制。国朝仍照成化丁酉制。庙门立戟始宋建隆壬戌，止十六，大观庚寅增二十四。明制撤戟。更大成门曰庙门。改文宣王庙曰大成殿者始宋崇宁乙酉。改先师庙曰文庙者明嘉靖庚寅也。门曰棂星，释议谓取疏通意。《四川通志》载元元贞初鲜缙职教成都，于绵州学瓦砾中得宋修学故碑云：“古营造法式，以上天帝座前三星曰灵星，王者之居象之。孔子为万世绝尊，用天子礼乐，故名作棂星。或作凌霄者，并误”。是亦说也。禁妇女合杂、巫觋淫祀始北魏延兴壬子。禁祀释老宫始明永乐乙酉。祀七十二贤始汉永平壬申，一本作元和乙酉。颜子配享，《阙里志》载始汉高帝丙午，金邦柱《圣庙徵绎》谓始魏正始丙寅。曾子并配始唐总章戊辰。孟子并配始宋元丰甲子。王安石与颜、曾、孟并配始崇宁甲申，淳祐辛丑黜去安石从祀。以子思从祀始大观戊子。以颜、曾、思、孟并配而升子张于十哲始咸淳丁卯，加复圣、宗圣、述圣、亚圣公者元至顺辛未也。七十二贤画象前设酒脯祭品始后唐长兴丁卯。弟子追赠始唐总

章戊辰，而封公侯伯始开元己巳。明嘉靖庚寅尽去封号，改题两庑孔子弟子为先贤，左邱明下为先儒。国朝康熙丙寅特旨进东庑宋儒张载、程颐、朱熹并称先贤，谷梁赤、至胡居仁并称先儒；进西庑宋儒周敦颐、程颢、邵雍并称先贤，公羊高至薛瑄并称先儒。按诸贤之从祀也，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元、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一贤始唐贞观丁未，至开极开元称二十二贤而有贾逵，逵之祔入莫考自始也。荀况、杨雄、韩愈始宋元丰戊午，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始淳祐辛丑，张斐、吕祖谦始景定辛酉，邵雍、司马光始咸淳丁卯，许衡始。元皇庆癸丑，吴澄始明宣德乙卯，胡安国、蔡沈、真德秀始正统丁巳，杨时始宏治丙辰，薛瑄始隆庆辛未，王守仁、陈献章、胡居仁始万历甲申，罗从彦、李侗等始万历乙未。洪武丙子以行人司司副杨砥议罢杨雄，进董仲舒，而《阙里》载董仲舒从祀在元至顺庚午。嘉靖庚寅以张璁议，罢申党、公伯寮、秦冉、颜何、荀况、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王弼、杜预、吴澄，而进后苍、王通、胡瑗、欧阳修，又改祀林放、蘧瑗、郑元服、卢植、郑众虔、范宁于乡；以行人司司正薛侃议，进陆元渊。崇祯壬午诏升左邱明、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位七十二子下、汉唐诸儒之上，进称先贤。国朝康熙壬辰诏升朱熹位十哲末。丙申诏范仲淹从祀，位司马光下。雍正甲辰诏廷臣议，祔享庙廷诸贤有先罢而宜复者，有旧缺而宜增者，有当升而祔者，乃议复林放、蘧瑗、郑康成、范宁、秦冉、颜何六人，增祀县亶、牧皮、乐正子、公都子、万章、公孙丑、诸葛亮、尹焞、魏了翁、黄榦、陈淳、何基、王柏、赵复、金履祥、许谦、陈皓、罗钦顺、蔡清、陆陇其二十人。乾隆丁巳诏复祀元儒吴澄。戊午诏升东庑先贤有若配享十哲之次。而天下学校通建启圣祠，祀圣父叔梁纥也，始明嘉靖庚寅，以颜无繇、曾点、孔鲤、孟孙激配宋程珦、朱松、蔡元定从祀。万历乙未增祀周辅成。国朝雍正甲辰以张迪祔，位周氏下，又追封孔子五代并加王爵，改启圣祠为崇圣祠。今天下儒学建先贤祠左祀贤牧右祀乡贤者，始明洪武戊申。改称名宦，乡贤得分配者，成化时特典也。令天下儒学建忠义孝悌祠，祀乡之忠议孝悌者，雍正癸卯特旨也。以太牢祀，始汉高帝丙午。诏出王家钱给大酒、河南尹给牛羊豕各一、大司农给米，始元嘉壬辰。照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礼，始建宁己酉。诏郡县春秋二祀增用太牢，始雍正乙巳。诏除荒减费之州县于存公银内拨补以足原额，务令粢盛丰洁者，始雍正癸丑。祭丁非其土产，得鹿以羊代，榛栗等项以所产果品代者，始正统丁巳。祀以犬，特见于

汉明帝耳。祀辟雍，始魏王芳正始辛酉，汉以来皆祀阙里也。以皇太子释奠，始泰始辛卯。有司享荐，始北魏太和壬申。遣官释奠，令守令主祭，始唐贞观丁亥。武职与祭，始康熙庚寅。四时之祭，始晋泰始丁亥。定春秋二仲，始隋开皇间。月朔行礼，始北齐天保庚午。朔望焚香，始宋淳化癸巳。诏诸王卿相至郡先庙谒而后从政，始汉高帝丙午。诏郡长以下诣学行香，始明洪武甲子。改幸学为诣学以示尊师重道之至意者，雍正甲辰特旨也。贡士释褐谒庙，始唐开元戊寅。建学始魏黄初辛丑。立学教圣裔，始宋真宗。封孔子后裔为褒成君，始汉初元癸酉，元始辛酉改封褒成候，唐开元己卯改封文宣公，宋至和乙未改封衍圣公，历代仍之。而袭封五经博士也，颜子之裔始嘉靖庚寅，曾子之裔始嘉靖戊戌，子思之裔始正德初，孟子之裔始景泰壬申，卜商、言偃之裔始康熙庚子，冉伯牛、仲弓、冉求、宰予、子张、有若之裔则雍正甲辰奉诏增补。此圣庙因革之大略也。游圣人之门宜知始末，故详考而备志之。

名宦祠 在大成门左，祀国朝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闽浙李公卫、国朝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阮公元、国朝云南按察司前任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张公坦熊。

乡贤祠 在大成门右，祀宋处士林公幹、明吏部文选司郎中陈公钝、明刑部左侍郎陈公璋。

明伦堂 在学署大门内，东有土地祠。

御制卧碑文：碑供明伦堂左。

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提学教官以教之，各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副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条开列于后：

一、生员之家，父母贤智者，子当受教；父母愚鲁或有非为者，子既读书明理，当再三恳告，使父母不陷于危亡。

一、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书记所载忠清事迹，务须互相讲究，凡利国爱民之事，更宜留心。

一、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方有实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术邪刻，读书必无成就，为官必取祸患，行害人之事，往往自杀其身，常当思省。

一、生员不可干求官长，交结势要，希图进身。若果心德纯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一、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司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许家人代告。不许干与他人词讼，他人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

一、为学当尊敬先生，若讲说皆须诚心听受。如有未明，从容再问，毋妄行辨难。为师者亦当尽心教训，勿致怠惰。

一、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一、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御制训饬士子文

国家建立学校，原以兴行教化，作育人材，典至渥也。朕临驭以来，隆重师儒，加意庠序，复慎简学使，厘剔弊端，务期风教修明，贤才蔚起，庶几椉朴作人之意。乃比来士习未端，儒效罕著，虽因内外臣工奉行未能尽善，亦由尔诸生积锢已久，猝难改易之故也。兹特亲制训言，再加警饬，尔诸生其敬听之：

从来学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学、学术、事功，原委有序。尔诸生幼闻庭训，长列宫墙，朝夕诵读，宁无究心？必也躬行实践，砥砺廉隅，敦孝顺以事亲，秉忠贞以立志。穷经考义，勿杂荒诞之谈；取友亲师，悉化骄盈之气。文章归于醇雅，毋事浮华；轨度式于规绳，最防荡轶。子衿佻达，自昔所讥，苟行止有亏，虽读书何益！若乃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语流言，挟制官长；或隐粮包讼，出入公门；或唆拨奸猾，欺孤凌弱；或招呼朋类，结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乡党弗齿，纵幸逃褫扑，滥窃章缝，返之于衷，能无愧乎？况乎乡会科名，乃抡才大典，关系尤巨。士子果有真才实学，何患困不逢年？顾乃标榜虚名，暗通声气，夤缘诡遇，罔顾身家，又或改窜乡贯，希图取进，嚣凌腾沸，罔利营私，种种情弊，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贵以正。若兹厥初拜献，便已作奸犯科，则异时荡检逾闲，何所不至，又安望其秉公持正，为国家宣猷树绩，膺先后疏附之选哉！朕用嘉惠尔等，故不禁反复惓惓，颁兹训言。尔等务共体朕心，恪遵明训，一切痛加改省，争自濯磨，积行勤学，以图上进。国家三年登进，束帛弓旌，不特尔身有荣，即尔祖、父亦增光宠矣。逢时得志，宁俟他求耶。乃若视为具文，玩惕勿儆，毁方跃冶，暴弃自甘，则是尔等冥顽无知，终不能率教也。既负栽培，复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亦不能为尔等宽矣。自兹以往，内而国学，外而直省乡校，凡学臣、师长皆有司铎之责者，并宜传集诸生，多方董劝，以副朕怀；否则职业弗修，咎亦难逭，勿谓朕言之不预也。尔多士尚敬听之哉！

乾隆五年奉上谕：士为四民之首，而大学者教化所先，四方于是观型焉。比者聚生徒而教育之，董之以师儒。举古人之成法规条，亦既详备矣。独是科名声利之习，深入人心，积重难返，士子所为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尝有志于圣贤之道。不知国家以经义取士，使多士由圣贤之言体圣贤之心，正欲使之为圣贤之徒，而岂沾沾焉文艺之末哉。朱子同安县谕学者云："学以为己。今之世父所以诏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师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学，舍科举之业则无为也。使古人之学止于如此，则凡可以得志于科举，斯已尔。所以孜孜焉爱日不倦，以至于死而后已者，果何为而然哉。今之士惟不知此，以为苟足以应有司之求矣，则无事于汲汲为也，是以至于惰游而不知反，终身不能有志于学。而君子以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于上，而学素讲于下，则士者固将有以用其力，而岂有不勉之患哉。诸君苟能致思于科举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为学，则将有欲罢不能者矣。"观朱子此言，洵古今通患。夫为己二字，乃入圣之门。知为己，则所读之书一一有益于身心，而日用事物之间，存养省察，暗然自修，世俗之纷华靡丽，无足动念，何患词章声誉之能夺志哉！况既为科举，亦无碍于圣贤之学。朱子云："非是科举累人，人累科举。若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之书，据吾所见，为文以应之，得失置之度外，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居今之世，虽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然岂能累孔子也！"朱子此言，即是科举中为己之学。诚能为己，则四书五经皆圣贤之精蕴，体而行之，为圣贤而有余；不能为己，则虽举经义治事而督课之，亦糟粕陈言，无裨实用，浮伪与时文等耳。故学者莫先于辩志，志于为己者圣贤之徒也，志于科名者世俗之陋也。国家养育人材，将用以致君泽民治国平天下，而囿于积习，不能奋然求至于圣贤，岂不谬哉！朕膺君师之任，有厚望于诸生。适读朱子书，见其言切中士习流弊，故亲切为诸生言之，俾司教者知所以教，而学者知所以学。钦此。

颁藏书籍

御制圣谕广训	一本
御注孝经	一本
钦定书经传说汇纂前后颁发二部，每部	十二本
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前后颁发二部，每部	十六本

钦定周官义疏前后颁发二部，前部二十本，后部二十四本。

御纂周易折中	十本
御定周易折中	十本
钦定仪礼义疏	二十八本
钦定礼记义疏	三十二本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二十本
御批通鉴辑览	四十八本
周易集注	二本
书经集注	四本
诗经集注	四本
春秋三传集注	十四本
学庸集注	一本
论语集注	二本
孟子集注	三本
礼记集注	十本
十三经古注	一册
文庙祀位	二本
浙江忠义录	三十本

附:同知黄维诰置存十三经注疏

周礼	二十本	仪礼	十四本
礼记	三十本	孝经	一本
春秋	三十本	公羊	十本
谷梁	五本	毛诗	二十本
尚书	十本	易经	四本
论语	四本	孟子	六本
尔雅	四本		

学　额

文生八名,武生四名,廪生八名,增生八名。三年一贡,十二年一拔贡。按《浙江通志》:乾隆二十年,巡道朱椿以玉环田地日辟,生齿倍繁,士亦渐知慕义,率同知详请附入温州府学,岁科额定入学数目,文生员四名,武生员二名。至嘉庆八年,巡抚阮元、学政刘锜之奏准建学,改温州府学训

导为玉环学训导，并设今额。谕旨载《学政全书》。

学　田

升科九十四号民地捌分贰厘捌忽。

九十五号民地伍分伍厘伍毫捌丝叁忽。

九十六号下田叁亩壹分叁厘柒毫玖丝柒忽。

九十七号下田叁亩壹分玖厘肆毫壹丝叁忽。

九十八号下田叁亩壹分壹厘壹毫贰丝捌忽。

九十九号下田贰亩捌分陆厘肆毫玖丝伍忽。

一百号下田叁亩柒分陆厘零。

一百一号民地肆分肆厘零。

二百六十三号下田肆亩捌分零。

二百六十四号下田叁分。

二百六十五号下田贰亩伍分陆厘零。

二百六十六号下田叁亩陆分叁厘零。

二百七十号下田叁亩捌分玖厘零。

二百八十四号下田陆亩捌分陆厘零。

晏字一百九十一号基地壹亩叁分贰厘。

月字八百六十八号民地壹亩壹分贰厘零。

八百六十九号民地壹亩壹分贰厘。

晃上九十三号民地玖分叁厘零。

安字一百九十五号民地叁厘零。

海上四千七百九十四号下田壹亩捌毫。

四千八百四十四号民地玖分陆厘零。

四千八百四十五号民地壹亩玖厘零。

四千八百四十六号民地壹亩肆分叁厘零。

四千八百四十七号民地叁亩贰分零。

四千八百四十九号民地陆分柒厘零。

四千八百五十号民地柒分伍厘零。

四千八百五十一号民地壹分叁厘零。

四千八百五十二号民地捌厘零。

四千八百五十三号民地叁分。

四千八百七十二号民地叁分肆厘零。

四千八百七十三号民地玖分贰厘零。

四千八百七十四号民地肆分贰厘零。

四千八百七十八号民地贰分叁厘零。

四千八百八十二号民地贰分肆厘零。

四千八百八十三号民地壹分叁厘零。

四千八百八十四号民地贰分贰厘零。

四千八百八十五号民地壹分柒厘零。

四千八百八十七号民地叁厘零。

四千八百八十八号民地肆厘零。

四千九百二十八号民地壹分柒厘零。

四千九百三十号民地肆分玖厘零。

四千九百三十一号民地叁分柒厘零。

四千九百三十六号民地捌厘零。

四千八百九十八号民地捌厘零。

射　圃 在学署前

乡饮酒礼 谨遵《大清通礼》及《学政全书》。

宾介　岁孟春望日、孟冬朔日举乡饮酒之礼于学宫，厅以同知为主，以乡之年高六十以上有德行者一人为宾，其次一人为介，又其次为众宾。司正以训导为之，主扬觯以罚失仪者。以弟子员习礼者二人司爵，二人赞礼，二人引礼，一人读律。僚佐皆与。

席次　先日，司正率执事者诣讲堂肄仪，设监礼席次于庭东北向，布宾席于堂西北南向，主人席于东南西向，介席于西南东向，众宾之长三人，席於宾西南向，东上皆专席不属，众宾席于西序东向，僚佐席于东序西向皆北上，司正席于主人之东北向，设律令案一于主介间正中东西肆，又设尊案一于东序端南北肆，设乐悬于西阶下。

仪注　至日黎明，执事者宰牲具馔，主人及僚属司正先诣学遣人速宾僎以下。宾至，主人率僚属出迎于庠门之外，揖入，主居东，宾居西，三揖三让而后升堂，东西相向立，赞两拜，宾坐。僎至，主人又率僚属出迎，揖让升堂，拜坐如前

仪。宾僎介至既就位，执事者赞司正扬觯，引司正由西阶升诣堂中北向立，执事者赞宾僎以下皆立，赞揖，司正揖，宾僎以下皆揖。执事者以觯酌酒授司正，司正举酒曰："恭惟朝廷，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举行乡饮，非为饮食，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里，无或废坠，以忝所生。"读毕，执事者赞司正饮酒。饮毕，以觯授执事，执事者赞揖，司正揖，宾僎以下皆揖。司正复位，宾僎以下皆坐。赞读律令，执事者举律令案于堂之中，引读律令者诣案前北面立，赞宾僎以下皆立，行揖礼如前，读毕复位。执事者赞供馔案，执事者举馔案至宾前，次僎、次介、次主、三宾以下各以次举讫，执事者赞献宾，主起席北面立，执事者酌酒以授主，主受爵诣宾前置于席，稍退，赞两拜，宾答拜讫，执事者又酌酒以授主，主受爵诣僎前置于席，交拜如前，仪毕，主退复位。执事者赞宾酬酒，宾起，僎从，执事者酌酒授宾，宾受爵诣主前置于席，稍退，赞两拜，宾僎主交拜，讫，各就位坐。执事者分左右立，以次酌酒献三宾、众宾遍，宾主以下酒三行，供羹，执事者以次酌酒饮酒，供馔三品毕，执事者赞彻馔，候彻馔案讫，赞宾僎以下皆行礼，僎主僚属居东，宾介、三宾、众宾居西，赞两拜讫，赞送宾，以次下堂分东西行，仍三揖出庠门而退。

律令　读律令曰：律令：凡乡饮酒序长幼论贤良，高年有德者居上，其次序齿列坐。有过犯者不得干豫，违者罪以违制。失仪则扬觯者以礼责之。

乐章　酒数行，工升，歌周诗《鹿鸣》之章，卒歌，笙奏御制《补南陔》诗，辞曰："我逝南陔，言陟其岵。昔我行役，瞻望有父。欲养无有，风木何补。我逝南陔，言陟其屺。今我行役，瞻望有母。母也倚庐，归则宁止。南陔有荀，箨实勺之。孱孱孩提，孰噢咻之？慎尔温凊，洁尔旨肴。今尔不养，日月其慆"。间歌周诗《鱼丽》之章，笙奏御制《补由庚》诗，辞曰："由庚便便，东西朔南，六符调燮，八风节宣。由庚容容，朔南西东，维敬与勤，百王道同。由庚廓廓，东西南朔，先忧而忧，后乐而乐。由庚恢恢，南朔东西，皇极既建，惟德之依。"乃合乐歌周诗《关雎》之章，卒歌，工告备出，执事者行酒，主宾以下饮无算爵。

乡约　每月朔望，文武官僚齐集庙宇，令讲生二人宣讲《圣谕广训》。间次下乡，率令讲生在社庙宣讲。光绪五年，胥寿荣增讲生二十四名于各乡社庙，悉按期宣讲。

书　院

环山书院　在厅治西南，旧为义学，乾隆四年，同知张在浚捐廉建。张在浚《玉环义学记》：尝思人性之善，犹谷之有种也。秉彝赋性之后，而不为引翼维持于其际，犹嘉种而不播植、废耘耔，将莠稗之不若也。是以党庠术序，随地设施，讲学明伦，自昔为然。我朝重熙累洽，诱掖作人，远迈前古，虽遐陬僻壤，莫不喁喁然闻风而向化。惟玉环处崇山悬海，由兵燹之余，展复未久，不遑设铎。然计一十四载以来，少者既壮，弱者既冠，当文教覃敷之日，一任其挟质以游，同居化育之内而独自外于礼义，可乎哉？乙未秋余莅兹土，爰捐俸薪建立义学于城之西偏，鸠工庀材，巡司石宗为之经理，为门、为堂、为斋舍、为厨湢，规模粗就，越庚申之孟夏而告落成焉，遂延士之有品学者董率课诵之。余公馀之暇，复时加勉励，庶几负耒横经，日就月将，循循焉俾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未必非鼓舞休明之一助也。是为记。嘉庆元年，因飓风倾圮。庠生江花倡捐修葺。徐作砺长歌志喜：君不见杜公广厦千万间，寒士托庇生欢颜。又不见范公学田数百顷，汲古贫儒得修绠。古人惜学不惜金，名教乐地关情深，梦生博士师此意，修葺环山书塾新。环山远居瀕海地，精华上涵龙角气。江流环拱绕澄鲜，山色合围抱浓翠。地灵人杰常相资，群英济济又师师，嵩阳岳麓风未泯，鹿洞鹅湖文在兹。惭予学荒成迂叟，才薄何能夸八斗，程门立雪诸贤多，化雨之功我何有。愿生学成食踵千，挥毫振翰飞云烟，他时石渠东观上，回首环山忆昔年，始信芸窗雪案地，咫尺能通霄汉边。道光十七年，坏于飓风，同知康兆晋议重修未果。同治二年，同知张文藻谕绅士毛凤仪、蔡炳莲劝捐，于堂后建祠以祀张公坦熊，中间易堂为阁。同治六年，同知赵宝申捐俸为倡，令衿士董思华、韩承烈等劝捐续成之。赵宝申《重建环山书院记》：先贤有言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设书院以课士，亦居肆成事之意也。拔其才俊，既有激励之思，较其艺能，又得观摩之益，积之岁月，鼓舞振兴，而人品出其中，科目亦出其中。盖学校所以培养人材，而此更足广学校之所不及，所关至重且钜，守土者恒于此竞竞焉。环山书院者，展复后十有四年，乾隆庚申，前分守张公在浚所建。草创伊始，经费未筹。至道光二十九年，前任杨公炳始拨涂田之畸零者，征其税为修脯膏火之资，岁以为常。惟栋宇久已失修，半就倾圮，负笈而来者不堪栖止。同治癸酉，前任张公文藻劝捐鼎新，后建平屋三楹，为谋画展复张讳坦熊公祠，中间易堂为阁。旋受代去，工未及半而止。越三年，余莅斯土，公馀往观，窃叹不急为葳厥事，则风雨飘摇，前功尽弃，良可惜也。为是谋之本学广文陈君春晖，另选董事董思华，韩承烈等各乡劝捐，余亦捐俸为倡。鸠工庀材，于大门略加修葺，东西斋舍易五为三，中为文昌阁，阁下为讲堂，堂后为张公祠，东北有庖，西北有湢，卑者高之，隘者广之，凡一切门壁窗棂上隔下板阶砖砌石，悉以装构完固。经始于丁卯七月下旬，越二月而工竣，计用钱壹千余缗。远近来观者佥谓费廉功倍，气象一新、规模整饬，视前加轩厂焉。抑余犹有未慊意者，环山孤悬海外，老师宿儒足迹罕至，土瘠民贫，家鲜藏书，而建学在嘉庆初年，从前颁发经史，此间未及，有志之士既苦师承无自，又苦闻见不广。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间岂无秉姿敏异负过人之智者？乃自林君芷生连捷成进士，后五十余年不复有掇巍科而去者，未始非职此之由！余欲筹备项款，增厚修脯，远聘名儒以主讲

席，并为广购书籍藏之院中，俾诸生奉为典型，深其考索，譬之工之在肆，圭臬可守而利器得造，以是优游乎六经之圃，讽咏乎千圣之言，晰理既明，行文自当，非特科第可以捷获，即品学不俱将进而益上哉。惜余瓜期已及，诸所不足，尚有望于后之君子。

束修膏火经费附岁修经费

道光二十九年，同知杨炳查前厅龙、徐二任，详请新垦涂田，试征船升额谷内拨入义学以作经费杨炳《设立膏火碑记》：设立书院膏火事：查玉环孤悬海外，自立书院以来，未有膏火之资。今本分府莅任，卷查前任徐详新任内新垦荒地除详升外，其余畸零不成畦亩酌收租谷拨义学充公，未蒙立案。本分府筹议再详归入义学束修膏火二百四十千文，禀道立案，不归交代不列捐摊，奉道宪庆批："据禀垫给义学膏火缘由，已悉，仰即随禀立案"等因，本分府遵即酌定章程，开列于后：一、每年共钱二百四十千文。山长束修八十千文，生员膏火一百千文，童生膏火六十千文。一、课期定十个月，自二月起至十一月止，每月初二日为官课，十六日为师课。生员每月膏火十千文，童生每月膏火六千文，遇闰月不给膏火，但给奖赏。一、月课膏火随官课取定等第照给。如师课无故不到者，扣除膏火。生员超等五名，第一名膏火一千文，余每名七百文，计钱三千八百文；特等八名，每名四百文，计钱三千二百文，壹等十五名，每名二百文，计钱三千文；共钱十千文。童生上取六名，第一名膏火五百文，余每名三百文，计钱二千文；中取十名，每名二百文，计钱二千文，次取二十名，每名一百文，计钱二千文；共钱一百六十千文。如人少额多，膏火钱文有余，另立公簿逐月存储生息，为将来添立膏火之需。其未能得膏火者，生员附壹等后，童生附次取后，下课文字若佳，仍当前列，毋自懈怠。一、膏火随课升降，以昭激劝。一、生员超等特等，童生上取中取，现虽酌定名数，仍以文字之优劣定名数之多寡。一、课限四日交卷，逾期不阅。查各处月课，均以当日交卷，玉环因山海阻隔，是以宽期，以示体恤。一、钞录旧文，即当时未及查出，嗣后仍当追回膏火，另行存储。生童等自爱，毋相欺也。捏名同。一、膏火于师会批发时由书院山长给领，交卷、收卷亦由书院为准。一、官课奖赏本厅另行捐给。一、每月两课，卷本由礼房先期备齐百本，送院盖戳，候诸生领给膏火时，于每百文中抽钱四文，共钱六百四十文以作备卷之资。一、存储膏火钱簿，议定城乡首事二人经管，于每年之终算明共存若干以便次年生息，其息每年一分，如遇公用即为应付。一、存储之款，俟有成数，即可买田或妥当生息之处，以待宾兴之举。以上十二条规，现系初定，如后能捐助义学，俾得增添膏火，培植文风更有厚望焉。同治六年，同知黄维诰三莅环山，增厚修脯，聘外邑名师主讲，住院生童添设月资以助薪水。如是数年，率由捐廉给发。嗣虑经费不足，后难为继，令绅董王磊、吴藻、苏桂、尤汝霖、林凤岐、张有章等筹画公款，于坎门、教场、鹰捕各岙鱼米杂货每年抽分拨入书院印洋叁佰元，详道批准立案。教场岙每年抽分印洋壹佰柒拾元，坎门、鹰捕二岙每年抽分印洋壹佰叁拾元。同治十年，绅士庞云骧等禀请船升余款置买公田柒亩零，同知黄维诰、杜冠英先后批定作为书院岁修公产，如有余资随时增置。现系贡生王磊经管。

岁修公产有碑

元字一百六十九号上田贰亩陆分陆厘；一百八十四号上田壹亩贰分；一百八

十五号上田伍分柒厘肆毫；以上三号坐金鸡岙前隔河。晃字二百二十三号下田叁亩柒厘五毫，坐天开河塘。

玉海书院 在楚门西山，旧名种天香书院。中供文昌于阁，下为讲堂，旁列书室，衿士戴全斌、王屏藩兴建。同治二年，贡生王正南董建前进。太平知县刘旭《楚门文昌阁诗》：高阁通诸天，文光射斗躔，风来悬柱上，鱼跃画屏前。山顶路盘折，江心波转旋，弦歌千户韵，风雨一城烟。选地诚佳也，停舆最快然，楚门多学者，讲室集群贤。 王正南诗：世有纨绔辈，千金营华楼，谁知不再传，过者歌黍油。亦有痴迷人，输资侯缁褠，琳宫广兴拓，因果终虚浮。遐哉怀前贤，立志迥不侔，廉费构文阁，专为树人谋。拓基凭岩岫，卜筑劳绸缪，面拱楚门山，背横环海流。栋宇倚霄汉，奎耀射斗牛，春秋肃禋祀，仪型尊孔周。斯境且幽静，多士足藏修，延师开讲座，清风盈绛帱。夜静临山窗，杖藜照诸刘，晓来听林畔，鸟声杂诵讴。顾此山谷间，俨成鲁与邹，吁嗟经始功，贞珉堪千秋。我辈继起者，敢不绍先猷，轩楹加式廓，膏火增瞻稠。相期蛟蜃窟，化作麟凤洲，文人日蔚起，愿庶先民酬。 王炳南诗：凭岩拓基址，杰阁倚云开。山色衔檐抱，潮声背屋来。奎娄腾远曜，弦诵聚群材。愿得科名草，庭阶广植培。光绪四年，同知杜冠英改设玉海书院，拨楚门外塘涂田税暨芳杜仓附余钱以充经费。杜冠英《碑记》：自来书院之设，所以兴文教育人材，与学校相辅而行，实足广学校所未及。玉环向有环山书院，已百数十年。余公馀之暇，月课多士，而江以北罕有至者。盖以路隔重山，艰于跋履，故人多裹足，余窃以是为憾。适因公至楚门，有山巍然，上峙高阁，阁上供文昌神，下为讲堂，旁多列舍，即所云天香书院也。惟徒有其名，无所为延师课士之资，故院亦虚设。余亟为筹备公款，岁充经费，可以奉修脯给膏火，而改其额曰"玉海书院"。自是以后，士之处江北者，可无向隅之叹。江南之士，亦听其负笈来游，不分畛域。夫玉环自披荆斩刺以来，年岁寖久，文风寖盛，兹复南北数十里间弦诵交兴，其于兴文教育人材者，庶几更有进焉。抑余尤有望者，从来学期有本而士贵立品，诸生肄业其中，浸淫六籍，涵泳百家，又复陶铸乎德性，砥砺夫廉隅，与贤师益友朝夕观摩，则可为华实并茂之才，体用兼备之学，岂惟工帖括而炫词章哉！诸生其共勉之。余虽去亦惴惴有余思焉。

束修膏火章程

一、拨款每年二百八十千文。山长束修蔬仪川资一百八十千文，由官送关；生员膏火六十千文，童生四十千文。一、课期定十个月，自二月起至十一月止。每月定初八日为官课，二十三日为师课。官课由山长收齐呈官取定等第，师课由山长定评。一、膏火：生员超等四名，第壹名八百文，余每名六百文，计钱二千六百文；特等八名，每名三百文，计钱二千四百文；壹等十名，每名一百文，计钱一千文；每月共钱六千文。童生上取四名，第一名五百文，余每名三百文，计钱一千四百文；中取八名，每名二百文，计钱一千六百文；次取十名，每名一百文，计钱一千文，共钱四千文；合生童每月十千文。俟师课评后，照官课名次由山长领给。师课无故不到者，扣除膏火。遇闰不给。如人少额多膏火钱文有余，另立公簿逐月存储生息，为将来添立膏火之需。其未能得膏火者，生员附一等后，童生附次取后，下课文字若佳，仍当前列，毋自懈怠。一、膏火出自芳杜、楚门二仓，由仓领给，免致往来需费。一、生员超等、特等，童生上取、中取、现虽酌定名数，仍以文字之优劣定名数之多寡。一、课限五日交卷，逾期不阅。查各处月课均以当日交卷，玉环因山海阻隔，是以宽期，以示体恤。一、钞录旧文，即当时未及查出，嗣后仍追回膏火，另行存储。生童等自爱，毋相欺也。

捏名同。一、存储膏火钱簿议首事经管，于每年之终，算明共存若干，以便次年生息。其息每年一分，添给膏火。一、书院离城数十里，官课请题送卷领卷，于给膏火时，每百文中抽钱五文，共钱五百文，以作工资。

捐助田亩：

韩贵铨助冈字七百六十三号田壹亩叁分。

韩馀培助冈字七百六十四号田壹亩叁分。

毛凤翥助剑字一百六十一号田壹亩贰分。

张一登助冈字一千七百九十四号田壹亩壹分。

王仁楼助昆字八百十六号田壹亩。

戴仁寿助昆字一百九十二号地贰亩玖厘。

戴冯氏助昆字八百十五号田壹拾亩陆厘。

王安澜助玉字三百二十六号地壹亩陆厘；霜字七千七百二十一号地柒分陆厘。

王凤仪助露上一千七百十四号田叁亩柒分；露上七百八十六号田柒分。

林复旦助昆字四千十九号地贰亩柒分。

马陈氏助冈字二百六十三号田贰亩贰分；霜字七千八百七十六号田壹亩壹分。

戴天衢助元字二十二号地贰亩。

林辅英助昆字四千一百五十一号地壹亩陆分。

孙祖庐助□字十六号地壹亩伍分。

郑济人助天字一百二十七号田壹亩。

颜鲁卿助露上七百八十一号地捌分肆厘。

叶丙章助霜字三千三百六号田柒分陆厘；霜字三千三百九号地捌分肆厘。

天后宫助昆字三千八百二十八号、昆字三千八百四十一号地陆分零。

王登庚助地叁分。

公置霜字七千七百二十一号田叁亩叁分；霜字七千七百八号田壹亩肆分。

幼童义塾

在永清门外长生祠内。光绪五年，同知胥寿荣创设胥寿荣《碑记》：玉环向有义塾数处，代远年湮，遂皆废置。余于去年冬来守是邦，询得其故，不禁慨然。窃思昔之人既已创良法于前，今之

人安可不善守其后？爰于附郭西门外先设义塾一所，拟定由厅捐廉备束修聘贤师，择寒畯之子弟而质美者进而教之，或者其亦育人材兴文教之助乎！惟是生徒数十人，非有栋宇数楹不能寄顿。适有玉环营夙建之长生祠年久失修，墙壁倾颓，半存瓦砾，乃商于参戎郑君伟堂，再由厅捐廉修理，并为筑地补垣，范以后墙，隔以斋房，为各生徒栖宿之所，中留飨堂，仍供奉禄位焉。郑君毅然允之。余既感郑君之高义而不可无以传也，特书其颠末而贞诸石，俾后之览者知所自来云。

乡　塾

凤鸣书院　在桐林。中为文昌阁，计前后三进。贡生张英风、庠生黄位中集捐建造。同治间庠生吴焕章劝捐重修。林植三助光上圩基址田叁亩零；戴冯氏助光上圩一千七百五号又光上圩一千七百六号共田贰亩肆分零。

西辕书塾　在桃花岭。生员王殿京建。庞步元诗：立雪名山未厌深，西辕讲舍合苔岑。染人不借丹青色，揽秀须披翰墨林。夜雨芭蕉难续梦，春风桃李易成阴。后堂丝竹知多少，洋水年年听好音。

杏林书塾　在三合潭文尖冈下。监生林秀东建。

丰山书塾　在青塘。黄姓建。江花《丰山书塾访友》诗：携笻斜度玉山坡，到此如游安乐窝。佳日清吟添客兴，隔林互答有樵歌。莫嫌桃李山中俗，贪看芙蓉海上多。别后东西增怅恨，几番翘首盼天河。

晋水书塾　在三合潭北山。生员苏海建。王如旦《三至晋水斋》诗：十年三至此山家，松欲成龙鬣更加。林鸟惯迎前度客，斋童犹识旧栽花。峰容不改烟添影，鬓发萧疏雪点华。更有琅玕饶秀意，重新灌溉长新芽。

柳塘书塾　在陡门头。生员潘逢源建。董思华《春日寄友》诗：听断黄鹂隔院呼，柳塘清梦逐灯孤。故园桃李花开未？别后经春一字无。　庞步元诗：少住为佳号寄庐，自题小额乐琴书。眼前生意池中足，三尺莲花一尺鱼。

玉川书塾　在塘里。贡生章鼎建。

景山书塾　在南大岙。贡生李树苑建。董逢吉诗：蛙声出水正耕田，处处春山叫杜鹃。暖日烘窗晴意好，满庭花影读书天。

青云书塾　在密莺。武举王清泰建。董思勤诗：欠栽桃李映窗纱，啼鸟寻春不到家。小院夜深人独坐，读书灯放一枝花。　江涛诗：丹铅昕夕校鸿文，敬业由来在乐群。好语春风诸桃李，莫抛白日误青云。

榴隐书塾　在海山豆腐岩。贡生张鸿文建。

学海书塾　在小麦屿。沈兰建。

松溪书塾　在大蒲田。贡生戴全斌建。

考　棚

道光二十二年建，在学署东首。大堂楼房五间，东西号舍各五间，后堂五间，东西厢各三间，仪门楼房三间，大门五间，外列鼓亭、旗杆、照墙、辕门。例贡生林植三捐资独建。子日贞、日煦捐田五亩零，自行收息，以作岁修经费。

宾兴田(附)

生员庞步元助晃上三百零一号下田贰亩柒分零；又三百零七号民地壹分伍厘零；三百九十五号民地捌厘零；三百三十七号下田贰亩叁分零；一百六十五号下田贰亩柒分；天圩三百五十四号上田贰亩零。

监生陈允中捐助晃下一百四十九号下田伍亩肆分。

监生谢士华捐助黄字二百六十五号上田贰亩柒分。

例贡生王聘三助晃字一百六十四号下田贰亩陆分柒厘零；又一百五十六号下田壹分捌厘。

俏生陈佩言捐助月字五百二十八号下田捌分零。

监生林秀东助宿字二千五百九十号民地柒分捌厘零；又二千五百九十三号民地贰分贰厘零；二千五百九十五号民地叁分柒厘；二千五百九十七号民地贰分；二千五百九十九号民地壹分柒厘零。

童生林毓英捐助宙字六百五十八号内上田陆分。

黄国升、国双同捐助黄字一千四百四十号下田贰亩陆分。

林传周助收字二千五百零一号民地玖分贰厘；一百零八号民山壹厘；一千一百六十三号下田捌分零；一千一百七十号下田叁分伍厘；一千七十一号下田陆厘零；一千一百七十三号下田柒分贰厘零；一千六百三十号下田贰分伍厘；一千六百三十三号下田肆分；一千八百十三号下田叁厘零。

膏火存余置买月字四百八十一号下田壹亩肆分伍厘零；四百七十六号下田壹亩伍分柒厘零；一千九百九十九号下田贰亩贰分玖厘零；四百五十七号下田壹亩玖分柒厘零；四百五十八号下田肆分伍厘零；一千七百九十一号下田捌分壹

厘;元上三十九号上田壹亩陆分玖厘零。

黄氏助昆字五百五十九号下田陆亩贰分玖厘。

生员马电光捐助昆坵八百三十一号下田壹亩玖分叁厘。

冯秉忠捐助阙字四百四十八号下田壹亩贰厘零;四百五十号下田柒分捌厘零;四百五十二号壹亩柒分伍厘零;四百四十七号下田叁分肆厘零;四百五十三号下田叁分捌厘;四百五十四号下田捌分陆厘零;四百四十九号下田肆分;一百六十六号下田捌分肆厘零;二千三百三十三号下田壹亩叁分叁厘零;剑字一百四十四号下田壹亩贰分肆厘零。

生员徐道东捐助阙字三百八十五号下田壹亩贰分肆厘。

江师宾同子增生锦、乡宾德宽、处士德彩助成坵七十六号民地叁亩玖分陆厘零;七十七号民地捌亩玖分贰厘零;一百四十五号民地柒亩柒分伍厘零;二十九号民地柒亩壹分玖厘零;三十号民地壹拾叁亩伍厘;九十六号民地贰亩陆分零;九十七号民地贰亩陆分陆厘零;一百四十三号民地壹拾亩玖分柒厘零;一百四十四号民地壹拾亩柒分玖厘;一百四十六号民地壹拾贰亩捌分伍厘零;一百四十七号民地壹拾叁亩贰分。

玉环厅志卷之八

军政志

国之有军旅，所以奠民社，固苞桑，临事赖为折冲，承平亦资捍卫。玉环孤悬海外，控扼大洋，处岛屿之分歧，皆藏奸之窟宅。圣朝德威远播，久息鲸波，而扼要据冲，稽查防御，事固不可少也。膺其责者，留心于水陆之司、汛防之制，凡风潮、樵汲、训练、操防胥讲明而切究焉，于海疆庶有裨益矣。志军政。

营　员

参将一员统辖左右两营
左营守备一员
右营守备一员
千总二员盘石营抽调一员、太平营抽调一员
把总四员俱盘石营改调
功加五员今裁
外委千总一员
外委把总五员同治七年浙省变通营制案内裁减一员
教习外委把总三员今裁
额外外委三员
效用四名

兵　额

兵丁旧额　雍正五年题定：额设马步战守兵丁八百九十九名。内：

有马战兵三十五名，系由太平营抽拨十二名，乐清营抽拨十名，大荆营抽拨十名，温协营抽拨三名；

无马战兵八十九名，系由太平营抽拨二十三名，乐清营抽拨二十名，大荆营抽拨二十名，温协营抽拨六名，盘石营抽拨二十名；

水战兵一百四十五名，系由盘石营抽拨；

守兵三百七十六名，系由太平营抽拨八十四名，乐清营抽拨七十名，大荆营抽拨七十名，温标营抽拨二十二名，盘石营抽拨一百三十名；

水守兵二百五十四名，系由盘石营抽拨。

兵丁新额　同治七年，浙省变通营制，奉文裁减，现在实存马步战守兵丁五百六名。内：

左营有马战兵六名内外委二名、额外一名，无马战兵六十六名，守兵一百八十三名；

右营水战兵八十二名内外委三名、额外二名，守兵二十六名，水守兵一百四十三名。

器　械

左营额设红衣炮八位，劈山炮三十二位，平夷炮二位，发锜炮二位，抬炮一十位，鸟枪一百六十六杆，洋枪三十杆，线枪一十四杆。

右营额设红衣炮三位，平夷炮二位，西洋小铜炮一位，劈山炮四十五位，抬炮一十位，发锜炮二位，洋枪二十杆，鸟枪一百三十八杆，线枪一十杆。

军　局

左右两营局现存火药八百五十斤。

军装局在厅治东，前后二进计十四间。咸丰十一年，土匪滋事，正厅楼房毁于火，今存九

间。

火药局在厅治东，计十间。咸丰十一年亦毁，今存前进三间以置药弹。

舂药局在教场西首，计十六间。今圮。现在药弹均由省请领。

教　场

大教场在永清门外演武厅，前后六间，照墙一座，将台一座，旗杆一枝。

小教场一在参将旧署后，今废。一在左营守备署东首。演武厅三间，照墙一座。

汛　防

陆大汛：后坎汛　西潭汛　坎门汛　楚门汛　大成汛以上五汛，千把外委驻防。

水大汛：坎门汛　长屿汛以上二汛，千把总轮防，三月一换。

陆小汛：塘洋汛　塘洋台　水孔口　车首头　里岙汛　东青汛　西青汛　桐林汛　梅岙汛　楚门汛　琛浦汛　芦岙汛　后湾汛　小岙汛　南大汛　普竺汛　连屿汛　白磴渡　大麦屿　大古顺　小碟汛　鹭鸶湾

水小汛：大岩头　梁湾汛　黄门汛　乌洋港　大青山　小青山　茅岘山　方江屿　小门山北玉环营汛、南温中营汛。车首头　分水山　横址山北玉环营汛、南温中营汛。　女儿洞　干江　冲担屿　沙头　洋屿　大鹿　小鹿　披山以上俱题定玉环营水汛止。

驻防　参将一员，驻扎玉环城，守备二员，把总一员，马步战守兵丁一百二十二名。

驻防后坎汛把总一员，马步战守兵丁四十名，兼辖要口八：曰车首头，离城二十五里；曰里岙，曰塘洋口，曰塘洋山台，离城十五里；曰东青山，半在城内；曰西青山，在城外；曰西潭，曰坎门，在城东南二十五里，前临大洋，最冲要地。旧志：八桨船二只，巡哨沿海口址。今废。

驻防楚门汛千总一员，外委把总一员，马步战守兵丁五十名，兼辖要口八：曰桐林，曰梅岙，曰楚门口，在城北三十余里，旧隶太平，其济渡处名漩门，水流湍险，有山有台；曰琛浦，离城二十五里；曰后湾，曰芦岙，在城西北二十余里；曰沙

岙，在城北十里。旧志：八桨船一只，巡哨沿海口址，今废。

驻防大成汛外委千总一员，额外外委一员，马步战守兵丁四十名，兼辖要口八：曰南大岙，曰普竹，城西南二十五里；曰连屿，曰白磴渡，旧名不等渡，西可至乐清，南可至府城；曰大麦屿，曰大古顺，曰小碟，曰鹭鸶湾。旧志：八桨船一只，巡哨沿海口址，今废。

巡防　参将与右营守备驾战船一只，配水战守兵五十名，督率师船遍巡内外洋，三月轮换。

专防　坎门内洋大汛千把总一员，领战船一只，配水战守兵四十名，辖台八；自坎门大岩头至方江屿。每年每月初三日，在温标中营所属大门洋面与温标中营专防三盘汛会哨一次。

贴防　长屿内洋大汛千把总一员，领战船一只，配水战守兵四十名，辖洋面九：曰车首头，在坎门东北最要冲；曰分水山，在漩门内；曰女儿洞，在漩门外；曰干江，曰冲担屿，曰沙头，俱在车首头北；曰洋屿，曰大鹿，在坎门东南外洋；又有小鹿山，披山，即邳山，与黄镇洋汛之大陈山相望，每年单月定于初八日在黄标右营所辖石塘洋面与黄标右营分巡船会哨一次，双月定于初八日在玉环营所辖沙角山洋面与黄标右营分巡船会哨一次。以上二大汛别有外委一员，领战船一只，配水战守兵三十名，贴巡坎门、长屿为应援，轮派外委额外一员，领战船一只，配水战守兵二十名，专巡盘石所属之岐头山外起至小门坭礁止一带海口。

营　房附烟墩、牌坊、瞭台、旗杆、炮台

左营陆汛营房四百六间，内存城营房二百三十七间。

东青汛、沙岙汛、后湾汛、小竹冈、田岙、桐林汛，俱营房三间、烟墩三座、牌坊一座、旗杆一枝，今坍坏。

琛浦汛营房五间、烟墩三座、牌坊一座、瞭台一座、旗杆一枝，今坍坏。

楚门口汛营房八间、烟墩三座、牌坊一座、瞭台一座、旗杆一枝，今坍坏。

芦岙汛、连屿汛、大麦屿汛、大古顺、车首头、小碟汛、水孔口汛，俱营房三间、烟墩三座、牌坊一座、旗杆一枝，今坍坏。

梅岙汛、普竹汛、里岙汛、鹭鸶湾汛、塘洋汛、后垓门汛，俱营房五间、烟墩三

座、牌坊一座、旗杆一枝，今坍坏。

楚门汛营房二十间、炮房二间、烟墩三座、牌坊一座、瞭台一座，旗杆一枝，今坍坏。

南大岙汛营房十五间、烟墩三座、牌坊一座、瞭台一座、旗杆一枝，今坍坏。

梁湾汛营房十间、烟墩三座、牌坊一座、瞭台一座、旗杆一枝，今坍坏。

西潭汛营房七间、烟墩三座、牌坊一座、瞭台一座、旗杆一枝，今坍坏。

后垵汛、营房二十间、炮房二间、烟墩三座、牌坊一座、瞭台一座、旗杆一枝，今坍坏。

陡门口汛营房三间、烟墩三座、牌坊一座、瞭台一座、旗杆一枝，今坍坏。

西清汛营房五间、烟墩三座、牌坊一座、瞭台一座、旗杆一枝，今坍坏。

大成汛营房七间、烟墩三座、牌坊一座、瞭台一座、旗杆一枝，今坍坏。

右营水汛营房三百三十七间，内：分防西青营房一百五十三间；驻防坎门营房一百六十四间。

坎门口址营房二十间、炮房二间、烟墩三座、牌坊一座、瞭台一座、旗杆一枝，俱坍坏。

坎门鹰捕岙炮台一座，同治十年筑，高一丈三尺，长十八丈，深四丈，炮眼高五尺，安炮六位。

战　舰

左营旧设八桨船四只，沿边巡哨。今废。

右营旧设战船十六只，内：

温霆字九号米艇一只，晏字同一号同安船一只，晏字同二号同安船一只，晏字同三号同安船一只，晏字同四号同安船一只，晏字同五号同安船一只，晏字同六号同安船一只，捷字二十九号钓锬船一只，捷字三十号钓锬船一只，晏字九号八桨船一只，晏字十号八桨船一只，晏字十一号八桨船一只，晏字十二号八桨船一只，晏字十三号小钓船一只，晏字十四号小钓船一只，新瑞字号同安梭船一只。以上船只均已届满驾厂。

右营现在巡缉师船六只：

平字四号搭舨艇一只，船身长七丈八尺，梁头阔二丈二尺，配兵五十名；红头建艇一只，船身长五丈，梁头阔一丈六尺，配兵四十名；太字五号龙艚船一只，船身长四丈九尺，梁头阔一丈二尺五寸，配兵二十名；乌梭船一只，船身长四丈，梁头阔一丈二尺，配兵二十名；永字九号拾号龙艚船二只，船身长六丈六尺，梁头阔一丈四尺，各配兵三十名。

海　防

海戍始于东汉。《图经》：汉会稽郡，海有楼船。后阳嘉中，又诏沿海益屯兵备盗贼。海上之有戍盖自汉始也。宋建炎南渡，渐严禁防，温有十三寨，今隶玉环者三：曰梅岙、曰鹿西、曰小鹿。《乐清县志》：梅岙在玉环城北，鹿西在盘石之南，小鹿在坎门东北，宋时皆隶乐清。元以亦怯烈一军戍温处。《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八年，置镇边万户府控制日本，敕征日本回军后至者分屯沿海。二十七年，平章不怜至带言浙东地极边恶，以亦怯烈一军戍温处，水战之法，旧止十所，今择濒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分兵阅习，伺察诸盗。明初沿海设卫所，造战舰。《续文献通考》：明沿海卫所每千户所设备倭船十只，每一百户船一只，每卫五所共船五十只，每船旗军一百名，春夏出巡，秋冬回守。《明实录》：洪武五年，诏浙江濒海诸卫改造多橹快船以备倭寇。又增置巡检，遣将练兵。《省志》：洪武二十六年设馆头、蒲岐、小鹿、沙角巡检。永乐十四年遣将练兵海上。按：小鹿、沙角今隶玉环。嘉靖时倭大集浙境，乃设四参六总领兵会剿。其时楚门诸海口俱列营分哨。《筹海图编》：春汛、小汛，先期一月将各道兵士督发各海口要害之处，如在温州者，出楚门，出金乡、盘石等处安营操练，与兵船相表里，以为防守万全之计。《万历绍兴府志》：哨探之规，各区官兵分拨小哨叭喇、唬纲船，轮流远出外洋，往来哨逻，仍与邻近兵船交相会哨。烽堠拨军瞭望，遇有警急，通行飞报。其沿海烽堠台寨置立循环哨筹，每日南北各退发一筹，彼此循环，逐墩递送，传报声息。《两浙海防类考》：楚门所漩门堡隶松海关，信派哨官一员，部领兵船八只，东南与金、盘、黄、坎门，东北与派牌各兵船会哨，复设南洋游兵，择委将官，驻泊此处并坎门，督率总哨各兵船巡哨，遇警应援。又左总住扎于此，分哨水桶岙、洋坑各等处。然沿海列屯，原以固门户卫堂奥，而论防御之法，则莫如外哨披山一带，《府志》：府境沿海袤延五百余里，应防港口无数，其最大者三：首曰温港之黄华，次曰瑞安之飞云，平阳之江口，又次曰南与闽界之镇下门。岛屿纷错，外多深洋，其可泊可巡可作壁垒藩篱者，三盘、东洛、霓岙、黄大岙、南麂、南龙、凤凰、官岙诸山，尤扼要者，新设之玉环城也。使贼不入内洋。其次若大鹿、小鹿为海舶必由之径。《府志》：明时，黄华兵船哨守横坎门、双排、大鹿、分水、楚门、漩门一带。若鹿西为外海要冲，是宜防。《两浙海防类考》：明时，左哨领哨官一员，统领兵船泊守麦园头海洋，专哨鹿西、双排、大鹿、前山一带，北与松门关总哨、南与本游右哨各兵船会哨援应，本总及右哨并防黄华关。其为玉环门户者，则有若坎门、车首头、梁湾、西青屿；又有琛浦为江南隘口，礁头当长屿首冲，是宜防。《两浙海防类考》：嘉靖三十一年，贼船泊梁湾，突犯乐清石码、蒲岐、下堡等处，派黄华关总哨官一员，部领兵船二十一只哨御，北与台州嵁山，南与飞云关总哨，东与中游总哨各兵船会哨。凡此皆控制其要害。颜师古所云"在我为要，在彼为害"也。《省志》：雍正二年，为请更闽浙等事，题改盘石营为水师，将温州海汛自南而北分为四段，中段以北一股，南自温镇左营白脑门海汛接壤，起霓岙、

三盘、长沙、黄大岙、大门、鹿西、双排；北至鹿西、横址，与盘石营海汛交界止，归温镇中营管辖。其北洋一段，南自鹿西、横址与中营海汛接壤，起大岩头、梁湾、黄门、坎门、乌洋、大青山、小青山、茅岘山、方江屿，北至车首头，与黄岩镇标海汛交界止，归盘石营管辖。雍正六年，为敬陈查复浙洋等事，题设玉环营为水师，将盘石营仍改为陆路，其盘石营所管各海汛归玉环营管辖。况倭寇每自其国五岛开洋，乘东北风必至温、台。欲犯黄华，必由披山、大鹿、黄大岙而入。《两浙海防类考》：黄大岙系黄华关直冲，嘉靖年间派旗牌官一员，部领兵船一十只，专随参将屯泊于此，往来南北督哨，遇警并力援剿。其轮拨什兵一哨，划驾唬船六只，委中哨官带领，专随本参驻泊黄大岙海洋督哨。官兵分汛防守，不足以御大举之寇。万历间议定如贼从东来，则中游黄华兵船合为一綜，驻大小横坎等处要害，以防其突犯府城。势小则分击，势大则合綜共击，势愈大则合两浙四关兵船相机攻剿。《筹海重编》：两浙形胜，大半负海。论列郡之海口，则温州之飞云、横阳、馆头，台州之松门、海门，皆列郡之门户也。守门户则堂奥自安矣。论海洋之要害，则金盘之凤凰山、南麂山；松海之大陈、大佛头、远而陈钱、马迹，皆沿海之藩篱。守藩篱则门户自固矣。胡宗宪《松海图说》：倭之入寇也，随风所之，东北风多，则至乌沙门分綜，或通韭山海闸门而犯温州府。旧制合郡兵船出汛时，拨哨船伏于披山、大鹿等昼夜巡哨，遇寇警急报，合势攻剿，所谓断其必由之径也。杜冠英论：谨按海防之策，前人言之详矣。顾时移世易，形势屡更，因革变通之方与夫扼塞据险之要，虽圣人在上，声教远被，重译来朝，鲸波永靖，然安不忘危者，文武将吏之职，矧玉环为温、台屏蔽，浙、闽咽喉。曰守曰战曰防，固不容以升平时置而不讲也。请先以守言之：查轮船自闽入浙，由三盘、大鹿、披山外迳达宁波，设遇风信不常，由南北麂绕入三盘，过鹿西、双排，出鸡冠、里洋而下，此轮船往来之路也。汪洋大海，火轮既疾且坚，广艇、福乌兵船万难与之角逐，战既不易，守亦为难，况三盘、黄大岙、鹿西、鸡冠、披山亘峙海中，无险可扼，即坎门、车首台、后垵、马道、琛浦、大麦屿、梁湾、小叠等隘，虽有山岭可恃，但兵愈分则力愈薄，顾于此则失于彼。莫若专守厅城，稍资把握。夫玉环枕山为城，北门最为紧要，东西南三面结垒为营，以扼其前，中青山筑营以堵其后，沙岙岭、琛浦岭各筑小营一座，琛浦渡上下港门，凿沉石船二十艘，营船泊守其中，楚门屯列陆兵以为援应，粮道即固，后路亦坚，守城者得以专心致志，无后顾之忧也。或曰玉环系温、台藩篱，今弃外洋而不守，自撤藩篱以资敌也。曰：否。今沿海形势，以广东为首，长江为腹，天津为根本，牛庄为后路，闽、浙、燕、台各口皆属手足耳。以浙江而观，定海为首，宁波为腹，乍浦为后路，温、台为手足。玉环特一隅耳，番奴无所利焉。况彼所恃者洋面，我所恃者陆地，势不能不舍我之短以制彼之长也。所谓战者何？即如明时倭寇、闽盗蔡牵豕突狼奔，为沿海地方之患，靖海之法利于战。查南北麂、三盘、两岙群山环绕，岚屿绵长，盗得之可以为巢，我得之可以堵守，此必争之地也。似宜饬派温中游击率领大队师船分防驻守黄大岙、峴屿山，派令守备一员，管带师船数艘以助声援黄门、坎门。玉环参将驻扎其中，师船分布梁湾、鹿西、车首头等处；其寨头、鸡冠派玉环守备分带师船驻守，巡哨于大鹿、披山；至石塘一山，亦为冲要之地，宜派黄岩右营游击督率师船分哨于临门、大鹿，毋分畛域，声息相通，则势如常蛇，击首尾应，击尾首应；而以温镇移驻黄华，居中调度，何处吃紧，统领师船援应尾追，使贼船无樵汲停泊之区，则不战而自遁矣。所谓防者何？查永嘉之石子岙、太平之石塘，藏聚奸民，时出为匪，或六七人一船，或八九人共艘，依山傍岛，伺劫商渔；又有福建白头舶船，牌照枪炮俱备，装载货物，有利则为商，折本则为盗。必

须仿照长江水师章程，分段设防，或克有济。查黄华关为温郡门户，与石子岙、黄大岙、乌星、小门相距咫尺之间，应令温左游击衙署移驻黄华，则岐头、黄大岙、小门、峴屿一带可期安靖。查该游击专辖瑞、玉、永交界洋面，移驻黄华，缉捕最便。至南北麂、三盘，各派温中营船二号，专驻温标守备一员；小门、梁湾、马道、花岩浦、寨头、鸡冠诸山，饬令玉环营船常川驻守，而以玉环右营守备衙署移驻坎门，其石塘、灵门等洋，专派黄标守备一员，带领师船四号，一防灵门，二防石塘，每月与玉环营各派哨船一只驻扎披山，以保渔民纲户。仍饬温、黄各标将裨每月出洋会哨一次，专司督查，设有怠惰疏防，唯该管营弁是问。以上守战防三策，不过据目前形势而言。明臣卢象升曰："行军变幻，顷刻靡常，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在文武将吏之有实心者，庶几有实效耳。　又按：同治十三年，台湾生番拆抢日本遭风船只，伤毙难民数人，兴兵捣衅，几致失和。查玉环屹立海中，岛岙杂错，中外商船来往必经之路。光绪三年，杜冠英于编查保甲案内明定章程：凡有中外商船遭风搁浅者，饬令就近岙长率同居民一律保护，遵照福建巡抚丁日昌奏议，救护难民一人，赏洋十元，打捞货物寄顿公庙，一面报官诣验，按照货物给赏三成之一。如系外国商船，报官禀道，照会领事，会同勘明给赏。倘敢乘危拆抢，以及隐匿货物，照盗例分别加等治罪。每年发贴条示，俾众咸知。此亦防未然弥边衅之一策也。附录于此，守土者宜留心焉。

险　要附樵汲

玉环横亘海中，岛屿交错，实温、台之屏蔽，为闽、浙所必经。武员习水如陆，则固外即以宁内；文职履安思危，将民社亦寄干城。故险要、樵汲、避风、系碇之处，均宜熟识于平日，以筹备于未然也。按：本山海汛以坎门、钓艚岙为最紧要，平潮水深六丈五尺，落潮三丈五尺，可以泊船、樵汲，可避东北风潮。海有暗礁，土名黄牛礁，又名母祖印礁。钓艚岙之东北即鹰捕岙，岙门狭窄，平潮水深七丈，落潮四丈五尺，难以泊船，无可樵汲。鹰捕岙之东北系车首头汛，紧要，可以泊船、樵汲，可避西南风潮。车首头之北，有礁头、后垵门、黄泥坎、犁头嘴，均属浅涂。车首头之正东有虎义屿、鸡冠屿、羊屿；东南直至大鹿门外洋有暗礁在水底，平潮水深六丈五尺，落潮三丈。南有前山，水深三丈，均难以泊船，无可樵汲。虎义屿之东为披山外洋，北至洞正，南系外洋，平潮水深三[四]丈，落潮四[三]丈，难以泊船、樵汲。虎义屿之北有白马嘴、寨头，平潮水深四丈五尺，落潮一丈七尺，可以泊船，可避东北风潮。白马嘴之东有沙角山、镫台山、茅草山，东北系黄镇右营洋汛，西南系玉环营洋汛。白马嘴之西有干江、女儿洞、花岩浦，可以泊船、樵汲，可避东北风潮。由花岩浦进漩门，门口狭窄，水深六丈。漩门之西为分水山，涨潮水深三丈七尺，落潮二丈七尺。分水之北有苔山，分水之东有楚门口，分水之南有乌岩，岩口有虾畈礁，难以泊船，无可樵汲。乌岩之南有西青屿，屿外

有箬笠礁，可以泊船、樵汲，可避东北风潮。西青屿之东北有应公、应婆，难以泊船。应公、应婆之北系大青、小青，可以泊船、汲水，可避东北风潮。大青、小青之西北即茅岘山，可以泊船、汲水。茅岘山后之东北坛儿山，可以系碇、汲水，可避东北风潮。坛儿山之后有大床，即横床，平潮水深三丈七尺，落潮二丈八尺，难以泊船，无可樵汲。大床之西南有江埂山，即江岩，岩口有金礁，平潮水深五丈六尺，落潮四丈，可以泊船，可避北风。江埂之北有牛粪礁，难以泊船，无可樵汲。江埂之正南有连屿，平潮水深六丈一尺，落潮五丈。连屿之西即小乌、大乌，又扁鳗礁，俱难以泊船、樵汲。连屿之东南有大麦屿，平潮水深六丈，落潮三丈，有绢机礁，可泊船，可避东北风潮。大麦屿之北即小麦屿，屿口有无名暗礁。小麦屿之西南有小门，小门之南即大门，系温镇中营管辖，平潮水深三丈，落潮一丈二尺五寸，内边浅涂，暂可系碇，可避南北风潮。出小门有屿，土名光采屿。乌星之西有沙涂四五里，潮平时可以行船。乌星之东南有横址山，南系温镇中营洋汛，北系玉环营洋汛。横址山之北至大岩头，俱难以泊船、樵汲。大岩头之北有梁湾汛，最为险要，两边浅涂中有一港，平潮水深十四丈二尺，落潮十三丈，可以泊船、樵汲，可避东北风潮。梁湾之北即桃枝嘴，下有无名暗礁，暂可系碇避东北风，无可樵汲。梁湾之东南即鹿西，南有鲳鱼礁。鹿西之东北有口筐、东臼，水深六丈五尺，难以泊船、樵汲。东臼之东北即黄门，平潮水深七丈五尺，落潮四丈五尺。黄门之北有里岙、教场岙，可以泊船、樵汲，可避东北风潮。黄门之东即南排山，平潮水深六丈五尺，落潮三丈五尺；西首有百亩礁，在水底；东首有金礁开头，水深四丈；南排山之正南系双排山，北面平潮水深六丈，落潮二丈五尺，均难以泊船，无可樵汲。此乃举其大略而言。若夫因地制宜，尤在习水师者相时而动焉。

潮　候

海之有潮，因地球圜转使然。地球日一周天，故海水日两潮。地球侧于东，则西落而东长，侧于西，则东落而西长，复其故道则为平时。若钱塘江之明潮，因鳖子门三塘蓄水之势激而为明潮也。扬子江之暗潮，因去囤山、福山海口较远缓而为暗潮也。钦、廉日止一潮，琼海之潮半月东流，半月西流，桂林圣水之潮，子时潮上，午时潮落，皆因处地球之中适得其平耳。东南二海之潮，平于东者常先，平于南者常后，亦可知地球圜转之道矣。抑天地之有水，犹人之有血也。水由气

以往来于地，犹血之以气往来于脉，故水有潮而不潮者，如人身之血有行脉不行脉也。时刻之不爽者，即一息四至之期也。大小之不同者，即春弦夏洪之道也。日止于一潮，或半月东流，半月西流，亦犹两跷与两手迟速大小之不同也。是脉虽皆由于一身，而经络所属自异耳。至于潮必东起者，东乃生气之方，阴阳之气始于此也。百川之尽赴于东，反本之义焉，如人身之气血必归源于中焦，亦起于寅时生气之际也。是以每月初一、初二、十五、十六日，潮长于寅时、半于卯、平于辰，落于巳、落半于午、尽于未，长于申、半于酉、平于戌，落于亥、落半于子、尽于丑。初三、初四、十七、十八日长于卯，落于午，长于酉，落于子。余仿此。此东海之潮汐也。若夫浙江、扬子江，去东海万有余里，水之长落止差一二时辰。玉环之潮又早钱塘六刻。定寅时者，又以月分为区别，如五月日高三丈地，十月十二四更二点，准是以推测，时之迟早可识也。温、台之人以每月初五、二十谓之小水，渐小至初八、二十三大亏而不长，为极小水，二十五、初十谓之起水，渐长至初三、十八大盈，是为大潮。春夏之潮昼小而夜大，九秋之潮昼夜俱大，三冬之潮昼大而夜小，八月十八谓之潮生日。凡此潮候，人皆知之。盖消息盈虚自本乎阴阳之理，而兵家趋避又关乎人事之宜矣。

附瓯江潮候：

三十、初一、初二，寅申长，巳亥平；

初三、初四，卯酉长，子午平；

初五、初六、初七，辰戌长，丑未平；

初八、初九，巳亥长，寅申平；

初十、十一、十二，子午长，卯酉平；

十三、十四，丑未长，辰戌平；

十五、十六、十七，寅申长，巳亥平；

十八、十九，卯酉长，子午平；

二十、廿一、廿二，辰戌长，丑未平；

廿三、廿四，巳亥长，寅申平；

廿五、廿六、廿七，子午长，卯酉平；

廿八、廿九，丑未长，辰戌平。

风　信

海之可畏者，风不测也。然舟行者往西以仲春，往北以仲夏，往东以仲秋，往南以仲冬，则又未始不可测。而所以测之之法，不外乎考天时之孤虚旺相，以为向背趋避。孙子曰："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风起之日也。如大寒后太阳在子，至正月一日与太阴会，谓之朔，五日过两宫即戌位，此三日内决有风者，月在壁宿也。十五日月对度，谓之望。望后太阳过寅，二三日内有风者，月在箕宿也。至雨水后太阳在亥，春分后太阳在戌，各仿此。其或节候不同，弦望亦异。如立春或在月前月后，弦有初七、初八、初九，望有十五、十六、十七，月之过宫有三四日之差，其风亦应在三四日之内。证以历之所推，无不验矣。又如月晕，视何方缺，则此方风来。众星摇动，主大风，云若炮车形起，并主大风。每值日辰执破，主风雨。推验亦往往多应。大抵清明之后，巡哨宜严。前乎此风候不常，届期有东北风作，且多日而不变也。二、三、四、五月为大汛，九、十月为小汛，冬夏之交南北风息未定，七、九月风涛汹涌，尤可畏也。江海操舟，冲风触浪，顺之则安，逆之则危，任水师者，当究心于平日，而趋避于临时焉。

附：逐月行船宜避暴风日期：

正月初七日玉皇暴，二十九日龙神会期暴。

二月初七日春期暴，二十一日观音暴，二十九日龙神朝上帝暴。

三月初三日真武暴，初七日阎王暴，十五日真君暴，二十三日天后暴，二十八日诸神朝上帝暴。

四月初一日白龙暴，初八日太子暴，二十三日太保暴，二十五日龙神太白暴。

五月初五日屈原暴，十三日关帝暴，二十一日龙母暴。

六月十二日彭祖暴，二十四日雷公暴，极准，宜防。

七月十七日神煞交会暴。

八月十四日伽蓝暴，二十一日龙神大会暴。

九月初九日重阳暴，二十七日冷水暴。

十月初五日风信暴，二十日东岳朝天暴。

十一月十四日水仙暴，二十九日西国朝天暴。

十二月二十四日扫尘风暴。

以上逐月起暴之日，如不在本日，则在前后三日之中。年高舵师传说附录于此，慎毋忽也。见《都门纪略》。

玉环厅志卷之九

职 官 志

分职设官，详于《周礼》，至我朝厥制尤备。玉环地虽蕞尔，势居冲要，文设同知，武驻参将，任固重也。若师儒之训迪，僚属之参谋，亦有分所应为，事所必尽。居其职者，各守官箴，以副圣天子慎简贤能之意，士民庶有赖焉。覆悚素餐，安可不交儆哉！志职官。

同 知雍正六年新设。

张坦熊汉阳举人，雍正五年委勘玉环，六年任。有传。

李 惺永城人，举人，慈祥恺悌，御众以宽，兵民德之，立主附祀长生祠。

徐元肃江苏上元人，举人。

张在浚三原人，振兴文教，嘉惠士林，附祀张公祠以报其德焉。

单 钰易州人，进士。

刘忻安邑人，举人，乾隆十六年署，详请开考置额，事未成即卸篆，嘱后任曾曰理竟其事。

曾曰理南昌人，副榜，乾隆十七年任，请开考设额，得旨俞允，士林感之，附祀张公祠。

汤大宾乾隆十八年任。

额尔荆泰满州正黄旗人，举人，乾隆二十二年任。玉环初开考试，籍贯蒙溷，立法严禁，积弊始清，士人立碑记绩。

王廷相乾隆二十九年任。

吴作哲政尚德化，不施鞭扑，百姓感之，附祀张公祠。

席逸名。

图逸名。

石逸名。

方逸名，乾隆四十三年任。

王如金乾隆四十六年任。

朱泰曾乾隆五十二年任。

周　樽

刘荣玠

闵　鉴南昌人，进士。有传。

杨超鎏汉军，乾隆六十年任。

姚鸣庭嘉庆六年任。有传。

许祖武

黄秉哲福建人，嘉庆七年任。有传。

张瑞云

宋如林嘉庆十三年任，禁革渡船以惠行旅，尤严缉盗，擒获甚夥。

杨鲁生

朱德南

时　敏

徐云笈

张德标陕西人，嘉庆二十三年任，捐置义山，广行掩埋，泽及枯骨。

李　春

陆玉书六合人，举人，有传。

吕　荣阳湖人，举人。

吕树梅安徽旌德人。

王凤生兴养立教，克尽厥心，士民感之，附祀张公祠。

罗星棓广东人，进士，道光十年署。有传。

杨国翰云南云州人，进士，道光十一年署。有传。

黄锡祚

金　旂正白旗人，进士，道光十四年任。有传。

周明辂副榜。

朱　涛

张　洵海丰人，进士。

周书选

朱　煌直隶清苑人，举人。有传。

张　铣云南蒙化人，举人，道光二十三年署。有传。

康兆晋山西太原人。

吴思传

陈备恪河南光州人，举人。

龙光甸广西桂林人，举人，道光二十五年署。有传。

徐　荣汉军进士，道光二十六年任。有传。

罗　镛

叶　堃

庆　恩镶黄旗汉军。

密云路

杨　炳江西新城人，道光二十九年署。有传。

王承楷

黄维诰江西新淦人，附贡生，道光三十年署，同治三年任，六年回任，九年回任。有传。

孙　元云南人。

汤成烈江苏阳湖人，举人，咸丰元年署。有传。

程祖寿安徽休宁人，例贡。

徐树楠江西奉新人，进士，咸丰二年署。有传。

丁承寿武进人，举人，咸丰五年代理。有传。

黄维同湖南善化人，进士。

汪　勋江苏人。

邵凌霄贵州毕节人，解元，咸丰九年署。有传。

白让卿直隶通州人，进士。

张文藻江苏如皋人，同治元年署。

胡宝晋江苏人，举人。

赵宝申江苏震泽人，同治六年署，修书院，停厘捐，设立救生，士民感德。

秘云书直隶古城人，同治八年署。

罗子森广东南海人，举人，同治十三年代理。

石玉麒湖南邵阳人，增生，同治十三年署，创育婴堂，全活甚众。

李肇增江苏甘泉人，增生，光绪二年署。

潘　骏江苏阳湖人，附生，光绪三年代理。

杜冠英安徽太平人，光绪三年署。

胥寿荣江西金溪人，光绪四年任。

训导一员，嘉庆八年建学，分温州府学训导改为玉环厅学训导。

冯　至慈溪人，举人。

张之经

周　沄

查璐琚

安　宽

裘南金杭州人，举人。

崔懋隽

李　钟

沈蕴沖

钱清瑞整饬学规，勤于训迪，秩满，士林供禄位于张公祠以志去思。

朱　楠归安人，举人。

胡　熹镇海人，举人。

蔡燮昌归安人，廪贡。

杨锡鹿归安人，附生，咸丰八年任。有传。

王　迟仁和人，副贡。有传。

钦陛良长兴人，附贡。

王　炳西安人，附生。

陈春晖临海人，廪贡，同治三年任。有传。

王德容会稽人，举人，光绪元年以乐清教谕兼摄。

陈凤昌杭州人，附贡。

沈克昌杭州人，附生，光绪二年任。

巡检一员，雍正六年裁乐清岭店驿丞，拨为玉环巡检。

盛端大兴人，附生。
佟　繁镶白旗人。
李枝荫
蔡文彬
刘祝三
陈思朝
邵文津
李景瀚
俞文涛
张　淇
乔重祁
张　杰广东南海人。
周　炳
汪　墉
郭光仪
周听钧江宁人。
王嘉会建阳人。
史秉诚汉阳人。
任步蟾江苏荆溪人，同治九年署。
陈荣桂四川人，同治十年任。
杨　馥上元人，光绪元年署。
林鸿经湖南善化人，光绪二年任。
石　宗江宁人。
马　莲大兴人，附生。
张廷旗
陈从尧
李必达
尚之溥
沈为霖
林常滋
姚　鹏
田致元
戴　圻元和人。
萧贡琅
李嘉谟江西人。
张光益
江　湘
吴　英阳湖人。
吴喜孙
孙兆龄

参将雍正六年新设，统辖左右水陆两营。

顾元亮广东人。有传。
胡　贵福建人，武举，有传。
杨芝庆
岳　纲
张廷献
王世伟
邱宗仪武生，有惠政，众兵怀其德，立主长生祠以尸祝之。
黄　进进士，肃营纪，饬官方，恩威并济，众兵附祀长生祠以报其德。
郑谢天
殷鼐臣武举。
许松年瑞安人，进士。
詹殿蜀武举。
陈运泰武举。
陈宝贵武举。
尹安国武举。
吴定邦进士。
徐国贵乐清人，行伍。
黄上升武生。
程国宝
张君昌
吴安邦
李　铁武举。
赵连升行伍。
陈步云瑞安人，行伍。有传。
熊廷扬行伍。
倪起蛟武举。
古　贤行伍。
郑宗凯黄岩人，行伍。
武定泰
王　鋆行伍。
王宗植鄞县人，行伍。
陈　照乐清人，武举。
胡绍锦宁波人，武举。
王凤魁
吴万春永嘉人。
赵　旸行伍。
江茂显
戴　恩宁海人，进士。
沈清瑞武举。
罗建猷黄岩人，武生。
邹凤鸣福山人，行伍。
叶万清黄岩人，行伍。
方天保宁波人，行伍。
林正阳玉环人，行伍。
汤　伦镇海人，武举。
叶炳忠黄岩人，行伍。
李昌元定海人，世袭。
王万春黄岩人，行伍。
章飞熊黄岩人，行伍。
符瑞槐黄岩人，行伍。
张清标福建人，行伍。
赵炳华黄岩人，行伍。

池维屏黄岩人，行伍。
刘云飞黄岩人，行伍。
刘民新湖南人，军功。
郑鸿章广东香山人，行伍。
瞿先仲湖南人，军功。
余宏亮湖南人，军功。
罗　熊黄岩人，行伍。

[守　备]

左营守备：

张　德
王宏荃
王国宝
郑炳扬武举。
裘安邦武举。
李绍元
叶树魁
洪燮元武解元。
陆朝元武举。
哈锦清行伍。
赵振茂黄岩人，行伍。
李盛开武举。
郎锦魁黄岩人，武进士。
鲍亦清本城人，行伍。
江国英衢州人，行伍。
姚松林行伍。
马太和潮南开化人，军功。
李凤鸣太平人，行伍。
王新熙常山人，军功。
方以德仁和人，军功。
王　暄
唐绍皋
裴国秀武生。
魏镇邦世袭。
刘光镐绍兴人，武举。
夏觐贵
董廷梁武举。
杨连中行伍。
王荣春天台人，武举。
汪文禄行伍。
朱世德
周兆荣行伍。
章　城
赵炳华黄岩人，行伍。
李如标黄岩人，行伍。
秦朝荣行伍。
阮明惠乐清人，行伍。
茅定安钱塘人，世袭。
喻彩亭湖南宁乡人，军功。

右营守备：

黄　寿　　邱宗仪
柯地佑泉州人。　　徐国贵
黄天球　　郑谢天
倪启蛟　　陈　奎
黄应龙武举。　　李楚玉
黄步云行伍。　　陈　琴
郑长瑞行伍。　　王国樑行伍。
江　玉行伍。　　伍起胜行伍。
钱方耀行伍。　　汤　伦
童国泰行伍。　　方天保
陈玉振行伍。　　徐国清行伍。
赵凤翔武举。　　王　鏊
袁君荣瑞安人，行伍。　　李如宾武生。
洪际清定海人，行伍。　　王印方瑞安人，行伍。
赵炳华　　王万春
黄鼎鳌黄岩人，行伍。　　钟国泰瑞安人，世袭。
李凤鸣　　李如标
陈光彩湖北江夏人，军功。　　赵立鳌黄岩人，行伍。
范振声湖南宁乡人，军功。　　张省机镇海人，行伍。
王易高黄岩人，行伍。　　赵振炜黄岩人，行伍。

名　宦

宋

李　宽　天富北监在海玉环岛上。乾道丙戌秋分月霁，民欲解衣宿，忽冲风骤雨，水暴至，闼启膝没，及溜荡胸，至门已溺死。如是食顷，并海死者数万人。监故千余家，市肆皆尽，老子长孙无复安宅四十年。濮阳李宽知监事，民赖其力，始就高燥立栋宇，坊巷绳引，闾伍鳞次。既满，诸司辄留止不得代。凡六年而监

市成，略如丙戌前矣。噫，四十年而后得一好官，何好官之难遇欤！见《叶水心集》。按：丙戌为乾道二年，自丙戌后四十年，为宁宗开禧二年。

国朝

张坦熊　字男祥，号郎湖，湖北汉阳举人。历宰富阳、仁和、桐庐诸邑，所至兴利除弊，卓著政声。雍正五年巡抚李卫奏请展复玉环山，以坦熊署太平县事兼理玉环垦务，旋授玉环同知。始下车，驱逐闽广游惰，招永嘉、乐清、瑞安、平阳、太平五邑之民，计口授田，开垦七万余亩，然后兴水利，报科则，设仓廒，定营制，建城垣，次第兴举，井井有条。方其筑城也，石料运辇维艰，忽天降雷雨冲开小河一道，城石从此运入。又筑楚门南塘，涛头冲激，人力难施，坦熊斋戒祈祷，潮半月不至，塘乃告成。盖积诚所感，其响应如斯。凡莅玉六载，栉沐宣劳，不虚晨夕。事既蒇，辑志书四卷，记载详明，以备掌故。秩满荐升知府，累迁至云南按察司。厅人感其恩，肖像祀之。光绪五年奉旨入祀名宦祠。其平生历官政绩详《随园文集·张郎湖逸事纪实》，采登杂记。

闵　鉴　字照堂，南昌人。乾隆甲戌进士，任遂安知县，大计卓异，引见记名，升玉环同知。玉环地濒海，三面皆大洋，多盗贼。鉴严保甲，立捕缉，限坎门隘口，与营弁互相稽察。又多役，前官每以亏挪受累，鉴悉心剔抉，吏肃而税足额。沿海煎盐，盐斤灶本官为收发，往往渔利。上官某求货于鉴，不听，曰："竭穷灶户之钱以媚上，吾不为也。"某衔之。后擢延安知府，得代后数月不能行，衔之者始释然曰："闵某真清官也。"为称贷以资。其行见孙衣言《瓯海轶闻》。

姚鸣庭　嘉庆六年莅任。治尚严肃。时闽盗扰海滨，鸣庭亲率战舰督团丁缉捕，获盗首数名，海氛始靖。继乃作养人材，请建学宫，加文武进额。士感其德，设禄位于张公祠。

黄秉哲　福建人，嘉庆七年来署篆。玉环自乾隆间开考附于温州府学，至嘉庆间试士渐多，同知姚鸣庭详请建学，题准后，以秉哲能堪其任，调署来玉，鸠工庀材，竭尽心力。上官嘉其在任三年，始终勤事，非虚语也。学校既兴，刊吴自肃《作文家法》，分给诸生，培植士林，厥功伟焉。今附祀张公祠。

陆玉书　字箨田，江苏六合人，举人。道光间署厅篆。治尚宽，不轻鞭挞，而驭胥吏独严。公余之暇，与文士倡和，或出城游览，随处留题。善画竹，得之者珍如拱璧。前后二任，皆有政声，后升处州府知府。

罗星梧　广东人，名进士。道光十年署任。文章经济，推重一时。善衡文，

屡分校文闱，所得皆知名士。听讼判决如神，所谳疑狱至今犹传诵焉。

杨国翰　字凤藻，云南云州人，嘉庆庚辰进士，道光十一年来署篆。性仁慈，为治以宽济猛，听事之暇，吟咏自娱。旋丁母忧，泣血不止，绝粒者数日，扶榇回里，以哀毁成疾，卒于途。士民于其去也，作联赠之云："地肺无灵，痛我慈君丧慈母；天心有感，俾完纯孝作纯臣。"

金　旂　字香谷，满州镶白旗举人，道光十四年任。性宽厚，治狱不烦。尤喜作养士类，校童子试，见有少年聪颖者，招致署中，教之成材。著有《香谷诗钞》行世。

朱　煌　字勿轩，直隶清苑县举人，由平湖县知县升补玉环同知。性刚直，嫉恶如仇。会英吉利寇宁波，沿海骚动，煌筹画防务，筑城堡，严斥堠，要害处拨重兵守之，修造炮台，抚循百姓，四境晏然。大吏奇其才，题升杭州府知府，莅任后遇事执法，杭人惮之，号为朱天君。仕至甘肃宁夏道，卒于官。

张　铣　字镜蓉，云南蒙化举人，大挑知县。道光二十三年署厅篆。劳心抚字，尤善折狱，受牒时，察其诬则掷弃之，务以息讼安民为本。仪门悬一联云："赋税完时，出斯门早回一刻；呈词写就，到此地再忍三分。"其存心于此可见。

龙光甸　字见田，广西临桂县人，嘉庆乙卯举人。官湖南知县，保荐卓异，升授浙江乍浦同知，比解任，士民作攀辕图留之。道光二十五年调署来任。民有讼不直者，罚之造桥梁、修道途，罕所笞辱。捐廉建养济院，周历四乡宣讲圣谕，有化民成俗之意。士民爱戴，亦至今称颂焉。子启瑞，道光辛丑进士以第一人及第，官至江西布政司。

徐　荣　字铁孙，广东驻防汉军正黄旗人，道光丙申进士，由临安县知县升授玉环同知。引见时，上谕海疆事宜，治民要务，退而赋诗纪其事。道光二十七年莅任。下车日，首录《纪恩诗》，又演《教民歌》刊示，分为忠孝勤俭让五首，情词剀切。断狱要言不烦。每肩舆出乡，即景赋诗，积而成帙，编入《怀古田舍诗钞》。尝于深谷中掘地作冢，埋诗其下。训导蔡燮昌有记志之。善书画，笔力挺拔，识者比之郑虔三绝。去任后累迁至福建汀漳龙道，死难渔亭。事载《浙江忠义录》。

杨　炳　字子萱，江西新城人。历任仁和、缙云、永嘉、嘉兴、秀水、平湖等县知县，乍浦同知，俱有政声。道光二十九年调署来任。时书院废弛，炳筹拨公款置备膏火，给发月课生童，刊刻章程，立碑以垂久远，士人至今赖之。后叙海运劳，以知府升用。咸丰十一年省城陷，与妾张氏同殉难。

汤成烈　字果卿，阳湖举人，大挑知县，咸丰元年摄厅篆。博学能文。在任政简刑清，民无所苦。展复后志未重修，集文人采辑遗闻，手自编摩，事未竟，受代去，所辑志稿亦未梓行，见者谓其驯雅云。

徐树楠　字让木，江西奉新人，道光乙未进士，咸丰二年由钱塘县调署来任。明年水灾，禾稼尽损，令绅富捐赈济荒，以纾民困。时海氛不靖，奸民勾通广盗，为害甚炽。树楠尽法惩治，内外肃清。又为民间子弟延师训诲，奖其勤于学者，以示劝勉。乐清土匪滋事，密迩邻封，人心摇动，树楠相机防剿，民赖以安。寻授东防同知。咸丰十年勦办省垣防务，城陷死之。事载《忠义录》。

丁承寿　字佛持，江苏武进人，咸丰壬子科举人，咸丰五年由遂安知县代理来任。断事明决，析及秋毫。瓜代时，士民欲晋省乞留，不果，寻去任。后补永嘉县知县。

邵凌霄　字星槎，贵州大定府毕节县人，道光戊子科解元，咸丰九年来署任。治民不施鞭挞，务以德化。听事之暇，诣书院讲四子书，旁及经史，娓娓不倦。民有因讼就质者，引经断之，复劝其息争端以睦邻里，有古循吏风。寻瑞安会匪为乱，郡城戒严，土匪王玑乘机窃发，聚众攻城。凌霄朝服升堂正容端坐，期以必死，赖团勇击退之，得免于难。去官后，玉人思之，立位附祀张公祠。

杨锡鹿　字乐苹，归安县附生，由试用训导剿匪出力，部选玉环训导，咸丰八年抵任。乐善好义，事有利士民者，请大吏饬属奉行。节孝祠岁久将圮，葺而新之，请藩司给县匾额以表幽光。在任二年，捐升江苏通判，委办抚恤局务，积劳成疾，寻卒。奉旨赐恤。

王　迟　仁和人，癸卯副榜，选乐清学教谕兼摄玉训。同治元年粤匪陷乐清，迟被执，骂贼不屈，遂死之。

陈春晖　字寅东，临海人，由廪贡生充志书馆誊录，选会稽训导，历署富阳、金华府训导，同治三年司铎玉环。立品端方，言笑不苟，待诸生寓宽于严，偶有过举，谆切训诫，期于能改而止。在任十二年，未尝褫文生衣顶，士心诚服。修脯之外不染一铢，有干以非义者，辄呵斥之。善诗古文词，兼工书法，虽老不废。闲时移花灌木以自适。年七十六卒于官，遗橐萧然，旧书数箧而已。子载洛、载沅、载澧、皆名列胶庠。载沅尤为马氏白眉，惜早卒。

黄维诰　字黼堂，江西新淦人，附贡生，道光三十年来署篆。首除衙蠹，翼民如子。会岁旱，诣乐清之白龙山蹑屐步祷，往返几二百里，即大沛，咸谓诚感之

应。校童子试,所拔前茅院试皆获隽,得士之盛为历来未有。旋以内忧解官。服阕,来省勷办防务。咸丰九年补玉环同知署温州知府。时粤寇窜浙,邻郡皆陷,温城独保无恙。贼退移守台州,抚恤流亡,剪除积匪。后任刘璈治台多异政,皆维诰树之先声也。抚军左宗棠察吏最严,于维诰首推贤能,上其功,以知府补用。同治三年来任,悬钲于堂,讼者击钲以诉,立与判决,民无冤枉,吏无需索。未几调宁郡捐局。六年复履任,清积案,出滞狱十余人,囹圄几空。又兴复书院,捐俸廉以延师,广集生徒,月给薪米,士类至今赖之。逾年因公调省,绅耆乞留回任,嗣是建陡闸,开河道,修城垣,立节孝坊,设牛痘局,善政种种,其他不胜枚举。先后计在玉十年,清慎公勤,始终如一。妇人孺子皆称黄外祖而不名以官,其惠泽之深入人心,尤可概见。年将古稀,引疾去,养疴于嘉松分司侄学良官署,优游六桥三竺间,五载而卒。方解任后,士民建四到亭,勒石纪颂,并设位张公祠以尸祝之。凡继任者来有惠政,佥曰是庶几一黄太守耳。比卒,闻讣多流涕。时光绪四年六月也,年七十三。

顾元亮　广东人。展复初新设水陆营汛,上游以元亮谙习洋务,调补玉环参将。勷办兴筑事宜,颇尽心力。时兵丁由外调集,糊口维艰,元亮深悯之,将卸篆,商诸后任胡贵设法调济。贵然其言,各捐廉金数千,买谷存营,以济粮饷所不继。寻升福建彭湖副将。众兵感其恩,建长生祠立主以尸祝之。

胡　贵　福建人,武举。详顾元亮传。

陈步云　字锦塘,瑞安人。嘉庆间以把总随闽、浙邱、王二提军过南剿捕于鱼山黑水深洋,值渠魁蔡牵大帮连綜截战,步云首先过船,遍身被伤三十四处。经提军会奏上闻,得旨:交部议叙,给功加一等军功功札,复赐奖武银牌、玉扳子各一,拔补温左千总,荐升定海游击。道光二年调署玉环参将。在任七月,以弭盗有功,不次迁转,历官镇海、琼州、温州、福宁总兵。遄征穷岛,净扫鲸鲵,计先后于玉环之披山、三盘、灵门、大鹿洋面攻沉盗船多帮,斩获淹毙无算,散见寇警。

留　绩

明

朱亮祖　六安人,浙江行省参政,以功封永嘉侯。元至正间,率舟师袭败方国珍侄明善于乐清三盘,追至楚门海口,又与汤和共讨之。今东青、陡门、三合潭

诸处建祠祀之，称玉环庙。详祠祀、寇警各志。

汤　和　字鼎臣，凤阳人，以功封信国公。元至正间，与参政朱亮祖共讨方明善于楚门港口。洪武间奉命巡视海徼，筑楚门所城，设千户等官守之。至今所人建城隍庙岁时尸祝焉。

方明谦　国珍侄。汤信国筑楚门所城，明谦襄办其事，甚有劳绩。

戚继光　字元敬，文登人，以世袭起家，累立奇功。明嘉靖间，授台金严参将，出御倭寇，累战皆捷，殄歼无遗，玉环沿海一带赖以安谧。太平林贵兆有《戚参戎平倭纪功》篇。

胡　宸　嘉靖间，与戚继光会攻倭寇于邓山洋，毙贼无算；又与楼东、朱文林等水陆夹攻，连日追捕，尽歼其众。详见寇警。

王一麟　万历间同知。议开玉环山，奉委勘丈。

刘文卿　万历间推官。议开屯玉环。

沈思学　万历间授温处参将，督率黄华关总哨王龙于黄门洋攻倭。王龙伤毙，思学统船会剿，擒获甚众。详见寇警。

国　朝

李　卫　浙江巡抚，雍正五年奏请展复玉环山，割乐清、太平两邑之地建设厅治。

高其倬　福建总督。展复初与浙抚李卫、署提督张溥、浙江提督石云倬查复情形，会议条奏。

张　溥　详高传。

石云倬　详高传。

王敛福　温处道佥事。雍正四年奉委会勘。

吕瑞麟　升任镇海营参将。雍正四年奉委会勘。

王　琏　乐清营副将。雍正四年奉委协勘，并拨兵巡查弹压。有《驱虎记》，载艺文。

傅　珏　奉天开原县拔贡，试用知县，雍正八年委办城工，兼理塘洋盐场。

朱　椿　温处巡道。乾隆二十年，以玉环新设，尚未建学，详请附入温州府学，岁科额定入学文生员四名、武生二名。

李长庚　定海镇总兵，谥壮烈。搜捕洋盗，日夜穷追。嘉庆间，凤尾、水澳各帮盗船皆附蔡牵窜扰浙洋，李总统三镇水师会剿于东臼洋，尽歼其众，几无遗类。

见寇警。

岳　玺　黄岩镇总兵。嘉庆间与温州镇胡振声会剿水澳帮盗船于东臼洋，攻沉擒获，剿灭无遗。详寇警。

胡振声　温州镇总兵。嘉庆间在东臼洋攻获补网帮盗船。详寇警。

黄万楷　署乐清县知县。嘉庆间在东臼洋攻获卖油帮盗船，土盗杨颗等赴玉环投诚。详寇警。

张　成　黄岩镇总兵。嘉庆间于披山洋面追捕黄葵帮盗船，计擒甚众，黄葵至玉环投诚。详寇警。

阮　元　浙江巡抚。嘉庆八年，会同学政刘镮之奏请建玉环厅学，加取进文生员八名，武生四名，廪膳增广生员各八名。

刘镮之　详阮传。

李景曾　温州镇总兵。嘉庆间先后在三盘、披山、东臼洋面攻获盗船，洋匪敛迹。详寇警。

周兆基　浙江学政。嘉庆十六年，奏请玉环照州县学之例，量予拔贡一名。

童镇升　黄岩镇总兵。嘉庆间披山洋攻获新兴帮盗船，贼势穷蹙，擒斩无算。详寇警。

附录：试用知县綦纹，雍正七年委收温汛涂税。试用县丞王良谷，太仓州廪贡生，雍正七年接收温汛涂税。试用县丞吴廷云，雍正七年委收台汛涂税。试用州同潘重庚，山东济宁州人，雍正七年接收台汛涂税。临海县丞李炎，直隶保定府监生，雍正九年接收台汛涂税。以上各员，展复初奉委襄事，于地方均有裨益，虽事迹无多，未可湮没，附志以示后来。

玉环厅志卷之十

人物志

玉环山旧隶乐清、太平，名臣介节以及隐逸清流卓卓有人，其他则无所表见，或年湮代远，嘉言懿行没而不彰，未可知也。近自展复以来，圣泽涵濡，群知砥砺，其事其人，既可为闾里称士林重者，即可为志乘光，传之后世，播其遗芳，当更有闻风而兴起焉。志人物。

仕　进

宋

戴　明　官户部侍郎。传详名臣。

戴　铨　官江西建昌同知。见封荫。

戴廷坚　官道州录事参军。见征辟。

明

戴元贽　山东长山县知县。

戴元质　除河南彰德府，迪功郎。详见荐举。

陈　钝　官吏部文选司郎中。传详介节。

彭　俊　《太平县志》：竹冈人，成化乙酉举人。博学能文，官至大名府同知，有政声。

彭　昭　《太平县志》：俊之侄，官仙游知县。

陈　辅　钝子，世居竹冈，成化庚子应天中式举人。禀承家学，经术文章皆

有渊源。官安溪学教谕，勤于训迪，士心悦服。

张克用 《太平县志》：桐林人，成化庚子中顺天举人。颖悟绝伦，博览经史，属文援引极博而一归于正。官河南归德州学正，日与诸生讲论书史，口如悬河，娓娓不倦，大有侍中之风。

张 积 官福建政和县训导。见文苑。

陈 秉 钝之孙，宏治年岁贡。幼好读书，善古文，恣肆汪洋，深得韩、苏气息。后官颍川训导，课士有方，儒风丕振。

陈 璋 刑部主事，升大理寺卿，官至侍郎。传详名臣。

陈 祓 官光禄署正。见封荫。

陈 亶 璋从弟。官御史。

戴邦授 官福建仙游县教谕。

国 朝

戴天攀 官员外郎。见封荫。

林 芳 字光锡，号芷生，居楚门。嘉庆癸酉举人，甲戌联捷进士，选湖北武昌县知县。道光戊子科充乡试同考官，得人称盛，蒋侍读元溥、毕中丞至皆出其门。任满保升知州，命未下，丁母忧回籍。服阕，选山西洪洞县，调石楼知县，皆有政绩。卒于官。

陈在镕 字青州，居东青，岁贡生，笃学励行。嘉庆八年起建学宫，在镕经理其事，年八十选秀水学训导，评文课艺，士类悦服。寻卒于官。

陈 杰 居本城。援例分发江西县丞，保升知县。

陈松鹤 字寿亭，居本城。援例分发福建，署南台主簿，襄办夷务。丁忧回籍。服阕，历署南平、峡阳县丞，上洋通判。军兴后，闽中会匪蜂起，上洋为水陆通衢，松鹤捐资募勇，剿抚兼施，以功授南安县知县，升永春州知州。未抵任，委办延平盐务，积劳成疾，卒于差次。

章葆清 居本城。援例分发福建县丞，代理邵武县知县。

吴冠萼 字雪香，居楚门。由附生援例分发福建，补同安县典史，帮办上洋军务。以获解匪首李猫毅等功，升县丞，加提举衔，赏戴蓝翎。寻卒于官。

潘 藩 字东屏，居本城。道光丁酉拔贡，历任丽水宣平县学教谕，恪守官箴，勤于训迪，为士林所瞻仰。卒于官。

林青阳 居陈岙，岁贡生。选授常山县训导。

庞云骧　字藕汀，居密莺，廪贡生。历署开化、山阴县教谕，庆元县训导。

杨拔萃　字茹山，居车首台，岁贡生。署嵊县教谕。

潘福恩　字慈舫，居本城，增贡生。署庆元县教谕。

沈廷基　居小麦屿，岁贡生。署宣平县教谕。

董逢西　字梦庚，居陡门庄，增贡生。署龙泉县教谕。

刘国祯　字崧生，居陈岙，增贡生。署于潜县教谕。

林　瀛　字苑臣，芳之孙，附生。署福建武平县知县。

韩姬宗　江西试用知县。详见征辟。

戴宪宗　《太平县志》：字良高，竹冈人。行伍出身，历官至定海总兵。传详名臣。

黄飞鹏　字伟堂，居本城。由行伍出身，历官定海右营游击，嘉庆八年迁瑞安副将，日夜严于缉捕。升黄岩镇总兵，于玉环三盘洋面攻击邱獭帮盗船，获盗许潭等三十余人。调广东碣石镇，转迁阳江镇，升广东提督。寻卒于官。

林正阳　字画堂，居西青街。由行伍起家，署定海营守备。道光二十一年，英吉利犯定海，正阳倡议筑土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总兵葛云飞深然之，捐俸兴役，甫告竣，洋人大举入寇，官军堵御鏖战六昼夜，不能胜；洋人弃舟登岸自间道进，两路夹攻，我兵腹背受敌，军遂溃，正阳受重伤。后随总兵郑宗凯收复定海厅城，以劳绩授黄岩守备，复调定海守备。寻升黄岩游击，署玉环参将，调署瑞安副将，升镇海参将，乍浦副将。所莅各任，士卒衔恩。咸丰七年署黄岩镇总兵，八年卒于官。子三：长凤岐，定海把总；次嘉源，玉环把总；三嘉诩，国学生。

黄宗海　居青塘，武举，平阳都司。

李邦龙　居西潭，守备。

戴天荣　见封荫。福建将军标把总，转千总。

傅起龙　居西青街，温标中营把总。传详忠义。

黄炳忠　居西青街，玉环右营把总。

黄增华　飞鹏侄，瑞安把总。

潘　恺　居本城，温州城守营都司。

潘中鳌　居本城，武生，平阳守备。

徐安邦　本城人，玉环左营把总。

王正昌　居水孔口，武生。玉环左营把总，署千总。

郭宝升　居西青街。瑞安把总，署千总。

吴邦海　居芦岙。武举，玉环左营千总，升处州守备。

牟士龙　居西青街。玉环左营把总。

傅联辉　居西青街。定海中营游击。

庄有发　居西青街。温州守备，署游击。

鲍亦清　居本城。玉环左营守备。

冯振荣　居本城。玉环右营把总，署千总。

高维标　居本城。玉环左营把总，署千总。

李思忠　居西青街。平阳把总。

王秀华　居密莺。武生，平阳把总。

万纪标　居西青街。温州把总。

林凤岐　正阳子。定海把总，署千总。

陈逢春　居三盘。瑞安都司。

张殿扬　居西青街。瑞安千总。

林嘉源　正阳次子。玉环右营把总。

傅长泰　起龙孙。历署石浦、宁波、健跳守备。传详忠义。

鲍锦龙　亦清子。玉环左营把总。

傅长龙　居西青街。玉环右营把总。

罗凤阳　居渔岙。宁波提右把总，五品蓝翎尽先千总。

章允武　居本城。瑞安把总。

李复恩　居瑶岙。大荆把总。

陈祥高　居西青街。玉环左营把总。

名　臣

宋

戴　明　字见远，号晦斋，竹冈人。淳熙乙未进士，除翰林检讨，丁酉出知福建福宁府事，有善政。乙亥陈俊照荐升四川提刑。辛丑调太常寺少卿。乙巳升工部侍郎，转户部侍郎。立朝孤介，刚直不阿，摈斥姜特立招权预政。时特立内结固甚，未得志，寻卒于官，直声震京师。绍熙二年，刘正请赠户部尚书、太子少

师，谥忠肃，荫一子铨。

明

陈　璋　字宗猷，竹冈人。《太平县志》：宏治乙丑进士，授刑部主事。曰："士不读书谓之废学，官不读律谓之旷官"。乃研求法意，至忘寝食，律有疑难，亲为注解，遂以法家名。历员外、郎中。奉敕审录八闽大案，所活不下百余人。事竣还京，适武宗南巡，上疏谏止，廷杖五十，伏枕五月而后起。世宗嗣立，升大理寺卿。时锦衣捕获群盗数十人，中十二人实系平民，送大理审，璋曰："笞一臧获不当其罪，人且得而议之，况置十二人于非命乎？"具奏释之。继为刑部左侍郎。有上官以非法杖死下吏，下法司狱，或欲贷之。璋曰："杀人抵罪，官与民一也。"固执不可。忤执政意，即乞致仕归。子猷，领乡荐；袟，以父荫任南京光禄署正。从弟亶，进士，官御史。墓在乐清一都万岙山。朝廷赐祭葬，墓前大石碑记一、坊表三。侍郎坊在东岙门闸头，大廷尉坊在乐清县前，小司寇坊在永嘉县。俱见《府志》并《太平县志》。

陈　亶　璋从弟，嘉靖癸未进士。学问淹博，所为文俱有心得，卓然成一家言。官至御史，弹劾不避权贵，直声振天下。

国　朝

戴宪宗　《太平县志》、《载氏宗谱》：字良高，号云峰，竹冈人。幼习举子业，性聪俊。比长，膂力不凡，好驰马试剑，有立功沙漠志。年十八辍业从戎。康熙十六年，从郡人总兵蒋茂勋破八仙、虎眼、九连等洞，杀贼功多，赏守备职。寻以郑寇据台湾，乃献策军门，主帅施烺奇之，用其言攻无不克。及临阵，身先士卒，生擒盗魁郑国胜等，身被重创。上召诣景山匝验血痕，以功授左都督。三十一年除汀州镇中军游击，两摄总兵印。会汀属永定饥民拥众入广，贩盐谋活，有司以为私枭，捕急激变，请兵除之。宪宗单车赴境谕散其众，民变遂寝。百姓感激罗拜塞道，为建生祠祀之。旋擢河南参将，剪除大蠹，兵民乐业。五十八年升福建将军标副将，益整官箴。转调彭湖。雍正元年秋迁镇四明，将之任，偶染疯疾，疏上乞休，优诏褒答，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休致，封赠四世，妻李氏皆一品夫人，荫一子天攀，以员外郎用。

介　节

明

陈　钝　《太平县志》:字斯钝,号寿斋,竹冈人,乐清籍,分县后属太境。《府志》:乐清人,今归玉环。以孝闻。起家甲科,官行人,历使远藩。至朝鲜,世子亲馈,毫无所受,凡再进再却,且谕以诗,有"天使非关贿赂来"之句,朝鲜人相顾动色。进文选郎中,旋乞休。著有《全归集》,《恤刑录》行世。墓在乐清一都万岙山之原,有"天官大夫"坊在乐清县前。

忠　义

李　亮　坦熊公仆也。服从最久,持躬谨厚,素明大义。展复时,城工甫兴,公适患病剧,亮夜焚香告天,祈以身代,亮果得疾,公病痊而亮卒不起。环人义之,奉主于厉坛,岁祀以报。

傅起龙　西青街人。由行伍拔补温标中营把总,积年在洋缉捕盗贼,屡受伤,无所畏避。嘉庆十八年,奉差巡洋探听匪踪,遇大风淹毙,奉旨给予云骑尉世袭罔替。

陈厚贵　灵昆人。咸丰三年十月,广艇与五桨盗船连舭三十余号上岸焚掠,厚贵率乡团毙贼十余人,复奋勇前进,寻遇害,由厅详请抚军奏准恩恤。

吴景星　字国沛,居乌岩,厅武生。咸丰十年以瑞安外委随防省垣凤山门,守御罔懈。二月二十七日城陷,巷战死之。事闻,予世袭云骑尉。

林丕渊　天马山人。同治元年,粤匪踞桐林扰楚门,丕渊率乡团御贼,力战死之。

张挨元　大南塘人。同治元年发逆踞楚门,挨元首先拒敌,中炮死。

林振龙　字熙寿,居大麦屿。奉宪团练水勇,在洋缉盗,屡有劳绩。同治元年,太平粤匪分股踞楚门,振龙领战舰截琛浦港口,贼不得渡。与鸡冠山水勇合同进剿,轰炮击毙贼目数人,其众悉溃。复从乐清江口夺贼粮米,乐清乡民乘势起义,以振龙为外援,振龙舍舟登岸,誓与贼决战,中途遇伏,中弹死。事闻,赐祀昭忠祠,见《忠义录》。弟振芳,与振龙协力攻击,振龙死,冒险夺尸,乐清收复,奉

旨以千总尽先补用。

傅长泰　起龙长孙也。由世职学习定海中营，同治元年粤寇攻定城，御寇血战，又追剿广匪有功，以守备尽先补用。历署石浦、宁海、健跳守备。八年十一月在鸡笼屿洋面攻击盗船，盗发炮击之，中弹死。事闻，恩恤云骑尉世袭罔替。

附：殉难

乾隆间：黄永高　彭天雄　黄连桂　胡国宝
李国定　刘　超　蒋圣贵　蒋得胜
蒋得沛　陈庆云　陈克龙　张宗耀
邵士良　章文魁　徐广进　苏廷魁
林廷元　屠得凤　丁得荣　王锦锡
林世荣　王元标　瞿进福　叶茂升
管庆荣　林宁太　李得龙　练成华
许锡魁　金胜荣　彭得胜

嘉庆间：张锦瀚　赵景桂　林成富　程胜海
吕进发　徐廷标　郎景昌　林成禄
李桂兰

道光间：张茂乾　方学孺　陈茂土　赵廷瑞
梁廷奇　王庆安　柳庆杨　王汝进
赵景富　金起凤　陈君金　林成苹
林国标　朱廷龙　杨逢贵　戴圣恩
蔡大进　金昌镃　包得胜　王国进
林茂荣　陈连魁　陈元魁　郑恩魁
郑成金

咸丰间：周金龙　冯其进　孔继清　吴镇藩
林茂春　江长茂　杨成龙　戴飞鹏
陈邦海　杨得敖　陈朝明　林加祥
黄丙凤　何成绅　孙文荣　柯文贵
陈加法　苏品芳　金紫魁　林士毓
范启元　陈茂贵　谢逢高　章宗辉
钟加敖　孙振标　黄英明　林常富

	金子龙	郭奇昌	曾宏标	陈福连
	张元升	陈锡有	黄丙高	林秀荣
	戴朝阳	林成贵	陈永祥	颜希顺
	吴镇国	高士有	葛奇荣	潘中敖
	叶茂海	萧弘治	郑起得	陈林春
	马章林	陈昌登	柯作林	章文斌
	周景元	傅余升	谢　鸣	赵克顺
	胡国樑	张凌云	梁登元	傅凯旋
	李丙中	章大恩	陈盛得	胡金顺
	陈英魁	李廷桂	傅加保	高维庆
	杨得昌	金良明	张万金	徐丙高
	陈邦国	钟加标	李成标	陈锡沛
	张瑞荣	卢名庆	林维通	黄得高
	林廷宏	萧士华	王汝蛟	董启益
	傅光楠	陈大富	潘长升	郭登祥
	冯廷寿	盛金顺	林正芳	胡文柯
	陈英元	谢吉华	董逢标	李金敖
	苏丙敖	邵长云	朱升平	蔡得富
	游余法	莫保林	朱南扬	张玉印
	张永林	方青云	陈大裕	谢学标
	卢得胜	项大胜	王林贵	张天德
	张永龄	陈大有		
同治间：	柯邦桧	张金凤		
光绪间：	周良带			

孝　友

明

林得性　《万历府志》：字洪道，居乐清台山，雍正间析入玉环。正统时人，事

媚母陈氏尽孝，病求医无验，尝割股和药愈之。

国　朝

董思勒　字赞虞，厅廪生，居陡门庄。少失怙，事继母曲得其欢。弟虽异出，友爱弥笃，内外翕然称之。尤谨细行，造次不苟。课徒馆规肃然，足为师表。

冯廷魁　密莺庄人，家甚贫，以舌耕糊口。事亲尽孝，亲没，庐墓三载。凡朔望焚香拜叩于墓，虽授徒邻邑，风雨必至。忌日减膳沐浴，祭毕而哭，如居丧时。终身与物无忤，虽常见者必以礼貌，暑不露体，行不由径，乡里皆敬惮之。享年七十八。

叶震业　本城人。孝于事亲，每日市甘旨以供膳，亲病躬奉汤药，衣不解带。母先卒，父晚年失明，侍饮食起居不离顷刻，殁则哀毁失声，水浆不入口者数日。咸丰间，诸绅呈明有司，转请题旌，会军兴道梗，事遂寝。

林阿皆　古顺庄人。家綦贫，自幼失怙，母多病，佣工以供药饵，凡亵服溺器，必躬自涤濯，历久不懈。

叶公邦　楚门人。幼失怙，事母以孝，定省无愆仪。母病，药饵必亲尝以进，衣不解带，目不交睫，历久无倦。

叶芝芬　字云田，楚门人，厅增生。性孝友，弱龄时父病，割股和药以进，父病随瘳。子佩芳、佩璈、佩铬皆诸生，有声庠序。

邱德懋　楚门人，以孝闻。父病笃，割股疗之。年六十余举乡宾。

董元衢　陡门庄人，孝事父母，处兄弟极友爱。俗例兄弟析居，有产者抽让长田，元衢不私其利，以所息置田亩为族中应试之费。同知杨炳、训导蔡燮昌举乡介宾，额其庐曰"德重乡评"。子逢西，署龙泉县教谕。

李秦龄　小叠人，家綦贫，自幼失恃，零丁孤苦。父恩庆，年五十丧明，龄肩贩以供甘旨，早出暮回，奉养无缺，凡亵服溺器必亲自濯涤，事奉周至，三十年如一日。妻陈氏，亦能善体夫志，孝事衰翁，迄今人皆称道焉。

郑禄桃　樟岙人。家世业农，母早卒，事父惟谨。一日父病危，祷于村之东岳神，以剃发小刀刺入左胁下割其肝，昏扑于地，有邻人见之，敷以香尘，不移时而苏，比归，烹肝以进，父病寻愈，禄桃亦无恙。里人以孝称，由厅详请待旌。

义　行

潘懋贵　水孔口人。生平慷慨好义。玉环土地初辟，学校未兴，士皆归本籍应试。懋贵令子光辉、光恭呈请开考，舍腴田十亩以充经费，经中丞奏准未设学宫而先置学额，皆懋贵力也，士类感之。

王屏藩　字元德，郡庠生，居龙王。董建文昌阁，设塾训徒，循循不倦。有贫家子，尝赏识于牧竖中，不取修脯，且助以薪米，教之成名，乡里义之。

戴全斌　号易庵，字世广，例贡生，居蒲田。存心长厚，所为不择利亦不市名，有贫乏者赈恤之。抚军阮文达奏请建学，命下日率以经理为难，全斌曰："是不难，人患不为耳。为之何难非易也。"慨然倡捐并董成其事。生平倾接士林，多所资助，楚门林芳、太平黄浚皆得沾润，先后成进士。尝与王屏藩同建文昌阁于西青山，以为社学。其他好义类如此。训导周沄举介宾。子步云，附贡生；湘云，岁贡生；庆云，国学生。

沈　兰　吴屏藩　吴钟英　此三人者，皆创建学宫首先倡议者也。沈兰，例贡生，小麦屿人，吴屏藩、吴钟英，一芦岙人，一乌岩人，俱国学生，同心好善，踊跃输捐，又鸠工庀材，不辞劳瘁，督成其事。同举乡饮宾。

江晴峰　芦岙人，例贡生。嘉庆六年建学，倾囊输捐以襄善举，督课工程，尤不避嫌怨。与戴全斌、沈兰、吴屏藩、吴钟英同举乡宾。

韩振祥　字贵铨，居山外张。性温厚，重义疏财。道光十三年岁饥，运米石以平粜，全活甚众。其他置祀产，舍棺木，凡城乡义举，倡助无吝色。子承烈，孙姬宗，曾孙方召，俱名列黉宫，人谓厚德之报。

戴庭兰　字叔澄，国学生，居东岙。有祖遗涂田，岁久成膏腴，或讽以增租息，每年可倍粟千余石。庭兰曰："此损人益己事，吾不为也。"里有家贫鬻女，赠以资并养其女，比长洽妾遣嫁之。城乡义举，率捐金为倡。子天颜，庠生；孙列子衿者四人。

庞步元　字敬斋，厅庠生，居密莺。生平乐善好施，见义必为，以玉环僻处海隅，离省较远，秋闱应试者人数寥寥，请于母捐腴田十亩以侑路费。后之捐助宾兴者相继而起，赖步元为之倡始也，至今士类犹啧啧称之。子四，长廷献、四云骝，并国子监生；次云骧，廪贡生，试用训导；三鸿翥，同治癸酉拔贡。

林秉植　西青街人。性公直慈祥，乐善好义。见有尸骸暴露，恻然悯之，约同志醵金施棺，又买山以为义冢。岁值荒歉，则倡捐买米设局赈饥。其他兴修庙宇、途路、桥梁、渡船一切义举，皆始终勤事，以一身董其成焉。

陈鼎枚　号莲塘，厅庠生，居徐都。慷慨好义。厅院试卷倡首议价，呈明各大宪，俾胥吏无所需索，士林感之。子庠生鸣岐，颇有父风，乡里雀角之争得一言而解，惜早卒，远近皆悼叹。

刘斌然　陈岙人，岁贡生。嗜学慕义，慷慨好施。咸丰间岁饥，与弟端然、侄国彦等买谷以赈，全活甚众。温处道庆以"惠及桑梓"表其闾。

王炳南　号简斋，附贡生，居楚门。性抗直，乡里中有积弊，力矫去之，不避嫌怨。尤尚义好施，建婴堂、舍药饵，皆首先倡捐。年八十卒。弟贡生正南，号烈轩，谦谨笃实，有恶声置不与辨。倡捐修天香书院，廓其规制，学者始容栖息。其他善举，与兄炳南慷慨乐输，人有竞爽之称。

赵玉衡　外塘人。性慷慨好施，邻里有贫乏者周恤之。同知杜以"高行足式"奖其闾。

林植三　见祠祀碑记。

江师宾　沙岙人。好义急公。嘉庆间绅富捐建文庙工竣，师宾恐善举湮没，立碑记其姓氏，俾垂永远。尝筑塘普竹，可开田数百顷，拟落成后割畲田以资宾兴路费，工未竣而塘为风潮倾决，深自抱憾。临终谆嘱其子，必竭蹶兴工以续成己志，其乐于为善如此。

江得宽　师宾子，乡介宾。承父遗言筑普竹塘，竭力经营，事成，捐田百亩归入宾兴项下，以成亲志。光绪四年，奉宪筹办积谷为备荒之策，得宽首先倡善，捐田十亩，以每年租谷存积义仓，永远勿替，乡里义之。同知胥寿荣赠"硕德延龄"匾。卒年八十。

文　苑

宋

林　幹　传详隐逸。

戴　明　传详名臣。

樊汝舟　《太平县志》：樊塘人。按：樊塘即今芳杜。汝舟登宝佑丙辰进士，

以文学纯粹，为时推重。未仕而卒。

陈绍南 《太平县志》：玉环乡人。按：绍南与汝舟同榜进士，文学齐名，皆赍志以没，时人惜之。

明

陈 钝 传详介节。

彭 昭 《太平县志》：竹冈人。按：昭，俊之侄，叔侄同榜，时论荣之。有双桂坊表其里门。官仙游知县，文章政绩，颇重于时。

张 甫 《太平县志》：字尚美，桐林人，成化戊子举人，淹贯经术，文词典赡，未仕而卒。

陈 璋 传详名臣。

陈 猷 《府志》：璋之子，正德丙子举人。仰承庭训，学有渊源，著有《困学集》行世，省府志作《田学集》。

张 积 克用子，宏治十年岁贡。学有根底，为文自出机杼，迥不犹人。诗宗山谷，著有《杏坛诗集》。官福建政和训导，以振作人才为事，有功文教。

国 朝

董文贤 字榴园，居陡门庄。博极群书，尤深于经学，文词考核详明。大兴朱文正校士温州，大加称赏，以故名重一时。家居授徒，务以根柢相勖。后董氏代有明经讲学乡里，皆承其渊源焉。

林 芳 传详仕进。

陈在镕 传详仕进。

章 鼎 字趾颠，居陡门庄，岁贡生。从学于董文贤最久，故深得其传。为文一宗理法，不染纤尘，诗律深细，书法尤清矫。时玉环初设学额，鼎以冠军食饩，实为后来领袖。同知姚鸣庭延之教子，鼎尽心训迪，不为人关说一事，姚以是益器重之。

董振国 字愚溪，居陡门庄，恩贡生，文贤从子，与章鼎同受业于文贤。性和易，博览经史，旁及堪舆星学诸书，靡不穷究，行文古藻纷披，绝无浮艳。晚年教授生徒，多所造就。

赵 锜 字璞山，居本城，岁贡生。多闻强记，博涉书史，尤有《左》癖，至老犹能背诵。锐意为学，于世事多所凿枘，人以书痴目之。

朱 衡 字五云，居本城。沉潜好学，文章诗赋皆擅长，累试冠军，受知于杜

石樵学使，登拔萃科。

戴湘云　字菊坡，居蒲田，岁贡生。学问淹博，文词典赡，性又慷慨好施，尝出粟赈饥，活人无算。同知陆玉书深契之，每造庐相访，唱和终日，有访戴诗，比为剡溪安道；太平名进士黄浚寓书于人，又比之周茂叔、李延平，其见赏名流如此。

李长青　字南一，居本城，厅廪生。自幼聪慧，读书数行俱下，文本经术而蕴藉风流，为刘金门学使所赏，文名藉甚。因攻苦过劳，呕血卒。

江南琳　字士括，居芦岙，厅廪生，进士林芳高弟。好学能文，屡试皆高等，因思虑过劳，未中年而卒。

郑梦熊　居楚门。幼慧能文，年十五入厅庠，名噪一时，旋以优等食饩，家居课徒，成材不少，未及贡而卒。

郭人垣　字勤浦，居密溪，厅廪生。家贫嗜学，为文自出机杼，不袭前人一字。惜不永其年，未贡而卒。

刘超然　字牧坡，居陈岙，恩贡生。沉潜嗜学，博览群书，岁科试屡冠军，林芷生进士尝以大器许之。乃鏖战棘闱，历荐不售，退而授徒于乡，一时游庠食饩者多出其门。子国琛、国英皆庠生，国琛尤积学能文，克绍其传。

林青阳　字玉珩，居陈岙，岁贡生。自幼家贫，父令其杂佣操作，青阳挟册田间，吟讽不辍。父异之，使出就外傅，弱冠即游庠，累试俱高等。后以明经选江山司训，未任卒。

王　邻　字翼汝，居龙王，岁贡生。学问淹通，制艺及骈体文均为时传诵。书法摹赵松雪而得其神似。好游山水以助吟兴，尝游幕楚北，历赤壁、洞庭诸胜而诗益工。晚年归家授徒。同知徐荣深契之，为跋其藁，后迁绍兴知府，自刻《怀古田舍诗钞》，犹走怦以乞序焉。

董思华　字杏苑，居鳝鱼头，岁贡生。性颖悟，为文援笔立就，试即冠其曹。授徒终身，登黉宫食廪饩者踵相接也，拔萃五科皆出其门。卒年八十。

沈妙基　字子静，居小麦屿。性聪颖，学问淹通，制艺出色当行，识者决为投时利器，乃久困场屋，屡荐不售。以优廪贡成均，与兄肇基同列明经。

李树苑　字西园，居西青岙，岁贡生。天姿明敏，学有本源，精举子业，尤长于古文。晚年讲学于乡，从游者多受益。

张英凤　字海甸，居南山，岁贡生。性敏而勤学，制艺简练，揣摩屡试冠军，

秋闱历荐不第，以授徒终其身。

林灿霞　字曙江，居本城，岁贡生。性聪颖，善属文，累试高等。食饩上庠。秋闱屡荐不售，归而授徒，游其门者即破壁飞去。以明经终身，士人惜之。

董思勳　传详孝友。

潘　藩　传详仕进。

王震之　字云生，居楚门，岁贡生。颖慧绝伦，过目成诵，为文千言立就，不假思索，岁科五试冠军，而屡困棘闱，设馆授徒，于后进多所成就。

江南莲　字禄田，居芦岙，厅增生。好学能文，授徒数十年，所造就者甚众。

李庚星　字瀛仙，居蝤蠓岙；恩贡生。性敏慧，为文援笔立就，试辄冠军。同知金旃令就署读书，厚其膏火，得以专心肄习，故庚星之学益茂。嗣后授徒于乡，从学者多成名。

林增辉　字蕴山，居大沙头，厅廪生。性沈静，文从烹炼而出，确有心得，课徒必尽职，久抱沉疴，犹吟咏不辍，以积劳呕血卒。

王指南　字午亭，居庙湾。好学能文，尤工诗赋，受知于昆明赵蓉舫学使，取登拔萃科，同知汤成烈聘修志乘，草创已成，未梓行而卒。

赵相如　字慕蘅，居西岙，厅增生。读书数行俱下，文思沉著，能入木三分。同知金旃延之入署，与李庚星共笔砚，皆名下士。

蔡炳莲　字芙峰，居本城，厅附生。学养兼优，生平岳岳为方，取与不苟，教授生徒历前后数十年，时贤多出其门。

徐丙芬　字兰生，居本城。自幼颖异，读书过目成诵，制艺试贴皆擅长，律赋尤精，故试辄冠军。登辛酉拔贡，因军兴道梗未应廷试，卒于家。

庞鸿翥　字楚秋，居密莺。性敏慧，好读经史古文，旁及宋儒语录，俱有心得，制艺诗赋并皆佳妙。岁科试屡冠军，丁濂甫学使选其文登校士录。工篆隶，尤善作画，求者踵接于门，挥洒立应。以选拔入都，未及廷试而卒，士林惜之。

董逢吉　字小苑，居鳝鱼头。思华子，厅廪生。自幼颖悟，文不以涂附为工，岁科屡列前茅。援徒必教以理法，故游其门者多所受益。

隐　逸

宋

林　幹　旧《通志》字国材。崇宁初，士皆以舍法论秀登名，独不事举业，闭门著书，居木榴山，因号木榴子。著《渊通》四十八篇，《覃思》一十三篇。邑令鲍辉遗幹书，谓读《覃思》，知古大圣人治心养性于此矣。《渊通》一书理义精微，非晚学能窥涯涘。一日见幹草衣木质，进退疏野，知为遁世士，益尊重之。

元

刘元芳　陈高《不系舟渔集》有《刘元芳休休室铭》，见艺文。

寓　贤

元

徐尹绅　字介生，号文缙，元进士，署福建建宁路总管，时中原多故，避居芦岙。明洪武间迁居民于内地，乃转徙乐清白溪，子姓繁衍。今芦岙金氏住宅即其寓居基址。

方　外

乾隆间，灵山寺慈明和尚严戒行，亦通文墨。一日外出，其僧徒私买海螺去其尾壳煮食之，已煮熟矣，适慈明归，众皆避去，慈明取而撒之前溪，口诵偈言送入清流，嗣后溪沙中往往淘出螺蛳，尾止半截而活如故。

刘仲彬　元时乐清人，善数学，作养真道院于玉环山凤林岙中之梅屿，见古迹。《瓯海轶闻》。陈高《不系舟渔集·送刘仲彬序》：往岁予在四明，乐清刘仲彬自乡中来，以善数学能推人生年月日时多中，上官有据权势者方骄肆得意甚，仲彬布数，为言不避去将败，未几果败，人咸神之，予始知仲彬之精于术也。

玉环厅志卷之十一

选 举 志

玉环乡之科名，肇见宋明，至我朝建设厅治，学校初兴，即有名列贤书，且联登科第。嗣是而剑气珠光郁而不发，盖时为之也。方今家弦户诵，士气蒸蒸，其步武前贤接踵而起者，当自不乏，从此鹍荐鹏骞，联翩直上，以为国家黼黻之才，有厚望焉。志选举。

进 士

宋宋之科目惟进士得人为盛。

淳熙乙未詹骙榜：

戴 明《戴氏宗谱》：字见远，竹冈人，官户部侍郎。传详名臣。府县志失载。

宝佑丙辰文天祥榜：

陈绍南《太平县志》：玉环乡人。见文苑。

樊汝舟《太平县志》：樊塘人。即今芳杜。见文苑。

明洪武三年开科举，正统二年令开科，不拘额数。

正统丙辰周旋榜：

陈钝传详介节。

宏治乙丑顾鼎臣榜：

陈 璋传详名臣。

嘉靖癸丑姚来榜：

陈　亶传详名臣。

国　朝顺治三年初行会试，嗣后定子、午、卯、酉年分秋八月举乡试，丑、未、辰、戌年春二月举会试。

嘉庆甲戌龙汝言榜：

林　芳传详仕进。

举　人

明洪武三年诏开科，以今年八月为始。四年诏各行省连试三年，自后三年一举，永为定式。六年诏停科举，专行荐辟。至十七年，始复开科。

洪武二十六年癸酉科：戴元赞《戴氏家谱》：竹冈人。志失载。

宣德十年乙卯科：陈　钝

成化元年乙酉科：彭　俊见仕进。彭　昭见仕进。

成化四年戊子科：张　甫见文苑。

成化十六年庚子科：陈　辅见仕进。张克用见仕进。

宏治八年乙卯科：陈　璋见进士。

正德十年丙子科：陈　猷见文苑。陈亶见名臣。

国　朝顺治二年，浙江开科，额取一百七名，嗣后累次增减，乾隆间定额九十四名，同治间定为一百四名。

嘉庆十八年癸酉科：林　芳见进士。

光绪五年己卯科：蒋乙藜字子青，居本城。

[贡　生]

拔　贡

国朝顺治元年准每府学贡二人，县学各贡一人。乾隆七年定十二年一举，永著为例。嘉庆十六年学政周兆基奏请玉环照州县学之例量予拔贡一名。

林　芳见进士，嘉庆癸酉科。

朱　衡见文苑，道光乙酉科。

潘　藩传详仕进，道光丁酉科。

王指南见文苑，道光己酉科。

徐丙芬见文苑，咸丰辛酉科。

庞鸿熹见文苑，同治癸酉科。

副　贡

明《元史》：至正复科之后，增取试备榜，亦授以郡学录，县教谕，此副榜之始。明乡会试皆有之，名曰给赏，会副或予铨除，乡副肄业学宫如故，有时准贡，盖出特恩。

戴邦授竹冈人，嘉靖丙午科。

恩岁贡

明永乐二年诏天下，岁贡用洪武二十五年例府，学一年二人，县学一人。十九年诏天下，岁贡用洪武二十一年例，府学一年、县学三年贡一人。天顺六年，令廪生四十岁以上者俱贡。宏治九年，准今年起至十三年每年贡一人。

彭　俊见举人。《府志》天顺年贡。

张　积宏治十年贡。

陈　秉见仕进。

国　朝顺治元年，准各直省府学每年一人，州学三年二人，县学二年一人。康熙八年，仍令府学一年一贡，州学三年二贡，县学二年一贡。凡遇恩诏，以正贡作恩贡，以次贡作岁贡。玉环三年一贡。

董文贤见文苑乾隆五十五年贡。

陈在镕见仕进，嘉庆年贡。

章　鼎见文苑，嘉庆年贡。

董振国见文苑，嘉庆年恩。

周孙谋居西青街，嘉庆年贡。

赵　锜见文苑，嘉庆年贡。

戴湘云见文苑，嘉庆年贡。

黄廷芳居坎门，道光年贡。

刘超然见文苑，道光年恩。

林青阳见文苑，道光年贡。

王　邻见文苑，道光二年贡。

江南炳字藜垣，居西青街，道光十五年贡。

沈妙基见文苑，道光十七年恩。

董思华见文苑，道光十七年贡。

刘斌然见义行，道光二十年贡。

李树苑见文苑，道光年贡。

董三策字对廷，居鸡冠山，道光二十二年贡。

张英凤见文苑，道光年贡。

林灿霞见文苑，道光年贡。

沈肇基字子昌，居小麦屿，道光年贡。

王震之见文苑，道光二十九年贡。

蔡克庸居坎门，咸丰元年贡。

李庚星见文苑，咸丰二年恩。

沈廷基字锦堂，居小麦屿，咸丰二年贡。

王祝三字华亭，居密莺，咸丰年贡。

王步霄字槐江，居瑶岙，咸丰五年恩。

林一枝字南亭，居大古顺，咸丰五年贡。

江　涛字海平，居西青街，咸丰八年恩。

潘之俦字九江，居本城，咸丰八年贡。

夏长扬字葵卿，居三盘，咸丰十一年恩。

杨拔萃字茹山，居车首台，咸丰十一年贡。

王正南字烈轩，居楚门，同治三年恩。

张鸿文字月亭，居豆腐岩，同治三年贡。

沈登瀛字槎仙，居小麦屿，同治六年恩。

游步衢字云亭，居陈岙，同治六年贡。

王　磊字澹人，居密莺，同治九年贡。

刘国芳字莲生，居陈岙，同治十二年恩。

韩姬宗字浦城，居山外张，同治十二年贡。

毛凤仪字梧冈，居本城，光绪二年恩。

吴　藻字芹樵，居本城，光绪二年贡。

王世忠字梅农，居本城，光绪五年恩。

林聘三字苑西，居都墩，光绪五年贡。

征　辟

宋宋之选举有诸科。

戴廷坚《太平县志》：竹冈人，字信夫。

荐　举

明

戴元贲《戴氏宗谱》：字敬亭，竹冈人，永乐间明经。

国　朝嘉庆元年，道光元年并诏举孝廉方正，嗣后因之。

韩姬宗见岁贡，光绪纪元浙江抚臣遵旨题保。

武科顺治二年准子、午、卯、酉举行乡试。

乾隆丙子科：黄宗海居青塘。

嘉庆庚申恩科：王清泰居密莺。

嘉庆丙子科：徐天衢居楚门。

嘉庆已卯科：吴步光居乌岩。

道光戊子科：吴邦海居芦岙。

光绪乙亥恩科：耿灿东居小竹冈。

光绪丙子科：陈飞鹏居北塘。

封　荫

明

陈　参《太平县志》：以子钝赠吏部郎中。

陈　穆《太平县志》：以孙璋赠刑部侍郎。《府志》：恩光坊在乐清县，为赠侍郎陈穆、陈恺立。

陈　恺《府志》璋父，赠刑郎侍郎。

陈　垣《府志》亶父，赠御史。

国朝

黄肃茵以孙飞鹏赠武显将军，妻冯氏、崔氏赠夫人。

黄恭彻以子飞鹏赠武显将军，妻刘氏赠夫人。

黄国双见人瑞，以孙宗海赠武德骑尉。

黄为诰字肇乐，以子宗海赠武德骑尉。

林永泉以孙芳赠奉直大夫。

林钟岱以子芳赠奉直大夫。

陈宗器以孙松鹤赠奉直大夫。

陈成文以子松鹤赠奉直大夫。

庞步元见义行，以子云骧赠修职郎，妻陈氏赠孺人。

苏咸熙以孙荣贻赠征仕郎，妻郭氏赠孺人。

苏　桂字秋林，附贡生，以子荣赠征仕郎，妻刘氏、吕氏、郑氏、翁氏赠孺人。

韩贵铨见义行，以孙姬宗赠承德郎，妻陈氏赠宜人。

韩承烈以子姬宗赠承德郎，妻冯氏赠宜人。

戴循应字碧崖，以曾孙宪宗赠光禄大夫，妻孔氏赠夫人。

戴子有字文益，以孙宪宗赠光禄大夫，妻林氏赠夫人。

戴大挺字敬初，以子宪宗赠光禄大夫，妻傅氏赠夫人。

潘鸣鹤以孙中鳌赠武德骑尉。

潘正德以子中鳌赠武德骑尉。

林国滨字绍南，以孙正阳赠武功将军，妻叶氏赠夫人。

林廷鉴字辅，以子正阳赠武功将军，妻金氏赠夫人。

王朝荣以孙正昌赠武信骑尉。

王三元以子正昌赠武信骑尉。

傅志仁以孙联辉赠武德骑尉，妻张氏赠宜人。

傅起华以子联辉赠武德骑尉，妻王氏赠宜人。

傅联科以侄长瑞贻赠武略佐骑尉，妻林氏赠安人。

傅联高以子长瑞贻赠武略佐骑尉，妻盛氏赠安人。

李起友以孙复恩赠武德骑尉。

李增阶字古香，以子复恩赠武德骑尉。

傅联敏以侄长瑞贻赠武略佐骑尉，妻江氏赠安人。

陈奕搢以子祥高贻赠武德骑尉，妻章氏、屈氏赠宜人。

陈奕祀以子祥高赠武德骑尉，妻邵氏赠宜人。

屠得高以孙成华贻赠武略佐骑尉，妻黄氏赠孺人。

屠加杰以子成华赠武略佐骑尉，妻宋氏赠孺人。

陈明言以孙芳耀贻赠武略骑尉，妻乔氏赠安人。

陈大贵以子芳耀赠武略骑尉，妻锺氏赠安人。

宋

戴　铨《戴氏宗谱》：字廷卜，承父明荫，授江西建昌同知。

明

陈　祓《太平县志》：承父璋荫，授光禄署正。

国朝

戴天攀字君枚，宪宗长子，承父荫授员外郎。

戴天荣宪宗次子，承父荫授福建将军标左营把总，转本标千总。

玉环厅志卷之十二

列女志

无成有终，坤道之正以节，著妇之不幸也。然清霜励操，古井盟心，死或磨笄，生甘饮糵，实为名教攸关。诗礼之家，娴习姆训，或往往能之，至于委巷穷闾，见闻何及？乃冰清自矢，百折不回，更难乎难矣。爰博采旁搜，详悉记之以劝女士。志列女。

节　孝

监生戴元龙妻赵氏《题旌册》：蒲田人。年二十二夫病，刲股罔效，悲不欲生，绝而复苏者数四。无子，抚侄步云为嗣，后荐明经。乾隆年旌。

王永成妻邵氏《题旌册》：楚门人。年二十二夫亡守节，孝事舅姑，抚孤成立。道光六年旌。

潘敦培妻林氏有传，见艺文，道光二十一年旌。

监生林家丰妻黄氏《题旌册》：桐林人。年二十四夫亡，苦志守贞，不渝终始，道光二十九年旌。

监生戴庆云妻冯氏有传，见艺文，道光二十九年旌。

何宗选妻金氏《题旌册》：小古顺人。年二十二夫亡守节，抚孤成立。

何宗魁妻林氏《题旌册》：小古顺人，年二十六夫亡守节，建坊于村，道光二十九年旌。

李启豪妻张氏《题旌册》：芳杜蛇头人。年二十四夫亡，坚操自守，教子有方，卒年五十八。

生员孙钊妻李氏《题旌册》：本城人。年二十九夫亡，纺绩以奉衰姑，甘旨无亏，教子成立，卒年八十八。瑞安孙锵鸣学士以"贞筠启秀"题其门。

生员吴凤池妻王氏《题旌册》：楚门人。年二十六夫亡无子，抚侄冠萼为嗣，教养有方，官福建县

丞。详见仕进。

儒士郑锦川妻洪氏《题旌册》：本城人。年二十八夫亡无子，抚侄奕绵为嗣，教养无异所生，孀居五十余载，同知汤以"彤史留芬"表其闾。

叶江皋妻林氏《题旌册》：本城人。年二十九夫故，茹苦含辛，抚孤成立，同知汤以"松筠劲节"表其闾。

监生陈隽妻黄氏《题旌册》：西青街人。年二十九夫亡，苦守终身，卒年九十。

陈世兰妻林氏　　叶冯氏　　张郑氏

孙潘氏　　高林氏　　王叶氏

林江氏

以上俱咸丰年旌。

张旭旦妻韩氏《题旌册》：盐盘人。年二十四夫亡，欲以身殉，戚族劝之，乃勉抚遗孤。终身艰苦自持，足不逾阃，守节三十三年。

毛有宗妻冯氏《题旌册》：山里人。年二十二而寡，苦志自守，抚侄承祧，一如己出。守节四十四年。

陈伯川妻童氏《题旌册》：本城人。家贫，年二十三夫病，质簪珥以资药饵，卒罔效，拮据治丧，艰苦万状，闻者凄然。无子，惟一女相依，屡至断炊，亲邻或助以升斗，则却而不受。凡守节三十九年。

儒士赵齐家妻蔡氏《题旌册》：西青街人，生员蔡炳莲胞娣。年二十八夫故，矢志靡他。事舅姑尽礼，有疾侍奉汤药，虽久不倦。现年七十三。

沈有义妻钟氏《题旌册》：西青街人。年二十夫亡，誓志柏舟。家贫，以纺织易米而食。一女适章士民为妻，亦能青年守节，人谓母教所致。

章士民妻沈氏《题旌册》：西青街人。年二十四夫亡，篝灯纺织，苦志自守。

陈友泮妻高氏《题旌册》：本城人。年二十八夫故，饮蘗茹荼，抚孤成立。

以上俱同治八年旌。

韩振朝妻吴氏《题旌册》：山外张人。年二十八夫故，家无担石，纺绩养姑，苦守三十四年。

沈国基妻刘氏《题旌册》：小麦屿人。年二十八夫故，事翁姑尽礼，抚养儿女，教训有方。守节三十一年。

生员傅作霖妻何氏《题旌册》：本城人。年二十八夫病，刲股罔效，苦志自守，事翁姑，抚儿女，曲意以尽孝慈。守节四十二年。

监生沈蓉妻陈氏《题旌册》：麦屿人。年二十九夫故，二子俱幼，教养无亏，俾皆成立。卒年六十一。

以上俱同治十年旌。

游宗盖妻苏氏《题旌册》：陈岙人。年二十六夫病，百药罔效，祷于神，愿减算以延夫寿，卒不起，

氏呼天抢地死而复员，嫠居数十载，以纺绩自存，抚二子成立焉。

游宗探妻张氏《题旌册》：陈岙人。年二十四夫病，割股罔效，痛不欲生，亲族为立嗣以延夫后，乃守志抚孤，卒俾成立。卒年七十一。

黄元璟妻郑氏《题旌册》：青塘人。年二十七夫亡，家室萧条，以女红自给，抚育遗孤，教之成立，颇有画荻之风。卒年七十八。

施廷礼妻潘氏《题旌册》：普竹人。年二十四夫亡守节，抚孤成立，卒年七十有七。

黄克璜妻王氏《题旌册》：青塘人。年三十夫故，纺绩度日，教子名列成均。卒年七十。

李门双节秀冈妻赵氏、复膺妻戴氏《题旌册》：小竹冈人，赵氏年二十九夫亡无子，以侄复膺为嗣，抚养成立。娶媳戴氏，甫二年而复膺死，戴年二十三，亦守志不渝。两世孤嫠茕茕相依，人咸悯之。

生员沈景魁妻潘氏《题旌册》：小麦屿人。二十一岁夫亡，苦志自守，抚孤成立，终其身罕与亲邻接见，卒年七十一。

例贡沈登贤妻黄氏《题旌册》：麦屿人。年二十七夫病，割股无效，终身苦守，抚孤成立。卒年四十八。

游维禹妻范氏《题旌册》：陈岙人。年二十六夫故，誓欲身殉，有劝勉之乃止。清操自凛，又日述亡夫之言以教二子，其哀感萦情久而不忘如此。卒年六十有九。

何世郝妻林氏《题旌册》：古顺人。年二十夫溺水死，痛哭不辍，闻者悯之。苦节抚孤，以勤俭持家，赖以不坠。年七十六卒。

周士科妻翁氏《题旌册》：古顺庄人。三十岁夫故，坚贞自矢、教子成名，守节四十九年。

徐应茂妻林氏《题旌册》：麦屿庄人。年三十夫病，割股无灵，乃茹荼苦守，抚养其子，教以义方，卒年六十四。

林丕绍妻徐氏《题旌册》：小碟人。年二十四夫溺水死，家贫苦守，抚子成人，卒年六十六。

生员张维清妻孔氏《题旌册》：桐林人。年二十夫死，贫苦自守，教子成立，嫠居二十八年。

黄朝琳妻章氏《题旌册》：普竹人。年二十九夫殁，抚养遗孤，得使成立，守节三十二年。

监生黄体中妻徐氏《题旌册》：普竹人。夫病笃，割股以救，卒不起，誓以身殉，戚族苦劝乃止，时氏年仅二十七。历守节二十年，抚孤成立，长梦熊，次梦星，俱入厅庠，同知杜以"冰霜劲节"表其闾。

林正茂妻陈氏《题旌册》：西青街人。年二十九夫病，割股罔效，欲以身殉，翁姑劝之，且责以抚孤大义，氏含泪受命，教子佑功严而有方，现补本营外委，计守节三十五年。

王福求妻薛氏《题旌册》：桐林人。年二十四于归，甫两月夫死，其母欲令改适，氏截发自誓。奉事尊嫜，曲尽孝道。无子，抚侄熙寿为嗣，卒年六十。

林家俊妻陈氏《题旌册》：桐林人。年二十四夫故无子，抚侄为嗣，教之成立，守节二十八年。

游宗欹妻杨氏《题旌册》：陈岙人。年二十八夫亡，呼天泣血，死而复员，亲邻劝慰之，节哀治丧，嗣是教养遗孤，卒底成立。守节三十五年。

沈子荧妻潘氏《题旌册》：麦屿庄人。二十八岁夫故，含辛茹苦，抚养遗孤，历今二十余年，孙枝绕膝，亲邻称庆。

耿门双节嘉俊妻郑氏、良鼎妻林氏《题旌册》：小竹冈人。郑氏年二十八夫故，子良鼎尚幼，矢志抚畜。比长，为娶妻林氏，善事婆姑。未几而良鼎夭，林无所出，郑乃命以叔氏子灿东为嗣，林爱之如己出。后灿东以武生举于乡，人谓双节之报。郑卒年七十四，林卒年六十。

戴匡能妻陈氏《题旌册》：蒲田人。二十四岁夫亡，遗腹举一子，旋殇，抚侄孙云林为嗣。家贫，藉纺绩以自给，抚孤成立。卒年七十有五。

监生戴屏妻林氏《题旌册》：蒲田人。年三十夫故，子尧仁仅五龄，抚养成人，严加训教，入厅庠，有声士林。现年六十。

陈天见妻毛氏《题旌册》：密溪人。年二十结褵，五月夫故，痛不欲生，亲邻苦劝乃止。以礼自守，不苟言笑，抚侄为嗣，教养成人。守节四十三年。

以上俱同治十二年旌。

李景兰妻沈氏《题旌册》：普竹人。年二十五夫死，悲痛绝食，戚族力劝之，始进馆粥。苦守终身，未尝现齿，教子名列成均，计孀居二十九年。

李锡龄妻黄氏《题旌册》：普竹人。年二十八夫故，家赤贫，以十指所入，上奉孀姑，下畜幼子，己则啖糠粃衣败絮，处之怡如也。孀居二十四年。

林祥凝妻陈氏《题旌册》：西青街人。年二十三而寡，无子，抚侄为嗣，教养不异所生。守节三十三年。

江正选妻李氏《题旌册》：古顺庄人。年二十六夫病，刲股救之，卒不起，悲不欲生；继思遗孤在抱，勉为抚养。终其身以礼自守，足不逾阃。卒年五十九，子入太学。

张纪清妻蒋氏《题旌册》：麦屿人。年二十六夫故，家贫如洗，以针黹度日，篝灯课子，不弃诗书。卒年七十三。

以上俱同治十三年旌。

生员华焕文妻林氏《题旌册》：陡门庄人。年二十九夫故，矢志松筠、终身如一。长子峰游厅庠，持身端谨，师表一乡，人谓母教所致。

吴世甸妻陈氏《题旌册》：东青庄乌岩人。生员陈景星女。年二十一夫故，冰霜自矢，舅姑殁，叔氏年幼，赖氏抚养，比长贡成均，绘《篝灯伴读图》征诗以表氏之节义。

颜国泰妻黄氏《题旌册》：水孔口人。年二十二夫亡，贞洁自守，抚侄为嗣，教养成人。卒年六十四。

颜池荣妻易氏《题旌册》：西青街人。年二十六夫亡，以节自持，历久不移。

卢思敬妻王氏《题旌册》：本城人。二十六岁夫殁无子，抚侄振汉为嗣，苦节终身。同知张、训导汪以"冰雪心香"奖之，卒年八十八。

杨大富妻何氏《题旌册》：本城人。夫病刲股以疗，年二十四夫亡，丧葬尽礼，矢志不渝，卒年七十三。

金易柔妻林氏《题旌册》：芦岙人。夫病投药罔效，刲股以进，卒不起。时年二十六，矢志抚孤子燮鼎入厅庠，苦守至五十五而卒。

王炳善妻张氏《题旌册》：本城人。年二十七夫亡，立志抚孤，佣女红以存活。今子孙粲然成行，人谓苦节之报。

杨森燮妻王氏《题旌册》：本城人。年二十九夫亡，矢志守节，翁姑有疾，侍奉汤药久而不倦，以节孝闻。

张仁地妻章氏《题旌册》：芳杜人。年二十二夫殁无子，恸不欲生，族党劝慰之，以从子为嗣，抚如己出，卒至成立。

朱尹定妻周氏《题族册》：本城人。温州守备周华女。年二十四夫故，矢志松筠，纺绩以养舅姑，抚子成立。

陈光扬妻卓氏《题旌册》：麦屿人。年二十七夫故，将以身殉，时遗孤甫三岁，又遗孕未生，亲邻以大义劝止之。阅六月，举一子，家贫如洗，上供二老，下畜双雏，皆氏躬纺绩以给，此亦节中之至苦者。

游宗完妻金氏《题旌册》：陈岙人。年二十一夫卒，将以身殉，戚党劝之乃止。抚教遗孤，咸有礼法，迨后孙枝林立，人谓苦节之报。

曾朝俊妻翁氏《题旌册》：陈岙人。年一十九夫卒，矢志抚孤，卒年八十二。

金良柱妻潘氏《题旌册》：芦岙人。年二十四夫亡，哀痛欲绝，毁容易装，终身茹素，人咸以苦节称。

袁兴基妻金氏《题旌册》：楚门人。年二十八夫死守节，以纺绩自持。今子孙成立，三世一堂，人谓茹荼之报。

李家泰妻金氏《题旌册》：小竹冈人。年二十一夫亡，苦志自守，抚子成立。

赵宗福妻林氏《题旌册》：西青街人。年二十七夫亡，痛不欲生，戚族劝以抚孤存祀，乃节哀守志，抚子成立，今且慈竹生孙矣。

陈宗春妻蔡氏《题旌册》：后湾人。家徒四壁，勤纺绩以养舅姑，年二十六夫亡，井水盟心，誓以死守。

以上俱光绪元年旌。

生员江花妻苏氏《事实册》：居西青街。逮事翁姑，克尽妇道。二十九夫亡，抚侄为嗣，教之成名。年六十而卒，学使张文贞以"筠贞获训"表其门。

江　花妾杨氏《事实册》：居西青街。二十岁夫亡，矢志靡他，事嫡尽礼，操作不辞劳瘁，现年六十九。

把总黄增华妻邵氏《事实册》：西门外人。年二十二夫卒于官，青年苦守，卒年七十六。

外委王泰清妾黄氏《事实册》：西青街人。年二十五夫故，冰心自守，抚孤成立，现年六十一。

苏陈寿妻叶氏《事实册》：西青街人。年二十九夫亡，家贫子幼，井臼亲操，以抚畜其子，将为授室子又死，孑然孤影，艰苦万状，而冰霜之志终始不渝。

方成禄妻张氏《事实册》：渔岙人。年二十六夫故，清操自守，卒年八十一。

周允忠妻庄氏《事实册》：三合潭人。二十四岁夫故，家贫苦守，现年六十七。

生员苏　斌妻董氏《事实册》：三合潭人。夫故氏年三十，事姑尽礼，以节孝闻。现年五十九。

盛汝高妻董氏《事实册》：小岙人。二十四岁夫故，孑然无依，誓志不二，卒年九十七。

朱光邦妻陈氏《事实册》：小岙人。年二十三夫亡矢守，卒年七十有一。

朱光朝妻颜氏《事实册》：渔岙人。年三十夫亡守节，卒年七十。

连志顺妻郑氏《事实册》：渔岙人。年二十八守节抚孤成立，现年六十二。

叶美衢妻锺氏《事实册》：羊岙人。年二十五夫亡守节，卒年五十九。

周成丰妻林氏《事实册》：三合潭人。年二十七夫故守节，勤俭持家，抚孤成立，现年六十六。

陈弈祀妻邵氏《事实册》：西青街人。年二十九夫故，矢志不渝，抚子祥高，教以义方，现官左营把总。

芮曰导妻戴氏《事实册》：西门外人。

生员张云轫妻杜氏、儒童维坤妻胡氏《事实册》：瑶岙庄东山头人。杜氏年二十七夫亡，誓守不二，抚子维坤成人，为娶妻胡氏。甫六载而维坤死，胡亦青年苦节，勤女红以养婆姑，乡里贤之。

以上王恒忠采访。

林加金妻苏氏《事实册》：陈岙人。年二十八夫亡守节，至七十三而卒，白首完贞，人无异议。

沈子仲妻郑氏《事实册》：陈岙人。夫死时氏年二十，历今三十一年，冰霜之操，始终不渝。

沈子谦妻黄氏《事实册》：陈岙人。年二十九而寡，贞心矢守，现年六十三。

刘为琮妻熊氏《事实册》：陈岙人。年二十六夫死，矢志嫠守，备受艰辛。

刘为琱妻沈氏《事实册》：陈岙人。年二十五而寡，寿至八十有四，以完节闻。

陈学诗妻尤氏《事实册》：大麦屿人。贞静贤淑，年二十二夫亡，矢志不渝，与妯娌同操作，抚遗孤数载而殇，苦志终身，闻者感叹。

李景盛妻颜氏《事实册》：大普竹人。年二十二夫亡，坚贞自矢，现年六十有五。

姚秉忠妻叶氏《事实册》：蜡蛘岙人。年二十六夫故，守节抚孤，卒年七十有七。

生员李青妻董氏《事实册》：蜡蛘岙人。岁贡生董文贤女。年二十七夫卒，上事下抚，历尽艰辛，卒年五十八。

李永霄妻柯氏《事实册》：蜡蛘岙人。年二十七夫死，善事舅姑，教子成立，卒年七十四。

李永丹妻吴氏《事实册》：蜡蛘岙人。年二十八夫亡无子，抚侄庚星为嗣，勤于训诲。后庚星荐明

经，孙树藩、挺芳同岁游庠，皆亲见之。享寿九十有三。

李正通妻董氏《事实册》：蜡蜂岙人。年二十九夫逝，贫苦守志，卒年五十有一。

以上刘国芳采访。

庠生曾荣三妻孙氏《事实册》：陈岙人。年三十夫故，家贫子幼，竭力抚养，现年五十七。

郑文信妻沈氏《事实册》：陈岙人。年二十三夫亡，青年孀守，人无闲言，卒年四十一。

郑锡琳妻曾氏《事实册》：陈岙人。年二十九而寡，家贫，矢志，抚孤成立，卒年六十三。

林中悌妻黄氏《事实册》：朝阳人。年二十六夫故，抚孤成立，现年五十二。

李茂林妻陈氏《事实册》：朝阳人。年三十夫亡，守节抚二子成立，现年七十五。

林国桢妻曾氏《事实册》：陈岙人。年二十九夫亡，食贫守志，卒年六十有七。

生员沈镐基妻黄氏《事实册》：小麦屿人。年二十五夫故，守节二十七年，五十三岁卒。

黄家杏妻章氏《事实册》：普竹人。二十九岁夫亡守节，现年六十有四。

苏振进妻游氏《事实册》：普竹人。二十岁夫亡，五十七岁卒，守节三十七年。

何永康妻刘氏《事实册》：古顺庄人，岁贡生刘斌然女，试用训导国桢胞妹。年二十四而寡，抚孤成立，授室后子又死，媳华氏亦青年孀守，乡里重之。

翁昌士妻游氏《事实册》：古顺庄人。二十五岁夫亡守节，现年五十三。

武举黄宗海妻朱氏《事实册》：青塘人。二十八岁夫故，七十四岁卒，守节四十六年。

何世艳妻林氏《事实册》：古顺庄人。年十九夫亡，卒年七十八，守节五十九年。

黄元杰妻盛氏《事实册》：青塘人。年二十夫故，三十岁卒，守节十年。

儒童林翰妻李氏《事实册》：古顺庄人。年二十五夫亡，卒年三十七，守节十二年。

黄克品妻游氏《事实册》：青塘人，二十一岁夫故，四十八岁卒，守节二十七年。

孙承伦妻林氏《事实册》：古顺庄人，年二十四夫亡，六十七岁卒，守节四十三年。

黄克锦妻阙氏《事实册》：青塘人。二十六岁夫故。六十六岁卒，守节四十年。

高培美妻黄氏《事实册》：古顺庄人。年二十四夫亡，卒四十六岁，守节二十二年。

黄克艳妻叶氏《事实册》：青塘人。二十八岁夫故，六十岁卒，守节三十二年。

林世彰妻陈氏《事实册》：古顺庄人。二十一岁夫故。卒年六十七，守节四十六年。

黄元琅妻沈氏《事实册》：青塘人。二十五岁夫故，五十三岁卒，守节二十八年。

黄作人妻潘氏《事实册》：古顺庄人。年二十九夫亡守节，四十岁卒。

黄克惕妻卓氏《事实册》：青塘人。二十七岁夫故，卒年五十七，守节三十年。

杨文禄妻章氏《事实册》：福生寺人。二十九岁夫亡守节，卒年六十一。

沈日明妻黄氏《事实册》：小麦屿人。年二十九夫亡，矢志自守，抚四子成人，卒年七十五，计守节

四十六年。

刘国基妻徐氏《事实册》:陈岙人。年二十六夫亡守节,现年五十。

曾兆麟妻梁氏《事实册》:陈岙人。年二十五夫死守节,现年五十。

儒童金至珍妻陈氏《事实册》:里岙人。年二十九夫亡守节,现年五十。

以上俱刘观光采访。

黄国鳌妻叶氏《事实册》:本城人。年十七于归,甫四月而夫亡,青年孀守,人无闲言,现年七十五。

陈继志妻杨氏《事实册》:本城人。年二十七夫亡,矢志抚孤,同知程以"矢志冰霜"表其门。

周韶美妻张氏《事实册》:本城人。二十九岁夫亡,坚苦自守,不以贫易志,教子有方,同知黄秉哲以"节并松筠"表期庐。

许增禄妻黄氏《事实册》:本城人。年二十七夫亡,家贫无子,守志不渝,事舅姑以孝闻。卒年七十。

马增典妻林氏《事实册》:本城人。二十六岁夫亡,家贫抚孤,备尝艰苦,现年五十四岁。

黄加彩妻陈氏《事实册》:本城人。年二十四夫亡,家赤贫,誓志抚孤,以十指自给,现年五十一岁。

杨大富妾陈氏《事实册》:本城人。年二十二夫亡守节,卒年七十有二。

邵兆华妻周氏《事实册》:本城人。二十三岁夫亡守节,卒年六十有五。

儒童李光林妻黄氏《事实册》:本城人。年二十六夫亡,家贫如洗,为人操井臼以畜儿女,艰苦万状,而氏心怡然。卒年四十五,守节十九年。

潘金镕妻余氏《事实册》:本城人。年二十五夫亡守节,现年五十岁。

以上南庆镛采访。

董文淮妻江氏《事实册》:陡门庄人。年二十五岁夫亡守节,卒年七十有一。

潘昌宗妻陈氏《事实册》:陡门庄人。年二十六夫故守节,卒年六十五岁。

潘天邦妻张氏《事实册》:陡门庄人。三十岁夫故,励志三十九年,卒年六十九岁。

董元幸妻金氏《事实册》:陡门庄人。年二十六夫故,孀居守节,计三十二年。

董元琚妻吴氏《事实册》:陡门庄人。年二十二夫故守节,抚子启善,教以义方,现年七十有七。启善,补左营外委。

倪登鳌妻叶氏《事实册》:塘洋人。二十三岁夫故,孀居自守,足不逾户,现年五十二。

董学大妻王氏《事实册》:陡门庄人。二十八岁夫亡守节,现年六十六。

董启豪妻林氏《事实册》:陡门庄人。年二十九夫亡守节,现年六十七。

章弈驺妻卢氏《事实册》:陡门庄人。二十八夫故,誓守靡它,现年七十四。

董元岳妻游氏《事实册》：陡门庄人。年二十五夫亡守节，纺纴自给，现年七十。

董元学妻李氏《事实册》：陡门庄人。二十九岁夫亡守志，卒年五十有九。

武生徐炳忠妻林氏《事实册》：陡门庄人。年二十六夫亡守节，卒年七十有八。

徐景龙妻王氏《事实册》：陡门庄人。二十五岁夫亡守节，卒年六十四。

以上董德新采访。

陈光印妻潘氏《事实册》：西潭人。年二十五夫亡守节，教子一中游庠，现年九十。

苏石星妻邱氏《事实册》：教场岙人。二十八岁夫故守节，卒年七十有九。

曾世荣妻庄氏《事实册》：教场岙人。年二十九夫亡守节，现年六十三。

詹阿库妻张氏《事实册》：坎门人。二十六岁夫故守节，现年六十三。

徐纪三妻钱氏《事实册》：西潭人。二十九岁夫故守节，卒年八十一。

陈阿送妻金氏《事实册》：西潭人，年二十八夫故，家计萧条，誓不改节，现年七十二岁。

卢启基妻吴氏《事实册》：坎门人。年二十夫亡，子玉珍甫在襁褓，抚之成人。卒年四十岁。

郑琅玕妻郭氏《事实册》：车首台人，二十四岁夫故。欲赴水以殉，戚族劝止之，终身不御铅华，日事绩纴，以苦节著，儒学蔡表其门曰"节孝流芳"。

汤金水妻阮氏《事实册》：鹰捕岙人，二十二岁夫故，誓无他志，克尽妇道，现年五十一。

邱宝富妻冯氏《事实册》：鹰捕岙人。二十五岁夫故，断发自誓，守节数十年，人无异议，同知徐以"冰心柏操"表其庐。

王聚发妻刘氏《事实册》：鹰捕岙人。三十岁夫故，贞洁自守，现年五十一。

陈阿谨妻王氏《事实册》：西潭人。年二十七夫故，五十七卒，计守节三十年。

郑知瓜妻苏氏《事实册》：西潭人。二十四岁夫故守节，现年八十。

颜国财妻叶氏《事实册》：水孔口人。十九岁夫故守节，现年六十有一。

陈家洪妻朱氏《事实册》：教场岙人。二十九岁夫故守节，现年六十有五。

颜义服妻周氏《事实册》：水孔口人。二十九岁夫故守志不渝，现年六十。

潘维哲妻颜氏《事实册》：水孔口人。二十八岁夫故守节，恪尽妇道，现年五十有九。

守备李邦龙妻邱氏《事实册》：西潭人。二十三岁夫故，青年守志，备历艰辛，前参将赠以"克赞柏舟"匾。

尤锡珠妻苏氏《事实册》：西潭庄人。二十六岁夫故无子，抚侄汝梅为嗣，教以礼义。汝晦承训力学，入厅庠。学政吴以"清标彤管"表其闾。

尤锡玉妻陈氏《事实册》：坎门人。二十三岁夫故守节，卒年六十有三。

李阿泽妻梁氏《事实册》：西潭人。二十五岁夫故守节，现年六十一。

黄阿性妻许氏《事实册》：西潭人。二十九岁夫故，哀痛几绝，守志五十余年，足不逾阈，卒年八十

三。

林阿陋妻盛氏《事实册》：西潭人。年二十六夫故，六十九岁卒。

黄阿琛妻尤氏《事实册》：西潭人。二十九岁夫亡，矢志不移，卒年五十八。

王天送妻陈氏《事实册》：西潭人。二十八岁夫故守节，现年五十六。

潘亦彻妻施氏《事实册》：水孔口人。二十八岁夫故，毁容易服，矢志靡他，卒年六十二。

颜国恭妻黄氏《事实册》：水孔口人。年二十四夫亡，六十二岁卒，守节三十八年。

潘亦都妻郑氏《事实册》：水孔口人。二十七岁夫故，誓志柏舟，现年五十一岁。

刘清英妻柯氏《事实册》：水孔口人。年二十三夫亡，遗腹得子，抚之成人。卒年七十，计守节四十八年。

潘文华妻沈氏《事实册》：水孔口人。年二十七夫亡无子，抚侄炯为嗣，教之成名，由厅庠贡成均。卒年四十。

林纪寿妻潘氏《事实册》：坎门人。年二十二夫亡，七十九岁卒，守节五十七年。

梁衍乌妻骆氏《事实册》：西潭人。年二十六夫故，苦节自守。

以上苏荣采访

王国华妻陈氏《事实册》：芦岙人。年二十九夫亡，抚侄承祀，守节四十五年。

林廷芳妻江氏《事实册》：芦岙人。二十二岁夫病，刲股和药以进，卒不起，欲以身殉，亲邻苦劝获免，柏舟自矢。孝事翁姑，抚孤成立。同知汤奖以"蕙质冰心"。

林中曾妻谢氏《事实册》：东青人。年二十三夫故，翁又病亡，姑老子幼，克尽孝慈，现年七十有三。

苏致俭妻林氏《事实册》：乌岩人。年二十二夫故，坚贞自矢，不苟言笑，现年七十四。

监生叶肇封妻刘氏《事实册》：冷水潭人。年二十四夫亡，苦志自守，至五十卒。

陈天贝妻毛氏《事实册》：琛浦人。年二十四夫亡，坚贞自守，现年六十七。

生员吴振声妻黄氏《事实册》：芦岙人。夫死时年二十九，守节至四十七而卒，同知黄以"冰心对影"奖之。

吴大钊妻王氏《事实册》：芦岙人。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不变，卒年七十一。

吴国鹏妻江氏《事实册》：乌岩人。年二十三夫故，现年七十三，守节已五十年。

吴大本妻王氏《事实册》：芦岙人。年二十六夫亡，孀守五十馀载，内外无间。

以上三节出于一门，同知黄以"三节齐芳"表其闾。

监生吴步蟾妾陈氏《事实册》：乌岩人。二十三夫亡，事姑尽孝，卒年四十三。

儒士江士才妻施氏《事实册》：芦岙人。年二十九夫亡，孀居矢志，卒年八十三。同知汤表以"蕙质冰心"额。

吴朝珠妻郑氏《事实册》：乌岩人。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事姑教子，克尽孝慈，卒年七十馀。

林守馨妻王氏《事实册》：后湾人。二十六岁夫亡守节，现年五十二。

苏其燕妻林氏《事实册》：乌岩人。二十三岁夫亡守节，现年五十三。

苏致熙妻刘氏《事实册》：东青庄人。年二十五夫故，上事翁姑，下育儿女，各尽其道，现年八十二。

陈顺广妻王氏《事实册》：琛浦人。年十八夫亡守节，卒年五十。

董元致妻林氏《事实册》：鳝鱼头人。年二十八夫故，事姑尽孝，抚子成人，卒年八十。

吴秉祥妻黄氏《事实册》：乌岩人。年二十四夫亡，青年孀守，卒年六十三。

邱继逊妻李氏《事实册》：东青庄人。年二十八夫故，计守节四十四年。

吴茂永妻林氏《事实册》：后湾庄人。二十五岁夫故，卒年七十三，计守节四十八年。

董思斌妻王氏《事实册》：东青庄人。年二十八夫故守节。

以上江梦花采访。

庞振彩妻王氏《事实册》：密莺人。二十四岁夫故无子，抚侄大珏为嗣，守志数十年如一日。

生员庞炳章妻王氏《事实册》：密莺人。年二十九夫故，延师训子，不吝修脯。子步元入学，氏命捐田十亩，倡助宾兴。诸生请于学政陈，以"懿范丕昭"额表其门。

监生王应会妻卢氏《事实册》：密莺人，庠生卢樵之女。年二十八夫故，无子，抚侄乐成为嗣，教训成人，孙钦治、钦浩俱游庠。儒学崔懋隽以"永贞不敝"题其门。

武生王植三妻林氏《事实册》：密莺人。年二十九夫故，抚藐孤，教之成立，守节三十年。

胡春晖妻颜氏《事实册》：南大岙人。年二十六夫亡，以节自矢，现年六十六。

李启宇妻王氏《事实册》：南大岙人。年十九夫亡守节，卒年七十五。

陈恩照妻叶氏《事实册》：西青塘人。年二十二夫亡，矢志抚孤，卒年六十三。

潘锡华妻李氏《事实册》：西青塘人。年二十四夫亡，青年守志，抚孤成人，卒年七十五。

吴伊忠妻林氏《事实册》：密莺人。年二十九夫故，冰霜自矢，现年五十二。

吴国清妻林氏《事实册》：密莺人，年三十夫故守节，卒年七十五。

汪则和妻屠氏《事实册》：后垵人，外委屠成华胞娣。年二十六夫故，立志守节，仰事俯畜，克孝克慈，现年五十三。

李启三妻陈氏《事实册》：南大岙人。年二十三夫亡守节，卒年七十。

卢恭寿妻吕氏《事实册》：密莺人。年二十二夫故，家贫抚孤，卒年六十四，守节四十一年。

张昌文妻林氏《事实册》：后垵人。夫亡氏年二十二岁，抚孤守志，始终不渝，现年五十六。

以上吴俊英采访。

戴云津妻韩氏《事实册》：蒲田人。年二十七夫亡，家徒四壁，矢志抚孤，卒年六十八。

戴孚宝妻张氏《事实册》蒲田人。年二十七夫故，家贫守节，教子有方，现年六十。

叶金生妻冯氏《事实册》：楚门人。有传，见艺文。

张庆取妻曹氏《事实册》：小筠冈人。年十九而寡，事姑以孝，抚嗣子如己出，勤俭持家，不辞劳苦。学政彭以"冰霜励操"额表其门。

张庆赏妻钱氏《事实册》：小筠岗人。年二十夫亡，事姑尽孝，性极和平，茹苦含辛，历数十年如一日。

李子正妻耿氏《事实册》：小筠岗人。年二十一夫亡，舅姑悯其青年劝之嫁，泣对曰："舅姑年迈，媳去二老何依？代夫侍奉，妇之职也。"终其身孝养勿懈。舅姑殁，经营殡葬，悉尽其礼。前训导以"柏操松龄"额表其闾。

张庆宝妻林氏《事实册》：小筠冈人。年二十夫故守节，抚孤成立。

冯大桧妻王氏《事实册》：楚门人。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二十六年。

徐立德妻盛氏《事实册》：楚门人。年二十六夫亡，苦志自守，抚子成立，卒年九十二。

赵兴坤妻胡氏《事实册》：楚门外塘人。年二十一夫病刲股以进，卒不起，哀毁几至灭性，族党劝慰乃止之。翁成通年七十病几危，氏复刲股救之得痊。苦节自守，教子成人，现年五十五。

叶必进妻彭氏《事实册》：楚门人。年二十七夫亡守节，孝事翁姑，卒年六十有三，守节三十六年。

叶必耀妻林氏《事实册》：楚门人。年二十一夫亡，抚遗腹子，长以孝闻。卒年六十四。

陈文荣妻郑氏《事实册》：楚门外塘人。武举陈飞鹏祖母，年二十五夫亡，守节抚孤，持家勤俭，卒年七十八。

林宗标妻梁氏《事实册》：田岙人。年二十二夫死，抚侄承祧。现年七十一。

耿良彩妻陈氏《事实册》：小竹冈人，廪生陈鸣商胞娣。年二十三夫亡，伯叔亦相继逝，经营丧葬，克尽其礼。邻里中有贫乏者，周恤之毋少吝。现年五十四。

林邦良妻郑氏《事实册》：楚门人。年十六于归，甫三载而寡，家赤贫，上事下抚，拮据捋荼，有人所不堪者，氏皆怡然甘之。现年七十有九。

耿宝胜妻林氏《事实册》：小竹冈人。年二十七夫亡，苦守三十七年。训导江以"梅雪精神"题其门。

张金鼎妻毛氏《事实册》：小竹冈人。年二十六夫亡，遗腹生子，抚之成人，卒年七十七。

张昌茂妻陈氏《事实册》：小竹冈人。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五十余年，人无闲言，寿八十三。

钟天佑妻王氏《事实册》：楚门人。年二十八夫亡，刻苦自持，现年六十。同知汪以"冰坚玉粹"表其闾。

职员李青云妻陈氏《事实册》：小竹冈人。年二十四夫亡守节，卒年八十六。

耿宝瑞妻徐氏《事实册》：小竹冈人。年二十七夫故，苦守三十一年。学政杜以"贞徽贻范"奖之。

张尚灿妻林氏《事实册》：楚门仓人。年二十六岁夫亡守节，卒年六十五。

张文灿继室林氏《事实册》：楚门人。年二十六夫亡，事姑抚幼，各尽其诚，现年八十一。

张秀然妻郭氏《事实册》：楚门人。年二十六夫亡守节，抚孤成立。同知黄以"继世冰清"表其门。

张廷金妻李氏《事实册》：楚门南塘人。年二十五岁夫亡，安贫守节，卒年八十有五。

以上戴尧仁采访。

赵家贤妻林氏《事实册》：芳杜岙底人。年二十三夫殁，守节三十二年。

李奇馨继室邵氏《事实册》：蛇头人。年二十九夫亡，矢志自守，抚孤成立，现年七十有九。同治五年，学政吴以"冰心玉相"表其门。

吴西山妻林氏《事实册》：溪沿人。年二十四夫故无子，抚侄为嗣，苦志自守，现年五十八。

陈世和妻杨氏《事实册》：徐都人。年二十八，夫出海遇贼毙，氏呼天抢地，卒能伸雪其冤，抚子成人，卒年六十一。

高沛西妻□氏《事实册》：芳杜人。年二十二夫死，青年苦守，白首完贞，卒年七十七。

朱绍厚妻胡氏《事实册》：徐都人。年二十八夫死守节，人无闲言，现年五十五。

李宇槐妻陈氏《事实册》：芳杜人。年二十七夫亡守节，寿八十馀，计守节五十三年。

庠生蔡兰芳妻李氏《事实册》：沙堤塘人。年二十三夫亡，矢志抚孤，持家勤俭，卒年五十七。

以上王继韶采访。

苏致曲妻盛氏《事实册》：芳杜人。年二十三夫亡，事亲尽礼，教子成名，卒年五十六。学使吴表以"清标彤管"。

赵隆波妻郑氏《事实册》：芳杜人。二十七岁夫故，现年八十三岁。

赵兴文妻郑氏

赵兴官妻陈氏《事实册》：樟岙人。二十九岁夫亡，现年七十三。

赵鼎辉妻郑氏《事实册》：芳杜人。年二十七夫亡，誓守不二。学使吴表以"清标彤管"。现年八十二。

以上赵秉乾采访。

毛有谅妻韩氏《事实册》：山里人。年二十五夫死，事舅姑以孝，抚养孤子，教以义方。同知黄维诰以"志皓如冰"表其门。

梁金海妻陈氏《事实册》：渡头人。年二十七夫故守节，孝养无亏，现年七十二。

李颜福妻蔡氏《事实册》：渡头人。二十六岁夫故，现年六十六。

以上陈宗虞采访。

章世金妻华氏《事实册》：梅岙岭人。年二十六夫亡守节，遗腹得子，家无担石，事姑抚子，俱藉十指，卒年五十。

阮心贵妻林氏《事实册》：密溪大岙里人。年二十二夫亡守节。同知陆以"节孝流芳"奖之。

章世人妻赵氏《事实册》：小密溪人。年二十七夫故，誓志不更，现年五十八。

蒋成荣妻叶氏《事实册》：密溪灵山头人。年二十八夫亡，苦守终身，卒年五十五。

李年增妻邬氏《事实册》：桩头人。二十九岁夫亡，苦志励节，现年五十五。

陈大增妻徐氏《事实册》：塘厂人。年二十九夫亡，冰霜自矢，事姑抚子，各尽其职，现年五十七。

以上邬晋封采访。

林宫煊妻孔氏《事实册》：白岭下人。年二十八夫亡，矢节不渝，现年七十九。

林茂人妻薛氏《事实册》：白岭下人。年二十八夫亡，霜操凛然，现年七十。

林扬茂妻戴氏《事实册》：安宁人，贡生戴步云女。年二十七夫故，矢志自守，内外无闲言。同知张以"苦竹贞松"表其阃。卒年六十一。

冯汝云妻黄氏《事实册》：桐林人。年二十四夫亡，贞心苦守，卒年五十七。

张朝顺妻郭氏《事实册》：石扈人。二十九岁夫亡，守志不二，现年六十四。

张朝鉴妻应氏《事实册》：石扈人。年十八岁夫亡，截发毁容，独坐一室，守节不渝终始，现年五十一。

陆天赞妻朱氏《事实册》：石扈人。二十八岁夫亡，冰清自守，乡里咸敬仰之，现年六十六。

以上林宣三采访。

孔国治妻林氏《事实册》：水洞岙人。二十九岁夫亡，苦志自守，卒年八十四岁。

孔广利妻黄氏《事实册》：水洞岙人。二十一岁夫亡，矢志苦守，现年五十六。

韩君臣妻张氏《事实册》：峰林大岙人。年二十八夫亡，家徒四壁，藉十指力以上奉高堂下畜藐孤。殁世百馀年，乡里犹啧啧称之。

孔传章妻吴氏《事实册》：水洞岙人。二十七岁夫故守节，现年五十八。

程世通妻孔氏《事实册》：水洞岙人。二十七岁夫亡，守节四十馀年，寿七十四卒。

郑邦栋妻郭氏《事实册》：桐林仓人。二十九岁夫亡守节，现年五十四。

郑兴土妻陈氏《事实册》：桐林仓人。年三十夫故，守志不移，五十九岁卒。

张安如妻杨氏《事实册》：桐林南山人。二十八岁夫亡守节，现年七十。

冯景春妻赵氏《事实册》：桐林墩头人。二十八岁夫亡，至五十八岁殁，计守节三十年。

以上林之春采访。

曾云章妻庄氏《事实册》：沙角人。年二十夫亡，子瑞熏甫在襁褓，母欲夺其志，氏誓死靡他，冰霜之操，二十年如一日。

[以上]张鸿文采访。

庄成金妻颜氏《事实册》：三盘人。年二十二夫亡，洁清自矢，翁病割股疗之，得无恙。氏晨昏绩

纴，艰苦倍常，以致双目失明，现年七十四。

[以上]庄凤仪采访。

许高三妻叶氏《事实册》：三盘人。年二十六夫故守节，现年六十二。

林国西妻周氏《事实册》：三盘人。二十三岁夫亡，卒年五十二，贞守二十九年。

郑天申妻余氏《事实册》：三盘人。年二十四夫亡，卒年九十，计守节六十六年。

以上叶启封采访。

张锡基妻林氏《事实册》：三盘九厅人。年二十一夫亡，苦节自持，现年五十一。

叶雅好妻林氏《事实册》：三盘人。年二十四夫故，雪守终身，卒年九十八。

叶祖楼妻林氏《事实册》：三盘人，叶雅好之媳。夫亡氏年十八，以从侄世义为嗣，时方襁褓，抚养成人。卒年八十六。

以上林凤鸣采访。

苏廷誉妻颜氏《事实册》：三盘人。年二十五夫亡，抚育遗孤，事姑尽孝，乡里称之。卒年四十有二。

张裔名妻林氏《事实册》：三盘人。年二十八夫故，九十岁卒，守节六十三年。

陈盛得妻张氏《事实册》：洋屿人。年二十一夫亡，苦志自守，现年六十二。

陈天财妻张氏《事实册》：鸡冠山人。二十八夫死守节，现年五十八。

陈忠梅妻董氏《事实册》：鸡冠山人，岁贡生董三策女。年二十二夫亡，守志不移，现年五十二。

以上陈佩锵采访。

张聪友妻叶氏《事实册》：灵昆人。年二十七夫故，食贫守志孝事翁姑，现年五十八。

朱阿丐妻林氏《事实册》：灵昆人。年二十二夫亡，青年守志，纺绩奉姑，现年六十八。

麻振星妻薛氏《事实册》：灵昆人。年二十七夫故，矢志守贞，现年五十四。

以上郑梦兰采访。

生员王世珍妻潘氏《事实册》：本城人。年二十七夫亡，事姑尽孝，抚孤成立，卒年望五。

夏大鳌妻陈氏《事实册》：灵昆人。年十九夫亡，遗腹得子，教养成人，卒年七十一。

陈九程妻张氏《事实册》：灵昆人。年二十七夫亡，矢志守节，卒年六十七。

吴三郎妻陈氏《事实册》：灵昆人。年二十五而寡，贞心苦守，孝事翁姑，现年五十九。

以上郑梦周采访。

林崇经妻陈氏《事实册》：三合潭人。三十岁夫亡守节，现年六十。

阙其泮妻黄氏《事实册》：三合潭人。二十七岁夫故，卒年四十二，计守节十五年。

苏致昨妻杨氏《事实册》：三合潭人。二十五岁夫故守节，现年七十二。

苏致泽妻李氏《事实册》：乐清三江人。二十一岁夫亡守节。

苏其迟妻李氏《事实册》：乐清三江人。二十岁夫亡，守志苦节完贞。

石林宝妻张氏《事实册》：西潭人。二十二岁夫亡守节，现年六十七。

陈朝清妻李氏《事实册》：西潭人。二十四岁夫亡守节，现年五十有三。

以上林一鹏采访。

贞　女

缪贞女《事实册》：芳杜人。字林俊友为妻，年十七未嫁而夫死，过门守贞。时翁姑早逝，形影孑然，以纺绩自赡，继从子金清为嗣，抚养成立，得延宗祀，卒年五十六。　赵秉乾采访。

林贞女《事实册》：密莺人，生员林吉人女。立志事亲，终身不字，虽亲邻罕见其面，卒年八十有二。庞燕孙采访。

林贞孝女《事实册》：瑶岙庄东山头人，国学生鸣凤姑母。孝事双亲，守贞不字。学政史给"以贞作孝"额，训导周沄以"贞义可风"表其闾。　吴俊英采访。

张贞女《事实册》：桐林南山人，民人光一之女。字孔家骥为室，未嫁而夫卒。女请奔丧，父有难色，闭户投缳，救之得不死，乃许之行。持服三载，舅姑相继殁，贫不能自养，父兄迎归，筑别室居之，终身闭户自守，言不出阃。同知张德标以"贞淑流芳"表其庐。　林宣三采访。

颜贞女《事实册》：水孔口人，诚生之女。孝养双亲，守贞不字，性尤乐善，不吝施与。卒年七十岁。苏荣采访。

李贞孝女《事实册》：□□人，生员李明贵女。孝事双亲，守贞不字，父病刲股疗之。卒年五十三。

陈贞女《事实册》：灵昆人。字黄世忠为室，未嫁而世忠卒，时氏年仅十九也。闻讣奔丧，誓不改适，事舅姑以孝，继侄为嗣，抚之成立，计守贞四十余年。同知汤成烈以"秉义怀清"表其庐。　郑梦周采访。

陈贞女《事实册》：芳杜蛇头人。字高钟智为室，年十八未嫁而钟智亡，青春矢志，白首完贞，卒年八十有九。　赵秉乾采访。

张贞女《事实册》：小筠冈人。字同里耿必槐为室，年十九未嫁而夫卒，过门守志，节凛冰霜，卒年三十一。

烈　妇

吴陈勋妻刘氏《题旌册》：楚门闸头人。建坊东岙矮山头。

李正德妻梁氏《事实册》：古城头人。有传，见艺文。

叶行芳妻孔氏《事实册》：楚门人，原籍宁波。夫病危，刲股合药以进，卒不起，遂服卤自尽。训导蔡燮昌以"守义光宗"题其门。　叶佩芳采访。

儒童房金水妻周氏《事实册》：车首头人。年二十二夫病，刲股罔效，即仰药以殉。同知徐表其门"幽光照海"。　苏荣采访。

孔招后妻韩氏《事实册》：都墩人。年二十三夫病笃，百药罔效，呼天祈祷，刲股以进，终不起，遂服毒以殉。　林之春采访。

补遗

节孝

监生吴步蟾妻王氏《事实册》：乌岩人，黄岩总镇王国良女。年二十九夫亡，事姑尽孝，教子有方；凡遇善举，则捐助无吝，里党贤之。卒年六十二。　戴尧仁采访。

玉环厅志卷之十三

艺 文 志

三物之教不遗乎艺，四科之目兼及诸文。故孔子有游艺之言，卜氏有学文之训。汉书因之撰艺文志，凡作志者亦乘之。我朝文明大启，山陬海澨，莫不扬华摛藻，润色太平。玉环展复维新，遗文无几，仅就其所存者分为先后，以示来许，亦不致湮没而无传焉。志艺文。

书 目

《渊通》 四十八篇，林幹著。见《乐清县志》。

《覃思》 一十三卷。同。

《困学集》 陈猷著。见《乐清县志》。按：省府志俱作《田学集》。

《比部招议》 二卷，陈璋撰。《太平县志》称其初为主事时议定，深得法外之意。

《宦游集》 陈钝著。

《孝思图》 同。

《全归集》 同。

《恤刑录》 同。

《杏坛集》 张积著。

碑　碣

张甫墓碑　谢铎撰。

碑阴记　朱谏撰。

新建城隍庙碑　张坦熊撰。

新建义学碑　张在浚撰。

重修城隍庙碑　王廷相撰。

八角亭碑　朱泰曾撰。

新建学宫碑　阮元撰。

西青岭义冢碑　张德标撰。

重修关庙碑　姚鸣庭撰。

铧锹渡禁革碑　宋如林撰。

设立膏火碑　杨炳撰。

林公祠碑　徐树楠撰。

永利河记　黄维诰撰。

重建环山书院碑　赵宝申撰。

重浚溪河碑　杜冠英撰。

重修学宫碑　吕鸿焘撰。

重修关庙碑　杜冠英撰。

玉海书院碑　杜冠英撰。

题名碑　杜冠英撰。

勘验夫马章程碑　杜冠英撰。

义塾碑　胥寿荣撰。

文　编

竹冈戴氏宗谱原序　　宋朱　熹

《周礼》大司徒教民之目，曰孝友睦婣任恤，而家政居其三，孝、友、睦是也。孝者善事祖父母，友者爱育弟昆，睦者和于宗族，三者实民彝之大者也。圣人立民生之本至矣。

凡人之父母，身之所自出也；昆弟，气之所自同也。宗族，高曾之蔓延，又吾身之所同出也。无宗族则无昆弟，无昆弟则无祖父母，无祖父母则无吾身，无吾身则天地之元机于是乎息矣。是故教之以孝，孝则不遗其亲；教之以友，友则不遗昆弟；教之以睦，睦则不遗宗族。父母昆弟宗族不遗，故明王嶷嶷之风油然而生，国家刑措之化翕然可致也。然则尽乎祖父母昆弟宗族之道，莫若先明其源，上之溯吾祖宗之自出，下而延吾宗族之枝派，傍而合祖宗之同气，然后孝友睦之政勃然而行于家矣。是故先王之世，立官以掌其族，作谱牒以系世次，盖所以明源委之来也。

兹竹冈晦斋戴先生讳明者，余忝气同道合，每咨商时政之暇，相与穷经释义，绸缪忘归，于戊申仲春之望，要予于官舍，卒以家谱示予曰：先生为我序。予曰：以先生之道，穷则为孔孟，达则为伊周，且出身仕进，官极人臣，君子进用，吾道将行，有所冀望于先生者大矣。矧先生戴礼之系，诗书源流，忠良作述，同时南塘子姓，啸歌唱和，金石交奏者不知凡几，致君泽民，声施宇内者又不知凡几，余昔守永宁时详之甚悉。先生闻望特隆，海内之士望风而下拜者又久之。然予夙忝见知，爰序孝友睦之道弁诸简末，愿后世共守此三者之道焉可矣。

重建灵山寿圣寺记　　元陈　高

温之乐清东南为巨海，有山曰玉环，在巨海中，岛屿萦纡，袤亘八九十里。山隈多平地，居其隈者凡数千家。有佛寺宫八所，而灵山寿圣寺为之冠。其寺背负大峰，若展屏障，左右之峰隆起翼两旁，对峙翔伏而回抱其前。处乎内者，视不见外，自外望之，隐莫知中有寺也，故地之胜为最。

寺始建于唐咸通间。初桑门爽公者芟屏菑翳，结茅居崦西，日课《妙法莲华经》，朝夕鸣钟磬，声殷岩谷。里人异焉，迹声所殷地，创兰若迎爽居之。闻于朝，朝廷以爽能宣布灵山会上大乘之典，故锡今额。其徒曰诚公、曰竟公，堤海为田，

众由是乃聚。而处业用世，嗣以甲乙传次主之。更唐及宋，以迄于今，或盛或微，若巨公之匡复，真公之振发，皆有功于寺者也。至治壬戌毁于灾，金碧之区悉化灰烬。僧一濂、惠宜咨询其众曰："事不为无成，成不成在为之力与不力耳。吾属勉夫力之所至，而相继以复旧规，奚患无成哉。"佥以为然。而善来者，遂以营构为己任。铢累其衣钵之资，得千七百余缗，倡立佛殿及严像设，又鬻地佰五十亩有奇，为寺之经用。至顺庚午，一濂成三门两庑。元统癸酉，惠宜、善来成大殿。演法之堂及观音大士殿，则一淮成于至正乙未。藏经之室，则可兴成于至正庚子。而多宝法藏，乃甲辰岁明释所成也。若智康、一沂、德昌、寿贤、惠超，或赞之资，或翊之力，以竟厥事。钟楼、僧庐、庖湢众屋次第完美。室庭雄敞，甍宇绵联，丹艧炫耀，辉映林壑，旧规复还而加壮丽。昕镛昏鼓，法音梵呗，寒暑勿替，隐若大方殊胜丛林。

呜呼！近年以来，像教陵夷，加以南北用兵，江东西、浙、闽招提巨刹隳十九，兴者百无一二焉，而兹寺乃能恢廓坠绪，非独其寺之斗绝幽夐，尘坌所隔，盖亦有人以维持之也。向非得人以相承继，孰能兢惕负荷而究心以图永久哉！虽然，得人以兴，不得人以废，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后之继今者，顾前人经画之艰勤，益思增广而弘大之，则庶乎愈久愈盛。而凡其徒之逸居于是、安食于是，亦勤修梵行，究竟夫灭寂无生之学，以毋忝尔大雄氏之教乎！明释请记颠末以正来者，故为之书。寺僧思宁、来奉、正宗、惠然、永亭、祖璘、文琛、如岳皆将以次嗣主是寺，尚得绍续厥志云。

刘元芳休休室铭 陈 高

温乐清之玉环山有刘元芳氏，年且五十，属家事于其子，谢绝世纷，于居宅旁构屋三间，而辟东西为燕居之所，乃名其东曰休休室，来徵予铭。予问其休休之说，元芳曰："人之生也寓形宇宙，视光景之迅迈，犹驹遇隙耳，而举世营营役役，未至于死则未有休息之期。既贵矣而益思丰其禄位，崇其班资，是贵者不知休也。既富矣而复思蓄其货贝，广其田宅，是富者不知休也。贱不能安分而致慕乎贵，乃汲汲于形势之途，则贱者不能休矣。贫不能受命而欲求其富，乃逐逐于刀锥之末，则贫者不能休矣。是故自少而长，长而老，老而死，而莫有休者焉。吾观古之达者，避名遗荣，土金芥玉，淡泊以自持，逍遥乎无为，中心诚有慕焉。吾故休息于兹，以终乎暮齿。或有以世事相及者，应之以休休而已。"于戏，元芳之志亦足尚也哉！又爱其言有可以警乎世者，故为之铭曰：

宵貌堪舆，有生蠢蠢，百岁驹隙，倏然而尽。情荡欲肆，心役于形。徇物展转，形亦靡宁。攘攘熙熙，蝇营狗苟，自稚及耄，晨趋夕走。贵富贱贫，鲜不有求，既知止足，未鋟而休。斯休曰休，有刘芳氏，旷焉达观，邈矣高趾。于利勿计，于爵弗縻，珠璧沙石，轩冕涂泥。庄周我师，向平我友，盘桓一室，于世奚取。寒螽蛰穴，宵禽息巢，休休无营，永逸弗劳。

谏南巡疏 明陈 璋

臣闻《虞书》言"五载天子一巡狩"，《周书》言"六年王乃时巡"，孟轲氏亦曰"天子适诸侯，曰巡狩"。盖古法然哉。皇祖知时巡之典犹井田封建之不可复也，于是设御史以代之，考官方之贪廉，稽时政之得失，归命天子，百职寅恭而趋，九重垂拱而理，皇祖之制，诚百世不易之法也。然《书》又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则知人主一念之敬肆，即中外向背之机矣。是以夏后太康盘游无度，卒召后羿之祸，《五子之歌》可为永鉴。陛下膺图秉篆，庶事惟康，百僚怀德，诚千载一时也。乃前年八月，驾出居庸关游猎，臣民无不惊骇，犹以偶然逸豫，不妨万几。九月又幸大同矣。上天仁爱，冰雹示儆，而北骑乘机深入，是时天变于上，民乱于下，殆哉岌岌矣。戊寅正月郊祀甫毕，即出关游幸。二月二日太皇太后崩，陛下尚在外也。今自榆林回銮，臣民私相庆慰，又复降旨南巡。臣知陛下一身宗社所倚，虽下此诏，未必实行。然纶绋一宣，远近震动。窃谓车驾一发，扈从不止千骑，仆御役夫不止万人。经临地方，驻驿处所，玉帛珍羞之物所费不止数万。诸郡邑非能神运鬼输也，势必括之民间，追呼四出，鸡犬为惊。供办稍稽，鞭箠痛下。孟氏所谓"饥者勿食，劳者勿息"，殆其余事耳。又不独此也，朝廷生一事，民间必多百弊。陛下驾出都门，则江浙之民先困矣；陛下驾至金陵，则闽广之民先疲矣。明知乘舆未必至此，有司借以科派，胥徒借以干没，官济其贪，吏行其诈。值承平之日犹且不可，况当流贼刘六、赵风子、邢老虎等攻劫之余，井里邱墟，村落煨烬，自畿内、山东、河南、汉阳、江南、岭表之地，处处焦土，处处危机。幸赖九庙神灵，群凶歼灭。然物力凋竭，元气痿惫，正宜曲意抚绥，尚恐惊魂未定，岂得以非事之勤，滋黎民之惧也哉。臣犹未深言之也，昔秦皇灭六国，却匈奴、威震遐荒，而博浪沙中未免副车之击。虽陛下一举一动，百神呵护，决无他虞，而人心难厌，恩意未孚，舟车辇毂之下，保无包藏祸心者乎？方今群不逞之徒，睥睨神器，伺朝端为喜戚者，每不在远。兼以胡虏窃发，郊圻之内遍遭蹂躏，河间、登莱皆游骑出没之所。兴言及此，大可寒心。今陛下为一旦之乐而忘百年之忧，非臣所敢知也。虽

然，臣窃有进焉。汉诸葛亮之告其君曰："亲贤人远小人，前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人，后汉所以倾颓也。"宋儒之言曰："人主接学士大夫之时多，近宦官宫妾之时少，则可以涵养君德。"臣区区之诚，伏愿陛下法前圣之宏规，守本朝之成德，日与贤人君子讲论治道，则德以养而明，志以学而定，身体以优游而坚固，必无非几之贡，荒亡之行矣。语有之："不作无益害有益。"今前星未耀，储位久虚，尤宜培养圣躬，为国本计，奚暇驰神于游观之乐，疲精于危险之地也哉！

八老亭记略　　明陈　璋

乐邑附城皆山，其最著者萧台也。相传为王子晋吹箫处。山畔有泉，王子常沐箫焉，因以名是泉。赵君生长于斯，自号箫泉居士。殆晚年弥高而德弥劭，为邑大老。一时乐与数晨夕者，同姓者三，异姓者四，皆黄发秀眉，台背儿齿。记曰"大老无朋"，殆不然矣。爰筑亭于其间，名曰八老。

明世宗谕祭侍郎陈璋文

维嘉靖年月日，皇帝遣官谕祭于故刑部侍郎陈璋曰：惟尔性资鲠直，才识优长。早掇贤科，忭时养晦。旋当召用，驰誉郎曹。抗疏南巡，朝阳鸣凤。臬司首擢，边土用宁。仆正继迁，塞渊锦队。晋陟廷尉，天下称平。既多孚输，恳求退位。佥推简在，起佐邦刑。历事三朝，践扬中外。明允克济，廉介自持。息老林泉，乡里表率。清风远迈，宜享永年。忽闻讣音，良用伤悼。古之名臣，今也遗爱。爰念往劳，特赐以祭。为营兆域，用昭恤恩。尔灵有知，尚其歆服。

举人张甫墓志铭　　明谢　铎

成化庚子十六年冬十月十有三日，乡贡进士张君尚美卒于京。其卒也，仅一妾持五岁孤在旁。越明年辛丑夏四月，其族孙克用以乙榜拜河南归德州学政，乃获扶其柩归葬。克用始以从事来京，君教之业举子，二年遂克有成。克用方领顺天乡荐而君卒，至是官便，归其丧，固克用所以报君，亦天实使之也。君讳甫，字尚美，祖肃献，妣陈氏；父峙，妣孔氏；张氏。世居温之乐清峰林里。地邻于台，台之所分太邑，割以隶之，今为太平人。以谱牒藏于家，莫识其世系，第闻其祖父而上，则皆有潜德。君生秀敏，治举子业，补郡庠弟子员，成化四年戊子领浙江乡荐，会试礼部者四，每中一榜辄辞，卒业太学。戊戌冬将治任归省，适其父以书来，戒勿归，俾即京邸广交交博见闻。君承命留焉。盖克苦奋励，将必成其父之志。不幸遘弱疾，遂不起焉。呜呼！可哀也。距其生，得年四十有□，配□氏，子男四：衡、鉴、通、纪；女二：淑英、淑训。

君平淡温厚、和气盎然，及叩其中，则有确乎不可夺者在。贤者皆爱而敬之，乐与为友。其文词典赡，骎骎乎古作者，不逐时好。虽屡不偶，恒自咎，未尝归怨于主司。某初识君于京，读其文，考其行，皆可为矜式，遣吾子丕学焉。虽童蒙亦知亲师乐业，盖得之君者然也。吾方幸吾子之得师，而遽失之，余父子之所深悼者也。君之友平阳进士陈宣，尝书君之行与状，克用持以请余铭，余遂不辞。葬以成化十七年辛丑十二月二十日，原曰牛湾。铭曰：识君兮京师，重君兮行与辞，悼君兮儿失其师。

张甫墓志碑阴记 朱 谏

谏髫时随先君在瓯城，识先生于旅舍。时瑶岙、峰林俱属乐清邑，先生为乡党好甚笃。谏时颇知读书，承先生累试，称许焉。先君乃托学正公某以谏缔姻于先生，先生首肯焉，期以春闱回日纳聘。既而先生竟卒于京邸。克用以柩归葬于牛湾，时成化辛丑冬也。越十年谏始授室，得拜墓所。又数年谏始登宏治丙辰进士，嗣后奔走南北。每念先生与先君好，而谏执子壻礼，封茔草莱勿及剪伐，用以愧怛者久之。谏与先生令爱俱不觉鬓发已星星矣。今者，谏之子女成行，而先生之遗孤四人，在者止二人耳。幸而孙子多有岐嶷者。俯仰畴昔，为之痛心。恐先生之文章声誉泯于无闻，乃取阁老木斋谢先生往日所作志铭，勒之于墓，俾子孙世世有所考征焉。谏长男监生守宣董石事毕，谓谏当书诸碑阴，谨书如左。呜呼！灵其有知，尚鉴斯石。

环山胜境记 国朝张坦熊

见《特开玉环志·艺文·记》。

天开河赋有序 张坦熊

见《特开玉环志·艺文·赋》。

展复玉环论 张坦熊

见《特开玉环志·艺文·总论》。

驱虎记 王 琏

见《特开玉环志·艺文·记》。

玉环厅额尔荆泰公德政碑记 董文贤

盖闻作人无敦榛朴，兴思造士多方，菁莪致咏，国家崇儒重道，乐育群材，虽至海隅僻壤，亦莫不仰文教之诞敷，乐造就之维均也。

玉环界联乐之北境，雍正五年，司马张公详清宫保李题准开山。斯时披荆剪

棘，一切礼教尚未暇修。自后衣食稍足，乡学渐兴。至乾隆十六年，前任刘公、曾公并清开科置额，嗣准以文生四名、武生二名附于温之府学。但与应试者，多系邻邑冒贯，凡所为进身之士，均非土著。是玉环之开科加额，转为邻邑而设，凡隶本籍者，未尝不痛心疾首也。乾隆二十二年，额尔荆泰司马来任兹土，体圣天子作养人材之意，下车伊始，已留心积弊。及届期考试，令士之公正而熟识者具结认保，备造实籍童生名册。其从前之冒进于玉环者，概不录其子弟。而后，钻营冒籍之徒无隙可乘，续取之士乃益知鼓舞，文风亦蒸蒸日上焉。

昔文正以诗书祇俗，韩昌黎以文教起衰。公之善政，洵足媲美前贤，流传后世欤。爰记而勒诸贞珉，以垂不朽。

刻吴自肃作文家法序 黄秉哲

日月星辰之经乎天，江海之流乎地，有迟、有速、有留、有伏、有顺、有逆、有潮汐。上下错行，则为薄蚀、为灾祲，为淤塞横决。故凡经纬流通于天地之中者，其行止必依乎法焉。

七尺之躯腹承项，足生顶，不可以为人。生物之数万，内骨者、外骨者、侧行者、跂行者、蠕动喙息注鸣者，莫不有法。是法也，朱得之以运斤，伶得之以察律，庖丁得之以解牛，王良得之以驭马，孙吴得之以用兵，二帝三王得之以治天下。况乎文之为道，精于屠，妙于御，微于规矩音律，神于治兵，二帝三王之治，不能与之争久，而可以无法行乎？六经变而为史、汉、唐、宋，史、汉、唐、宋变而为制义，屡变不同，同于法。《书》之质，《诗》之婉，《易》之辨，《春秋》之断，三《礼》之博，法之所从出也。左氏之优柔，公谷之峭厉，孙武、韩非、《国策》之晓畅，贾生之雄彝，龙门之奇纵，孟坚之温厚，昌黎之怪，永叔之逸，老泉、东坡之健，皆取法六经而又不名一法，所谓法自我立者也。制义仿北宋，极盛于有明以来四百年。化、治、正、嘉以理，隆、万以机，天、崇以才、以气，迭出争胜者不一家，要皆谨守成法，法史、汉、唐、宋以法经。其一二尤卓越者，并能稍变古法，而出以我法，所谓文成法立，铮然于法中而又超然于法外者也。

余少时从鳌峰书院得吴克庵大参《作文家法》本，其持议不越制举，而于文家起伏、提应、开合、断续、虚实之法已大备。嘉庆癸亥以恩命升任浙之玉环。环开辟日浅，诸生从事于文者法尚疏。阮大中丞以经术蒸浙士，不忍环海一隅独屏弃于圣天子文治之外，既奏建专学，广增弟子员额，又因义学旧址立书院，以姚江司铎兹泉朱先生邃于经，工古今文，延主之。先生制义久脍炙海内，与诸生讲明乎

文章之法者甚悉。惟是环地隔岭海，自附邑诸生外，朝夕得亲承先生之教者不数人，亲承矣如颜氏子之服膺勿失又无几。且先生官守所系，不能久居环，后此欲闻先生之教而不逮者，抑复可憾。爰取诸生时所得大参之本，付欹劂而广布之。其亲承乎先生之教者，既有以证其合；其隔乎地与时而不获亲承乎先生者，又可因是以求先生之教也。环山文教之启，绵延未有已乎！将授梓，以质先生。先生曰：是刻也成，毋虑疏于法矣。虽然，法，绳墨也，经史者，材也。虽有轮囷离奇之材，授之拙匠，不能成一器。然木石未备，栋梁不具，挟其规矩绳墨以号于众曰"我将构大厦"，又孰信之？然则法之未明，惟无法之患；法之既明，不又死法空法之足虑乎？余曰：诺。爰将诸生应读之书开于后，以备用法者[取]材焉。

义学劝捐文 康兆晋

尝闻序塾党庠，培养首兴夫学校；摩仁渐义，陶镕端赖乎师资。是以文翁治蜀，后进咸得渊源；安定居湖，成均取为法则。必使人获丹青之染，居安弦诵之常，然后良璞剖而美玉呈，幽兰扇而馨香发，信乎艺林之津逮，在于讲舍之鼎新。玉环山治僻浙东，境悬海外，草莱后辟，文献无征。然左联台岭，方正学为理学名臣；右接瓯江，王梅溪亦词林巨擘。况地道必孕夫灵秀，天荒曾破于英贤。果十三经不惮研思，即第一人何难继步。特是星明高下，芸窗悬照读之灯；瓦列参差，衡宇鲜鸣琴之室。亦有情殷负笈，传经之绛帐久虚，志切披帷，问字之元亭不设。以致寒畯抱材而沦落，儿童逐队以嬉游，匪惟都人士之羞，抑亦守土者之责也。今拟汇集经蒙，重开坛坫，惟覆篑之所需甚钜，而廉泉之分润无多。窃念金布祇园，尚烦长者；岂有钱输光学，不藉群公？敢告之通衢，襄其盛事。韬章具举，量鼓争操，惟冀众志以成城，不惜十年而树木。从此三余砥砺，路可梯青，五夜观摩，室皆生白。圣人道大，君子泽长。食报无穷，验取瑶阶之兰玉；成功有庆，并观王国之菁莪。

叶节母冯孺人传 林 芳

余读礼家居，茂才叶小若为母索传。余接孟氏芳邻，心钦柏操，耳熟而能详矣。

节母冯孺人，庠生陟南公之胞姊，乃处士金生公之德配也。淑慎端庄，素娴内则，以族从旧戚，遂谐伉俪。孝舅姑，睦妯娌，敬戒无违，闺房琴瑟，称静好焉。于归未三载，处士遘疾，调汤药，刲股肉，无所不至，卒不起。吁天号泣，悲恸欲绝。诸姑姊虑其志烈也，昼夜防护之，孺人泣然曰："余命不辰，祸延良人，复何敢

以无益之死为高堂二老戚？倘蒙天眷，俾腹中孕幸获生男，延一脉以报泉下人，死亦瞑目矣。”越数月举一男，即小若，人谓孺人节孝之所致也。

余尝读古史，见所传贞烈妇女，或断鼻毁耳，或投缳赴火，决一旦性命者，未尝不壮其节，以为难继之事。今以孺人较之，更有难焉者。盖誓从终于山海，视生死于等闲，彼有志者亦易易耳。孺人则上有皤发之亲，下有遗腹之子，奉亲抚字，责不易副。假亦如断鼻毁耳，投缳赴火，拘拘然决一旦性命，志非不烈，而所以善成其志者，犹有遗议也。乃孺人心冰肝雪，境类桓婺，而勤同独母，纵孤灯夜雨，不无酸心，然未敢出声贻堂上人知。以视古之节烈，其难易不亦彰明较著乎哉。且教子以义方，熊丸获画，慈母不啻严君。至于宴宾供祭，必极其丰，恤孤怜贫，恒过于厚，则又可为吝啬者风。以故论阃范者，咸啧啧然称之。嗟乎：士生斯世，洁身修行，当途不闻表章，乡间不知评骘，何可胜道。不意巾帼中有如是芳声！设辖轩采风闻其事于朝，有不为圣天子所表扬、辉映彤管者乎。奈大典未沐于金阙，而淑魄忽坠于银蟾，呜呼哀哉！

孺人卒于道光丁亥年九月三十日巳时，距生于乾隆壬子年七月十三日亥时，春秋三十有六，盖孀居一十五年矣。子小若，庠名佩蘅，蜚声黉序，骎骎有国士风，异日腾骧云路，必旌孺人之节孝焉。爰执笔而为之传。

金香谷司马德政颂 李树苑

公勋阀贵胄也，以孝廉出宰，爱民恤物，治绩有声。辛卯之冬，由处州龙泉县调署玉环。初下车，即访民间疾苦，临政亲民，歉然虑下。观其容貌辞气，雍雍蔼蔼，粹然儒者之风，望而知其为能仁吾玉也。越壬辰春，始课士，雅意怜才，又劝民积贮，于农事尤兢兢焉。会夏秋间旱潦不时，风潮为患，公早夜引咎祷祀不遑，缓催科，省力役，警游情，除盗贼，于《周官》荒政隐有合焉。且公之平狱讼也，恒爱克厥威，而其诘奸慝也，则又威克厥爱。盖其性笃于仁，故用爱者其常，而用威亦所以全其爱也。爰导扬盛德，知捧土不足以附泰山，亦聊比舆人之诵云！

诗书之胄，阀阅之身，宪宪令德，肫肫其仁。式于古训，程以先民，文章经济，根柢轮囷。棘闱拔帜，儒席呈珍，望倾纨绔，颖脱风尘。处为善士，出则纯臣，一行作吏，百里饮醇。留槎阁畔，铸剑池滨。牛刀小试，马御初驯。岁躔火次，月纪昂中，分符海国，佐绩郡公。和光外著，顺气内充。浑忘贵介，独抱虚衷。望道思见，听德思聪。轩车甫莅，民隐斯通。秀顽灵蠢，残疾疲癃，情深立达，虑切怨恫。励精视事，卑服即功，但忧日昃，奚问岁终。春日迟迟，劝课攸宜，雅珍士类，

尤念农时。夏忧旱魃，秋患雨师，百昌焦悴，千室怨咨。恫瘝在抱，奔走祷祠。宽征弛力，穷达平疲。至于奸慝，务在清厘，宁伤政猛，毋益民羸。天行有忒，公奉无私。休戚所共，一归于慈。尊则神君，亲犹慈父，道尚柔能，德不狎侮。善政范今，祥刑师古，化忆巢乌，风希渡虎。泽被一隅，欢腾比户，岁不能灾，时不能苦。胥匡以生，式歌且舞，何羡王庞，奚隆召杜。如见广平，迴殊噢咻，既洽舆情，仁登公辅。

武昌西山苏黄祠记 王 邻

苏黄之称旧矣。昔黄山谷与张文潜、秦少游、晁无咎俱出苏门，天下号元祐四学士。独山谷名配东坡，称为苏黄。而武昌西山之以苏黄名祠者，盖别有说。宋元丰二年，子瞻得罪，于湖州逮台狱。子由上书，乞以济南官职赎兄罪，谪筠州酒官，乃出子赡于黄州团练副使。以故东坡游寒溪寺，酌菩萨泉，筑亭九曲岭上，倚石撷卉，吟咏千篇，历往来于武昌之西山五年。时山谷虽已受知东坡，犹未结缘于西山，而颖滨即于东坡到黄之五月偕游焉，有《陪子瞻游西山》诗并子赡《九曲亭记》在焉。崇宁九年，山谷由宣义郎鄂州在城盐税，九月十二日经涂中，系舟樊口，游西山，题松风阁，有"东坡道人已沉泉"句，盖东坡已于前年七月没于常州涂次矣。东坡虽没，而诗魂复滞于旧游之溪山。二年正月，山谷在鄂州梦与东坡游寒溪西山，以觞字韵唱和，是东坡精魂之所留者西山，山谷幽梦之所绕者亦西山也。乐哉斯丘，得无有死不葬之憾乎！

且夫西山之名古矣。三国吴都武昌，筑宫避署；晋都督陶士行读书筑台；唐元漫叟归田退谷，史乘中具有可考。然屹于今，欲求其彷佛，皆为荆棘莓苔矣。独乐坡之九曲亭与山谷松风阁岿然尚存。颖滨虽无遗迹，而《九曲亭记》后人犹镌于屏，诚以翰墨可传，则踪迹亦亘千秋焉！西山三先生，自今以往，宜未有艾焉。

道光间，吾师林芷生宰是邑，公余寄兴山水，每登西山，辄流连有怀三先生。庚寅冬度山之凹，裁云凿石，构楼数椽，以栖东坡、山谷之神而配以颖滨。然则苏黄祠者，以二苏一黄而名，而非独称东坡、山谷云尔。祠成之日，落而奠焉。吾师与宾客倚楼而望，北极蕲秦，波澜浩淼，而水云飞处，袅袅炊烟，既东坡晓迎子由之巴河也；西顾黄州，城郭列眉，而其间轻笼薄霭，小若青螺，即山谷与张文潜拂拭东坡宝墨也。大江东去，一鹤西来，西山得苏黄而地以胜，苏黄得吾师而神以歆，吾师得西山而名亦永。邻日从游，故为之记。

潘节母传 陈 焯

坤以妇道兼臣道，不知妇道之难有未与臣道概论者。臣当时事艰危，惟知授命，否则去之而已，若妇道则不然，举梜无依，黄口在抱，将摩笄以表其谅乎，抑茹苦含辛以成其志乎？虽龙逢微箕处此，亦戛戛乎其难之，以所闻节母如林太孺人者庶乎可矣。

孺人榴屿世家，归于潘氏，年十八而寡，号泣呼天，誓与同穴，尊章力劝之，得以义生。其无识者或阳为许而阴不韪之。噫嘻，是岂知孺人之志哉！夫孺人不过一妇人耳，继则俨然家督矣。宗祀之延，千钧一发，势几岌岌，傥稍有不慎，破卵随之。孺人竭尽心力，毁体以疗姑病，且抚二子成立，门户日益振，而以礼义世其家，非有可托可寄临节而不可夺者，其能之乎？今孺人已寿终，文孙东屏将以明经筮仕，殆所以报孺人焉。窃闻清霜白敫日，烈而愈明也；孤峰绝嶂，峻而愈秀也；长松巨柏，朴而愈茂也；忠臣节妇，贞而愈寿也。顾忠介遗裔犹有隐匿不出，与流亡而不知姓氏者，独清孀之子孙则无勿昌。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人道也，亦天道也，于孺人何憾乎！

戴节母坊表赞 王 邻

秦有巴妇，怀清台筑；汉有桓鲧，行义传录。柏操诚坚，兰芬不灭，辖轩采幽，棹楔旌节。有戴节母，禀质离瑜，明诗习礼，不栉而儒。瓜年迨吉，桃月于归，文鸾并宿，彩凤双飞。先生二女，遽丧所天，欢谐伉俪，仅得五年。鸾伤破镜，鹤怨离弦，天倾莫补，海阔难填。堂上尊章，思儿泣下，而母孝者，婉言慰藉。容驷门高，冠盖时至，而母贤者，酒食是议。冈头折箸，田园千顷，而母能者，持筹管领。焦邻莩戚，呼寒啼饥，而母慈者，推食解衣。庙貌兴葺，桥路修治，而母惠者，乐助其资。室家之壶，形影相随，谁为之后，幸有比儿。守逾卅载，年届六旬，圣朝旌表，雨露恩深。凡百贞孀，俱宜振励，一矢冰心，流芳百世。

玉环厅徐公治绩记 王震之

盖闻穷经将以致用。士君子蓬户啸歌之志趣，即庙堂展布之经纶。顾处为醇儒，出为循吏，内不负生平所学，外不失苍生所望，求之当世，罕有其人。今乃于让木公祖见之矣。公以名进士就雷封，鸿才小试。论者以公负瑰异之才，不得遨游凤池上，读中秘书，有所著作，以成一代典籍，用是为公惜。然政事之科，本先文学，况今天下亦多故矣，干济需才，以精明强干如公，慈祥恺悌如公，寄之民社，百姓蒙休，不犹愈于言箸作者之舞文弄墨而已哉。迹其握篆西川，分符东海，

所到之处无不仁风扇扬，莅任玉环甫及三载，而循吏之声遍传人口。今将以五马就迁，二三君子商所以颂公者，余愧无虎头之妙笔，何足揄扬于万一，即以三年之中，由实心行实政得诸见见闻闻者而质言之，可乎？

当公下车之始，首敛豪强。楚门为江北巨镇，时有不靖之徒横行，白昼仆人而夺之金，乡闾视为畏途，公立法伸威，戡强除暴，而闾阎始得安集。癸丑之夏风潮大作，塘堤倾圮，禾稼伤残，斯时薪桂米珠，儿啼妇叹，鸠形鹄面之徒所在皆是，而虎视狼贪者又讬饥民以夺食。公设局楚门，劝谕殷富减价平粜，又选练乡勇二十名，以巡阻要夺之辈，迨次年甲寅早禾告成，黄童白叟乃鼓腹而歌。其尤可敬者，忠义之气发于至性，每当读法悬书之暇，与多士谈及时事，慷慨激昂形于辞色。张睢阳之碎齿摩牙，汪立信之握拳透爪，公不啻具其梗概，书生杀贼之气，有使人奋然而兴者。故玉环西连乐邑，北接太平，李大六、瞿正汉之变，邻邑摇心，玉环以斗大山城界乎其中，屹然不动。且二奸之所煽动，党类实繁，而玉人不为所惑，非以公之大义凛然，有以震摄其心，使民多风烈欤！又常谓海氛未靖，保甲团练之法尤当讲明而切究，故江北义勇远近著名。凡洋船再至，广艇三至，皆相顾而不敢犯。是则充国临边，使羌敌闻风而远遁；范文开府，俾夏人相戒以莫欺，公实兼而有之。凡此皆公之实政，本平生之学问，见诸当日之设施。若夫寻行数墨，绣虎雕龙，高屈、宋之才华，耀机、云之词藻，又奚足为公多哉！是为记。

送玉环厅朱勿轩序 王 邻

盖闻神明作宰，群兴来暮之歌；抚字铭恩，弥切去思之感。以故荆州瓜代，吏民遮道而留；鉴水棠甘，父老持钱以赠。稽诸往古，每多歧路之牵裾；例以今兹，讵乏舆人之颂颂。况乎金钿山下，田以海为，木榴屿中，州如斗大，励清风于携鹤，万户腾欢；布春泽于有鸠，一麾欲别。际此攀辕而卧辙，能无蹈德而咏仁，则有如我勿轩公祖大人者乎！

公徽国延芳，中山挺秀，鹭飞涿郡，骐骋卢台。蓄文字之五千，撑肠拄腹；盼扶摇于九万，展翅扬翎。无如悬布再登，强台难上。年年头责，只恐著破蓝衫；岁岁舌耕，聊用诲张绛帐。既而腾蛟出水，展骥笨云。方手掇乎巍科，香生桂籍；旋首擢夫高等，符剖花封。历五邑之岩疆，作万家之生佛，罔不丝牵百里，锦制九张。移风洽琴管之声，慈君共仰；易俗谱弦歌之化，循吏争传。然而代斫无伤，尚称小试，允升叶吉，弥展长才。福星荧荧，照到碧江南北；庆云郁郁，飘来青岭东西。七百里蟹舍渔庄，停骖而咨疾苦；廿二都蛮烟蜑雨，揽辔而志澄清。镜朗虚

堂，案清累牍。处腴不润，合浦还得孟珠；居剧常闲，广州运来陶甓。百废具举，庶绩咸熙。且也念十载之寒窗，庇万间之广厦，爱才如命，视士若珍，乃复令肃秋霜，畏生夏日，勿艺兰而荣艾，必锄莠以长苗。清宵愧影之徒，鞭心骇胆；白昼攫金之辈，匿迹销声。固已音革鸮飞，祥征虎渡。扶风昼永，庆四民之二天；渤海春深，酿五风而十雨矣。亡何万里舳舻，易来王而来寇；一方保障，切忧国而忧民。由是集霰廛怀，运筹在握，募招丁壮，训练甲兵，坚壁垒于偏隅，固藩篱于要害。时即么魔窃势，鼓棹中流，小丑乘机，扬帆巨浸，卒使烟销蜃幻，浪息鲸翻，鹤唳无惊，鸠安如故。岂非名轰铁锁，夙具文武威风；守巩金汤，常作太平官府者哉！

邻等沐袁佛张神之化，依召父杜母之亲，忝列珊枝，同栖木越荫。兹以无肠公子酥哆六年，有脚阳春荣迁五马，将筵开乎七秩，旋水饯夫一杯。骊唱声催，征黄莫挽，凫飞迹幻，借寇无从。孺子之慕何依？使君之怀靡极！仁风手拂，看虎林裁白傅之裘；捧日心殷，愿螭陛曳郑公之履。

纪李烈妇事 张英风

烈妇梁氏，玉环古城头人李正德之妻也。家素贫，日以纺绩自勤。道光四年，环山岁大歉。次年春，其夫佣于台之黄邑，家惟妇与姑在焉。萧条四壁，度日维艰。有邻媪胖山嫂者谓妇曰："桐林春花大稔，二麦登场，日可拾穗斗余，盍与偕往！"媪盖嫁自桐林，因妇有姿，将遣之以为奇货，而妇未之知也。请于姑，遂与同行。至则田原麦尽，心疑媪之绐己。然距家已百里，仓猝未能遽反，不得已，投宿于双屿之林嫂家。林亦媪党也。次日，随媪乞食，途遇一人，媪与之私语，妇微闻其将嘱以鬻己者，跪而求之哀，其人遽去。逾夕，有壮少五人来诱妇，妇坚拒之。又纳妇钱，妇掷之于地，且詈骂焉。恶少既散，媪佯为慰劝，妇饮泣终宵，誓不欲生。天甫明，即启户出，投于河。媪疑其逃归也，乃迹之于其家。适一恶少渡河，见河泊一桴，桴旁一尸僵立，谛视之妇也。大骇，归而谋诸其党，思所以灭其迹者。夜以瓮系尸腰贮石其中，将载而沉诸外海。至大门，则风雨交作，遽委之。大门水深流急，直趋外洋，意其不沉璧于渊，亦必随鸥而去矣。亡何一物冲舟过，则尸竟逆流而上，刺以篙不能及，听其随波飘荡，无可如何。比晓，有舟自陡门港来者，见尸浮水滨，将为之醵钱以殡。恶少闻之，疑其为妇尸，潜往窥之，尸果在焉。是夜，与其党携锄揭畚将往葬之，则又寻觅不得。次早，前之舟中人来，出其尸，见身系瓮索，错愕不知所为。时其弟适与媪偕至，弟知妇之有冤也，向媪穷诘之，始泄恶少之事。既而其母亦至，恶少赂之金以求寝其事，遂殓妇于

棺。旬余，其夫自黄邑归，号泣而鸣诸官。恶少闻风避匿，拘之未尽获，即所获亦未得其情。由是辗转上诉，事终不直，而妇冤以沉。呜呼！以妇之轻信人言，致为引诱，因而自危其身，亦似咎由自取；然事因饥寒所迫，且将得升斗以奉其姑，情固可悯，志更堪嘉，至于愤不顾身，毅然自尽，则又非烈而何？惜乎遗恨重泉，终含冤而莫白也。悲夫！

补与鲍石芝台书 林 芳

先生降前辈之清尘，作后生之介绍，匪独情殷梓里，抑且诲切兰言，芳揣分奚堪，铭心曷既。谬蒙骏赏，快读鸿篇，珠玉错于行间，风云生于腕下，香薰班马，灰拨阴何，可谓诗杂仙心，文称圣手者矣。立言既堪不朽，寿世益复奚疑！芳聆此阳春，但知击节，仰兹大雅，定可扶轮。装玳瑁之书，未克寿诸梨枣；盥蔷薇之露，聊当报以琼瑶。所谓伊人，昨日阑风阁雨；言念君子，今宵绿酒银灯。毋闷空谷之音，已悬高人之榻，庸裁尺素，希释寸丹。

答林芷生芳书 鲍 台

台嵚崎可笑人也，命同磨蝎，技学雕虫，自愧小巫，敢矜大雅？乃蒙藻鉴，赐以瑶函。譬华阳十赍之篇，珍宜什袭；等洛水百朋之锡，答少双南。非所堪也，窃有感焉。忆自鹿城访道，载咏清扬，斗岫寻春，幸邀雅觐。时则环桥草绿，曲巷花红，王夷甫之麈争挥，襄城君之手初握，茶话歇而琴歌续，郁华落而银蟾升，犹复才语蝉嫣，欢惊雀跃，不自觉其低徊也。良会几何，流光遂往。三年澧浦，思公子兮不言；一卧沧江，赋大人兮已晚。仆蝼屈家巷，先生凤鸣神都，泥常忆云，璧宁投鹊哉！

兹岁缇室飞灰，招摇指亥，先生来游梓里，台也幸协朋尊。榻下南州，灿烂芙蓉之席；觞飞北海，酣嬉鹦鹉之杯。所慨者脂车客赋，投辖人稀。识定嗣宗，顿改双眸之盼；望非元礼，偏难百尺之登。白眼睨之，黄鹄举矣。返马狠卿之辙，为赋倦游，仿庄鹊之吟，差为同调耳。独是下驷不敢与鸡斯并驾者，域于材也；款冬不得与葶苈齐芳者，囿于时也。先生柳汁沾衣，兰香竟体；仆则菰庐匿影，玉颜已缁。纵使夜光，犹虞按剑；况兹瓦砾，敢辱垂青。不图惠问频来，芳菲相送。香生字里，撷红豆于情田；秀出行间，粲清莲于慧舌。绿酒银灯之句，阑风阁雨之思，读之魂销，当之汗下。嗟嗟！仙如可即，一水愁牵，佛竟多情，三生缘浅，此台所以买丝欲绣而铭带勿谖者也。

方今兰沤夜雨，枫岸朝霜，携金策以飘然，泛绿波而竟去，侧身望远，我怀如

何？所冀女夷鼓歌，鸣驺再至，仆将藉邻人之过酒，请吾子之须臾焉。泛雪夜之船，能游剡水；命春风之驾，为至永嘉。缅彼贤流，其然矣。足下风期云谊，岂在古人之后乎！

诗　编

次韵宝印叔观海三绝之一　　宋王十朋

榴屿何年改玉环？望中犹是旧青山。遗民不记当年事，惟有潮声日往还。

咏玉环　　曾　觌

天宝风尘暗两京，祸从妃子笑中生。玉环两字真堪恨，好与青山改别名。

能仁寺　　明陈　璋

独上高峰望远荒，龙湫飞瀑洒衣裳。溪山有待头颅白，时序无言木叶黄。长得寻僧来梵宇，何须起草借明光。昨宵风雨重阳近，邠老诗成寄草堂。

游荡北最高峰　　陈　亶

幽寻来荡北，遐眺满天东。海色浮元气，湖光照远空。世途伤老马，吾道在冥鸿。此日陪莲社，长年任转篷。

灵岩寺同玩月　　陈　善在监肄业

月从天柱半，西上照祇园。清寒不知寐，聊复坐前轩。炉薰闲茗碗，幽事幸相存。群峰滃夜气，翠色争素痕。露湿光逾古，偶为断岩吞。冷然二三子，相与淡心魂。

秋夜宿龙湫古寺赠上人　　陈　杖

绝壁俯寒湫，禅房一径幽。山空凉露下，天近火星流。水壮蛟龙气，风高鸿雁秋。清圆坐明月，若与远公游。

龙湫寺即事　　陈　猷

物外幽栖堪我老，闲中佳兴少人知。坐临流水雨晴后，看到前山云起时。万壑斜阳摩诘画，千峰黄叶谢公诗。明朝回首龙湫路，白鹤元猿系我思。

天开河歌　　国朝路　觐庚戌进士

玉环诸峰高插天，面面屏障纷钩连。环以大海一磬圆，鹿蹊鸟道怪石骈。控险扼要开城壖，揆度日影观流泉。为筹雉堞万古坚，斫山铲障北溟边。万夫捆载逾岭巅，群呼踊跃争向前。海涂泞滑双足胼，危嶝百级峭壁悬。一线逼仄难盘

旋，长绳舁石石压肩。顶踵蹋踏相扶牵，邪泞杂和鼓填填。一日宁得几往还，只恐虚糜少府钱。月及申酉水司权，项冥叩阍达表笺。呼星召鬼驾云辀，五龙九鼋夹后先。先期箕伯扫尘烟，飞廉摇旗鼓雯扇。丰隆振威声怒暄，香车亟转谢火燃。列缺奔掣忙施鞭，铁骑冲突挥霜铤。鱼鳞密布青骔湔，决开三峡泻九渊。华天萍翳矜轻偎，倏忽平地成长川。是时百灵咸翔搴，刷沙鞭石斥卤穿。长鲸巨鳌亦蜿蜒，扬鳍奋角刳袤埏。居民屏伏心熬煎，彻夜惕息不得眠。侵晨起视惊相传，一湾西注清且涟。数里曲折通市廛，岂徒运石省舆篠。木兰小艇欢扣舷，扬帆衔尾斗捷便。秋风荡桨通陌阡，夜月归来系钓船。闾阎童叟夸神仙，稻熟酿酒鸣神弦。君不见楚门塘捍万顷田，翻盆雨过仍晏然。此地欲使城工竣，一夜风涛陵谷迁。谁欤作赋笔如椽，金石磨冶为镌镌，置之崇墉垂万年。

环山胜境即事绝句十首 王良谷试用知县

三青高岭峙东西，岭上风光一望齐。千顷绿畴平似掌，蒙蒙春雨动春犁。

胜境初开别有天，碑传碧落字深镌。化工不惜宣灵秘，山水清游本自然。

曲折泉声一径斜，绿萝掩映杜鹃花。停车触景吟霜叶，树树红云锁洞霞。

溪鸣双凤老龙蟠，百丈藤牵路蜿蜒。流水小桥深树里，杖藜先上泛虚船。

三峡惊涛倒影流，洒琼喷雪注龙湫。那知盘折层层上，别有珠帘挂上头。

何年峭壁五丁开，瀑布千寻拂面来。结构小亭终日坐，不知风雨不惊雷。

千仞冈头好振衣，猿猱攀附鸟随飞。浴丹捣药嫌多事，一枕松风卧翠微。

棋枰片石嵌遥空，每见仙翁憩碧峰。对局不须论胜负，千年常有白云封。

是处芳兰与紫芝，倚岩傍圃总幽奇。暗香坐久沾衣袂，花草逢迎客未知。

渔歌樵唱静中闻，迥隔尘凡一坞云。自古洞天三十六，至今都属少霞君。

游仙人洞 吴 卓庚戌进士

曲径峰回别有天，霞光照耀小亭边。山巅瀑布珠玑落，不让人间第一泉。

双凤溪 张元观永嘉廪生

曾传双凤此溪游，凤去来仪溪自流。天不肯辜奇水石，人因得到古林邱。千章乔木纵横甚，匝路新花烂漫抽。不信此方为绣壤，一区已是厌人眸。

仙人洞 王献猷拔贡

百尺流泉瀑布垂，天源毓秀拟蓬莱。小桥风送溪声急，曲路峰回石径开。地辟玉环留旧号，品题仙洞有鸿才。拨云我亦寻灵窟，辗转层崖满绿苔。

仙人洞词谒金门

凭空激，白水悬崖挂壁。少霞洞里莺啼湿，仙人何处觅？穿树连云坐石，闲却繁华消息。烟锁寻真路上迹，泉声长滴沥。

西青祷雨 汤大宾

蹑足盘旋上，凌虚四望中。心惊炎气赤，目骇焰阳红。禾稼忧秋旱，黔黎望雨空。关心民事急，低首拜高穹。

登玉环山有怀家兄大用

裹装趣玉环，振衣登灵山。大海周其外，奇峦耸云端。吾兄先来此，水石任盘桓。温洋无虐政，渔艇悉声欢。我来兄已去，独眺思漫漫。天风洒然起，蒙蒙秋雨寒。长空鹤唳远，海水生微澜。人生宦无定，彼此各殊观。徘徊不得觐，翻羡飞羽翰。

郊　巡

子月巡农了不寒，麦苗齐秀海田宽。偶于潭水临清影，却怪山僧认长官。人事不因悬海异，山光却似在秋看。郊行喜有寻诗兴，题过幽篁韵未阑。

由瓯海还山渡管头闻青莲寺钟声口占

晨鸡才唱数声过，晓寺香钟韵更和。万里一航清梦稳，太平沧海不扬波。

赠玉华平子 钮敬思兰陵人

环海经年共客身，须知饮啄是前因。性天爽豁良非俗，心地光明不惹尘。玉岭松姿饶素质，官斋梅朵发先春。同怀景物多生意，得喜相看作比邻。

重游玉环胜境 平文炳山阴人

览胜重来访玉环，山灵更与逞清颜。窈窕犹若素相识，松阴小憩而盘桓。峭壁直下瀑溪水，练抛千尺听潺湲。扪萝蹑足逾岭脊，穷登更上碧云端。石洞岿然复窅邃，远眺峰高字不刊。独立悬崖舒极目，海光漾漾浮群山。绝景游观日欲昃，上界仙踪未跻攀。造物予人佳山水，愿酬好句诗心顽。平生久抱岩壑性，一椽何日居其间。

九日游仙洞留壁 平文灿山阴人

今岁茱萸节，游登到玉环。瀑泉垂练白，石室长苔班。曲带清滢水，重围翠碧山。名仙居海岛，此已去人间。

重游仙洞有感 平立鉴

不到神仙洞，于今忽二年。穷幽探石磴，濯齿爱飞泉。名利心俱淡，丹铅性

素耽。少霞仙去久，何处觅真传。

环山观稼

秋日好，秋野看秋成。千顷稻粱开岛岙，万家烟火接山城。击壤听歌声。嬉笑处，稚子逐翁行。绿树丛中青犬吠，黄茅屋外碧鸡鸣。海上庆升平。

环山杂咏 同知陆玉书

永嘉江外水连天，一望苍茫不见边。渡过铧锹三十里，谁知沧海尽桑田。马道登程路坦平，沿堤左右正春耕。大家争看新官长，笑语啁啾听不清。小憩肩舆驻坎关，崎岖山路费跻攀。西青岭上周围望，直是晶莹碧玉环。城北城南二里遥，前临溪路后山椒。市廛官署东西角，余下田园种菜苗。讲舍拈题课众贤，各携笔砚试佳篇。才情若个波澜壮，月月衡文大海边。开辟山坡作水田，各随形势筑方圆。垒成碎石分疆界，望里云梯直到巅。伐性伤财鸦片烟，禁花买土害尤偏。调停且任栽罂粟，省费愚氓作孽钱。茅房密密瓦房稀，矮户低檐石壁围。为避海风高不得，有时吹作满天飞。士习民风总敬官，逢余出入便欣欢。讼庭无事公门敞，写竹由他百姓看。学校才兴未卅年，人文蔚起已翩翩。襜衫会课趋庭揖，玉笋排班礼数虔。大家小户有余粮，薯莶丝干积满箱。淘米拌渠炊作饭，饱餐我亦爱甜香。不著绫罗不著纱，衣冠布素朴无华。最难近古兼耕读，脱却青衫便种瓜。不住山场不种田，茅蓬栖息海涂边。潮来顷刻溪塘满，得意生涯载卤船。海岛孤悬别有村，潮来潮去水当门。一家老少都张网，网得鱼虾作饭飧。高冈直下忽平冈，处处人家打麦场。鸡犬牛羊纷在眼，几忘托业海中央。男事耕耘妇绩麻，此乡风俗谢纷华。城厢村市周行遍，不见挑帘卖酒家。山多地少海隅偏，尺寸山都辟作田。不怕水荒惟怕旱，五风十雨祝年年。

贫民叹

地僻民贫实可叹，蚩蚩贸贸且欣欢。长年作苦耕盐网，四季分尝暑湿寒。赤足坦行鹅卵石，饥肠饱啖薯丝干。竟无术致苍生富，惭愧身为父母官。

舆夫叹

此地舆夫剧可怜，崇山峻岭往来偏。前偻后俛胸摩膝，东转西旋背当肩。握手直无挥汗处，当风即是纳凉边。徒行人尚难奔走，若辈依然不让先。才陟崎岖叹未平，谁知下坂更堪惊。耸肩踯躅防前扑，缩足蹒跚向后撑。不敢半途成小懈，纵能强项亦徐行。建瓴之势留难住，用力无遗听喘声。

渔船叹

冲风冒雨趁来潮，猎食渔船并力摇。雾里帆樯云里棹，汗淋头面水淋腰。直将性命争鱼蟹，能耐饥寒度暮朝。举网不空喧妇子，竟忘辛苦说逍遥。

灶丁叹

太息丁男属壮年，直将煮海作耕田。坑灰尽漉新潮水，灶火频添蔓草烟。盛暑祈寒都露处，茅檐破壁任风穿。毕生憔悴无恒业，糊口惟资办卤钱。

留别玉环同寅诸公

新知旧雨宦同城，倍著寅恭答圣明。文武和衷欣共济，兵民杂处喜无争。微名幸藉群公誉，此别难为下吏情。瓜代匆匆惜分手，赠言交勉为苍生。

留别学中多士

我亦寒窗诵读人，斯文骨肉易相亲。砚田每垦终逢岁，艺苑频探自有春。笔墨论交情缱绻，酒杯惜别意殷勤。明年桂子飞香日，伫看群英贡席珍。

留别众耆庶

群安耕凿数弓田，父老携樽饯马前。锄雨犁云常目击，劳渠送我倍情牵。好将孝悌绵先泽，莫忘诗书启后贤。更有一言须记取，讼庭不到是神仙。

玉环杂咏 吕 荣

一样分符地，移旌历远岑。盘根无利器，焦尾有清音。倚任缘民瘼，承流共此心。白头常对镜，愁负国恩深。前代遗环处，多年委棘林。保障资地肺，来复荷天心。潮汐漾山静，云霞覆野深。风高尘不到，秋色自成阴。海外一天地，时和万象同。野平千涧底，城隐万山中。鸟道秋雯白，人家晓日红。下车逢稔岁，多病亦冲融。门启震雷轰，厅官晓出行。有时兼鼓吹，谓此壮威名。历落乌鸦警，蠲除吏役争，边防惟静镇，何俟饰虚声。忙来病转可，风日悯衰孱。听讼烟波际，巡防水石间。鸡声村落静，花影候亭闲。胥役且休息，渔樵任往还。次第历边鄙，迂回成远游。众峰悬海立，一水破山流，翠叠披云袖，晴归泛月舟。往来情兴熟，鱼鸟共悠悠。快事真千古，长河剡自开。孤行江海外，一碧水云隈。花港耕犁出，林阴钓艇来。神功垂利济，临眺思悠哉。广大不可极，津涯渺难量。尖山饱观海，此地惊望洋。倏忽孰为主，乾坤何处疆。更谁穷六合，存论两茫茫。休养百年地，开张万古天。村墟犹老树，邱壑尽良田。药臼曾何用，棋枰空有传。作劳归实得，耕凿自神仙。眺远忽无际，升高如有亭。日暄风袅袅，天阔水冥冥。台雁联翩碧，蓬壶想像青。低徊问民隐，惆怅对秋溟。向说西青岭，灵奇第一峰。

只今寻胜迹，惟有白云封。古洞澄秋水，孤庵响暮钟。少霞应不死，何处访仙踪。曲径非渔艇，人群水上鸥。严寒皆跣足，盛暑必缠头。钓以三冬出，功常一夜收。利源随分给，莫更有他求。十月天光好，晴烟霭万家。山柯犹绿叶，野菊正黄花。犬护场头粟，牛耕地底瓜。惟应舒物力，不独惜年华。陟岭忽风起，冲林撼涧阿。肩舆幸无恙，舟楫险如何。廓落求情杳，颠连挂意多。天吴逢圣世，为问越裳波。廿年尘鞅吏，重此学操刀。雀鼠争蚊睫，鱼盐集猬毛。语蛮资揣测，绪紊待爬搔。谬误知难免，暗鸣敢自豪。

秋日课士

钱塘买棹拨云烟，人与沧州果有缘。航海忽来轩爽地，环山高拱蔚蓝天。激扬潮汐秋风里，指点蓬瀛晓日边。视事匆匆诸未谙，且从多士问真诠。

留别诸僚友暨诸文士

不问舆人诅与歌，独怜风气尚冲和。山中日月春光早，海上烟云暮景多。老去婆心滋郁勃，病来公事半蹉跎。旧章率处难安枕，政拙阳城奈若何。分符东海转南车，又拟还辕返旧居。回首半年成底事，悬心两地欲何如。山春饷我花千里，客夜怀人雨一庐。别绪匆匆难尽述，鸿来时报数行书。

纪恩三章 杨国翰

鸡人筹听五更传，阊阖齐开鹭序联。殿耸三霄红日上，臣来万里彩云边。海疆奉职惭无地，金阙承恩喜见天。遭际圣朝多异数，庸庸奚以效埃涓。宵旰勤劳日正新，万几犹暇接微臣。三农岁月周宸虑，一郡灾荒动俯询。何幸天威偏色霁，总缘邑宰与民亲。雍容奏对叨非分，□□温纶训诲谆。官箴第一推操守，诚实无欺始济公。旷世王谟三代上，千秋臣职两言中。生平志敢初心负，仕宦时须本色同。佩服煌煌天语在，常将清慎勉愚衷。

初擢玉环书怀

历尽东西浙海边，宦途时恐积尤愆。本来面目惟安拙，到处苍黎却有缘。十载臣心真似水，九重君德正如天。头衔甫换寻常事，博得慈闱一帐然。

纪恩恭衍 徐 荣

道光岁乙巳，秋八月丙辰，浙江玉环厅，直隶同知臣，徐荣奉召见，稽首今圣人。垂问年与籍，次问所出身，次问玉环地，及此环山民。臣再稽首对：地处温台滨。雍正五年前，弃之于荆榛。臣卫臣坦熊，垦复招徕勤。厥里七百馀，廿二都以分。海山各星列，巨浸青嶙峋。东至日所出，实通日本津。设饷捕同知，训导

巡检并。移乐太盘兵，设水陆两营。为温台藩篱，而海警以清。其民甚厚朴，所食皆自耕。三时亦讨海，耕海以为生。食乃薯之丝，人丝而畜茎。帝乃俞嗟哉，念我民苦贫。汝往教之俭，忠孝让与勤。未能使无讼，理解平其情。剪剔首强暴，毋俾扰我氓。令我诸赤子，永以享大平。臣再稽首谢：圣训详谆谆。皇极锡五福，一语穷檐春。峨峨玉环山，玉环海坌沦。山海有穷极，圣泽垂无垠。大书麓之崖，道路千秋遵。

忠

君门勿言远，率土皆王臣。惟王日万几，宵旰勤吾民。王法苟不设，豪强资兼并。盗贼危汝身，有田不得耕。汝耕况王土，旸雨皆王仁。如何不急公，甘受追呼频。幸哉太平民，清夜梦不惊。老不至公堂，自谓羲皇人。

孝

属毛离里本天亲，世间原无不孝人。或缘溺爱或责善，妻子心生兄弟怨。反唇德色惭不恭，谁知已堕禽兽中。乌返哺，羊跪乳，禽兽知恩犹胜汝。汝知礼佛与求天，岂知生佛在堂前。靦然人面不孝悌，天谴王法所不原。吾皇重孝治，鬼神敬孝子。二十四孝古之人，万古闻之尚兴起。

勤

闲也过一日，劳也过一日。不见闲人精神长，但见劳人筋骨实。闲人坐食钱山崩，悔而欲劳百不能。劳人虽劳有好处，女织男耕家道兴。从古陶朱称富室，算来总由辛苦积。君不见蜘蛛结网蜂酿蜜，一日不勤则无食。

俭

败絮与轻裘，上身同一暖。象床与草荐，睡着都不管。珍羞错杂供一餐，金碧焜煌徒外观。天生物力不容易，暴殄天物天所忌。今生用度前生积，今年宽用明年急。君不见街头庙角蓝缕身，半是当年奢侈人。劝君暂时省口腹，周恤穷人作后福。劝君节费省闲钱，义举善事传千年。

让

一言不让讼端起，一步不让斗不止。一事只有一便宜，我占便宜人吃亏。让人一着何妨碍，过后寻思有余味。人算短，天算长，不义争来生祸殃。命中名利有定数，我利我名推不去。争来旋去落骂名，推去还来增美誉。君不见齿牙嚼物最坚刚，人生未死齿先亡，又不见知苦知甜三寸舌，善用其柔死不折。

试院示诸童

四十年前旧考童，风尘忽忽已成翁。匡时未有天人策，励己空持冰雪衷。远志即今为小草，壮夫从古薄雕虫。立言努力希前哲，转眼蹉跎与我同。莫叹幽遐阻帝京，百年教泽洽沧瀛。极东人物多春气，到此文章得海声。定有金珠出沙砾，还期钟鼎副科名。老夫净拭虚堂眼，看汝云霄万里程。

玉环山·念寒隽也 杨 炳

玉环山，高与斗牛接。展复二百年，文教竞鼓箧。江南江北弦歌声，入孝出悌宏令名。铜行砥厉石比介，力贫积学罗群英。老松百尺耸涧底，品格单寒不羁士。郑重明堂梁栋材，工师顾之勃然起。千岩万壑生琅玕，况复大海富波澜。金碧楼台现空际，三神山近天风寒。

薯蓣·伤农夫之困也

薯蓣薯蓣，功竟等谷食，名还备菜茹，炊烟起茅檐，香风遍山路。七十二岙，田少山多，水利无策，何以艺稻禾？山角峰腰俨梯列，以火烧土土能热，天公好雨浇如酥，千藤万藤互纠结。薯蓣收，菊花秋，切之丝，细可抽，蒸之粉，滑胜油。台湾海船来售之，妇子卒岁嗟无忧。君不见朱门夜饮天欲曙，十万钱无下箸处，玉粒香浮望望去。

霆船·诫失职也

霆船去峨峨，穿浪速掷梭。霆船来漫漫，激箭奔怒湍。黑水深洋不容篙，鲸鳄喷沫雪花高，海贾重利连行艘，千金万金奇赢操。黠贼伺之相杂挠，横截无事短兵鏖，呼名某某唇吻劳，牵人勒赎诤钱刀。霆船此处忽相遭，天吴助贼风怒号。吁嗟乎！逐浪排山船安危，将士立功人指麾，捉贼在船尤在人，霆船霆船徒自为。

敲竹扛·疾贪吏也

敲竹扛，敲竹扛，扣之中虚外枝节，支离万变言纷哝。小者消赃，大者非命，择肥而噬，连牵入阱。哀哉一点珠，一路哭声起，捕影而系风，覆盆孰为理？虚堂悬镜镜有神，长官聪明只一人，左右壅蔽明镜亦生尘。黄天耶？青天耶？胥耶？吏耶？守门者权耶？

倣真率会谯集萧笠田封翁暨潘维垣、应履坤、林秉中、赵璧、俞晓峰诸耆老，即席赋赠

郎君飚举亦云骧，海外相逢合引觞。十七年来情更挚，六旬人晤话偏长。眼

前耆旧头都白，膝下儿孙口尚黄。五百余龄真率会，寿星作作定垂芒。平时辈行君居长，今日翻嘲学少年。佳话好传桑梓地，闲情莫负菊花天。官缘淡泊真如水，梦境凄迷尽化烟。万事抛除杯在手，且看好雨遍高田。

六十自寿 白让卿

鲜民生抱恨终天，小劫华严六十年。束晰心伤陔黍什，王裒肠断蓼莪篇。浮云富贵空身外，逝水光阴到眼前。正是落花春去也，声声血泪听啼鹃。芳园桃李扇微和，回首天伦序若何。春草池塘怜小谢，夜床风雨怆东坡。年来雁阵分离远，近又荆花萎落多。莫奏鹤南飞一曲，变宫吹作鹡鸰歌。中年哀乐已多伤，那更黄门赋悼亡。偕老情怀虚绂佩，乱离时节断糟糠。连江风雨凄长夜，绕膝儿孙痛各方。剩有牛衣犹在笥，白头无路哭王章。卅年似海酒盈樽，臭味诗书夙好敦。一自离群怀叔度，几经叹逝赋平原。云霞旧契都何在，冠盖新交漫共论。小友至今嗟老大，屋梁落月杜陵门。不幸登科是少年，命宫磨蝎到华巅。一经薏苡谗难辨，再入邯郸梦不圆。沧海变迁新宦况，青衫冷落旧家传。九龄已老韩休死，白扇秋风感弃捐。厄闰遭逢阳九期，江湖满地不胜悲。早惊荧惑冲牛斗，更说长安似弈棋。蔡女空思归国后，绿珠偏值坠楼时。虽生之日何如死，愿醉中山酒一卮。

重九偕僚友环山登高 黄维诰

海外惊秋雁到迟，登高有兴遇钟期。峰峦扑面功归杖，菊影扶身健过篱。戏马台曾招月侣，插貂帽不落风姨。灾消何处天难问，环碧苍茫画里诗。隐约蓬瀛夕照中，题糕无句亦才雄。呼云命酒杯浮白，老树经霜叶落红。习射定应黄橘赐，苦吟输与碧纱笼。他年同侍商飚馆，可忆空山有寓公。

玉海书院题句 杜冠英

旌旗飞落楚门浔，为扫鲸鲵按部临。潮涌帆樯商舶集，云连楼阁讲堂深。漫争廛市鱼盐利，新种宫墙桃李阴。愿与诸生探学海，好将修绠汲千寻。

和杜徵三太守玉海书院作 郭钟岳江都人

乘槎游遍海东浔，榴屿山川忆旧临。闻道好官为政美，已知惠泽入人深。萑苻不作良苗害，桃李多增棠树阴。更与少陵舒抱负，万间广厦待追寻。

玉环杂咏 陈春晖

榴屿新开辟，今逾百卅年。是山皆瘠土，近郭少良田。蟹稻资恒有，蚕桑业未专。平清民并隶，外系八闽迁。仙去空遗洞，天开赖有河。山攒平路少，海逼

飓风多。村落墙围竹，岩栖屋补萝。团民能杀贼，得唱太平歌。七二分村岙，于今户口加。东西舆地狭，南北语音差。到处争锄草，何人肯种茶。四围居近水，强半是渔家。雨久堤恒决，晴多水便咸。酿成皆浊酒，晒就尽粗盐。利薮江淘蛤，生涯海种蚶。泽人无穑事，手足也涂沾。

正月初十日即事

斗柄方东指，阳和气乍回。冬残犹望雨，春到遽闻雷。庭草枯旋长，山桃绽欲开。海云长漠漠，何处是蓬莱。

赠潘东屏藩拔贡 林 芳

香火空王记夙因，抗颜安敢说传薪。三千里幸归羁旅，十二年重见替人。有此笔锋宜淬厉，无他花样只鲜新。芸编坐拥师资在，那用皋比日日亲。

山行即事

扪石梯云兴有余，好山弥望入纡徐。四围林霭延笻杖，一路溪声送笋舆。野碓但闻云外响，人家都是竹中居。盘飧莫道无兼味，春韭秋菘美可茹。

宿秀涧周氏宅

界接仙都涧路幽，扶舆灵气此中留。耆年肃客衣冠古，稚齿能文礼数周。千仞有冈皆种竹，四围无岫不当楼。晚菘早韭家风旧，况复盘飧远市谋。

四溪头宿宗绳九茂才家

山横岚翠恰当门，竹送凉阴自入轩。半坞好云留断霭，一溪流水绕孤村。看来栗里多松菊，尽有芝田长子孙。老稚怡然皆自得，不须重问武陵源。

罗阳山行

登行屈曲入旋螺，满径蒙茸被薜萝。茅屋半于山腹住，笋舆都在树头过。每迷鸟道逢人少，旋趁牛涔得路多。忽地仆夫双足健，前程笑指见平坡。

立秋日雨过

雨过山楼暑气清，为秋先报早凉生。檐牙溜下跳珠点，屋角泉添漱玉声。修竹乱摇三径润，湿云微逗半峰晴。暝烟一抹苍然至，搅入炊烟看不明。

罗阳归呈石缘

罗阳匝月费攀跻，倚棹归来路不迷。燕恋巢痕依故垒，鸿留爪印记新泥。名山但赠云双屐，旧雨难忘石半圭。检点奚囊多即景，何如杜老浣花溪。

读鹤田诗闻春闱下第书卷后

一卷新诗却辟魔，才人不遇命如何。薛门未长青萍价，郢客空高白雪歌。晓

日芙容花样旧，春风苜蓿瓣香多。括山云岫苔溪月，好贮奚囊寄薜萝。

玉环山歌 王咏霓

海上三神山，可望不可即。六鳌举首戴，方士逞曲说。我闻洞天三十六，一一具在人世间。平生台雁咫尺梦不到，何况武夷林屋匡庐山。忽从海外得异境，缘梯殽窣穷跻攀。龟龄诗句百不记，少霞一去不复还。木榴转避钱家讳，登真已著陶公诀，寰宇亦载乐叟记。山中周回五百里，洁白如玉比流水。凝碧潭前风雨吟，珠帘岛畔烟云起。徽如倒挂白龙湫，眩目不辩上下流。溽暑赤午冷气袭毛发，孰与太乙探源头？兹游陵缅信奇绝，仙夫窟宅世无匹。光庭福地慎纪载，次第胡为七十一？桑麻鸡犬有如武陵之桃源，开山雍正万口言。司空别墅林幹宅，古迹汩没谁讨论？偶然论古作附会，虚无缥纱见真际。岂是九华帐里人，揽衣尚守长生誓！马嵬遗袜纤尘香，西厢南内遥相望。雪肤花貌已千载，至今生女皆娟嫱。行拍洪崖肩，且倩麻姑爪，浴丹泉兮拾瑶草。仙人招我觞玉山，欲往从之嗟远道。

中青岭

孤城山四围，出门即度岭。我行由中青，仰觐心炳炳。舆人步迫促，涉蜡不得骋。奎踽靠踡局，断续惧鹤胫。如壁沿虫豸，如波泛蓬梗。渐觉梯级高，遥天见舣艋。回视城郭烟，鸡犬隔尘境。渺尔循迳下，已与平地等。难进易为退，此意足深省。不如兹山樵，清唱摄岚影。

玉环杂咏

蓬莱清浅在人间，海上千春住玉环。冷笑曾郎不解事，欲将名字改青山。三冬暄暖一春寒，冰箸玲珑诧异观。苦忆客春风雪大，绣床无奈绮衾单。琅玕峡里连宵雨，双凤溪头新涨平。料得连朝好风日，大家商略浣纱行。髻样低低碧似油，近来梳得背苏州。玉珰珠珥寻常见，只少双鬟学凤头。露华凉浥豆华棚，二十亭亭月一更。郎自南人侬北祖，枕边私语不分明。一亩红花陬晚风，柔荑香点玉珑璁。侬家自染腰机布，好为儿郎作袜胸。山田齐种万条藤，苗似牵牛实似菱。且喜今年时熟好，襜褕新换水红绫。大鹿小鹿遥相望，黄门坎门风信长。网得丹虾却成对，妒他眠起不分将。

吊李烈妇 王震之

甲岁环山遘饥毁，多少人死沟壑里。老城头村妇氏梁，此身虽死名不死。夫婿佣工台之黄，饱姑馆粥己糟糠。质尽裙钗计惟死，金萱谁为护北堂。邻媪窥

妇有娇姿，奸谋直欲货居奇。给言江北麦大稔，与汝偕往拾两歧。穷愁难秉闺门礼，小节不妨姑屈耳。辞家彳亍百里遥，早张罗网在双屿。媪喜明珠入手中，恶少五人约行止。樊笼误投悔不出，垢秽岂容玷香圭。此时割鼻恨无刀，且詈且求且掩泣。尔辈真如禽兽行，我命自当尽今夕。不顾倚闾老有姑，不顾佣耕苦有夫。亦有兄弟无由诉，他日应为雪冤诬。人死自古原皆有，我生如此不如无。刚肠激断将钱撒，啮齿不能缓须臾。四顾烟村人未起，潜身即赴屿门水。极恶穷凶谋灭迹，络以巨瓮镇以石。忽然雷怒鬼神嗥，震破天关山海裂。瓮出石浮黑浪翻，电火光中尸起立。鼠辈见之魂胆飞，回船犹讶尸相袭。有人海岸见浮尸，伟体庞然满面髭。合钱买棺方欲殡，出水居然一蛾眉。沉冤欲倩同胞雪，一见喷出腥红血。群凶畏罪赂多钱，教诸亲邻皆结舌。妇夫愤恨呈有司，生死不明狱请折。有司误听外人言，结却卖奸案成铁。君不见天下文官皆爱钱，天下武将皆惜死。几人能却暮夜金，几人不避阵前矢。髯如戟者尚且然，妇独何心烈如此。妇冤虽与骨俱埋，妇魂应逐汀中芷。海甸先生为阐幽，征诗有启递星邮。同人珠玉纷相授，余亦枯肠竟夕搜。欲扶大节重渊起，只愁管弱与翰柔。夜半灯昏风雨急，诗成鬼哭声啾啾。

吊林熙寿 林大椿

毒蛇嘘雾遍成野，如沸如羹嚣尘起。腥风吹入浙水东，海岛骁雄俱披靡。七十二城皆偃旗，中惟一城起义师。义师桓桓勇决斗，谁与主者林熙寿。苍头特起水犀军，鏖战楚门凯歌奏。贼酋书诱更贿招，百折心难屈节就。盗船更有旧仇家，朝朝狙伺风波遘。黄华关下争雌雄，一呼夺围水决溜。黄岩群贼将绝粮，乐成辇粟飞舸艎。寿也闻之预设伏，中流横楫挥剑铦。力截麦舟裹盗粮，群凶束手心伥伥。黄贼枵腹方待哺，三旬不食成羸尪。官军乘势遂克复，飞书上报大吏堂。岂知此功出岛帅，截断饷道斯灭亡。北寇既锄南寇惧，寿也奋勇遂南渡。联艘驶向白沙江，横刀登岸无回顾。云昏雾惨海水飞，跬步之间有杀机。铅丸如豆中要害，一军恸哭舆尸归。狂贼从兹亦敛迹，潜逃不顾驴马腓。至今衢人诵杀贼，追述战功三太息。知君未读圣贤书，忠义两字偏能识。我生异县忝同宗，闻风欣欣喜生色。奇人作事有奇气，死后余威犹未息。惜不得堂堂专阃握兵权，中原捍敌相胜骞。马革裹尸血化碧，名登青史万古传。

玉环厅志卷之十四

杂记志

志何以杂，备考也。盖自郭公夏五尝有阙文，野史稗官非无征信，考诸旧文轶事，虽细微琐屑，在所必书，亦不贤识小之意乎！况乎旸雨之不时，虫沙之告警，存之足以镜休咎烛安危，尤未可屏而不书矣。爰即所摭拾之端绪诸末简，以俟后之搜采者。志杂志。

祥

符瑞

雍正八年七月，大雨冲开一河通后坎浦口，详水利。

人瑞

黄氏同胞七老　长志高，生康熙乙未，寿八十九岁；次志筹，生康熙丁酉，寿九十一岁；三志方，生雍正甲辰，寿八十三岁；四志恭，生雍正丁未，寿七十五岁；五志宽，生雍正辛亥，寿九十岁；六志平，生雍正甲寅，寿八十七岁；七志道，生乾隆庚申，寿八十一岁。兄弟七人散处各方，其初俱生于楚门天马山，时称天马山有同胞七老。

生员谷瑞兰，年八十三岁，五世同堂。《乐清县志》：瑞兰，玉环人，迁居后所。

黄国双，字开环，青塘人，武举宗海之祖，寿百有七岁，五代同堂。同知黄秉哲赠以“五世百龄”额。

监生潘维垣，年九十岁，本城人，五世同堂。

陈元晏，年百岁，教场岙人。同知杜冠英赠“期颐叶庆”匾。

黄聚明，年百有十岁，琛浦人。同知杜冠英赠“寿比罗侯”匾。

赵允凤，年百有四岁，中赵人。

张朝梅，年百岁，南山人。同治十一年具题奉旨建坊，赐“熙朝人瑞”额、银三十两、缎一疋。

杨观佑，年九十一岁，山外张人。

韩哲泰同妻冯氏，年俱九十一岁，山外张人。

赵奕斌，年九十二岁，西青街人。

董廷远，年九十一岁，陡门庄人。

王智满，年九十三岁，庙湾人。

董光前，年九十一岁，陡门庄人。

张大德，年九十四岁，山外张人。

监生李秀冈妻赵氏，百岁，小竹冈人。

韩振祥妻陈氏，九十二岁，山外张人。

乡宾方位东妻邢氏，百有一岁，梅岙人。

李□□妻金氏，百岁，朝阳人。同知杜冠英赠“百龄贞寿”匾。

陈廷玉妻张氏，年九十岁，徐都人。

叶雅好妻林氏，年九十八岁，三盘人。

吴□□妻李氏，年百岁，教场岙人。

董光灿妻邬氏，年百岁，陡门庄人。

董文沂妻吕氏，年九十三岁，陡门庄人。

监生沈元凯妻林氏，年九十一岁，小麦屿人。

董光昭妻陈氏，年九十一岁，陡门庄人。

蔡德明，年九十二岁，瑶岙山头人。

陈□□妻潘氏，年九十岁，西潭人。

董光习妻蔡氏，年九十岁，陡门庄人。

张裔名妻林氏，年九十岁，三盘人。

蔡文挺妻邵氏，年九十岁，本城人。

监生陈隽妻黄氏，年九十四岁，西青街人。

盛汝高妻董氏，年九十七岁，小岙人。

监生江呈霞妻苏氏，年九十岁，芦岙人。

徐立德妻盛氏，年九十二岁，楚门人。

异

宋

天富北监在海玉环岛上，乾道丙戌二年秋分月霁，民欲解衣宿，忽冲风骤雨，水暴至。闼启膝没，及溜荡胸，至门已溺死。如是食顷，并海死多数万人。监故千余家，市肆皆尽，茅苇有无起灭波浪中，老子长孙无复安宅。见《水心文集》并《乐清县志》。

明

隆庆二年秋七月，大风雨，海溢，漂沿海民居田地无算。次年又如之。于是三江、大崧、前塘、能仁等塘尽坏。见《乐清县志》。按：能仁塘即今芳杜徐都塘。

万历二十年，山门乡十九都至二十八都，虎伤人数百。见《乐清县志》。按：山门乡即今芳杜。

国朝

雍正十一年大水。十三年八月大水。

乾隆二年大水。十五年九月大水。十六年大旱。五十二年秋大水。五十五年夏六月大水。

嘉庆元年正月九日陨霜杀麦。八月朔大风雨，有火光四射，草屋著火生焰，随烧随灭，八角亭古碑被风吹折，衙署民房多倾倒。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大风雨。十二年三月旱，五月又旱。十六年夏大旱。十七年大饥。十八年秋不雨，至十一月始雨。二十五年旱，秋七月大风雨，拔木淹禾，岁大饥。八月大疫。

道光十三年春旱，七月十七日大风雨，禾稼漂没，是夜闻龙鸣。十四年五月间淫雨，禾抽双穗，秀而不实。十七年密溪山外张、杨姓家铁树开花，大如球。

咸丰三年五月楚门港两日无潮。六月初九至二十日风雨连旬，拔木淹禾，岁大饥。十年七月楚城北门河水泛溢。十一年八月大蒲田戴氏家豕生二象，堕地即毙。

同治二年正月初八日申刻，有声如霹雳，起自西北，陨火如斗。七月龙出寿昌塘，大风折木。三年二月十三日雨血于樟岙陈氏家，点大如豆。

光绪二年六月初八日大风雨，损坏禾稼。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大风雨，拔木害稼。四年正月十五夜雨豆，二月复雨豆。七月初一夜地震，大风雨。是秋沿海多疫。

寇　警

元

方国珍　《万历乐清志》：元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明参政朱亮祖率舟师袭败国珍侄明善于乐清三盘，追至楚门海口，又命汤和共讨之。《两浙海防类考》：明分巡温处道副使蔡，复看得玉环一山孤悬千里，匝约三百里许，土宜肥饶，即国初国珍据以养乱之区也。洪武二十年徙其编氓，改为台州卫水军所。

明

倭寇　《万历乐清志》：洪武二年五月，倭寇中界山、玉环诸处。《两浙海防类考》：嘉靖三十一年，贼船泊梁湾。嘉靖己未，贼犯灵门。《太平县志》：嘉靖十三年，漳船假倭名劫茅岘。三十八年贼攻楚门。四十年辛酉，戚继光请督兵率诸将会剿。二十九日，胡震于邵山下犁沉大倭船一艘，计毙贼数百人。五月，官兵大破贼白水洋。方犒众，楚门报贼十余艘泊岸登梅岩。继光急发胡震兵截外洋，遣楼东朱文林陆走至洋坑，冒雨大战，多所擒斩。贼艘开至长吊洋，连日为胡震兵船犁沉，又被追于沙镬洋。嗣后诸将奋击连捷，尽歼其众。《两浙海防类考》：万历十年三月二十一日，该分守温处参将沈思学督率黄华关总哨王龙，统船横坎门洋哨，遇大小倭船二只，贼百数余，官兵对敌，伤死王龙。贼船追至灵昆海涂，督调标营把总冯汝员官兵攻剿，擒获生倭二十名，从贼一十九名，夷妇二口，首级五颗，倭船二只，夷器一百五十三件。

国朝

郑成功　《太平县志》：顺治十四年，郑成功破黄岩、台州，回船焚六邑。十八年，寇党陈文达、阮禄掠边海村坊。朝议以贼屡犯，由附海居民接济，命尚书苏纳海撤边海三十里民居而空其地。康熙八年始展复，然田庐尚有荒弃。至二十二年郑克塽投诚，界乃尽复。按：前玉环半隶太平，屡罹寇害，江北一带均遭迁徙。雍正六年析隶玉环，民始安居而乐业焉。

吴弗四　《陈氏年谱》：嘉庆元年正月初三日，瑞安协镇林于披山外洋击沉标

旗盗船一只，效用陈步云先众过船，生擒首伙吴弗四及郑凑、龚别、小贼子金界四名、获炮械三十二件。

蔡牵　嘉庆二年，漳盗蔡牵攻鸡冠山，义民李桂兰、张茂乾、陈茂土纠众力战死之。三年，蔡牵寇三盘，势甚猖獗，义民叶吉治团练乡兵驾勇船与温标舟师协力攻击，长子武生朝阳筹办军粮，次子逢阳管驾义艘，节次获盗，沿海藉以稍安。《圣武记》：五年，安南夷艇三十余只，水澳、凤尾贼船各六七十艘，皆萃浙洋，定海总兵李长庚总统三镇水师剿之。贼艇泊石塘之龙王堂松门山下，飓风雷雨大作，覆溺殆尽，仅余一二艇漂出外洋，其登岸及附败舟者皆为官兵所俘。是年冬，在闽夷艇为蔡牵所并，凡水澳、凤尾余党悉附之，复大猖獗。时蔡牵以五十艇踞闽洋，而水澳贼首林亚孙窜浙，李长庚率师歼于东臼。余党张阿治复魁其众，号新兴帮。《瀛洲笔谈》：嘉庆六年五月十九日，蔡牵帮盗船七十余只由北麂外洋停泊三盘，旋即超驶窜闽。七月十三日，蔡牵帮盗船六十余只，由披山外洋往南，由大陈、石塘、三蒜过北游弈。八月十六日，定海、黄岩二镇兵船会剿蔡牵于三盘洋，攻获盗船二只，生擒盗匪沈秋等十五人。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蔡牵帮盗船三十余只由闽窜浙，分为二帮，一帮十九只，由大瞿外洋抵三盘；一帮十一只，由竹屿外洋过北。七月初六日，温州镇兵船由南洋驶至大鹿、鸡冠山一带搜捕，黄标统领兵船亦由披山外洋超驶过北。蔡牵盗船四十余只窜至潭头外洋。八年闰二月初二日，蔡牵盗船三十只从北洋至南排洋寄碇，经黄岩镇兵船攻击，四散逃逸，兵船收泊黄门。九年九月初六日，蔡牵盗船五十二只，由北驶至三盘。

水澳帮　《瀛洲笔谈》：嘉庆五年九月十四日，黄岩镇岳玺、温州镇胡振声会剿水澳帮盗船五十余只于东臼外洋至北麂洋，炮沉大盗船一只，盗首轿夫头、林阿孙等淹毙，贼众大溃，钩获盗船二只，生擒盗匪蔡舜等三十二人，余船散逃回岸，水澳帮船自此剿灭。按：闽贼李发枝引安南艇匪入闽浙两洋，而土盗附之，分为二帮：在闽者曰水澳帮，在浙者曰凤尾帮。见《陈氏年谱》。

小猫帮　《瀛州笔谈》：嘉庆六年五月十一日，象山乡勇陈元章等，在玉环冲担屿洋面攻获小猫帮盗船一只，擒获生盗徐阿六等二十四人，小猫帮自此剿灭。

补网帮　《瀛洲笔谈》：嘉庆六年六月十四日，温州镇胡振声追捕补网帮盗船于东臼洋，擒获盗船三只，生擒盗匪丁阿歪等四十八人，炮械九十余件，补网帮自此剿灭。

侯齐添　《瀛洲笔谈》：嘉庆六年七月初八日，侯齐添盗船二十只遇飓。玉环

新兴帮 《瀛洲笔谈》:嘉庆十三年十一月,黄岩镇总兵童镇升,在披山外洋获水澳贼余党张阿治新兴帮船一只。又黄岩镇守备胡殿彪在狗洞门获盗一船,生擒林珠珠等二十一名。又玉环厅宋如林义勇船获盗二船,生擒张苏舜等四十一名。张阿治势甚穷蹙。

戴可 《陈氏年谱》:道光二年四月二十八日,镇海左营游击陈步云巡林门外洋,击牵盗船一只,获戴可等六十五名,炮械药帜一百八十四件。

王贞 《陈氏年谱》:道光九年六月,护理黄岩镇总兵陈步云于大鹿洋击沉盗船一只,获盗王贞等四十五名。

番船 道光十九年,西洋番船停泊坎门,居民防守綦严。

鸭蛋帮 道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定海总兵陈步云巡披山外洋,会战劈开鸭蛋大帮盗船五只,获犯一百十八名,斩首三十八级。道光十五年,鸭蛋帮盗船蔡登等寇三盘。二十二年三月,鸭蛋帮船三十余只泊漩门堡外花岩浦口登岸,凡小山外、塔山头、漩门一带村庄均遭掳掠。生员韩承烈、杨垂珍率义勇击退之,贼遂远飏。后为浙闽提督窦米桶船剿灭。

广艇帮 咸丰三年十月十九日,广艇帮盗船五只连艘,五桨小盗船三十余艘,登灵昆山掳掠,烧毁民房五十余间。义民陈厚贵领乡团攻击,毙贼十余人,斩取首级一颗,寻为贼所害。五年八月初三日,广匪林郭进盗船五只攻大麦屿山,义勇冯奇进率勇船力战,贼众十余人过船立舱上,奇进燃火筒,火射入药舱,火药尽发,广贼俱化灰烬。奇进亦被烧失水殒命,又烧毙水手八人。郭进驶船远遁。六年六月十二日,闽盗林川驶船十余艘至三盘,攻劫东沙,团练生员陈建章督同勇首陈凤泰等水陆兼御,鏖战多时,牵获盗船二只,盗伙溺毙无算。十九、廿一等日,盗目林振驾船八只,连日攻山陈,建章集八岙团丁协力会击,斩获盗伙林标、林阳、林项首级三颗,解送到案。同知黄飞饬鸡冠山团勇乡宾陈道珠、陈学孚,督带勇船会同大麦屿水勇船数只,星夜赴三盘协力擒剿,尽歼其类。七年十一月,广艇盗七只泊坎门,妇女纷纷逃避寄处内地。十年三月,广艇帮盗船屡泊坎门,上山搔扰教场岙,居民聚众攻逐,盗在船,民踞岸,以火炮互相轰击,贼毙数人,而岸民无伤。四月十八日,盗上岸购物,钓艚岙民截夺之,贼下船连发大炮,飞弹入民房,破屋坏垣。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广艇帮余党白皮壳船三只泊坎门,有夹板番舶由黄门驶入,被盗船截劫,炮毙夹板舵工。番舶水手又多广人,以手招盗同杀西人。温处道志勋乘夹板赴宁波,遇盗,投水死。

同知姚鸣庭在四屿洋拿获伙盗刘会等十八人，永嘉委员试用县丞林锦灿在霓岙洋拿获伙盗林万等十六人。侯齐添盗船由披山外洋往南。

卖油帮 《瀛洲笔谈》：嘉庆七年五月二十五日，署乐清县知县叶万楷，在东臼洋拿获卖油帮盗船一只，生擒盗匪邱江纯等十三人。八月二十八日，卖油帮土盗杨颗带同伙盗一百十五人，赴玉环投诚，缴出铁炮六十二门，枪刀等械一百六十余件，卖油帮自此剿灭。

黄葵帮 《瀛洲笔谈》：嘉庆七年七月初二日，黄葵帮盗船十只，由南排山外洋往北。八年三月初六日，黄岩镇张成追捕黄葵盗船于披山洋，攻获盗船三只，计擒郭妈等七十七人。九年三月十三日，玉环厅营员勇协获黄葵盗船一只，擒获生盗陈显灿等二十六人。十年三月十一日，黄葵盗船十只，盗伙五百余人，赴浙江温州玉环投诚，缴出炮械，放出难民，奏明奉旨分别安插，黄葵帮自此剿灭。

邱獭帮 《瀛洲笔谈》：嘉庆十年五月二十五日午刻，署黄岩镇黄飞鹏于三盘洋攻击邱獭帮盗船，游击黄象新、都司谢恩诏各兵船夹攻，击获盗犯许潭等二十六人，获船一只，炮械三十余件。

小肥饼 《瀛洲笔谈》：嘉庆十年五月，土盗小肥饼等船十八只，自南至石塘外洋，定海镇罗率舟师追之玉环，厅兵役协获搁浅盗船一只，擒获上山盗匪张晏等四名。

黄有禄 《陈氏年谱》：嘉庆十二年九月十一日，温州镇李于三盘外洋遇盗船五只，击沉小盗船一，攻获大船一。左营把总陈步云独斩首十八级，生擒盗首黄有禄、郭茂发，计贼众二十三名，获炮械八十四件，淹毙者无算。由镇解督鞫讯。乃知黄有禄、郭茂发即亡贼李发枝之余党也。

张明治 《陈氏年谱》：嘉庆十二年十二月，温州镇李于披山外洋攻沉张明治大帮盗船二只。把总陈步云独斩首五级，生擒盗首曾捌等十八名，获炮械十二件。

李阿罗 《瀛洲笔谈》：嘉庆十三年五月十一日，玉环同知宋如林获盗李阿罗等四名。

叶大发 《瀛洲笔谈》：嘉庆十三年十月，大荆营千总带小缉匪船在东臼洋擒获洋盗叶大发等九名。又温镇总兵李景曾在东臼外洋获盗船一只，擒盗王起发等三十一名。又委员朱锦城、何廷谟打沉盗船二只，获盗宣宗有等四名，斩取首级三颗，炮械多件。

王玑　咸丰十一年，粤匪陷台州，黄岩、太平以次失守，土匪王玑于十一月十三日引台匪朱子文等数百人直抵厅城，踞城二日，军民克复。玑率众下海船，军民追至礁头涂滩，会潮落搁浅，尽歼之，玑亦被诛。按：王玑系厅生员，江南之后坎村人，美丰仪，工书画，少读史，尝以桓温不能流芳亦当遗臭之语为解人，行多邪僻。会以奸讼被惩，遂深衔之，寻衅纠众，假闹盐为名，始则哄堂塞署，继且鼓噪摇旗，奉宪严拿，避匿台州。时发逆陷会垣，土匪蜂起，厅之江北地连台太，弄兵狐啸者所在多有，玑与之勾结。辛酉冬，发逆扰章安，蹂横湖，所至之区兵民闻风逃遁，玑遂引台匪假发逆旗军长驱入城。踞甫二日，官兵稍集，民团四起，挺而走险，致无遗类。引乌合之众以深入穷岛，孤军无援，不亡何待？然而遗臭万年，解人果如是耶。

粤匪　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二日，发匪李小亨等率众数千，自太境窜桐林，义勇林丕渊、张挨元督众与战于田岙岭，不克死之。贼遂陷楚门，薄江抢渡，参将池维屏督同鸡冠山勇首陈成泰、大麦屿勇首林振龙等，整驾勇船，扼守中流，炮击黄马褂贼目，人马俱毙，复毙余贼数人。江南乡团齐集环守漩门港岸，争持三昼夜，贼不得渡，二十五日黎明拔队由大荆窜乐清，厅城得无恙。四月，贼踞乐清沿海一带，分列营寨。参将池维屏督同大麦屿水勇泊船万桥港口，上岸劫寨，毙贼数人。义民林振龙斩取首级二颗，贼败走至三眼陡门，振龙穷追，中弹死，弟振芳夺尸回船。贼退踞乐城，沿江口岸自此不复扎营。

同治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署同知胡宝晋、参将瞿先仲在里岙洋面拿获盗匪刘阿马、刘阿青、刘阿蕴、陈坠等九名。十月初四日奉宪就地正法。

同治八年五月初一夜二鼓后，海盗十余人抢入厅署，搜劫衣箱，从容开镇远门而去。按：海盗仅十余人，陆走入城，肆劫官署，此展复以来未有之奇也。黑夜仓卒间闻警汹汹，膺守御之责者率皆闭门自卫，即有被逼而出，聆贼放铳声旋复回身逃窜，致贼从容由大街而去，旁若无人。使当时闻铳不逃，抑能于贼出城时率兵尾追，未必一无所获。出柙毁椟，咎将谁归？附识以儆将来。

光绪二年十一月初二日，桐树山海盗入琛浦渡牵劫商船。右营守备赵振炜闻报，追至灵门西沙洋面，协同黄标舟师会击，生获红巾盗首蒋亨文、伙盗杨光彩二人，又斩取首级二颗。

光绪四年四月十三日，石塘山盗船寄碇黄门洋。教场岙勇首沈瑞仁协同鹰捕岙渔民并力攻击，获盗郭九锺等八名。五月十八日，杜冠英移会营员驾驶石

塘，亲获洋匪郭水潘等九名。

辩　讹

宋高宗遗玉环　《乐清县志》辨《三台诗话》谓玉环兼隶温、台，世传高宗南渡遗玉环于此，故名；《王梅溪诗注》："俗传避钱王讳，改名玉环。"则遗环之说妄矣。想因高宗四明失玉孩儿扇坠事展转附会耳。按：《乐清县志》引《梅溪诗注》以辨其非，诗注未审果系梅溪自注，抑出别手？惟梅溪廷对第一系绍兴丁丑，正在高宗时，况此时玉环系乐清地，仅隔横江，如系南渡遗环改名，宜无不知。其诗中曰"何年"，曰"不记当年事"云云，则改玉环在宋时已无可考，遗环妄说直可不辨。至四明玉孩儿扇坠之失，更何烦涉想引证乎？又《拾遗记》载：吴孙权潘夫人以火齐指环挂石榴枝上，因其处起台，曰环榴，权改名榴环，以榴改环疑在此时，似未可知。巡检杨馥《宦游笔记》亦引此以备考。

存　疑

尘屿　郑缉之《永嘉郡记》：尘屿有庐限，又有茅屿，去庐限二十五里。《初学记》八州郡部引《永嘉郡记》同。孙诒让按：今玉环二十二都有茅屿山，在海中。又十三都有芦岙，疑即芦限，尘屿疑即木榴屿也。

木履山　《永嘉郡志》：乐成县木履山东带采海门，凡海采者皆由其门，故以为名，多香螺、文蛤之属。《太平御览》九百四十一鳞介部引《永嘉郡记》同。孙诒让按：今乐清无木履山，盖即木榴山，履、榴，一声之转。附考：采海门疑即大门、横坎门、楚门一带所属，凡海艘皆由此出入，其东岛屿错列，产螺蛤尤盛，海采者四时不绝。

张隐居　《永嘉郡记》：乐成县民张荐者，隐居颐志，不应辟命，家有苦竹数十顷，在竹中为屋，恒居其中。王右军闻而造之，荐逃避竹中不与相见，一郡号为高士。《太平御览》九百六十三竹部引《永嘉郡记》同。吴淑《事类赋》、无名氏《五色线》、万历《温州府志》三引并同。惟皆以荐为鹰。按：玉环有大小苦竹岙，其地多竹，一名普竹，近接西青山，旁有仙人洞，又名小霞洞，相传张小霞隐此飞升，或疑即张鹰也。附识俟考。

谢公山　即寿星山，在十三都琛浦山巅。土地平旷，峰峦秀丽，今皆谢姓居此，俗名谢家山头。相传谢康乐游山至此，故一名谢公山。按：谢灵运《游名山志》载：地肺山谓之木榴山，一名地肺。徐坚《初学记》引之。孙诒让校集《永嘉郡记》序文亦有"地肺探幽，名山箸其游志"云云，似谢公当日游屐曾经之处。地以人传，殆其然与。

杂　事

宋祥符间，江北北山里俱刘姓地。刘居山麓，累夜闻山顶有钟鼓声，因招僧结庵其上。僧又闻刘宅钟鼓夜鸣，邀刘上山听之，共相嗟异。后刘居此不吉，遂舍宅为寺。有司奇之，因以上闻，敕命"灵山禅寺"。见《戴氏谱》记。

古城头山南有石峰山，相传前朝有仙人驱海石筑寨城，路遇土人，问："有群蜂飞过否？"答曰："无之，但见石耳"。石遂纷落于此，至今石黑土赤，遍山攒簇，宛如群蜂。苏海诗：当年驱石作蜂飞，谁向山前识破机。今日黄花开满地，蜂群攒簇石成围。成羊喷饭事依稀，一落空山久不飞。拟割蜂房收石蜜，是蜂是石未全非。

乾隆间，有丁先生，瞽双目，寓西城外杨府庙，善子平。夜梦双目忽明，正见太阳当空照耀，狂笑而醒。醒则双目如故，又大悲而哭，坐以待旦。适林廷鉴举一子，以年庚嘱其推算，先生喜谓林曰："不意夜间所梦应在君家，此子将来必贵显，吾为若名之'正阳'，二字可以持赠。"后正阳官至总兵。

嘉庆间秋七月，楚门村妇女在园地收采棉花，忽闻腥臭，仰见一龙蜿蜒自龙过门出海，尾垂于地，鳞爪光明照耀，微雨随之，众皆屏息。须臾雨霁，空中落鱼虾无数，满地跳跃，纷纷拾取食之，味甚鲜美。

乐清县东白龙山有龙母宫塑像，虔诚迎请，祷雨辄应。道光间玉环亢旱，官民诣白龙山迎像渡铧锹，众见白龙蜿蜒随帆过海，微雨洒空，比至山川坛，龙复从庭樟挂下，鳞甲宛然，大雨倾盆约两时许，溪河横流，枯苗勃兴，重为装塑神像，修葺龙宫，送还山焉。嗣后每逢久旱，诣请下山，亦无不大沛。

嘉庆间飓风大作，淫雨倾注，溪河一望无际，忽半空云气中有物下垂及东岙河，旋缩而上，河水尽涸，少霁，见山腰村落间鱼虾偏地，而河水仍盈溢如故。

道光间，鸡冠山渔船出洋，有海鳅浮毙水中，割其背肉，满载十余船，始用钩索系大商船尾曳上滩头，剖其腹，得人手足爪甲数升，肉不敢食，煎油以然灯，锯

断脊骨，每节可容谷数斗，人皆取之以为臼。

陈岙青峰庙供九使侯王神，其神最灵。相传不喜妇女烧香，而喜接文人。玉俗，庙神寿诞皆有妇女烧香，惟此庙独无。殿廊下往往设馆授徒，凡应试求名请神降乩，言多微中。其祷雨尤验。道光间岁旱，乩书某日出坛必雨，届期众皆迎神祈求，时馆中肄业诸生在山门外私议曰："万里无云，雨从何来，神言恐未必验矣，若果然，则当题额颂之。"是夜果大雨，侵晨复降乩，召馆徒问曰："君等昨所议何事，幸勿食言！"众皆愕然，书"德赐甘霖"四字敬榜于门，至今犹存。

鹳鹆鸟，旧时所在多有。自嘉庆间禾生甲虫，形似龟而小，人呼为龟虫，专食稻叶。众请平阳法师遣之，师筑坛礼忏七日后，披发仗剑登台设法，龟虫果被遣一空，而鹳鹆种类亦自此永绝。或云鹳鹆多，则淫气所感化为龟虫，有不如无，未知驱遣龟虫何以并鹳鹆而驱之，且何以绝不复来，其事其理无可征信，姑采之以俟博雅。

同治间七月，天久晴，忽一龙从半空垂下庙湾河，鳞甲闪闪作金红色，农夫在田力作，见之俱狂叫。风雨顿作，屋瓦皆飞；时早禾甫登场，田间所积禾杆飘空悠扬，袅若游丝。有东岙人手持一伞被刮空中，顷刻间落于十余里外之洋根村。

逸　事(附)

袁枚《书张朗湖廉访逸事》：公张姓，名坦熊，字男祥，号朗湖，湖北汉阳人。康熙辛卯科举人，发浙江以知县用，后迁至云南按察使，有善政。初知桐庐时，过柴埠，有路死者，颈有重伤，吏请报虎伤掩埋，可免缉凶处分。公曰："为民父母畏处分而置民命于度外，可乎？"命仵作验明：贴身布袄有小钞袋扯落。又见尸场有一人在众人颈后，不看尸而专看官，心异之。即唤二役随到树下更衣，公徐步到山凹，谕役云："场上有一人穿蓝色衣，隐在人颈后瞧我，汝等可访其人平日是否善良，一人来禀，一人仍尾之，勿使逸去。"公再到场验毕，即命装棺。出山五里有一小村，公佯腹痛，要在此寻一寓所。众曰："有土神庙一间，无门窗，多虎，不可住。"公曰："用大席拦遮，何害？"即入庙。二役来告曰："尸场瞧爷者，名郎凤奇，乃分水人，历年来此卖栗，与死者同奸一有夫之妇，事实有之，死则役不知也"。公即带郎凤奇至，问："汝为何把人谋死？"低声答曰："没有。"公命锁押再讯。仍到庙中密谕役曰："汝寻一间房，要前后各半间，潜窥听他是何言语。"又将其所奸

妇人之夫系纵奸者亦带讯，送人凶犯同房。纵奸者见而哭且骂曰："你为何带累我？"犯人曰："有我在，不要怕。"房后役闻之，即来告公，公命速带犯人讯。吏曰："爷教他认了救他性命，不认定行夹死，彼自肯认。"公曰："万一犯人认了，我如何救他？"吏曰："此不过诱他认，非真救他也。"公曰："官长可失信乎？处决之日，何颜对他？况我在桐非止一年，此等之事非止一件，万一又有此事，犯人必曰此官惯骗人，不可真认取死，是此案幸免参处，将来有案仍不能免也。不若平心再鞫。"随赴犯人寓搜寻凶器、银袋不获，即带房主问讯。士民曰："此是好人，决无同谋之事。"公曰："此人年逾七旬，原可不问，无如凶器在伊家楼上，止隔一破柴篱，下楼谋命之事，彼安得推为不知？"批其颊。郎凤奇摇手曰："毋苦此老，犯与死者争奸一妇，故殴杀之。"问："凶棍何在？"曰："掷在隔山。""银袋何在？"云："藏在谷树皮内。"乃亲往取出，复讯定案。

柴埠报："船上有少年女尸，验有掌伤，头上一孔石伤。"众民聚看。问其船？号小脚船。问尸何来？众云上游流来。问何处人氏？云不知。公曰："桐邑妇人好穿大袖。此女袖大，是本邑人，但头脚乾净，是良家女也。面侧有伤，必此妇跪地有人从后批颊提发，故其痕左斜。"问是否船上人，抑是死后送上船者？众云不知。公曰："此非船上人也，必是楼上住人死后送上船者。"众云何以得知？公曰："所穿新鞋底有微泥，而针眼黑色，是以知之；若是船上人，新鞋何至有泥？"吏曰："公言极是。但此船离富阳止一箭远，不如将船一拨顺流而下，免得承招缉凶。"公曰："作朝廷官，逢凶冤必雪。照如所行，万一邻县再拨往下流，即入海门大洋矣，冤沉海底，我心忍乎？"即命收殓。密谕役将船连夜放至东门盐船帮内，轮流窥看，有何人弄船，即拿来。越五日，头役拿一弄船者来，乃罗礼房之子也。公询："汝何得谋死妇人？"其子不服。其父云："是渠弄船，何得推托？非重刑不招。"公向其子笑曰："父不为子隐，汝尚何说？"乃供曰："此船因朋友某托借船买货，我向相识之盐船借与之，借毕尚未送还，故代为收拾，不料即被拿住。"公拘讯借船者，云："实系借船买货，货完将船缚在江边，送还船主。次早忽闻柴埠有此事，不敢作声，是实。"公将借船之人一并看守，谕头役查缚船之岸上有无人家？答云"有皇甫唐秀才家。"公即差役带讯，嘱云："同皇甫秀才出门后，众人有何言语？"役敲门往唤，误至一寡妇家。寡妇见役即曰："此事与我家无干，要问间壁许妈方知。"役诘云："尔既系间壁，若不早说，定遭连累。"寡妇云："死者许妈所买少孤之女，因其叔年老无子，将此女配之，阳为弟媳，仍为己用。日前磨腐，此女偷

食，许妈打他，喊救于我。谁知许妈平素与我不和，恼他喊我，怕我遮拦，遂取地上石子打去，错打顶心，喊声息而人死矣。见小船泊岸，半夜抬放船中，任他流去，但我不便质他，差头替我代说，替死者申冤。”役飞报，即差拿妇犯与死者之夫，讯明招拟。

公署富阳三日，忽接公文，有典吏金某奸占乳妇，其夫马姓控府一事。公思杭州太守魏公定国正人也，必料得好批，果追取部札责革。其旁另有文书一角，系本府同知某顶详求免。公思魏公不应二三其说，应为改正。商之幕友，友曰：“三年才署一篆，定要开罪本府，似乎不可。”公曰：“禀明何妨。”友色忿然。公曰：“君欺我不能作揭乎？”乃握笔将后详折留，取前批入袖。次日排衙，典吏俱来参谒，各呈扎付公，将金姓吏扎检放案上，取袖内本府前批示之，金战栗而退。次日接待绅士，门子告云：“此地有杨绅者，历任官与交好，每年馈遗数千金，现在赴省，故未来见。”公素知其恶，哂而不答。早堂后，抚军黄叔琳檄公海宁验伤，公退堂，先牒本府云：“金吏不法，坦熊久已访知。不料马氏一案宪批先后互异，坦熊竟遵前批追扎发落，其后批一角同部扎呈缴。”旋即束装就道。半路见一华舆，彪彪然仆从数十人，疑往来大官，拟即下轿。门子云：“此即本邑杨乡绅。”公曰：“是杨六先乎？”门子云：“杨绅已下轿矣。”意欲公出轿行礼。公在轿看书不动，而轿夫业已将轿杆放下，公在轿中呼杨曰：“现在上宪行文传汝赴省，何以反回？”杨惊问：“何事？”公曰：“不知汝才在省来，何以反来问我？”随谕多役：“好护送杨乡绅交与捕衙，候文起解。”遂至省，先见本府。自思本府定不喜我，然丑新妇终要见公婆，何怯焉！及至府署，名纸投入，则中门大开请进。公曰：“此必怒极，故揶揄我也。”徘徊不前，而旁门已闭，不得已于中门侧身行。魏太守迎至暖阁门，公云：“下属如何敢当。”魏曰：“只管走。”公从宅门趋进，跪曰：“坦熊有罪，太守过谦。”魏笑曰：“君有功无罪。赖君所投一禀，保全老夫颜面，故敬君迎君谢君，不敢以常礼待，非谦也。”坐定细述，乃知马姓又已赴院具控本府批详互异。抚军不信，云：“魏太守贤吏，何得有此。”着将原卷发府。适公所缴金吏之部扎已到，遂加牒送上。抚大喜曰：“果然非魏守原文，同知舞弊。”由此凡杭属州县缺出，魏即力求公兼摄，订成知交。次早见抚军，抚军云：“富阳有一大猾，汝知否？”公曰：“正为大猾求见。”问：“何人？”曰：“杨六先。”抚军曰：“汝署事三日，何以得知？”曰：“桐庐与富阳接界，闻之已久。私收公粮，结交官府，占人妻女，通邑忿怒而不敢发，故路上相逢即擒收监。”抚军连声呼好官，赐饭而出。公回富阳，提六先出狱，通

县城乡百姓探听审期，雇船来城争看，男妇千人高声呼曰："今日遇青天，杨六先果有报应。"初公署富阳，到任时，月选官业已出京，路上病故，改选一官，故得摄篆，两月除此二恶人，以为天意云。

雍正六年公兼摄太平县事，点保长，见王姓者面有凶状，欲惩之。因其人未犯事，强忍而止。未几有讼三分地亩者，即批此保查复。半月不复。公大怒，召至重杖革役。幕友谏曰："公过矣，三分地土原不可拘审，查复半月何至杖革？"公心亦悔，曰："如此性情不可为官。"即日减膳，立意告病。逾月，忽报一妇投水，呈称有县差上门催粮，不知何故自尽。公往验毕无伤，召粮差曰："汝虽办公，然报呈有催粮二字，汝必有不妥处。"即与小笞，收殓而回。阅半月，忽报某乡雷击死一人。公闻雷击人或背或胸必有天书十余字，未知果否，差阎者往看。大骇归曰："一雷打出一个奇事，雷击者即爷前所杖责之保长也。渠怀恨爷，适本村夫妇口角，妇气忿死，尸亲索其夫买好棺做斋了事，不必报官。夫已依允。有革保王某献一策曰：'何不借他尸作一好事，只说催差逼死，张某系署事官，不敢再催，换新官来，约有一年，留此粮项可生利息。'众人从之。不料爷验后半月，天忽风雨，雷提革保至相验处击死，岂不是个奇事。"

公迁玉环同知，《环山志》载开垦事，原议本山造城内用土墙，不意观风整俗使某条议必用方石大砖。玉环四面高山，山石粗脆，外洋石又不能运来，当事者忧心如焚。忽起飓风，白日天黑，大雨如注，但闻风声水声树声并龙吼声如洪钟大鸣，屋瓦皆飞，官民相见啼泣。公即开仓赈济，往勘各乔灾伤，见洋乔陡门前忽开小河一道，直通大洋，城石从此运入，因名之曰天开河。

旧史氏曰：余八九岁即闻仁和令张公之贤，及长入都官翰林，与公之子名云者交好，约略闻公政绩。时公方秉臬云南，无由得见，中心钦钦，常想书其善政为后人法，而省记不全，心为纡郁。今年余八十矣，忽在扬州遇其女夫查宜芳，得观公自编行状，乃择其荦荦大者为辑而存之。方知循吏声名，天终不使泯没，而当其时之令行禁止，亦平素之恩威有气焰以取之也。不然，今之从政者无仁心仁闻，而徒悻悻然卤莽为之，其能皆如其意以成事功哉？盍亦反其本矣。

玉环厅志卷之十五

补遗志

窃思网罗散佚,《周官》传补阙之篇,摭拾旧闻,龙门待订遗之笔。经史且有遗编,志乘可无补录?玉环自展复以来,旧志草创成书,门类诸多未备。今复博采重修,踵事增华,比旧志较为详悉,然珊网所收,不无遗珠之憾,或全豹已睹,又增片羽之光,爰急为补入,庶不致历久就湮云尔。志补遗。

冢　墓

明处士张步孟墓在江北山外张蛙墓屿。

忠　义

屠成荣　字瀛洲,居西青街,外委成华弟。由行伍拔补额外,勇敢冠军。光绪七年六月间与效用杨某连舭巡哨,于分水山洋面遇黄金满盗船三只,杨某后哨先奔,成荣偏师直捣,身被重创,旋中弹淹毙,兵卒伤者十余人,死者三人,船亦被毁。闻者咸为惋惜,由厅具详请恤。另有传赞,见艺文。

文　苑

刘表正　字邦良,居陈岙。幼承家学,敏慧能文,弱冠补弟子员,历试皆冠

军。精星医命卜及堪舆诸术，不出问世，惟设帐课徒，执贽来游者日众。训诲殷勤，后进造就不少。敦孝友，严取予。家不中赀，以勤俭故，渐置产，纲纪家政，整整有条。义方训子，规范整严。哲嗣浩然、超然，仰承庭训，皆为名诸生，累试优等。超然尤学养兼优，以明经讲学，时彦多出其门。厥后书香接踵，五世蝉联，实为海邦之冠焉。

刘表勋　字俊良，居陈岙。孝友成性，接物仁慈，仰承家学，博览群书，绮岁冠童子军，有声庠序。在乡授徒，悉心训迪，一时翘楚尽出其门。子魁然、斌然、端然，皆得力于庭训，并妙龄游庠。斌然尤颖异，历试优等，食饩成明经。厥后孙曾接踵登仕，版列胶庠，人文之盛甲于一时。同知徐树楠颜其庐曰"读书笃行之堂"，询不诬也。

刘褒然　字克举，居陈岙。积学能文，弱冠以冠军入泮，岁科试屡列前茅，补增广弟子员，潜心经史兼通星历岐黄诸术。授徒最久，游其门者多知名士。子国芳，能读父书，入泮食饩年最小，充光绪恩贡。

陈典三　字家苑，居陈岙。早岁游庠，寻以优等食饩。行止端方，家居课徒，始终尽职。下帷攻苦，劳心过度，呕血卒。

沈煜勋　居小麦屿。与子德基同食饩上庠，并以舌耕糊口。授徒多年，培植人才不少。未几相继逝，皆不及贡而卒，士林惜之。

节　孝

熊绍余妻胡氏《事实册》：大陈岙人。二十九岁夫故，矢志柏舟，终始如一，卒年六十九岁。

林大溪妻朱氏《事实册》：大陈岙人。二十四岁夫亡，苦志守节，人无闲言，现年六十三岁。

童生陈茂坦妻黄氏《事实册》：小陈岙人。二十九岁夫亡，雪守终身，卒年八十四。

童生陈日峢妻黄氏《事实册》：小陈岙人。二十八岁夫亡守节，冰霜自矢，卒年四十五。

潘汝四妻沈氏《事实册》：大古顺人。十九岁夫故，苦志自守，之死靡他，卒年七十三岁。

黄克胖妻张氏《事实册》：下青塘人。二十四岁夫亡，漆室哀吟，抚孤守志，卒年三十七。

林中曾妻谢氏《事实册》：大陈岙人。二十五岁夫亡，抚孤守节终始不渝，卒年七十。

人　瑞

增生刘表正寿八十二岁，妻吴氏九十三岁，五世同堂。子六：长增生浩然，九十一岁；次乡饮介宾天然，九十岁，妻江氏八十五岁；四耆民克周，八十九岁，妻蔡氏九十八岁；五乡饮宾克亮，八十一岁，妻林氏七十六岁；六恩贡生超然，七十九岁，妻李氏七十五岁，又三男克观妻陈氏八十八岁，住陈岙，后分居西青塘。

乡宾姚朝修年百岁，蜡蚌岙人，庠生祖唐之祖。

耆民许兆怀年九十三岁，大陈岙人。

高绍缔年九十八岁，妻金氏年九十九岁，水孔口人。

潘文谭年九十六岁，水孔口人。

潘文删年九十五岁，水孔口人。

义　行

王步霄字槐江，居桃花岭，恩贡生。性敏好学，尤精岐黄，活人无数。声气和平，与物无忤，邻里有争端，极力排解，遇贫乏则周济之。居乡所办赈饥、团练皆不吝重资，以故乡人咸德之。因办公出力，议叙加州同衔。

艺　文

刘则言传赞　　林　芳

刘公讳须鹅，字则言，闽之福鼎人也。祖籍福州，五忠八贤，载在志乘，科甲蝉联，为闽中望族。公始迁玉环，今传五世，子姓繁衍。道光岁乙未，余服阕改官山右，亲诣辞行。时外兄西洲、外弟牧坡二君因家谱告成，以则言公传赞嘱余。余览其谱，悉巅末。公祖以白公，于福鼎沙庭开设白成行号，累资巨万。缘海寇虏其胞侄辉谦，罄产以赎之，其笃于亲也有如此。洎公父易谦公，善承父志，迁至点头，贸易有无，旧产复振，仗义疏财，好行善举。曾检得他人欠券数千金，聚而焚旃。尝见一卖菜少年，只身无依，名曰魁者，怜其孤露，抚为螟蛉，留家课读，冀造就之。越数年家计渐蹙，而魁者学虽未成，已习书数，爰代推毂至商船为伙，装

货抵宁波，船东见其状貌傀伟，招为赘婿，财产悉俾掌管。魁者不忘所自，逾岁运资返闽，躬亲存问，且欲招公偕往以提携之，公以亲老不忍远离。后易谦公逝世，丧葬毕，束装赴宁。维时玉环初辟，先有堂兄则闻来玉，请帑筑塘。公便道省兄，则闻正在孤立无助，曲意挽留。公念切孔怀，遂家焉。公幼而颖悟，好读书，长尤通晓治体，兼善会计。厅治初设，掌记需才，有司察公练达诚笃，以粮局垦升科务嘱公总其成。公自委身公门，日以国计民生为念。所司钱谷，出纳惟谨，丈量开垦，勒弓模于石，以杜争竞。所历东青、古顺等处，则壤成赋罔有畸轻畸重之偏，民咸安之。尔时客民鸠集，报垦纷纷，有乐成瞢者严佑仁谓玉环旧隶太平、乐清，其展垦亦为两邑居民起见，而闽、广无籍之人匪我族类，势难杂处，捏词越控制府。奉批概行驱逐。檄下之日，群情汹汹，遵批则尽弃前功，抗命将激成事变。公见其势难遏，其情可矜，力向有司婉转吁求。当道素器重公，遂以所言达上游，事乃寝。公念刀笔吏终非久计，再三禀辞，始赋退闲。自公承办垦务，兴利除弊次第施行，种种便民可垂久远，迄今感其德者，犹称道不衰。公产丈夫子三，传家忠厚，教子有方。长子表正公韶年冠童子军入泮，公犹及见之。厥后中子表勋公，及孙浩然、超然、魁然、斌然、端然、华然、褒然暨曾孙辈，或明经，或授教，或食饩、增广入庠序成均者累累。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今观刘氏之昌，宜未有艾，其即公累世积德之所致欤！芳情关桑梓，宜托葭莩，懿行所在，耳熟能详，不揣固陋，谨濡毫而记，以志向慕云尔。

赞曰：懿维刘公，孝友足风。八闽望族，系出五忠。累世种德，励行饬好。环山初辟，吏典是充。丈量开垦，勒石遣弓。招徕安集，力折瞽朦。客民乐业，不伐厥功。急流勇退，食报令终。贻谦裕后，信矻道盅。兴宗发族，椒聊斯螽。书香代绍，鹏翮腾骅，余庆未艾，遗泽庞鸿。于万斯禩，茀禄来崇。

祝刘表正八旬寿诞诗 陈在镕

花甲重周二十年，寿星灿灿照南天。一门具庆嘉祥沃，四世同堂乐事全。壮履何须鸠作杖，荣封伫看骥加鞭。乡帮此日推尊甚，福德兼居人士先。

鹤发丹颜道貌真，牙签珠笈富精神。苞符理窟探来奥，象纬机缄剖出新。玉海光增耆旧传，斗山望重老成人。屡承引启深欢悦，为诵冈陵祝大椿。

"惠及桑梓"额跋 庆 廉

咸丰三年夏，十昼夜淫雨成灾，民间盖藏一空，几致乏食。即经札饬厅县一体平粜，并劝令殷富之家酿资捐米以济民食。玉环绅士潘镃，潘履祥，刘浩然、

斌然、端然、国彦等，踊跃急公，遵即捐购，在城乡分局平粜，多获全济。并以去岁田稻歉收，今春青黄不接时，尚须采买接济，绸缪未雨，以备不虞。好义如该绅士，不独乐相为善，而乡俗之淳，民情之厚，更可概见。所愿阖郡士民交相劝勉，无分畛域，则造福于梓桑，岂有艾哉。因给予扁额，以嘉其志，并为之劝云。

刘氏"读书笃行之堂"序 徐树楠

刘文亭昆季读书笃行人也。其居地距城三十里而遥，足迹鲜入城市，而家传孝友，世守诗书，子侄英俊多才，克自振拔，庠序之声，累试不绝，余心仪者久之。癸丑冬杪，因公路过其地，荷下榻招留，因得与晤谈竟夕。接见其子若侄，兰阶玉立，规矩肃然。时已岁暮矣，五夜寒灯，书声朗朗，枕听之余，悦而忘倦，爰额此六字以赠，亦聊志敬慕之私云尔。

刘母陈孺人六十寿序 黄体芳

昔汉刘向叙录《列女传》，次贤明于仁智贞顺诸传前，其颂义小序有曰："咸晓事理，知世纪纲。"称之若是其博，而尊之若是其至，何也？盖世之人或稍稍思振其术业，刻厉自熹而内顾无助，甚且为所牵制而不能自遂其意所欲为者，尝有之矣。以余观古书传，士君子之有志行才能者，其内率有贤妇人焉。非直其身之足以型之也。天之将淑其躬而昌其家，必善为之助，使晓达通，方志同道合，凡所施行，坦然相得，而无几微阻阂于其间。及其行成而名立也，为之助者，亦因以集福厥躬，播誉于后世，理固然也。刘母陈孺人，玉环刘美士公之德配也。公家世绩青箱，幼习举业，屡困有司试，发愤弃去，援例入成均，延师课子弟而躬以治生为务。未几家日起，子弟有声庠序间。公以好义乐施为邑吏民所推重，而孺人则善事舅姑，助公治家，摒挡经营，井井有条理。自舅姑相继逝，逾数年美士公又以病殁，孺人遂独持门户。当是时，哲嗣旅庭崭然能自树立，其三子者，亦以次渐长成人矣。人之登刘氏堂者，见其诸父昆弟间言笑相得，日以读书修行相砥砺，怡怡无闲言，无以异乎美士公在时也。邑有善举，旅庭辄奉母命倾资输助，无少靳惜。同仁局、育婴会、乡团、义仓之属，吏民相聚议求笃实敏练者司其事，则旅庭必与焉，其亲爱而尊信之又无以异乎其于美士公也。夫人之心乐于循理，而才识长于应事者，世固有之，然寥寥矣。习于其所闻见，遂若循其固然而无难，而人之视之则已极慕焉，以为盛事。《大戴礼》曰：女者如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孺人能如美士公之教，而又能使旅庭如美士公与孺人之教，古之号为"咸晓事理，知世纪纲"，而以贤明属之者，若孺人无庶其有合也欤！今岁孺人春

秋六十，子若孙英妙修谨循其家法。环之庶士景仰徽音，属余为文以寿孺人。余嘉孺人之贤，而又幸余庆之有未艾也。于是乎书。

屠成荣传 吕锡时

屠成荣，字瀛洲，西青街人也。生富膂力，性不喜读书，好驰马试剑，有英英古烈丈夫风。平日为人守静默、寡言笑，及接物，蔼如也，与人交，无好为臧否，以是乡里皆贤之。而其至性则又有足多者。少失怙，事其母谨甚，弟昆相友爱，奉其兄如家督，言无不从，事必禀命。兄成华以行伍起家，授职外委。荣亦随兄从事行间，补额外，乃巡哨于楚门之海口。前丙子岁，台州桐树山有贼匪谋啸聚者，上台饬玉环郑参戎会拿贼匪，荣以备员行间，例宜往。至则拔帜先登，直捣贼穴，绝无畏缩状，一时称勇略者，皆无能出其右。今年夏，贼又夜犯楚门，荣以巡哨故，盘诘綦严，贼知迹败将不免，遂挺刃相迎，举发火器，一时受伤者十余人，死者三人，荣独以力斗不敌，亦死之，身受创者几十数处。

嗟夫！吾见夫世之称贵弁者，当国家无事，入则拥高爵食厚禄，植花木以自娱，侑歌觞以为乐，出则乘肥马建大纛，武夫呵前，从者拥后，赫赫然顾盼自雄，意甚得也。顾国家于我厚矣，亦思我职居何地，而不为修艟舰，简军实，预备不虞。又复侵削兵饷以饱私囊，隐报浮额以欺上官，甚至有船无兵，有兵无器，名曰防盗，直犹开门而揖盗也。一旦有事，足缩缩如茧踽，气如尸居，不复有前日雄武状。及贼退，则复纵谈筹画，逍遥自若，何其智也！又恐事闻，上台谴责立下，饰辞解免，并请练防，岂真为补牢计哉？又将藉为弋利之资耳。吾不知其所谓国家之干城腹心者，果安在乎！若而人者，所在多有，闻成荣之风，亦可少愧矣。其同里庞君藕汀为余言成荣终始事甚详，属余为之传，余曰：成荣有此，得死所矣，可以传矣。余虽不文，遂不辞，爰笔其事而乐为之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玉环古志/《玉环古志》整理委员会编. - 北京:中华书局,2000
ISBN 7-101-02578-1

Ⅰ.玉… Ⅱ.玉… Ⅲ.地方志-浙江-玉环县-古代 Ⅳ.K29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2569 号

责任编辑:朱 慧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萧山日报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16 25.75 印张 600 千字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0001-1500 册 定价:100 元